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徐霞客游记全译

（一）

（修订版）

〔明〕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全译

〔明〕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

一

贵州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我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徐霞客所著的《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闪光的瑰宝。它的手稿,在当时就被人们争相传阅、抄录,被誉为“千古奇人,千古奇书”,“世间真文字,大文字”。除了我国古代的类书、丛书,作为单一的著作,没有第二部书能像《徐霞客游记》这样涉及如此广阔的科学领域,包括如此丰富的科学内容,具有这么多方面的科学价值,这正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广大读者介绍的。

《徐霞客游记》是导游手册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明代南直隶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县)人。生于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元1587年1月5日)。他生活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毅然放弃仕途,寄情山水,游遍全国名山大川、海隅边陲。东边渡海到落迦山,西至腾冲西境,北游盘山,南达广东罗浮山。他游遍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司,足迹遍及今天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可能还到了四川。

我国古代著名的旅行家不少,但他们多系封建国家派遣,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有封建国家资助;或为求法朝山,出于宗教的需要;也有的经商,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甘冒“蛮烟瘴雨”。徐霞客出于对祖国山河强烈的热爱,以地理研究为己任,没有政治和宗教的目的,毕生从事旅行考察,他是我国古代难得的专业旅行家。由于得不到封建国家资助,霞客的旅游条件特别艰苦,靠变卖家产、沿途求友告贷来解决游资。有时身无半文,被迫卖掉衣裙,才换得一顿饱饭。在江南各省以船行为主,在广西亦间骑马或乘滑竿,在云南、贵州山岭重叠条件最艰

苦的地区，几乎全是步行。他住破屋顶寒风，卧石洞受蚊叮虫咬，甚至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风餐露宿。他跋山涉水，求源探尾，日夜兼程，踏泥泞，下溶洞，滑陡坡，跌深潭，三次被盗，多次绝粮。艰苦生活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从二十二岁踏上旅途，游程越来越远，观察的内容也越加丰富。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光辉的一次远游。历时四年，游遍了祖国的南方各省。长期野外生活的劳累和瘴毒损害了他的健康，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八月重返云南鸡足山时，全身俱发疹块，后来“两足俱废”，丧失了旅游能力，被丽江木土官派滑竿护送，经湖北黄冈再乘船回家。霞客返乡后仅半年，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元1641年3月8日）与世长辞，只活了五十六岁，为旅游考察献出了生命。徐霞客的故居、晴山堂和墓地在江阴市马镇南旸岐村，被列为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纪念馆，为千百万人缅怀凭吊。



徐霞客健于旅游，也善于旅游。他追求的是不问道里、不计行期的“万里遐征”，而不是一般人的“有方之游”。打听到哪里风景好，立即奔赴那里；了解到几条路中哪条最陡最险，即决心选择最险的间道攀登；听说哪里豺虎出没，人迹罕至，越要循虎迹、追蟒踪，亲自去看看。他不知疲倦，从不满足，总是以求全的精神，力求“峰峰手摩足抉”，发现更多的胜景；在一组风景中，也力求游遍每个部分。有时走错了路，又累又饿，但毫不悔恨，反为意外发现新景而庆幸。凡遇漏游的地方，必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补游。匆匆走过的地方，总设法重游，必尽兴方罢。很多名山的姿色常因时间、气候的变化而变化，他总是反复体察欣赏，选择不同的季节，三游四游。有时白天刚游完一遍，晚上皓月当空，又兴冲冲重游一遍。“余谓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虑其骑也。”这是霞客旅游经验的总结。骑则走马观花，不及细看，人多同游则分心，皆不能集中精力探索大自然的奥秘。霞客经常一主一仆，徒步跋涉，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一边体察欣赏，一边思索记录，度过了他有意义的一生。

徐霞客不仅能到别人所不能到的地方，以他的游踪之广为人们称颂，而且还能写别人所不能写的内容。他走过数不清的弯路和错路，有的地方三误三返才找到，有的风景就在他身边而失之交臂，苦于缺

乏既了解风景又熟悉路径的理想的向导,深感导游的重要性,“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可以说,《徐霞客游记》就是他有鉴于此而献给后世旅游同好的一部导游指南。在我国古代游记中,有的多辑录文字材料,与实际出入较大;有的为进行文学加工而致失真,或仅选取某些侧面描述,读者无法知道全豹;有的系短篇小品,分量单薄;有的是数年甚至数十年后追记,线条较粗,难以反映原貌。《徐霞客游记》比这些都高出一筹,它以翔实可信受到人们普遍的赞誉。游记要真实就得观察细致,记录及时,描述准确,这是霞客遵循的标准。他日必有记,虽然经过一天旅途的劳累,晚上还挑灯作记,有的一天所记即长达两三千字。有时在途中走走停停,边走边依岩作记。偶因旅途安排太紧,或晚上没有书写条件,也必抓紧在两三天内补记。《徐霞客游记》也远远超过地方志中对风景名胜的目录式的枯燥罗列,它对每个风景区的位置、特点、各风景点的分布、地形变化、交通路线、游程安排等皆有记录,既引人入胜,又真实可靠,便于后人踵其步畅游。它不仅导游风景名胜,还给读者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文物古迹、传说故事、风情习俗等情况,内容充实丰富。

流传至今的《徐霞客游记》有六十多万字,全文当不止此数。在我国古代旅行家中,霞客所记录的风景点是最多的;对西南地区的名山幽洞,古代游探最全者也推霞客。广西、云南那些“远既莫闻,近复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岁月”,“棘霾蔓锁”的胜景,有不少连地方志都未提及。霞客锐于搜寻边疆的风景奇胜,第一次把它们全面地公诸于世,且品评殿最,描绘了它们的风景特点。至今人们常游的胜景,不过是霞客记录的一小部分。有的因交通不便,仍然人迹罕至;有的虽近在城郊,亦未及开发;有的因年代久远,地理环境变迁,已渐湮废。

徐霞客既是游人,也是这些风景的主人。他关心祖国大好河山的建设,对很多旅游胜地提出了开发、修建、使用、保护的方案。他选景不囿于传统的陈说,最反对八景、十景“俱八寸三分帽子”的滥竽充数。主张实事求是,风景胜地,景不厌多;“非此地确然特出之奇”,也不必凑数。他反对湮灭历史遗迹的做法,认为智者应“追远而创其祠”,愚者才“最新而掩其迹”,新建屋舍应保护文物古迹,突出历史特点。他提出要尽量保持名山面目,风景区建设应该借景而不能掩景。最好不

要在洞中建轩阁，穿岩应保持前后通明的特点，适于观景的地方只可略为施栏设几，建筑不要妨碍瞻眺。他主张改善游览路线，歧路不能多，要让游人渐入佳景。可以凿通两岩间的片石，也可建桥连接溪两岸的风景，方便人们游览地势悬绝的风景点。他多次提出不能把风景区糟踏为牛宫马栈，臭秽不堪，呼吁司道严禁。这些设计思想，对今天仍可借鉴。徐霞客是开发建设祖国风景名胜的古代设计师。

《徐霞客游记》是伟大旅行家徐霞客给我们留下的旅游实录，是他一生进行旅游活动的丰碑。它为千百万热心的旅行者提供了一部选胜登临的绝好的导游手册，为广大人民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提供了神游条件。我们只有把风景遍布的美丽祖国开发和建设成一个大花园，才无愧于徐霞客和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徐霞客游记》是地学百科全书



徐霞客最大的贡献在地学方面。他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早年重点解剖名山地区，后来详记旅途沿线情况，观察范围逐渐扩大；晚年则以布政司辖境为单位，全面考察了南方各省。为了系统观察自然，他经常不走大路走小路，尽量不留空白，也少走重复路线，采取扫描式的旅行路线，正如他自己归纳的："计离乡三载，陟大脊而东西度之，不啻如织矣。"他每到一地，必尽量登高，便于观察地形，了解山河大势；对水道则穷源探尾，随流跟踪；对山脉则"行周其四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观察。

《徐霞客游记》内容丰富多采，可算我国古代的地学百科全书。归纳起来，主要内容有十方面。

一、地貌。霞客所经过的地方，地形复杂，千变万化，但他都作了翔实、准确的记录。从《徐霞客游记》中，我们看到了起伏的群山、低矮的丘陵、平展的坝子、狭窄的坞箐，大小不同，形状各异。云南称山间盆地为"坝子"，霞客对于云南各个坝子的记载，不但描绘其形状，用里距说明其大小，还准确地抓住了各个坝子的特点。如右甸坝子（今昌宁），"四面山环不甚高"，"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犹高，而甸乃圆平，非狭嵌"，"甸中之水东向而破其凑峡"，这是典型的山间盆地。顺宁坝子（今凤庆）则系倾斜状的一长坞。枯柯坝子（今保山柯街）则是少

数民族聚居的南北带坳的低热河谷。

二、岩溶。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对岩溶地貌的研究。他系统考察了从湖南到滇东磅礴数千里的石灰岩溶蚀地貌，对其分布状况、形成的原因、由于发育不同而出现的地区差异等，作了科学的说明，对峰林、岩洞、天生桥、盘洼、眢井、天池等各种岩溶现象加以定名，并作了详细记录。他深入考察的岩洞达一百多个，《游记》中记录的岩洞则更多。他对每个岩洞的考察力求准确全面。如他深入观察和描述了桂林七星岩的大小、深浅、洞内的复杂结构、洞的外部情况，近代科学技术实测的结果，证明他的记录十分精确。徐霞客比欧洲最早描述和考察石灰岩地貌的爱士培尔早150年，比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罗曼要早二百多年。《徐霞客游记》是世界上最早系统研究岩溶地貌的珍贵文献。

三、江河。霞客很重视江河源流的考察，他对旅游路线的安排，有些也与此有关。在滇东、滇南探寻南北盘江的源流，到元谋、丽江详细调查了金沙江，后转到顺宁（今云南凤庆）、云州（今云南云县），又专门了解澜沧江的流向。霞客考察记录了南方各省的大量水道。他破除陈说，弄清了三分石系石分三岐，虽水分三方流，但皆入湘江，与两广无涉。他冲破了《禹贡》"岷山导江"的传统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他还辨明了枯柯河西入潞江而不入澜沧江，碧溪江即漾濞河下游，龙川江即麓川江等。他纠正了《明一统志》关于西南地区水道的许多错误，但由于当时条件和他的行踪的限制，对北盘江江源和南盘江流向、阳江是否流入澜沧江等，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水文。霞客注意到江河水量的涨缩、颜色的变化、江面的宽窄、水流的急缓。一些河流他数次跨越，每次都有记录，且对不同季节各段的变化进行对比，这对我们今天认识这些河流的历史情况甚为可贵。霞客也对沿途的泉、瀑进行考察，在贵州考察了大量变为伏流的河道，在云南考察了遍布各地的大小湖泊和龙潭。他还对河流的流速与流程的关系、河水的侵蚀作用、喷泉发生的原因等，作了科学的解释。

五、地热。明末以前记载温泉情况最详的书，恐怕要数《徐霞客游记》。霞客重点考察了云南遍布的温泉群。他不是简单罗列温泉的名

称和位置，还记载了水温、水质和各个温泉的特点，对罕见的沸泉、气泉作了生动的描述，并记录了利用地热提取硫磺和硝矾的经验。霞客描述了腾冲火山群的分布和外貌，还根据当地人讲述，记录了明代一次火山爆发的经过和引起的巨大变化，为人们研究我国近期火山活动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六、气象。霞客出游，十分关心气象。他万里西游，犹如一座流动的气象站，从长江口到滇西，坚持了三年完整的气象观察，详记每天气象的变化。《徐霞客游记》保存了我国古代最详细的气象观察记录。霞客提出“山谷川原，候同气异”的正确结论，多处谈到气候和植物及农作物的关系。他注意到海拔和气温的关系，山高则冷，“夏不废炉”，“日色皎然，而寒气如故”。他重视地理位置及太阳对气温的作用，“冬夏寒暑之候，南北不分，而两广之燠，皆以近日故也。试观一雨即寒，深夜即寒，岂非以无日耶？其非关地气可知”。他记录了营兵们论及滇东的气象规律，罗平“盖与师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东雨已久甚。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霞客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认识明末我国部分地区的历史气候，他对影响气象诸要素的探讨，反映了我国古代气象研究的水平。



七、物产。《徐霞客游记》所载物产甚多，包括林木、花卉、药材、动物、矿物等。观察之余，还“折其枝，图其叶”，沿途采集标本。霞客有《滇中花木记》专篇记云南名花，其实《游记》中述及西南花木者，比该篇所记多数十倍，霞客笔下的西南边疆简直是一座百花园。霞客对各地特有植物的地理分布、特征、用途、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他也向读者详细介绍了玛瑙、大理石、翠生石、鸡葼等若干奇珍异物。《游记》记动物不多，但也有精辟的概括，如：“鹤庆以北多牦牛，顺宁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异兽，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腾越，其西渐狭，中皆人民，而异兽各不一产。”

八、政区。明代的行政区划，《明一统志》等已有系统记载，霞客没有必要重复，但《徐霞客游记》里仍有不少政治地理资料。对重要行政中心或军事要地，如衡阳、柳州、壶关、三里城等，则记其险要地形、城墙、城市布局；对一些边远州县，则详记沿革、辖境、四至、治所状况及相对位置；对明以前的某些重要设治和古城址，也偶有考订。霞客比较重视治所和辖境。治所有变迁的，则详细介绍其迁徙或发展情况，

如嵩明州、昆阳州、南丹卫、桂林府等。凡所经各政区接界点的村寨，皆注明其隶属关系，可据以知道各省、府、州、县的管辖范围。三乡县的设立、大罗卫城的位置等，皆补他书所未备。它如明初至明末一些政区辖境的变化、卫所与府县辖境的交错、云贵两省界线的伸缩、确定政区界线的依据等，都有明确的记录，可据以校补《明一统志》及《明史·地理志》的缺略和错误。

九、交通。霞客对自己的游踪，包括方位、路线、程站、里距，记载都很详尽，可当一份明末交通里程表。他常随马帮旅行，对西南地区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马帮描述尤为具体。很多时候他虽走间道，也仍然交代了大道的走法，对各省间的交通干道，则多作专门介绍。霞客的旅游路线，还反映了明末南方各省河流的通航情况、水运路线及规模、船的形制及大小、运输物资及一些重要航道的繁忙景象。对南盘江和滇池航运的记录，更属难得。霞客还记录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桥梁，诸如铁索桥、石拱桥、亭桥、木桥、独木桥、藤桥、浮桥等，不但记下桥的名称及位置，而且描述了桥的形状、结构、规模、性能等各方面情况，对北盘江铁索桥、澜沧江铁索桥、龙川江藤桥记载尤详，保留了古代建桥的技术资料。



十、地名。《徐霞客游记》收录了明末大量的聚落名称，并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地理环境，详载其位置、分布状况、规模及特点。霞客注意了地名含义的解释，为今天我们弄清一些地名的来源和含义提供了依据。各地方音差别，录记用字不同，都增加了地名的混乱，霞客曾多次提到询问地名时闹的笑话，书中也还有一些地名录音不准或用字不当。霞客研究了地名混乱的原因，批评金齿卫、澜沧卫等设治名称"名实悖戾"。也探讨了地名命名的原则，以保山石花洞为例，他认为"石花名颇佳，而志称为芭蕉，不如方言之妙也"。他还提出处理重名问题的办法。《徐霞客游记》反映了明代的地名知识和他对地名的研究成果，霞客留给后世的这份宝贵的地名遗产，将会在现代地名学研究中发挥作用。

《徐霞客游记》的可贵，还在于它是实地调查的真实记录。霞客调查的对象遍及各行各业，有樵夫、牧童、农民、商人、行脚僧、旅客等。亲闻还必亲见，有的内容虽听别人介绍了，但未亲见，仍不放心，必加注说明。《游记》中根据自己落实的程度，用"即"、"疑"、"闻"等字严

格区分哪些系亲自游过；哪些是过而未登，缺乏研究；哪些是闻而未至，只听说过。没有到的则注明“惜未至”，从不以假乱真。霞客对各种地记及前代地理著作十分重视，但又不轻信文献资料。他随身携带《明一统志》，又沿途广泛搜访地记、方志，将实地观察和文献记录认真核对，订正了文献记录中不少错误。霞客有着精确的数量观念，也十分注意量的记录，道路远近，洞穴大小，都经过他实测，详记具体数字。这些情况说明：《徐霞客游记》的记录翔实可靠，准确具体，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二十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给徐霞客以很高的评价。《徐霞客游记》产生在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阶段，霞客总结了我国古代地学研究的成果，不仅记载的深度和广度超过前人，而且作了一些科学的解释，他的研究成果反映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前我国的地学水平，具有里程碑的性质。当然，以一个人毕生的精力，要搞清一个伟大国家的全部地理状况是不可能的。《徐霞客游记》中存在的某些错误和不足，无损于这部名著的光辉。



《徐霞客游记》是历史实录

明代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记载明末的资料也不少。但多偏重统治阶级上层的活动和北方的情况，反映南方广大地区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却太少。徐霞客在明亡前夕社会大动荡的岁月，举步遐征，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耳闻目染，使他了解到国史、邸报不可能反映的社会底层的生活情状。霞客对朝政不满，以及他对社会底层群众的同情，使他有可能把当时的社会实际忠实地记录下来。因此，《徐霞客游记》也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历史著作，是后人认识明末社会情况的最直接的信史，它的丰富而可靠的内容应该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徐霞客游记》犹如一幅明末风俗画的长卷，从东往西，展现了从江南水乡到西南边疆千姿万态的社会生活，生动真实，绚丽多彩。它所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主要有以下十类。

一、农业。《徐霞客游记》记载了各地的农作物优良品种，稻、麦、荞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分布地域，农时节令，耕作制度及一些特殊的农

业生产工具。对各地的水利设施，如堤坝、沟渠、喷泉，竖木或砌石的空中引水渡槽，兴安灵渠“以箔阻水”，云南“因泉为田”，保山坝子缘山引水的“号塘”等，皆有记载。

二、手工业。霞客记载了明末的造纸业、碾碓业、榨油业等手工业，对采矿业的描述最为突出。霞客经过或提及的矿山不少，详记者如广西的南丹厂，云南的南北衙、明光六厂、炉塘厂、安宁盐井等，内容涉及这些矿的位置、地形、生产情况、技术特点及街市盛况，详略不一。对湖南耒水运煤的繁忙景象及东川铜矿的马帮运输亦有所及。

三、商业。《徐霞客游记》对各地的农村集市均有记录，包括“趁墟”（赶街）的时间、交换的物产、繁荣的程度，还详记了米价、油价。对特殊的街子如大理三月街，商业比较繁荣的集镇如黄草坝（今贵州兴义）等则作了详细的描述。我们从该书中还知道当时湘江沿岸有大量“以鱼苗货四方者”，贵州可用盐作等价交换物，腾冲境内有天旱即移街址的风俗。

四、民族。我国西南边疆在历史上一直是民族众多的地区，霞客旅游经过了瑶、壮、苗、布依、仡佬、彝、纳西、白、回、傣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对这些民族的衣食住行、生产情况、风俗习惯、民族语言等都作了详细描述。《游记》述及的还有茶山彝、倮㑩、古宗、吐蕃等族。难得的是，书中既不是干巴巴的概念，又很少嘲笑的语调。《徐霞客游记》是研究民族历史的宝贵资料。



五、政治。明末的政治状况，在《徐霞客游记》中也有反映。吏治黑暗，宦官专权，党争激烈，“翰苑中正人一空”。军备不振，卫所制度废弛，屯军所剩无几，而且生活困苦，很多要地已无人守卫。土司糜烂，粤西诸土司互相残杀，贵州水西安氏、滇南普名胜自立一方，州县残破，人民受苦。邻国常在边境侵扰，“交彝”使得我国人民民不聊生，边境人民常被索物、掠卖为奴或杀害。这些预示着明王朝即将面临“荆棘铜驼”的覆亡境地，霞客常为此慨叹不已。

六、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霞客就其所见，在《游记》中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也有揭露。衡阳的桂王，烧香拜佛的寺庙规模很大，“八庵联络”，“吹诵之声相闻”。桂林的靖江王，念经礼忏，“花焰交作，声震城谷”，独占风景胜地独秀峰，霞客多次请求，也没有被允登峰揽胜。云南的黔国公沐氏，庄田遍全省，甚至云南府城边的滇池水面，也被圈

为“沐府鱼池”，建成雕梁画栋的水上别墅。在柳州，“土人苦官府游宴之烦”，不得不填塞罗池，使统治阶级没有游乐的地方，希望能少一些劳民伤财的活动。在大理，由于统治阶级搜括大理石，使整村的石工逃亡，“止余环堵数十围”。

七、人民生活。《徐霞客游记》反映了城乡广大人民丰富多采的生活情态，不但记录杭州府（今浙江杭州）、衡州府（今湖南衡阳）、桂林府（今广西桂林）、云南府（今云南昆明）等大城市，也记录了大量中小城镇及广大农村的生活，对人们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春节、上元、端阳、七夕、中秋等节日，都有极其生动的描述。更可贵的是霞客不像帮闲文人粉饰太平盛世，而是如实反映了明末严酷的社会现实。强丐索钱的贵族王孙，趁人之危的和尚，窃物阻行的店主，嫚亵索客的老板娘，见官府即逃的群众，因形势险恶而闭门绝客的村居，比比皆是。《游记》描述的不是天国，名山胜景都经过眼泪洗涤。杭州灵隐寺“苦于游丐之喧污”。柳州城郊的洞府胜地，成了病人托命的场所。安宁温泉的石洞，也是“因发赤身”编草鞋彝族的居室。苍山背面的玉皇阁，有老人每日登山至石洞中箍桶，“晚负下山鬻以为餐”，终年在劳苦艰险中度过。



八、农民起义。明末北方农民起义的资料不乏记载，但南方农民起义的资料很少。《徐霞客游记》透露了长江以南农民起义的线索。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下，南方也不是统治者稳定的安乐窝，经常有小股农民军出没，行踪不定，十分活跃。“东安有大盗临城，祁阳亦有盗杀掠”。九嶷山区的农民起义军有和尚、木匠等参加，还有马二三十匹，“创锐罗帜甚备”，曾出永州，杀东安县捕官。在宜章县境，“有盗百四十人自上乡来，由司东至龙村，取径道向广东，谓土人无恐，尔不足扰也”。广西东南部，有“流贼”七八十人，“縻诸妇女富人，刻期索赎，不至者辄杀之”。明派土司兵镇压，土司兵却先给起义军报讯，结果“贼俱夜走入山，遂以荡平入报”。起义军的力量震撼了明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讹传衡、永为流寇所围”，广西省城桂林戒严，衡阳甚至发生深夜“盗穴西城”的险情。

九、宗教。霞客出游多住寺庙，与僧侣交往甚密，因而对各地佛寺、道观的记载特别详尽。纵览《徐霞客游记》，可使读者对明末宗教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象。霞客对佛教怀有好感，他的思想也受到佛教

的影响，有着唯心主义的成份，但他并不持宗教偏见，为之掩恶扬善。他记录了不少人遁入空门的社会原因，写出了各寺庙宗派之间的矛盾，记载了僧侣中大量的好人，也刻画了那些披着袈裟趋炎附势、趁人之危、敲诈钱财的“髡徒”的狞恶嘴脸。《徐霞客游记》关于宗教方面的丰富内容，已经引起近人的重视，《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引录甚多。陈垣先生指出：“今欲考滇黔静室及僧徒生活，《霞客游记》为最佳史料。”

十、文物。霞客酷爱碑刻文物，旅途中参观了大量碑刻，搜集了不少拓片。他常用简陋的工具自己拓碑，在桂林为雇人拓碑延误了很多时日，在融县（今广西融水）真仙岩，因搜览诸碑从梯子上跌下来，“眉膝皆损”。《徐霞客游记》记录了很多碑刻线索，以九疑山、桂林、真仙岩、鸡足山等地最详，有的甚至抄录全文。霞客也录记了不少他亲见的历史文物，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及雨铜观音像、鸡足山铜殿、剑川金华山天王像、晋宁石将军等。霞客沿途凭吊先贤，调查并记录了诸葛亮、元结、颜真卿、柳宗元、苏轼、陆游、范成大、朱熹、朱元璋、朱允炆、张宗琏、王骥、杨升庵、李元阳、曹学佺等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的故居、坟墓、题刻和其他遗迹。

徐霞客修撰了鸡足山的第一部志书《鸡山志》，他提出的修志原则对后世史家很有启发。霞客一生旅游的目的不在于研究历史，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科学家，他不能回避当时的社会现实，并随其游程把它们记录下来。因此，对很多历史问题的叙述显得零散，详略不一，且不可能系统全面地交代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这是我们不应苛求的。当然，《徐霞客游记》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历史记录，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称农民起义为“流寇”，视农民起义军为仇敌；对少数民族称“苗子”、“猓猡”等，充满大民族主义情绪。

《徐霞客游记》是文学名著

徐霞客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文学家。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徐霞客游记》及诗作三十七首。《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原载《江阴县志》，也被后人收入《徐霞客游记》。他的著作目录散见于《徐霞客游记》和朋友的记叙中的还有不少，但绝大部分已散佚。《赠鸡足山僧

妙行七律二首》手迹近年被发现,原件藏云南省博物馆。另有《山中逸趣跋》系据霞客篆文手迹摹刻,现亦藏云南省博物馆。

徐霞客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名山游记成为写景的佳作,被古今的游记选本多次收入。记麻叶洞探险、湘江遇盗、南宁与静闻诀别、鸡足山顾仆逃跑诸篇,情节生动,层次跌宕,描写细腻,情深意切,是叙事性散文的名篇。《随笔二则》《近腾诸彝说略》等专篇,揭露大胆,议论中肯,切中时弊,成为他的议论文的代表作。《江源考》《盘江考》逻辑性强,结构严谨,是考证文章的典范。"我欲倒骑玉龙背,峰巅群鹤共翩翩。"霞客的诗是他高洁人格的写照,当时即以"词意高妙,备极诸长"受到黄道周等名家的赞赏。

古今游记不外两类。多数皆重文学塑造,借景抒情或议论,为了使景物典型化,竟至移景换形,张冠李戴,虽成文学名篇,但与描述的对象相差很大,几乎到了失真的地步。这类作品一经和风景实际对照,往往使人失望。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虽然烩炙人口,也因此遭到徐霞客的批评。《徐霞客游记》则属另外一类。它重视写实,力求准确、生动地再现祖国山河,让多姿的山光水色直接和读者见面。这类游记虽然不强调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然而却和名山大川同样受到人们的热爱,与壮美的山河永存。



在诸多游记中,大量的只能算小品,而《徐霞客游记》当推长篇巨著,其所记时日之多,篇幅之浩大,内容之宏富,皆为古今第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早称赞过:"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为了容纳众多的性质各异的内容,适应巨大的篇幅,《徐霞客游记》在体例上分为四种情况,即日记正文,这是游记的主干;文中偶有说明,用小字夹注;还有一些综述性质的专条,补充交代当地的风土、物产、人物、历史,或综括山、水、地形,或作为某一段游程的提要,附在各天日记之后,个别的穿插在正文当中,可说是游记正文的发展和补充;有些地区形成较独立的专文,如《永昌志略》《丽江纪略》《法王缘起》等,集中反映某一地区的历史或现状,是对该地区综合研究的成果,也可说是注说和专条的扩大,与游记正文联系起来,更便于阅读。前者按游程发展,采用日记体裁,用时间把众多的景物和事件贯串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纵的线索。后三者虽然范围不同,规模各异,但都对重要问题展开,进行横的典型解剖。纵横交织,详略互补,构成了独特的"徐霞客

游记体”，丰富和发展了宋代以来的日记体游记，在游记写法中独树一帜。

以描绘大自然为己任的《徐霞客游记》的艺术特点，可以概括为真、细、活、热四个字。它不是文人雅士的矫揉造作，无虚拟之词，无雕饰之痕，语言真实朴素，文笔清新流畅，以真切、质朴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给游记出了难题，《徐霞客游记》正是以全面描述复杂的自然环境取胜。它长于用工笔画的细腻手法，对大自然进行详尽的摹写。山重水复、丘峰起伏的变化，在霞客笔下变得条理分明，分寸适度，他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了近人用航测地貌图才能表达清楚的各种地理要素的复杂的空间关系。霞客也注意在文章的剪裁上下工夫，因此虽然描述细致，却并不显得庞杂繁冗。不得不重复的游程，记述时则各有详略，互为补充，使读者不感到重复累赘；有时详述复杂地形以后，又殿以概括的交代，以便形成完整的概念；一些戏剧性强的情节，则预埋伏笔，先牵住读者。游记穿插一些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增加了名山胜景的历史文化色彩，使文笔显得生动、活跃，对读者有吸引力。霞客善用拟人拟物的手法，通过形象的比喻，使高山、怪石、幽洞、清风、流水都具有了生命，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霞客善用“然”字作词尾状物，使所描绘的景物形象突出；常用四字一句的段落写景，中夹骈偶对句，也常使用叠字，使文章增加了铿锵的音律，富有诗的韵味。有时还适当穿插对话，或清脆的鹤鸣，轰崖倒峡的瀑声，呼啸的松涛，空谷的回响，用音响点缀画幅。霞客笔下的风景具有动态，读者犹如身历其境，与山灵呼应，亲睹形骸，声气相通。霞客满怀对祖国的热爱，把炽热的感情倾泻在祖国的山山水水，也灌注到《游记》的字里行间，他不是引导人们去寻觅避世的仙山琼阁，而是向读者介绍人间的锦绣山河。《游记》采用第一人称，更便于直接抒发感情，几乎时时听得到他忧国忧民的心声在呼喊，处处能看到他对祖国山河热爱的激情在燃烧。三百多年来，霞客正是通过《徐霞客游记》，用对祖国炽热的爱火，燃起多少代人对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激励他们为祖国的壮丽山河去献身。



《徐霞客游记》也是用文学笔调写作科学著作的典范。我国古代大量的科学著作，多是罗列若干互不相干的条目，文字枯燥；近代有的科学著作，为了吸引读者，又编造虚幻的内容，脱离实际，降低了科学

价值。《徐霞客游记》既忠实于科学真实，又进行了认真的艺术加工。它把丰富多采的地学和史学内容，统一到各个特定的地理环境，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再随作者的游踪逐步展开，一步一奇，引人入胜。它避免说教和空洞的阐述理论，使读者不觉得枯燥乏味，却在文学欣赏中不知不觉地了解自然，接受科学知识。《徐霞客游记》把科学著作和文学著作融合为一，把准确的科学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对科普读物的写作是极好的借鉴。

《徐霞客游记》的版本

《徐霞客游记》在霞客生前未及整理成定本。霞客病中曾将《游记》托付给季梦良（字会明）整理，逝世后，先由王忠纫手校，崇祯十五年（壬午，公元1642年）由季梦良初次编定。虽经季氏“遍搜遗帙”，“因地分集”，但已有残缺。丁丑年（公元1637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一日霞客在南宁的日记，仅剩季梦良在乱帙中翻得的一则。戊寅年（公元1638年）十一月十二日至月底霞客游武定、元谋并穷金沙江，以及己卯年（公元1639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初九日初到永昌的日记，此时已缺。清兵入关，顺治二年（乙酉，公元1645年）《游记》又遭兵燹，《滇游日记》首册散佚。以后又经季梦良再次整理。由于该书的重要价值，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和喜爱，流传甚广。从霞客逝世到正式付梓，中间经历了135年，可考的抄本有十数种，散佚或未见书目的当比此数多得多。早期抄本的特点是各人“多以己意”大量删削，以致“文残简错，句乱字讹”，不少本子愈来愈失真。



《徐霞客游记》的版本虽多，但传世的抄本不外两大系统。

第一类的祖本被认为是李寄本。李寄字介立，为霞客第四子，因育于某氏，故从母姓李，取名寄。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公元1684年）李寄访得曹骏甫本、史夏隆本，把其中的《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等数篇补入《滇游日记》。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公元1709年）、四十九年（庚寅，公元1710年）杨名时曾进行过认真校录。杨名时（公元1660—1736年）字宾实，号凝斋，谥文定，霞客同乡，曾在云南做过官，后官至礼部尚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徐霞客游记》的抄本，分十二卷，装订为八册，涂改甚多，被认为是杨名时抄本。北京图

书馆藏十册十二卷《徐霞客游记》，亦是杨名时校录本的抄本。收入四库全书者，即杨名时整理本，凡十二卷，每卷又分上下。乾隆年间，陈泓（字体静）又搜集诸家抄本详为校订，陈泓抄本也是较可信的本子，现藏上海图书馆。这一类本子都是名家校订，整理工作认真，分目合理，誊写中的讹误较少；但名家自认好心的斧削，对《游记》作了大量删削篡改，与原著面貌有较大的出入。

《徐霞客游记》版本的另一个系统，以北京图书馆收藏、近年被发现的《徐霞客西游记》为代表。所收日记起自崇祯九年（公元 1636 年）九月十九日，止于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三月二十七日，包括霞客万里遐征中的《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几部分，共 938 页，约 28 万字，装订为五册，每册卷首有游程提纲，全书卷首有季梦良序。经鉴定被认为是季梦良整理本，即徐霞客的族兄徐仲昭（名遵汤）交给钱谦益，钱又推荐给毛晋准备出版的《游记》，这是可信的。该本没有经过文人的删抹，让人们有可能认识这部伟大著作的细节和文字风格、写作特点。但这是一个残本，缺名山游记及《黔游日记》《滇游日记》。它也不是原本，而是季梦良整理本的重抄本。由于抄誊的人水平不高，又未经认真校对，因此文字上的讹误不少，有脱落、衍文，甚至有很多错别字，而且也对个别片断的文字作过省并。大概这些弱点成了这个本子未能付梓的原因，长期秘不示人，因而这个系统的版本极少，过去的影响也不大。徐建极抄本也属这一系统。徐建极为霞客之孙，生于明崇祯七年（公元 1634 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 1693 年）。该本先后为邓之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收藏，近年谭先生又交给邓先生的家属邓克。该本起自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三月二十七日，迄于崇祯十二年（公元 1639 年）九月十四日，内容包括《黔游日记》和《滇游日记》，今存第六册、第八册、第九册分上下、第十册分上下，共六册。未分卷，每册前有游程提纲。缺第七册即滇游首册，亦无《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诸篇。则徐建极本成书时间在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 年）李寄重新补入此数篇以前。



两个系统的本子各有长短，一类简而全，一类详而残，两类版本的缺陷互相交错，两类版本的优点互相补充。通过杨本、陈本可以认识《游记》的概貌，而季抄本、徐建极本却可以了解《游记》的细部；再用

它们互校,又可以纠正许多讹误,填补多处脱漏,这样就可以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最早认识到这种状况的是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字筠峪)。他根据杨、陈两个抄本和徐建极抄本互相校勘补充,调整篇目,删去游程提纲,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公元1776年)第一次雕板付印。因此,乾隆本的文字内容除个别生活琐事记述稍略外,其他与徐建极本完全一致;而比四库全书本却详得多。乾隆初刻本吸取了两大系统的优点,使两个系统各自发展的本子第一次汇合,出现了比较接近徐霞客原著面貌的本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徐镇没有看到季抄本,合璧的工作只做了一半,因此出现了乾隆初刻本前半部和后半部体例不一、内容详略悬殊、文字风格不同的情况。乾隆刻本《徐霞客游记》的正式出版,起到了统一版本的作用,长期以来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以后大量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多据乾隆本翻刻,增减变化甚微。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冬,同邑人水心斋叶廷甲(字保堂)得到全部雕板,再次用杨本、陈本伪雠勘,用徐氏旧板改补,并增辑补编,把徐霞客的遗诗、诸友题赠等附上,于嘉庆十三年(戊辰,公元1808年)再版。咸丰二年(壬子,公元1852年)印本,卷首有霞客像,系吴冠英自京师摹归,由承培元作赞,"补梓游记简端",为至今所见最早的霞客画像,诸书所印霞客像多源于此。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有瘦影山房刻本。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有集成图书公司排印本。民国年间,出过《徐霞客游记》的十数种版本,有扫叶山房石印本、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等,且多集中在二三十年代。1928年由于文江主持,据叶本进行了初步标点,编入霞客的全部家祠丛刻《晴山堂帖》,并附《徐霞客先生年谱》和徐霞客旅行路线图三十六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对《游记》的整理又前进了一步,但仍局限在乾隆刻本范围内。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褚绍唐、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利用新发现的季梦良整理本《徐霞客西游记》补乾隆本前半部的缺略,解决了徐镇未完成的工作,在这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重新出现了全书比较接近徐霞客原著面貌的本子。

《徐霞客游记》所反映的时代,距今已有三个多世纪。在这段时间内,地理环境、语言文字、社会生活、政区设置、地名称谓等都发生了变化,提供条件帮助人们读懂这部名著成为学术界的迫切任务。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从1976年底开始整理《徐霞客游记》,在北京图

书馆的大力支持下，用乾隆初刻本和季梦良抄本互补，并用各种抄本和印本参校，尽量恢复《游记》的原貌。间有散佚或未尽的内容，则适当补充资料。用简化字横排并加注释的《徐霞客游记校注》，1985 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由于他的关心和促进，《徐霞客游记全译》的工作 1991 年得以提到日程。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了《徐霞客游记外编、补编》，鼎文书局出版了《徐霞客游记》，特别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渊阁藏四库全书的影印本，其中史部地理类所收的《徐霞客游记》，系两江总督采进“杨名时所重加编定者”，为进一步提高《游记》的版本质量创造了条件。《全译》本为方便读者和排印，正文内不再用方括号，如欲了解用乾隆本校补的情况，可查阅《校注》本。个别由整理者补的字，仍用圆括号标出；相应的译文亦如此。原文中小字夹注的译文，字体改同正文，但加方括号区别。注释包括难字词及历史背景、历史地理、人物、民族、名物、制度、宗教等方面，侧重古今对照。今译分别由下列先生担任：《名山游记》为李惠铨、文明元，《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为陈庆江，《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为李兴和，《滇游日记》一至七为文明元，《滇游日记》八为李惠铨、李兴和，《滇游日记》九至十三为李兴和。徐霞客旅游路线图由戴顺德清绘。



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各行各业对《徐霞客游记》的兴趣大增，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和研究越来越广泛。我们愿尽力给更多的关心《徐霞客游记》的读者提供方便，做一点铺路工作。经过历史长河的磨砺，相信《徐霞客游记》的灿烂光华会与日俱增！

朱惠荣

1994 年 7 月于昆明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编　委　会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离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化的进程中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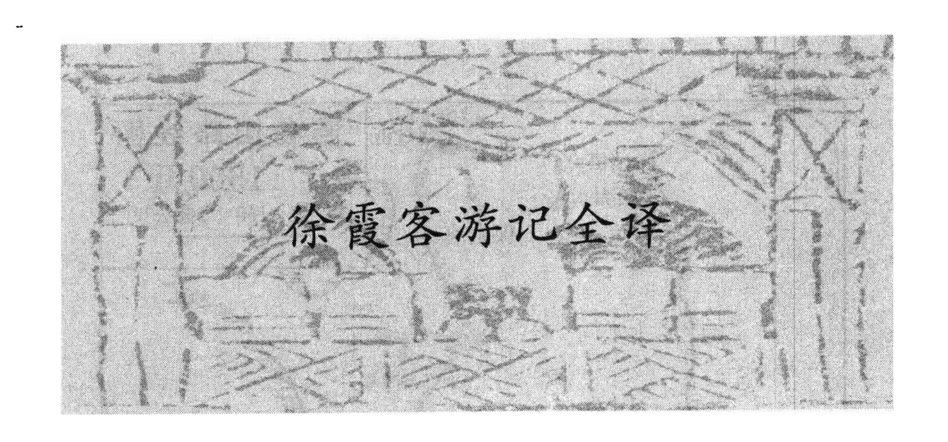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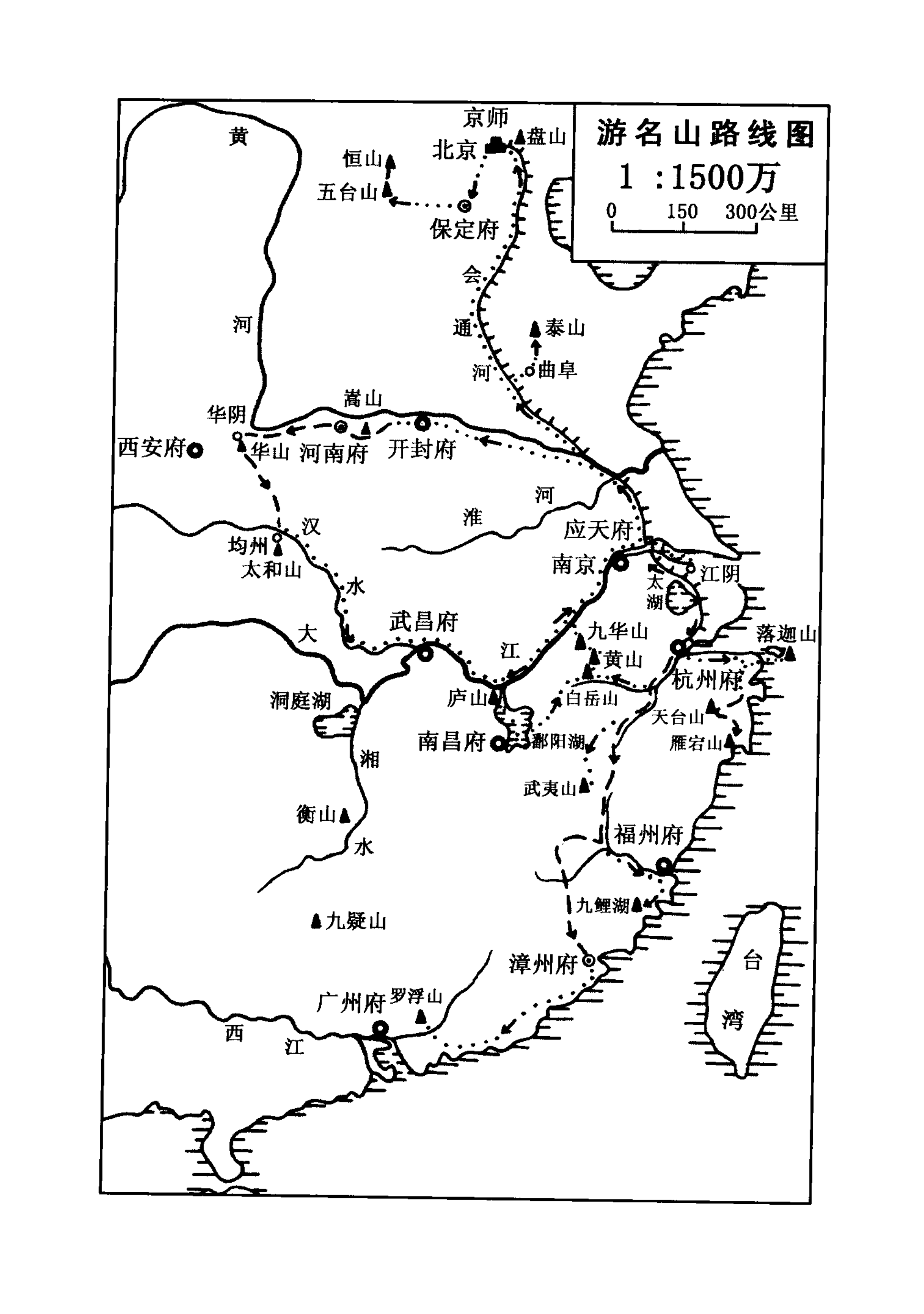


游天台山[1] 日记[2] 浙江台州府[3]

【题解】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徐霞客到浙江旅游,先游洛伽山(普陀山),惜未见游记。以后循海南行,第一次游览天台山和雁宕山,同行者有僧人莲舟。《游天台山日记》就是他这次游天台山留下来的游记。

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北,为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徐霞客于三月的最末一天自宁海县城起行,四月初一日进入天台县境,四月初九日离开天台山。他登华顶峰,观石梁飞瀑,欣赏断桥三曲瀑布及珠帘水,游寒岩、明岩、鸣玉涧,眺览琼台、双阙,登赤城,沿途到了天封、万年、国清、方广诸寺。"泉声山色,往复创变","攒峦夹翠,涉目成赏"。多姿多彩的景色使徐霞客倾倒。"几不欲卧","喜不成寐",反映出他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这篇游记清丽感人的描述,把我们带进了天台胜景。文中指出:"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这是徐霞客早年地理考察的重要结论,他已注意到地形、气候和植物生长的关系。


游名山路线图
1 :1500万
0
150
300公里
京师
北京
盘山
恒山
五台山
保定府
会
通
河
泰山
曲阜
黄
河
嵩山
华阴
西安府
华山
河南府
开封府
河
淮
应天府
南京
汉
均州
太和山
水
江阴
太
湖
武昌府
大
九华山
黄山
江
落迦山
杭州府
庐山
白岳山
洞庭湖
天台山
南昌府
鄱阳湖
雁宕山
湘
武夷山
衡山
福州府
水
九鲤湖
九疑山
台
湾
漳州府
广州府
罗浮山
西
江

【原文】

癸丑之三月晦[4] 自宁海[5]出西门[6]。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7]。闻此地於菟夹道[8]，月伤数十人，遂止宿焉[9]。

四月初一日 早雨。行十五里，路有歧，马首西向台山，天色渐霁。又十里，抵松门岭，山峻路滑，舍骑步行。自奉化来[10]，虽越岭数重，皆循山麓；至此迂回临陟，俱在山脊。而雨后新霁，泉声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攀历忘苦。又十五里，饭于筋竹庵。山顶随处种麦。从筋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言此抵石梁，山险路长，行李不便，不若以轻装往，而重担向国清相待。余然之，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11]。行五里，过筋竹岭[12]。岭旁多短松，老干屈曲，根叶苍秀，俱吾阊门盆中物也。又三十余里，抵弥陀庵。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轰风动，路绝旅人。庵在万山坳中[13]，路荒且长，适当其半，可饭可宿。



初二日 饭后，雨始止。遂越潦攀岭，溪石渐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14]。卧念晨上峰顶，以朗霁为缘，盖连日晚霁，并无晓晴。及五更梦中，闻明星满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 晨起，果日光烨烨[15]，决策向顶。上数里，至华顶庵；又三里，将近顶，为太白堂，俱无可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乃从小径。二里，俯见一突石，颇觉秀蔚。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恐风自洞来，以石甃塞其门[16]，大为叹惋。复上至太白，循路登绝顶[17]。荒草靡靡，山高风冽，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

仍下华顶庵，过池边小桥，越三岭。溪回山合，木石森丽，一转一奇，殊慊所望[18]。二十里，过上方广，至石梁，礼佛昙花亭，不暇细观飞瀑。下至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在天际。闻断桥、珠帘尤胜，僧言饭后行犹及往返，遂由仙筏桥向山后。越一岭，沿涧八九里，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上层为断桥，两石斜合，水碎迸石间，汇转入潭；中层两石对峙如门，水为门束，势甚怒；下层潭口颇阔，泻处如阈[19]，水从坳中斜下。三级俱高数丈，各极神奇，但循级而下，宛转处为曲所遮，不能一望尽收。又里许，为珠帘水，水倾下处甚平阔，其势散缓，滔滔

汩汩。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缘崖，莲舟不能从。暝色四下[20]，始返，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飞瀑喷雪，几不欲卧。

初四日　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昙花亭，石梁即在亭外[21]。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坳间。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流下坠，雷轰河隤，百丈不止。余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不能达前山，乃还。过昙花，入上方广寺。循寺前溪，复至隔山大石上，坐观石梁。为下寺僧促饭，乃去。饭后，十五里，抵万年寺，登藏经阁。阁两重，有南北经两藏。寺前后多古杉，悉三人围，鹤巢于上，传声嘹呖[22]，亦山中一清响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宫，觅琼台、双阙，路多迷津，遂谋向国清。国清去万年四十里，中过龙王堂[23]。每下一岭，余谓已在平地，及下数重，势犹未止，始悟华顶之高，去天非远！日暮，入国清[24]，与云峰相见，如遇故知，与商探奇次第。云峰言："名胜无如两岩，虽远，可以骑行。先两岩而后步至桃源，抵桐柏，则翠壁、赤城，可一览收矣。"



初五日　有雨色，不顾，取寒、明两岩道，由寺向西门觅骑。骑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头，雨止，骑去。二里，入山，峰萦水映，木秀石奇，意甚乐之。一溪从东阳来，势甚急，大若曹娥[25]。四顾无筏，负奴背而涉。深过于膝，移渡一涧，几一时。三里，至明岩。明岩为寒山、拾得隐身地[26]，两山回曲，志所谓八寸关也。入关，则四围峭壁如城。最后，洞深数丈，广容数百人。洞外，左有两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耸，上齐石壁，相去一线，青松紫蕊，蓊苁于上[27]，恰与左岩相对，可称奇绝。出八寸关，复上一岩，亦左向。来时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数百人。岩中一井，曰仙人井，浅而不可竭。岩外一特石，高数丈，上岐立如两人，僧指为寒山、拾得云。入寺。饭后云阴溃散，新月在天，人在回崖顶上，对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　凌晨出寺，六七里至寒岩。石壁直上如劈，仰视空中，洞穴甚多。岩半有一洞，阔八十步，深百余步，平展明朗。循岩右行，从石隘仰登。岩坳有两石对耸，下分上连，为鹊桥，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但少飞瀑直下耳。还饭僧舍，觅筏渡一溪。循溪行山下，一带峭壁巉崖，草木盘垂其上，内多海棠、紫荆，映荫溪色，香风来处，玉兰芳草，处处不绝。已至一山嘴，石壁直竖涧底，涧深流驶，旁无余地。壁上凿孔以行，孔中仅容半趾，逼身而过，神魄为动。自寒岩十五里至步头，

从小路向桃源。桃源在护国寺旁，寺已废，土人茫无知者。随云峰莽行曲路中，日已堕，竟无宿处，乃复问至坪头潭[28]。潭去步头仅二十里，今从小路，反迂回三十余里宿，信桃源误人也！

初七日　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渐夹，有馆曰桃花坞。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飞泉自上来注，为鸣玉涧。涧随山转，人随涧行。两旁山皆石骨，攒峦夹翠，涉目成赏，大抵胜在寒、明两岩间。涧穷路绝，一瀑从山坳泻下，势甚纵横。出饭馆中，循坞东南行[29]，越两岭，寻所谓"琼台"、"双阙"，竟无知者。去数里，访知在山顶。与云峰循路攀援，始达其巅。下视峭削环转，一如桃源，而翠壁万丈过之。峰头中断，即为双阙[30]；双阙所夹而环者，即为琼台。台三面绝壁，后转即连双阙。余在对阙，日暮不及复登，然胜已一日尽矣[31]。遂下山，从赤城后还国清，凡三十里。

初八日　离国清，从山后五里登赤城[32]。赤城山顶圆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岩穴为僧舍凌杂，尽掩天趣。所谓玉京洞、金钱池、洗肠井，俱无甚奇。



注释

①天台山：又省称台山，在今浙江天台县北，有华顶、赤城、琼台、桃源、寒岩、明岩诸胜景，以石梁飞瀑最著名。天台山为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有隋朝创建的国清寺。

②《游天台山日记》《游雁宕山日记》《游白岳山日记》《游黄山日记》《游武彝山日记》《游庐山日记》《游黄山日记后》《游九鲤湖日记》诸篇，皆在乾隆刻本第一册上。

③台州府：省称台郡，治临海，即今浙江临海市。

④癸丑：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晦（huì 会）：中历每月的末一天。

⑤宁海：明为县，隶台州府，即今浙江宁海县。

⑥自海宁出西门句：霞客自家至宁海路线，《游记》未载。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霞客自述："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还过此中，陟华顶万八千丈之巅，东看大、小龙湫，以及石门、仙都，是在癸丑。"则在公元1613年游天台前，曾经绍兴府、宁波府游落迦山。落迦山又作洛伽山，因《华严经》有善财参观音于普陀洛伽之说而得名。今为普陀山东南的一个小岛，面积仅0.34平方公里，环岛一周约2公里，与普陀山合称普陀洛迦山。普陀山又称小白华、梅岭，为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一岛，系霞客游踪最东处。有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千步沙、潮音洞、梵音洞、南天

门等胜景，最高峰白华顶海拔291米，自麓及巅有石磴七百余级。该山被传为观音菩萨道场，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又是旅游避暑胜地，近已开有从宁波到普陀的旅游客轮，可直达岛上。

⑦梁隍山：今作梁皇，在宁海县西南境的公路边。

⑧於菟（wū tú 污图）：老虎的别称。

⑨遂止宿焉：原无“焉”字，据四库本补。

⑩奉化：明为县，隶宁波府，即今浙江奉化县。

⑪莲舟：江阴迎福寺僧人。上人：对僧人的尊称。佛家把人分为四种，即粗人、浊人、中间人、上人。认为内有德智、外有胜行的人，为在上之人，故称上人。

⑫筋竹岭：应即今金岭，在宁海、天台两县界上。

⑬坳（ào 奥）：山间洼下的地方。

⑭天封寺：今仍称天封，在天台县东北境。

⑮烨（yè 叶）烨：火焰很盛。

⑯甃（zhòu 咒）：砌。

⑰绝顶：华顶峰，在天台县东北境，为天台山绝顶，海拔1098米。峰下有善兴寺，即华顶寺。太白：即太白堂，相传为李白读书处。



⑱慊（qiè 切）：满足。

⑲阈：（yù 域）：门坎。

⑳瞑（míng 冥）色：夜色。

㉑梁：桥。石梁：在中方广。山腰有衔接两山的天然石梁，长约7米，中央隆起如龟背，狭处仅半尺左右。水有两源，东为金溪，西为大兴坑溪，合流后自梁底向下飞坠。

㉒嘹呖（liáo lì 辽历）：形容声音响亮而清远。

㉓龙王堂：今作龙皇堂，在天台县北境。

㉔国清：国清寺，在天台县城北3.5公里的天台山麓。寺周五峰环峙，双涧绕流，环境清幽。古迹甚多，有隋塔、隋梅、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墓、寒拾亭、丰干桥、明铸释迦牟尼坐像等。

㉕东阳：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浙江东阳县。一溪即始丰溪，今名同。曹娥：今仍名曹娥江，源自天台山北麓，往北流经新昌、嵊县、上虞入杭州湾。

㉖寒山、拾得：唐代二僧。寒山曾隐居天台山寒岩，往还于天台山国清寺，和拾得友好，善作诗，有《寒山子集》二卷。拾得原是孤儿，由国清寺僧丰干收养为僧，故名拾得。亦能诗，有《丰干拾得诗》一卷。后人常以寒山、拾得并称，尊为“和合二仙”。

㉗蓊苁（wěng cōng 翁从）：草木茂盛。

㉘坪头潭：即今平镇，在天台县西境，始丰溪北岸。

㉙坞(wù 悟):四面高中间低的山洼。

㉚阙(què 确):古代宫殿、祠庙、陵墓前面的建筑物。先筑高台,上修楼观,通常左右各一,中央缺而为道,故称"阙"或"双阙"。此处形容天然峰崖如一对阙楼,故得名"双阙"。

㉛然胜已一日尽矣:四库本作"然胜已一日兼收"。"一日",上海中华图书馆印本作"一目",似较合文意。

㉜赤城:为天台山支阜,在天台县西北3.5公里,高339米。上有石洞12个,以紫云洞和玉京洞最著名,山顶有赤城塔。

【今译】

癸丑年三月三十日　从宁海县城西门出城。天空阴云尽散,阳光明媚,人的心情、山中的景物,都有喜悦之态。走过三十里路,到达梁隍山。听说此地猛虎夹道,一个月间就伤害数十行人。于是,只好停宿于旅舍。

四月初一日　早上一直下雨。前行十五里,路旁有岔道,勒马从西面向天台山进发,天色逐渐转晴。又走了十里路,抵达松门岭下。山高路滑,只好舍弃骑马,步行前进。从奉化来的道路,虽然经过数重山岭,都是顺着山麓;到这里后,无论迂回、曲折或临水、登高,都在大山脊上面。雨后新晴,秀美的山色中叮咚的流泉声随处可闻,反复地变化出新的景观,绿树丛中怒放的红杜鹃花相互辉映,令人忘却了攀登跋涉的辛苦。又前行十五里路,在筋竹庵里休息、用饭。山顶上到处都种有麦子。从筋竹岭向南走,就是通往国清寺的大路。恰好有国清寺僧人云峰同桌吃饭。他说:从这条路到石梁,山险岭峻,路途漫长,不方便携带行李。不如轻装前往,而让担夫将重的行李先担去国清寺等待。我同意他的建议,让担夫挑着行李随云峰先去清国寺,我则与莲舟上人一起从石梁道上动身前行。走过五里路,翻越过筋竹岭。山岭近旁很多又老又矮的松树,变形的树干弯弯曲曲,树根松叶青绿秀丽,好像城里人家盆景中栽种的奇异清秀的松树桩。又走三十多里,才抵达弥陀庵。在高峻的山岭里爬上爬下,深山里很荒凉寂静〔害怕猛虎躲藏草木中伤人,所以路边的草木都被放火烧掉了〕。泉水轰鸣,劲风动地,山路上没有其他旅行的人,显得荒凉而漫长。弥陀庵坐落在万山坳中,恰巧正当中途,行人可在此用饭或住宿。

初二日　吃完饭后,雨才停止。于是越过路上的积水,攀登山岭,

溪流、山岩越来越显得清澈、幽静。走完二十里路,傍晚时抵达天封寺。睡卧床上,还惦念着明晨登攀峰顶的事,若有缘分则雨停天朗,因为连日来都是晚上雨后转晴,并没有一天是天亮时晴朗。五更时从梦中醒来,听仆人说,满天都是明亮的星星,喜欢得无法再入睡。

初三日　清晨起床,果然见阳光如火光一般闪耀,于是决定向山顶前进。向上攀爬数里山路,到达华顶庵。再走三里,到达太白堂,已快要接近华顶峰了,而沿途都没有值得观赏的景物。听说太白堂左下方有黄经洞可游览,于是从小路走。二里路后,俯身看见一块很突出的大石头,感到很是秀丽华美。临近一看,是一位发僧在黄经洞前构的庵,恐怕风从洞里吹出来,就用石头砌塞洞门,我不由大为感叹而惋惜。于是只好重新往上走,到达太白堂,然后顺山路登上天台山绝顶华顶峰。峰顶上,四处的荒草被劲风吹得纷纷倒伏,峰高因而寒风凛冽,草上结的霜约有一寸多厚。而回顾峰下四周的山峦上,美丽的鲜花与碧玉般的绿树,远远望去觉得非常玲珑明晰。山脚下山花盛开,峰顶上反而不开花,大概是因为高处寒冷所造成的。



沿旧路下山到华顶庵,经过池边的小桥,翻越三座山岭。溪水潆洄,山峦重重,树木丛生繁密,岩石光采焕发,转过一个地方就有另一处奇景,使观赏愿望得到很大的满足。走完二十里路,经过上方广,到达石梁,在昙花亭敬佛,已无暇去仔细观赏石梁飞瀑的奇景。往下走到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然觉得它似乎从天际倾泻下来一样。听说断桥、珠帘水尤其是著名胜景,僧人说吃过饭再去还来得及往返,于是由仙筏桥先去山后。翻过一座山岭,顺着溪涧走八九里,就见流水形成瀑布从石门飞泻而下,回旋流转,经过三道溪湾。最上面的层次是断桥,有两块巨石倾斜而相结联,溪水迸流两石之间,浪花飞溅,汇合后流转入潭;中间的层次,两巨石相对峙有如窄门,溪水为窄门所约束,流势很汹涌;最下面的层次,潭的出口很宽阔,而溪水倾泻处有如受到门槛阻隔,只能从低洼的地方斜涌而下。三台瀑布每台都高达数丈,各级的景观都很神奇,但溪流顺台级而下流,弯转的地方被溪湾所遮掩,不能一览无余。又一里多路,就是珠帘水,溪水倾泻而下的地方很平坦宽阔,水的流势因此缓和、散漫,汩汩流水弥漫潭内。我光着脚跳进草莽之中,攀援树木,沿着山崖前行,弄得莲舟上人不能跟随。夜色四处降下时,才返回。在仙筏桥上停下脚步,在朦胧的夜色中观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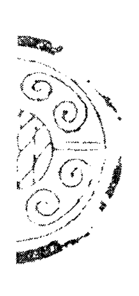
如彩虹的天然石桥，瀑布水花飞溅有如喷雪一样的奇妙景观，几乎使人不想去睡。

初四日　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广袤的群山一片墨绿。顾不上吃早餐，就沿着仙筏桥登上昙花亭，石桥即在昙花亭外。石桥宽一尺多，长达三丈，架在两山坳之间。两般飞瀑从亭左边流来，至桥边汇合成一股急流向下飞坠，形成瀑布，响声有如雷声轰鸣，如河堤坍塌，瀑布高达百丈以上。我从石桥上走过去，向下俯视深潭，不禁毛骨悚然。走过石桥，就被前面的大石所阻隔，不能由此去前山，于是返回原路走。经过昙花亭，进入上方广寺。顺着寺前的溪水，再爬上阻隔前山的大石上面，坐下来观赏石桥。因为下方广寺的僧人催促去用饭，于是起身离开。吃过饭后，走十五里路，抵达万年寺，登上藏经阁。阁有两层，存有南北佛经两藏。万年寺寺前寺后有很多古老的杉树，都是三人围的粗干，鹤群在树上筑巢，传来的鹤鸣声响亮而清远，也是深山中的一种清雅的响声。这天，我原想去桐柏宫，寻觅琼台、双阙胜景，因路途中有许多使人迷惑的错道，于是改变计划去国清寺。国清寺离万年寺有四十里路，途中经过龙王堂。每走下一座山岭，我都以为已走到平地上，等到接连走下好几重山岭，下坡的态势还远没有停止，这才开始领悟到华顶峰之高，似乎离天已经不远了！傍晚时分，才进入国清寺，与云峰和尚相见，就像遇见久别的知心故友，于是和他商量游览探奇的先后顺序。云峰和尚说："风景名胜没有比得过寒岩、明岩两处幽险的，虽然路程遥远一些，但可以骑马去。先游览寒岩、明岩，然后步行到桃源洞，抵达桐柏宫，那么翠壁、赤城栖霞两处胜景，也可以一览尽收了。"

初五日　虽有下雨的迹象，也顾不及了。选择了去寒岩、明岩的道路，由国清寺去西门寻找乘骑。乘马来到，雨也下来了。雨中走完五十里路后到达步头，雨停了，乘马也打发走了。步行二里路后，进入山中，山峰倒映在萦绕流动的溪水之中，树木秀丽，岩石奇异，心情因此而很快乐。一条溪水从东阳流来，水势很湍急，流量大小与曹娥江相似。四处一看没有竹筏可以渡人，只好由仆人背着涉水过溪。溪水深过膝盖，渡过一条溪涧，将近花去一个时辰。又走三里路，到达明岩。明岩是寒山、拾得两位高僧隐居之地，两座山迂回曲折，即《大明一统志》所记述的八寸关。进入八寸关，则四围的陡峭石壁有如城墙。

最后面有一山洞。深有数丈，宽处能容纳数百人。山洞外面，左边有两座石岩，都悬在半壁间；右边有石笋高耸，顶头与石壁高相等，而相去仅有一线之地。石笋顶上青松和紫色的花蕊生长茂盛，恰好与左边的两座石岩相对峙，可以称得上是奇绝之景观了。走出八寸关，再登上一座石岩，也是方向朝左。来的时候，仰望就像相隔一线缝隙，待攀登到石岩顶上，才看清它很宽敞，可容纳数百人。石岩中间有一口井，叫仙人井，较浅，但井水不会枯竭。石岩外又有一奇特的石头，有数丈之高，上部分开成两部分，就像两个站立的人，当地和尚指点为寒山、拾得的化身。回到寺里。晚饭后，阴云散尽，一弯新月挂在碧空，人站立回崖顶上，对着满天月色，连岩壁上也洒满明亮的月光。

初六日　凌晨从寺里出发，走六七里路后到达寒岩。石壁笔直向上有如刀劈一般，仰视空中，有很多洞穴。岩壁半中腰有一洞穴，宽八十步，深一百多步，洞内平坦而明亮。顺着石岩右边走，从岩石的狭窄小道向上攀登。山岩的低洼处有两块岩石相对耸立，下部分开而上部相连，即是所谓的鹊桥，可以与上方广寺的石桥互争奇异，但少了飞溅的瀑布直泻这一景色罢了。返回僧人的住处用饭，然后找到竹筏渡过一溪流，顺溪流走到山下。这一带都是峭壁巉崖，荒草盘结、树枝下垂，有很多海棠树、紫荆藤，浓荫倒映溪中，更增添景色的优美。香风飘来的地方，玉兰花、芬芳的香草，处处都有，没有穷尽。已走到一山嘴处，岩壁笔直插到涧底，涧水深而湍急，四旁没有可行走的多余地方。岩壁上凿有石孔用来通行，石孔仅仅能容下半只脚，身体贴近岩壁而过，使人惊心动魄。从寒岩走出十五里路到达步头，从小路再去桃源洞。桃源洞在护国寺旁，而护国寺的庙宇已成废墟，问当地人都很茫然，没有人知道。跟随云峰和尚在草木丛生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太阳已经落山，竟还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于是再问路，终于到达坪头潭。从坪头潭到步头仅有二十里路，现在从小路走，反而迂回三十多里，才得以住宿下来。确实是桃源洞误人了。



初七日　从坪头潭开始，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中行走三十多里路，渡过溪水进入五台山。又前行四五里，山口渐渐狭窄，有一处房舍，叫“桃花坞”。顺着深潭边前行，潭中的水清澈、碧蓝，飞溅的山泉水从上注入潭中，叫做鸣玉涧。涧水顺着山流转，人则顺着涧水边走。涧两旁的山都是裸露的岩石，攒簇的山峦到处夹杂着翠绿的树木，凡是眼

睛看到的都是可观赏的景致，景致的优美大体上都在寒岩、明岩这两岩之间。洞水穷尽处，路也就消失了。一条瀑布从山坳间倾泻而下，态势非常奔放。饭后，从桃花坞出来，顺着山洼向东南方走，翻越两座山岭，去寻觅所说的"琼台"、"双阙"两处胜景，竟然没有人知道。走出数里路，才访知在山顶上。与云峰和尚顺山路攀援而上，才到达山巅。向下俯视那陡峭逼削而环转的山岩，完全就像桃源洞的景致，而布满翠绿树木的万丈岩壁则超过了桃源洞的险峻。山峰之顶中间被断隔分开，就是所谓的"双阙"；夹在双阙正中间的环形石台，就是琼台。琼台的三面都是绝壁，后转就与双阙相连结。我已经站在对阙之上，天黑了来不及再爬上琼台。然而，优美的景致已被我一眼全饱览尽了。于是下山，从赤城的后面返回国清寺，总计旅程三十里。

初八日　离开国清寺，从山后走五里路后登上赤城。赤城山顶上圆形的岩壁耸起，很特别，看起来像一座城，而岩石的颜色微微发红。岩洞都成了和尚们的宿舍，被侵扰得非常的杂乱，天然的景趣完全被掩盖掉。所说的玉京洞、金钱池、洗肠井，都没有什么很奇特的地方。



游雁宕山日记[①]浙江温州府[②]

【题解】

《游雁宕山日记》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徐霞客第一次游雁宕山的游记。

雁宕山今作雁荡山,在浙江乐清县,为我国著名风景名胜区。徐霞客游天台山后,从黄岩进入雁山。四月十一日登灵峰洞,十二日游灵岩,盛赞龙鼻洞和天聪洞的奇绝,十三日观赏大龙湫飞瀑,至此,雁山三绝皆被霞客游遍。十四日,徐霞客又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雁湖,用足布"悬崖垂空"而下,"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显示了他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精神。十五日告别雁山,往乐清县城。雁宕山面积宽广,景色多样。《游记》用清新简洁的笔法,全面铺叙了众多景点的布局,胜景纷陈,丰富而不杂乱,反映出徐霞客在写景方面的高超技巧。

【原文】

自初九日别台山,初十日抵黄岩[③]。日已西,出南门,步行三十里[④],宿于八岙[⑤]。

十一日　二十里,登盘山岭。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又二十里,饭大荆驿[⑥]。南涉一溪,见西峰上缀圆石,奴辈指为两头陀,余疑即老僧岩,但不甚肖。五里,过章家楼,始见老僧真面目:袈

衣秃顶，宛然兀立，高可百尺[7]。侧又一小童伛偻于后，向为老僧所掩耳。自章楼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门东向，门口一梁，自顶斜插于地，如飞虹下垂。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高敞空豁。坐顷之，下山。由右麓逾谢公岭[8]，渡一涧，循涧西行，即灵峰道也[9]。一转山腋，两壁峭立亘天，危峰乱叠，如削如攒，如骈笋，如挺芝，如笔之卓，如幞之欹。洞有口如卷幕者[10]，潭有碧如澄靛者。双鸾、五老，接翼联肩。如此里许，抵灵峰寺。循寺侧登灵峰洞。峰中空，特立寺后，侧有隙可入。由隙历磴数十级，直至窝顶，则窅然平台圆敞[11]，中有罗汉诸像[12]。坐玩至暝色，返寺。

十二日　饭后，从灵峰右趾觅碧霄洞。返旧路，抵谢公岭下。南过响岩，五里，至净名寺路口。入觅水帘谷，乃两崖相夹，水从崖顶飘下也。出谷五里，至灵岩寺。绝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辟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为屏霞嶂。嶂顶齐而色紫[13]，高数百丈，阔亦称之。嶂之最南，左为展旗峰，右为天柱峰。嶂之右胁介于天柱者，先为龙鼻水。龙鼻之穴从石罅直上，似灵峰洞而小。穴内石色俱黄紫，独罅口石纹一缕，青绀润泽[14]，颇有鳞爪之状。自顶贯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内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西南为独秀峰，小于天柱，而高锐不相下。独秀之下为卓笔峰，高半独秀，锐亦如之两峰。南坳轰然下泻者，小龙湫也。隔龙湫与独秀相对者，玉女峰也。顶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过双鸾，即极于天柱。双鸾止两峰并起，峰际有“僧拜石”，袈裟伛偻，肖矣。由嶂之左胁，介于展旗者，先为安禅谷，谷即屏霞之下岩。东南为石屏风，形如屏霞，高阔各得其半，正插屏霞尽处，屏风顶有“蟾蜍石”，与嶂侧“玉龟”相向。屏风南去，展旗侧褶中，有径直上，磴级尽处。石阈限之。俯阈而窥，下临无地，上嵌崆峒。外有二圆穴，侧有一长穴，光自穴中射入，别有一境，是为天聪洞，则嶂左第一奇也。锐峰叠嶂，左右环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观！而小龙湫下流，经天柱、展旗，桥跨其上，山门临之。桥外含珠岩在天柱之麓，顶珠峰在展旗之上。此又灵岩之外观也[15]。

十三日　出山门，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参差，流霞映彩。高而展者，为板嶂岩。岩下危立而尖夹者，为小剪刀峰。更前，重岩之上，一峰亭亭插天，为观音岩。岩侧则马鞍岭横亘于前。鸟道盘折[16]，逾坳右转，溪流汤汤[17]，涧底石平如砥。沿涧深入，约去灵岩十余里，过常云

峰，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剪刀之北，重岩陡起，是名连云峰。从此环绕回合，岩穷矣。龙湫之瀑[18]，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开张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19]，相传为诺讵那观泉之所[20]。堂后层级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饭庵中，雨廉纤不止[21]，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遂冒雨至常云峰，由峰半道松洞外，攀绝磴三里，趋白云庵。人空庵圮，一道人在草莽中，见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云静庵，乃投宿焉。道人清隐[22]，卧床数十年，尚能与客谈笑。余见四山云雨凄凄，不能不为明晨忧也。

十四日　天忽晴朗，乃强清隐徒为导。清隐谓湖中草满，已成芜田，徒复有他行，但可送至峰顶。余意至顶，湖可坐得，于是人捉一杖，跻攀深草中[23]，一步一喘，数里，始历高巅。四望白云，迷漫一色，平铺峰下。诸峰朵朵，仅露一顶，日光映之，如冰壶瑶界，不辨海陆。然海中玉环一抹[24]，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内石笋森森，参差不一。三面翠崖环绕，更胜灵岩。但谷幽境绝，惟闻水声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峰峦累累，下伏如丘垤[25]，惟东峰昂然独上，最东之常云，犹堪比肩。



导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峰，尚须越三尖。余从之，及越一尖，路已绝；再越一尖，而所登顶已有天半。自念《志》云[26]："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今山势渐下，而上湫之涧，却自东高峰发脉，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辙而东，望东峰之高者趋之，莲舟疲不能从。由旧路下，余与二奴东越二岭，人迹绝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又石片棱棱怒起，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峰尽处，一石如劈，向惧石锋撩人，至是且无锋置足矣！踌躇崖上，不敢复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遂脱奴足布四条[27]，悬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从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仅容足，无余地。望岩下斗深百丈[28]，欲谋复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不能飞陟。持布上试，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出险，还云静庵，日已渐西。主仆衣履俱敝，寻湖之兴衰矣。遂别而下，复至龙湫，则积雨之后，怒涛倾注，变幻极势，轰雷喷雪，大倍于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十五日　寺后觅方竹数握，细如枝；林中新条，大可径寸，柔不中

杖[29]，老柯斩伐殆尽矣！遂从岐度四十九盘，一路遵海而南，逾窑岙岭，往乐清[30]。

注释

①雁宕山：省称雁山，今作雁荡山。“宕”同“荡”，为积水长草的洼地。山中有荡，据传秋雁归时多宿此，故名。雁宕山在浙江温州市辖境，蟠跨瓯江南北，平阳县以西的为南雁宕山，中雁宕山在乐清县西部，北雁宕山在乐清县东北，古称“东瓯三雁”。北雁宕山面积最大，风景最佳，有102峰、14嶂、64岩、46洞、18瀑、10谷等。主峰百岗尖，海拔1057米。共530多个景点，游览面积达450平方公里，分灵峰、灵岩、大龙湫、雁湖、显胜门等景区，胜景多集中在南部，灵峰、灵岩、大龙湫为雁荡风景三绝。近年又新开发了仙桥及羊角洞景区。徐霞客所记指北雁荡山。

②温州府：治永嘉县，即今浙江温州市。

③黄岩：明为县，隶台州府，即今浙江黄岩县。

④步行三十里：原无“步行”二字，据四库本补。

⑤岙(ào 奥)：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带对山间平地的称呼。

⑥大荆驿：今仍作大荆，在乐清县东北隅。

⑦百尺：四库本作“百丈”。

⑧谢公岭：在乐清县东北，通往雁荡山的路上。相传晋代著名诗人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曾到这里游览过，故名。岭上有落屐亭，亦为纪念谢灵运而建。

⑨灵峰：高约270米，与右边的倚天峰相合如掌，称合掌峰、夫妻峰。峰前有灵峰寺，峰下有巨大的观音洞，即《游记》中所称灵峰洞。洞口有天王殿，洞内倚岩建有楼房十层，顶层为观音殿，有观音及十八罗汉像。附近还有南、北碧霄洞、苦竹洞、凤凰洞、长春洞、将军洞等，极洞府之胜。

⑩卓：直立。幞(fú 伏)：古代男子的头巾，又称幞头。幕：高挂的帷帐。

⑪窅(yǎo 杳)然：深远。

⑫罗汉：梵文音译“阿罗汉”的略称，为小乘佛教所理想的最高果位，指断绝嗜欲、解脱烦恼、不受生死轮回影响、受人敬仰崇拜的圣人。佛教寺院常有十八罗汉或五百罗汉的塑像。

⑬嶂(zhàng 障)：高险如屏障的山。

⑭绀(gàn 干)：红青色。

⑮灵岩：壁立干霄，状如屏风，亦称屏霞嶂。前为灵岩寺，寺前天柱、展旗两峰相对，称南天门，卧龙溪从中穿出。周围群峰环拥。

⑯鸟道：《华阳国志》：“鸟道四百里，以其险绝，兽犹无蹊，特上有飞鸟之道耳。”形容道路险绝。



⑰汤(shāng 商)汤:大水急流的样子。

⑱龙湫:此指大龙湫,在马鞍岭西4公里,水从高约190米的连云峰上飞坠潭中,为著名大瀑布。湫(qiū 秋),水潭。瀑布下为深潭。

⑲堂:四方而高的建筑。

⑳诺讵那:罗汉名,又作诺矩罗。相传诺矩那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代僧人贯修《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句,即指此景。

㉑廉(lián)纤:细雨。

㉒道人:修道的人,此处指和尚。

㉓跻(jī 绩):登。

㉔玉环:明代称玉环山,即乐清县东海中的玉环岛,现为浙江省玉环县。

㉕丘垤(dié 迭):小土堆。

㉖《志》:指《大明一统志》。下同。

㉗足布:裹脚布。

㉘斗:通"陡"。下同。

㉙中(zhòng 众):合,符合要求。

㉚乐清:明为县,隶温州府,即今浙江乐清县。



【今译】

自初九日离别天台山,初十日抵达黄岩。太阳已偏西,从南门走出三十里,歇宿于八岙的旅舍。

十一日　走过二十里路,登上盘山岭。遥望雁宕山的那些山峰,就像木芙蓉直插蓝天,片片花瓣般的景色扑进人的眼里。又前行二十里路,在大荆驿用饭。向南渡过一条溪水,见西边的山峰上点缀着一块圆石,奴仆们认定是两头陀岩,我则怀疑即是老僧岩,但又不很像。走了五里路,经过章家楼,才看清楚老僧岩的真实面目。穿着袈裟,头上秃顶,形象逼真地直立着,高约百尺。其侧边又有岩石像一小孩童弯腰曲背地跟随在后面,不过平时被老僧所遮掩罢了。从章家楼走出二里路,在山半腰处找到石梁洞。洞门东向,洞门口有一石桥,从洞顶斜插于地上,有如飞虹下垂。由石桥侧面的缝隙中一层一层地拾级而上,上面高而宽敞、空阔。坐下休息了好一会,才下山而去。由右边的山麓越过谢公岭,渡过一条溪涧,顺着溪涧岸向西走,就是去灵峰的道路。刚一转过山腋,就见两边的岩壁陡峭笔立,直亘云天,险峰重重叠

叠，形态万千，有的像刀削般直立，有的像群峰簇拥，有的像并列的竹笋，有的像挺拔的灵芝，有的像笔一般直立，有的像头巾一样倾斜。山洞洞口有的像卷起的帷帐，水潭有的碧绿得像澄清的蓝靛一般。双鸾峰如羽翼相接的双飞鸾，五老峰酷似五位联肩并行的老翁。走过景致如此幽奇的一里多路，到达灵峰寺。顺灵峰寺侧的山道登上灵峰洞。灵峰中部是空的，很特异地耸立于灵峰寺后，其侧面有缝隙可以进入。从缝隙处走过数十级石磴，直达窝顶上，深远处的平台方圆而宽敞，其中有十八罗汉等塑像。坐在平台上玩赏景色，直到暮色降临才返回灵峰寺。

十二日　饭后，从灵峰右侧山脚去寻觅碧霄洞。返回原路走，到达谢公岭下。从南边经过响岩，走五里路，到净名寺路口。再走进去寻觅水帘岩，所谓水帘岩，就是两崖相夹，流水从崖顶上飘落而下。走出水帘谷五里路，就到了灵岩寺。这里四面围合着绝壁，摩天劈地，通过曲折的小道进去，仿佛是另外开辟出来的一个广阔世界。灵岩寺位居其中间，南向，背后则是屏霞嶂。屏霞嶂顶部平而整齐，岩石呈紫色，高有数百丈，宽与高相称。屏霞嶂的最高处，左面是展旗峰，右面是天柱峰。介于屏霞嶂右胁与天柱峰当中的地方，最先看见的是龙鼻水。龙鼻水的出水洞穴，从岩石缝隙一直向上，像灵峰洞，但小一些。洞穴内岩石的颜色都呈黄紫色，唯独缝隙口有石纹一缕是青红色而又湿润，很像龙鳞龙爪的形状，从洞顶部连贯到洞底，落下的一端很像人的鼻子，鼻尖端的石孔可以容纳手指，水就从石孔内滴下来，注入石盆中。这就是屏霞嶂右边的第一奇景了。屏霞嶂西南面是独秀峰，比天柱峰小，但高度和岩石的尖锐却不相上下。独秀峰之下是卓笔峰，高度有独秀峰的一半，岩石的锋锐却与两峰一般。南面的山坳间，轰然向下飞泻的，就是小龙湫瀑布了。隔小龙湫瀑布与独秀峰相对的，是玉女峰。玉女峰顶开满鲜艳的春花，很像是插在玉女发髻上的装饰。从此经过双鸾峰，即以天柱峰为尽头。双鸾峰仅止有两座山峰并列耸起。峰际有“僧拜石”，身穿袈裟，伛偻着躯体的样子，很像老僧人。由屏霞嶂的左胁，介于展旗峰的中间地方，最前是安禅谷，安禅谷即屏霞嶂的下岩。东南面是石屏风，形状相似屏霞嶂，高度、宽处各为屏霞嶂的一半，正好插在屏霞嶂的尽头处。石屏风峰顶有“蟾蜍石”，与屏霞嶂侧面的“玉龟石”相对。从石屏风向南去，展旗峰侧面的褶皱中，有

小径一直通向峰顶上，石磴级的尽头处，有石门槛阻隔着。俯身石门槛而窥看，下临似乎看不到地，头顶上嵌镶着高高的天空。展旗峰外有两个圆孔，侧面有一个长孔，亮光从孔中射进来，别有一种境界，这就是天聪洞，是屏霞嶂左方的第一奇景。尖峰与高山重重叠叠，左右回环相对，奇异精巧的景致层出不穷，真不愧为天下奇观！而小龙湫瀑布的水向下流，流经天柱峰、展旗峰，有石桥横跨溪流之上，灵岩寺的山门则面对石桥。石桥外面，可看见含珠岩在天柱峰麓，顶珠峰则在展旗峰之上。这又是灵岩寺的外观了。

十三日　从灵岩寺山门出来，顺山麓向右走，一路上只见山崖、岩壁参差不齐，流霞与山间的色彩相辉映。高峻而顶部平展的，是板嶂岩。板嶂岩下耸立而又尖又窄狭的，是小剪刀峰。再往前，重重叠叠的山岩之上，一座亭亭玉立的山峰直插云天，那就是观音岩。观音岩侧面则是马鞍岭横亘在前方。险要的山道盘旋、曲折，越过山坳向右转，有溪流浩浩荡荡，山涧底部的石头平坦得像细磨刀石。沿着山涧深处前进，大约离开灵岩寺十余里，经过常云峰，就见大剪刀峰介立于涧旁。大剪刀峰北面，重岩陡然耸起，它的名称叫连云峰。从这里，山环水绕，峰回壁合，岩崖穷尽了。大龙湫瀑布的流水，轰然下泻，直捣潭中。山岩的态势开展而陡峭，而流水没有河床承受，于是腾空飘荡而下，顿时令人目眩而心有恐惧。水潭上方建有庙堂，相传是诺讵那罗汉观赏流泉的地方。从庙堂后面沿石级直上，有座建在岩壁上的亭榭犹如鸟儿展翅一般。面对瀑布踞坐着观赏了很久，才走下山岩回到庵中吃饭。蒙蒙细雨下个不止，然而我的心神早已飞到雁湖山顶。于是，冒雨到达常云峰，从常云峰半腰的道松洞外，攀登非常陡险的石磴有三里之多，奔赴白云庵。人已空而庵已坍塌，一个和尚在草莽中，见有客人到来，望了望就离开了。再进入一里路，有云静庵，于是在此投宿。清隐和尚已病卧在床数十年，还能与客人谈笑。我见四周山峰乌云笼罩，细雨不止，凄凉寒冷，不能不为明天早晨的旅程担忧。



十四日　天忽然间晴朗起来，于是强请清隐和尚的徒弟作向导。清隐说，雁湖中长满了草，已变成荒芜之田，白白地到此，再没有其他可去之处，但可以送我到峰顶。我想，只要到达峰顶，便可得以游览雁湖。于是每人手握一根拐杖，在深草中攀登，一步一喘地走了数里路，才到达高峰之巅。四下一望，白云弥漫，一片白色平铺山峰下面。各

座山峰就像云海中的朵朵鲜花，仅只露出一点峰顶，阳光辉映在峰顶之上，这景致就好像盛冰的玉壶、清净洁白的瑶台神仙世界一般，让人不能辨别哪是云海、哪是山川陆地！然而，那云海中的玉环山有如轻微的一抹飘带，似乎可以俯身去拾起来。向北远望，山坳中岩壁削立，里面石笋茂盛繁密，参差不一。三面有布满绿树的山崖环绕，景致更比灵岩寺优美。但山谷幽深而境地非常陡险，只听见潺潺的流水声，无法辨别出是从什么地方传来。遥望四周，峰峦累累，低伏的有如小土堆，又有东面的山峰昂然独自向上高耸，最东边的常云峰，还能够与之相当。

当向导的和尚告退时，指点说雁湖在西面中部的一山峰上，还需要翻越三道尖山。我听从向导的话，等到翻越过一座尖山，路已绝断；再越过一座尖山，一看所要登临的山顶，已经在天的中间。自己想，《大明一统志》说："雁荡在山顶，龙湫瀑布的流水，就是从雁荡而来。"现在山的地势逐渐下降，而上龙湫的山涧，却是从东面的高峰发脉，距离这里已隔开两道山谷。于是改变行走路线向东走，望着东面诸峰中的高峻山峰趋赴。莲舟和尚感到疲劳，不能跟上我。由原路向下走，我与两个奴仆向东越过两座山岭，人迹完全消失了。接着，前面的山越来越高，山脊越来越狭窄，两边相夹的岩壁直立，使人感到像在刀背上行走。而且石片的棱角、锋芒非常突出，每越过一道山脊，即遇到一座陡峭的山峰，都是从如刀剑般锋利的石片的缝隙中攀援而上。就像这样地攀越了多次，但见所经境地难以容足，又怎么能容纳下一个湖泊呢？接着就是高峰的尽头处，一座石壁如刀劈一般陡峭，我一向惧怕石片锋利逼人，而到这里已经是没有锋利的石片可以放置脚了！在山崖上踌躇再三，不敢再由原来的小道返回。俯瞰南面的岩壁上有一石级，于是叫奴仆们脱下四条裹脚布接成布绳，从悬崖上悬空垂下，先让一奴仆顺布缒下去，我第二个跟从他缒下，想着可以找到攀援的路。等下到石级处，仅仅能容纳脚，再没有多余的地方。遥望岩壁下面，非常陡峭，深有百丈，想要设法再攀援上去，而上面的岩石嵌在空中三丈多高的地方，不能飞越登高上去。手拉布绳试着往上攀登，布绳被凸突的锋利石头所紧勒，忽然中断。重新把布绳续接好使它悬空，竭尽全力挽布绳腾空跳跃，得以再次攀登到上面的岩石上。脱离险境，回到云静庵时，太阳已渐渐西坠。主人及奴仆们的衣服和鞋子全都弄得

破敝不堪,寻觅雁湖的兴致大为衰落。于是,告别清隐师徒下山,再次到龙湫瀑布。而溪水积攒了雨水后,怒涛奔腾,倾泻而下,态势变幻极大,瀑布如喷雪,声大如雷轰鸣,水势比昨天增大一倍。一直坐到天黑才出山门,南行四里路,宿歇于能仁寺。

十五日　在能仁寺后寻觅到方竹好几把,竹细如树枝。竹林中新长的竹条,大的径围可达一寸,比较柔软,不适合做手杖,而老的竹杖已经砍伐殆尽了!于是,从岔道度过四十九盘岭,一路顺着东海边向南行,翻越窑岙岭,往乐清县而去。





游白岳山日记[①]徽州府[②]休宁县[③]

【题解】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徐霞客出游今安徽、福建的白岳山、黄山、武彝山。《游白岳山日记》是徐霞客这次游白岳山的日记。

白岳山即今齐云山,在安徽休宁县。这年正月二十六日,徐霞客出休宁县西门,至二月初一日皆在白岳山。先游览东部的齐云岩景区,历天门、珠帘水、榔梅庵、太素宫、文昌阁、舍身崖诸胜,并眺览三姑峰、五老峰、紫霄崖。后经西天门、双溪街游览了西部的石桥岩景区,观石桥飞虹、龙涎泉,登棋盘石,游观音岩,寻龙井。在山上阻雪数日,冰、雪、霰、雾迭现,为这次旅游增添了情趣。对这些,霞客均有生动的描绘。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徐霞客重游白岳山,但未见游记。

【原文】

丙辰岁,余同浔阳叔翁,于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宁。出西门。其溪自祁门县来[④],经白岳,循县而南,至梅口,会郡溪入浙[⑤]。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⑥]。过桥,依山麓十里,至岩下已暮[⑦]。登山五里,借庙中灯,冒雪蹑冰[⑧],二里,过天门,里许,入榔梅庵。路经天门、珠帘之胜,俱不暇辨,但闻树间冰响铮铮。入庵后,大霰作,浔阳与奴子俱后。余独卧山房,夜听水声屋溜,竟不能寐。

二十七日　起视满山冰花玉树，迷漫一色。坐楼中，适浔阳并奴至，乃登太素宫。宫北向，玄帝像乃百鸟衔泥所成，色黧黑[9]。像成于宋，殿新于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庙御制也[10]。左右为王灵官、赵元帅殿，俱雄丽。背倚玉屏[11]，前临香炉峰。峰突起数十丈，如覆钟，未游台、宕者或奇之。出庙左，至舍身崖，转而上为紫玉屏，再西为紫霄崖[12]，俱危耸杰起。再西为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阁据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颇似笔架。

返榔梅，循夜来路，下天梯。则石崖三面为围，上覆下嵌，绝似行廊。循崖而行，泉飞落其外，为珠帘水。嵌之深处，为罗汉洞，外开内伏，深且十五里，东南通南渡。崖尽处为天门。崖石中空，人出入其间，高爽飞突，正如阊阖[13]。门外乔楠中峙，蟠青丛翠。门内石崖一带，珠帘飞洒，奇为第一。返宿庵中，访五井、桥崖之胜，羽士汪伯化[14]，约明晨同行。



二十八日　梦中闻人言大雪，促奴起视，弥山漫谷矣。余强卧。巳刻，同伯化蹑屐，二里，复抵文昌阁。览地天一色，虽阻游五井，更益奇观。

二十九日　奴子报："云开，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来所未睹，然寒威殊甚。方促伯化共饭。饭已，大雪复至，飞积盈尺。偶步楼前，则香炉峰正峙其前。楼后出一羽士曰程振华者，为余谈九井、桥岩、傅岩诸胜。

三十日　雪甚，兼雾浓，咫尺不辨。伯化携酒至舍身崖，饮睇元阁。阁在崖侧，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峰峦灭影，近若香炉峰，亦不能见。

二月初一日　东方一缕云开，已而大朗。浔阳以足裂留庵中。余急同伯化蹑西天门而下。十里，过双溪街，山势已开。五里，山复渐合，溪环石映，倍有佳趣。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桥岩[15]。桥侧外岩，高亘如白岳之紫霄。岩下俱因岩为殿。山石皆紫，独有一青石龙蜿蜒于内，头垂空尺余，水下滴，曰龙涎泉，颇如雁宕龙鼻水。岩之右，一山横跨而中空，即石桥也。飞虹垂蛛[16]，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对其上，众峰环侍，较胜齐云天门。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架两山间；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灵幻矣！穿桥而入，里许，为内岩。上有飞泉飘洒，中有僧斋，颇胜。

还饭于外岩。觅导循崖左下。灌莽中两山夹涧，路棘雪迷，行甚艰。导者劝余趋傅岩，不必向观音岩。余恐不能兼棋盘、龙井之胜，不许。行二里，得涧一泓[17]，深碧无底，亦"龙井"也。又三里，崖绝涧穷，悬瀑忽自山坳挂下数丈，亦此中奇境。转而上跻，行山脊二里，则棋盘石高峙山巅，形如擎菌，大且数围。登之，积雪如玉。回望傅岩，屼嵲云际[18]。由彼抵棋盘亦近，悔不从导者。石旁有文殊庵，竹石清映。转东而南，二里，越岭二重，山半得观音岩。禅院清整，然无奇景，尤悔觌面失傅岩也[19]。仍越岭东下深坑，石涧四合，时有深潭，大为渊，小如臼，皆云"龙井"，不能别其孰为"五"，孰为"九"。凡三里，石岩中石脉隐隐，导者指其一为青龙，一为白龙，余笑领之[20]。又乱崖间望见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横石跨之，颇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请速循涧觅大龙井。忽遇僧自黄山来，云："出此即大溪，行将何观？"遂返。

里余，从别径向漆树园。行巉石乱流间，返照映深木，一往幽丽。三里，跻其巅，余以为高埒齐云[21]，及望之，则文昌阁犹巍然也。五老峰正对阁而起，五老之东为独耸寨，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门，五老之西为展旗峰，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桥。余向出西天门，今自芙蓉桥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犹殢日色[22]，遂先登，则落照正在五老间。归庵，已晚餐矣。相与追述所历，始知大龙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为僧所阻，亦数也！



注释

①白岳山：在安徽休宁县城西 15 公里，今通称齐云山。周百余里，从天门而入，有 36 峰，72 崖，洞、泉遍布，以齐云岩、石桥岩、廊岩、白岳岭最胜。《游记》所称白岳山系指今齐云山全境。

②徽州府：治歙县，即今安徽歙（shè 设）县。《游记》中又称徽郡。

③休宁县：原无此三字，据四库本补。休宁，明为县，隶徽州府，即今安徽休宁县。

④丙辰岁：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 1616 年。祁门县：隶徽州府，即今安徽祁门县。

⑤浙：即浙溪水，即今率水，为新安江上游。此处入浙之溪明代称吉阳水，即今横江。

⑥南渡：今作兰渡，在休宁县稍西，横江南岸。

⑦岩下：应即今岩前，又称岩脚，在休宁县西隅，横江南岸。

⑧蹑(niè 聂):踩。

⑨黧(lí 黎):黑里带黄的颜色。

⑩世庙御制:皇帝死后,特立名号于太庙,立室奉祀,因有庙号,为已死皇帝的代称。世庙即明世宗朱厚熜。御(yù 玉),对帝王所作所为及所用物的敬称。

⑪玉屏:应即齐云岩,又称云岩,在白岳岭西北。左一峰称石鼓,右一峰称石钟。其下原有太素宫,四周有五老峰、三姑峰、天门诸胜。

⑫紫霄崖:崖前有紫驼峰,酷似骆驼。崖下昔有玉虚宫,又称紫霄宫,今存明代画家唐寅撰书《紫霄宫玄帝碑铭》。

⑬阊阖(chāng hé 昌合):传说中的天门。

⑭羽士:又称羽人,为传说中的仙人。因道士多求成仙飞升,故道士亦别称羽士。

⑮石桥岩:在白岳岭西,原名岐山,有石门寺、大龙宫、天泉岩诸景。大龙宫有石龙口喷泉水,天泉岩泉水四时不绝。

⑯蝀(dōng 东):即螮蝀,为虹的别称。

⑰泓(hóng 洪):深水。

⑱屼嵲(wù niè 兀聂):高耸。

⑲觌(dí 敌):相见。

⑳颔(hàn 汗)之:微微点头,表示理会、赞同。

㉑埒(liè 列):同等。

㉒殢(tì 替):滞留。



【今译】

丙辰年,我同浔阳的叔翁,于正月二十六日,一起到徽州府休宁县。走出县城西门。那条溪水从祁门县流来,经过白岳山,顺着县城向南流,到梅口后汇合郡溪水流入浙溪水。沿着溪流而上行,走二十里路,到达南渡。经过一座桥,依顺山麓走十里路,到达岩下时已是傍晚。登山走五里路,借用庙里的灯笼,冒着漫天雪花,踩着一路冰棱,走二里路,经过天门,再走一里左右,就进入榔梅庵中。路途中经过天门、珠帘两地胜景,都没有闲暇去辨别观赏,仅只听到树林中冰棱坠落时铮铮的响声。走过榔梅庵后,一场大冰雹从天而降,而浔阳叔翁与奴仆僮子都还在后面。我一个人独自躺在山房中的床上,一整夜都听到屋檐的滴水声,竟然不能入睡。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后,但见满山都是冰花玉树,天地迷漫着一色的银白。坐在楼中,恰好浔阳叔翁并奴仆都到了,于是一同登上太

素宫。太素宫北向,传说玄帝的塑像乃是百鸟衔来泥土所塑成,脸色黧黑。塑像完成于宋代,大殿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新建而成,庭院中的碑文,是明世宗皇帝亲自下令制作的。左右两边是祀祭王灵官、赵公元帅的殿堂,都很雄伟壮丽。太素宫背倚玉屏似的齐云岩,前临香炉峰。香炉峰耸起有数十丈高,像只倒覆的钟,没有游览过天台山、雁宕山的人有的对它感到很神奇。从庙的左面出来,到了舍身崖,踅转而上,就是紫玉屏,再西边是紫霄崖,都高耸而特别突起。再往西是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阁则据立其前。五老峰像五位老人并肩而立,不怎么陡峭,倒很像一个笔架。

返回榔梅庵,顺着夜里走的来路,走下天梯。但见三面被石崖所包围,上有石崖覆盖,下面则镶嵌于石崖中间,非常像走廊。沿着石崖前行,泉水飞落于石崖外面,就是珠帘水胜景。嵌在石崖深处的,是罗汉洞,洞外开阔而洞内低矮,纵深却有十五里,东南方向可通南渡。石崖穷尽处就是天门。崖石中间是空洞,人在洞中出入,感到高阔气爽而飞檐突兀,正像传说中的天门。天门外,高大的楠树当中峙立,青松蟠曲,绿树丛丛。天门内的石崖一带,珠帘水飞洒而下,为第一奇景。返回榔梅庵歇宿,寻问五井、桥崖的胜景情况,道士汪伯化邀约我明天早晨与他同行。

二十八日　睡梦中听见有人说下大雪,催促奴仆起床查看,白雪已满山遍谷了。我勉强卧床。上午巳刻时分,同汪伯化穿好鞋上路,走二里路,又抵达文昌阁。看天地间茫茫一片白色,虽然五井胜景的游览被阻,但这更加增添了奇景之观。

二十九日　奴仆报告说:"云已散开,太阳光已浮现在树林梢端了。"我急忙披好衣服起床,只见蓝天一色,是半个月以来所没有见到过的好天气,然而寒威还非常的厉害。于是催促汪伯化一同用饭。吃完饭,大雪又重新下起来,飞雪积起来超过一尺厚。偶尔走到楼前,只见香炉峰正正地峙立于前方。楼后走出一位叫程振华的道士,为我讲述九井、桥岩、傅岩各处胜景的情况。

三十日　雪下得更大,兼有浓雾弥漫,使人咫尺之间不能辨别方向。汪伯化带着酒至舍身崖,在睇元阁里共饮赏雪。睇元阁在山崖侧面,冰柱一根根从崖上下垂,长的竟然有一丈。峰峦的影像都已消失于雪雾之中,像香炉峰这样距离很近的,人也不能看见它的影像。

二月初一日　东方一缕云彩散开，接着天空大大晴朗起来。浔阳叔翁因为脚被冻裂，无法行走而留歇于榔梅庵中。我急着同汪伯化顺着西天门而下行。走了十里路，经过双溪街，山势已显得开阔。又走五里路，山势重又渐渐地合拢，溪水环绕，山石倒映溪水中，使愉快的游兴倍增。走完三里路，由山溪口顺着小路进去，翻越过一座山，经过二里路，到达石桥岩。石桥岩侧面的外岩，高峻绵延有如白岳山的紫霄岩。外岩下，都是利用岩石作为殿堂。山岩的颜色都是紫的，唯独只有一条蜿蜒的青色石龙在里面，龙头垂突有一尺多高，水从龙口往下滴淌，叫做龙涎泉，很像雁宕山的龙鼻水。外岩的右面，一座山横跨而过，山的中间是空的，这就是石桥了。石桥似彩虹飞架，下面空的地方恰好像半月。坐在石桥下面，隔山还有一山突耸起来，拱对石桥之上，四周有很多山峰环围，景致比齐云山天门更美。就是天台山的石梁，也只是一巨石架在两山之间；而这里以一座山高架两边，中间一半是空的，更是灵巧奇幻了！穿过石桥，走了一里多路，就是内岩。内岩上有飞泉飘洒，中间还有僧人供给斋饭，真是在佳境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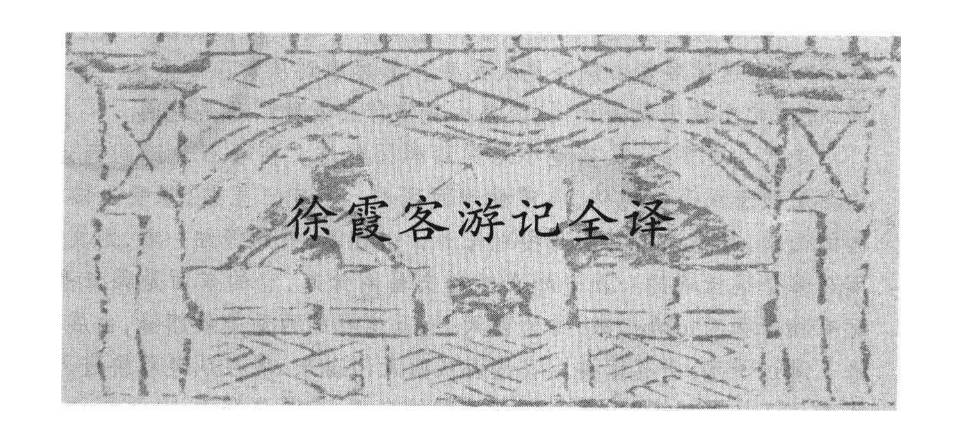


返回外岩吃饭。寻觅到一位向导，得以顺着山崖的左边下山。灌木草莽中的两座山之间夹有一条溪涧，道路难走，加上漫天大雪迷漫，行走非常艰难。向导劝我去傅岩，不必去观音岩。我担心不能兼顾游览棋盘、龙井的胜景，没有应允。走了二里路，看到溪涧中有一潭深水，碧绿得像是深而无底，也像是“龙井”了。又走三里路，山崖和山涧都已穷尽了，高悬的瀑布忽然从山坳间飞挂下来数丈，也是此中奇异的胜境。踅转而往上攀登，在山脊口行走二里路，就见棋盘石高高的峙立于山顶，形状像往上托起的一朵菌，大有好几围。登上棋盘石，上面覆盖的积雪就像洁白的玉。回头看傅岩，高耸于云际。由傅岩到棋盘石距离也很近，后悔没有听从向导的话。棋盘石旁有座文殊庵，庵中的翠竹碧绿、山石清秀，相互辉映。转向东再朝南走二里路，翻越两座山岭，在山腰处见到观音岩。观音岩禅院清净整洁，然而并没有什么奇异的景观。特别后悔的是已看到傅岩却失去了游览傅岩的良机。仍旧翻越山岭朝东方走下深坑，石涧四周有山崖围合，不时有深水潭，大的是渊，小的有如杵臼，都说是“龙井”，不能分别出哪处是“五龙井”，哪一处是“九龙井”。往前总共又走了三里路，石岩中石脉隐隐约约，向导指其中之一处说是“青龙”，指另一处说是“白龙”，我微笑

着点头。又在乱崖中间看见一块石头嵌在崖壁,悬垂空中,有水往下流注,外面有横石跨越,很像天台山的石梁。道士汪伯化因为天色近晚,请求我迅速顺着山涧寻觅大龙井。忽然遇到从黄山归来的一位和尚,说:“走出这里就是大溪,还要去观赏什么景致?”于是返回。

走过一里多路,从其他小路向漆树园前进。在巉石乱流间奔走,夕阳反照着深邃的树林,非常幽静而瑰丽。走完三里路,攀登上漆树园的山顶,我原以为其山高峻可与齐云山相等,等到仔细一看,则文昌阁还算是很巍峨的。五老峰正对着文昌阁耸起,它的东面是独耸寨,顺着独耸寨的山坳出来,称为西天门;五老峰的西面是展旗峰,由展旗峰下渡过溪水,叫芙蓉桥。我过去从西天门出来,现在从芙蓉桥进入。我看见三姑岩的旁边,还滞留着夕阳的光辉,于是先登而上,见那西下的夕阳正在五老峰之间冉冉下坠。回归榔梅庵时,已经是吃晚餐的时候了。相互追述这一天的经历,才知道大龙井正在大溪口,足趾都已经触及了,却为和尚所阻止而不能游览,这也是天数了!





游黄山日记[①]徽州府

【题解】

《游黄山日记》是徐霞客第一次登黄山的游记。

黄山在今安徽省南部，为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万历四十四年（公元 1616 年），徐霞客游白岳山后，于二月初三日到汤口。在黄山九天，浴汤池后从南往北登山，历祥符寺、慈光寺、天门，登平天矼、狮子峰，游狮子林、接引崖，直到松谷庵。由原路下山，十一日出汤口。

徐霞客游黄山时，大雪已封山三月，游兴不为所阻。"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倾侧岭岈，兀兀欲动。""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从行者俱循此法得度。"沿途他详记气象变化；应用比较方法抓住每个山川景物的特点；留心观察黄山奇松，正确阐明了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最后详析了黄山周围各水的源流。

【原文】

初二日　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桥。渡大溪，循别溪，依山北行。十里，两山峭逼如门，溪为之束。越而下，平畴颇广。二十里，为猪坑。由小路登虎岭，路甚峻。十里，至岭。五里，越其麓。北望黄山诸峰，片片可掇[②]。又三里，为古楼坳。溪甚阔，水涨无梁，木片弥布一溪[③]，涉之甚难。二里，宿高桥。

初三日　随樵者行，久之，越岭二重。下而复上，又越一重。两岭

俱峻,曰双岭。共十五里,过江村[4]。二十里,抵汤口[5],香溪、温泉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渐上,雪且没趾。五里,抵祥符寺[6]。汤泉在隔溪[7],遂俱解衣赴汤池。池前临溪,后倚壁,三面石甃,上环石如桥。汤深三尺,时凝寒未解,而汤气郁然[8],水泡池底汩汩起,气本香冽[9]。黄贞父谓其不及盘山[10],以汤口、焦村孔道[11],浴者太杂遝也[12]。浴毕,返寺。僧挥印引登莲花庵,蹑雪循涧以上。涧水三转,下注而深泓者,曰白龙潭;再上而停涵石间者,曰丹井。井旁有石突起,曰“药臼”,曰“药铫”。宛转随溪,群峰环耸,木石掩映。如此一里,得一庵,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堂中香炉及钟鼓架,俱天然古木根所为。遂返寺宿。

初四日　兀坐听雪溜竟日[13]。

初五日　云气甚恶,余强卧至午起。挥印言慈光寺颇近,令其徒引。过汤池,仰见一崖,中悬鸟道,两旁泉泻如练。余即从此攀跻上,泉光云气,撩绕衣裾。已转而右,则茅庵上下,磬韵香烟,穿石而出,即慈光寺也[14]。寺旧名硃砂庵。比丘为余言[15]:“山顶诸静室,径为雪封者两月。今早遣人送粮,山半雪没腰而返。”余兴大阻,由大路二里下山,遂引被卧。

初六日　天色甚朗。觅导者各携筇上山,过慈光寺。从左上,石峰环夹,其中石级为积雪所平,一望如玉。疏木茸茸中,仰见群峰盘结[16],天都独巍然上挺。数里,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从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冈,则莲花、云门诸峰,争奇竞秀,若为天都拥卫者。由此而入,绝巘危崖[17],尽皆怪松悬结。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鬣[18],盘根虬干[19],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间,冉冉僧一群从天而下[20],俱合掌言:“阻雪山中已三月,今以觅粮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诸庵,俱已下山,后海山路尚未通,惟莲花洞可行耳。”已而从天都峰侧攀而上,透峰罅而下,东转即莲花洞路也。余急于光明顶、石笋矼之胜[21],遂循莲花峰而北。上下数次,至天门。两壁夹立,中阔摩肩,高数十丈,仰面而度,阴森悚骨。其内积雪更深,凿冰上跻,过此得平顶,即所谓前海也。由此更上一峰,至平天矼。矼之兀突独耸者,为光明顶[22]。由矼而下,即所谓后海也。盖平天矼阳为前海,阴为后海,乃极高处,

四面皆峻坞，此独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莲花二峰最峻，其阳属徽之歙，其阴属宁之太平[23]。

余至平天矼。欲望光明顶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24]，遂入矼后一庵。庵僧俱踞石向阳。主僧曰智空，见客色饥，先以粥饷。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谓余曰："公有余力，可先登光明顶而后中食，则今日犹可抵石笋矼，宿是师处矣。"余如言登顶，则天都、莲花并肩其前，翠微、三海门环绕于后，下瞰绝壁峭岫，罗列坞中，即丞相原也。顶前一石，伏而复起，势若中断，独悬坞中，上有怪松盘盖。余侧身攀踞其上，而浔阳踞大顶相对，各夸胜绝。

下入庵，黄粱已熟。饭后，北向过一岭，踯躅菁莽中，入一庵，曰狮子林[25]，即智空所指宿处。主僧霞光，已待我庵前矣。遂指庵北二峰曰："公可先了此胜。"从之。俯窥其阴，则乱峰列岫，争奇并起。循之西，崖忽中断，架木连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谓接引崖也[26]。度崖，穿石罅而上，乱石危缀间，构木为石，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窥更雄胜耳。下崖，循而东，里许，为石笋矼。矼脊斜亘，两夹悬坞中，乱峰森罗，其西一面即接引崖所窥者。矼侧一峰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27]，正与接引崖对瞰，峰回岫转，顿改前观。



下峰，则落照拥树，谓明晴可卜，踊跃归庵。霞光设茶，引登前楼。西望碧痕一缕，余疑山影。僧谓："山影夜望甚近，此当是云气。"余默然，知为雨兆也。

初七日　四山雾合。少顷，庵之东北已开，西南腻甚[28]，若以庵为界者，即狮子峰亦在时出时没间。晨餐后，由接引崖践雪下。坞半一峰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干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结，蟠翠三丈余，其根穿石上下，几与峰等，所谓"扰龙松"是也。

攀玩移时，望狮子峰已出，遂杖而西。是峰在庵西南，为案山。二里，蹑其巅，则三面拔立坞中，其下森峰列岫，自石笋、接引两坞迤逦至此[29]，环结又成一胜。登眺间，沉雾渐爽[30]，急由石笋矼北转而下，正昨日峰头所望森阴径也。群峰或上或下，或巨或纤，或直或欹，与身穿绕而过。俯窥辗顾，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31]。

行五里，左峰腋一窦透明[32]，曰"天窗"。又前，峰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状，则"僧坐石"也。下五里，径稍夷[33]，循涧而行。忽前涧乱石纵横，路为之塞。越石久之，一阙新崩，片片欲堕，始得路。仰视峰顶，黄

痕一方，中间绿字宛然可辨，是谓“天牌”，亦谓“仙人榜”。又前，鲤鱼石；又前，白龙池。共十五里，一茅出涧边，为松谷庵旧基。再五里，循溪东西行，又过五水，则松谷庵矣。再循溪下，溪边香气袭人，则一梅亭亭正发，山寒稽雪[34]，至是始芳。抵青龙潭，一泓深碧，更会两溪，比白龙潭势既雄壮，而大石磊落，奔流乱注，远近群峰环拱，亦佳境也[35]。还餐松谷，往宿旧庵。余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询之，须下岭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至太平县共三十五里云。

初八日　拟寻石笋奥境，竟为天夺，浓雾迷漫。抵狮子林，风愈大，雾亦愈厚。余急欲趋炼丹台，遂转西南。三里，为雾所迷，偶得一庵，入焉。雨大至，遂宿此。

初九日　逾午少霁。庵僧慈明，甚夸西南一带峰岫不减石笋矼，有“秃颅朝天[36]”、“达摩面壁”诸名。余拉浔阳蹈乱流至壑中，北向即翠微诸峦，南向即丹台诸坞，大抵可与狮峰竞驾，未得比肩石笋也。雨踵至，急返庵。

初十日　晨雨如注，午少停。策杖二里，过飞来峰，此平天矼之西北岭也。其阳坞中，峰壁森峭，正与丹台环绕[37]。二里，抵台。一峰西垂，顶颇平伏。三面壁翠合沓[38]，前一小峰起坞中，其外则翠微峰、三海门蹄股拱峙。登眺久之。东南一里，绕出平天矼下。雨复大至，急下天门。两崖隘肩，崖额飞泉，俱从人顶泼下。出天门，危崖悬叠，路缘崖半，比后海一带森峰峭壁，又转一境。“海螺石”即在崖旁，宛转酷肖，来时忽不及察，今行雨中，颇稔其异[39]，询之始知。已趋大悲庵，由其旁复趋一庵，宿悟空上人处。

十一日　上百步云梯。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倾侧崆岈，兀兀欲动[40]，前下时以雪掩其险，至此骨意俱悚。上云梯，即登莲花峰道。又下转，由峰侧而入，即文殊院、莲花洞道也。以雨不止，乃下山，入汤院，复浴。由汤口出，二十里抵芳村，十五里抵东潭，溪涨不能渡而止。黄山之流，如松谷、焦村，俱北出太平；即南流如汤口，亦北转太平入江；惟汤口西有流，至芳村而巨，南趋岩镇，至府西北与绩溪会[41]。

注释

①黄山：原名黟山，唐天宝后改今名。相传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公同在此炼丹，故名黄山，亦称黄岳。位于安徽黄山市南，面积约 154 平方公里。黄山烟云翻

飞浩瀚，如浪卷重山，絮掩深谷，因称黄海。以中部的平天矼光明顶为界，其北称后海，其南称前海。今又称以东为东海，以西为西海，光明顶周围为天海。黄山风景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最著名。近年加修了公路，又修通了从芜湖经过黄山边的铁路，交通颇便。

②掇(duō 多)：拾取。

③弥(mí 迷)：遍。

④村：原作"邨"。《游记》中邨、村同用，今全作"村"。江村：今作岗村，在黄山以南，沅溪右侧。

⑤汤口：今名同，在黄山南缘的公路边，是进入黄山的门户。

⑥祥符寺：后文又称汤寺。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 1013 年)。遗址在今黄山管理处的礼堂附近。

⑦汤：热水。汤泉：即黄山温泉，又称朱砂泉。海拔 630 米，以含重碳酸为主，水温 42℃，每小时出水量 48 吨，设有温泉浴室和游泳池。这里是黄山旅游的起点，各种服务设施齐备。



⑧郁(yù)然：水汽旺盛的样子。

⑨冽(liè 列)：清。

⑩盘山：在今天津蓟县西北 12 公里，主峰挂月峰海拔 864 米。有上中下三盘，下盘以水胜，中盘以石胜，上盘以松胜。上有五峰，又称东五台。曾被誉为"京东第一名胜"。后来，霞客亦曾亲至盘山。陈仁锡跋黄道周《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诗说："霞客游甚奇，无如盘山一游。予归自宣锦，憩山海……有盘山焉，竟数日不能去……归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剑及云中，无何而勇至。"霞客游盘山的时间，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考证为崇祯二年(公元 1629 年)。

⑪焦村：今名同，在黄山西侧。从汤口越黄山到焦村，是过去徽州到池州的要道。

⑫杂遝(tà 踏)：众多而杂乱。

⑬兀(wù 误)坐：枯坐。

⑭慈光寺：旧名硃砂庵，万历时敕封护国慈光寺，曾极盛一时。解放后建为宾馆，称慈光阁。

⑮比丘：系梵文音译，意为乞士，因初期在形式上以乞食为生而得名，指已受具足戒的男性，俗称和尚。

⑯群峰盘结：黄山有 36 大峰，即炼丹峰、天都峰、青鸾峰、钵盂峰、紫石峰、紫云峰、清潭峰、桃花峰、云门峰、浮丘峰、云际峰、圣泉峰、硃砂峰、莲花峰、容成峰、石人峰、石柱峰、松林峰、石床峰、云外峰、丹霞峰、石门峰、棋石峰、狮子峰、仙人峰、上升峰、仙都峰、轩辕峰、望仙峰、布水峰、叠障峰、翠微峰、九龙峰、芙蓉峰、飞龙峰、采石峰。另有 36 小峰，不具列。

⑰巘(yǎn 演):大小成两截的山。

⑱鬣(liè 列):松针。

⑲虬(qiú 求):为传说中的一种龙,常用来比喻树木枝干盘曲的怪状。

⑳冉冉:慢慢地。

㉑矼(gāng 扛):又作"杠",即石桥。

㉒光明顶:在黄山中部,海拔1840米,顶上今有黄山气象站。

㉓宁:即宁国府,治宣城,即今安徽宣城县。太平:明为县,隶宁国府,治今安徽黄山市东境、麻河西岸的仙源镇。

㉔枵(xiāo 消):空虚。腹甚枵:肚子很饥饿。

㉕狮子林:黄山北部有狮子峰,形如卧地的雄狮,狮首有丹霞峰,腰有清凉台,尾有曙光亭。狮子张口处有寺庙称狮子林,后毁,原址在今北海宾馆处。

㉖接引崖:应即今始信峰。

㉗壑(hè 贺):山沟。

㉘腻(nì 匿):凝滞。

㉙迤逦(yǐ lǐ 以里):曲折连绵。逦又作"迺"。

㉚爽:开朗。

㉛悚(sǒng 耸):恐惧。

㉜窦(dòu 豆):孔穴。

㉝夷(yí):平坦。

㉞稽(jī 积):留止。

㉟抵青龙潭句:黄山北部松谷溪中有五个龙潭,即青龙、乌龙、黄龙、白龙、油龙。五潭颜色各异,深浅不同。松谷庵就在附近。

㊱秃颅:无发为秃,秃颅即和尚。

㊲丹台:即炼丹台,在黄山中部炼丹峰下。峰上有石室,室内有炼丹灶,峰前即炼丹台,颇宽平,台下有炼丹源,隔谷有晒药岩。

㊳合沓(tà 踏):重叠。

㊴稔(rěn 忍):熟悉。

㊵崡岈(hán yà 含亚):中间空而深阔。兀(wù)兀:高耸特出。

㊶黄山之流句:松谷之水源自黄山往北流,即今凄溪河。焦村之水源自黄山往西流,再折北,即今秧溪河。汤口之流亦往北,即今麻河。汤口西之流明称新安江,今又称西溪。绩溪从绩溪县来,明代称为杨之水,即今练江。岩镇应即今岩寺,在歙县西境。



【今译】

初二日　从白岳山下山,走十里路,顺着山麓向西,抵达南溪桥。

渡过大溪，顺着别溪水，沿着山麓向北走。走十里路，就见两座山陡削而逼近像两扇门，溪水被它所约束。越过两山向下走，眼前平坦的田畴很宽广。走二十里路，就是猪坑。从小路攀登虎岭，路很险峻。又走十里路，到达虎岭。走完五里路，越过虎岭山麓。向北看，黄山的各座山峰，小如片片山石，似乎可以拾取。又走三里路，就是古楼坳。溪水很宽阔，溪水暴涨而又没有桥梁，木片遍布一条溪水，赤足涉过溪水很艰难。二里后，在高桥歇宿。

初三日　随着樵夫一同走，走了很久，翻越过两座山岭。下山后再重新爬上另一山，又翻越过一座山岭。两座山岭都很险峻，叫双岭。总共走了十五里，经过江村。走二十里路后，到达汤口，是香溪、温泉各条溪水所流出的地方。蜇转方向而进入山里，沿着溪水逐渐上山，雪埋没了脚趾。走五里路，抵达祥符寺。温泉就在隔溪可见处，于是大家都解衣脱鞋到温水池里洗澡。温泉池前临溪水，后倚岩壁，三面都用石头镶砌，上面环架着石条就像桥一样。温泉水深三尺，当时冬寒还没有解除，而温水气很旺盛，水泡从池子底部汩汩冒起来，气味原本就很清香。黄贞父说黄山的温泉不及盘山好，是因为汤口、焦村是交通孔道，来洗浴的人太多太杂。洗浴完毕，返回祥符寺。挥印和尚引导我们登山去莲花庵，顺着山涧、踏着积雪而上山。涧水三次转弯，往下流注入深深的一潭水中，那潭就叫白龙潭；再上的一处，山涧水在石头间的涵洞停歇，那涵洞叫丹井。丹井旁有石头突起，叫"药臼"，叫"药铫"。随着溪水宛转前行，四周有耸立的群峰环绕，树林与山石相互掩映。在这样的景致里走了一里路，找到一座寺庵，印我和尚因他事外出，我们不能进入庵堂歇憩。只见庵堂中的香炉及钟、鼓架，都是用天然的古树根雕凿而成。于是返回祥符寺住宿。



初四日　整天枯坐着听雪滑动的声音。

初五日　阴云、寒气很险恶，我强制自己睡在床上，到中午才起床。挥印和尚说慈光寺很近，叫他的徒弟引导我们去游览。经过温泉池，仰身见一山崖，其中间悬着艰险的小道，小道两旁倾泻而下的泉水就像雪白的绢匹。我就从这里攀登上去，泉水的闪光与云气，在衣服前后缭绕。后来转向右走，就见茅草寺庵上下，磬钹的声音与袅袅而起的香烟，穿越石头散发出来，这就是慈光寺。慈光寺旧名碟砂庵。和尚对我说："山顶上的各处静室，其道路被积雪封闭已两个月时间。

今早派遣人送去粮食,因山半腰积雪厚达人腰,无法通过而返回。”我的兴致受到极大阻碍,就从大道走了二里路下山,回到住所,拉过棉被睡觉。

初六日　天色很晴朗。寻觅到一位向导,各自拿着筇竹杖上山,经过慈光寺。从左面往上攀登,石峰环绕相夹,其中的石级被积雪覆盖得平平坦坦,一眼望去就像白玉一般。稀疏的树木披满茸茸的雪花,在其中仰视黄山群峰盘根错节,唯独天都峰巍然挺立于群峰之上。往上走数里路,石级越来越险峻,积雪越来越深,那些背阴的地方雪已冻结成冰,坚硬而溜滑,不容脚踩稳。我独自一人前进,拿着竹杖凿冰,挖出一个孔放置前脚,再凿一个孔,以移动后脚。跟从我的人都沿用这一方法得以通过。往上走到平冈,看见莲花峰、云门峰等各座山峰争奇竞秀,就像是替天都峰作护卫。从这里进去,无论是极陡峭的山,或是高峻的石崖上,全都是怪异的松树悬空盘结,高的不超过一丈,矮的仅有几寸,平顶上的松树松针很短,盘根错节而枝干弯曲如虬,越是短粗的越是老松,越是矮小的越是怪异,不意这奇山中又有此种奇异的品种啊!在奇松怪石交相辉映之间,一群和尚仿佛是从天而降,向我们慢慢走来,都合起掌说:“被雪阻隔在山中已三个月,现在因为寻觅粮食勉强走到这里。诸公为什么得以上山来?”又说:“我们前海各庵的僧人,都已下山;后海的山路尚未通行,只有莲花洞的路可以走了。”后来,就从天都峰侧面攀援而上,穿过山峰缝隙下山,向东转就是去莲花洞的路了。我急切地想游览光明顶、石笋矼的胜景,于是顺着莲花峰向北走,上上下下好几次,到达天门。天门两边有刀削般陡直的石壁相夹,中间宽仅能摩肩而行,高则数十丈,仰面向上度量,阴森得令人毛骨悚然。天门里积雪更深,凿出冰洞而向上攀登,走过这里就到平顶,就是人们所说的前海了。从这里再登上一峰,到达平天矼。平天矼上独耸而突兀的地方,是光明顶。从平天矼向下走,就是所谓的后海了。大约平天矼的南面是前海,北面是后海,就是最高的地方,四面都是险峻的凹地,唯独这里有如平地。前海的前面,天都、莲花两座山峰最高峻,它南面属于徽州府的歙县,它的北面属于宁国府的太平县。

我到平天矼时,很想朝光明顶攀登而上。山路已走了三十里,肚子感到很饥饿,于是走进平天矼后面的一座庵里。庵里的和尚都坐在

石头上面朝南方。主持和尚名叫智空,看见客人饥饿的神色,先用稀饭款待。并且说:"刚出来的太阳太明亮,恐怕以后不是长久的晴天气候。"于是指着一位和尚对我说:"徐公如果有余力,可以先登览光明顶而后再吃中饭,那今天还可以抵达石笋矼,晚上在这位禅师处歇宿。"我照他所说的登上光明顶,只见天都、莲花两峰在前方并肩而立,翠微、三海门在后面环绕,向下鸟瞰,极陡峭的山崖和峻峭的山岭,罗列于大山坞中,那就是丞相原了。光明顶前的一巨石,低伏一段后又重新峙立,其势就如中断一样,孤独地悬空于山坞中,石上有怪异的松树盘根错节地覆盖着。我侧身攀登到巨石上坐着,浔阳叔翁则坐在光明大顶上与我相对,各自夸耀景致的极为优美。

走下光明顶进入庵里,黄粱米饭已做熟了。饭后,向北走,经过一座山岭,在草木茂盛的林莽中徘徊,走进一座庵中,庵名叫狮子林,就是智空所指点的歇宿之处。狮子林的主持和尚霞光,已在庵前等待我了。他指着庵北面的两座山峰说:"徐公可以先行了结这处胜景的游览。"我听从他的话。俯身窥视两山峰的北面,只见峰峦众多、山岭并列,一起耸立着争相显示奇异。顺着两峰往西走,山崖忽然中断,架设木桥将两边连通,上面有一棵松树,可以攀引着越过木桥,即是所谓的接引崖了。过了接引崖。穿过石岩缝隙向上攀登。乱石间连缀的地方很危险,以木料作石梁相架,也可以在其中行走,然而不如坐在岩石上往下窥探,景致更壮丽。走下接引崖,顺小路往东行一里多路,就是石笋矼。石笋矼山脊倾斜连绵,两夹崖壁悬于山坞中,乱峰森罗万象,它西边的一面就是在接引崖上所窥视的地方。石笋矼侧面一山峰突起,上面很多奇石怪松。登上山峰顶,俯瞰山谷中,正好与接引崖对视,峰回山转,顿改前观。



走下山峰,只见夕阳拥围着松树,以为明天的晴朗是可以预卜了,不由得跳跃欢呼着赶回狮子林庵。霞光主持准备好茶水,引导我登上前楼。向西眺望,天边有一缕碧绿色的痕迹。我怀疑是山峰的阴影。霞光和尚说:"山影夜晚看起来很近,这应当是云气。"我一下子沉默无语,知道这是要下雨的预兆了。

初七日　四周的山都被雾掩合成一体了。一会儿,庵东北面的雾已经散开,而西南方的雾还很浓腻,如果以庵为分界处,就是很近的狮子峰也在雾中时现时没。早餐后,由接引崖踏着积雪下山。山坞半腰

上一座山峰突起，峰上有棵松树挣裂开石头而出，粗大的树干却高不到二尺，向斜面沿伸，弯曲盘结，翠绿的枝叶曲折环绕有三丈多长，树根上上下下穿过石岩，其长度几乎与山峰之高相等，这就是所谓的“扰龙松”了。

攀登游玩了一段时间，看看已走出狮子峰，于是拄着手杖往西走。这座山峰在狮子林庵的西南方，叫案山。走二里路后，登上案山之巅，三面拔地而起峙立山坞中，山下面是森罗万象的峰峦和众多的山岭，从石笋矼、接引崖两处山坞曲折连绵到这里，环绕盘结又形成一处胜景。登高远眺之间，浓雾渐渐轻爽开朗，急忙从石笋矼北面踅转而下，正是昨天在峰顶所看见的阴森道路了。群峰有的很高有的很低，有的巨大有的纤小，有的峭直有的倾斜，行进其中往往擦身穿绕而过。俯仰窥视，辗转回顾，每走一步都产生新奇的感觉；但是山谷深而积雪厚，每走一步都有一种恐惧。

走了五里路，见左边山峰腋部有一孔穴透出光明，称作“天窗”。又前行，山峰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的形状，则是“僧坐石”了。往下走五里路，道路稍稍平坦，顺着山涧水前行。忽然前面山涧中乱石纵横，路为之阻塞。越过乱石走了很久，见到新崩开的一个缺口，片片石壁似乎就要堕落，才重新找到行路。仰视峰顶，有黄色的一方痕迹，中间绿色的字宛然可辨认，这就叫“天牌”，也叫做“仙人榜”。又前行，到鲤鱼石；再往前行，是白龙池。总计走了十五里路，一座茅庐出现在涧水边，这是松谷庵的旧址。再走五里路，顺着溪水边向东西方向走，又渡过五条溪水，就到达松谷庵了。再顺着溪水往下走，溪边阵阵香气袭人，是一棵亭亭玉立的梅树正在开花，山谷严寒到处积雪，到这里才开始有花香芬芳。抵达青龙潭，这是一泓深得碧绿的水，又汇合了两条溪水，比之白龙潭，气势既雄壮，又有突兀的大石，奔流的溪水向潭中乱注，远处近处的群峰环卫着，也是一处优美的景观。回到松谷庵吃晚饭，在松谷庵旧址的茅庐里住宿。我初到松谷庵时，猜测已经是平地，等到这里询问人，说是还必须走下二重山岭，二十里山路后方能够找到平地，到太平县共有三十五里路云云。

初八日　准备去寻觅石笋矼的奥秘之境，不料竟然被上天所剥夺。浓雾迷漫山野，抵达狮子林时，风更大，雾也愈加浓厚。我急切想要疾趋炼丹台，于是转向西南方向。走三里路，被浓雾迷失了道路，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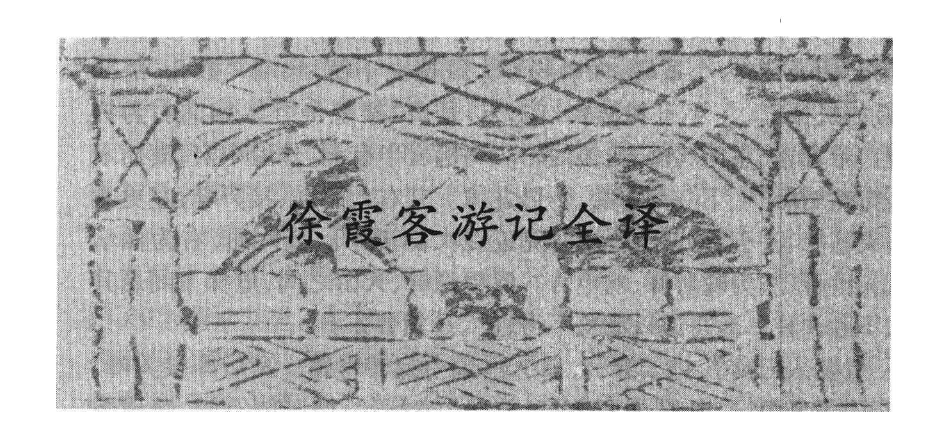
然得见一庵，就进入庵里。大雨下起来，于是只好在此住宿。

初九日　过了中午，天气稍稍晴朗。庵里的和尚慈明，很夸奖庵西南一带的山峰岩洞，认为不减石笋矼的险奇，有“秃颅朝天”、“达摩面壁”诸名胜可供游览。我拉着浔阳叔翁踏过乱流来到山谷之中，向北走就是翠微峰等各峰峦，向南走就是炼丹台等各山坞，景致大体上可与狮子峰并驾齐驱，而不能与石笋矼比肩一致了。雨接踵而至，我们急忙返回庵中。

初十日　早晨，大雨如注，中午时稍微停了一会儿。拄手杖走二里路，经过飞来峰，这是平天矼西北面的山岭。飞来峰南面的山坞中，山峰壁立陡峭，正好与炼丹台相互环绕。二里路后，抵达炼丹台。向西垂的一座山峰，峰顶很平坦，三面有青翠绿树覆盖的岩壁重重叠叠，前面一座小峰峦突起于山坞中，山坞外则是翠微峰、三海门像脚与腿一般地环卫峙立着。登上峰顶四处眺望了很久。向东南方走一里路，从天平矼下绕出来。大雨重又下起来，急忙走下天门。两旁狭隘得仅有肩宽，崖顶上的飞泉，都是从人头上泼下来。走出天门，高耸的山崖悬空重叠，道路沿着山崖半腰延伸，比之后海一带森严的山峰、陡峭的岩壁，又转变为另一种境地。“海螺石”就在岩崖旁边，宛转的形态非常像只海螺。来的时候忽略了，来不及仔细观察，现在在雨中行走，倒很熟悉它奇异之处，这是询问别人后才知道的。后来去大悲庵，从大悲庵旁又再去另一庵，在悟空上人处宿歇。



十一日　登上百步云梯。百步云梯的石磴很陡，似乎一直插入了蓝天，爬石磴时脚趾几乎触到脸腮，而且石磴的石条倾斜、中间空隙很大，高凸突兀，似乎在动。先前下山时因积雪掩盖了它的险要，到现在看清了不觉毛骨和心里都一齐恐惧起来。上完百步云梯，随即登上去莲花峰的路。又向下转，由莲花峰侧面前进，就是通向文殊院、莲花洞的路了。因为雨一直不停，于是下山，进温泉院里，再次沐浴。由汤口出来，行二十里路抵达芳村，走十五里抵达东潭，溪水暴涨不能过渡而停下来。黄山的溪流，如松谷溪、焦村溪，都是向北流出太平县；即便向南流的汤口溪，也向北转，流到太平县后再流向长江；唯独汤口西边有条溪流，到芳村而成巨流，向南流去岩镇，到徽州府西北面与绩溪汇合。



游武彝山日记[1] 福建建宁府崇安县

【题解】

《游武彝山日记》是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徐霞客游武彝山的游记。

武彝山又作武夷山,在福建崇安县。徐霞客游白岳山、黄山后,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游武彝山。先溯九曲溪舟行,抵六曲,登陆上大隐屏、天游峰,往西游小桃源、鼓子岩、灵峰,至狮子岩复乘舟由九曲顺流下,至四曲再登陆,觅大藏、小藏诸峰及一线天、会真观、换骨岩、水帘洞、杜辖岩等,至赤石街下舟返崇安。此行以舟行为主,舟上观,陆上探,巧妙安排,水陆兼顾,尽兴游赏。徐霞客此行不但寻幽揽胜,而且记录了船棺葬、张仙遗蜕、徐仙遗蜕、紫阳书院、御茶园等武彝山区的文物古迹。

【原文】

二月二十一日[2]　出崇安南门[3],觅舟。西北一溪自分水关,东北一溪自温岭关,合注于县南,通郡、省而入海。顺流三十里,见溪边一峰横欹,一峰独耸。余咤而瞩目,则欹者幔亭峰,耸者大王峰也[4]。峰南一溪,东向而入大溪者,即武彝溪也[5]。冲祐宫傍峰临溪。余欲先抵九曲,然后顺流探历,遂舍宫不登,逆流而进。流甚驶[6],舟子跣行溪间以挽舟[7]。第一曲,右为幔亭峰、大王峰,左为狮子峰、观音岩。而溪右

之濒水者曰水光石，上题刻殆遍。二曲之右为铁板嶂、翰墨岩，左为兜鍪峰、玉女峰。而板嶂之旁，崖壁峭立，间有三孔，作“品”字状。三曲右为会仙岩，左为小藏峰、大藏峰。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数孔，乱插木板如机杼[8]。一小舟斜架穴口木末，号曰“架壑舟”[9]。四曲右为钓鱼台、希真岩，左为鸡栖岩、晏仙岩。鸡栖岩半有洞，外隘中宏，横插木板，宛然埘桀[10]。下一潭深碧，为卧龙潭。其右大隐屏、接笋峰，左更衣台、天柱峰者，五曲也。文公书院正在大隐屏下。抵六曲，右为仙掌岩、天游峰，左为晚对峰、响声岩。回望隐屏、天游之间，危梯飞阁悬其上，不胜神往。而舟亦以溜急不得进[11]，还泊曹家石。

登陆入云窝[12]，排云穿石，俱从乱崖中宛转得路。窝后即接笋峰。峰骈附于大隐屏，其腰横两截痕，故曰“接笋”。循其侧石隘，跻磴数层，四山环翠，中留隙地如掌者，为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为接笋峰，口北为仙掌岩。仙掌之东为天游，天游之南为大隐屏。诸峰上皆峭绝，而下复攒凑[13]，外无磴道，独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岩更为奇矫也。从其中攀跻登隐屏，至绝壁处，悬大木为梯，贴壁直竖云间。梯凡三接，级共八十一。级尽，有铁索横系山腰，下凿坎受足。攀索转峰而西，夹壁中有冈介其间[14]，若垂尾，凿磴以登，即隐屏顶也。有亭有竹，四面悬崖，凭空下眺，真仙凡夐隔[15]。仍悬梯下，至茶洞。仰视所登之处，崭然在云汉[16]。



隘口北崖即仙掌岩。岩壁屹立雄展，中有斑痕如人掌，长盈丈者数十行。循崖北上至岭，落照侵松，山光水曲，交加入览。南转，行夹谷中。谷尽，忽透出峰头，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即天游峰矣[17]。是峰处九曲之中，不临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环之。东望为大王峰，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环之。南望为更衣台，南之近者，则大隐屏诸峰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环之。西望为三教峰，西之近者，则天壶诸峰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环之。惟北向无溪，而山从水帘诸山层叠而来，至此中悬。其前之俯而瞰者，即茶洞也。自茶洞仰眺，但见绝壁干霄，泉从侧间泻下，初不知其上有峰可憩。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溪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立台上，望落日半规[18]，远近峰峦，青紫万状。台后为天游观。亟辞去，抵舟已入暝矣。

二十二日　登涯[19]，辞仙掌而西。余所循者，乃溪之右涯，其隔溪则左涯也。第七曲右为三仰峰、天壶峰，左为城高岩。三仰之下为小

桃源，崩崖堆错，外成石门。由门伛楼而入，有地一区，四山环绕，中有平畦曲涧，围以苍松翠竹，鸡声人语，俱在翠微中。出门而西，即为北廊岩，岩顶即为天壶峰。其对岸之城高岩矗然独上，四旁峭削如城。岩顶有庵，亦悬梯可登，以隔溪不及也。第八曲右为鼓楼岩、鼓子岩，左为大廪石、海蚱石。余过鼓楼岩之西，折而北行坞中，攀援上峰顶，两石兀立如鼓，鼓子岩也。岩高亘亦如城，岩下深坳一带如廊，架屋横栏其内，曰鼓子庵。仰望岩上，乱穴中多木板横插。转岩之后，壁间一洞更深敞，曰吴公洞。洞下梯已毁，不能登。望三教峰而趋，缘山越磴，深木蓊苁其上。抵峰，有亭缀其旁，可东眺鼓楼、鼓子诸胜。山头三峰，石骨挺然并矗。从石罅间蹑磴而升，傍崖得一亭。穿亭入石门，两崖夹峙，壁立参天，中通一线，上下尺余，人行其间，毛骨阴悚。盖三峰攒立，此其两峰之罅；其侧尚有两罅，无此整削。

已下山，转至山后，一峰与猫儿石相对峙，盘亘亦如鼓子，为灵峰之白云洞。至峰头，从石罅中累级而上，两壁夹立，颇似黄山之天门。级穷，迤逦至岩下，因岩架屋，亦如鼓子。登楼南望，九曲上游，一洲中峙，溪自西来，分而环之，至曲复合为一。洲外两山渐开，九曲已尽。是岩在九曲尽处，重岩回叠，地甚幽爽。岩北尽处，更有一岩尤奇：上下皆绝壁，壁间横坳仅一线，须伏身蛇行，盘壁而度，乃可入。余即从壁坳行；已而坳渐低，壁渐危，则就而伛楼；愈低愈狭，则膝行蛇伏，至坳转处，上下仅悬七寸，阔止尺五。坳外壁深万仞。余匍匐以进，胸背相摩，盘旋久之，得度其险。岩果轩敞层叠，有斧凿置于中，欲开道而未就也。半晌，返前岩。更至后岩，方构新室，亦幽敞可爱。出向九曲溪，则狮子岩在焉。

循溪而返，隔溪观八曲之人面石、七曲之城高岩，种种神飞。复泊舟，由云窝入茶洞，穹窿窈窕[20]。再至矣，再不能去！已由云窝左转，入伏羲洞，洞颇阴森。左出大隐屏之阳，即紫阳书院[21]，谒先生庙像。顺流鼓棹，两崖苍翠纷飞，翻恨舟行之速。已过天柱峰、更衣台，泊舟四曲之南涯。自御茶园登岸[22]，欲绕出金鸡岩之上，迷荆丛棘，不得路。乃从岩后大道东行，冀有旁路可登大藏、小藏诸峰，复不得。透出溪旁，已在玉女峰下。欲从此寻一线天，徬徨无可问，而舟泊金鸡洞下，迥不相闻。乃沿溪觅路，迤逦大藏、小藏之麓。一带峭壁高骞[23]，砂碛崩壅，土人多植茶其上。从茗柯中行[24]，下瞰深溪，上仰危崖，所谓“仙

学堂”、“藏仙窟”，俱不暇辨。

已至架壑舟，仰见虚舟宛然，较前溪中所见更悉。大藏之西，其路渐穷。向荆棘中扪壁而上[25]，还瞰大藏西岩，亦架一舟，但两崖对峙，不能至其地也。忽一舟自二曲逆流而至，急下山招之。其人以舟来受，亦游客初至者，约余返更衣台，同览一线天、虎啸岩诸胜。过余泊舟处，并棹顺流而下，欲上幔亭，问大王峰。抵一曲之水光石，约舟待溪口，余复登涯，少入，至止止庵。望庵后有路可上，遂趋之，得一岩，僧诵经其中，乃禅岩也。登峰之路，尚在止止庵西。仍下庵前西转，登山二里许，抵峰下，从乱箐中寻登仙石。石旁峰突起，作仰企状，鹤模石在峰壁罅间，霜翎朱顶，裂纹如绘。旁路穷，有梯悬绝壁间，蹑而上，摇摇欲堕。梯穷得一岩，则张仙遗蜕也[26]。岩在峰半，觅徐仙岩，皆石壁不可通；下梯寻别道，又不可得；蹑石则峭壁无阶，投莽则深密莫辨。佣夫在前，得断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顾，趋就之，复不能前。日已西薄，遂以手悬棘，乱坠而下，得道已在万年宫右[27]。趋入宫，宫甚森敞。羽士迎言：“大王峰顶久不能到，惟张岩梯在。峰顶六梯及徐岩梯俱已朽坏。徐仙蜕已移入会真庙矣。”出宫右转，过会真庙。庙前大枫扶疏[28]，荫数亩，围数十抱。别羽士，归舟。



二十三日　登陆，觅换骨岩、水帘洞诸胜。命移舟十里，候于赤石街，余乃入会真观，谒武彝君及徐仙遗蜕[29]。出庙，循幔亭东麓北行二里，见幔亭峰后三峰骈立，异而问之，三姑峰也。换骨岩即在其旁，望之趋。登山里许，飞流汩然下泻。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从壁半突出，疏竹掩映，殊有佳致。然业已上登，不及返顾，遂从三姑又上半里，抵换骨岩，岩即幔亭峰后崖也。岩前有庵。从岩后悬梯两层，更登一岩。岩不甚深，而环绕山巅如叠嶂。土人新以木板循岩为室，曲直高下，随岩宛转。循岩隙攀跻而上，几至幔亭之顶，以路塞而止。返至三姑峰麓，绕出其后，复从旧路下，至前所瞰突泉处。从此越岭，即水帘洞路；从此而下，即突泉壁也。余前从上瞰，未尽其妙，至是复造其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引水为碓，有梯架之，凿壁为沟以引泉。余循梯攀壁，至突泉下。其坳仅二丈，上下俱危壁，泉从上壁堕坳中，复从坳中溢而下堕。坳之上下四旁，无处非水，而中有一石突起可坐。坐久之，下壁循竹间路，越岭三重，从山腰约行七里，乃下坞。穿石门而上，半里，即水帘洞。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从岩顶堕下。岩既雄

扩,泉亦高散,千条万缕,悬空倾泻,亦大观也!其岩高矗上突,故岩下构室数重,而飞泉犹落槛外。

先在途闻睹阁寨颇奇[30],道流指余仍旧路,越山可至。余出石门,爱坞溪之胜,误走赤石街道。途人指从此度小桥而南,亦可往。从之,登山入一隘,两山夹之,内有岩有室,题额乃"杜辖岩",土人讹为睹阁耳。再入,又得一岩,有曲槛悬楼,望赤石街甚近。遂从旧道,三里,渡一溪,又一里,则赤石街大溪也[31]。下舟,挂帆二十里,返崇安。

注释

①武彝山:亦作武夷山,为我国著名风景区。在崇安县城南 15 公里,为海拔 600 米左右的一片低山,方圆 60 公里,有 36 峰布列在武彝溪两岸。红色砂岩构成奇特的丹霞地貌。碧水丹山,交相辉映,溪水清碧,湾环九曲,两岸峰岩位移形换。乘竹筏游武彝溪,可兼山水之胜。武彝山也是我国重点自然保护区。

②二月二十一日:此次入闽路线,《江右游日记》曾说"两过广信",于铅山县又追叙:"此余昔年假道分水关趋幔亭处。"霞客游黄山后,即经江西东部,取道广信、铅山,过分水关入福建崇安。游武彝山的时间在万历四十四年,即公元 1616 年。



③崇安县:隶建宁府,即今福建崇安县。

④大王峰:又名天柱峰,雄踞在武彝溪口,是进入武彝山的第一峰,有木梯和岩壁踏脚石孔可攀到峰顶。

⑤大溪:明代又称崇溪,即今崇阳溪。武彝溪:明代又称九曲溪、清溪,发源于三保山,经星村入武彝山,盘折九曲,约 7.5 公里,到武彝宫前汇入崇溪。

⑥驶(shǐ):马快跑。

⑦舟子:船夫。跣(xiǎn 冼):光着脚。

⑧机杼(zhù 助):织布机。

⑨架壑舟:又称"架壑船"、"船棺"、"仙船"、"仙脱"、"仙函"等,为古代当地的一种葬具,俗称船棺葬、崖墓。葬具似船,用整木凿成,存放于悬崖隙洞人迹难到的地方。1978 年福建省博物馆在北山白岩距谷底 51 米的洞内取下船棺一具,经 C^{14} 测定,距今已三千四百余年。

⑩埘(shí 时):墙壁上挖洞做成的鸡巢。榤(jié 杰):鸡栖的小木桩。

⑪溜(liù):急流。

⑫云窝:在五曲接笋峰和六曲仙掌峰间,新建有八亭散布冈头或溪边,还有盘山石径往来诸胜。

⑬攒(cuán)凑:凑集

⑭冈(gāng):山脊。

⑮敻(xiòng):远。

⑯崭(zhǎn 斩)然:高峻。《游记》中有的地方作"崭崭"。

⑰天游峰:在五曲隐屏峰后,绝顶有览亭可供凭眺。分上天游和下天游,天游观在下天游。

⑱规:圆形。

⑲涯(yá 牙):水边。

⑳穹窿(qióno lóng 穷隆):长曲。窈窕(yǎo tiǎo 杳挑):深远。

㉑紫阳书院:紫阳为山名,在安徽歙县南,宋代朱松读书其上。其子朱熹长期在崇安读书讲学的地方,因称紫阳书屋,后人建紫阳书院,即前述文公书院。朱熹死后谥"文",人称朱文公。

㉒御茶园:在武彝山四曲溪南,为元代官府督制贡茶处,大德六年(公元 1302 年)创建,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 1557 年)罢废。武彝山向以产茶著称,乌龙茶亦产于此,宋蔡君谟评论此茶味超过北苑龙团。今盛产岩茶,尤以"大红袍"最名贵。



㉓高骞(qiān 千):高昂着头。

㉔茗(míng 名):茶的通称。柯:树枝。

㉕扪(mén 门):执持,抚摸。

㉖蜕(tuì 退):虫类脱下来的皮。遗蜕:道家称尸解为蜕质,后因以蜕为死的讳称。遗蜕即尸体。

㉗万年宫:前称冲祐宫,此称万年宫,俗称武夷宫,在武彝山武彝溪口,大王峰麓,为著名的道教活动中心。现存道院一座。

㉘扶疏:繁茂。

㉙武彝君:武彝山因有神人武彝君所居而得名。武彝名著于汉代,相传武彝君于八月十五日上山,置幔亭,化虹桥,大会乡人宴饮。

㉚途:《游记》多作"塗",通"途",即道路。今皆作"途"。

㉛赤石街:今仍作赤石,在崇安县南境,崇溪与武彝溪的汇口处。

【今译】

二月二十一日　走出崇安县南城门,寻觅乘坐的船。西北面一条溪水从分水关流来,东北面一条溪水从温岭关流来,汇合后流注于县南,通过郡、省而流入大海。船顺流而下三十里,见溪边一座山峰横斜,一座山峰独立高耸。我感到惊诧而很注意,那横斜的就是幔亭峰,高耸的就是大王峰了。山峰南面有一条溪流,向东而流入大溪的,就

是武彝溪了。冲祐宫背面依傍山峰，前临溪水。我想先抵达九曲，然后顺溪流探胜历奇，于是舍弃冲祐宫而不登其门，逆流而进。流水很急，纤夫们赤脚行走于溪流之间以挽船前进。第一曲，右边是幔亭峰、大王峰，左边是狮子峰、观音岩。而溪流右边濒临溪水的叫水光石的，上面几乎遍满题诗、刻字。二曲的右边是铁板幛、翰墨岩，左边是兜鍪峰、玉女峰。而铁板幛的旁边，崖壁陡峭笔立，其间有三个孔穴，作“品”字形状。三曲的右边是会仙岩，左边是小藏峰、大藏峰。大藏峰壁立千仞，崖顶端有数处孔穴，其中像织布机一样乱插着许多木板。一只小船斜架在孔穴口木板的末端，名号叫“架壑舟”（即悬棺）。四曲的右边是钓鱼台、希真岩，左边是鸡栖岩、晏仙岩。鸡栖岩半腰处有石洞，外面狭隘而其中宽宏，横插着的木板，仿佛是鸡巢中鸡栖息的木桩。岩下有一潭水，水深而碧蓝，是卧龙潭。它的右边有大隐屏、接笋峰，左边有更衣台、天柱峰的，就是五曲了。文公书院正好在大隐屏峰下面。抵达六曲时，见右边有仙掌岩、天游峰，左边是晚对峰、响声岩。回头眺望大隐屏、天游峰之间，只见高峻的石梯、飞檐斗阁悬挂山峰之上，不由得非常神往。而我所乘游的船也因为急流汹涌而不能驶进去，只好返还曹家石停泊。

登上陆地进入云窝，排开云彩穿过石岩，都是从散乱的岩崖中间展转寻觅才找到路。云窝的后面就是接笋峰。接笋峰并列并依附于大隐屏，它的峰腰横向显出分为两截的痕迹，所以叫“接笋峰”。顺着它侧面的石岩隘口，攀登上好几级石磴，远远看见的四面被翠绿的山峦环绕，中间留有空隙地有如手掌一样的地方，就是茶洞。茶洞口从西面进入，洞口南面是接笋峰，北面是仙掌岩。仙掌岩的东面是天游峰，天游峰的南面是大隐屏。各座山峰的上部都极其陡峭，而下部又很凑集，外面没有石磴路，唯独西部有一道缝隙相通，比之天台山的明岩更为奇特雄伟。从山峰中间攀登，登上大隐屏，到极陡峭的山崖处，悬架大木作梯子，紧贴着岩壁直竖云彩之间。木梯用三根大木相接起来，共有八十一级。梯级穷尽，有铁链索横系于山腰处，下面凿有石坎供脚踩踏。攀援着铁链索向西面顺着山峰转，两边岩壁之中有山脊介于其间，好像下垂的尾巴，凿有石磴用以登高，就是大隐屏的峰顶了。峰顶有亭子，有翠竹，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凭空向下眺望，真正是仙境和凡界相隔遥远。仍旧从悬架的木梯上下来，到达茶洞。仰望所攀登

上去的地方，高峻得似乎在天河之中。

隘口北面的石崖就是仙掌岩。岩壁屹立溪边，雄伟而阔展，岩壁中间有斑痕像人的手掌，长度超过一丈的有数十行。顺着山崖从北面攀登而上，到达岭上，夕阳光侵染着松林，山光秀丽，溪水曲折，交相辉映，非常中看。向南转，在狭窄的山谷中行走。山谷穷尽，忽然透现出一座山峰头顶，三面都是陡壁峭立，峰顶上建有亭子，那就是天游峰了。这天游峰处于九曲溪的中央，但不濒临溪水，而九曲的溪流从三面环绕着它。向东眺望是大王峰，有一曲至三曲的溪流环绕它。向南眺望是更衣台，南边最接近的，就是大隐屏等各座山峰，四曲至六曲的溪流环绕着它们。向西眺望是三教峰，西边最接近的，则是天壶峰等各座山峰，七曲至九曲的溪流环绕着它们。仅有北面向来没有溪流，而山峦从水帘峰等各座山岭层层叠叠延伸而来，到这里中悬起来。此前我所俯身鸟瞰的地方，就是茶洞了。从茶洞仰身远眺，但见陡峭的岩壁直插云霄，泉水从侧面岩石间倾泻而下，开始时不知道它上面还有山峰可以游览歇憩。如果想不亲临九曲溪而能够尽览九曲溪的优美胜景，这山峰当然应该是第一峰了。站立峰台上，远望那半圆形的正在西沉的落日，远处近处的无数峰峦，显出青色、紫色万千景象。峰台后面是天游观。我急忙辞别而去，回到游船时已经是黄昏了。



二十二日　登上水边，辞别仙掌岩向西走。我所顺着走的，乃是溪流的右岸，隔溪则是左岩。第七曲的右边是三仰峰、天壶峰，左边是城高岩。三仰峰下是小桃源，崩裂的山崖、错落的岩堆，在外边形成一道石门。由石门弯曲着腰背进入，有一片地，四周山峦环绕，中间有平坦的田畦和弯曲的涧水，苍松翠竹围护着庭院，鸡鸣声、人语声，都在青山中回荡。走出石门向西行，就是北廊岩，北廊岩顶即是天壶峰。它对岸的城高岩高高地耸立着独立天上，四旁峭壁有如刀削，就像是城墙。城高岩顶上有座庵，也是悬架木梯可以攀登的，因为隔着溪水而没有去到。第八曲的右边是鼓楼岩、鼓子岩，左边是大廪石、海蚱石。我经过鼓楼岩的西面，蜒转而向北，行走于山坞之中，攀援而登上峰顶，有两块岩子直立着，很像鼓，这就是鼓子岩了。鼓子岩的高度和横宽也像城高岩一般，岩下的深山坳就像一条长廊，建盖有房屋横栏在山坳里，叫做鼓子庵。仰望岩上面，在散乱的洞穴中有许多木板横插着。转到岩子后面，岩壁间有一洞穴更是深而宽敞，叫做吴公洞。

吴公洞下面的木梯已经毁坏，不能登上去。望着三教峰而奔去，沿着山翻越石磴，山野上深深的树林生长很茂盛。抵达三教峰，在山峰旁建有亭子点缀景色，向东可以眺望鼓楼峰、鼓子岩各处胜景。山顶有三座山峰，石岩骨架高挺，并排耸立。从石岩的缝隙间踏石磴而登高，石崖旁有一座亭子。穿过亭子进入石门，两崖壁对峙，中间很狭窄，崖壁高耸参天，中间仅有一线通道，上下仅一尺多宽，人在其间行走，不由感到阴森、毛骨悚然。大概三座山峰簇攒而立，这是其中两座山峰间的缝隙；其侧边还有两道缝隙，但没有这样整齐壁削。

随后下山，转到山后面，看见一座山峰与猫儿石相对峙立，盘旋而绵延也像鼓子岩一样，这是灵峰的白云洞。到达峰顶，从石岩缝隙中连续地沿石级而往上登，两边峙立的崖壁相夹很狭窄，与黄山的天门很相似。走完石级，顺着曲折连绵的山道到达石岩下面。利用岩石架设房屋，情况也像鼓子岩一样。登上高楼向南眺望，九曲上游，有片小洲屹立于溪水中，溪水从西方流来，至此分流而将小洲四面环绕，到九曲处重新合流为一股溪水。小洲外有两座山逐渐开阔，至此九曲已经到尽头。这岩就在九曲的尽头处，岩壁重叠回环，地方很是幽静清爽。岩北面的尽头处，更有一岩尤其奇异：上下都是很陡削的石壁，石壁间横凹的地方仅一线宽，必须低伏身体像蛇一样爬行，盘绕着石壁而越过去，才可以进入。我就从壁凹处爬行，不久凹处渐渐低矮，石壁渐渐险要，于是就势而弯腰曲背；岩壁凹处愈低矮越狭窄，于是像蛇一样伏贴着用膝盖爬行，到壁坳转弯的地方，上下悬隔仅有七寸，宽只有一尺五。壁凹外面，岩壁深达万仞。我匍匐前进，胸部背部与岩石相摩擦，盘旋了很久时间，才得以越过那险要。石岩果然高大宽敞，层层叠叠，其间有斧凿的痕迹，是想要开凿道路而没有完成。过了半晌，返回到前岩。又重新回到后岩，刚刚构筑好的新房屋，也很幽静、宽敞而令人喜爱。出来走向九曲溪，就见狮子岩在那里。

顺着溪流返回，隔溪观赏八曲的人面石、七曲的城高岩，种种美景令人心旷神怡。再次停泊游船，从云窝进入茶洞，深远而幽长曲折，第二次到了这里，令人再也不能离去！随即又由云窝向左转，进入伏羲洞，洞里很阴森。从左边出来，到达大隐屏峰的南面，进入紫阳书院，拜谒朱熹先生的塑像。顺溪流飞快划船，溪两岸苍翠的山崖纷纷如飞船掠过，反过来倒怨恨船行走得太迅速。随后过天柱峰、更衣岩，在四

曲南岸水边停泊好游船。从御茶园上岸，想绕道出去，登金鸡岩顶，丛生的荆棘漫山遍野，使人迷惑，找不到路。于是从金鸡岩后面的大道向东行走，希望有岔路可以攀登大藏、小藏各座山峰，又没有找到路。穿过山岩来到溪边时，已置身于玉女峰之下了。想从这里寻找一线天，徬徨再三而无人可以问路，而游船又停泊在金鸡洞下面，相距很近而互不相闻。于是沿着溪岸寻觅道路，在大藏峰、小藏峰麓迤逦而行。这一带峭壁高耸，沙石有的壅塞，有的崩塌，当地人在上面种植了许多茶树。从茶树枝叶中前行，从岩壁上俯瞰深溪水，往上仰视陡峭的高崖，所说的"仙学堂"、"藏仙窟"等景致，都没有闲暇来加以辨别观赏。

随后走到有架壑舟（即悬棺）的地方，仰望半悬于虚空的架壑舟，非常逼真，较以前乘游船漂流于溪水中所看见的更为完全。大藏峰西边的路，渐渐穷尽了。走向荆棘丛中，扳附着岩壁朝上攀登，回头俯瞰大藏峰西边岩壁上，亦有一架壑舟，但是两崖壁相对屹立，不能够到达那里。急然见一条游船从二曲逆流到达，急忙下山招呼船过来。那乘舟人把船划靠岸接我上船，他也是刚来此地的游客，邀约我返回更衣岩，一同游览一线天、虎啸岩各处胜景。经过我停泊游船的地方，两只船一同顺溪流而下，计划攀登幔亭峰，探寻大王峰。抵达一曲的水光石，约定游船在溪口等待。我再登上岸边，稍向前行，到了止止庵。看见庵后有路，于是快步上路而去，到一石岩，其中有僧人在念诵佛经，这就是禅岩了。登大王峰的路，还在止止庵的西面。仍然下来到止止庵前，向西方转，登上山走二里多路，抵达大王峰下，从乱箐沟中寻觅登仙石。登仙石旁山峰突兀而起，现出仰首企盼的形状；鹤模石在山峰岩壁的缝隙之间，霜一样的白色翎羽，红色的头，裂开的自然纹路有如绘的画。旁边的路已经穷尽，有木梯悬架在陡峭的崖壁之间，踩着梯子向上登，梯子摇摇欲坠。爬完梯子后登上一座山岩，乃是张仙遗体存放处。山岩在山峰的半腰上。寻觅徐仙岩，四面都是石壁，不可以通过。走下梯子重新寻找其他道路，又没有找到。要攀涉石岩则都是峭壁，没有石阶；投身荆棘、草莽又深又密，不能辨别方向。雇来的挑夫走在前面，找到中断的石磴，就大叫说找到了路。我不顾衣服被荆棘、乱石撕裂，疾跑过去，靠拢他，结果又不能往前走。太阳已经西沉，于是用手攀悬着荆棘，胡乱悬空坠落下来，找到道路时已在万年宫右边了。快步走入万年宫里，万年宫很森严、宽敞。道士迎着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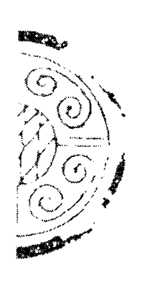
“大王峰顶很久以前就不能上去了，只有上张仙岩的梯子还在。上峰顶的六级梯子及上徐仙岩的梯子，都已腐朽破坏。徐仙的遗体已经移入到会真庙里了。”走出万年宫向右转，经过会真庙。庙前的大枫树生长十分繁茂，浓荫有数亩地宽，树围有数十抱粗。告别道士，回到游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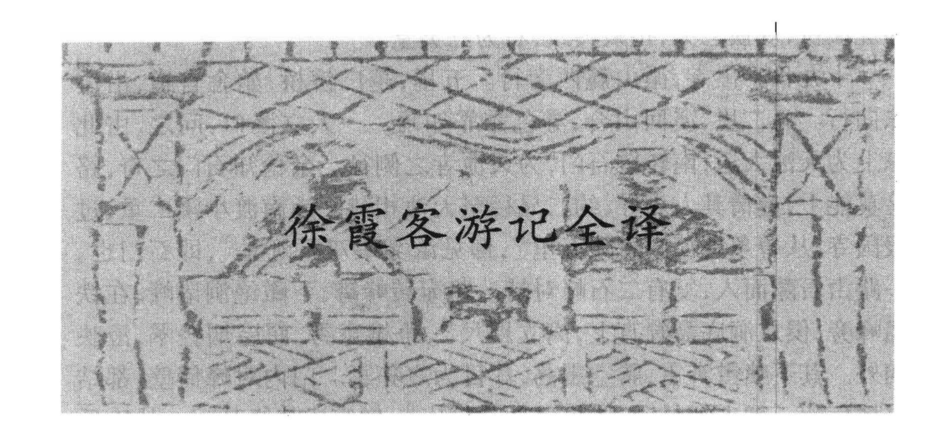
二十三日　登上陆岸，寻觅换骨岩、水帘洞各处胜景。命令游船移动十里路，在赤石街等候。我于是进入会真观，拜谒武彝君神像及徐仙遗体。走出会真庙，顺着幔亭峰东麓向北走二里路，看见幔亭峰后有三座山峰并排屹立，因其奇异而询问于人，原来是三姑峰。换骨岩就在三姑峰旁边，我望着换骨岩而疾走。登上山有一里多路，就见飞流汩汩地往下倾泻。俯身鸟瞰下面，也有高耸的岩壁，清泉水从岩壁的半腰处奔突流出，附近有稀疏的竹林相映，令人有非常好的兴致。然而业已登上三姑峰，来不及返回光顾，于是从三姑峰又再上行半里路，抵达换骨岩，换骨岩就是幔亭峰的后崖，换骨岩前面有座庵。从换骨岩后面架设的两层悬梯，又登上另外一悬岩。悬岩不很深邃，环绕着山巅有如叠嶂。当地人用木板沿岩壁修筑房屋，有的弯曲，有的笔直，有的高，有的低矮，都是顺着蜿转的岩壁修筑。沿着岩壁缝隙攀登而上，几乎要到幔亭峰的顶了，因为道路被阻塞而停止。返回到三姑峰麓，从峰后绕出来，再从旧路下山，到达先前俯瞰奔突的流泉的地方。从这里越过山岭，就是通向水帘洞的路；从这里下去，就是奔突的泉水流出来的岩壁。我先前从上鸟瞰，未能观赏尽它的妙处。到现在再来到它下面，仰望奔突的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边有农夫引泉水冲动石碓，有梯子架设岩壁上，凿开岩壁成为一条沟，用来引导泉水。我顺着梯子攀登上岩壁，来到奔突的泉水的下面。那坳凹仅有二丈宽，上下都是高耸的岩壁，泉水从上面的岩壁坠落坳凹中，满溢后再从坳凹向下坠落。坳凹的上下及四方，无处不是水，而中央有一块石头突起来，人可以坐在上面。在石头上坐了很久，才爬下岩壁，顺着竹林间的小路，翻越过三重山岭，从山腰处大约走了七里路，才下来到山坞中。穿过石门而上，半里路后，就到水帘洞。千仞山崖高耸，上部外突，下部凹嵌，泉水从山崖顶上落下来。山岩既雄伟宽阔，泉水也是从很高的地方散漫地倾落，形成千条万缕的细小水柱，悬空向下倾泻，也是一大观呵！那山岩高高耸立而上部外突，所以山岩下构筑有房屋数



重，而飞流直下的泉水，还落在房屋栏杆之外。

先前在路途上所说睹阁寨很奇险，道士指点我仍然从旧路走，越过山岭就可以到达。我走出石门，很喜爱山坞、溪流的优美胜景，因而误走了去赤石街的路。路人指点说，从这里走过小桥向南走，也可以去到。我听从他的话，登上山进入一山隘，旁边有两山相夹，山隘里有山岩又有房屋，题额是“杜辖岩”，当地人讹称为睹阁寨了。再进入去，又遇到一山岩，有曲槛和高悬的楼房，望见赤石街很近。于是从旧路走三里路，渡过一溪，再走一里路，就是赤石街大溪了。下游船，挂帆行船二十里路，返回崇安。





游庐山日记[1]

江西九江府
山之阴为九江府，
山之阳为南康府[2]。

【题解】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徐霞客溯长江水行，在九江登陆，游今江西、安徽境内的庐山、白岳山、黄山、九华山。《游庐山日记》是他这次游庐山留下来的游记。

庐山在江西省北部，为我国著名风景名胜区。徐霞客于八月十八日到九江，次日从北麓登山，同游者有族兄雷门、白夫。二十三日从南麓的开先寺别庐山。在山上五日，游遍各主要胜景。他为历险探奇，舍大道不走，取道石门涧，攀百丈梯到天池，“上攀下蹑，磴穷则挽藤，藤绝置木梯以上”；为登庐山绝顶汉阳峰，“攀茅拉棘”；为考察三叠泉，“从涧中乱石行，圆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他两游石门，绕路遍历五老峰，对很多胜景，往往从不同角度反复观赏，务求“全收其胜”。徐霞客旅游探险的精神和精细考察的方法，令人叹为观止！

【原文】

戊午，余同兄雷门[3]、白夫，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4]。易小舟，沿江南入龙开河，二十里，泊李裁缝堰。登陆，五里，过西林寺，至东林寺[5]。寺当庐山之阴，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为庐之外廓。中有

大溪，自东而西[⑥]，驿路界其间，为九江之建昌孔道[⑦]。寺前临溪，入门为虎溪桥，规模甚大，正殿夷毁，右为三笑堂。

十九日　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广济桥，始舍官道，沿溪东向行。又二里，溪回山合，雾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问之，由此东上为天池大道，南转登石门，为天池寺之侧径。余稔知石门之奇，路险莫能上，遂倩其人为导，约二兄径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溪二重，过报国寺，从碧条香蔼中攀陟五里[⑧]，仰见浓雾中双石屼立[⑨]，即石门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复有二石峰对峙。路宛转峰罅，下瞰绝涧诸峰，在铁船峰旁，俱从涧底矗耸直上，离立咫尺[⑩]，争雄竞秀，而层烟叠翠，澄映四外。其下喷雪奔雷，腾空震荡，耳目为之狂喜。门内对峰倚壁，都结层楼危阙。徽人邹昌明、毕贯之新建精庐[⑪]，僧容成焚修其间。从庵后小径，复出石门一重，俱从石崖上，上攀下蹑，磴穷则挽藤，藤绝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狮子岩。岩下有静室。越岭，路颇平。再上里许，得大道，即自郡城南来者。历级而登，殿已当前，以雾故不辨。逼之，而朱楹彩栋，则天池寺也[⑫]，盖毁而新建者。由右庑侧登聚仙亭[⑬]，亭前一崖突出，下临无地，曰文殊台。出寺，由大道左登披霞亭。亭侧岐路东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东二里，为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鹿升仙台[⑭]；北折而东，曰佛手岩[⑮]。升仙台三面壁立，四旁多乔松，高帝御制周颠仙庙碑在其顶，石亭覆之，制甚古。佛手岩穹然轩峙，深可五六丈，岩端石岐横出，故称“佛手”。循岩侧庵右行，崖石两层，突出深坞，上平下仄，访仙台遗址也。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⑯]。竹林为匡庐幻境[⑰]，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⑱]，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三山[⑲]，何论竹林？还出佛手岩，由大路东抵大林寺。寺四面峰环，前抱一溪。溪上树大三人围，非桧非杉，枝头着子累累，传为宝树，来自西域，向有二株，为风雨拔去其一矣[⑳]。



二十日　晨雾尽收。出天池，趋文殊台。四壁万仞，俯视铁船峰，正如飞凫[㉑]。山北诸山，伏如聚蚁[㉒]。匡湖洋洋山麓，长江带之，远及天际。因再为石门游，三里，度昨所过险处，至则容成方持贝叶出迎[㉓]，喜甚，导余历览诸峰。上至神龙宫右，折而下，入神龙宫。奔涧鸣雷，松竹荫映，山峡中奥寂境也。循旧路抵天池下，从岐径东南行十里，升降于层峰幽涧；无径不竹，无阴不松，则金竹坪也。诸峰隐护，幽倍天

池，旷则逊之。复南三里，登莲花峰侧，雾复大作。是峰为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则左翼也。峰顶丛石嶙峋，雾隙中时作窥人态，以雾不及登。

越岭东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谋尽汉阳之胜。汉阳为庐山最高顶，此坪则为僧庐之最高者。坪之阴，水俱北流从九江；其阳[24]，水俱南下属南康[25]。余疑坪去汉阳当不远，僧言中隔桃花峰，尚有十里遥。出寺，雾渐解。从山坞西南行，循桃花峰东转，过晒谷石，越岭南下，复上则汉阳峰也。先是遇一僧，谓峰顶无可托宿，宜投慧灯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峰顶二里，落照盈山，遂如僧方，东向越岭，转而西南，即汉阳峰之阳也。一径循山，重嶂幽寂，非复人世。里许，蓊然竹丛中得一龛[26]，有僧短发覆额，破衲赤足者[27]，即慧灯也，方挑水磨腐。竹内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慕灯远来者。复有赤脚短发僧从崖间下，问之，乃云南鸡足山僧。灯有徒，结茅于内，其僧历悬崖访之，方返耳。余即拉一僧为导，攀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悬梯以度，一茅如慧灯龛。僧本山下民家，亦以慕灯居此。至是而上仰汉阳，下俯绝壁，与世夐隔矣。暝色已合，归宿灯龛。灯煮腐相饷，前指路僧亦至。灯半月一腐，必自己出，必遍及其徒。徒亦自至，来僧其一也。



二十一日　别灯，从龛后小径直跻汉阳峰[28]。攀茅拉棘，二里，至峰顶。南瞰鄱湖，水天浩荡。东瞻湖口[29]，西盼建昌，诸山历历，无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峰，铮铮比肩，然昂霄逼汉，此其最矣。下山二里，循旧路，向五老峰。汉阳、五老，俱匡庐南面之山，如两角相向，而犁头尖界于中，退于后，故两峰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金竹坪，绕犁头尖后，出其左胁，北转始达五老峰，自汉阳计之，且三十里。余始至岭角，望峰顶坦夷，莫详五老面目。及至峰顶，风高水绝，寂无居者。因遍历五老峰，始知是山之阴，一冈连属；阳则山从绝顶平剖，列为五枝，凭空下坠者万仞，外无重冈叠嶂之蔽，际目甚宽[30]。然彼此相望，则五峰排列自掩，一览不能兼收；惟登一峰，则两旁无底。峰峰各奇不少让，真雄旷之极观也！

仍下二里，至岭角。北行山坞中，里许，入方广寺，为五老新刹[31]。僧知觉甚稔三叠之胜[32]，言道路极艰，促余速行。北行一里，路穷，渡涧。随涧东西行，鸣流下注乱石，两山夹之，丛竹修枝，郁葱上下，时时仰见飞石，突缀其间，转入转佳。既而涧旁路亦穷，从涧中乱石行，圆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得绿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倾泻于上，

流者喷雪，停者毓黛[33]。又里许，为大绿水潭。水势至此将堕，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乱耸，回互逼立，下瞰无底，但闻轰雷倒峡之声，心怖目眩，泉不知从何坠去也。于是涧中路亦穷，乃西向登峰。峰前石台鹊起，四瞰层壁，阴森逼侧。泉为所蔽，不得见，必至对面峭壁间，方能全收其胜。乃循山冈，从北东转。二里，出对崖，下瞰，则一级、二级、三级之泉，始依次悉见。其坞中一壁，有洞如门者二，僧辄指为竹林寺门云。顷之，北风自湖口吹上，寒生粟起，急返旧路，至绿水潭。详观之，上有洞翕然下坠[34]。僧引入其中，曰："此亦竹林寺三门之一。"然洞本石罅夹起，内横通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似无底止。出，溯溪而行，抵方广，已昏黑。

二十二日　出寺，南渡溪，抵犁头尖之阳。东转下山，十里，至楞伽院侧。遥望山左胁，一瀑从空飞坠，环映青紫，夭矫滉漾[35]，亦一雄观。五里，过栖贤寺，山势至此始就平。以急于三峡涧，未之入。里许，至三峡涧，涧石夹立成峡，怒流冲激而来，为峡所束，回奔倒涌，轰振山谷。桥悬两岩石上，俯瞰深峡中，迸珠戛玉[36]。过桥，从岐路东向，越岭趋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峰之阳，山田高下，点错民居。横历坡陀[37]，仰望排嶂者三里，直入峰下，为白鹤观。又东北行三里，抵白鹿洞[38]，亦五老峰前一山坞也。环山带溪，乔松错落。出洞，由大道行，为开先道。盖庐山形势，犁头尖居中而少逊，栖贤寺实中处焉；五老左突，下即白鹿洞；右峙者，则鹤鸣峰也，开先寺当其前。于是西向循山，横过白鹿、栖贤之大道，十五里，经万松寺，陟一岭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则开先寺也[39]。从殿后登楼眺瀑，一缕垂垂，尚在五里外，半为山树所翳，倾泻之势，不及楞伽道中所见。惟双剑崭崭众峰间，有芙蓉插天之态；香炉一峰，直山头圆阜耳。从楼侧西下壑，涧流铿然泻出峡石，即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隐不复见，而峡水汇为龙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暝色，返宿于殿西之鹤峰堂。



二十三日　由寺后侧径登山。越涧盘岭，宛转山半。隔峰复见一瀑，并挂瀑布之东，即马尾泉也。五里，攀一尖峰，绝顶为文殊台。孤峰拔起，四望无倚，顶有文殊塔。对崖削立万仞，瀑布轰轰下坠，与台仅隔一涧，自巅至底，一目殆无不尽。不登此台，不悉此瀑之胜。下台，循山冈西北溯溪，即瀑布上流也。一径忽入，山回谷抱，则黄岩寺据双剑峰下。越涧再上，得黄石岩。岩石飞突，平覆如砥。岩侧茅阁

方丈，幽雅出尘。阁外修竹数竿，拂群峰而上，与山花霜叶，映配峰际。鄱湖一点[40]，正当窗牖。纵步溪石间，观断崖夹壁之胜。仍饭开先，遂别去。

注释

①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长约25公里，宽约10公里，略呈椭圆形。高踞长江南岸，可东瞰鄱阳湖，为我国著名风景胜地。山上多巉崖峭壁，奇花异树，云雾变幻不定，气候凉爽宜人。尤以水胜，多飞瀑、溪涧，亦有深潭、平湖。山上建有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文化宫、疗养院等，并有环山公路联系各风景点，交通颇便。

②山之阴为九江府，山之阳为南康府：乾隆本无。此话正确反映了明代庐山的隶属关系，据叶本补。

③雷门：名应震，霞客族兄，与霞客同岁，曾任兵马司指挥，能诗善游。

④九江：明为九江府，治德化，即今江西九江市。位于长江南岸，南至庐山仅36公里，有登山公路可直达山上旅游中心牯岭镇。

⑤东林寺：在庐山西北麓，东晋高僧慧远创建，为佛教净土宗发祥地。唐代高僧鉴真曾到过东林寺。现虎溪桥、三笑堂等皆能看到。西林寺：距东林寺不远，尚存一座唐代六面七层古塔。



⑥自东而西："东"，四库本同。叶本、丁本作"南"。

⑦建昌：明为县，隶南康府，治今江西永修县西北的艾城。

⑧陟（zhì 质）：登高。

⑨屼（wù 兀）立：高耸秃立。

⑩咫（zhǐ 止）：古代称八寸为咫。咫尺：距离很近。

⑪精庐：旧时书斋、学舍、集生徒讲学的地方皆称精庐或精舍。后亦用以称僧道居住或讲道说法的地方，成为寺院的异名。

⑫天池寺：明代又改名护国寺，覆以铁瓦，受到特别尊崇，日军占领时被毁。即今庐山大天池。山上有一方池，池水终年不涸。池旁长亭即为天池寺原址，附近还有天池塔、天心台等遗迹，寺西平台即文殊台。

⑬庑（wǔ 武）：堂下周围的廊屋。

⑭白鹿升仙台：今名御碑亭，在仙人洞西北锦绣峰上，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御制周颠仙人传》石碑今存，高约4米，覆以石亭。

⑮佛手岩：岩石参差，像人手伸出，因名。中有"一滴泉"，终年滴水不断。清代为道士主持，改祀吕洞宾，因改称仙人洞。至今仍称仙人洞。

⑯竹林寺：仅有竹林小径称"仙路"，石上刻"竹林寺"三字，但四周无寺，此即传说中的"竹林隐寺"。

⑰匡庐：即庐山。相传周时有匡俗兄弟七人在山上隐居，周威烈王派使者来访，匡氏兄弟早已离去，仅存所住草庐，故名匡庐，又称庐山为匡山。

⑱钟梵声：佛寺敲钟敬佛诵经的声音。

⑲海上三山：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以黄金、白银为宫阙，亦称三岛。因山形似壶，故又名三壶，即方壶、蓬壶、瀛壶。此处泛指虚幻飘渺的仙景。

⑳溪上树大句：古树今存，俗称三宝树。孔雀杉二株，笔立于众树之上，高约40米；银杏一株，枝桠伸得低而宽。旁边石上有刻记："晋僧昙诜手植婆罗宝树。"

㉑舄（xì 戏）：古代一种复底鞋。飞舄：指神仙来去。

㉒螘："蚁"的本字。

㉓贝叶：即贝多树叶。形如棕榈，产于印度，云南西双版纳也有。其叶可当纸，佛教徒常用以写经，故亦称佛经为贝叶。

㉔阴阳：古人习惯称山的北面为阴，南面为阳。相反，水的南面称阴，北面称阳。



㉕南康：明为府，治星子，即今江西星子县。

㉖龛（kān 刊）：供有佛像的小屋。

㉗衲（nà 纳）：原意为缝补。但僧徒的衣服常用许多碎布补缀而成，因以"衲"为僧衣的代称。

㉘汉阳峰：为区别于附近的小汉阳峰，通称大汉阳峰，为庐山最高峰，海拔1474米。峰顶有石砌的汉阳台。

㉙湖口：明为县。隶九江府，即今江西湖口县。

㉚际目：视野。

㉛刹（chà 岔）：梵语"刹多罗"的省音译，原为佛塔顶部的装饰，亦称相轮，后则通称佛寺为刹。

㉜三叠之胜：即今三叠泉瀑布。在庐山东谷会仙亭旁，泉下即观音洞，洞下即绿水潭，潭畔岩上刻"竹影疑踪"。

㉝毓：同"育"，生。黛（dài 代）：深青色。

㉞翕（xī 息）：敛缩。

㉟夭矫：屈曲而有气势的样子。

㊱迸（bèng 蹦）：溅射。戛（jiá 颊）：打击。迸珠戛玉，形如珠溅射，声如击玉响。

㊲坡：一作"陂"，山旁称坡。陀（tuó 驼）：岩际称陀。坡陀：不平坦。

㊳白鹿洞：唐代江州刺史李渤曾在这里读书，并随身养一白鹿，因此得名白鹿洞。宋代设书院，与睢阳、嵩阳、岳麓并名，为当时著名的书院。朱熹知南康军，也在这里聚徒讲学。历代屡有修建。

㊴开先寺:在庐山南麓鹤鸣峰下,创建于南唐。公元1707年康熙敕书"秀峰寺",因改名。解放前遭破坏。近年重建了漱玉亭、碑亭等,历代名人碑刻甚多。

㊵鄱湖:为鄱阳湖的省称。鄱阳湖现有面积3976平方公里,湖面海拔21米,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今译】

戊午(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八月十八日　我同族兄雷门、白夫到九江。换乘小船,沿长江向南航行,进入龙开河,行驶二十里水路,在李裁缝堰停泊。登上陆地,走五里路,经过西林寺,到达东林寺。东林寺正对庐山的北面,南方面对庐山,北边倚靠着东林山。东林山不很高,是庐山的外廓。山中有条大溪,从东向西流,中间有驿路作为分界,是九江到建昌的要道。东林寺前门面临溪水,进门是虎溪桥,规模很大,正殿已经毁坏,夷为平地,右边是三笑堂。

十九日　走出东林寺,顺山麓向西南方行走。走五里路,跨越广济桥,开始舍弃官道,沿溪岸向东走。又走二里路,溪流迂回,山峦四合,雾色浓厚有如霏霏小雨。有一人站立溪口边,问他路,得知由这里向东上山为天池大路,向南转登上石门,是天池寺侧面的小路。我很熟知石门风景的奇异,路很险要没法攀爬上去,于是请那人做我的向导,相约二位兄长自己到天池寺等待。于是向南渡过两条小溪,经过报国寺,从青绿色的石条阶上,在芬芳的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仰望浓雾中有一对石峰高耸兀立,那就是石门了。一路上由石岩缝隙中进入,又有两座石峰相对着屹立。路在石峰缝隙中宛转曲折,往下俯瞰陡峻的山涧旁的那些山峰,在铁船峰旁的,都从山涧底高耸屹立,直上云天,并立的山峰距离不过咫尺,争雄竞秀,而层层云烟在重叠的翠峰间缭绕,澄映于四面山峦之外。山峰下汹涌的涧水,浪如喷雪,声如奔雷,腾空起伏,震荡山谷,人的耳、目因为这些景色而狂喜过望。石门内对立的双峰倚靠着岩壁,都构筑有层楼高屋。徽州人邹昌明、毕贯之新修建了精庐,僧人容成在其中焚香修斋醮。从庵后的小路,又走过一道石门。都是在石崖上上下攀踏,石磴穷尽则手挽藤条攀援,完全没有藤条的地方则安置木梯登上去。这样走了二里路,到达狮子岩。狮子岩下修建有静室。翻越山岭,路很平坦。再往上走一里多路,找到了大道,就是从郡城南面来的那条。经过石阶而向上走,一座



大殿已在眼前，因为雾浓的缘故，从远处辨认不清。逼近它看，只见红的柱子、彩漆的栋梁，这就是天池寺了，大概是毁坏后新建盖起来的。从右边的廊房侧面登上聚仙亭，亭前面有一山崖向外突出来，面向下看，见不到地，叫做文殊台。走出天池寺，从大路左面登上披霞亭。由披霞亭侧面的岔路向东爬上山脊，行走三里路，由这里向东再走二里路，就是大林寺；由这里折向北面往西，叫做白鹿升仙台；折向北面再往东，叫做佛手岩。白鹿升仙台三面岩壁直立，四旁有很多高大的松树，高皇帝（朱元璋）御制的《周颠仙庙碑》在山岩顶上，有石亭覆盖它，形制很古朴。佛手岩穹隆而高高地屹立着，深有五六丈，岩前端的岩石横岔向前伸出，所以称之为“佛手岩”。顺着佛手岩侧面的庵向右走，山崖的岩石有两层从深坞中突出来，上层平坦，下层逼仄，是访仙台遗址。台后面的岩石上写着“竹林寺”三个字，竹林寺是庐山中的梦幻境地，可望而不可即；台前面，每当风雨之中，时时会听见佛寺的敲钟声、敬佛诵经声，所以因此而当作访仙台。当时刚好云雾迷漫，即使是山坞中的景色，也像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一样，又何必再论说竹林寺呢？返回来走出佛手岩，从大路往东走，抵达大林寺。大林寺四面山峰环卫，寺前面有一条溪水环抱。溪岸上有棵大树，树粗有三人围，不像是桧也不像是杉树，枝头结满了累累果实。传说这是宝树，来自西域，原来有两棵，其中一棵已被暴风雨拔倒毁去了。

二十日　清晨，雾气完全收敛起来。走出天池寺，奔向文殊台。四面的岩壁高达万仞，从上俯看铁船峰，好像一只飞凫，正好可供神仙来去乘坐。山北面的各座山峦，低矮得就像聚集一处的蚂蚁。匡湖边洋洋数十里山麓，与长江仅有一衣带的距离，而江水却远流到天际。因此第二次作石门之游，走三里路，越过昨天所经过的险要地方，到的时候僧人容成正拿着佛经出来迎接，很高兴，引导我一一游览各山峰。上行到神龙宫右边，转身向下走，进入神龙宫。奔流的山涧水声有如雷鸣，松树竹林相互荫映，这是山峡之中奥秘而寂静的境域。沿着旧路抵达天池寺下，从岔路向东南方行走十里路，在层叠的山峰、幽深的山涧之间登上爬下；没有哪条路上没有竹林，没有哪处北坡没有松树，这就是金竹坪了。各山峰隐隐相护，幽深比天池寺多一倍，而宽旷却稍逊于天池寺。又向南走三里路，登上莲花峰侧面，雾气再次大作。莲花峰是天池寺的界山，对金竹坪说则是左翼了，峰顶上嶙峋的岩石

丛，在雾气的空隙中不时地作出窥视人的神态。因雾迷漫，不能登上峰顶。

越过山岭向东走二里路，到达仰天坪，因而计划游览尽汉阳峰的所有风景名胜。汉阳峰是庐山的最高顶，这仰天坪则是僧人庐舍的最高之处。仰天坪的北面，溪水都向北流，从属于九江府；仰天坪的南面，溪水都向南方下淌，归属于南康府。我怀疑仰天坪离汉阳峰应当不会很远，僧人说中间隔着桃花峰，尚有十里路之遥。走出寺门，雾渐渐散开。从山坞的西南面走，顺着桃花峰向东转，经过晒谷石，越过山岭向南下去，再往上走就是汉阳峰了。先是遇到一位僧人，说是汉阳峰顶没有可以托宿之处，最宜投宿慧灯和尚的僧舍，并因此指点道路。未到峰顶二里路时，落日光辉映照满山，于是照僧人所说的，向东越过山岭，转而向西南，就是汉阳峰的南面了。一条小径顺山延伸，层峦叠嶂，幽深寂静，仿佛不再是人世间。走一里多路，在茂盛的竹丛中找到一间供有佛像的小屋，有位和尚短头发覆盖前额，穿着破烂僧衣，打赤脚，这就是慧灯和尚，正在挑水磨豆腐。竹丛中还有和尚三四人，身着整洁的衣鞋揖让待客，他们都是慕名慧灯从远处来的。又有赤脚、短发和尚从山崖间走下来，问他，原来是云南鸡足山的和尚。慧灯有徒弟，构筑茅屋在山里，那位和尚走过悬崖去拜访他，方才返回来。我就拉着一位和尚作为向导，攀援半里路，到慧灯徒弟的住所。石壁陡峭笔削，架悬梯度过去，一间茅屋就像慧灯和尚的那间小屋。这和尚本来是山下的百姓人家，也是因为仰慕慧灯而居住这里的。到了这里，向上仰望汉阳峰，往下俯瞰悬崖绝壁，真是与人世远远隔离了。夜色已经合拢，返归慧灯的小屋歇宿。慧灯和尚煮好豆腐相款待，先前指点道路的和尚也到了。慧灯和尚半个月磨一次豆腐，必定由自己亲自做出来，必定款待遍他所有的徒弟。他的徒弟也自己来吃，来的和尚即其中的一位。



二十一日　告别慧灯和尚，从小屋后的小路直接攀登汉阳峰。攀援茅草、手拉荆棘地向上攀登二里路，到达汉阳峰顶。从南鸟瞰鄱阳湖，浩荡的湖水仿佛与天相连。东面远望湖口县，西面遥看建昌，各座山历历在目，没有哪一座不像失去了倚仗一样低头服输。只有北面的桃花峰，是诸山中铮铮者可与汉阳峰并肩，然而它昂首耸立逼近霄汉，这是它最美的地方了。下山走了二里路，沿着旧路，向五老峰前进。

汉阳峰、五老峰，都是庐山南面的山，有如两支角相对，而犁头尖则介于两者中间，退到后面，所以两座山峰相望很近。路都必须仍旧到金竹坪，绕过犁头尖后面，从它的左侧出来，向北转，才能到达五老峰，从汉阳开始计算路程，已有三十里。我刚到岭角，遥望峰顶很平坦，不详悉五老峰的面目。等到到达峰顶，只见风很猛烈，没有流水，空寂而无人居住。因游历遍五老峰，才知道这山的北面，一冈相互连属；山的南面，则是从山绝顶平剖，分成五支，从空中下坠万仞，非常高险，其外没有重冈叠嶂的遮蔽，视野非常宽广。然而五座山峰排列一线，自己互相遮掩，一望不能兼收五峰；只能登上一峰，而峰两旁似乎无底！座座山峰各有奇险景观，相互不稍逊色，真是雄伟宽阔的最高景观！

仍然下山，二里路后到达岭角。向北走，在山坞中行进，约一里路后，进入方广寺，是五老峰新建的佛寺。知觉和尚非常熟悉三叠泉瀑布胜景，说是道路极其艰难，催促我快走。向北行走一里路，道路已穷尽，渡过涧水。随涧岸向东西方向走，哗哗流淌的涧水下注于乱石之中，两边有山夹峙，丛竹及长树枝，上上下下葱葱郁郁；时时仰望见露出的岩石如在绿色中飞动，点缀在山间；越进入，胜景越美好。接着，涧岸旁的路也穷尽了，只好从涧中的乱石中往前行走，圆的石头滑脚，尖的石头刺破鞋子。就这样往前走了三里，找到绿水潭。一泓很深的碧水，其上有汹涌澎湃的涧流倾泻而下，奔流的水有如喷雪，溅起阵阵雪白的水花；停留于潭中的水，是深青色的。又走过一里多路，就是大绿水潭。流水的态势，至此将要下坠，流量比前大一倍，汹涌澎湃也益加厉害。潭前的峭壁无规则地耸立，回环着相互逼近峙立。往下鸟瞰，似乎无底，只听到轰雷般似乎要震倒峡谷的响声，心里恐惧，眼光昏花，不知道泉水从什么地方坠去。到这里，涧中的路也穷尽了，于是向西面攀登山峰。峰前石台依势崛起，俯看四周层层崖壁，显得阴森而狭窄。泉水为崖石所掩蔽，无法看见，一定要到对面的峭壁之间，方能够全部看清其胜景。于是沿着山冈，从北向东转。二里路后，走到对面峭壁上，往下俯视，则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的流泉情景，才依次全部看清楚。那山坞中一崖壁上，有像门大小的洞两个，知觉和尚就指着它说是竹林寺的大门。过了一会儿，北风从湖口吹上来，寒冷使人战栗起来，急忙返归旧路，到达绿水塘。详细地观察绿水潭，看见上面有洞敛缩着往下坠。知觉和尚引导我进入其中，说："这也是竹林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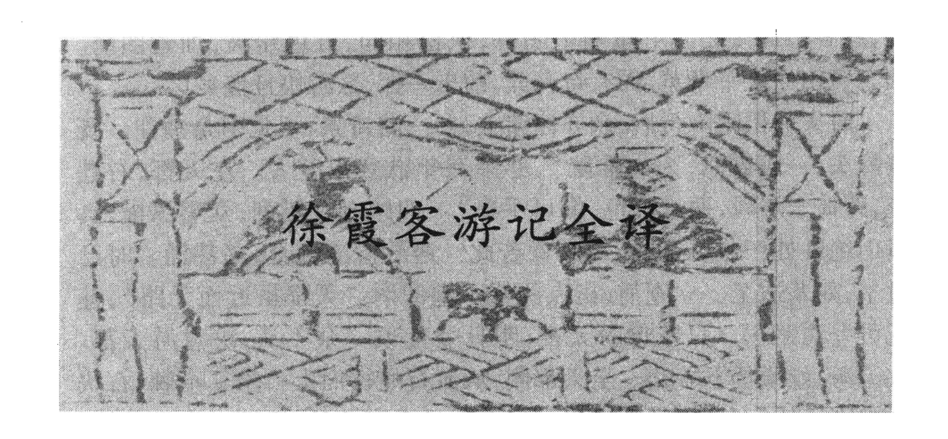
三门之一。”然而洞本来是石缝隙相夹而起，其内横通有如“十”字，南北通明透亮，往西进入好像没有底似的。出洞，沿溪岸而行，抵达方广寺时，天已昏黑。

二十二日　走出方广寺，从南面渡过溪水，抵达犁头尖的南面。向东转下山，走十里路，到达楞伽院侧面。遥望山左侧半腰，一瀑布从空飞坠而下，环映出四周的青青紫紫，滉漾中显出一种屈曲的气势，也是一雄丽景观。走五里路，经过栖贤寺，山势至此开始趋向平缓，因为急于三峡涧的游览，未进入栖贤寺。一里路多，到达三峡涧。涧由石壁夹立形成峡口，汹涌的水流冲激而来，为峡口所约束，奔腾回旋，汹涌激荡，轰鸣声震荡山谷。一桥悬架两边的岩石上，在桥上俯视深峡中，激荡的流水有如珍珠溅射，声有如敲击玉响。过桥后，从岔路向东，翻越山岭奔向白鹿洞。道路都出现在五老峰的南面，山田高下不一，民居错落散布。横行经过的路很不平坦，仰望层峦叠嶂的地方还有三里。直接进入山峰之下，是白鹤观。又向东北方向行走三里，抵达白鹿洞，这里也是五老峰前的一处山坞。环山的溪流有如带子，高大的松树错落山间。走出白鹿洞，由大道上走，这是通往开先寺的道路。大概庐山的形势，犁头尖处于中间而稍稍偏一些，栖贤寺实际上正处于中间地区，五老峰向左突出，其下即是白鹿洞；右边峙立的，则是鹤鸣峰了，开先寺正当其前。于是向西面，沿着山，横穿过通往白鹿洞、栖贤寺的大道，走十五里，经过万松寺，登上一岭而后下山，巍然南向的那座山寺，就是开先寺了。从大殿后面登楼远眺瀑布，一缕垂垂向下的水帘，还在五里路之外，一半为山树所遮蔽，倾泻而下的态势，不及楞伽道中所看见的壮丽。只有双剑峰在众峰中间显得特别高峻，有芙蓉插天的态势；香炉峰那一座山峰，挺直而山头形成圆形的土山丘。从楼侧向西面走下山沟，涧溪流水铿然地泻出峡石口，此即是瀑布的下流。到这里，瀑布反而隐蔽不复能看见，而峡石口的流水汇聚为龙潭，澄澈得能映出人的心境和眼睛。坐在石头上很久时间，四山都已沉入夜色，才返回到殿西之鹤峰堂歇宿。

二十三日　由开先寺后的侧边小路上登山。越过溪涧，盘旋于山岭，在山半宛转前行。隔着山峰又看见另一瀑布，并挂在瀑布东面的，就是马尾泉了。走过五里路，攀登上一座尖山峰，其绝顶为文殊台。一座孤峰拔地而起，四面无有倚靠，峰顶有文殊塔。对面的崖岩削立，

高达万仞，瀑布发出轰轰的响声向下坠落，与文殊台仅仅相隔一涧，从崖巅到崖底，一眼几乎看不尽。不登临这文殊台，就不尽知这瀑布的胜景之妙。走下文殊台，沿着山冈的西北面追溯溪流，即是瀑布的上流。一条小路忽然伸入，山回谷抱，黄岩寺正高踞在双剑峰下。越过溪涧再向上攀登，得以到达黄石岩。岩石有的奇异突兀，有的平覆如磨刀石。岩侧的茅草阁方丈，幽雅脱离尘世。阁外面有修竹数竿，在群峰之上轻轻摆动，与山花、秋天的霜叶，辉映相配于山峰之间。远眺鄱阳湖一片，正对着窗户。在溪涧、岩石间放开步伐游览，观赏断崖、夹壁的种种景致。仍然在开先寺用饭，饭后告别而去。





游黄山日记后

【题解】

《游黄山日记后》是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徐霞客重游黄山的游记。

这年徐霞客游庐山和白岳山后，于九月初四日由汤口上山，仍从南往北经硃砂庵、石门、文殊院、平天矼、石笋矼，至狮子林，折往东南观牌楼石，登仙灯洞，过丞相原、九龙潭，初六日经苦竹滩向太平县。后来往北就近游九华山，惜未见游记。

徐霞客此行勇敢地登上了天都峰和莲花峰，详记了他历险登顶的经过。天都、莲花两峰的高低，旧时向无定论，诸书多谓天都高于莲花。徐霞客通过自己的考察，明确指出莲花峰是黄山的最高峰，与今天测量的结果完全一致。

【原文】

戊午九月初三日　出白岳榔梅庵，至桃源桥。从小桥右下，陡甚，即旧向黄山路也。七十里，宿江村。

初四日　十五里，至汤口。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扶杖望硃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亦渐渐落吾杖底。转入石门[1]，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东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趋直上，几达天都侧。复北上，行石

罅中。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

时夫仆俱阻险行后，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2]，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擥[3]。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兴甚涌。时已过午，奴辈适至。立庵前，指点两峰。庵僧谓："天都虽近而无路[4]，莲花可登而路遥。只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莲顶。"余不从，决意游天都。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牵棘，石块丛起则历块，石崖侧削则援崖。每至手足无可着处，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终亦不顾。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余以登。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巨，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5]，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日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险绝处，澄源并肩手相接。度险，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复从峡度栈以上[6]，止文殊院。



初五日　平明，从天都峰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岈然。其下莲花洞正与前坑石笋对峙，一坞幽然。别澄源，下山至前岐路侧，向莲花峰而趋。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将下百步云梯，有路可直跻莲花峰[7]。既陟而磴绝，疑而复下。隔峰一僧高呼曰："此正莲花道也！"乃从石坡侧度石隙。径小而峻，峰顶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从其中叠级直上，级穷洞转，屈曲奇诡，如下上楼阁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庐，倚石罅中。方徘徊欲升，则前呼道之僧至矣。僧号凌虚，结茅于此者，遂与把臂陟顶。顶上一石，悬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巅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盖是峰居黄山之中，独出诸峰上，四面岩壁环耸，遇朝阳霁色，鲜映层发，令人狂叫欲舞。

久之，返茅庵，凌虚出粥相饷，啜一盂，乃下。至岐路侧，过大悲顶，上天门。三里，至炼丹台。循台嘴而下，观玉屏风[8]、三海门诸峰，

悉从深坞中壁立起。其丹台一冈中垂，颇无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坞中峰峦错耸，上下周映，非此不尽瞻眺之奇耳。还过平天矼，下后海，入智空庵，别焉。三里，下狮子林，趋石笋矼，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瞰坞中峰石回攒，藻缋满眼[9]，始觉匡庐石门，或具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闳博富丽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坞中，阴阴觉有异。复至冈上尖峰侧，践流石，援棘草，随坑而下，愈下愈深，诸峰自相掩蔽，不能一目尽也。日暮，返狮子林。

初六日　别霞光，从山坑向丞相原。下七里，至白沙岭，霞光复至。因余欲观牌楼石，恐白沙庵无指者[10]，追来为导。遂同上岭，指岭右隔坡，有石丛立，下分上并，即牌楼石也。余欲逾坑溯涧，直造其下。僧谓："棘迷路绝，必不能行。若从坑直下丞相原，不必复上此岭；若欲从仙灯而往，不若即由此岭东向。"余从之，循岭脊行。岭横亘天都、莲花之北，狭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峰夹映。岭尽北下，仰瞻右峰罗汉石，圆头秃顶，俨然二僧也。下至坑中，逾涧以上，共四里，登仙灯洞。洞南向，正对天都之阴。僧架阁连板于外，而内犹穹然，天趣未尽刊也[11]。复南下三里，过丞相原[12]，山间一夹地耳。其庵颇整，四顾无奇，竟不入。复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渐下。涧中泉声沸然，从石间九级下泻，每级一下有潭渊碧，所谓九龙潭也[13]。黄山无悬流飞瀑，惟此耳。又下五里，过苦竹滩[14]，转循太平县路，向东北行[15]。

注释

①石门：应指今云巢洞。清人王灼《黄山纪游》载："有巨石当路，而中空如门，累石为磴，其间可数十级，题之曰'云巢'。"

②文殊院：在天都、莲花两峰间，左有狮石，右有象石，后毁于火。今在原址建宾馆，名玉屏楼。

③擥（lǎn 览）：同"揽"，持、握。

④天都：天都峰，海拔 1810 米。峰顶有一巨石耸立，高数十丈，有石级可登。顶部略呈长方形，长约十步，宽约五步，刻有"登峰造极"四字。

⑤峤（qiáo 桥）：尖而高的山。

⑥栈（zhàn 站）：即栈道。在峭岩陡壁上，傍山凿孔、架木连阁修成的道路，又称阁道。

⑦莲花峰：为黄山最高峰，海拔 1860 米。莲花峰、天都峰、光明顶为黄山三大主峰。

⑧玉屏风:应即玉屏峰,为黄山36小峰之一。

⑨藻(zǎo早):文采。缋:同“绘”,彩画。

⑩白沙岭:在云谷寺西北,云谷寺通往皮蓬的途中。白沙庵:在白沙岭畔的岔路口,附近有入胜亭。

⑪刊:削除。

⑫丞相原:在钵盂峰下,相传南宋右丞相程元凤曾在此读书,故名。明代改名云谷寺。为从东路登山要道,南面入口石刻甚多。寺址已建为宾馆。

⑬九龙潭:黄山东隅罗汉峰与香炉峰之间,有飞流九折,称九龙瀑。一折一潭,亦有九潭,称九龙潭。

⑭苦竹滩:即今歙县苦竹溪,在汤口东北的公路边。

⑮转循句:太平县近年改为黄山市,在黄山以北。霞客到太平县后的游踪,《游记》缺。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登九华而望五老,则戊午也。”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西南,当太平县西北,霞客到太平县后游九华山,由此可以得到证明,登九华山与黄山同在一年。九华山面积100余平方公里,99峰,其中九峰最为雄伟,故名九子山,主峰十王峰海拔1342米。九华山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为地藏菩萨道场,现存化城寺、月身宝殿等古刹,百岁宫还有无瑕禅师的肉身坐像。



【今译】

戊午年九月初三日　从白岳山榔梅庵出来,到桃源桥。顺小桥右侧下山,很陡,就是原来去黄山所走的路。行程七十里,在江村住宿。

初四日　行十五里,到汤口。又走五里,到达汤寺,在汤池沐浴。手拄拐杖、遥望着硃砂庵攀登。十里,登上黄泥冈。刚才云雾笼罩的群峰渐渐地显露出来,也渐渐地落在我的拐杖下。转进石门,从天都峰侧面穿越而下,于是天都、莲花两座峰顶,都秀丽地突出在天空中。路边有一条岔路往东上,是我从前没走过的,于是往前顺岔路直上,几乎上到天都峰侧面。又往北上,在石缝中穿行。一片片石峰夹着路耸起,路在石峰之间弯来转去,阻塞的地方被凿开,陡峭的地方修出阶梯,断裂的地方搭木通过,悬空处安置梯子连接。往下俯瞰,壑谷峻峭、阴森,枫树和松树相互夹杂,五彩缤纷,像图画、锦绣一样灿烂。于是想到游黄山应是有生以来的奇览,却还有如此的奇异景致前次没有探寻过,这一次重游真是既痛快又惭愧啊!

这时仆人都因山路险阻而落在后面,我也停下来不朝上走;而一

路的奇景，不知不觉地吸引我独自前往。登上峰头后，一座庙如鸟翅张开，名文殊院，也是我前年想攀登而没有登的地方。左边是天都峰，右边是莲花峰，背靠玉屏峰，莲花、天都两峰的秀美山色，近得似乎可以伸手揽住。环顾四周，奇峰高下错落排列，壑谷众多而纵横交叉，真是黄山上最绝妙的胜景。如果不是第二次到黄山，哪里会知道黄山竟有如此奇妙的景色呢？巧遇云游僧人澄源也登上此峰，于是游兴更为高涨。过了中午，仆人们才来到。站在文殊院前，指着天都、莲花两峰点评。庵中的僧人说："天都峰虽然离得近，却没有路上去；莲花峰有路上去，路程却很远。只宜从近处观赏天都峰，明天攀登莲花峰顶。"我不听，决心游览天都峰。和澄源、仆人一齐从原路下到峡谷。到达天都峰侧，顺着流石像蛇一样地爬行而上。抓扯草木荆棘攀援，石块从密而起就从中穿越，石崖陡斜则扒崖而行。每当遇到手脚无着落的之处，必然是澄源先爬上去再伸手接我。一想到上去已经如此艰难，就想到又怎么下来呢？最终什么也不顾了。经历了数次危险，终于登上了天都峰顶。峰顶上只有一块耸起数十丈高的岩石，澄源在岩石旁边寻找、观察，发现石阶，便扶持着我攀登。万座山峰无一不低伏在脚下，唯独莲花峰能与之抗衡。此时浓雾忽起忽止，每当一阵浓雾飘来，就是对面都看不见。眺望莲花诸峰，大多笼罩在云雾之中。只有在天都峰上，我走到前面，云雾则落在身后；我越到右侧，云雾便从左侧升起。顶上还有横枝弯曲、主干挺拔的松树；柏树的枝干虽然有手臂粗，却全都平贴在岩石上，像苔藓一样。山高风大，雾气来去不定。往下看群峰，有时露出碧绿色的尖顶，有时又淹没为银色的云海。再眺望山下，则是阳光明亮，是另外一个世界。夜色渐渐临近，于是把脚朝前伸出去，用手在后面据地，坐着往下滑行。滑到最险要的地方，澄源便肩、手并用地接住我。穿过惊险地段，下到山坳时，暮色已经降临。又顺着峡谷越过栈道而上，到文殊院住宿。

初五日　天一亮，从天都峰山坳中往北下二里路，石壁森严。壁下的莲花洞正和洞前的石笋对峙，整个小山坞十分幽雅。和澄源告别后下山，来到昨天有岔道的路边，向莲花峰奔去。一路上沿陡壁往西行，一共两上两下，快要下到百步云梯，有路可以直登莲花峰。向上攀登后，石阶却断了，怀疑有误而又往下走。隔壁峰上一位僧人高呼道："这正是上莲花峰的路！"于是从石坡旁边穿越石缝。山路狭窄而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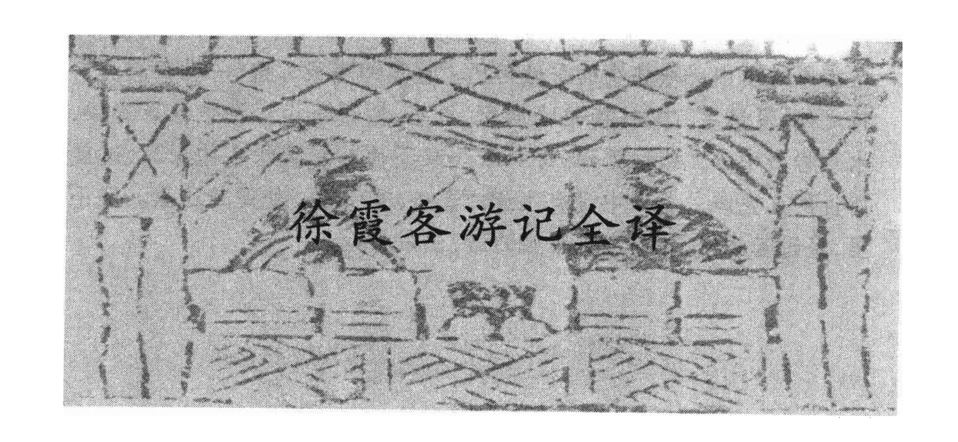
峻，峰顶上全是巨石鼎立，巨石之中中空如室，从其中层叠的石阶直上，石阶尽头处山洞转向，弯弯曲曲，奇异非常，如同在楼阁中上上下下，忘却了这里的地势高出天外。走了一里，见一茅屋傍靠在石缝间。正犹疑着想再往上登，先前高呼的僧人来到了。僧人法号凌虚，是盖此茅屋的人，于是和凌虚手挽手、共同攀登顶峰。顶上的一块巨石，隔开二丈宽，僧人取来梯子才度过去。莲花峰顶十分开阔，环顾四周澄碧的天空，即使天都峰也俯首屈居了。大体上莲花峰位于黄山正中，独自高出众峰之上，四面岩壁环抱耸立，遇上云雾散尽、朝阳当空的晴朗天气，层层山峦映照、焕发着清新的色彩，景致美得令人狂叫起舞。

过了很久，返回茅屋，凌虚端出粥款待，喝了一碗，然后下山。走到岔路边，经过大悲顶，登上天门。三里，到炼丹台，沿着台嘴而下，看到玉屏峰、三海门等众山峰，全都从深谷中壁立而起。炼舟台山冈居中低垂，并不十分奇异险峻，只是俯视青山之背，山谷中峰峦交错耸立，上下四周相互映衬，不在冈上就不能尽情眺望这些奇景。返回的路上经过平天矼，下到后海，进智空僧人的庵中，和智空告别。行三里，到狮子林，朝石笋矼奔去，来到前年所登过的尖峰上。傍靠松树坐下，俯瞰山谷中峰石环绕簇拥，彩画般的景色尽收眼底，才觉得庐山石门有的只具备一种景致，有的欠缺某一方面，不如这里宏大、广博、丰富和壮丽！坐了一阵，登上接引崖，往下朝坞中眺望。山坞阴森，让人觉得不同寻常。又来到冈上尖峰侧边，踩着流石，拉着荆棘杂草，顺坑而下，愈下愈深，群峰互相掩蔽，不能一目了然。太阳落山时，返回狮子林。



初六日　和僧人霞光告别，顺山坑去丞相原。往下走七里，到白沙岭，霞光僧人又来到。因为我想去观览牌楼石，霞光担心白沙庵没人指路，追来为我作向导。于是一同登白沙岭，霞光指着岭右边隔壁的山坡，坡上丛石耸立，丛石下部分离、上部并连，这就是牌楼石。我想越过坑谷、溯涧沟而上，直达牌楼石下。霞光说："荆棘遍布，根本没有路，肯定不能走。如果顺着坑谷直下丞相原，不必再登白沙岭；如果想从仙灯洞前往，不如就沿白沙岭往东走。"我听从他的话，沿着岭脊走。白沙岭横贯在天都峰、莲花峰的北面，十分狭窄，旁侧无法落脚，南北都有高大的山峰夹峙映衬。到岭尽头处往北下，抬头看右边的罗汉石峰，圆头秃顶，像两位僧人。下到坑谷中，越过沟涧而上，一共走四里，登上仙灯洞。洞

口朝南,正对天都峰的北面。僧人在洞外架起木板阁道和洞相连,而洞内仍然深穹,天然的情趣没有被完全破坏。又往南下三里,经过丞相原。丞相原是山中一块狭小的平地而已。这里的庵很工整,一看四周没有奇特之处,没进去。又往南沿山腰行,五里,慢慢下山。涧中泉声沸腾,泉水从岩石中分九级往下泻,每一级飞泉下面都有碧绿色的深潭,这就是所说的九龙潭。黄山中没有飞流的瀑布,唯一的一处便是这里。又下五里,经过苦竹滩,转向去太平县的路,往东北行。



游九鲤湖日记[1]福建兴化府仙游县[2]

【题解】

《游九鲤湖日记》是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徐霞客游江郎山、九鲤湖、石竹山的游记。

徐霞客于这年五月初六日起程,同行者为族叔芳若,途经浙江、福建两省,共用了63天。五月二十三日过浙江江山县,从远到近,“移步换形”,详细欣赏了江郎山。六月初八、初九两天,游福建仙游县九鲤湖。六月十一日游福建福清县的石竹山。三处胜景各具特点,《游记》的描述亦各不相同。对江郎山的描写,重在形的变化;石竹山则写山上景物;对九鲤湖,则浓墨重彩,情景交融,详细描绘水瀑的变化。徐霞客赞美九鲤湖“微体皆具”,集中了各式瀑布的特点,《游九鲤湖日记》也成为描写瀑布的名篇。

【原文】

浙、闽之游旧矣。余志在蜀之峨眉、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若罗浮[3]、衡岳,次也。至越[4]之五泄[5]、闽之九漈,又次也。然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卒游;衡湘可以假道,不必专游。计其近者,莫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遂以庚申午节后一日[6],期芳若叔父启行,正枫亭荔枝新熟时也[7]。

二十三日　始过江山[8]之青湖[9]。山渐合,东支多危峰峭嶂,西伏

不起。悬望东支尽处，其南一峰特耸，摩云插天，势欲飞动。问之，即江郎山也[10]。望而趋，二十里，过石门街[11]。渐趋渐近，忽裂而为二，转而为三；已复半岐其首，根直剖下；迫之，则又上锐下敛，若断而复连者，移步换形，与云同幻矣！夫雁宕灵峰，黄山石笋，森立峭拔，已为瑰观；然俱在深谷中，诸峰互相掩映，反失其奇。即缙云鼎湖[12]，穹然独起，势更伟峻；但步虚山即峙于旁，各不相降，远望若与为一。不若此峰特出众山之上，自为变幻，而各尽其奇也。

六月初七日　抵兴化府[13]。

初八日　出莆郡西门，西北行五里，登岭，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数岭矣。莒溪即九漈下流。过莒溪公馆，二里，由石步过溪[14]。又二里，一侧径西向山坳，北复有一磴，可转上山。时山深日酷，路绝人行，迷不知所往。余意鲤湖之水，历九漈而下，上跻必有奇境，遂趋石磴道。芳叔与奴辈惮高陟，皆以为误。顷之，境渐塞，彼益以为误，而余行益励。既而愈上愈高，杳无所极，烈日铄铄[15]，余亦自苦倦矣。数里，跻岭头，以为绝顶也；转而西山之上，高峰复有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畴荡荡，正似武陵误入，不复知在万峰顶上也。中道有亭，西来为仙游道，东即余所行。南过通仙桥，越小岭而下，为公馆，为钟鼓楼之蓬莱石，则雷轰漈在焉。涧出蓬莱石旁，其底石平如砺，水漫流石面，匀如铺縠。少下，而平者多洼，其间圆穴，为灶，为臼，为樽，为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遗也[16]。平流至此，忽下堕湖中，如万马初发，诚有雷霆之势，则第一漈之奇也[17]。九仙祠即峙其西，前临鲤湖。湖不甚浩荡，而澄碧一泓，于万山之上，围青漾翠，造物之酝灵亦异矣！祠右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诸胜。梅洞在祠侧，驾大石而成者，有罅成门。透而上，旧有九仙阁，祠前旧有水晶宫，今俱圮。当祠而隔湖下坠，则二漈至九漈之水也。余循湖右行，已至第三漈，急与芳叔返。曰："今夕当淡神休力，静晤九仙。劳心目以奇胜，且俟明日也。"返祠，往蓬莱石，跣足步涧中。石濑平旷[18]，清流轻浅，十洲三岛[19]，竟褰衣而涉也。晚坐祠前，新月正悬峰顶，俯挹平湖，神情俱朗，静中沨沨[20]，时触雷漈声。是夜祈梦祠中。

初九日　辞九仙，下穷九漈。九漈去鲤湖且数里，三漈而下，久已道绝。数月前，莆田祭酒尧俞[21]，令陆善开复鸟道，直通九漈，出莒溪。悔昨不由侧径溯漈而上，乃纡从大道，坐失此奇。遂束装改途，竟出九

漈。瀑布为第二漈，在湖之南，正与九仙祠相对。湖穷而水由此飞堕深峡，峡石如劈，两崖壁立万仞。水初出湖，为石所扼，势不得出，怒从空坠，飞喷冲激，水石各极雄观。再下为第三漈之珠帘泉，景与瀑布同。右崖有亭，曰观澜。一石曰天然坐，亦有亭覆之。从此上下岭涧，盘折峡中。峡壁上覆下宽，珠帘之水，从正面坠下；玉箸之水，从旁霭沸溢。两泉并悬，峡壁下削，铁障四围，上与天并，玉龙双舞，下极潭际。潭水深泓澄碧，虽小于鲤湖，而峻壁环锁，瀑流交映，集奇撮胜，惟此为最！所谓第四漈也。

初至涧底，芳叔急于出峡，坐待峡口[22]，不复入。余独缘涧石而进，踞潭边石上，仰视双瀑从空夭矫，崖石上覆如瓮口。旭日正在崖端，与颓波突浪，掩晕流辉。俯仰应接，不能舍去。循涧复下，忽两峡削起，一水斜回，涧右之路已穷。左望有木板飞架危矶断磴间[23]，乱流而渡，可以攀跻。遂涉涧从左，则五漈之石门矣。两崖至是，壁凑仅容一线，欲合不合，欲开不开，下涌奔泉，上碍云影。人缘陟其间，如猕猿然[24]，阴风吹之，凛凛欲堕。盖自四漈来，山深路绝，幽峭已极，惟闻泉声鸟语耳。



出五漈，山势渐开。涧右危嶂屏列，左而飞凤峰回翔对之，乱流绕其下，或为澄潭，或为倒峡。若六漈之五星，七漈之飞凤，八漈之棋盘石，九漈之将军岩，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带云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岂必刻迹而求乎？盖水乘峡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颓石，斜插为岩，横架为室，层叠成楼，屈曲成洞；悬则瀑，环则流，潴则泉；皆可坐可卧，可倚可濯，荫竹木而弄云烟。数里之间，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下一处，见有别穴，必穿岩通隙而入，曲达旁疏，不可一境穷也！若水之或悬或渟[25]，或翼飞叠注，即匡庐三叠、雁宕龙湫，各以一长擅胜，未若此山微体皆具也。

出九漈，沿涧依山转，东向五里，始有耕云樵石之家，然见人至，未有不惊讶者。又五里，至莒溪之石步，出向道。

初十日　过蒜岭驿，至榆溪[26]。闻横路驿西十里，有石竹山[27]，岩石最胜，亦为九仙祈梦所。闽有“春游石竹，秋游鲤湖”语，虽未合其时，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兴遂行。以横路去此尚十五里，乃宿榆溪。

十一日　至波黎铺，即从小路为石竹游[28]。西向山五里，越一小岭。又五里，渡溪，即石竹南麓。循麓西转，仰见峰顶丛崖，如攒如劈。

西北行久之，有楼傍山西向，乃登山道也。石磴颇峻，遂短衣历级而上。磴路曲折，木石阴翳，虬枝老藤，盘结危石。欹崖之上，啼猿上下，应答不绝。忽有亭突踞危石，拔迥凌虚[29]，无与为对。亭当山之半。再折，石级巍然直上，级穷，则飞岩檐覆垂半空。再上两折，入石洞侧门，出即九仙阁，轩敞雅洁。左为僧庐，俱倚山凌空，可徙倚凭眺。阁后五六峭峰离立，高皆数十丈，每峰各去二三尺。峰罅石壁如削成，路屈曲罅中，可透漏各峰之顶。松偃藤延，纵目成胜。僧供茗芳逸，山所产也。侧径下，至垂岩，路左更有一径。余曰："此必有异。"从之，果一石洞嵌空立。穿洞而下，即至半山亭。下山，出横路而返[30]。

是游也，为日六十有三，历省二，经县十九，府十一，游名山者三。

注释

①九鲤湖：在福建仙游县东北约13公里。相传汉武帝时，有何氏九仙在此骑鲤升天，故名。今仍为著名风景区。湖在万山之巅，瀑布分九漈，一为雷轰漈，二为瀑布漈，三为珠帘漈，四为玉柱漈（《游记》作"玉箸"），五为石门漈，六为五星漈，七为飞凤漈，八为棋盘漈，九为将军漈，以前四漈景色最佳。

②仙游县：隶兴化府，即今福建仙游县。

③罗浮：又称东樵山，在广东博罗县境东江之滨。罗山在东，绝顶飞云顶海拔1282米。西有浮山，传为蓬莱一山，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称罗浮。中有石梁相连，称铁桥。该山为道教名山，相传东晋葛洪在此炼丹。南汉时曾在山中建天华宫。山体灵秀，泉瀑甚多。至今仍有冲虚观、葛洪炼丹灶、洗药池等遗迹。



④越：浙江省的简称。浙江为古越国地，因此得名。越国中心会稽，在今浙江绍兴。

⑤泄（xiè）：瀑布。五泄：在今浙江诸暨县西北约30公里。瀑布从山巅奔泻而下，凡五级，景色各异，汇为五泄溪，有五泄寺，为游览胜地。

⑥午节：即端午节，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

⑦枫亭：明代曾设枫亭市巡检司。今名同，在仙游县东南隅。

⑧江山：明为县，隶衢州府，即今浙江江山县。

⑨青湖：在江山县南，今又作清湖。

⑩江郎山：一名金纯山、须郎山，在江山县城东南25公里，传有江氏兄弟三人登巅化石，故名。山高824米，三石峰直插天穹，俗呼为三爿（pán盘）石。山半有岩，山下有泉。

⑪石门街：今仍称石门，在江山县南境。

⑫缙云：明为县，隶处州府，即今浙江缙云县。缙云县城东8公里的缙云山，

亦称仙都山，为风景胜地，好溪两岸10公里范围内，胜景不绝，尤以鼎湖峰最著。鼎湖峰又名玉笋峰，东靠步虚山，西临好溪水，高168米。峰顶有湖，故称鼎湖。

⑬兴化府：治莆田，故又称莆郡，即今福建莆田县。

⑭由石步过溪：诸本皆作"由石上步过溪"，九日记有"至莒溪之石步，出向道"，此处当衍"上"字，据改。

⑮铄：通"烁"。铄铄：光芒闪动的样子。四库本、叶本作"烈日薰铄"。

⑯九仙：《大清一统志》："何氏九仙，其世代莫可考。兄弟九人居仙游东北山中修道，因名其山曰九仙山。又居湖侧炼丹，丹成，各乘赤鲤仙去，名其湖曰九鲤湖。"《兴化府志》谓时在西汉元狩年间。

⑰漈（jì 祭）：福建、江西一带方言称瀑布为漈。

⑱濑（lài 赖）：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

⑲十洲：指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三岛：指蓬丘岛、方丈岛、昆仑岛。十洲三岛皆古代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此处比喻仙境一样的遍布水中的沙洲和小岛。



⑳沨沨（fēng 风）：水声。

㉑祭酒：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后亦以泛称年长或位尊者。祭酒亦学官名，即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的主管官。

㉒坐待峡口：原作"坐视峡口"，据四库本、陈本、丁本改。

㉓矶（jī 机）：水边突出的岩石。

㉔猕（mí 弥）猿：猴的一种，亦称恒河猴，群居山林中，喧哗好闹，采食野果、野菜等。我国南方各省皆有。

㉕渟（tíng 亭）：水积聚而不流通。

㉖榆溪：今作渔溪，在福建福清县南境的公路边。

㉗石竹山：徐镇《辨讹》称："石所山，诸本作石竹，非。"乾隆本、四库本皆作"石所山"。《九鲤湖志》载："按徐筠峪作《霞客游记辨讹》，改'石竹'为'石所'，不知霞客所游，正福清之石竹，非仙游之石所也。筠峪未之考耳，特正之。"宁抄本亦为"石竹山"。据此改回。下同。

㉘石竹山：在福清县横路驿西，传为林玄光炼丹、骑虎、升天之地。无患溪蛇行山麓，中一小山酷似一鱼称仙鲤山，上有九仙阁、紫云洞等胜景。

㉙拔迥（jiǒng 炯）：挺拔高远。

㉚横路：《读史方舆纪要》作宏路驿，即今宏路，在福清县治稍西的交通要道上。

【今译】

去浙江、福建旅游已是过去的事了。我的愿望是游四川峨眉山和

广西桂林，以及太华山、恒山等名山；至于出游罗浮山、衡山，则是下一步的计划。去浙江五泄、福建九漈，又是再下一步的计划。但是去四川、广西和陕西关中等地，因为母亲年迈、路程遥远，不能立即出游；衡山、湘江等地，可以在路过的时候游，不必专程旅游。考虑去近处，最好就是经过江郎山、三石，然后到九漈。于是在庚申年（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端午节的第二天，和叔父芳若按期启程出游，这时正是枫亭市巡检司一带荔枝刚刚成熟的季节。

二十三日　开始经过江山县的青湖。山峦渐渐重合，东边大多是陡直的山峰，十分峻峭，犹如屏障；西边的山不高，缓缓地低伏着。远眺东边山峦尽头处，南部有一座高峰特别突出，直插云天，那气势似乎要振飞。一问，就是江郎山。盯着江郎山朝前赶，走了二十里，过石门街。越行离山越近，山忽然分为两座，再变成三座；不一会，山头又一分为二，直直地向下剖去；靠近山，则又是山头尖锐、下面收敛，像要断开、却又相连，人一移动脚步，山形便变换，是与云彩一起变化啊！雁宕山有灵峰，黄山有石笋，丛密、峻峭、挺立，已经是瑰丽的景观，但都位于深山峡谷，众多的山峰互相掩映，反而失掉了各自的“奇”。至于缙云县的鼎湖峰，独立高耸，气势更加伟峻；只是步虚山就峙立在旁边，两山不相上下，远望好像是一座山，比不上这江郎山突出于众峰之上，姿态万千，并尽显其奇。

六月初七日　到达兴化府。

初八日　从兴化府城西门出发，往西北行五里，攀登山岭，四十里，到莒溪，一路上上下了不止数座山岭。莒溪是九漈的下游。经过莒溪公馆，行二里，从石步渡过溪水。又走二里，一条小路往西伸向山坳，北边又有一条石阶道，可以绕上山。这时山岭深邃、太阳酷热，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估计九鲤湖的水顺着九漈而下，往上攀登定有奇境，于是从石阶道走。芳叔和仆人害怕登高，都认为走错了。不久，四周渐渐狭窄，他们更以为走错了，我却越走越振奋。很快就愈上愈高，路深远得没有尽头，烈日炎炎，我自己也劳累疲倦了。数里，登上岭头，以为是最高顶峰；折转到西山上，还有高过此岭一倍的山峰。沿着山岭来回曲折行走，三里，平坦的田地空旷广远，正好像武陵人误入桃花源的故事一样，不再知道是在万座峰顶之上。途中有亭，从西边伸来的是去仙游县的路，东边就是我所走的路。往

南经过通仙桥，翻越小岭向下走，是公馆，有钟鼓楼的蓬莱石，而雷轰漈也在这里。涧水从蓬莱石旁边流出，底下的石头像磨石一样平，水从石面上漫流而过，匀称得如同铺了一层绉纱。稍稍往下，平滑的底部出现许多洼坑，洼坑之中的圆孔，分别称为灶、臼、樽、井，都用“丹”字来命名，是九鲤仙的遗迹。涧水平缓地流到这里，突然往下堕落到湖中，犹如万马初发，确实有雷霆万钧之势，这就是九漈中第一级瀑布奇观。九仙祠就建立在瀑布西边，前对九鲤湖。湖水不甚浩荡，但在万山中显出一片清澈碧蓝，绿树围绕、清波荡漾，大自然造物的神化灵奇真是太奇异了！九仙祠右边有石鼓、元珠、古梅洞等胜境。古梅洞在祠旁边，大石架空而成，石上的缝隙形成门。穿石缝往上走，原来有九仙阁，九仙祠前原来有水晶宫，现在都毁坏了。正对九仙祠并隔着九鲤湖往下坠落的水，就是第二级到第九级的瀑布。我顺着九鲤湖右边走，已经到了第三级瀑布，急忙和芳叔一齐返回。我说：“今晚应当清静心神、休息体力，静候九仙托梦。烦劳心力目力游览奇观胜景之事，暂且等到明天吧。”回到九仙祠，去蓬莱石，光着脚在涧中行走。涧底平旷，水清而浅，轻轻流淌，遍布水中的沙洲小岛如仙境一样，撩起衣襟就越过去了。晚上坐在祠前，初升的月亮正悬挂在峰顶上，低头俯视平静的湖水，眼前的景色和自己的心情都非常好，寂静中只有沨沨的水声，不时地还听到雷漈瀑布的声响。这一夜在祠中祈祷九仙托梦。

初九日　离开九仙祠，往下探游九漈的尽头。九漈距离九鲤湖大约数里，从第三级瀑布往下走，路已经断了很久。几个月前，国子监祭酒、莆田县人尧俞，命令陆善修复，开通这险峻的山路，直达九漈，从莒溪出去。后悔昨天没有从侧边的小路溯瀑布而上，而绕道顺大路走，失掉了观览这一奇景的机会。于是整理行装改道而行，直接从九漈出去。第二漈就叫瀑布，在九鲤湖的南边，正好与九仙祠相对。湖尽头处水就向深谷飞坠下去，深谷如同被刀劈开，两边的山崖像墙壁一样陡立，高达万丈。水一从湖里流出，便被岩石阻拦，水势不能畅通，汹涌的水流从空中坠落，浪花飞溅、水珠喷洒，水和石都显得极其雄伟壮观。再下去是第三漈珠帘泉，景致和瀑布相同。右边的山崖上有亭子，叫观澜亭。一块名叫天然坐的石头，也有亭覆盖。从这里上岭下涧，在峡谷中曲折行走。峡谷两边的山壁上面倾覆、下面宽阔，珠帘瀑

布泉从正面坠落下来，玉箸泉瀑布从旁边水雾腾腾地涌出。两股瀑布并列悬挂，峡谷两壁往下陡削，四周都是铁壁般的山崖，山高得齐天，两道瀑布像玉龙飞舞，往下倾入潭中。潭水极深，碧绿清澄，虽然比九鲤湖小，但四周峭壁环绕，瀑布交相辉映，奇景荟萃，只有这里风景最佳！是所说的第四漈。

刚到涧底，芳叔忙着走出峡谷，在峡谷口坐着等我，没有再进来。我独自沿着涧底的石道前进，到潭边坐在石头上，抬头注视两道瀑布在空中矫健而有气势地飞流，崖石上部倾覆得如同瓮口。旭日正好升到崖石顶端，和坠落的水波、腾跃的浪珠，互相掩映、五光十色。我俯视仰视而应接不暇，舍不得离去。顺山涧再往下走，峡谷两边突然陡峭起来，一股溪水弯斜流淌，山涧右边的路已经断了。向左边看去，只见木板架在陡岩上的残阶之间，横渡溪流，就可以攀越。于是涉过涧从左边走，是第五漈——石门。两边的山崖在这里向中间紧靠，只能容下一线天，要合不合，要开不开，下面山泉汹涌奔腾，上面云遮雾盖。人在中间攀援，如同猕猴一般，寒风吹来，人阴冷得几乎要掉下去。大致从第四漈以来，山谷深邃，道路断绝，幽深陡峭到了极点，只听得到泉水声和鸟鸣声。

走出第五漈，山势渐渐开阔。山涧右边的陡崖如同屏障排列，左边的飞凤峰盘旋飞翔而对，水流纵横交错地环绕在下面，有的是清澈的水潭，有的倒映出峡谷。至于第六漈五星、第七漈飞凤、第八漈棋盘石、第九漈将军岩，都是按顺序得名。既然这一带云蒸霞蔚，所以情趣在山水之中得到，哪里还有必要刻意追求一景一物的形迹呢？大致水凭借峡谷的形势伸展，洒脱自得，毫无约束，水流两旁崩塌的山崖巨石，斜插的就是岩岸，横架的为石室，层叠的则像石楼，曲折弯转的成石洞；飞悬空中的则为瀑布，绕石环流的则为小溪，积聚起来的则为清泉；山石都可以坐卧休息，泉流都能靠近洗涤，竹木成荫而云霞烟雾拨弄。数里之间的美景，让人一整天都目不斜视，流连忘返。每下到一处，看见有另外的洞穴，我一定穿过岩缝进去，洞穴曲折旁达，不能一下子穷尽其中的妙境。至于水流，有的悬挂山崖，有的汇聚一起，有的如鸟翅腾飞，叠水喷注，即使是庐山三叠泉瀑布，雁宕山龙湫瀑布，只能各凭一个特点取胜，不像这座山，局部和整体的风光都完美无缺。

从九漈出来，顺山涧靠着山转，往东走五里，才有人家在白云飘荡

的山上耕种、打柴,而他们看到有人来到,都感十分惊讶。又走五里,到达莒溪的石步,从来时的路出去。

初十日　经过蒜岭驿,到达榆溪。听说横路驿西边十里处,有石竹山,山上的岩石最为有名,也是九仙祈祷、做梦的地方。福建流传着"春天游石竹山,秋天游九鲤湖"的话,现在游石竹山虽然与最佳节令不相合,但是不能当面错过游这一胜境的机会。于是乘兴出游。因为横路驿距离榆溪还有十五里,就在榆溪住宿。

十一日　到波黎铺后,就从小路去游石竹山。往西朝着山走五里,越过一座小岭。又走五里,横渡溪水,就到石竹山南麓。沿着山麓往西转,抬头看见峰顶上崖石丛丛,如攒聚、如刀劈。往西北走了很久,有座楼背靠山、面朝西,这就是登山道。石阶很陡,于是身着短衣沿石阶而上。石阶弯转曲折,树阴遮蔽,弯曲如龙的树干老藤盘绕在陡峭倾斜的岩石上,猿猴上下跳跃,啼叫声不断。忽见峭石上有座亭子,挺拔高远,凌空而立,没有什么和它相对。亭位于山腰。再转石阶陡上,石阶尽头处,飞起的岩石像屋檐一样覆盖在半空中。又往上转两道弯,从石洞侧门进去,一出洞就是九仙阁,阁高大宽敞、雅致整洁。左边为僧人住房,都是靠山凌空而建,可以徘徊远望。阁后有五六座峻峭的山峰各自耸立,都高达数十丈,每座峰之间相距二三尺,间隙如同用刀劈出来的一样,道路曲折地从缝隙间穿过,可以穿行到各座山峰顶上。松树卧伏,老藤蔓延,目光所到之处都是胜景。僧人送来香味四溢的茶,是山中出产的。从旁边的小路下山,到陡岩,路左边另有一条小路。我说:"从这里去肯定有奇异的景致。"于是顺小路走,果然有一个石洞镶嵌在山腰。从洞中穿下去,就到了半山亭。下山,到横路驿后返回家乡。



这次出游,一共是六十三天,跨越两个省,经过十九个县、十一个府,游历了三座名山。



游嵩山[①] 日记[②]河南河南府登封县[③]

【题解】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徐霞客北游嵩山、华山、太和山。《游嵩山日记》是徐霞客在河南嵩山一带旅行的游记。

徐霞客于二月初一日离家,陆行经徐州、开封等地。十九日至郑州黄宗店,参观圣僧池,后过密县游天仙院。二十日进入登封县境,二十四日离开少林寺,在嵩山历时五天。二十五日至伊阙,参观龙门石窟。

嵩山为五岳之首,历史遗存遍布。徐霞客以浓厚的兴趣参观了岳庙、嵩阳宫、崇福宫、启母石、少林寺、初祖洞等,《游嵩山日记》是徐霞客名山游记中记录文物古迹最多的篇章。北方缺水,徐霞客对沿途的环境状况尤为关注,对石淙、卢岩瀑布、龙潭沟等备加称赞。他登太室绝顶后,选择了最险的路线,"目不使旁瞬,足不容求息",滑溜下山。他勇攀少室绝顶,遇"斩绝不可度"的地方,则"解衣从之"。他是一位不畏艰险的旅游探险家。

【原文】

余髫年[④]蓄五岳志[⑤],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拟历襄、郧,扪太华,由剑阁连云栈[⑥],为峨眉先导[⑦];而母老志移,不得不先事太和,犹属有方之游。第沿江溯流,旷日持久,不若陆行舟返,为时较速。乃

陆行汝、邓间[8]，路与陕、汴略相当[9]，可以兼尽嵩、华，朝宗太岳[10]。遂以癸亥仲春朔，决策从嵩岳道始。凡十九日，抵河南郑州之黄宗店[11]。由店右登石坡，看圣僧池。清泉一涵[12]，渟碧山半。山下深涧交叠，涸无滴水。下坡行涧底，随香炉山曲折南行。山形三尖攒立如覆鼎，众山环之，秀色娟娟媚人。涧底乱石一壑，作紫玉色。两崖石壁宛转，色较缜润[13]；想清流汪注时，喷珠泄黛，当更何如也！十里，登石佛岭。又五里，入密县界，望嵩山尚在六十里外。从岐路东南二十五里，过密县[14]，抵天仙院。院祀天仙，云黄帝之三女也。白松在祠后中庭，相传三女蜕骨其下。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干，鼎耸霄汉，肤如凝脂，洁逾傅粉，蟠枝虬曲，绿鬣舞风，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观也[15]！周以石栏。一轩临北[16]，轩中题咏绝盛。徘徊久之，下观滴水。涧至此忽下跌，一崖上覆，水滴历其下[17]。还密，仍抵西门。三十五里，入登封界，曰耿店[18]。南向为石淙道，遂税驾焉[19]。



二十日　从小径南行二十五里，皆土冈乱垄。久之，得一溪。渡溪，南行冈脊中，下瞰则石淙在望矣。余入自大梁[20]，平衍广漠，古称“陆海”，地以得泉为难，泉以得石尤难。近嵩始睹蜿蜒众峰，于是北流有景、须诸溪，南流有颍水，然皆盘伏土碛中。独登封东南三十里为石淙，乃嵩山东谷之流，将下入于颍。一路陂陀屈曲，水皆行地中，至此忽逢怒石。石立崇冈山峡间，有当关扼险之势。水沁入胁下，从此水石融和，绮变万端。绕水之两崖，则为鹄立，为雁行；踞中央者，则为饮兕[21]，为卧虎。低则屿，高则台，愈高，则石之去水也愈远，乃又空其中而为窟，为洞。揆崖之隔[22]，以寻尺计[23]，竟水之过，以数丈计，水行其中，石峙于上，为态为色，为肤为骨，备极妍丽。不意黄茅白苇中，顿令人一洗尘目也[24]！

登陇[25]，西行十里，为告成镇[26]，古告成县地。测景台在其北。西北行二十五里，为岳庙[27]。入东华门时，日已下舂[28]，余心艳卢岩，即从庙东北循山行。越陂陀数重，十里，转而入山，得卢岩寺。寺外数武[29]，即有流铿然下坠石峡中。两旁峡色，氤氲成霞。溯流造寺后，峡底矗崖，环如半规，上覆下削。飞泉随空而下，舞绡曳练[30]，霏微散满一谷，可当武彝之水帘。盖此中以得水为奇，而水复得石，石复能助水不尼水[31]，又能令水飞行，则比武彝为尤胜也[32]。徘徊其下，僧梵音以茶点饷。急返岳庙，已昏黑。

二十一日　晨，谒岳帝。出殿，东向太室绝顶。按嵩当天地之中，祀秩为五岳首，故称嵩高。与少室并峙，下多洞窟，故又名太室。两室相望如双眉，然少室嶙峋，而太室雄厉称尊，俨若负扆[33]。自翠微以上，连崖横亘，列者如屏，展者如旗，故更觉岩岩。崇封始自上古，汉武以嵩呼之异，特加祀邑。宋时逼近京畿[34]，典礼大备。至今绝顶犹传铁梁桥、避暑寨之名。当盛之时，固可想见矣。

太室东南一支，曰黄盖峰。峰下即岳庙，规制宏壮。庭中碑石矗立，皆宋、辽以来者。登岳正道，乃在万岁峰下，当太室正南。余昨趋卢岩时，先过东峰，道中见峰峦秀出，中裂如门，或指为金峰玉女沟，从此亦有路登顶，乃觅樵预期为导，今遂从此上。近秀出处，路渐折避之，险绝不能径越也。北就土山，一缕仅容攀跻，约二十里，遂越东峰，已转出裂门之上。西度狭脊，望绝顶行。是日浓云如泼墨，余不为止。至是岚气愈沉，稍开则下瞰绝壁重崖，如列绡削玉，合则如行大海中。五里，抵天门。上下皆石崖重叠，路多积雪。导者指峻绝处为大铁梁桥。折而西，又三里，绕峰南下，得登高岩。凡岩幽者多不畅，畅者又少回藏映带之致。此岩上倚层崖，下临绝壑，洞门重峦拥护，左右环倚台嶂。初入，有洞岈然，洞壁斜透；穿行数武，崖忽中断五尺，莫可着趾。导者故老樵，狷捷如猿猴[35]，侧身跃过对崖，取木二枝，横架为阁道。既度，则岩穹然上覆，中有乳泉、丹灶、石榻诸胜。从岩侧跻而上，更得一台，三面悬绝壑中。导者曰："下可瞰登封，远及箕、颍[36]。"时浓雾四塞，都无所见。出岩，转北二里，得白鹤观址。址在山坪，去险就夷，孤松挺立有旷致。又北上三里，始跻绝顶[37]，有真武庙三楹。侧一井，甚莹，曰御井，宋真宗避暑所浚也[38]。

饭真武庙中。问下山道，导者曰："正道从万岁峰抵麓二十里。若从西沟悬溜而下，可省其半，然路极险峻。"余色喜，谓嵩无奇，以无险耳。亟从之，遂策杖前。始犹依岩凌石，披丛条以降。既而从两石峡溜中直下，仰望夹崖逼天。先是峰顶雾滴如雨，至此渐开，景亦渐奇。然皆垂沟脱磴，无论不能行，且不能止。愈下，崖势愈壮，一峡穷，复转一峡。吾目不使旁瞬，吾足不容求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峡，抵平地，得正道。过无极洞[39]，西越岭，趋草莽中，五里，得法皇寺[40]。寺有金莲花，为特产，他处所无。山雨忽来，遂借榻僧寮[41]。其东石峰夹峙，每月初生，正从峡中出，所称"嵩门待月"也。计余所下之峡，即在其上，今

坐对之，只觉云气出没，安知身自此中来也。

二十二日　出山，东行五里，抵嵩阳宫废址[42]。惟三将军柏郁然如山，汉所封也；大者围七人，中者五，小者三。柏之北，有室三楹，祠二程先生[43]。柏之西，有旧殿石柱一，大半没于土，上多宋人题名，可辨者为范阳祖无择、上谷寇武仲及苏才翁数人而已[44]。柏之西南，雄碑杰然，四面刻蛟螭甚精[45]。右则为唐碑，裴迥撰文，徐浩八分书也[46]。又东二里，过崇福宫故址[47]，又名万寿宫，为宋宰相提点处。又东为启母石[48]，大如数间屋，侧有一平石如砥。又东八里，还饭岳庙，看宋、元碑。

西八里，入登封县[49]。西五里，从小径西北行。又五里，入会善寺[50]，"茶榜"在其西小轩内，元刻也。后有一石碑仆墙下，为唐贞元《戒坛记》[51]，汝州刺史陆长源撰文，河南陆郢书。又西为戒坛废址，石上刻镂极精工，俱断委草砾。西南行五里，出大路，又十里，至郭店[52]。折而西南，为少林道。五里，入寺，宿瑞光上人房。



二十三日　云气俱尽。入正殿，礼佛毕，登南寨。南寨者，少室绝顶，高与太室等，而峰峦峭拔，负"九鼎莲花"之名。俯环其后者为九乳峰，蜿蜒东接太室，其阴则少林寺在焉[53]。寺甚整丽，庭中新旧碑森列成行，俱完善。夹墀二松[54]，高伟而整，如有尺度。少室横峙于前，仰不能见顶，游者如面墙而立，辄谓少室以远胜。余昨暮入寺，即问少室道，俱谓雪深道绝，必无往。凡登山以晴朗为佳。余登太室，云气弥漫，或以为仙灵见拒[55]，不知此山魁梧，正须止露半面。若少室工于掩映，虽微云岂宜点滓？今则霁甚，适逢其会，乌可阻也！乃从寺南渡涧登山，六七里，得二祖庵[56]。山至此忽截然土尽而石，石崖下坠成坑。坑半有泉，突石飞下，亦以"珠帘"名之。余策杖独前，愈下愈不得路，久之乃达。其岩雄拓不如卢岩，而深峭过之。岩下深潭泓碧，僵雪四积。再上，至炼丹台。三面孤悬，斜倚翠壁，有亭曰小有天，探幽之屐，从未有抵此者。过此皆从石脊仰攀直跻，两旁危崖万仞，石脊悬其间，殆无寸土，手与足代匮而后得升[57]。凡七里，始跻大峰。峰势宽衍，向之危石，又截然忽尽为土。从草棘中莽莽南上，约五里，遂凌南寨顶，屏翳之土始尽。南寨实少室北顶，自少林言之，为南寨云。盖其顶中裂，横界南北，北顶若展屏，南顶列戟峙，其前相去仅寻丈，中为深崖，直下如剖。两崖夹中，坑底特起一峰，高出诸峰上，所谓摘星台也，为少室中央[58]。绝顶与北崖离倚，彼此斩绝不可度。俯瞩其下，一丝相

属。余解衣从之，登其上，则南顶之九峰森立于前，北顶之半壁横障于后，东西皆深坑，俯不见底，罡风乍至[59]，几假翰飞去[60]。

从南寨东北转，下土山，忽见虎迹大如升。草莽中行五六里，得茅庵，击石炊所携米为粥，啜三四碗，饥渴霍然去。倩庵僧为引龙潭道。下一峰，峰脊渐窄，土石间出，棘蔓翳之，悬枝以行，忽石削万丈，势不可度。转而上跻，望峰势蜿蜒处趋下，而石削复如前。往复不啻数里，乃迂过一坳，又五里而道出，则龙潭沟也。仰望前迷路处，危崖欹石，俱在万仞峭壁上。流泉喷薄其中，崖石之阴森崭巖者，俱散成霞绮。峡夹涧转，两崖静室如蜂房燕垒。凡五里，一龙潭沉涵凝碧，深不可规以丈。又经二龙潭，遂出峡，宿少林寺。

二十四日　从寺西北行，过甘露台，又过初祖庵。北四里，上五乳峰，探初祖洞。洞深二丈，阔杀之，达摩九年面壁处也[61]。洞门下临寺，面对少室。地无泉，故无栖者。下至初祖庵[62]，庵中供达摩影石。石高不及三尺，白质黑章，俨然西僧立像[63]。中殿六祖手植柏[64]，大已三人围，碑言自广东置钵中携至者。夹墀二松亚少林。少林松柏俱修伟，不似岳庙偃仆盘曲[65]，此松亦然。下至甘露台，土阜矗起，上有藏经殿。下台，历殿三重，碑碣散布[66]，目不暇接。后为千佛殿，雄丽罕匹。出饭瑞光上人舍。策骑趋登封道，过轘辕岭[67]，宿大屯。



二十五日　西南行五十里，山冈忽断，即伊阙也[68]。伊水南来经其下，深可浮数石舟。伊阙连冈，东西横亘，水上编木桥之。渡而西，崖更危耸。一山皆劈为崖，满崖镌佛其上。大洞数十，高皆数十丈。大洞外峭崖直入山顶，顶俱刊小洞，洞俱刊佛其内。虽尺寸之肤，无不满者，望之不可数计[69]。洞左，泉自山流下，汇为方池，余泻入伊川。山高不及百丈，而清流淙淙不绝，为此地所难。伊阙摩肩接毂[70]，为楚、豫大道，西北历关陕。余由此取西岳道去。

注释

①嵩山：又称嵩岳、玄岳、中岳，为五岳之首。分太室山和少室山两大部分，以少林河为界，太室山如大屏风横亘在登封县北，少室山如一朵巨莲，耸峙在登封县西。古时称石洞为石室，该山有石洞，故称为“室”。嵩山被誉为“文物之乡”，东汉三阙（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北魏时建的嵩岳寺塔，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代庙宇、碑刻、古树荟萃。

②《游嵩山日记》《游太华山日记》《游太和山日记》《闽游日记前》《闽游日记后》《游天台山日记后》《游雁宕山日记后》《游五台山日记》《游恒山日记》诸篇，皆在乾隆刻本第一册下。

③河南府：治洛阳，即今河南洛阳市。

④髫（tiáo条）：小孩子头上下垂的短发。髫年：幼年。

⑤五岳：我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历代封建帝王为维护其统治，讹传这些山为群神所居，对它们进行封禅、祭祀。五岳制度始于汉武帝，但所指五岳，历代曾有变化。明代五岳为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

⑥剑阁：今四川省北部有剑门山，横亘100余公里，有72峰绵延起伏，形若利剑，主峰大剑山在剑阁县北。峭壁中断处，两崖相峙如门，飞阁通衢，谓之剑阁，为中原入川必经的险道。

⑦峨眉：即峨眉山，在四川峨眉山市西南。俗称"峨眉天下秀"，山峰如螓首蛾眉，故名。有大峨、中峨、小峨，一般游览范围为大峨。主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从山脚到山顶有山道50余公里，从报国寺入山，沿途有伏虎寺、清音阁、万年寺、洪椿坪、仙峰寺、洗象池等胜景，最高处为金顶，可观云海、日出、"佛光"。该山传为普贤菩萨道场，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山中动植物种类丰富，至今还有群猴戏人。



⑧汝：即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邓：即邓州，隶南阳府，即今河南邓县。

⑨陕：即陕州，隶河南府，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市稍西。汴：唐置汴州，五代梁、晋、汉、周及北宋定都于此，称汴京。明代置开封府，为河南布政司治所，但仍以"汴"为其别称。即今河南开封市。

⑩朝宗：古代诸侯朝见天子，春见称朝，夏见称宗。此处比喻对嵩山的尊崇，为朝谒的意思。

⑪郑州：隶开封府，即今河南郑州市。

⑫涵（hán含）：包含。此处作名词，一涵即一潭。

⑬缜（zhěn诊）润：细致而润泽。

⑭密县：隶开封府禹州，即今河南密县。

⑮洵（xún旬）：实在，真正。

⑯轩（xuān宣）：有窗槛的长廊或小室。

⑰滴历：同"滴沥"，水稀疏下滴。

⑱耿店：今分路处为卢店。登封—卢店—告成公路为20公里。

⑲税：通"脱"。税（tuō）驾：停宿，休息。

⑳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在今开封市，称大梁，后世相沿即称开封为大梁。

㉑兕（sì四）：古代对雌性犀牛的称呼。

㉒揆（kuí奎）：估计。

㉓寻（xún 旬）：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㉔竟水句：此即嵩山八景之一的石淙会饮，在告成东门外沿石淙河前行三公里处。石淙河从北往南汇入颍河，在此汇积成潭，河边怪石嶙峋，摩崖题刻甚多，被赞为"千仞壑"、"石淙涧"、"水营山阵"、"小桂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㉕陇（lǒng 拢）：通"垄"，田中高地。

㉖告成镇：从战国至唐初皆称阳城，武则天时将封嵩山，改阳城为告成。唐以后废，故称"古告成县地"。今又作部城，属登封县。相传周代就在此建立了测景台，至今仍有周公庙，庙内有"圭"、"表"，原为土圭，唐代南宫说仿周公旧制，换为石座石表，俗称"周公测景台"。其北是元代郭守敬建的观星台，高 9.64 米，上为长方形，下为正方形，台面东西长 13.7 米，南北宽 9.9 米，为砖石结构。台上四周有栏墙，有南向小室，台北有两个对称的踏道口可以上下。北壁中间砌成垂直凹槽，凹槽下方为南北向水轨，由三十六方青石连成，长 31.196 米，中间刻有两条平行水槽，俗称"量天尺"。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古代天文学遗迹之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㉗岳庙：即中岳庙，在今登封县城东 4 公里的公路边。面积十余万平方米，共十一进，长达 1.3 里，现有明清建筑四百余间，是五岳中规模较大的一座。东华门现称中华门，原系木牌坊，现为砖瓦结构的歇山式牌坊。中华门前有汉代石刻翁仲一对，正南五百米处即为汉代太室阙。庙后倚黄盖峰，峰顶有两层八角琉璃亭。每年农历三月和十月均有庙会，进行贸易的帐篷密布庙前广场及田中，附近省县来者云集。



㉘下舂：日落时。

㉙武：步。

㉚绡（xiāo 霄）：生丝织物。练（liàn）：煮熟的白绢。

㉛尼（nǐ）：阻止。

㉜又能句：卢崖瀑布今存，为三叠，上折常隐在云雾里，下折掩在深壑中，通常所见者为中折。瀑如白练悬空，该峰亦因此称悬练峰。

㉝扆（yǐ 以）：画斧的屏风。天子见诸侯时，背依画斧的屏风南向而立，因称负扆。

㉞京畿（jī 机）：国都及其附近的地方。

㉟狷（juàn 绢）捷：敏捷。

㊱远及箕、颍：箕指箕山，颍指颍水，皆在登封县东南。颍水今称颍河，往东南注入淮河。

㊲又北上句：太室山有三十六峰，即太白、望都、观香、积翠、立隼、独秀、玉女、玉人、虎头、玉镜、子晋、会仙、河带、玉柱、卧龙、胜观、万岁、老翁、元龟、华盖、石

幔、凤凰、桂轮、三鹤、起云、金壶、松涛、狮子、遇圣、浮丘、周道、黄盖、悬练、鸡鸣、青童、春震。绝顶峻极峰海拔 1440 米。

㊳宋真宗：北宋皇帝，名赵恒，共在位 25 年，时为公元 997—1022 年。

㊴无极洞：即今老君洞，有道院一所。原奉太极、皇极，因称无极洞。

㊵法皇寺：应作"法王寺"。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公元 71 年），仅比洛阳白马寺晚三年，是嵩山最古的寺院。寺后有塔数座，高者达 40 余米，为方形密檐式砖塔，唐代建筑。嵩门待月亦嵩山八景之一。

㊶僧寮（liáo 辽）：和尚住的小屋。

㊷嵩阳宫废址：在登封城北 2.5 公里。北魏时为嵩阳寺，隋代为嵩阳观，唐高宗曾以此为行宫。宋至道三年（公元 997 年）赐名太室书院，景祐二年（公元 1035 年）重修，赐额更名为嵩阳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现为登封师范学校。三将军柏今存二株，皆不甚高，大将军柏躯干斜依，腰围约 6 米，二将军柏腰围近 15 米，中空，散为若干枝，系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游嵩山时所封，为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唐碑即指《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李林甫撰文，徐浩书，天宝三年刻立，高 8 米多，现用三棵大木柱支撑着，为嵩山最大的石碑。



㊸二程：指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曾在此讲过学。

㊹范阳：历史上曾数次以范阳为名设置郡县，治所也有变迁。唐天宝年间设范阳郡，唐代后期有范阳节度使，皆在今北京城西南。唐初置范阳县，治今河北涿县，历为涿州治所，至明初废入涿州。上谷：战国、秦、汉有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隋、唐亦置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

㊺螭（chī 吃）：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色黄，古代建筑常用它的形状作装饰。

㊻八分书：书法体的一种。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王次仲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字二分，取八分，别成一格，故称八分书。

㊼崇福宫：在万岁峰南麓，汉代建万岁观，宋时改名崇福宫，相传司马光曾在此写过《资治通鉴》。现为养鸡场，古碑仆卧地上，大石柱础犹存，当年著名的太乙泉水，现用水管引入围墙内饮用。

㊽启母石：今存。从轮廓看，平石系从主石上崩下来的，上平滑。两石间有碑一块，为隆庆三年监察御史蒋机立。其南稍远处有东汉延光二年（公元 123 年）立启母阙，用长方形石条砌成，分东西两半，有石雕屋顶，现存篆书铭文及雕刻的画像 60 余幅。

㊾登封县：隶河南府，即今河南登封县。旧城在今县治西南部，主要街道作"十"字，部分城墙遗迹尚存。

㊿会善寺：今存，大殿为元代建筑。该寺为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出家的地

方，寺西山坡上即为一行创建的戒坛遗址，今残存刻有金刚像的石柱一根。寺东山坡上有塔三座，其中一座为六角锥体五级彩色琉璃塔。

⑤¹贞元：唐德宗年号，共二十年，时在公元785—804年。

⑤²郭店：今名同，在登封县西北，登封到偃师的公路旁。

⑤³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面，背倚五乳峰，少林河从寺前流过，距登封城13公里，有公路相通。该寺始建于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在此首传禅宗，少林寺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且以传授少林派拳术著称。常住院面积三万多平方米，1928年军阀石友三放火烧寺，保存至今者主要有方丈，达摩亭，千佛殿的五百罗汉朝遻卢，白衣殿的少林拳谱、十三和尚救唐王、紧那罗御红巾等壁画，还有三百余品碑刻和金属铸器。寺西有墓塔220多座，层级、大小不同，形态万千，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塔林。

⑤⁴墀（chí 迟）：台阶上面的空地。

⑤⁵仙灵见拒：四库本作"山灵见拒"。

⑤⁶二祖庵：二祖即慧可，二祖庵在少林寺西南四公里的钵盂峰上。有古井四眼，俗称"卓锡泉"。南上里许即炼魔台，又称觅心台，为远眺风景的好地方。

⑤⁷代匮（kuì 愧）：备缺乏以为代。手与足代匮：脚不够用而以手帮助。

⑤⁸少室：少室山，有三十六峰。南寨即今御寨山，为少室山绝顶，海拔1405米。

⑤⁹罡（gāng 刚）风：亦作"刚风"，即高空的强风。

⑥⁰翰（hàn 旱）：天鸡红色的羽毛。

⑥¹达摩：菩提达摩的简称。相传为南天竺人，南朝宋末航海到广州，梁武帝迎至金陵，与谈佛理。后往北魏，住嵩山少林寺，被认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

⑥²初祖庵：宋时少林寺僧徒为纪念禅宗初祖达摩修造的，今存大殿和千佛阁。古柏亦无恙，高二十多米，胸围四米余。

⑥³俨然西僧立像："西僧"，四库本作"番僧"，陈本作"胡僧"

⑥⁴六祖：指慧能，唐代僧人。本姓卢，生于南海新兴（今属广东），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实际创立者，被尊为禅宗第六祖。他的一派为禅宗南宗，传承很广，为禅宗正系。

⑥⁵偃仆：仰而倒称偃，伏而覆为仆。

⑥⁶碑碣：人工竖立的刻有文字的石头，作为纪念物，或标记、文告用。方者称碑，圆者称碣。

⑥⁷轘辕岭：在登封西北，有轘辕关，石径崎岖，长坡数里，地势险要，为许昌到洛阳的交通要道，公路今仍从此经过。

⑥⁸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市南12公里。青山对峙，形如门阙，伊水经其间，从南往北流，故称伊阙。《明史·地理志》：洛阳"西南有阙塞山，亦曰阙口山，亦曰伊



阙山，俗曰龙门山。”

⑲一山皆劈为崖句：此即著名的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断续大规模营造达四百多年。现存窟龛二千一百多个，造像十万余尊，造像题记三千六百多块。主要洞窟在河西，以唐代所凿奉先寺佛像为最大。香山寺和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墓在河东。河上新建有水泥大桥相连。

⑳毂（gǔ 古）：车轮中心有窟窿可以插轴的部分。摩肩接毂：人肩挤摩，车毂碰接，比喻其繁盛。

【今译】

我幼年时便怀有登览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的志愿，玄岳嵩山的名气在五岳之上，仰慕之心更切。很久以来就打算经过襄阳府、郧阳府，亲临华山，再过剑阁关的连云栈，以此为攀登峨眉山的前站；但因为母亲年纪大而改变计划，不得不先游武当山，还是属于不失孝道的出游。只是沿长江溯流而上，多费时日、时间拖得久，不如从陆路去、水路返回，所需时间较短。从汝州、邓州之间的陆路走，路程与走陕州、开封府相同，却可以将嵩山、华山两处都游完，然后朝拜泰山。于是决定首先去嵩山，在癸亥年（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二月初一动身。走了十九天，抵达河南开封府郑州的黄宗店。沿黄宗店右边登石坡，观看圣僧池。一潭清澈的泉水，汇聚在半山腰，如碧玉一般。山下深涧纵横交错、高低重叠，涧中干涸，没有一滴水。下坡后从涧底走，顺着香炉山曲折地往南行。香炉山的形状是三座尖峰挨得很近，如同倒置的鼎，众多的峰峦环绕，景色秀丽迷人。涧底散乱的石头布满沟壑，显现出紫玉色。两岸的崖壁宛转，崖石质地细密、色感润泽；想象清澄的流水从涧中倾泻而过时，水珠喷溅、绿波翻涌，又该是何等的景致啊！走十里，登上石佛岭。又走五里，进入密县境，遥望嵩山，还在六十里以外。从岔路往东南走二十五里，过密县县治，到达天仙院。天仙院祭祀黄帝的三女儿天仙。白松矗立在祠堂后面的庭院中，相传三女儿是在白松下蜕变成仙的。松树有四人围抱粗，一棵树根分出三棵枝干，三干鼎立，高耸入云，树皮柔滑得好似凝固的脂肪，比涂过粉还要洁净，松枝弯弯曲曲、如同虬龙，绿色的松针迎风飞舞，昂首挺胸，亭亭玉立在半空中，真是奇观啊！松树周围有石栏。一道长廊正对北方，廊中题有很多诗词楹联。我在长



廊中逗留了很长时间，才下去观看滴水。山涧到这里突然下陷，一块崖石从上面覆盖，水从崖石上往下滴。返回密县，仍然到城西门。行三十五里，进入登封县境的耿店。往南是去石淙的路，于是在耿店停宿。

二十日　从小路往南走二十五里，沿途都是土冈和不规则的高地。走了很久，才看到一条溪水。渡过溪水，往南从冈梁上行走，往下俯瞰就看到了石淙。我自从进入开封府，地势平坦舒展、宽阔无边，古人称之为“陆海”。平地上难以有泉水，有了泉水又难以有岩石。走近嵩山开始看到蜿蜒起伏的众多山峰，北边有景溪、须溪等河流，南边有颍水，但这些河流都盘绕隐伏在土堆沙滩中。只有登封县东南三十里的石淙河，是嵩山东面山谷中的流水，将往下流入颍水。一路上地形高低不平、宛转曲折，水都在地面下流，流到这里忽然遇到形状峥嵘的巨石。巨石突立在高高的山冈和峡谷之间，有一夫当关、扼险制要的气势。水浸泡到巨石胁下，从此水石交融，形态峭丽，变化万端。流水环绕的两岸崖石，像天鹅延颈而立，又像大雁成行而飞；矗立在水中的岩石，则犹如犀牛饮水、猛虎卧伏。低矮的形成小岛，高大的形成平台，岩石越高大，则距离水面越远，却又中空而形成石窟和石洞。估计每块岩石的间隔，要以八尺计算，水流最大时的水面，要以数丈计算。水在山崖中间流淌，岩石峙立水上，石态水色，如肤如骨，景致极其妍丽。想不到茅草芦苇之中，竟令人顿时眼目一新。

登上田中高地，往西走十里，是告成镇，古代告成县所在地。测景台在镇北。往西北走二十五里，到中岳庙。进入东华门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心中向往着去卢岩寺，就从中岳庙东北沿山行。越过数道高低不平的坡地，走十里，转进山，到达卢岩寺。寺外几步远之处，就有铿然作响的流水坠入石峡中。峡谷两边的山色，雾气弥漫，蕴为云霞。溯流上到寺后，峡谷底部陡崖矗立，如半圆环绕，上部倾覆，下部凹削。飞流的泉水从空中直泻而下，仿佛丝绸凌空飘舞，细雨般的水珠洒满山谷，和武彝山的水帘洞不相上下。因此山以有水为奇，而水又得岩石映衬，岩石又能助水而不是阻水，从而使得泉水飞流，于是大大胜过武彝山了。在瀑布下徘徊，僧人梵音用茶点款待我们。急忙返回中岳庙，天已经昏黑。

二十一日　早晨，祭拜嵩山之神岳帝。走出大殿，向东攀登太室

山绝顶。据考证，嵩山位于天地正中，祭祀的顺序为五岳之首，所以称为嵩高。嵩山和少室山并排峙立，山下洞窟很多，所以又名太室山。太室山、少室山远看犹如双眉并列，但少室山嶙峋，而太室山雄厉、独居尊位，俨然像背靠屏风的帝王。从翠色弥漫的山脚而上，连绵的山崖横亘不断，好似排列的屏风、伸展的旗帜，因此更觉得高峻威严。尊崇、祭祀嵩山从远古就开始了，汉武帝因为嵩山山呼"万岁"的奇异，特别增加了奉祀岳神的嵩高邑。宋朝因嵩山靠近京城附近，祭山的典礼十分完备。至今绝顶上还留下铁梁桥、避暑寨的名称。当时的盛况，完全可以想见。

太室山东南的一支山脉，名黄盖峰。峰脚就是中岳庙，庙的规模宏伟壮观。庭院中碑刻林立，都是宋、辽以来的题刻。登嵩山的正道是在万岁峰下，位于太室山正南方。我昨天奔向卢岩寺时，首先经过东峰，途中看见峰峦秀丽突出，中部裂开如同门扇，有人指着说是金峰玉女沟，顺沟也有路登上绝顶，于是寻找打柴的人，约好作向导，今天就从这里上绝顶。走近秀峰突出处，山路渐渐断开，险要到了极点，不可能直接越过去。往北靠土山走，路窄得好像一根线，只容向上攀爬，大约二十里路，才越过东峰，不久转到裂门上面。往西翻越狭窄的山脊，看着绝顶往前走。这一天，浓黑的云如同用墨染过，我没有因此停步。此时雾气越来越阴沉，稍稍晴开时就可以朝下俯视到绝壁重崖，似丝织品罗列、玉石剖开；云雾聚合时，则如同在大海中前进。五里，到达天门峰。上下都是重叠的石崖，路上积雪很多。向导指着最陡峻的地方，称为大铁梁桥。转向西走，又三里，绕着山峰往南下，到登高岩。大凡幽深处山岩多数不畅通，畅通处岩石又缺少曲折、隐蔽以及互相映衬的景致。此岩上靠层层山崖，下临陡峭的深壑，洞门重山族拥，左右环靠平台及屏障般的山峰。一上登高岩，就有又深又大的洞穴，洞壁斜穿；在洞中穿行数步，山崖忽然从中断开五尺，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向导是当地的老樵夫，敏捷得好似猿猴，侧身跳到断崖对面，取来两枝树干，横架在断崖上形成阁道。过了断崖，拱形的岩石高高覆盖在上方，当中有乳泉、丹灶、石榻等名胜。从岩边攀登而上，另外又有一平台，三面悬空在极深的沟壑中。向导说："往下可以俯视登封县，远处看得到箕山、颍水。"当时四周浓雾弥漫，什么都看不见。走出登高岩，转北行二里，到白鹤观遗址。遗址在山间平地上，远离险峻



而靠近平坦的地方，独自挺立着一棵松树，有一种旷达的情趣。又往北上三里，才登上绝顶，顶上有真武庙，分为三列。旁边有一口井，井水十分清莹，名御井，是宋真宗到顶上避暑时开掘的。

在真武庙中吃饭。询问下山的路，向导说："正道顺万岁峰下到山脚，有二十里。如果顺西沟悬空滑行而下，可以省掉一半的路程，但是道路极其险峻。"我面露喜色，原来认为嵩山不奇，因为没有险峻之处。赶忙跟随向导，拄着手杖往前走。开始还傍靠着岩石穿越，拨开丛密的草木往下走。接着就从两石峡中滑行直下，仰望夹在两旁的崖壁几乎逼近天际。在这之前，峰顶上的雾气像雨一样往下滴，下到这里雾气渐渐散开，景色也渐渐奇异。但一直是垂直的沟谷，没有石阶，不要说不能行走，而且无法停留下来。越往下滑，崖壁的气势愈壮观，下完一道峡谷，又转入另一道峡谷。我的眼睛不敢斜视，我的脚不能止住。就这样下了十里，才走出峡谷，到达平地，上了正道。经过无极洞，往西翻越山岭，在草丛中急行，五里，到法皇寺。寺里有金莲花，是本地特产，其他地方没有。山雨忽然降临，于是在僧人的小屋留宿。寺东石峰对峙，每当月亮初升时，正好照在峡谷中间，是所谓的"嵩山待月"。想来我先前所下的峡谷，就在这道峡谷上面，现在面对面地坐下来，只觉得上面云气出没，哪里知道自己是从中下来的呢。

二十二日　出了山，往东行五里，到达荒废的嵩阳宫遗址。遗址上只郁郁葱葱、肖然如山的三棵将军柏，这是汉朝封的名称；大的一棵有七人围抱粗，中等的要五人围抱，小的三人围抱。柏树北边，有三排房屋，祭祀程颐、程颢两位先生。柏树西边，有一根旧殿石柱，大半截埋在土中，上面有很多宋代人的题名，可以分辨出来的有范阳人祖无择、上谷人寇武仲和苏才翁等数人。柏树西南，是石碑雄伟巨大，四面雕刻的龙形装饰图非常精致。右边是块唐代的石碑，碑文为裴迥撰写，徐浩用八分书书写。又往东走二里，经过崇福宫旧址，崇福宫又叫万寿宫，是宋朝宰相提点官处。再东边是启母石，有几间屋那么大，旁边有一块像磨刀石一样的平石。又往东走八里，回到中岳庙吃饭，观看宋代、元代的碑刻。

往西走八里，进入登封县。再往西走五里，顺小路往西北行。又五里，到会善寺，"茶榜"碑刻在寺中西边小屋里，是元代刻的。背后有一块石碑倒在墙脚，是唐朝贞元年间（公元 785—804 年）刻的《戒坛

记》,碑文为汝州刺史陆长源撰写,河南人陆郢书写。再西边是荒废的戒坛遗址,石上的雕刻极其精致工整,但都残缺不齐地扔在荒草碎石之中。往西南行五里,出到大路上,又走十里,到达郭店。转向西南走,是去少林寺的路。五里,进入少林寺,在僧人瑞光房中住宿。

二十三日　云雾完全散去。进正殿,拜完佛后攀登南寨。南寨是少室山绝顶,高度与太室山相等,但峰峦陡峭挺拔,享有"九鼎莲花"的盛名。低环在少室山后的是九乳峰,峰峦向东蜿蜒伸去,和太室山相连,少室山北面就是少林寺。少林寺十分庄严华丽,庭院中新旧碑刻森林般地排列成行,都很完好。台阶两侧的两棵松树,高大雄壮而且整齐,如同用尺量裁过一样。少室山横障在寺前,抬头看不到山顶,游人像面对墙壁而立,于是就认为少室山的景致,以远看为好。我昨天傍晚进寺时,就打听登少室山的路,都说雪深路断,肯定去不了。一般情况,在晴朗的天气登山最好。我登太室山时,云烟雾气弥漫,有人认为是山神拒绝游客,却不知道太室山雄伟高大,恰好只需露出半面。如果少室山的优美之处在于山石云雾互相掩映,那么,虽然是薄薄的云彩,山色又怎能被遮蔽呢?今天则十分晴朗,巧遇这样的机会,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登山呢!于是从寺南渡过山涧登山,走六七里,到达二祖庵。到这里山忽然明显没有土而全是石头,石崖往下坠落,形成深坑。坑的半中腰有泉,泉水越过岩石,飞速下泻,也用"珠帘"命名。我拄着拐杖独自往前走,愈下去愈没有路,很久才到崖底。其岩比不上卢岩雄伟开阔,但幽深峻峭则超过卢岩。岩下一潭碧绿的清泉,四周积雪板结。又往上走,到炼丹台。台三面悬空,一面斜靠青翠的崖壁,台上有亭,名小有天,游人的足迹,从来没到过这里。从这里过去都是顺石脊抬着头直直往上攀登,两旁陡岩高万仞,石脊悬挂在陡崖之中,几乎没有一寸土,手足竭尽全力地交替使用,才能升登。一共七里,才登上大峰。大峰的地势宽阔平坦,刚才都是陡直的岩石,现在又突然全是土。从草丛荆棘中莽撞地往南上,大约五里,就登上南寨顶,屏蔽在岩石上的土到这里完全消失。南寨其实是少室山北顶,就少林寺而言,才是南寨。原来少室山顶从中裂开,横断为南北两部分,北顶像屏风伸展,南顶像利刃排列峙立,两座山顶前沿相距仅八尺到一丈,中间是深谷,陡直下陷如同用刀剖开一样。两边山崖相夹,从底部奇特地耸起一座山峰,高出众峰之上,就是所说的摘星台,为少室山的正中



央。绝顶和北部山崖若即若离，彼此间断开不能越过。低头看绝顶下面，只有很少的一点和北崖相连。我脱掉衣服顺着走，登上绝顶，南顶的九峰森林般地峙立在前面，北顶的半壁屏障横列在后面，东西两面都是深坑，低头看不见底，狂风忽然刮来，令人几乎想像羽毛那样乘风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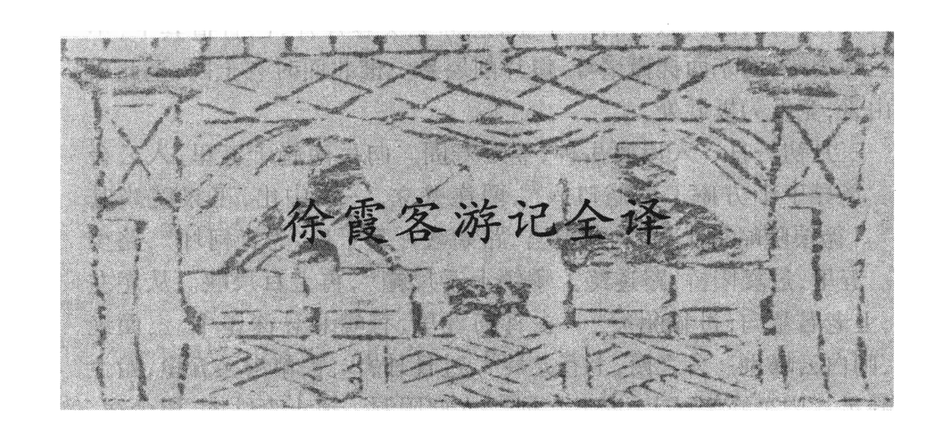
沿南寨往东北转，下土山，忽然看见有升那么大的老虎足迹。在草丛中行五六里，到茅庵，用打火石取火，把带来的米煮成粥，喝了三四碗，饥渴迅速消失。请庵中的僧人指引去龙潭的路。下一座峰，峰脊渐渐狭窄，土石交互出现，荆棘藤蔓覆盖，抓着树枝荡着行走，岩石忽然耸立万丈，必定过不去。转向上攀，从峰势蜿蜒处往下走，但岩石又像前面一样陡然突立。来来回回不止数里，才迂绕过一道山坳，又走五里后才有路，是龙潭沟。仰望刚才迷路之处，陡峭的崖壁、倾斜的岩石，都在万仞高的绝壁上。清流从中喷涌，高峻阴森的崖石，都披上了云霞。峡谷夹着山涧转，两边崖上的静室如同蜂房燕窝一样。共走了五里，一处幽静碧绿的龙潭，深得无法丈量。又经过两处龙潭，于是走出峡谷，住在少林寺。

二十四日　从寺西边往北行，经过甘露台，又经过初祖庵。往北四里，登上五乳峰，探游初祖洞。洞有二丈深，宽不到二丈，是达摩面壁九年的地方。洞门下对少林寺，正对少室山。地下没有泉水，所以没人居住。往下到初祖庵，庵中供奉着达摩影石。影石不到三尺高，白色的石质、黑色的花纹，俨然一幅胡僧站立的图像。中殿六祖慧能亲手种的柏树，已经有三人围抱粗了，碑文记载说，树是慧能放在钵中从广东带到这里来的。台阶两侧的两棵松树不如少林寺的松树。少林寺的松柏都是挺拔雄伟，不像中岳庙的仰倒、仆伏而盘曲，这里的松柏也是直立的。下到甘露台，土山矗立，山上有藏经殿。从甘露台下去，经过三层殿宇，各种碑刻遍布，令人目不暇接。后面有千佛殿，其雄壮华丽的建筑，很少有比得上的。出殿到僧人瑞光房中吃饭。鞭赶着马走上登封的大路，经过轘辕岭，在大屯住宿。

二十五日　往西南行五十里，山冈忽然被劈断，这就是伊阙山。伊水从南边流来经过山下，水的深度可以通行载重数石的船。伊阙山相连的山冈，从东往西横贯，伊水上架有木桥。渡水到西岸，崖壁更加陡削、高耸。一座山都劈成崖壁，整个崖壁上全部雕刻有佛像。有几

十个大洞，高达数十丈。大洞外峭壁直插山顶，顶上又凿有小洞，洞中都雕刻有佛像。即使是一尺一寸大小的表层，也都雕满了，看上去无法计算。山洞左边，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汇聚成方池，其余的泻入伊水。伊阙山高不过百丈，却有源源不断的淙淙清流，这在当地很难得。山前人挤着人，车挨着车，是湖北、河南通往西北陕西关中的大路。我从这里取道去西岳华山。





游太华山日记[1]陕西西安府华阴县[2]

【题解】

《游太华山日记》是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徐霞客游太华山在陕西境内沿途的游记。

徐霞客于二月的最末一天进入潼关,到华山北麓的西岳庙,三月初三日下华山,过华阴县。初四日进入洛南县境。初七日至龙驹寨,从此取丹江水路,初十日出陕西界。

太华山即今华山,为五岳之一的西岳,以险绝著称。徐霞客经玉泉院、莎罗宫、青柯坪,历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苍龙岭等险道,游遍华山顶上五峰,对华山的形势和景物作了准确的描述。该篇虽名《游太华山日记》,但所记不止华山一地一景。这是徐霞客第一次逐日完整记述一个省的游程,他已不局限于旅游名山,开始了系统观察自然和描述自然。该篇记载了陕西东南部的山形地貌、水道源流、州县辖境、水陆交通、关隘险阻,兼及作物、花果等,内容丰富,文字洗炼,记述准确。

【原文】

二月晦　入潼关,三十五里,乃税驾西岳庙[3]。黄河从朔漠南下[4],至潼关[5],折而东。关正当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连华岳,惟此一线为东西大道,以百雉锁之[6]。舍此而北,必渡黄河,南必趋武关,而

华岳以南，峭壁层崖，无可度者。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屼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行二十里，忽仰见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峰秀绝，而东西拥攒诸峰，俱片削层悬。惟北面时有土冈，至此尽脱山骨，竞发为极胜处。

三月初一日　入谒西岳神，登万寿阁。向岳南趋十五里，入云台观。觅导于十方庵。由峪口入[7]，两崖壁立，一溪中出，玉泉院当其左[8]。循溪随峪行十里，为莎萝宫，路始峻。又十里，为青柯坪[9]，路少坦。五里，过寥阳桥，路遂绝。攀锁上千尺幢[10]，再上百尺峡。从崖左转，上老君犁沟，过猢狲岭[11]。去青柯五里，有峰北悬深崖中，三面绝壁，则白云峰也。舍之南，上苍龙岭[12]，过日月岩。去犁沟又五里，始上三峰足。望东峰侧而上，谒玉女祠[13]，入迎阳洞。道士李姓者，留余宿。乃以余晷上东峰[14]，昏返洞。

初二日　从南峰北麓上峰顶，悬南崖而下，观避静处。复上，直跻峰绝顶[15]。上有小孔，道士指为仰天池。旁有黑龙潭。从西下，复上西峰。峰上石耸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叶。旁有玉井甚深[16]，以阁掩其上，不知何故。还饭于迎阳。上东峰，悬南崖而下，一小台峙绝壑中，是为棋盘台。既上，别道士，从旧径下，观白云峰，圣母殿在焉。下至莎萝坪，暮色逼人，急出谷，黑行三里，宿十方庵。出青柯坪，左上有杯渡庵、毛女祠；出莎萝坪，右上有上方峰；皆华之支峰也，路俱峭削，以日暮不及登。



初三日　行十五里，入岳庙。西五里，出华阴西门[17]，从小径西南二十里，入泓峪，即华山之西第三峪也。两崖参天而起，夹立甚隘，水奔流其间。循涧南行，倏而东折[18]，倏而西转。盖山壁片削，俱犬牙错入，行从牙罅中，宛转如江行调舱然。二十里，宿于木柸。自岳庙来，四十五里矣。

初四日　行十里，山峪既穷，遂上泓岭。十里，蹑其巅。北望太华，兀立天表。东瞻一峰，嵯峨特异，土人云赛华山。始悟西南三十里有少华，即此山矣[19]。南下十里，有溪从东南注西北，是为华阳川[20]。溯川东行十里，南登秦岭，为华阴、洛南界。上下共五里。又十里为黄螺铺[21]。循溪东南下，三十里，抵杨氏城[22]

初五日　行二十里，出石门[23]，山始开。又七里，折而东南，入隔凡峪；西南二十里即洛南县峪[24]。东南三里，越岭，行峪中。十里出山，则

洛水自西而东，即河南所渡之上流也。渡洛复上岭，曰田家原。五里，下峪中，有水自南来入洛。溯之入，十五里，为景村[25]。山复开，始见稻畦。过此仍溯流入南峪，南行五里，至草树沟。山空日暮，借宿山家。

自岳庙至木柸，俱西南行，过华阳川则东南矣。华阳而南，溪渐大，山渐开，然对面之峰峥峥也[26]。下秦岭，至杨氏城，两崖忽开忽合，一时互见，又不比木柸峪中，两崖壁立，有回曲无开合也。

初六日　越岭两重，凡二十五里，饭坞底岔。其西行道，即向洛南者。又东南十里，入商州界[27]，去洛南七十余里矣。又二十五里，上仓龙岭[28]。蜿蜒行岭上，两溪屈曲夹之。五里，下岭，两溪适合。随溪行老君峪中，十里，暮雨忽至，投宿于峪口。

初七日　行五里，出峪。大溪自西注于东[29]，循之行十里，龙驹寨。寨东去武关九十里[30]，西向商州，即陕省间道[31]，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溪下板船，可胜五石舟。水自商州西至此，经武关之南，历胡村，至小江口入汉者也[32]。遂趋觅舟。甫定[33]，雨大注，终日不休，舟不行。



初八日　舟子以贩盐故，久乃行。雨后，怒溪如奔马，两山夹之，曲折萦回，轰雷入地之险，与建溪无异。已而雨复至。午抵影石滩[34]，雨大作，遂泊于小影石滩。

初九日　行四十里，过龙关[35]。五十里，北一溪来注，则武关之流也[36]。其地北去武关四十里，盖商州南境矣。时浮云已尽，丽日乘空，山岚重叠竞秀。怒流送舟，两岸浓桃艳李，泛光欲舞，出坐船头，不觉欲仙也。又八十里，日才下午，榜人以所带盐化迁柴竹[37]，屡止不进。夜宿于山涯之下。

初十日　五十里，下莲滩。大浪扑入舟中，倾囊倒箧，无不沾濡[38]。二十里，过百姓滩，有峰突立溪右，崖为水所摧，岌岌欲堕[39]。出蜀西楼[40]，山峡少开，已入南阳[41]淅川境[42]，为秦、豫界[43]。三十里，过胡村。四十里，抵石庙湾，登涯投店。东南去均州，上太和，盖一百三十里云。

注释

①太华山：即华山，远望如花擎空，因名。因其西有少华山，故称太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属秦岭东段，北临渭河平原，高出众山，壁立千仞，以险绝著称。主峰有三：东峰又名朝阳峰，南峰又名落雁峰，西峰又名莲花峰。北峰、中峰也很著名。北峰又名云台峰，即《游记》所称白云峰。中峰又名玉女峰。

②西安府：为陕西布政司治所，即今陕西西安市。明代城墙、门楼、钟楼、鼓楼等，至今保存完好，为明城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③西岳庙：在华阴县东 1.5 公里的岳镇东端，亦称华阴庙，建筑宏伟，庙内碑刻很多。

④朔（shuò）漠：北方沙漠之地。

⑤潼关：历史上的潼关，即《游记》中所描述的潼关，在今风陵渡对岸的黄河边，陕西潼关县的港口。因修三门峡水库，潼关县治迁至吴村。

⑥百雉（zhì）：雉为古代计算城墙的单位，以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左传》："都城过百雉。"此处所用百雉，即指长而高大的城墙。

⑦峪（yù 玉）：北方称呼山谷为峪。

⑧玉泉院：今名同，在华山北麓谷口，为登华山必经之路。

⑨青柯坪：在华山谷道尽头，是上山途中唯一比较平坦的地方，有东道院和通仙观可憩息食宿。

⑩锁：铁链。千尺幢（chuáng 床）：今名同，为华山咽喉。两面峭壁，当中一条狭隘的石缝，中间凿出陡峻的踏步，两边挂着铁链供游人拉牵。接近幢顶处有铁板可以启闭。



⑪老君犁沟：东为绝壁，西为深壑，自上而下，共 570 余级。相传老子修道时，见人们开山凿道不易，便驱其乘牛一夜犁成此道，故名。猢狲岭：即猢狲愁。崖壁陡峭，传说以前从华山水帘洞出来的猿猴，每到此即返回，连它们也难于通过，故名。

⑫苍龙岭：今名同，为登华山最险的地段。系一条狭而且长的山脊，南北长达 1500 米，踏步狭处仅尺许，两旁为深谷，游人必须牵住铁链前进。

⑬玉女祠：在中峰玉女峰。

⑭晷（guǐ 轨）：原意为日影。古人测日影以定时刻，故又引申为时间。余晷即剩余的时间。

⑮直跻句：南峰为华山绝顶，海拔 2160 米。峰顶有老君洞，洞北有泉，冬夏不竭，称仰天池。

⑯玉井：玉井不在西峰上，"旁有玉井甚深"前疑有脱文。今华山顶玉女、莲花、落雁峰间的山谷中有镇岳宫，宫前即为玉井，其上筑楼。

⑰华阴：明为县、隶西安府华州，即今陕西华阴县，在陇海铁路线上。

⑱倏（shū 叔）：极快地。倏而：忽而。

⑲少华：少华山，今名同，在华县城东南五公里，比太华山低小。有三峰，西为独秀峰，中为玉女峰，东为半截山。

⑳华阳川：今仍称华阳，在华阴县西南隅。

㉑黄螺铺：今又作黄龙铺，在洛南县西北隅。

㉒杨氏城：今作杨城，在渭南县北境，石门河东岸。

㉓石门：今名同，在洛南县北境。

㉔洛南县：隶西安府商州，即今陕西洛南县。

㉕景村：今名同，在洛南县东南境。

㉖峥（zhēng 争）峥：高峻。

㉗商州：隶西安府，即今陕西商县。

㉘仓龙岭：即今蟒岭。疑"仓龙"为"苍龙"。

㉙此大溪明代称丹水，即今丹江。

㉚龙驹寨：隶商州。今名同，为陕西丹凤县治。武关：今名同，在陕西丹凤县东隅，有公路经过。

㉛间（jiàn 建）道：偏僻但是捷直的小路。

㉜小江口：今称江口，在湖北均县丹江汇入汉水处。

㉝甫（fǔ 府）：方才。

㉞影石滩：即今月日滩，在丹凤县稍南。

㉟龙关：即今竹林关，在丹凤县南境，银花河汇入丹江处。

㊱武关之流：即今武关河。

㊲榜（bàng）：即棹，摇船的工具。榜人：摇船的人。

㊳沾濡（rú 如）：被水沾湿。

㊴岌（jí 极）岌：山高峻危险的样子。

㊵蜀西楼：今作梳洗楼，在商南县东南隅。

㊶南阳：明置南阳府，治南阳，即今河南南阳市。

㊷淅川：成化六年（公元 1470 年）析内乡县地置淅川县，隶南阳府，治所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境，丹江北岸的老城，今亦称淅川。

㊸秦：陕西省的简称。豫：河南省的简称。



【今译】

二月底　进入潼关，走了三十五里，就在西岳庙停宿。黄河从北方沙漠地带往南奔流，到潼关后转向东流。潼关正好位于狭窄、险要的黄河、华山口，北边俯瞰黄河水，南边和华山相连接，只有潼关这狭窄的通道是横贯东西的大路，由长而高大的城墙封锁着。如果不走潼关往北去，就必须横渡黄河，往南则必须从武关走，而华山以南，崖壁层叠陡峭，没有路穿越。还没进入潼关时，在百里之外就看见华山突兀高出云上；等入了潼关，华山反而被低冈小山遮蔽了。走了二十里，一抬头，忽然看到一座座美如荷花的华山山峰，原来已经直达华山下。

华山不仅落雁、朝阳、莲花三峰秀美无比，而且聚集、簇拥在东西两边的众峰，也都是刀削层悬的石片。只有北面不时出现的土冈，到此时才完全露出岩石，争相显示最美的景色。

三月初一日　进庙拜西岳华山之神，登上万寿阁。朝华山南面走十五里，进云台观。在十方庵找到向导。从山谷口往里走，两边山崖壁立，一股溪水在山谷中流淌，玉泉院位于溪水左岸。跟着溪流沿山谷行走十里，到莎萝宫，道路开始陡峻。又走十里，到青柯坪，道路稍显平坦。走五里，过瑑阳桥后，路就断了。攀援铁链登上千尺幢，再上到百尺峡。顺崖往左转，登上老君犁沟，越过猢狲岭。距离青柯坪五里处，有座山峰悬立在北面的深谷中，山峰三面全是绝壁，这就是白云峰。我放弃白云峰而往南走，登上苍龙岭，经过日月岩。距离老君犁沟又五里，开始登三峰足。看着东峰侧边往上走，到玉女祠谒拜，进入迎阳洞。一个姓李的道士，留我住下来。于是用剩下的时间攀登东峰，天黑才回到迎阳洞。



初二日　从南峰北麓登上峰顶，顺南面山崖悬空坠落而下，观看避静处。又上山，直登南峰绝顶。顶上有个小洞，道士指名为仰天池。旁边有黑龙潭。从西面下山，又登上西峰。峰上岩石耸立，有荷叶般的石片覆盖在岩石上。旁边有很深的玉井，井上盖有阁楼，不知为什么这样。返回迎阳洞吃饭。登上东峰，从南面山崖悬空坠落而下，有一座小平台峙立在极陡的壑谷中，这就是棋盘台。登峰顶后，和道士告别，从原路下山，观览白云峰，圣母殿就建在那里。下到莎萝坪，暮色逼人，急忙走出山谷，摸黑行三里，在十方庵住宿。出青柯坪往左上去，有柸渡庵、毛女洞；出莎萝坪往右上去，有上方峰；全是华山的支峰。路都很陡峻，因天黑来不及攀登。

初三日　行十五里，到岳庙。往西走五里，从华阴县城西门出去，顺小路往西南走二十里，进入泓峪，这是华山西边的第三座山谷。山谷两边的崖壁参天而起，夹谷而立，十分狭窄，溪水在谷中奔流。沿山涧往南行，一会转向东，一会转向西。因岩壁像石片，互相犬牙交错，道路在石片缝中穿行，转来转去，人如在弯曲的江上行船，要不断调整航向一样。走二十里，在木柸住宿。从岳庙出来，已经走了四十五里。

初四日　行十里，走完山谷后，就登泓岭。十里，上到泓岭顶。往北望太华山，高高的耸入天际。往东看到一座山峰，山势高峻得特别

出众，当地人说是赛华山。我才醒悟到西南三十里有少华山，指的就是这座山了。往南下十里，有条溪水从东南向西北流淌，这是华阳川。溯川流往东走十里，往南攀登秦岭，进入华阴县、洛南县境。一上一下共五里。又走十里到黄螺铺。顺着溪水往东南下，走三十里，到达杨氏城。

初五日　行二十里，出了石门，山才开阔。又走七里，转向东南，进入隔凡峪。从此往西南二十里，就是洛南县城所在的山谷。往东南三里，越过山岭，在山谷中行走。十里，出了山，而洛水从西向东流，就是在河南所渡河水的上游。渡过洛水后又上岭，名田家原。走五里，下到山谷中，有水从南边流来注入洛水。溯水流往里走，十五里，到景村。山又开阔起来，开始看得见稻田。过景村后仍然溯流而行，进入南峪，往南行五里，到草树沟。山上空荡荡的，太阳又落山了，在山里人家借宿。

从岳庙到木柸，一直往西南走，过了华阳川则往东南走。从华阳川往南，水渐渐大了，山渐渐开阔，然而对面的山峰则十分高峻。下秦岭，到杨氏城。两旁的山崖忽然分开，忽然又合拢，分合在短时间内交错出现，又和木柸的山谷不一样，那里两边的山崖壁立，有迂回曲折而没有分开合拢的景观。

初六日　翻越两重岭，一共走了二十五里，到坞底岔吃饭。坞底岔往西去的路，通向洛南县。我又往东南走十里，进入商州境，距离洛南县有七十多里。又走二十五里，登上仓龙岭。在曲折蜿蜒的岭上行走，两边是弯弯曲曲的溪流。走五里，下岭，两条溪水恰巧汇合。跟着溪流在老君峪中行走，十里，天已傍晚，雨忽然降落，在老君峪口投宿。

初七日　行五里，走出山谷。一条大溪从西向东流，沿溪走十里，到龙驹寨。寨东边距离武关九十里，西边通商州，是去陕西的小路，路上来往的骡马、商人、货物，不比潼关大路上的逊色。溪流中的板船，可以承受五石重量。溪水从商州西边流到这里，经过武关后往南流，过胡村，到小江口汇入汉水。于是寻找船。刚刚定好船只，天下起大雨，一整天没停，船不能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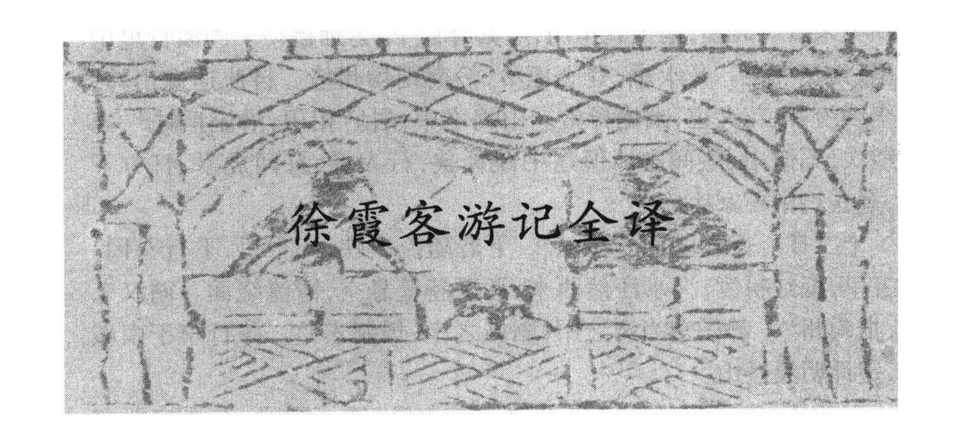
初八日　船夫因为贩卖盐，很久后才启航。大雨之后，溪流水势盛大，如万马奔腾，夹在两边的山崖之中，曲折盘旋，响如雷鸣地流入险要地段，和建溪没有什么不同。不一会儿，天又下起了雨。下午到

达影石滩，雨大下起来，于是停泊在小影石滩。

初九日　航行四十里，经过龙关。五十里，一条溪水从北边流入，是武关的河流。这里往北距离武关四十里，是商州南部边境。此时浮云散尽，丽日当空，雾气笼罩的山峰层峦叠障，争相秀美。奔腾的水流推动航船，两岸盛开的桃花、李花浓淡相间，沐浴在阳光中，像在翩翩起舞，走出船舱到船头坐下，不觉飘飘欲仙。又航行八十里，时间才到下午，摇船的人用所带的盐交换柴、竹，多次停船不行。当夜住宿在山下水边。

初十日　航行五十里，到莲滩。大浪打进船舱，口袋、箱柜倒斜，全都被水打湿了。航行二十里，过百姓滩，河右岸突立着山峰，峰崖被水流冲击，岌岌欲堕。船出了蜀西楼，山谷稍稍开阔，不久便驶入南阳府的淅川县境，为陕西、河南两省的分界处。船行三十里，过胡村。四十里，到达石庙湾，上岸找旅店投宿。这里东南距离均州，上太和山，约一百三十里。





游太和山日记[1]湖广襄阳府均州[2]

【题解】

《游太和山日记》是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徐霞客游太和山留下来的游记。

太和山即武当山,在今湖北丹江口市。徐霞客于三月十一日进入湖广境,十二日往南抵均州,十三日登山,沿途游遇真宫、紫霄宫、南岩、太和宫、五龙宫,览滴水、仙侣、凌虚诸岩,登绝顶天柱峰金顶,十五日下山,仍返至北麓草店。以后越二十四日,取汉水、长江舟行,于四月初九日抵家,结束了这次河南、陕西、湖北的长途旅行。

徐霞客不但记录了受到明代皇室尊崇的宫观建筑"规制宏整",也揭露统治者"需索香金,不啻御夺"的行为。他对山上植被保存完好印象深刻,对珍稀树种榔梅更有详尽的记述。他把嵩山、华山、太和山地区的植被和气候进行对比,指出不同地域植被的水平差异、平原山地间植被的垂直差异及社会因素对森林保护的影响,从各方面探讨"山谷川原,候同气异"的道理。

【原文】

十一日　登仙猿岭。十余里,有枯溪小桥,为郧县境[3],乃河南、湖广界。东五里,有池一泓,曰青泉,上源不见所自来,而下流淙淙,地又属淅川。盖二县界址相错,依山溪曲折,路经其间故也。五里,越一小

岭，仍为郧县境。岭下有玉泉观、龙潭寺。一溪滔滔自西南走东北，盖自郧中来者。渡溪，南上九里冈，经其脊而下，为蟠桃岭。溯溪行坞中十里，为葛九沟。又十里，登土地岭，岭南则均州境。自此连逾山岭，桃李缤纷，山花夹道，幽艳异常。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4]，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但途中蹊径狭，行人稀，且闻虎暴，日方下舂，竟止坞中曹家店[5]。

十二日　行五里，上火龙岭。下岭随流出峡，四十里，下行头冈。十五里，抵红粉渡，汉水汪然西来，涯下苍壁悬空，清流绕面。循汉东行，抵均州[6]。静乐宫当州之中，踞城之半，规制宏整。停行李于南城外，定计明晨登山。

十三日　骑而南趋，石道平敞。三十里，越一石梁，有溪自西东注，即太和下流入汉者。越桥为迎恩宫，西向。前有碑大书"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阳笔[7]，书法飞动，当亦第一。又十里，过草店[8]，襄阳来道，亦至此合。路渐西向，过遇真宫[9]，越两隘下，入坞中。从此西行数里，为趋玉虚道[10]；南跻上岭，则走紫霄间道也。登岭。自草店至此，共十里，为回龙观[11]。望岳顶青紫插天，然相去尚五十里。满山乔木夹道，密布上下，如行绿幕中。



从此沿山行，下而复上，共二十里，过太子坡[12]。又下入坞中，有石梁跨溪，是为九渡涧下流[13]。上为平台十八盘，即走紫霄登太和大道；左入溪，即溯九渡涧，向琼台观及八仙罗公院诸路也。峻登十里，则紫霄宫在焉[14]。紫霄前临禹迹池，背倚展旗峰，层台杰殿，高敞特异。入殿瞻谒。由殿右上跻，直造展旗峰之西[15]。峰畔有太子洞、七星岩，俱不暇问。共五里，过南岩之南天门。舍之西，度岭，谒榔仙祠。祠与南岩对峙，前有榔树特大，无寸肤，赤干耸立，纤芽未发。旁多榔梅树[16]，亦高耸，花色深浅如桃杏，蒂垂丝作海棠状。梅与榔本山中两种，相传玄帝插梅寄榔，成此异种云。

共五里，过虎头岩。又三里，抵斜桥。突峰悬崖，屡屡而是，径多循峰隙上。五里，至三天门，过朝天宫，皆石级曲折上跻，两旁以铁柱悬索。由三天门而二天门、一天门，率取径峰坳间，悬级直上。路虽陡峻，而石级既整，栏索钩连，不似华山悬空飞度也。太和宫在三天门内。日将晡[17]，竭力造金顶，所谓天柱峰也。山顶众峰，皆如覆钟峙鼎，离离攒立；天柱中悬，独出众峰之表，四旁崭绝。峰顶平处，纵横止及

寻丈。金殿峙其上[18]，中奉玄帝及四将，炉案俱具，悉以金为之。督以一千户[19]、一提点[20]，需索香金，不啻御夺。余入叩匆匆，而门已阖，遂下宿太和宫[21]。

十四日　更衣上金顶。瞻叩毕，天宇澄朗，下瞰诸峰，近者鹄峙[22]，远者罗列，诚天真奥区也[23]！遂从三天门之右小径下峡中。此径无级无索，乱峰离立，路穿其间，迥觉幽胜。三里余，抵蜡烛峰右，泉涓涓溢出路旁，下为蜡烛涧。循涧右行三里余，峰随山转，下见平丘中开，为上琼台观。其旁榔梅数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绚烂岩际。地既幽绝，景复殊异。余求榔梅实，观中道士噤不敢答。既而曰："此系禁物。前有人携出三四枚，道流株连破家者数人[24]。"余不信，求之益力，出数枚畀余，皆已黝烂，且订无令人知。及趋中琼台，余复求之，主观仍辞谢弗有。因念由下琼台而出，可往玉虚岩，便失南岩、紫霄，奈何得一失二，不若仍由旧径上，至路旁泉溢处，左越蜡烛峰，去南岩应较近。忽后有追呼者，则中琼台小黄冠以师命促余返[25]。主观握手曰[26]："以渴求珍植，幸得两枚，少慰公怀。但一泄于人，罪立至矣。"出而视之，形侔金橘[27]，漉以蜂液[28]，金相玉质，非凡品也。珍谢别去。复上三里余，直造蜡烛峰坳中。峰参差廉利[29]，人影中度，兀兀欲动。既度，循崖宛转，连越数重。峰头土石，往往随地异色。既而闻梵颂声，则仰见峰顶遥遥上悬，已出朝天宫右矣。仍上八里，造南岩之南天门，趋谒正殿。右转入殿后，崇崖嵌空，如悬廊复道，蜿蜒山半，下临无际，是名南岩[30]，亦名紫霄岩，为三十六岩之最，天柱峰正当其面。自岩还至殿左，历级坞中，数抱松杉，连阴挺秀。层台孤悬，高峰四眺，是名飞升台。暮返宫，贿其小徒，复得榔梅六枚。明日再索之，不可得矣。

十五日　从南天门宫左趋雷公洞。洞在悬崖间。余欲返紫霄，由太子岩历不二庵，抵五龙。舆者谓迂曲不便[31]，不若由南岩下竹笆桥，可览滴水岩、仙侣岩诸胜。乃从北天门下，一径阴森，滴水、仙侣二岩，俱在路左，飞崖上突，泉滴沥于中，中可容室，皆祠真武[32]。至竹笆桥，始有流泉声，然不随涧行。乃依山越岭，一路多突石危岩，间错于乱茜丛翠中[33]，时时放榔梅花，映耀远近。

过白云、仙龟诸岩，共二十余里，循级直下涧底，则青羊桥也。涧即竹笆桥下流，两崖蓊葱蔽日，清流延回，桥跨其上，不知流之所去。仰视碧落[34]，宛若瓮口。度桥，直上攒天岭。五里，抵五龙宫[35]，规制与

紫霄、南岩相伯仲。殿后登山里许，转入坞中，得自然庵。已还至殿右，折下坞中，二里，得凌虚岩。岩倚重峦，临绝壑，面对桃源洞诸山，嘉木尤深密，紫翠之色互映如图画，为希夷习静处[36]。前有传经台，孤瞰壑中，可与飞升作匹。还过殿左，登榔梅台，即下山至草店。

华山四面皆石壁，故峰麓无乔枝异干；直至峰顶，则松柏多合三人围者；松悉五鬣，实大如莲，间有未堕者，采食之，鲜香殊绝。太和则四山环抱，百里内密树森罗，蔽日参天；至近山数十里内，则异杉老柏合三人抱者，连络山坞，盖国禁也。嵩、少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独三将军树巍然杰出耳。山谷川原，候同气异。余出嵩、少，始见麦畦青；至陕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关，则驿路既平，垂杨夹道，梨李参差矣；及转入泓峪，而层冰积雪，犹满涧谷，真春风所不度也。过坞底岔，复见杏花；出龙驹寨，桃雨柳烟，所在都有。忽忆日已清明，不胜景物悴情[37]。遂自草店，越二十四日，浴佛后一日抵家[38]。以太和榔梅为老母寿[39]。



注释

①太和山：即武当山，相传真武曾修炼于此，为道教名山，亦以传授武当派拳术著称。明永乐中尊为太岳，亦称玄岳。在湖北丹江口市南境，有72峰、36岩、24涧、11洞、10池、9井等自然风景。明初殿宇规模甚大，现基本保持明初形成的建筑体系，有太和、南岩、紫霄、遇真、玉虚、五龙等六宫，复真、元和二观，铜铸的金殿颇具特色。全山游程达60公里。

②湖广：为明代十三布政司之一，辖境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地，布政司治所武昌府，即今湖北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襄阳府：治今湖北襄樊市汉水南岸的襄阳，城墙今存。

③郧县：明统治者在残酷镇压了规模巨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后，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设郧阳府，辖郧县、房县、竹山、竹溪、上津、郧西、保康等七县，治郧县，即今湖北郧县。

④畦（qí 齐）：田园中划分的小区。

⑤曹家店：今名同，在丹江口市北隅。

⑥均州：隶襄阳府，因武当山而著名，附郭县原名武当县，治所在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境、汉水南岸的关门岩，修建丹江口水库时迁走。

⑦米襄阳：即米芾（fú 福）（公元1051—1107年），宋代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等。世居太原，后迁樊城，后又

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米芾的居地与襄阳城隔河相对,抬头即可欣赏汉水的烟波和重叠的山峦,这样的环境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帮助,故世称"米襄阳"。米芾善长书画,多用水墨点染,独创风格,人称"米氏云山"。他的儿子米友仁发展其画法,形成米派。今襄樊市米姓后人很多,还有米庄。米公祠在樊城西隅,珍藏有数十块米芾书法碑刻,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⑧草店:今名同,在丹江口市西境,铁路北侧。

⑨遇真宫:在武当山北麓,武当山大门石制玄岳坊南一公里,殿内供张三丰坐像。

⑩玉虚:玉虚宫,是武当山建筑群中最大的宫城之一,玉带河萦回,红墙环绕,碑亭高耸。据说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曾在此扎营,至今仍称老营宫。襄渝铁路从旁边经过,并有老营宫站。

⑪回龙观:应即今元和观,系由老路上山必经之地。

⑫太子坡:即复真观,今存,为登金顶的孔道。

⑬九渡涧:又称剑河。河上桥名天津桥,又称剑河桥,系三孔石桥,建于明永乐年间。

⑭紫霄宫:背倚展旗峰,为武当山保存较完整的宫观之一,有龙虎殿、碑亭、十方堂、紫霄殿、父母殿,两侧有东宫、西宫,崇台依山迭砌,殿宇雄,环境幽。

⑮造(zào):到,往。

⑯榔梅:果名。《襄阳志》:"榔梅在太和山。相传真武折梅枝寄榔树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开果结。'后竟如其言。今树尚存。"

⑰晡(bū):申时,即午后三点至五点。通常指黄昏。

⑱金殿:武当山绝顶天柱峰海拔1612米,金殿即建在天柱峰顶,俗称金顶,为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建。高5.54米,宽4.4米,深3.15米,共三间,包括其中神像、几案、供器,全为铜铸鎏金,仿木结构,分件铸造装配。为我国古建筑中的珍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殿下山腰绕石城一周,名紫金城,长1.5公里,开四门。

⑲千户:金初置,为世袭武官,元、明相沿。明代卫所兵制设有千户所,驻守要地,统兵1120人,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统隶于卫。千户为一所的长官。

⑳提点:宋、元以来所设的官名,寓有提举、检点之意。明代仅有神乐观提点,管理道士。清代废。

㉑太和宫:在武当山天柱峰腰紫金城南天门外。转展殿内存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铸的铜殿一座,系永乐十四年从天柱峰顶移此。

㉒鹄(hú 胡):俗名天鹅。鹄峙,形容周围诸峰如天鹅引颈屹立恭候。

㉓天真:未受人世礼俗影响的大自然的原貌。奥区:中心、腹地。

㉔道流:道士。

㉕黄冠：道士所戴束发的冠为黄色，因此道士又别称黄冠。

㉖观（guàn 贯）：道教的庙宇，即道观。大道观称道宫，比宫、观小者称道院。

㉗侔（móu 牟）：相同，齐等。

㉘漉（lù 鹿）：渗。

㉙廉（lián）利：棱角锋利。

㉚南岩：上为危崖，下临深壑，为武当山中风景最美的一岩。现存元代建的天乙真庆宫，梁柱门窗全用石砌，仿木结构，故又称石殿。明建南天门亦存。

㉛舆（yú 俞）：肩舆，俗称轿子。舆者即轿夫。

㉜真武：原称玄武，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它的形象为龟或龟蛇合体。后为道教所信奉，宣称他是古净乐国王的太子，在武当山修炼成仙。宋时因避讳，改玄为真，并尊为“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

㉝茜（qiàn 欠）：多年生蔓草，茎有刺，初秋开小黄花。根红色，可做染料，亦可供药用。

㉞碧落：道家称天空为碧落。



㉟五龙宫：在武当山天柱峰以北。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称五龙祠，历代皆重建。近代已大部被毁，现仅存宫门、红墙、碑亭、古井、泉池。

㊱希夷：即陈抟（公元？—989年），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后唐末举进士不第，隐居于武当山。太平兴国中出山，宋太宗甚看重，赐号希夷先生。

㊲悴（cuì 粹）：忧伤。

㊳浴佛日：相传中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生日，佛寺常于此日设会诵经，并用香水洗浴佛像，故称这一天为浴佛节。浴佛后一日即中历四月初九日。

㊴寿：用物献给长者祝寿。

【今译】

十一日　攀登仙猿岭。走了十多里，到枯溪小桥，属于郧县境，是河南、湖广布政司的分界处。往东走五里，有一片澄澈的池水，名青泉，不见水源从哪里流来，却见下游淙淙流淌。这地方又属于淅川县了。因为郧县、淅川两县边界互相交错，依照山势、溪流曲折划分，所以道路在两县之间穿行。走五里，翻过一道小岭，仍然属于郧县境。岭下有玉皇观、龙潭寺。一股溪水滔滔不绝地从西南往东北奔流，大概是郧县中部流过来的。渡过溪水，往南登九里冈，越过冈脊往下走，为蟠桃岭。溯溪水沿山坞行十里，为葛九沟。又走十里，攀登土地岭，岭南边是均州境。从这里接连不断地翻山越岭，沿途桃花、李花缤纷，山花盛开在道路两旁，景色异常幽雅、艳丽。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溪

流两岸的一块块稻田，高低分布得如同鱼鳞一样整齐，和山西、陕西一带的稻田不一样。只是途中所走的小路很狭窄，行人稀少，而且听说有老虎害人，太阳正要落山，于是就在坞中的曹家店住宿。

十二日　行五里，登上火龙岭。下岭后顺着水流走出峡谷，四十里，下到行头冈。又走十五里，抵达红粉渡，汉水水势浩瀚地从西边流来，岸边苍壁悬空，清流环绕。沿汉水往东走，到达均州。静乐宫位于州城正中，占据了一半城，规模宏大、建筑庄严。把行李放在南城外，决定明天早晨登山。

十三日　骑马往南急行，石头路平坦宽敞。走三十里，越过一座石桥，桥下的水从西向东流，就是从太和山流入汉水的溪流。过桥后是迎恩宫，宫门向西。前面有一块书写着“第一山”三个大字的石碑，是襄阳人米芾的手笔，书法飞扬灵活，应当也是天下第一。又走十里，经过草店，从襄阳伸来的路，也在这里会合。道路渐渐朝西走，经过遇真宫，越过两处险要的地方往下走，进入山坞。从这里往西行数里，是去玉虚宫的路；往南向上登岭，则是去紫霄宫的小路。登岭。从草店到这里，一共走十里，为回龙观。遥望山顶，呈一片青紫色，插入云天，但相距还有五十里。满山都是高大的树木，夹在道路两旁，密布山上山下，上山如同在绿幕中穿行。

从这里沿山行走，下了又上，一共二十里，经过太子坡。又下到坞中，有座石桥横跨溪水，这是九渡涧的下游。往上为平台十八盘，就是去紫霄宫、攀登太和山的大路；往左边顺溪水往里走，就是溯九渡涧，到琼台观和八仙罗公院等处的路。攀登了十里陡峻的山路，就到紫霄宫所在地。紫霄宫前面正对禹迹池，背后傍靠展旗峰，平台层叠，殿宇非凡，特别高大宽敞。进殿观览、祭拜。从殿右往上攀，直接上到展旗峰的西面。峰附近有太子洞、七星岩，都没有时间光顾。一共走五里，经过南岩的南天门。放弃游南天门而往西走，越过岭，到榔仙祠谒拜。榔仙祠和南岩正对而峙，祠前有棵特别高大的榔树，一点树皮也没有，光滑地耸立着，没发一丝芽。旁边有很多榔梅树，也都高高耸立，榔梅花的颜色和桃花杏花一样深浅，垂丝的花蒂则是海棠花形状。梅树和榔树本来是山中的两种树，相传真武帝折梅花寄生在榔树上，形成了榔梅这奇异的树种。

共走五晨，经过虎头岩。又三里，到斜桥。陡峰悬崖，屡屡皆是，

道路大多沿着峰崖之间的缝隙而上。走五里，来到三天门，过朝天宫，都是石阶路曲折地往上伸，两旁有铁柱悬索。从三天门到二天门，再到一天门，路大多取道山峰间的坳地，陡梯直上。路虽然陡峻，但石阶很整齐，有栏索牵引，不像登华山那样悬空飞越。太和宫在三天门内。接近黄昏时，我竭尽全力登金顶，就是所说的天柱峰。顶上众多的山峰，都如同钟倒置、鼎峙立一般，成行成列地汇聚在一起；天柱峰悬立在正中，独自突出于众峰之上，四周特别险峻。峰顶上有块平地，长宽都只有八尺到一丈。金殿峙立在平地上，殿中供奉真武帝及其四将，香炉几案都很齐备，全部用金铸造。朝廷设一个千户、一个提点在此监督，索取香金，这无异于巧取豪夺。我匆匆忙忙想进殿叩拜，但殿门已关，于是下到太和宫住宿。

十四日　换衣服登金顶。游览叩拜完毕时，天空澄碧晴朗，往下俯瞰众峰，近处的好似天鹅引颈屹立，远处的层层排列，实在是大自然幽深玄妙的中心。于是沿三天门右边的小路下到峡谷中。这条小路没有石阶，也没有拦索，山峰散乱无序地各自耸立，小路在山峰间穿行，令人觉得特别幽雅。走了三里多，来到蜡烛峰右侧，涓涓泉水从小路旁溢出，下去是蜡烛涧。沿涧右岸行三里多，峰随着山转，再下就看见平整的山丘中有一块开阔地，是上琼台观。观旁边的几株榔梅，都有一人围抱那么粗大，满树榔梅花竞相开放，花色映照山冈，使山岩边绚丽灿烂。这地方幽雅到了极点，景物又特别不同寻常。我求要榔梅的果实，观中的道士闭口不敢答应。过了一会儿才说："这是禁物。从前有人带出去三四枚，有数名道士因此受株连而家破败。"我不相信，索求得更起劲，道士取出几枚送我，都已变黑腐坏，而且叮嘱不要让人知道。等走到中琼台观时，我又索要榔梅果实，观主仍然辞谢，说没有。因为考虑到从下琼台观走出去，能去玉虚岩，便不能去南岩、紫霄宫，为什么要得一失二呢，不如仍然从原路上去，走到路旁泉水溢出的地方，往左翻越蜡烛峰，距离南岩应当比较近。忽然后面有人呼叫追赶，原来是中琼台观的小道士奉师傅命令，催我返回去。观主握着我的手说："您渴求的珍贵树种，幸好有两枚，可以稍稍满足您的愿望。只是一旦泄露出去，罪马上就降临了。"拿出来后仔细观看，形状和金橘相同，渗出蜂蜜一样的液汁，金的外表、玉的质地，不是一般的物品。我真诚地道谢然后离去。又往上走三里多，直达蜡烛峰山坳中。山峰



高低不齐，棱角锋利，人在峰间穿越，影影绰绰，仿佛山峰在晃动。穿越蜡烛峰后，沿着山崖转来转去，接连越过数重山崖。峰顶上的土、石，处处随地势变幻颜色。不一会儿听见教徒诵读经文的声音，于是抬头一看，峰顶悬立在遥远的上空，已经出到朝天宫右侧了。仍旧往上走，八里，到达南岩的南天门，赶忙去正殿祭拜。往右转到正殿背后，高峻的崖石镶嵌在空中，如同长廊悬空、阁道凌空，弯弯曲曲地延伸在山腰，下临无底的深壑，这就是南岩，也叫紫霄岩，是武当山三十六岩中最美的，天柱峰正好屹立在对面。从南岩返回到正殿左侧，顺着石阶在坞中走，有棵几人围抱粗的松杉，枝叶遮天敝日，挺拔秀丽。一座平台孤悬而立，向四周眺望高峰，这是飞升台。傍晚回到朝天宫。用财物收买小道士，又得到六枚榔梅。第二天再去索要，没能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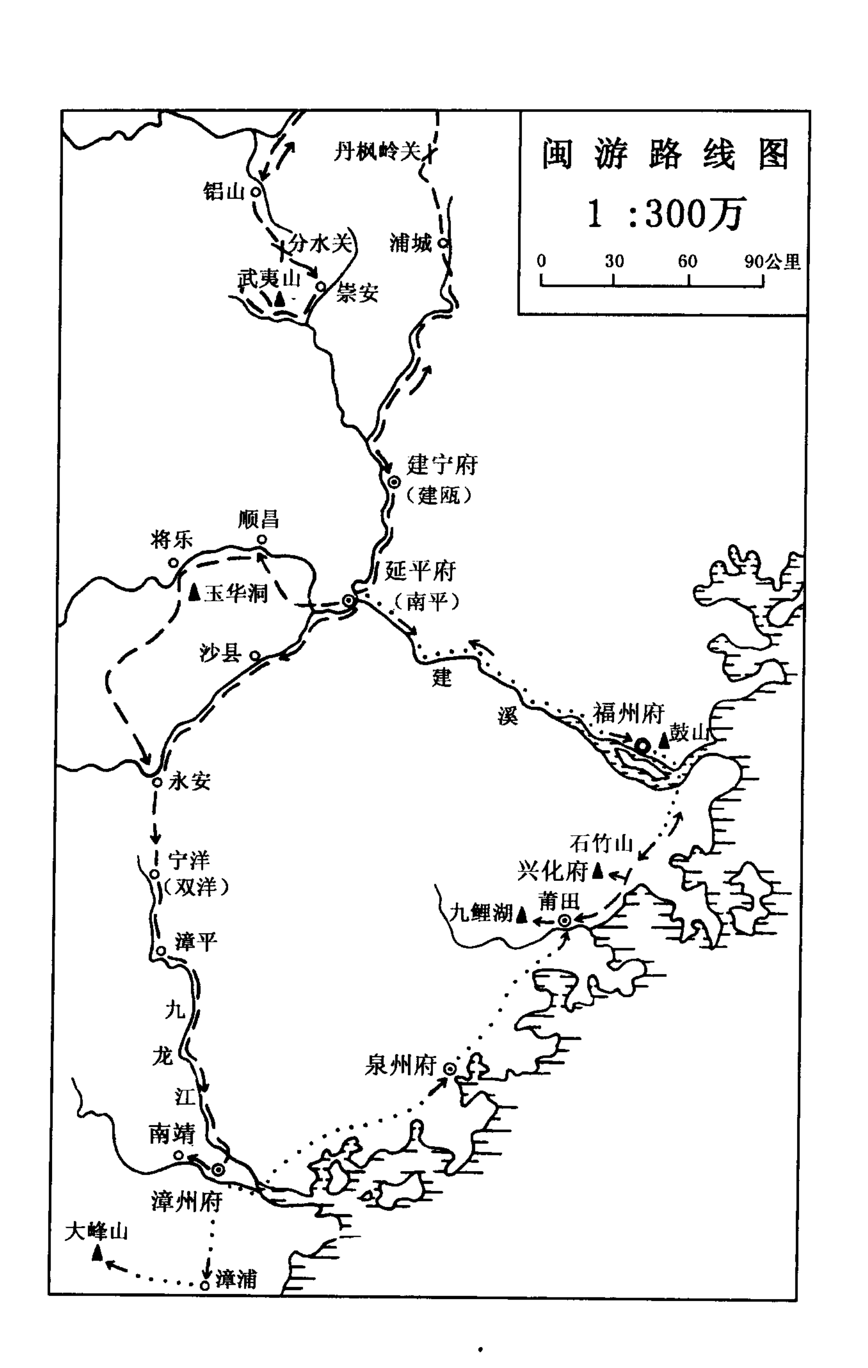
十五日　从南天门宫往左直奔雷公洞。洞在悬崖中间。我想返回紫霄岩，由太子岩经过不二庵，到达五龙宫。抬轿的人说迂回绕路不方便，不如从南岩下竹笆桥，可以观赏滴水岩、仙侣岩等胜景。于是从北天门往下走，一条阴森的小路，滴水岩、仙侣岩两景，都在小路左侧，悬崖向上飞突，泉水滴沥崖中，悬崖中能容下静室，供奉的都是真武帝。下到竹笆桥，开始听到泉水流淌的声音，但路不顺山涧行。于是靠着山走，翻越山岭，一路上多是突起的石头、高高的岩石，杂乱地分布在繁茂的草木丛中，不时有开放的榔梅花，绚丽的色彩映照远近。

经过白云岩、仙龟岩等处，一共走了二十多里，顺石阶一直下到涧底，就是青羊桥。涧水就是竹笆桥水的下游，两岸山崖上草木繁盛、树荫蔽日，长长的清流弯弯曲曲，一座桥横跨在上面，不知道涧水流到什么地方。抬头仰望天空，形状如同瓮口一般。过了桥，径直登上攒天岭。走五里，抵达五龙宫，宫殿的规模和格式与紫霄宫、南岩相仿。从宫殿背后登山，走一里多，转进山坞，到自然庵。不久返回五龙宫殿右面，转下坞中，走两里，到凌虚岩。凌虚岩背靠重重山峦，面临极深的沟壑，正对桃源洞众山峰，满山嘉树特别茂密，紫色翠色互相辉映，犹如图画，是希夷先生修炼的地方。前面有传经台，孤零零地俯视深壑，可以和飞升台相媲美。返回时经过五龙宫殿左面，攀登榔梅台，于是下山到达草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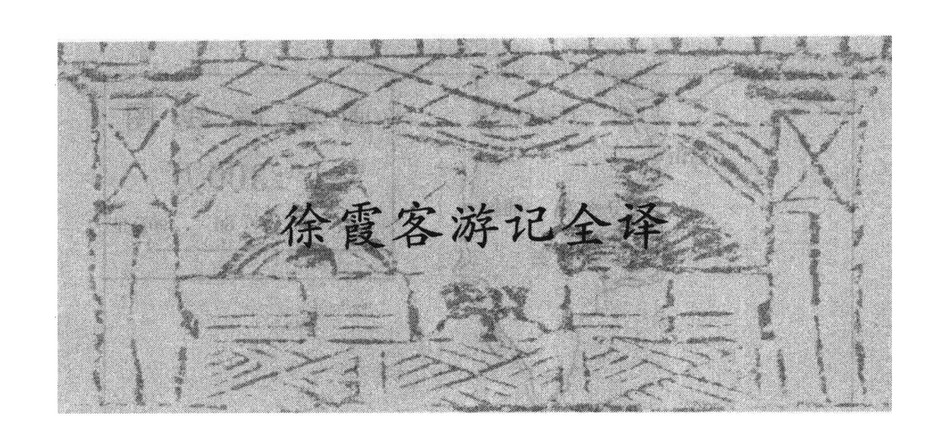
华山四周都是石壁，所以山脚没有高大奇特的树木；一直上到峰顶，则松柏大多有三人围抱粗；松树全是五针松，松子和莲子一般大，

间或遇到没掉落的松果，采下来吃，鲜味、香味都特别好。太和山则是四面群山环抱，百里以内茂盛的森林丛密分布，大树遮天蔽日、高耸入云；靠近太和山的数十里范围内，三人围抱粗的奇异杉树和老柏树，连续不断地长满山坞，是因为朝廷禁止砍伐。嵩山、少室山之间，从平缓的山脚上到绝顶，树木被砍伐得所剩无遗，只有三棵将军树巍然耸立着。山峰、峡谷、河川、平原各种地势，季节相同而天气物象不一样。我从嵩山、少室山出来时，才看到田里麦苗青青；到了陕州，杏树刚刚开花，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摆，十分动人；进入潼关，大路平坦，高大的杨树立在道路两旁，梨树、李树高低不齐；等到转到泓峪，却是层层的冰冻积雪遍布山谷沟涧，真是春风不度的地方啊。经过坞底岔时，又看到杏花开放；从龙驹寨出去，桃红柳绿，所到之处一片春色。忽然想起已到清明时节，不由触景生情。于是从草店启程，经过二十四天，在浴佛节第二天到家。用太和山的榔梅为老母亲祝寿。





闽 游 路 线 图
1 :300万
0
30
60
90公里
丹枫岭关
铅山
分水关
浦城
武夷山
崇安
建宁府
（建瓯）
顺昌
将乐
延平府
（南平）
玉华洞
沙县
建
溪
福州府
鼓山
永安
石竹山
兴化府
宁洋
（双洋）
九鲤湖
莆田
漳平
九
龙
江
泉州府
南靖
漳州府
大峰山
漳浦



闽游日记[1]前

【题解】

徐霞客曾五次游福建。第一次为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见《游武彝山日记》。第二次为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见《游九鲤湖日记》。第三次为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先游福建,后到广东游罗浮山,见《闽游日记前》。第四次为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见《闽游日记后》。第五次为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仅见黄道周的诗文,游程不详。

《闽游日记前》是徐霞客第三次游福建的旅游日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二月二十日离家,三月十二日登丹枫岭入福建界。至浦城游金斗山,以后取水路船行,经建宁(今建瓯县)至延平(今南平市)登陆,绕道顺昌、将乐、永安,游玉华洞。又从宁洋下舟,过华封后舍舟逾岭,复水陆兼程到漳州,四月初五日至南靖。

徐霞客系统考察了福建各主要水道的急缓、水量和通航情况,得出"程愈迫则流愈急"、"其高既均,而入海则减,雷轰入地之险"也愈烈的结论。他注意考察省县的境域范围,肯定了以分水岭为界的原则,"随山奠川,固当如此建置"。他还记录了"闽中以雪为奇,得之春末为尤奇","泉、兴海盗为梗"等明末的气候异常和社会问题。

【原文】

崇祯改元[2]戊辰之仲春[3]，发兴为闽、广游。二十日，始成行。三月十一日，抵江山之青湖，为入闽登陆道。十五里，出石门街，与江郎为面，如故人再晤。十五里，至峡口[4]，已暮。又行十五里，宿于山坑。

十二日　二十里，登仙霞岭。三十五里，登丹枫岭[5]，岭南即福建界。又七里，西有路越岭而来，乃江西永丰道，去永丰尚八十里。循溪折而东，八里至梨岭麓，四里登其巅，前六里，宿于九牧[6]。

十三日　三十五里，过岭，饭于仙阳[7]。仙阳岭不甚高，而山鹃丽日，颇可爱。饭后得舆，三十里抵浦城[8]，日未晡也。时道路俱传泉、兴海盗为梗[9]，宜由延平上永安。余亦久蓄玉华之兴，遂觅延平舟。

十四日　舟发四十里，至观前[10]。舟子省家早泊[11]，余遂过浮桥，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修整，乔松艳草，幽袭人裾。过三亭，入玄帝宫，由殿后登岭。兀兀中悬，四山环拱，重流带之，风烟欲暝，步步惜别！

十五日　辨色即行[12]。悬流鼓楫，一百二十里，泊水矶。风雨彻旦[13]，溪喧如雷。

十六日　六十里，至双溪口[14]，与崇安水合。又五十五里，抵建宁郡[15]。雨不止。

十七日　水涨数丈，同舟俱阁不行[16]。上午得三板舟，附之行[17]。四十里，太平驿，四十里，大横驿[18]，过如飞鸟。三十里，黯淡滩，水势奔涌。余昔游鲤湖过此，但见穹石嵥峙，舟穿其间，初不谓险；今则白波山立，石悉没形，险倍昔时。十里，至延平[19]。

十八日　余以轻装出西门，为玉华洞游。南渡溪，令奴携行囊由沙县上水，至永安相待。余陆行四十里，渡沙溪而西。将乐之水从西来，沙县之水从南来，至此合流[20]，亦如延平之合建溪也。南折入山，六十里，宿三连铺，乃瓯宁、南平、顺昌三县之界[21]。

十九日　五里，越白沙岭，是为顺昌境[22]。又二十五里，抵县。县临水际，邵武之水从西来，通光泽[23]；归化之水从南来[24]，俱会城之东南隅。隔水望城，如溪堤带流也。循水南行三十里，至杜源，忽雪片如掌。十五里至将乐境，乃杨龟山故里也[25]。又十五里，为高滩铺[26]。阴霾尽舒，碧空如濯，旭日耀芒，群峰积雪，有如环玉。闽中以雪为奇，得之春末为尤奇。村氓市媪，俱曝日提炉[27]；而余赤足腾踔[28]，良大快也！

二十五里，宿于山涧渡之村家。

二十里　渡山涧，溯大溪南行。两山成门曰莒峡。溪崖不受趾，循山腰行。十里，出莒峡铺，山始开。又十里，入将乐[29]。出南关，渡溪而南，东折入山，登滕岭。南三里，为玉华洞[30]。先是，过滕岭即望东南两峰耸立，翠壁嶙峋，迥与诸峰分形异色。抵其麓，一尾横曳，回护洞门。门在山坳间，不甚轩豁[31]，而森碧上交，清流出其下，不觉神骨俱冷。山半有明台庵，洞后门所经。余时未饭，复出道左登岭。石磴萦松，透石三里，青芙蓉顿开，庵当其中。饭于庵，仍下至洞前门，觅善导者。乃碎斫松节置竹篓中，导者肩负之，手提铁络，置松燃火，烬辄益之。初入，历级而下者数尺，即流所从出也。溯流屈曲，度木板者数四，倏隘倏穹，倏上倏下，石色或白或黄，石骨或悬或竖，惟"荔枝柱"、"风泪烛"、"幔天帐"、"达摩渡江"、"仙人田"、"葡萄伞"、"仙钟"、"仙鼓"最肖。沿流既穷，悬级而上，是称"九重楼"。遥望空濛[32]，忽曙色欲来，所谓"五更天"也。至此最奇，恰与张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33]。盖洞门斜启，玄朗映彻，犹未睹天碧也。从侧岭仰瞩，得洞门一隙，直受圆明。其洞口由高而坠，弘含奇瑰，亦与张公同。第张公森悬诡丽者，俱罗于受明之处；此洞眩巧争奇，遍布幽奥，而辟户更拓。两洞同异，正在伯仲间也。拾级上达洞顶，则穹崖削天，左右若青玉赪肤[34]，实出张公所未备。下山即为田塍。四山环锁，水出无路，汩然中坠，盖即洞间之流，此所从入也。复登山半，过明台庵。庵僧曰："是山石骨棱厉，透露处层层有削玉裁云态，苦为草树所翳，故游者知洞而不知峰。"遂导余上拾鸟道，下披蒙茸，得星窟焉。三面削壁丛悬，下坠数丈。窟旁有野橘三株，垂实累累。从山腰右转一二里，忽两山交脊处，棘翳四塞，中有石磴齿齿，萦回于悬崖夹石间。仰望峰顶，一笋森森独秀。遂由洞后穹崖之上，再历石门，下浴庵中，宿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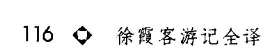


二十一日　仍至将乐南门，取永安道。

二十四日　始至永安[35]，舟奴犹未至。

二十五日　坐待奴于永安旅舍。乃市顺昌酒，浮白楼下[36]。忽呼声不绝，则延平奴也。遂定明日早行计。

二十六日　循城溯溪，东南二十里，转而南二十五里，登大泄岭，苕峣行云雾中[37]。如是十五里，得平阪[38]，曰林田[39]。时方下午，雨大，竟止。林田有两溪自南来，东浑赤如血，西则一川含绿，至此合流。



二十七日　溯赤溪行。久之，舍赤溪，溯澄溪。共二十里，渡坑源上下桥，登马山岭。转上转高，雾亦转重，正如昨登大泄岭时也。五里，透其巅[40]，为宁洋界。下五里，饭于岭头。时旭日将中，万峰若引镜照面。回望上岭，已不可睹，而下方众岫骈列，无不献形履下。盖马山绝顶，峰峦自相亏蔽，至此始廓然为南标。询之土人，宁洋未设县时，此犹属永安；今则岭北水俱北者属延平，岭南水俱南者属漳州。随山奠川，固当如此建置也。其地南去宁洋三十里，西为本郡之龙岩，东为延平之大田云[41]。下山十里，始从坑行。渡溪桥而南，大溪遂东去。逾岭，复随西来小溪南行，二十里，抵宁洋东郭[42]。绕城北而西，则前之大溪经城南来，恰与小溪会，始胜舟[43]。

二十八日　将南下，传盗警，舟不发者两日。

四月初一日　平明，舟始前，溪从山峡中悬流南下。十余里，一峰突而西，横绝溪间，水避而西，复从东折，势如建瓴[44]，曰石嘴滩。乱石丛立，中开一门，仅容舟。舟从门坠，高下丈余，余势屈曲，复高下数丈，较之黯淡诸滩，大小虽殊悬，险更倍之也。众舟至此，俱鳞次以下。每下一舟，舟中人登岸，共以缆前后倒曳之，须时乃放。过此，山峡危逼，复嶂插天，曲折破壁而下，真如劈翠穿云也。三十里，过馆头，为漳平界。一峰又东突，流复环东西折，曰溜水滩。峰连嶂合，飞涛一缕，直舟从云汉[45]，身挟龙湫矣。已而山势少开，二十余里，为石壁滩。其石自南而突，与流相扼，流不为却，捣击之势，险与石嘴、溜水而三也。下此，有溪自东北来合；再下，夹溪复自东北来合，溪流遂大，势亦平。又东二十里，则漳平县也[46]。

宁洋之溪[47]，悬溜迅急，十倍建溪。盖浦城至闽安入海[48]，八百余里，宁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余里，程愈迫则流愈急。况梨岭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马岭，不及四百里而峻，是二岭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则减，雷轰入地之险，宜咏于此。

初二日　下华封舟。行数里，山势复合，重滩叠溜[49]，若建溪之太平、黯淡者，不胜数也。六十里，抵华封[50]，北溪至此皆从石脊悬泻[51]，舟楫不能过，遂舍舟逾岭。凡水惟滥觞之始[52]，不能浮槎[53]。若既通，而下流反阻者，止黄河之三门集津[54]，舟不能上下。然汉、唐挽漕[55]，缆迹犹存；未若华封，自古及今，竟无问津之时。拟沿流穷其险处，而居人惟知逾岭，无能为导。

初三日　登岭，十里至岭巅，则溪水复自西来，下循山麓，俯瞰只一衣带水耳[56]。又五里，则陨然直下[57]，又二里，抵溪。舟行八十里，至西溪[58]。西南陆行三十里[59]，即漳郡；顺流东南二十里，为江东渡，乃兴、泉东来驿道也[60]；又顺流六十里，则出海澄入海焉[61]。

初四日　舆行二十里，入漳之北门[62]。访叔司理[63]，则署印南靖，去郡三十里。遂雨中出南门，下夜船往南靖。

初五日　晓始达南靖[64]，以溯流迂曲也。溪自南平来，至南靖六十里，势与西溪同其浩荡，经漳郡南门，亦至海澄入海。不知漳之得名，两溪谁执牛耳也[65]？

注释

①闽（mǐn 敏）：福建省的简称。秦设闽中郡，治冶县（今福建福州市）。该省最大的河流又称闽江。因此该省简称闽。



②改元：中国古代新的皇帝即位，都要更改年号。明代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检即位，改年号为崇祯，时在戊辰，即公元 1628 年。因清代雍正皇帝名胤祯，乾隆本避讳作“崇正”。

③仲春：中历二月。

④峡口：今名同，在浙江江山县南境。

⑤丹枫岭：又省称枫岭，霞客所过即今浙江、福建界上的枫岭关，现公路仍从此经过。

⑥九牧：今名同，在福建浦城县北隅的公路旁。

⑦仙阳：今名同，在浦城县北境的公路旁。

⑧浦城：明为县，隶建宁府，即今福建浦城县。

⑨泉：即泉州府，治晋江，即今泉州市。兴：即兴化府，治莆田，即今莆田县。

⑩观前：今名同，在浦城县南境，南浦溪与临江溪的汇口处。

⑪省（xǐng 醒）：探望。

⑫辨色：指天微明，刚可辨色。

⑬彻旦：通宵达旦。

⑭双溪口：应在今建瓯县北隅的丰乐，位于南浦溪与崇阳溪汇口处。

⑮建宁郡：即建宁府，有建安和瓯宁两附郭县，后府改为县，合称建瓯，即今建瓯县。明代无郡，《游记》中常称府为“郡”。

⑯阁：通“搁”，即搁浅、停船。

⑰附：搭乘。

⑱大横驿：今仍称大横，在南平市东北隅，建溪西岸。

⑲延平：明置府，治南平，即今南平市。

⑳将乐之水句：霞客所经应即今沙溪口，在富屯溪与沙溪汇合处，位于今南平市西隅。

㉑三县之界：原误作“三里县界”，据四库本、叶本改。

㉒顺昌县：隶延平府，即今顺昌县，但治所在富屯溪西岸。

㉓邵武：明置府，治邵武，即今邵武县。光泽：明为县。隶邵武府，即今光泽县。邵武之水即西溪，又称紫云溪，即今富屯溪。

㉔归化：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以清流县的明溪镇置归化县，隶汀州府，即今明溪县。此水为将溪，又称大溪。即今金溪。明时以归化县境往北流入将溪之水为将溪主源。

㉕杨龟山：即杨时（公元1053—1135年），将乐人，字中立，别号杨龟山。杨为熙宁进士，学于程颢、程颐，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晚年著书讲学，人称龟山先生。著作有《杨龟山先生集》。

㉖高滩铺：即今高塘，又作高唐，在将乐县东境，金溪南岸。

㉗氓（méng 萌）：居住在郊野的老百姓。媪（ǎo 袄）：年老的妇人。曝（pù 铺）：晒。

㉘腾踔：原作“飞腾”，据四库本改。踔（zhuō），远腾貌。

㉙将乐：明为县，隶延平府，即今将乐县。

㉚玉华洞：“洞”后原衍“道”字，据四库本删。玉华洞在将乐城东南9公里，有两条甬道，全长约7公里，由藏禾洞、雷公洞、果子洞、溪源洞、黄泥洞、白云洞等六洞组成，内有阴河三条。



㉛轩豁（xuān huò 宣霍）：开朗。

㉜空濛：细雨迷茫的样子。

㉝张公洞：相传汉代张道陵在此修道，唐代张果老在此隐居，故名。在江苏宜兴县东南汉（fǔ 父）镇附近，有海王厅、洞中洞等胜景，为游览胜地。

㉞赪（chēng 撑）：红色。

㉟永安：明为县，隶延平府，即今永安市。

㊱浮：罚人饮酒。白：饮完举杯告白。此处浮白泛指饮酒。

㊲岧峣（tiáo yáo 条尧）：山高峻的样子。

㊳阪（bǎn 板）：山坡。

㊴林田：今名同，在永安县南隅。

㊵透：通过，穿过。

㊶龙岩：明为县，隶漳州府，即今龙岩县。大田：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置县，隶延平府，即今大田县。

㊷宁洋：本为龙岩县东西洋巡检司，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改置县，隶

漳州府，治今漳平县北境的双洋。

㊸胜：胜任，载得起。胜舟：通航。

㊹建：覆。瓴（líng 玲）：古代一种装水的瓶子。建瓴，从高处翻倒瓶里的水，形容其向下之势很容易。

㊺云汉：天河。

㊻漳平县：隶漳州府，即今漳平县。

㊼宁洋之溪：明称东洋溪，即今双洋溪。建溪：明代通称闽江北源为建溪。

㊽闽安：即闽安镇。今仍称闽安，在福州市东隅，闽江北岸，马尾镇与亭江镇之间。

㊾溜（liù）：水流。

㊿华封：即今华安县治。

51北溪：明代亦称九龙江，即今九龙江。

52滥：水漫溢。觞（shāng 商）：古代的酒器。滥觞：形容江河源流甚微，仅能漫溢一觞。



53槎（chá 茶）：用竹木编成的筏。

54三门：黄河中游著名峡谷之一，在今三门峡市与山西平陆县间。河床中有坚硬的岩岛将水道分成三股急流，北称“人门”，中称“神门”，南称“鬼门”。解放后在此建成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55挽漕（cáo 曹）：利用水道转运粮食。

56一衣带水：水道只有一条衣带那样狭窄。

57陨（kuì 溃）：坠落。

58西溪：今仍称西溪，又称龙江，为九龙江支流，从西向东经漳州至江东渡以南入九龙江。霞客在江东渡以北二十里就已登陆取道漳州，则此处“西溪”疑为“溪口”之误。溪口在长泰县长泰溪（今称龙津溪）入龙江处，明时称溪口，曾设巡检司。

59三十里：四库本作二十里。

60江东渡：即今江东，在龙海县北境，九龙江东岸，有通泉州的公路经过。驿（yì 译）道：古代为驿马、传车通行而开辟的交通大道。

61海澄：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以龙溪县的靖海馆置县，隶漳州府，治所在今龙海县稍东南，现仍称海澄。解放后改名龙海县，县治迁到石码。

62漳：即漳州府，治龙溪，即今漳州市。

63司理：即司理参军，为宋代置于各府州掌狱讼的官。元明时各府置推官一人，掌勘问刑狱，但相沿仍称推官为司理。霞客族叔徐日升，字华祝，天启乙丑进士，当时在漳州府为推官。

64晓始句：原脱“始”字，据四库本补。南靖：明为县，隶漳州府，治今南靖县

东隅的靖城，在西溪北岸。

㊿执牛耳：古时诸侯歃血为盟，割牛耳取血，盛于珠盘，由主盟者执拿，因称主盟者为执牛耳。后泛指在某一方面为主或居领导地位的为执牛耳。《闽游日记》开始说："崇祯改元（戊辰）之仲春，发兴为闽、广游。"霞客这次游程到南靖并未结束。此后又访黄石斋于漳浦墓次，再从漳浦徒步游访郑鄤于广东，登罗浮山，携山中梅树归。

【今译】

崇祯皇帝改年号的那年（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二月，我萌发出游福建、广东的兴致。二十日，才动身启程。三月十一日，到达江山县的青湖，是沿进入福建省的陆路走的。十五里，从石门街出去，和江郎山相遇，就像老朋友又见面一样。走十五里，来到峡口，已是傍晚。又走十五里，在山坑住宿。

十二日　走二十里，登上仙霞岭。走三十五里，登上丹枫岭，岭南是福建境。又走七里，西边有条路越过山岭后伸过来，这是去江西省永丰县的路，距离永丰县还有八十里。沿着溪流转向东，走八里到达梨岭麓，又走四里登上岭顶，往前走六里，在九牧住宿。



十三日　走三十五里，越过山岭，在仙阳吃饭。仙阳岭不太高，但杜鹃花盛开，阳光明媚，十分可爱。饭后乘车，行三十里到达浦城县，时间还早，没到黄昏。当时一路上都传着泉州府、兴化府有海盗作梗，应当经过延平府去永安县。我也很久以来就怀有游玉华洞的兴致，于是寻找去延平府的船。

十四日　乘船行四十里，到达观前。因船夫回家探望而早早停船，我于是渡过浮桥，顺着溪流往左登金斗山。石阶道很整齐，松树高大，花草艳丽，幽香袭人。经过三亭，进入玄帝宫，从正殿背后登岭。山岭高高突起、悬立在正中，四周被山峰环抱簇拥，一道道溪水如玉带一般，山间雾霭升起，天色将晚，我依依不舍地离去。

十五日　天微微亮就启航。水流汹涌，船桨摇动，航行一百二十里，在水边岩石下停泊。风雨通宵达旦，河流喧腾好似雷鸣。

十六日　航行六十里，到达双溪口，溪水与崇安县的河流汇合。又航行五十五里，到达建宁郡。雨没停。

十七日　河水涨起数丈，同行的船只都不启航。上午来了一只三

板舟，于是搭乘三板舟启程。航行四十里，到太平驿，又四十里，到大横驿，一路上船像鸟似的一飞而过。三十里，到黯淡滩，水势奔腾汹涌。我以前游九鲤湖时经过此地，只见巨大的岩石相对而立，船从中间穿过，并不觉得险峻；现在则是波涛泛白，山峰矗立，岩石全被河水淹没，地势比从前加倍险峻。航行十里，到达延平府。

十八日　我从府城西门轻装出发，去游览玉华洞。往南渡过溪后，让奴仆带着行李从沙县走水路，到永安县等待。我从陆路走，四十里，渡过沙溪往西。将乐县的河水从西边流来，沙县的河水从南边流来，在沙溪口合流后，也如建溪之水在延平汇合一样。往南转进山，走六十里，在三连铺住宿，三连铺是瓯宁、南平、顺昌三县的分界处。

十九日　走五里，翻越白沙岭，这里已经是顺昌县境内。又走二十五里，到达顺昌县城。县城靠近水边，邵武府的溪水从西边流来，流到光泽县；归化县的溪水从南边流来，都在县城东南边汇合。隔溪眺望县城，溪堤如同衣带似的环绕流水。跟随溪水往南行三十里，到达杜源，忽然飘起手掌大的雪片。走十五里进入将乐县境，是杨龟山先生的故乡。又走十五里，到高滩铺。云雾散尽，浅蓝色的天空清澈如洗，旭日闪耀光芒，群峰积雪霭霭，犹如戴着环玉。福建以下雪为奇，在春末下雪就更加令人惊异。村里的百姓和市里的老年妇女，都晒太阳或提着火炉烤火；而我却光着脚奔跑，真是太痛快了！走二十五里，在山涧渡的农民家住宿。



二十日　渡过山涧，沿大溪溯流南行。两边的山形成门户，名莒峡。溪边的崖壁不能落脚，于是沿山腰行。十里，走出莒峡铺，山谷才开阔起来。又走十里，进入将乐县。从南关出去，渡过溪水往南走，往东转进山，登滕岭。往南三里，是玉华洞。在这之前，一过滕岭就看到东南边有两座山峰耸立，苍翠的岩壁怪石嶙峋，形态、色彩都和其他众峰迥然不同。抵达峰麓，山峰像一条尾巴似的横拖过去，袒护着洞门。洞门在山坳间，不十分高敞开阔，但葱翠的树木交错在顶上，底下淌出清清的水流，禁不住使人感到凉意。山腰有明台庵，是去玉华洞后门要经过的地方。此时我还没吃饭，又离开道路往左边登岭。石阶被松树萦绕，穿石阶三里，芙蓉花一般的青山顿时开阔起来，明台庵位于正中。在庵中吃饭后，仍然下到玉华洞前门，寻找到好向导。于是砍碎松节放到竹篓中，向导背着，手提铁丝编的照明器具，把松节放在里面

燃烧，燃完后又添加。一进洞，顺阶梯下去好几尺，就到了水流淌出的地方。宛转曲折地溯流前进，四次从木板上渡过，山洞忽而狭窄，忽而高敞，道路一会儿从上，一会儿从下，岩石色彩有白有黄，石柱或是悬挂空中，或是竖在地上，而“荔枝柱”、“风泪烛”、“幔天帐”、“达摩渡江”、“仙人田”、“葡萄伞”、“仙钟”、“仙鼓”等景物最形象。跟随水流走到尽头，攀登陡悬的石级而上，这景名“九重楼”。遥望迷茫的洞中，忽然有一种黎明的天色的感觉，这就是“五更天”的景象了。玉华洞走到这里最为奇妙，恰好和江苏省宜兴县的张公洞一样，从黑暗转向光明。大概因为洞门斜开，黑暗中亮光从洞口映透进来。但却看不到蓝色的天空。顺洞壁边侧抬头看，看到一丝洞门，阳光直接射到洞口。其洞口从高处往下坠，宽大而含瑰丽奇特之处，也和张公洞相同。只是张公洞森然、陡峭、奇异、瑰丽的景物，都列在光亮之处；而玉华洞眩妙精巧、争相献奇，幽深之中景物遍布，并且洞门更加开阔。比较两洞景物的异同高低，真是不相上下。沿着石级上到洞顶，高大的山崖陡峭如削，直插云天，左右两侧像翡翠一样，青色赤色相间，实在是张公洞所不具备的。下山就是田埂。四周群山环绕，水流没有出路，急速地从中坠落，大概玉华洞中的水流，就是从这里坠入的。又登到山腰，经过明台庵。庵中的僧人说：“这座山岩石棱角分明，十分峻峭，凡是岩石外露之处，都有犹如雕凿玉石、裁剪云朵般的峻美形态，可惜被草丛树木遮蔽，所以游人只知道游玉华洞，却不知游览山峰。”于是带着我找到游山的小路，拨开茂密的草丛往下走，来到星窟。星窟三面刀削一样的崖壁丛聚悬立，往下坠陷达数丈深。窟旁有三棵野橘树，垂挂着累累的果实。从山腰上往右转一二里，忽然看到两座山脊交合的地方，四周荆棘覆盖，中间有齿状的石阶梯，盘旋往复于悬崖和狭窄的岩石之间。抬头眺望峰顶，一枝竹笋般的山峰高耸独秀。于是从洞后高大的山崖上，第二次经过石门，下到明台庵中沐浴，在庵中住宿。



二十一日　又回到将乐县城南门，取道去永安县。

二十四日　才到永安县，而乘船的奴仆还没到达。

二十五日　在永安县旅舍中闲坐等待奴仆，于是买来顺昌酒，在楼下饮。忽然听到不断的呼叫声，是从延平府分道而行的奴仆到了。于是决定明天一早启程。

二十六日　沿县城溯溪而行，往东南走二十里，转向南走二十五

里，登大泄岭，在高峻的云雾山中行走。像这样一直走了十五里，才到平缓的山坡，名林田。这时正当下午，雨下得很大，完全不能行走。林田有两条从南边流来的溪水，东边的溪水像血一样浑赤，西边的则是一股碧绿的清流，两溪流到林田汇合。

二十七日　溯赤色的溪水而行。过了一段时间，离开赤溪，溯澄溪而行。一共走二十里，渡过坑源上下桥，登马山岭。山路越转越高，雾气也越转越浓，完全和昨天登大泄岭时一样。五里，穿过马山岭顶，是宁洋县边界。往下走五里，在岭头吃饭。此时旭日即将升到正中，万座山峰沐浴在阳光下如同用镜子照面。回头遥望上面的山岭，已经看不到了，而下面群峰并列，千姿百态无不呈现在脚下。因为马山岭的最高顶上，峰峦自身互相掩蔽，下到这里才在空阔中成为南部最高峰。向当地人询问，知道没设宁洋县时，这地方还属于永安县；如今则是岭北的水以及北边隶属于延平府，岭南的水以及南边隶属漳州。随山的方位确定河流的归属，设置本来就应当如此。这里南边距离宁洋县三十里，西边为漳州府的龙岩县，东边是延平府的大田县。下山十里，开始顺坑凹的地方走。渡过溪桥往南走，大溪则向东流去。翻过岭，又随着西边流来的小溪往南行，二十里，到达宁洋县的东外城。绕着城北往西走，就看到先前渡过的大溪经城南流来，恰好与小溪汇合，于是通航。



二十八日　准备南下，传来有强盗的警报，船停航两天。

四月初一日　天一亮，船便启航，溪流顺山谷倾泻南下。航行了十多里，一座山峰向西突立，横断溪流，水避开山峰往西流，然后又朝东转去，水势犹如从高处倾倒瓶水，这里名石嘴滩。一丛丛的乱石耸立，中间开通一道门宽的航线，仅能容一只船通过。船顺着门道坠下去，落差高达一丈多，其余的河道水势曲折，又有数丈的落差，和黯淡滩等险滩相比较，虽然水势大小悬殊，但却加倍的险峻。众多的船只航行到这里，都像鱼鳞一样地排列起来依次而下。每当一只船通过时，船上的人都下船上岸，共同用缆绳前前后后地倒拉着船，必须到时才能放开。过了此滩后，山谷高耸而狭窄，重叠的山峰直插云天，溪流曲折破壁而下，真好似劈开青山，穿过云雾一样。航行三十里，过了馆头，进入漳平县境。又有一座山峰向东突起，溪流又绕东往西转，这里名溜水滩。层峦叠嶂之中，一缕腾飞的波涛，载着船只如同从天河中

直落而下，将旅客都置身于飞瀑之中了。不一会儿山势逐渐开阔，船行二十多里，到石壁滩。这里岩石向南面突起，与水流相阻扼，水流不因此退却，形成冲击的气势，险象和石嘴滩、溜水滩一样而成为第三处险滩。从石壁滩下去，从东北流来一股溪水汇入；再往下，夹溪又从东北流来汇合，溪流渐渐扩大，水势也慢慢平缓。又往东航行二十里，则到漳平县。

宁洋县的溪流，河道陡悬，水流迅急，是建溪的十倍。因为从浦城县流到闽安镇入海，有八百多里的流程；从宁洋县流到海澄入海，仅三百多里；流程愈短，则流速愈急。何况从梨岭下到延平府，不到五百里；而从延平府上到马山岭，不到四百里但却很高，这样看来两座山的高度相差不大。高度既然相差无几，但水声如雷，水势之险入海里程却短，原因应当就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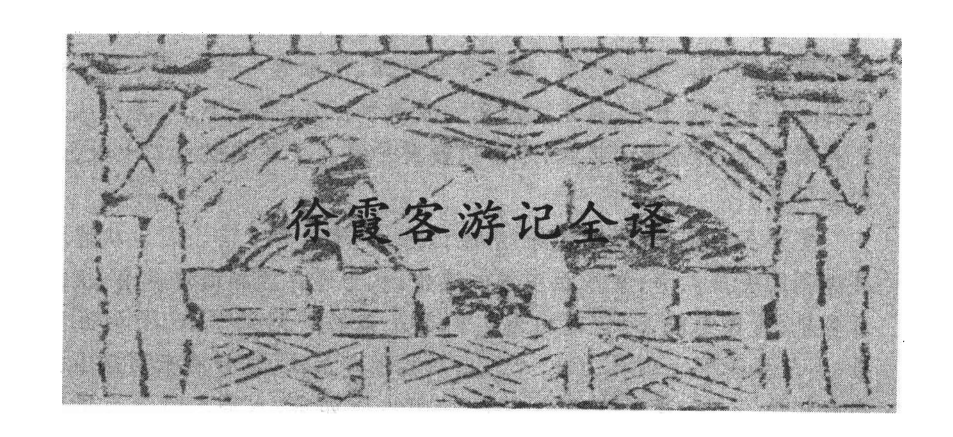
初二日　乘到华封的船。航行数里后，山势又合拢起来，险滩重重、急流叠起，像建溪太平滩、黯淡滩一样的河道，多得不能一一列举。行六十里，到达华封县，北溪流到这里便沿着石脊悬空倾泻而下，船不能通行，于是下船翻越山岭。凡是河流，源流都很微小，不能浮起竹筏，如果通航后，到下游反而受阻，只有黄河的三门集津，船只不能上下。然而汉代、唐代利用黄河水道转运粮食，缆绳的遗迹还保存着；不像华封县，从古至今，竟然从没有通航的时候。我计划沿着河流穷究河道中的惊险地方，但居住在这里的人只知道翻越山岭，不能为我作向导。



初三日　登岭，走十里到岭巅，而溪水又从西边流来，在下面沿山麓流，低头俯视，水道只有一条衣带那么宽。又走了五里，就直直地往下坠落，又走两里，来到溪水边。乘船行八十里，到达西溪。从陆地上往西南行三十里，就是郡州府；顺溪流往东南行二十里，为江东渡，是从东边兴化府、泉州府过来的驿道；再顺溪流行六十里，就能出海澄县入海。

初四日　乘车行二十里，进入漳州府城的北门。拜访在这里担任推官的族叔，他在南靖县办公，距离府城有三十里。于是冒雨从府城南门出发，乘夜船前往南靖县。

初五日　拂晓才到达南靖县，因为溯流而行，航道迂回曲折。溪水从南平县流来，到南靖县有六十里，水势和西溪一样浩荡，流经漳州府城南门，也流到海澄县入海。不知道漳州的得名，是哪条溪起了主要作用？



闽游日记后

【题解】

《闽游日记后》是徐霞客第四次游福建的游记。

徐霞客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七月十七日启行,三十日过江山青湖,舍舟登陆。八月初二日入福建浦城,十九日抵漳州。这次旅游路线基本与第三次游闽的一致,只是南平至永安段从沙溪船行。这次新游览的景点有浙江、福建间的浮盖山,游白花岩、龙洞,登浮盖绝顶。在永安游桃源洞,盛赞"一线天"之奇。过华封,沿流穷九龙江石滩最险处。这些风景藏在深山,很难探历。"余闻白花岩益喜,即迂道且趋之,况其近也!""此峡中最险处,自念前以雨阻不能达,今奈何交臂失之?"徐霞客的探险精神跃然纸上。两次游闽虽路线相同,但前后详略互补,重点突出,不重复累赘。

【原文】

庚午春,漳州司理叔促赴署。余拟是年暂止游屐,而漳南之使络绎于道,叔祖念我翁,高年冒暑,坐促于家,遂以七月十七日启行。二十一日至武林[①]。二十四日渡钱唐[②],波平不縠[③],如履平地。二十八日至龙游[④],觅得青湖舟,去衢尚二十里,泊于樟树潭[⑤]。

三十日　过江山,抵青湖,乃舍舟登陆。循溪觅胜,得石崖于北渚。崖临回澜,澄潭漱其址,隙缀茂树,石色青碧,森森有芙蓉出水态。

僧结槛依之,颇觉幽胜。余踞坐石上,有刘对予者,一见如故,因为余言:"江山北二十里有左坑,岩石奇诡,探幽之屐,不可不一过。"余欣然返寓,已下午,不成行。

八月初一日　冒雨行三十里。一路望江郎片石,咫尺不可见。先拟登其下,比至路口,不果。越山坑岭,宿于宝安桥[6]。

初二日　登仙霞,越小竿岭,近雾已收,惟远峰漫不可见。又十里,饭于二十八都[7]。其地东南有浮盖山,跨浙、闽、江西三省,衢、处、信、宁四府之境[8],危峙仙霞、犁岭间[9],为诸峰冠。枫岭西垂,毕岭东障,梨岭则其南案也;怪石拿云,飞霞削翠。余每南过小竿,北逾梨岭,遥瞻丰采,辄为神往。既饭,兴不能遏,遍询登山道。一牧人言:"由丹枫岭而上,为大道而远;由二十八都溪桥之左越岭,经白花岩上,道小而近。"余闻白花岩益喜,即迂道且趋之,况其近也!遂越桥南行数十步,即由左小路登岭。三里下岭,折而南,渡一溪,又三里,转入南坞,即浮盖山北麓村也。分溪错岭,竹木清幽,里号金竹云。度木桥,由业纸者篱门入,取小级而登。初皆田畦高叠,渐渐直跻危崖。又五里,大石磊落,棋置星罗,松竹与石争隙。已入胜地,竹深石转,中峙一庵,即白花岩也。僧指其后山绝顶,峦石甚奇。庵之右冈环转而左,为里山庵。由里山越高冈两重转下,山之阳则大寺也。右有梨尖顶,左有石龙洞,前瞰梨岭,可俯而挟矣。余乃从其右,二里,憩里山庵。里山至大寺约七里,路小而峻。先跻一冈,约二里,冈势北垂。越其东,坞下水皆东流,即浦城界。又南上一里,越一冈,循其左而上,是谓狮峰。雾重路塞,舍之。逾冈西下,复转南上,二里,又越一冈,其左亦可上狮峰,右即可登龙洞顶。乃南向直下,约二里,抵大寺。石痕竹影,白花岩正得其具体,而峰峦环列,此真独胜。雨阻寺中者两日。

初四日　冒雨为龙洞游。同导僧砍木通道,攀乱碛而上。雾滃棘铦[10],苛石笼崖[11],狞恶如奇鬼。穿簇透峡,窈窕者,益之诡而藏其险;屼嵲者,益之险而敛其高。如是二里,树底睨峭崿[12]。攀踞其内,右有夹壁,离立仅尺,上下如一,似所谓"一线天"者,不知其即通顶所由也。乃爇火篝灯[13],匍匐入一罅。罅夹立而高,亦如外之一线天,第外则顶开而明,此则上合而暗。初入,其合处犹通窍一二,深入则全黑矣。其下水流沙底,濡足而平。中道有片石,如舌上吐,直竖夹中,高仅三尺,两旁贴于洞壁。洞既束肩,石复当胸,无可攀践,逾之甚艰。再入,两

壁愈夹，肩不能容。侧身而进，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余不能登，导僧援之。既登，僧复不能下，脱衣宛转久之，乃下。余犹侧伫石上，亦脱衣奋力，僧从石下掖之，遂得入。其内壁少舒可平肩，水较泓深，所称龙池也。仰睇其上[14]，高不见顶，而石龙从夹壁尽处悬崖直下。洞中石色皆赭黄，而此石独白，石理粗砺成鳞甲[15]，遂以“龙”神之。挑灯遍瞩而出。石隘处上逼下碍，入时自上悬身而坠，其势犹顺，出则自下侧身以透，胸与背既贴切于两壁，而膝复不能屈伸，石质刺肤，前后莫可悬接，每度一人，急之愈固，几恐其与石为一也。既出，欢若更生，而岚气忽澄，登霄在望。由明峡前行，芰莽开荆[16]，不半里，又得一洞。洞皆大石层叠，如重楼复阁，其中燥爽明透。

徘徊久之，复上跻重崖，二里，登绝顶，为浮盖最高处。踞石而坐，西北雾顿开，下视金竹里以东，崩坑坠谷，层层如碧玉轻绡，远近万状；惟顶以南，尚郁伏未出。循西岭而下，乃知此峰为浮盖最东。由此而西，蜿蜒数峰，再伏再起，极于叠石庵，乃为西隅，再下为白花岩矣。既连越二峰，即里山趋寺之第三冈也。时余每过一峰，辄一峰开霁，西峰诸石，俱各为披露。西峰尽，又越两峰，峰俱有石层叠。又一峰南向居中，前耸二石，一斜而尖，是名“犁头尖石”。二石高数十丈，堪为江郎支庶，而下俱浮缀叠石数块，承以石盘，如坐嵌空处，俱可徙倚。此峰南下一支，石多嶙峋，所称“双笋石人”，攒列寺右者，皆其派也。峰后散为五峰，回环离立，中藏一坪可庐，亦高峰所罕得者。又西越两峰，为浮盖中顶，皆盘石累叠而成，下者为盘，上者为盖，或数石共肩一石，或一石复平列数石，上下俱成叠台双阙，“浮盖仙坛”，洵不诬称矣。其石高削无级，不便攀跻。登其巅，群峰尽出。山顶之石，四旁有苔，如发下垂，嫩绿浮烟，娟然可爱[17]。西望叠石、石仙诸胜，尚隔三四峰，而日已过午，遂还饭寺中。别之南下，十里即大道，已在梨岭之麓。登岭，过九牧，宿渔梁下街[18]。

初五日　下浦城舟，凡四日抵延平郡。

初十日　复逆流上永安溪，泊榕溪[19]。其地为南平[20]、沙县之中，各去六十里。先是浦城之溪水小，而永安之流暴涨，故顺逆皆迟。

十一日　舟曲随山西南行，乱石峥屽，奔流悬迅。二十里，舟为石触，榜人以竹丝绵纸包片木掩而钉之，止涌而已。又十里，溪右一山，瞰溪如伏狮，额有崖两重，阁临其上，崖下圆石高数丈，突立溪中。于

是折而东，又十里，月下上一滩，泊于旧县[21]。

十二日　山稍开，西北二十里，抵沙县[22]。城南临大溪，雉堞及肩，即溪崖也。溪中多置大舟，两旁为轮，关水以舂。西十里，南折入山间。右山石骨巉削，而左山夹处，有泉落坳隙如玉箸。又西南二十里，泊洋口[23]。其地路通尤溪[24]。东有山曰里丰，为一邑之望。昨舟过伏狮崖，即望而见之，今绕其西而南向。

十三日　西南二十里，渐入山，又二十五里，至双口。遂折而西北行，五里，至横双口。溪右一水自北来，永安之溪自南来，至此合。其北来之溪，舟通岩前可七十里[25]。又五里入永安界，曰新凌铺。

十四日　行永安境中，始闻猿声。南四十里为巩川[26]。上大滩十里，东南行，忽望见溪右峰石突兀。既而直逼其下，则突兀者转为参差，为崩削，俱盘亘壁立，为峰为岩，为屏为柱，次第而见。中一峰壁削到底，或大书其上，曰"凌霄"。于是溪左之奇，亦若起而争胜者。已舟折西北，左溪之崖较诡异，而更有出左溪上者，则桃源涧也。其峰排突溪南，上逼层汉，而下瞰回溪，峰底深裂，流泉迸下，仰其上，曲槛飞栏，遥带不一，急停舟登焉。



循涧而入，两崖仅裂一罅，竹影逼溪内。得桥渡涧再上，有门曰"长春圃"。亟趋之，则溪南之峰，前所仰眺者，已在其北。乃北上，路旁一石，方平如砥。时暮色满山，路纵横不可辨，乃入大士殿，得道人为导。随之北，即循崖经文昌阁，转越两亭，俱悬崖缀壁。从此折入峭夹间，其隙仅分一线，上劈山巅，远透山北，中不能容肩，凿之乃受，累级斜上，直贯其中。余所见"一线天"数处，武彝、黄山、浮盖，曾未见若此之大而逼、远而整者。既而得天一方，四峰攒列。透隙而上，一石方整，曰棋坪。中复得一台，一树当空，根盘于上。有飞桥架两崖间，上下壁削，悬空而度，峰攒石裂，岈然成洞[27]，曰环玉。出洞，复由棋坪侧历西坞而上，得一井，水甚甘洌。跻峰北隅，有亭甚豁，第北溪下绕，反以逼仄不能俯瞰。由此左下，又有泉一泓汇为池，以暮不及往。乃南上绝顶，一八角亭冠其上。复从西路下山，出倚云关，则石磴垂绝，罅间一下百丈。盖是山四面斗削，惟一线为暗磴，百丈为明梯，游者以梯下而一线上，始尽奇概，舍此别无可阶也。

还至大士殿，昏黑不可出。道人命徒碎木燃火，送之溪旁，孤灯穿绿坞，几若阴房磷火。道人云："由长春圃二里，有不尘馆，旁又有一百

丈岩，皆有胜可游。”余颔之。返舟，促舟子夜行，不可，乃与奴辈并力刺舟[28]。幸滩无石，月渐朗，二鼓，泊废石梁下。行二十里，去永安止二里。

十五日　抵城西桥下，桥已毁。而大溪自西来[29]，桥下之溪自南来，依然余游玉华时也。绕城西而南，溯南来之溪以去，五十里，至长倩。溪出山右，路循山左，乃舍溪登岭。越岭两重，西南过溪桥，五里，南过溪鸣桥。又五里，直凌西南山角，以为已穷绝顶，其上乃更复穹然。不复上，循山半而南，纡折翠微间，俯瞰山底，溪回屈曲，惟闻吼怒声，而深不见水。盖峻峦削岫，错立如交牙，水漱其根，上皆丛树，行者惟见翠葆浮空[30]，非闻水声，几以为一山也。久之，偶于树隙稍露回湍，浑赤如血。又五里与赤溪遇，又五里止于林田。



十六日　沿山二里[31]，有峰自南直下。峰东有小溪，西为大溪，俱北会林田，而注于大煞岭西者。渡小溪，循峰南上，共五里，至下桥。逶迤南跻，又八里，得上桥。一涧飞空，悬桥而度，两旁高峰插天。度桥，路愈峻，十里，从山峡中直跻两高峰之南，登岭巅。回视两高峰已在履下，计其崇峻，大煞、浮盖当皆出其下。南下三十五里，抵宁洋县。

十七日　下舟达华封。

十八日　上午始抵陆。渐登山阪，溪从右去，以滩高石阻，舟不能前也。十里，过山麓，又五里，跨华封绝顶，溪从其下折而西去。遥望西数里外，滩石重叠，水势腾激，至有一滩纯石中断而不见水者，此峡中最险处。自念前以雨阻不能达，今奈何交臂失之[32]？乃北下三里，得村一坞，以为去溪不远。沿坞西行里许，欲临溪，不得路，始从蔗畦中下。蔗穷，又有蔓植者，花如豆，细荚未成。复践蔓行，土流沙削不受履[33]，方藉蔓为级，未几蔓穷，皆荆棘藤刺，丛不能入。初侧身投足，不辨高下，时时陷石坎，挂树杪[34]。既忽得一横溪，大道沿之。西三里，瞰溪咫尺，滩声震耳，谓前所望中断之险，必当其处。时大道直西去，通吴镇、罗埠。觅下溪之路，久不得，见一小路伏丛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犹有路影，未几下皆积叶，高尺许，蛛网翳之；上则棘莽蒙密，钩发悬股，百计难脱；比脱，则悬涧注溪，危石叠嵌而下。石皆累空间，登其上，始复见溪，而石不受足，转堕深莽。余计不得前，乃即从涧水中攀石践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间屋，侧立溪南，溪北复有崩崖壅水。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块，冲捣莫容，跃隙而下，下即升降悬绝，倒

涌逆卷，崖为之倾，舟安得通也？踞大石坐，又攀渡溪中突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泻之势，险无逾此。久之，溯大溪，践乱石，山转处溪田层缀，从之，始得路。循而西转，过所踞溪石二里许，滩声复沸如前，则又一危矶也。西二里，得小路，随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见前不可下之滩，即在其上流，而岭头所望纯石中断之滩，即在其下流。此嘴中悬两滩间，非至此，则两滩几有遁形矣。逾岭下舟。明日，抵漳州司理署。

注释

①庚午：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武林：杭州的别称，因其西的武林山得名。

②钱唐：即钱塘，今钱塘江。

③波平不縠："不"，陈本作"冰"。縠（hú 胡）：有绉纹的纱。此处作皱解。

④龙游：明为县，隶衢州府，治所在今浙江衢县东隅，衢江南岸的龙游。

⑤漳树潭：今名同，亦称漳潭，在衢县稍东，衢江南岸。

⑥宝安桥：今作保安，在浙江江山县南境。

⑦二十八都：今名同，在江山县西南隅。

⑧衢：衢州府，浙江最西的一个府，辖境大体为今衢州市所辖各县。处：处州府，浙江西南的一个府，辖境大体即今丽水地区。信：广信府，江西最东的一个府，大体为今上饶地区的东南半。宁：建宁府，福建最北的一个府，大体为今建阳地区的东北半。



⑨犁岭：文中犁、梨互用，但从对于"犁头尖石"的描述，以形得名，此字均应为"犁"。

⑩滃（wěng 蓊）：云气四起的样子。铦（xiān 先）：锋利。

⑪芾（fèi 费）：小。

⑫睨（nì 腻）：斜着眼看。崿（è 愕）：山崖。

⑬爇（ruò 若）：点燃。篝（gōu 沟）：竹笼。篝灯：用竹笼罩着灯光。

⑭睇（dì 弟）：眯着眼睛斜看。

⑮砺（lì 厉）：粗糙的磨刀石。

⑯芟（shān 山）：割草。

⑰娟（juān 涓）然：秀美的样子。

⑱渔梁下街：今仍称渔梁，在浦城县北境九牧与仙阳间。

⑲永安溪：即沙溪，明代又称太史溪。榕溪：今作涌溪。在沙县东北境，沙溪北岸。

⑳南平：延平府附郭县，即今南平市。

㉑旧县：今作古县，在沙县县城东南，沙溪北岸。

㉒沙县：隶延平府，即今沙县。

㉓洋口：今作洋口仔，在三明市东隅，沙溪南岸。

㉔尤溪：明为县，隶延平府，即今尤溪县。

㉕双口：应即今莘口，在三明市西境，沙溪南岸。横双口：即今黄砂，在三明市西境，沙溪北岸。其北来之溪应为归化溪，源自归化县，今名横塘溪。岩前：今名同，在三明市西北境。北来之水应为归化溪，源自归化县，今称渔塘溪。

㉖巩川：今作贡川，在永安县北隅，沙溪西岸。

㉗岈然成洞：此即桃源洞，在今福建永安县城北10公里的燕溪畔。峰顶有通天亭、风洞、象鼻岩、阆风台等。一线天长120米，甚为壮观。山脚为栟榈潭。

㉘刺(cì 次)舟：撑船。

㉙大溪：指九龙溪。

㉚葆(bǎo 保)：盖。翠葆，指绿树丛。

㉛沿山二里：四库本作“沿山三里”。

㉜交臂：胳膊碰胳膊，指距离很近，擦肩而过。交臂失之：已遇良机而又当面错过。



㉝土流沙削不受履：“土”原作“上”，据四库本改。

㉞杪(miǎo 秒)：树枝的细梢。

【今译】

庚午年（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春季，任漳州府推官的族叔催促我们去他的官署。我计划今年暂时停止出游，但漳州的使者不断地来请，叔祖念莪翁，年岁已高，还冒着酷暑，来家中坐着催促，于是在七月十七日启程出发。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二十四日渡钱塘江，水面平静，不起波浪，犹如走平地。二十八日到达龙游县，找到去青湖的船，距离衢县还有二十里，船在樟树潭停泊。

三十日　过了江山县，抵达青湖，于是下船上岸。顺着溪流寻访名胜，在北边的小洲上有石崖。石崖面临荡漾的水波，澄澈的潭水冲刷着石崖底部，石缝中长着茂盛的树木，石色青翠碧绿，高高耸立有荷花露出水面的姿态。僧人傍靠石崖建盖房屋，感觉十分幽雅、美好。我盘坐在石头上，遇到一个叫刘对予的人，互相一见如故，他于是对我说：“江山县北二十里处有左坑，那里岩石非常神奇诡谲，探寻幽深的旅行，不能不去那里一次。”我十分愉快地回到住处，已是下午，没能

启程。

八月初一日　冒着雨行走三十里。一路上眺望江郎山片状的岩石,咫尺不能看见。打算先到江郎山下,等走到路口,发现不行。翻山坑岭,在宝安桥住下。

初二日　登上仙霞岭,越过小竿岭,近处的云雾已收敛散开,只是远处的山峰还模糊不明、看不清楚。又走了十里,在二十八都吃饭。这里东南边的浮盖山,跨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以及衢州、处州、广信、建宁四府的辖境,高高耸立在仙霞岭、犁岭之间,为群峰之首。枫岭从西边垂下去,毕岭像屏障一样横在东边,犁岭则是浮盖山的南案;浮盖山乱石林立,直冲云霄,云霞飞舞,翠峰陡峭。我每次往南经过小竿岭、往北翻越犁岭时,遥望浮盖山的风采,总是为之神往。饭后,我遏制不住登浮盖山的兴致,四处询问登山的路。有一个牧人说:"顺丹枫岭攀登,是大路,但路程远;从二十八都的溪桥左边翻越山岭,经过白花岩上去,是小路,但路程近。"我听到要过白花岩更加高兴,即使绕路也要去,更何况是近路呢！于是过桥后往南走数十步,便从左边的小路登岭。上三里后下岭,转向南走,渡过一条溪,又走三里,转进南坞,到了浮盖山北麓的村庄。溪水分流、岭冈错落,竹木清新幽静,村庄的名称叫金竹里。过木桥,从造纸人的篱笆门进去,沿小石阶攀登。一开始都是层层叠起的田畦,渐渐地直上陡崖。又攀登了五里,众多而杂乱的巨石星罗棋布,和松树、竹子争占地皮。已经进入胜境区,竹林幽深,山石回转,当中峙立着一座庵,就是白花岩。僧人指点白花岩后山的绝顶,峰峦山石非常奇特。庵右边的山冈环绕到左边,有里山庵。沿里山越过两重高冈然后转下山的南面便是大寺。寺右边有梨尖顶,左边有石龙洞,在寺前俯视犁岭,仿佛弯下身去胳膊就能夹住。我于是从寺右边走,二里,在里山庵休息。从里山到大寺约有七里,山路狭窄而且陡。先登一座冈,大约走了二里,冈势北垂。越过冈东,坞下的水都向东流,就是蒲城县的分界。又往南上一里,越过一座冈,沿冈的左侧而上,就是狮峰。雾气重重,山路阻塞,没有去登狮峰。越过冈往西下,又转朝南上,二里,又越过一座冈,从冈左边也可以登上狮峰,从右边则可以登上龙洞顶。却向南一直下,大约二里,来到大寺。岩石上竹影掩映,是白花岩所特有的景致;而群峰环绕、山峦排列,则确实是这里独有的胜景。被雨阻拦在大寺中两日。

初四日　冒雨去游龙洞。和当向导的僧人一道，砍树开路，在乱石堆中攀越而上。云雾四起，荆棘刺人，小石块遍布山崖，形态狰狞、丑恶，犹如奇鬼。在石块簇簇堆积的峡谷中穿行而过，形态窈窕美好的石头，为峡谷增添了奇异而掩藏了峡谷的险恶；形态陡峭高耸的，则增添了险象而掩饰了高峻。这样的路有二里，在树荫底下斜视峻峭的山崖。登坐上去，右边有狭窄的山谷，两边相隔只有一尺，上下一样窄，很像所谓的“一线天”景观，不知道这就是山顶要过的通道。于是点燃灯笼，匍匐着进入一条石缝。石缝狭窄，两边的岩石耸立，也像外边的一线天，只是外面的一线天顶上敞开而明亮，这条石缝上面合拢而昏暗。刚进去时，上面合拢着的地方还有一两处孔透亮，深入进去则完全黑了。下面是流水的沙底，沾湿了脚但路平坦。途中有一片石块，像舌头往上吐一样，直立在狭窄的石洞正中，高度只有三尺，但两边紧贴洞壁。洞壁已经紧靠双肩，石片又挡在胸前，几乎不能攀行，十分艰难地越过去了。再深入进去，两边的洞壁越狭窄，双肩平行就容不下。侧着身子前进，又有石片像先前那样阻塞在狭隘的洞口，高度则是先前石片的一倍。我登不上去，当向导的僧人拉着我上。登上去之后，僧人也下不去了，他脱掉外衣转来转去绕了很长时间，才得以下去。我仍然侧着身子站在石上，便也脱掉外衣，奋力而下，僧人在石下扶住我，得以继续深入。里边洞壁稍微宽舒一点，可以平肩行走，水也比较深，被称为龙池。抬头眯眼斜看上面，高得看不见顶，只有石龙从狭窄的洞壁尽头悬崖上直直伸下来。洞中的石头都是赭黄色的，但唯独这石头是白色的，石头纹理如同粗糙的磨刀石，形成鱼鳞状，于是就用“龙”来神化这岩石。提起灯笼看遍景物然后出去。石洞狭窄处上面逼拢而下面有石障碍，进来时从上面悬空身子往下坠，情形还较顺利，出去时则从下面侧着身子穿越而过，胸和背已经贴紧在两边的洞壁上，而膝盖还是不能伸缩运动，石头直刺皮肤，前后谁也不能紧接着，每一个人越过时，越着急，就贴得越牢固，几乎担心要和石头融为一体了。出来后，高兴得如同重获新生，而山中的雾气忽然散尽，要攀登的绝顶也遥遥在望。从明亮的峡谷中往前走，割去荒草，拨开荆棘，不到半里，又有一个洞。洞壁全是层层叠叠的巨石，如楼阁重叠，洞中干燥、爽朗、明亮、穿透。

在洞中逗留了很长时间，又往上攀登重叠的山崖，二里，登上绝

顶，为浮盖山的最高处。盘坐在岩石上，西北边的云雾顿时散开，往下看金竹里以东，石坑崩塌、山谷深坠，一层层像碧玉堆砌、绸缎轻绕，远处近处姿态万千；只有绝顶以南，还隐蔽着不露出来。沿着西边的山岭往下走，才知道这座峰是浮盖山最东部。从这里往西，曲折连绵的群峰，两次低伏两次耸起，到叠石庵为尽头处，是浮盖山的西部边沿，再下去是白花岩了。不久接连翻过两座山峰，是从里山到大寺的第三道冈。当我每翻越一座峰时，这座峰就晴朗开了，西边峰上众多的岩石，都尽情地各自显露。走完西边的山峰，又翻过两座峰，峰上都有层叠的岩石。又有一座朝南位于正中的山峰，峰前耸立着两块岩石，一块斜而尖，名叫"犁头尖石"。两块岩石高达数十丈，称得上是江郎山的支派，而且岩石下面都连缀有数块层叠的石头，下面像石盘承托。假如坐到嵌空的地方，都会留连不想走。这座山峰往南延伸的一道支脉，岩石大多嶙峋，被称为"双笋石人"，聚集排列在大寺右边的峰峦，都是它的支派。山峰背后分散为五座峰，五座峰环围而分开耸立，中间藏有一块能建盖房屋的平地，也堪称高峰上罕见的地势。又往西越过两座峰，为浮盖山的中顶，全是巨石层层堆积而形成的，底部的像盘，顶部的像盖，有的是数块石头扛一块石头，有的又是一块石头上平横列着数块石头，上下都形成叠台双阙。取名为"浮盖仙坛"，确实不是误称啊。这些巨石高峻，没有石阶，不利于攀登。登到顶上，群峰全部浮现出来。山顶上的石头，四周都长有青苔，如同头发一样地往下垂，嫩绿的颜色仿佛漂浮的青烟，秀美可爱。往西遥望叠石、石仙等名胜，还隔着三四座山峰，但时间已经过了中午，于是返回寺中吃饭。告别大寺后往南下，走十里就是大路，已经到犁岭山麓了。登岭，经过九牧，在渔梁下街住宿。



初五日　从浦城县乘船，一共四天到达延平府。

初十日　又逆流沿永安溪而上，船在榕溪停泊。这地方位于南平县、沙县的中间，距离两县都是六十里。在这之前，浦城县的溪水小，而永安溪水暴涨，所以船顺流、逆流都慢。

十一日　船顺着山往西南曲折地航行，两岸乱石高峻险恶，奔腾的溪水急速流淌。航行了二十里，船撞在石上，划船人用竹丝、绵纸包住木片钉在撞破的地方，止住溪水涌进船来罢了。又航行十里，溪右岸有一座山，像卧伏的雄狮一样俯视溪流，山顶上有两层崖石，崖上建

有阁，崖下几丈高的圆石，突立在溪流中间。于是船转头向东航行，又十里，船在月光下驶上一滩，在旧县停泊。

十二日　山谷逐渐开阔，往西北航行二十里，到达沙县。沙县城南临大溪，齐肩的城墙也就是溪边的崖壁。溪中停放着很多大船，两旁是水轮，控制溪水以便舂捣。往西航行四十里，转南驶入山谷中间。右边的山岩石突起，形状峻峭，而左边的峡谷中，有股像玉筷一样的泉水落入山坳缝隙。又往西南航行二十里，在洋口停泊。洋口有通往尤溪县的路。东边有里丰山，是这一带最有名的山。昨天船驶过伏狮崖时，就遥望到这座山了，今天则环绕山的西部向南航行。

十三日　往西南航行二十里，渐渐进入山区，又航行二十五里，到双口。于是转头往西北航行，五里，到横双口。溪流右边有一股水从北边流来，永安溪从南边流来，都流到横双口汇合。顺那条北边流来的溪水，船航行到岩前大约还有七十里。又航行五里便进入永安县境内，名新凌铺。



十四日　在永安县境内航行，开始听到猿声啼鸣。往南行四十里到巩山。驶上大滩航行十里，往东南航行，忽然看到溪流右岸石峰突兀。不一会儿，船直接驶到石峰下面，于是突兀的石峰变得高低错落了，形成崩塌陡削的山崖、石壁，都盘绕相连而壁立，有的形成山峰，有的形成岩石，有的像屏风，有的像柱子，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当中的一座山峰峰壁直削到底，有人在壁上题写了“凌霄”两个大字。从这里开始，溪流左岸的奇异风光，也好像要和右岸山峰比美似的涌出。不久船转向西北航行，溪流左岸的山崖比较奇异，然而还有更比溪左奇异的地方，这就是桃源洞。那里的山峰一排排地突立在溪流南边，往上直逼云天，而往下则俯视着曲折的溪流，峰底深深地裂开，泉水奔流而下，仰望峰上，弯弯曲曲的栏杆悬在空中，长长地、高低不一地围绕着，急忙停船攀登。

沿着山涧往里走，两边山崖之间仅裂出一条缝隙，竹影映在溪中。找到桥渡过山涧又往上走，有道门，名“长春圃”。我急急忙忙朝前奔去，溪流南边的山峰，也就是我先前抬头眺望的地方，已经在门北边了。于是往北上，路旁有一块石头，方正、平滑，像磨刀石一样。此时暮色笼罩了山峰，道路纵横交错，分辨不清，于是进入大士殿，找到道士作向导。跟随道士往北走，就沿着山崖，过了文昌阁，转来转去地越

过两个亭，都是在连绵不断的悬崖绝壁上行走。从这里进入又高又陡的夹缝中，缝隙只有一条线那样宽窄，往上直劈山顶，远处通向山北，缝中容不下平肩而过，便凿开崖壁让人通过，层层叠叠的石阶斜伸上去，直通夹缝中。我见过数处“一线天”景观，如武夷山、黄山、浮盖山等，但从未见过像这样巨大而狭窄、深远而工整的“一线天”。不久就看到一方天空，四周山峰凑集耸列。穿越缝隙而上，有一块整齐的方形石，名棋坪。途中又看到一座台，一棵树立在空中，树根盘绕在台上。有座桥飞架在两边山崖之间，上下都是陡峭的崖壁，从桥上悬空过去，群峰凑集、石壁裂开，形成很深很大的洞，名环玉。从洞中出来，又沿棋坪侧边穿越西坞而上，有一口井，井水十分清甜。登上山峰北边，有亭，非常开阔，只是环绕在峰下的北溪，反而因为紧靠山脚而不能俯视到。从这里往左下，又有一片泉水汇聚成池塘，因为天晚而来不及去。于是往南登上绝顶，一座八角亭立在顶上最高处。又顺西边的路下山，出到倚云关，于是笔直的石阶，从石壁的裂缝中垂下去百丈。原来这座山峰四周陡峭如同刀削，只有作为暗梯的一线天和作为明梯的百丈石阶两条路，游人顺明梯下山而从一线天上山，才能游遍这非同寻常的奇观，放弃此道就没别的路了。

返回到大士殿，天黑得无法出门。道士让他的徒弟砍碎木头点起火，送我到溪旁，一盏孤灯穿过绿色山坞，几乎有点像墓地的磷火。道士说：“从长春圃走二里，有不尘馆，旁边还有一道百丈岩，都是值得游览的胜景。”我点头赞同。回到船上，催船夫夜航，船夫不同意，于是我和奴仆合力撑船。幸好滩中没有岩石，月色渐渐明朗，二更天时，在一座废石桥下停泊。航行了二十里，距离永安县城只有二里了。

十五日　来到永安县城西的桥下，桥已经毁坏。而大溪从西边流来，桥下的溪从南边流来，依然是我游玉华洞时的情景。绕着城西往南走，顺着南边流来的溪水溯流而行，五十里，到长倩。溪水从右边流出来，道路沿山左边走，于是离开溪水攀登山岭。越过两道岭，往西南过溪桥，走五里，往南过溪鸣桥。又走五里，直接登上西南山角，以为已经穷尽了绝顶，上面则还有更高的山。不再往上走，顺山腰往南行，盘旋在青翠的山间，俯瞰山底，溪涧曲折环绕山脚，只听到波涛的怒吼声，却深得看不见水。原来峻峭的山峦与陡削的山峰，互相交错耸立如牙，溪水冲刷着峰峦底部，上边都是丛密的树木，游人只看见空中绿

树丛丛，要不是听到水声，几乎以为是一座山呢。走了很久，偶尔从树隙中稍稍露出一点曲折的溪流，水色浑得像血一样红。又走五里和赤溪相遇，又走五里，在林田住宿。

十六日　沿山走二里，有座峰从南边直直延伸下来。山峰东边有条小溪，西边则是大溪，都往北流到林田汇合，然后注入大煞岭西边。渡过小溪，顺着山峰往南上，一共五里，到下桥。盘旋曲折地往南攀登，又行八里，到上桥。一道涧水飞流，吊桥高架，两旁的高峰插向云天。过了桥，路更陡，走了十里，从山谷中直上两座高峰南部，登上岭巅。回头看两座高峰已在脚下，估计此岭高峻，大煞岭、浮盖山都应当在它之下。往南下三十五里，到达宁洋县。

十七日　乘船到华封。

十八日　上午才到达，上岸。渐渐地登上山坡，溪水从右边流去，因为滩高石阻，船不能往前航行。走十里，过了山麓，又走五里，越过华封的最高处，溪水从下面转向西去。遥望西边数里之外，河滩上岩石层层叠叠，水势奔腾激荡，流到一片全是岩石的河滩时便被隔断而看不见了，这是峡谷中最险要的地方。我想起以前因为受雨阻挡而没能去到，为什么今天已遇良机而又失之交臂呢？于是往北下三里，在坞中有一个村庄，以为离溪水不远了。沿着山坞往西走了一里左右，想临近溪水，找不到路，于是从甘蔗田中往下走。走完蔗田，眼前又是一片蔓生植物，花像豆蔻，细小的果荚还未长成。又踩着藤蔓走，土松沙倾不能落脚，正好凭借藤蔓作台阶，没多久藤蔓没了，到处都是荆棘刺藤，茂密得无法往里走。一开始我侧着身子走，分辨不出地势高低，时时地陷进石坎，被树枝树梢挂住。不久忽然看到一条溪横在前面，大路沿着溪流延伸。往西走三里，俯瞰近在眼前的溪流，滩声震耳，我认为先前遥望的溪流中断的险滩，必定就在这里了。这时大路直直往西伸去，通往吴镇、罗埠。我寻找下溪边的路，很长时间都没找到，看见一条小路隐藏在茂密的荆棘中，就匍匐着顺小路走。一开始还有点路的影子，没多久，脚下全是堆积的树叶，有一尺多高，蜘蛛网蒙在树叶上；上面则是密密麻麻的荆棘杂草，钩住头发、刺进大腿，真是有一百条计谋也难逃脱；等到逃脱时，则是涧水悬空注入溪中，陡岩层叠镶嵌而下。岩石都层叠在空间，登上岩石，才又看见溪流，但岩石上不能立足，转身摔下茂密的荒草中。我估计不能前进了，便立即从涧水中



攀越岩石，踩着流水走，于是来到溪中的岩石上。这块岩石有一百间房屋那么大，侧立在溪流南边，溪流北边又被崩塌的山崖堵塞。溪水避开南边的巨石后，往北冲向崩塌的山崖，水不能冲开障碍流过去，只好跃入缝隙而下，下去就是高低悬绝的地势，水流倒涌、波涛逆卷，山崖都因此而倒塌，船怎么可能通行呢？我盘坐在巨石上，又攀越到突立在溪中的岩石上坐下，望着眼前的溪水往西流去，一泻千里之势，险要得几乎没有哪一处能超过。坐了很久，溯大溪而行，践踏着乱石，山转弯处溪边田地层层连接，顺田地走，才走到正路上。沿路往西转，过了我所盘坐的溪中石二里左右，滩声又像前面一样的沸腾，溪中则又有一块高高的矶石了。往西走二里，有小路，顺山脊直直俯视着溪流而下，才看见先前下不去的险滩，就在溪流的上游，而在岭头所看到的完全被岩石中断了溪流的险滩，则在下游。这山嘴正好悬立在两处险滩之间，如果不到这里，那么两处险滩几乎还隐蔽不露真面目呢。越过岭后乘船出发。明天，就到漳州府司理署了。



游天台山日记后

【题解】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徐霞客到浙江,偕族兄徐仲昭又两次游天台山和雁宕山。《游天台山日记后》是徐霞客第二次和第三次游天台山的游记。

徐霞客于这年三月十四日从宁海西行,踏上入天台山的大道。重游天台山,兴致仍很浓,头天晚上登华顶赏月,"归寺已更余",第二天五鼓又登顶观日出,"衣履尽湿,还炙衣寺中"。这次补游了过去未到的大悲寺、高明寺、石笋及螺蛳潭。二十日,游毕抵天台县城。

徐霞客游雁宕山后,第三次游天台山。四月十六日从天台县城北上,游中岩、桐柏宫,登琼台观仙人座,十七日经坪头潭,游寒岩、明岩、鹊桥、龙须洞、灵芝石等胜景,"尽天台以西之胜"。十八日往北游桃源,"冒雨拨棘而上",于丛莽中寻层瀑,游秀溪,入万年寺,以后北经会墅、斑竹出境。至此,徐霞客搜览天台胜景殆尽。他自己回忆说:二十年前"未深穷其窟奥",至今"高深俱无遗胜矣"。通过反复考察,梳理了天台山一带的水系,为我们保留了徐霞客地理考察的成果。

【原文】

壬申三月十四日　自宁海发骑,四十五里,宿岔路口。其东南十五里为桑洲驿[①],乃台郡道也;西南十里松门岭,为入天台道。

十五日　渡水母溪，登松门岭，过玉爱山，共三十里，饭于筋竹岭庵，其地为宁海、天台界。陟山冈三十余里，寂无人烟，昔弥陀庵亦废。下一岭，从山杳冥中，得村家，瀹茗饮石上[②]。又十余里，逾岭而入天封寺。寺在华顶峰下，为天台幽绝处。却骑[③]，同僧无馀上华顶寺，宿净因房，月色明莹。其地去顶尚三里，余乘月独上，误登东峰之望海尖，西转，始得路至华顶。归寺已更余矣。

十六日　五鼓，乘月上华顶，观日出。衣履尽湿，还炙衣寺中。从寺右逾一岭，南下十里，至分水岭。岭西之水出石梁，岭东之水出天封。循溪北转，水石渐幽。又十里，过上方广寺，抵昙花亭，观石梁奇丽，若初识者。

十七日　仍出分水岭，南十里，登察岭。岭甚高，与华顶分南北界。西下至龙王堂，其地为诸道交会处。南十里，至寒风阙。又南下十里，至银地岭，有智者塔已废。左转得大悲寺，寺旁有石，为智者拜经台[④]。寺僧恒如为炊饭，乃分行囊从国清下至县，余与仲昭兄以轻装东下高明寺[⑤]。寺为无量讲师复建，右有幽溪，溪侧诸胜曰圆通洞、松风阁、灵响岩。

十八日　仲昭坐圆通洞，寺僧导余探石笋之奇。循溪东下，抵螺溪。溯溪北上，两崖峭石夹立，树巅飞瀑纷纷。践石蹑流，七里，山回溪坠，已至石笋峰底，仰面峰莫辨，以右崖掩之也。从崖侧逾隙而下，反出石笋之上，始见一石矗立涧中，涧水下捣其根，悬而为瀑，亦水石奇胜处也。循溪北转，两崖愈峭，下汇为潭，是为螺蛳潭，上壁立而下渊深。攀崖侧悬藤，踞石遥睇其内。潭上石壁中劈为四，歧若交衢，然潭水下薄，不能窥其涯涘[⑥]。最内两崖之上，一石横嵌，俨若飞梁。梁内飞瀑自上坠潭中，高与石梁等。四旁重崖回映，可望而不可即，非石梁所能齐也。闻其上有“仙人鞋”，在寒风阙之左，可逾岭而至。雨骤，不成行，还憩松风阁。

二十日　抵天台县[⑦]。

至四月十六日自雁宕返，乃尽天台以西之胜。北七里，至赤城麓，仰视丹霞层亘，浮屠标其巅[⑧]，兀立于重岚攒翠间。上一里，至中岩，岩中佛庐新整，不复似昔时凋敝。时急于琼台、双阙，不暇再蹑上岩，遂西越一岭，由小路七里，出落马桥。又十五里，西北至瀑布山，左登岭五里，上桐柏山。越岭而北，得平畴一围，群峰环绕，若另辟一天。桐

柏宫正当其中，惟中殿仅存，夷、齐二石像尚在右室[9]，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黄冠久无住此者，群农见游客至，俱停耕来讯，遂挟一人为导。西三里，越二小岭，下层崖中，登琼台焉[10]。一峰突瞰重坑，三面俱危崖回绕。崖右之溪，从西北万山中直捣峰下，是为百丈崖。崖根涧水至琼台脚下，一泓深碧如黛[11]，是名百丈龙潭。峰前复起一峰，卓立如柱，高与四围之崖等，即琼台也。台后倚百丈崖，前即双阙对峙，层崖外绕，旁绝附丽。登台者从北峰悬坠而下，度坳脊处咫尺，复攀枝仰陟而上，俱在削石流沙间，趾无所着也。从台端再攀历南下，有石突起，窟其中为龛，如琢削而就者，曰仙人坐。琼台之奇，在中悬绝壑，积翠四绕。双阙亦其外绕中对峙之崖，非由涧底再上，不能登也。忆余二十年前，同云峰自桃源来，溯其外涧入，未深穷其窟奥。今始俯瞰于崖端，高深俱无遗胜矣。饭桐柏宫，仍下山麓，南从小径渡溪，十里，出天台、关岭之官道。复南入小径，隙行十里，路左一峰兀立若天柱，问知为青山茁。又溯南来之溪十里，宿于坪头潭之旅舍。

十七日　由坪头潭西南八里，至江司陈氏。渡溪左行，又八里，南折入山。陟小岭二重，又六里，重溪回合中，忽石岩高峙，其南即寒岩，东即明岩也。令僮先驰，炊于明岩寺，余辈遂南向寒岩。路左俱悬崖盘列，中有一洞岈然。洞前石兔蹲伏，口耳俱备。路右即大溪萦回，中一石突出如擎盖，心颇异之。既入寺，向僧索龙须洞、灵芝石，即此也。寒岩在寺后，宏敞有余，玲珑未足。由洞右一穴上[12]，视鹊桥而出。由旧路一里，右入龙须洞。路为莽棘所翳，上跻里许，如历九霄。其洞圆耸明豁，洞口斜倚一石，颇似雁宕之石梁，而梁顶有泉中洒，与宝冠之芭蕉洞如出一冶。下山，仍至旧路口，东溯小溪，南转入明岩寺。寺在岩中，石崖四面环之，止东面八寸关通路一线。寺后洞窈窕非一，洞右有石笋突起，虽不及灵岩之雄伟，亦具体而微矣。饭后，由故道骑而驰三十里，返坪头潭。又北二十五里，过大溪，即西从关岭来者，是为三茅。又北五里，越小涧二重，直抵北山下，入护国寺宿焉。

十八日　晨，急诣桃源[13]。桃源在护国东二里，西去桐柏仅八里。昨游桐柏时，留为还登万年之道，故先寒、明。及抵护国，知其西有秀溪，由此入万年，更可收九里坑之胜，于是又特趋桃源。初由涧口入里许，得金桥潭。由此而上，两山愈束，翠壁穹崖，层累曲折，一溪介其中。溯之，三折而溪穷，瀑布数丈，由左崖泻溪中。余昔来瀑下，路穷

莫可上，仰视穹崖北峙，溪左右双鬟诸峰娟娟攒立，岚翠交流，几不能去。今忽从右崖丛莽中，寻得石径层叠，遂不及呼仲昭，冒雨拨棘而上。磴级既尽，复叠石横栈，度崖之左，已出瀑上。更溯之入，直抵北岩下，蹊磴俱绝，两瀑自岩左右分道下。遥睇岩左犹有遗磴，从之，则向有累石为桥于左瀑上者，桥已中断，不能度。睇瀑之上流，从东北夹壁中来，止容一线，可践流而入。计其胜不若右岩之瀑，乃还，从大石间向西北上跻，抵峡窟下，得重潭甚厉，四面俱直薄峡底，无可缘陟。第从潭中西望，见石峡之内复有石峡，瀑布之上更悬瀑布，皆从西北杳冥中来，至此缤纷乱坠于回崖削壁之上，岚光掩映，石色欲飞。久之，还出层瀑下。仲昭以觅路未得，方独坐观瀑，遂同返护国。闻桃源溪口，亦有路登慈云、通元二寺，入万年，路较近；特以秀溪胜，故饭后仍取秀溪道。西行四里，北折入溪，溯流三里，渐转而东向，是为九里坑。坑既穷，一瀑破东崖下坠，其上乱峰森立，路无可上。由西岭攀跻，绕出其北，回瞰瀑背，石门双插，内有龙潭在焉。又东北上数里，逾岭，山坪忽开，五峰围拱，中得万年寺，去护国三十里矣。万年为天台西境，正与天封相对，石梁当其中。寺中古杉甚多。饭于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后高岭。又向西升陟岭角者十里，乃至腾空山。下牛牯岭，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岭三重，共十五里，出会墅[14]。大道自南来，望天姥山在内，已越而过多，以为会墅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循之行五里，宿斑竹旅舍。

天台之溪，余所见者：正东为水母溪[15]；察岭东北，华顶之南，有分水岭，不甚高；西流为石梁，东流过天封，绕摘星岭而东，出松门岭，由宁海而注于海。正南为寒风阙之溪，下至国清寺，会寺东佛陇之水，由城西而入大溪者也。国清之东为螺溪，发源于仙人鞋，下坠为螺蛳潭，出与幽溪会，由城东而入大溪者也[16]；又东有楢溪诸水，余屐未经。国清之西，其大者为瀑布水，水从龙王堂西流，过桐柏为女梭溪，前经三潭，坠为瀑布，则清溪之源也；又西为琼台、双阙之水，其源当发于万年寺东南，东过罗汉岭，下深坑而汇为百丈崖之龙潭，绕琼台而出，会于青溪者也；又西为桃源之水，其上流有重瀑，东西交注，其源当出通元左右，未能穷也；又西为秀溪之水，其源出万年寺之岭，西下为龙潭瀑布，西流为九里坑，出秀溪东南而去。诸溪自青溪以西，俱东南流入大溪。又正西有关岭、王渡诸溪，余屐亦未经；从此再北有会墅岭诸流，

亦正西之水，西北注于新昌[17]；再北有福溪、罗木溪，皆出天台阴，而西为新昌大溪[18]，亦余屐未经者矣。

注释

①壬申：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岔路口：今作岔路。桑洲驿：今作桑洲。皆在浙江宁海县南境的公路边。

②瀹（yuè岳）：煮。

③却（què确）骑：下马。

④智者：为天台大师智颛（yǐ以）的别号。智者本姓陈，字德安，南朝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入天台山，建草庵讲经十年，发展了法华宗，天台山遂成为该派的中心，故号天台宗，为中国佛教十宗之一。隋初被迎至扬州，授晋王菩萨戒品，立法号，晋王尊他为“智者”，人称“智者大师”。

⑤高明寺：始建于唐代，近年又重修。寺旁溪上一石横架，下承四石，自成一洞，即圆通洞。



⑥薄（bó博）：迫近。涯涘（yá sì牙肆）：水的边际。

⑦天台县：隶台州府，即今浙江天台县。

⑧浮屠：梵语“窣堵波”的误译，意即佛塔。

⑨夷、齐：即伯夷、叔齐，为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武王灭商后，他们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⑩琼台：形似马鞍，台上有石形似椅子，称“仙人座”。琼台夜月为天台八景之一。

⑪黛（dài代）：深青色。

⑫由洞右一穴上：原脱“穴”字，据四库本补。

⑬诣（yì异）：往赴。

⑭会墅：今作回山，在天台山西北，今新昌县西南隅。

⑮水母溪：即上白溪，从西往东流入三门湾。

⑯大溪：即始丰溪，东南流入台州湾。

⑰从此再北句：此数水从南往北流，汇为澄潭江，为曹娥江中源。

⑱新昌大溪：即今新昌江，从南往北流，为曹娥江东源。

【今译】

壬申年三月十四日　从宁海县骑马出发，走了四十五里，在岔路口住宿。岔路口东南十五里为桑洲驿，是去台州府的路；西南十里到松门岭，是进天台山的路。

十五日　渡过水母溪，攀登松门岭，越过玉爱山，一共走了三十里，在筋竹岭庵吃饭，这里是宁海县和天台县的分界处。登山冈三十多里，一路上空无人烟，从前的弥陀庵也荒废了。下了一道岭，在幽深的丛山中找到一户农家，煮茶让我们坐在石上饮。又走了十多里，翻越山岭进入天封寺。天封寺在华顶峰下，是天台山最幽静的地方。下了马，和僧人无馀一同登上华顶寺，在净因和尚的房中住宿，这天晚上月光十分明亮晶莹。华顶寺距离峰顶还有三里，我趁着月光独自上顶，误登上东边的望海尖山峰，往西转，才找到路登上华顶峰峰顶。返回到华顶寺时已经一更多了。

十六日　五更天时，趁着月光登上华顶峰，观看日出。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返回寺中烤干。顺着华顶寺右边翻越一座岭，往南下十里，来到分水岭。分水岭西边的水从石梁流出，东边的水从天封寺流出。沿着溪水往北转，水渐渐深了，岩石渐渐陡了。又走十里，经过上方广寺，到达昙花亭，观赏奇丽的石梁景观，仿佛第一次看到似的新奇。



十七日　仍然从分水岭出去，往南走十里，登上察岭。察岭很高，和华顶峰分别形成南北界线。往西下到龙王堂，这里是各条道路交会的地方。往南走十里，到寒风阙。又往南下十里，到银地岭，这里的智者塔已经被废弃了。往左转，进入大悲寺，寺旁边有块岩石，传说是智者大师的拜经台。寺里的僧人恒如为我们做饭吃，于是分出行李，让其他人从国清寺下到天台县，我和族兄徐仲昭便得以轻装往东下高明寺。高明寺是无量法师重建的，寺右有幽溪，幽溪两岸有圆通洞、松风阁、灵响岩等风景名胜。

十八日　徐仲昭在圆通洞坐着。寺里的僧人带我去探寻奇异的石笋峰。沿幽溪往东下，来到螺溪。溯流往北上，两岸悬崖峭石耸立，树梢、崖顶上瀑布纷纷。踩着崖石沿溪流前进，七里，山峦曲折环绕、溪水顺山势往下泻，已经到了石笋峰底，抬头却看不清石笋峰，因为右边的崖壁挡住了视线。从崖壁边的缝隙中穿越而下，反而走出到石笋峰上面，于是看到一块岩石矗立在山涧中，涧中的水往下冲捣岩石根部，然后腾空而起形成瀑布，也是一处水石奇异的胜境。沿着溪水往北转，两岸的崖壁越来越陡，崖壁下面有水汇积成潭，这就是螺蛳潭，上面崖石壁立，而下面则深不可测。从崖石侧边攀援悬挂的藤条而上，盘坐在崖石上远远地看螺蛳潭内。潭上的石壁从中间分成四块，

裂隙像交叉的道路一样，而潭水往裂隙下流，看不到潭的边际。最里边的两块崖石上，横嵌着一块石头，很像悬空的桥梁。横石内瀑布从崖石上坠落到潭中，瀑布的高度和石梁相等。四周山崖层峦叠嶂盘绕映衬，可望而不可即，这景致却不是石梁风景所能比的。听说上面有"仙人鞋"的名胜，在寒风阙的左边，翻过岭就可以去。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没去成，返回松风阁休息。

二十日　到达天台县。

到四月十六日从雁宕山返回来时，才遍游了天台山西部的胜景。往北走七里，来到赤城山麓，抬头仰望，一层层红色的山崖，山顶上挺拔的佛塔，突立在层层云霞和茂密的树木中。往上行一里，来到中岩，岩上的佛寺重新修过，不再像从前那样破旧衰败。此时我急于去琼台、双阙，来不及再攀登上岩，于是往西越过一座岭，沿着小路走了七里，出到落马桥。又走十五里，往西北来到瀑布山，从左边登岭，走五里，登上桐柏山。翻越山岭往北走，看到有一片平地，平地四周群峰环绕，仿佛是另外开辟的一块天地。桐柏宫就位于这片平地正中，但只剩下中殿了，伯夷、叔齐的两尊石像还存放在右室中，雕刻风格古朴，是唐朝以前的遗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道士在这里住了，一群农民看见有游客来，都停止耕种前来询问，于是拉住其中一人当向导。往西走三里，越过两座小岭，下到层叠的山崖中，就登上了琼台。一座山峰突起来俯瞰深坑，三面都盘绕着陡峭的崖石。崖石右侧的溪水，从西北边万山之中直冲峰下，这峰名百丈崖。崖底的涧水流到琼台脚下，一池清水又深又绿，这就叫百丈龙潭。百丈崖前又耸起一座山峰，犹如柱子似的高高耸立，高度和四周的山崖相同，这就是琼台了。琼台背靠百丈崖，前面则和双阙对峙，层叠的山崖向外环绕，琼台四周没有任何依附物。登琼台的人要从北峰悬坠而下，越过看似近在咫尺的山坳山脊，再攀援树枝、抬头往上升登，完全是在陡峭的岩石和流沙之间攀登，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顺着琼台边缘第二次攀爬过去往南下，有一块突起的岩石，岩石中间凹陷进去，如同专门雕琢劈削的神龛一样，取名仙人座。琼台的奇异之处，就在于悬空在十分陡峻的壑谷中，四周环绕着茂密的树木。双阙也是琼台外围之中和琼台对峙的山崖，不从涧底再上，也不能登上去。回想起二十年前，我和云峰和尚一齐从桃源过来，溯双阙的外涧而入，没能深入穷探这里的神奇奥妙。这



一次才得以从崖顶上俯瞰，高处、深处的景色都没有遗漏了。在桐柏宫吃饭后，仍然下到山麓，往南顺小路走，渡过溪流，走十里，出到天台县、关岭的大路上。又往南走小路，在狭窄的山缝中走了十里，小路左侧有一座山峰像天柱般高高耸立，问后才知道名青山茁。又溯南边流来的溪水走了十里，在坪头潭的旅舍住宿。

十七日　从坪头潭往西南行八里，到江司陈家。渡过溪水往左走，又八里，往南转进山。登了两座小岭，又走六里，在盘绕回环的道道溪水之间，忽见岩石高高耸立，南边的就是寒岩，东边的就是明岩。让仆人朝前快走，到明岩寺做饭。我们一行人则往南去寒岩。道路左边全是陡崖盘绕排列，崖中有一个很高大的洞。洞前蹲伏着石兔，石兔的嘴和耳朵都是完整的。道路右边则是大溪曲折环流，当中突起一块岩石形状像举着的盖子，我心里感到很诧异。进入寒岩寺后，向僧人询问龙须洞、灵芝石，就是刚才所看到的洞、石了。寒岩在寺背后，岩上的洞宏伟宽敞有余，小巧玲珑不足。从洞右的一个洞穴上去，观览鹊桥后出来。顺原路走一里，往右进入龙须洞。道路被荒草、荆棘所遮蔽，往上攀登一里左右，犹如上了九重天。龙须洞洞顶圆耸，明亮空阔，洞口斜靠着一块岩石，很像雁宕山的石梁，只是石梁顶上有泉水从正中飞洒下来，和宝冠寺的芭蕉洞好像同出一辙。下山，仍然走到原路路口，往东溯小溪而上，往南转进明岩寺。明岩寺在岩石正中，四面石崖环绕，只有东面八寸关有一条线一样狭窄的通道。寺后的山洞景物美好的地方不止一处，洞右有石笋突起，石笋虽然赶不上灵芝石那么雄伟，但形态也是很得体、很精致的。饭后，顺原路骑马急行三十里，返回坪头潭。又往北走二十五里，渡过大溪，就是从西边关岭过来的路，这里名三茅。又往北走五里，越过两道小涧，直达北山下，到护国寺中住宿。

十八日　早晨，急着赶到桃源。桃源在护国寺东边二里处，往西距离桐柏宫只有八里。昨天游览桐柏宫时，留下桃源作为返回去登万年寺时顺路游的地方，所以先去寒岩和明岩。等到了护国寺，才知道护国寺西边有秀溪，沿着秀溪进万年寺，还可以观赏九里坑名胜，于是又专门奔赴桃源。刚从涧口往里走了一里左右，便到金桥潭。从金桥潭往上走，两边的山挨得越来越近，苍翠的绝壁、穹隆高耸的悬崖，层层叠叠，曲折盘绕，一条溪水从中穿过。溯溪流而上，转了三次，走到

溪水尽头，数丈高的瀑布从左边的悬崖上冲泻到溪中。我从前来到瀑布下面时，道路断绝，不能上去，抬头仰望，穹隆的悬崖峙立在北边，溪流左右两边，双鬟等众山峰妩媚地簇拥而立，山中的云雾和青翠的树木互相交融，几乎让人不忍离去。这一次忽然从右边崖石间的荒草丛中，找到一条石块堆砌的小路，于是来不及招呼徐仲昭，冒雨拨开荒草荆棘而上。一级级石阶走完了，又堆砌石块横接栈道，登到左边的崖石上，便出到瀑布上面了。又溯瀑布水深入进去，直达北岩下，溪水、石阶都断了，两股瀑布从岩石左右分流而下。遥望岩石左边还残留有石阶，从石阶上走过去，则是从前堆砌石块搭桥的左瀑布上面，桥已经断了，不能过去。遥望瀑布上游，从东北狭窄的崖壁中流来，壁缝窄得如同一线，可以踩着水流而入。估计里边的景物比不上右边岩石的瀑布，于是返回去，从大石块中往西北方攀登，到达峡窟下，看到一个十分阴森的深潭，四周的崖壁直逼峡底，无路可以攀缘。只能从潭中往西远看，见石峡里边还套着石峡，瀑布上面另外悬挂着瀑布，潭水全都从西北幽暗的山中流来，流到这里后乱纷纷地坠落在曲折盘旋的悬崖峭壁上，在雾气和阳光的掩映之下，呈现出岩石欲飞的景色。过了很久，返回去，出到层层瀑布下面。徐仲昭因为没找到路，正独自坐着观赏瀑布，于是一同返回护国寺。听说桃源的溪口，也有路上到慈云寺、通元寺，再去万年寺，路程较近；只是因为秀溪风光独特，所以饭后仍然取道去秀溪。往西行四里，往北转进溪水流域，溯溪流走了三里，渐渐地转向东走，这里名九里坑。九里坑尽头处，有一股瀑布劈开东崖往下坠落，上面乱峰森林般的耸立，没有路通上去。沿着西岭攀登，绕到瀑布北面，回头观看瀑布背面，两块岩石像门一样插立在那里，里边有龙潭。又往东北攀登数里，越过岭，山中忽然辟开一块平地，五座山峰围着平地拱立，中间是万年寺，这里距离护国寺有三十里。万年寺在天台山的西境，正好和天封寺相对，石梁瀑布位于两寺之中。万年寺中古杉很多。在寺中吃饭。又往西北走三里，翻越寺后的高岭。又往西攀登岭角十里，于是到腾空山。朝牛牯岭下去，三里到达山脚。又往西越过三道小岭，一共走了十五里，出到会墅。大路从南边伸来，看到天姥山在内的众多山峰，都已经穿越而过，以为会墅就是平地了。又往西北下了三里，山水渐渐汇成溪流，沿着溪岸走五里，在斑竹的旅舍住宿。



天台山的溪流，我所看见的有：正东面的是水母溪；察岭东北，华顶峰南边，有分水岭，不太高；水母溪往西流形成石梁瀑布，往东流过天封寺，绕着摘星岭往东流，流出松门岭，从宁海县注入大海。正南面是寒风阙的溪流，往下流到国清寺，和寺东佛陇的水汇合，从天台县城西流入大溪。国清寺东边是螺溪，溪水发源于仙人鞋，往下坠入螺蛳潭，再流出去与幽溪汇合，从县城东南流入大溪；东边还有楢溪等水，我的足迹没有去到。国清寺的西边，大的是瀑布水，水顺着龙王堂往西流，流过桐柏山时名女梭溪，往前流经三个水潭，然后坠落下去形成瀑布，是清溪的上源；再往西边还有琼台、双阙的溪水，这溪应当是发源于万年寺东南，往东流过罗汉岭，注入深坑而汇集成百丈崖的龙潭，潭水环绕琼台流出，和青溪汇合；再往西是桃源的溪水，溪水上游有双重瀑布，东西交汇而流，源头应当在通元寺左右，没能穷究；再往西边是秀溪水，秀溪水发源于万年寺所在的岭，往西流下去为龙潭瀑布，再往西流为九里坑，流到秀溪后往东南流去。各条溪水从青溪以西，都往东南注入大溪。另外，正西面的关岭、王渡等溪流，我的足迹也没到达；从这里再往北有会墅岭的各条溪流，也是正西面的河流，往西北流入新昌县；再往北有福溪、罗木溪，都发源于天台山北面，然后往西流汇成新昌大溪，也是我没有到过的地方。



游雁宕山日记后

【题解】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徐霞客第二次游雁宕山,但无详记。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八日第三次游雁宕山。《游雁宕山日记后》就是徐霞客第三次游雁宕山的游记。

这次由于时间充裕,徐霞客游遍了雁山诸胜。他考察了天聪洞,登山脊得睹鹿群,冒雨穷南阁,到了雁山北麓的显圣门景区。为了细搜详索,"梯木俱穷,则引绳揉树",无处着足,"辄垂藤下",有时冒雨,"衣履沾透"。他终于找到了僻处西隅的雁湖,搞清雁湖的水"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订正了《明一统志》的错误。他详析了雁宕山地区的山水大势,把雁宕山分为东外谷、东内谷、西内谷、西外谷、北谷、南阁、北阁等部分。

【原文】

余与仲昭兄游天台[①],为壬申三月[②]。至四月二十八日,达黄岩,再访雁山。觅骑出南门,循方山十里,折而西南行,三十里,逾秀岭,饭于岩前铺。五里,为乐清界,五里,上盘山岭。西南云雾中,隐隐露芙蓉一簇,雁山也。十里,郑家岭,十里,大荆驿。渡石门涧,新雨溪涨,水及马腹。五里,宿于章家楼,是为雁山之东外谷。章氏盛时,建楼以憩山游之屐,今旅肆寥落[③],犹存其名。

二十九日　西入山，望老僧岩而趋。二里，过其麓。又二里，北渡溪，上石梁洞。仍还至溪旁，西二里，逾谢公岭。岭以内是为东内谷。岭下有溪自北来，夹溪皆重岩怪峰，突兀无寸土，雕镂百态[4]。渡溪，北折里许，入灵峰寺。峰峰奇峭，离立满前。寺后一峰独耸，中裂一罅，上透其顶，是名灵峰洞。蹑千级而上，石台重整，洞中罗汉像俱更新。下饭寺中。同僧自照胆潭越溪左，观风洞。洞仅半规，风蓬蓬出射数步外。遂从溪左历探崖间诸洞。还寺，雨大至，余乃赤足持伞溯溪北上。将抵真济寺，山深雾黑，茫无所睹，乃还过溪东，入碧霄洞，守愚上人精舍在焉。余觉其有异，令僮还招仲昭，亦践流而至，恨相见之晚。薄暮，返宿灵峰。

三十日　冒雨循流，西折二里，一溪自西北来合，其势愈大。渡溪而西，溯而西北行，三里，入净名寺。雨益甚，云雾中仰见两崖，重岩夹立，层叠而上，莫辨层次。衣履沾透，益深穷西谷，中有水帘谷、维摩石室、说法台诸胜。二里，至响岩。岩右有二洞，飞瀑罩其外，余从榛莽中履险以登。其洞一名龙王，一名三台。二洞之前，有岩突出，若露台然，可栈而通也。出洞，返眺响岩之上，一石侧耳附峰头，为"听诗叟"。又西二里，入灵岩。自灵峰西转，皆崇岩连嶂，一开而为净名，一罅直入，所称一线天也；再开而为灵岩，叠嶂回环，寺当其中。



五月朔[5]　仲昭与余同登天聪洞。洞中东望圆洞二，北望长洞一，皆透漏通明，第峭石直下，隔不可履。余乃复下至寺中，负梯破莽，率僮逾别坞，直抵圆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则斫木横嵌夹石间，践木以升；复不及，则以绳引梯悬石隙之树。梯穷济以木，木穷济以梯，梯木俱穷，则引绳揉树，遂入圆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语。复如法蹑长洞而下，已日中矣。西抵小龙湫之下，欲寻剑泉，不可得。踞石碛而坐，仰视回嶂逼天，峭峰倒插，飞流挂其中，真若九天曳帛者。西过小剪刀峰，又过铁板嶂。嶂方展如屏，高插层岩之上，下开一隙如门，惟云气出没，阻绝人迹。又过观音岩，路渐西，岩渐拓，为犁尖，复与常云并峙。常云南下，跌而复起，为戴辰峰。其跌处有坳，曰马鞍岭，内谷之东西分者，以是岭为界。从灵岩至马鞍岭凡四里，而崇峦屼嵲，应接不暇。逾岭，日色渐薄崦嵫[6]。二里，西过大龙湫溪口，又二里，西南入宿能仁寺。

初二日　从寺后坞觅方竹，无佳者。上有昙花庵，颇幽寂。出寺

右，观燕尾泉，即溪流自龙湫来者，分二股落石间，故名。仍北溯流二里，西入龙湫溪口。更西二里，由连云嶂入，大剪刀峰矗然立涧中，两崖石壁回合，大龙湫之水从天下坠。坐看不足亭，前对龙湫，后揖剪刀，身在四山中也。出连云嶂，逾华岩岭，共二里，入罗汉寺。寺久废，卧云师近新之。卧云年八十余，其相与飞来石罗汉相似，开山巨手也。余邀师穷顶，师许同上常云，而雁湖反在其西，由石门寺为便。时已下午，以常云期之后日，遂与其徒西逾东岭，至西外谷，共四里，过石门寺废址。随溪西下一里，有溪自西来合，即凌云、宝冠诸水也，二水合而南入海。乃更溯西来之溪，宿于凌云寺。寺在含珠峰下，孤峰插天，忽裂而为二，自顶至踵，仅离咫尺，中含一圆石如珠，尤奇绝。循溪北入石夹，即梅雨潭也。飞瀑自绝壁下激，甚雄壮，不似空濛雨色而已。

初三日　仍东行三里，溯溪北入石门，停担于黄氏墓堂。历级北上雁湖顶，道不甚峻。直上二里，向山渐伏，海屿来前[7]。愈上，海辄逼足下。又上四里，遂逾山脊。山自东北最高处迤逦西来，播为四支[8]，皆易石而土。四支之脊，隐隐隆起，其夹处汇而成洼者三，每洼中复有脊，南北横贯，中分为两，总计之，不止六洼矣。洼中积水成芜[9]，青青弥望[10]，所称雁湖也[11]。而水之分堕于南者，或自石门，或出凌云之梅雨，或为宝冠之飞瀑；其北堕者，则宕阴诸水也，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云。既逾冈，南望大海，北瞰南阁之溪，皆远近无蔽，惟东峰尚高出云表。余欲从西北别下宝冠，重岩积莽，莫可寄足。复寻旧路下石门，西过凌云，从含珠峰外二里，依涧访宝冠寺。寺在西谷绝坞中，已久废，其最深处，石崖回合，磴道俱绝。一洞高悬崖足，斜石倚门。门分为二，轩豁透爽，飞泉中洒。内多芭蕉，颇似闽之美人蕉；外则新箨高下[12]，渐已成林。至洞，闻瀑声如雷，而崖石回掩，杳不可得见。乃下山涉溪，回望洞之右胁，崖卷成罅，瀑从罅中直坠，下捣于圆坳，复跃出坳成溪去。其高亚龙湫，较似壮胜，故非宕山第二流也。东出故道，宿罗汉寺。



初四日　早，望常云峰白云濛翳，然不为阻，促卧云同上。东逾华岩二里，由连云嶂之左，道松洞之右，跻级西上，共三里，俯瞰剪刀峰已在屐底。一里，山回溪出，龙湫上流也。渡溪，过白云、云外二庐，又北入云静庵。庵庐与登山径，修整俱异昔时。卧云令其徒采笋炊饭。既饭，诸峰云气倏尽，仲昭留坐庵中，余同卧云直跻东峰。又二里，渐闻

水声，则大龙湫从卷崖中泻下。水出绝顶之南、常云之北，夹坞中即其源也。溯水而上，二里，水声渐微。又二里，逾山脊。此脊北倚绝顶，南出分为两支，东支为观音岩，西支为常云峰，此其过脉处也。正脊之东为吴家坑。其峰之回列者，近为铁板嶂，再绕为灵岩，又再绕为净名，又再绕为灵峰，外为谢公岭而尽。脊之西，其坑即龙湫背。其峰之回列者，近为龙湫之对崖，再绕为芙蓉峰，又再绕为凌云，又再绕为宝冠，上为李家山而止。此雁山之南面诸峰也。而观音、常云二峰，正当其中，已伏杖履下，惟北峰若负扆然，犹屏立于后。北上二里，一脊平峙，狭如垣墙，两端昂起，北颓然直下，即为南阁溪横流界，不若南面之环互矣。余从东巅跻西顶，倏踯躅声大起，则骇鹿数十头也。其北一峰，中剖若斧劈，中则石笋参差，乱崖森立，深杳无底。鹿皆奔堕其中，想有陨堑者。诸僧至，复以石片掷之，声如裂帛，半晌始沉，鹿益啼号不止。从此再西，则石脊中断，峰亦渐下，西北眺雁湖，愈远愈下。余二十年前探雁湖，东觅高峰，为断崖所阻，悬绠而下[13]，即此处也。昔历其西，今东出其上，无有遗憾矣。返下云静庵，循溪至大龙湫上，下瞰湫底龙潭，圆转夹崖间，水从卷壁坠潭，跃而下喷，光怪不可迫视。遂逾溪西上，南出龙湫之对崖，历两峰而南，其岭即石门东，罗汉之西，南出为芙蓉峰，又南下为东岭者也。芙蓉峰圆亘特立，在罗汉寺西南隅。既至其下，始得路。东达于寺，日已西，仲昭亦先至矣。

初五日　别卧云出罗汉寺，循溪一里，至龙湫溪口。凡四里，逾马鞍而下。北望观音峰下，有石罅若门[14]，层列非一。仲昭已前向灵岩。余挟一僮北抵峰下，循樵路西转二里，直抵观音、常云之麓，始知二峰上虽遥峙，其下石壁连亘成城。又循崖东跻里许，出石罅之上，丛木密荫，不能下窥。崖端盘石如擎盖，上平如砥，其下四面皆空。坐其上久之，复下循石罅而入，层崖悬裂，皆可罅而通也。罅外一峰特起，薄齐片云，圆顶拱袖，高若老僧岩，俨若小儿拱立。出路隅，居多吴氏，有吴应岳者留余餐。余挟之溯溪入，即绝顶所望吴家坑溪也，在铁板、观音之间。欲上溪左黄崖层洞，崖在铁板嶂之西，洞在崖之左，若上下二层者。抵其下，不得上，出其上，洞又在悬崖间，无可下也。乃循崖东行，又得一石罅，望其上，层叠可入，计非构木悬梯不能登。从此下一小峰，曰莺嘴岩，与吴别。东过铁板嶂下，见其中石罅更大，下若有洞流而成溪者。亟溯流入，抵洞下，乱石窒塞，而崖左有路直上，凿坎悬崖

间，垂藤可攀。遂奋勇上，衣碍则解衣，杖碍则弃杖，凡直上一崖，复横历一崖，如是者再，又栈木为桥者再，遂入石罅中。石对峙如门，中宽广，得累级以升。又入石门两重，仰睇其上，石壁环立，青天一围，中悬如井。壁穷，透入洞中。洞底日光透处有木梯，猱升其上[15]，若楼阁然。从阁左转，复得平墟[16]，后即铁板嶂高列，东西危崖环绕，南面石罅下伏，轩敞回合，真仙灵所宅矣！内有茅屋一楹，虚无人居。隙地上多茶树，故坎石置梯，往来其间耳。下至溪旁，有居民。遂越小剪刀峰而东，二里，入灵岩，与仲昭会。

初六日　挟灵岩僧为屏霞嶂之游。由龙鼻洞右攀石罅上，半里，得一洞甚奇。又上半里，崖穹路绝，有梯倚崖端，盖烧炭者所遗。缘梯出其上，三巨石横叠两崖间，内覆石成室，跨其外者为仙桥。其室空明幽敞，蔽于重岩之侧，虽无铁板嶂、石门之奇瑰攒合，而幽邃自成一天[17]。复透洞左上，攀藤历栈，遂出屏霞嶂之中层，盖龙鼻顶也。崖端亦宽垲可庐[18]，后嶂犹上倚霄汉，嶂右有岩外覆，飞泉落其前。由右复攀跻崖石，几造嶂顶，为削石所阻。其侧石隙一缕，草木缘附，可以着足，遂随之下。崖间多修藤垂蔓，各采而携之。当石削不受树，树尽不受履处，辄垂藤下。如是西越石冈者五重，降升不止数里，始下临绝涧，即小龙湫上游也。其涧发源雁顶之东南，右即铁板，左即屏霞，二嶂中坠为绝壑，重崖亏蔽，上下无径，非悬绠不能飞度也。入涧，践石随流，东行里许，大石横踞涧中，水不能越，穴石下捣，两旁峭壁皆斗立，行者路绝。乃缚木为梯升崖端，复缒入前涧下流[19]，则横石之下，穹然中空，可树十丈旗。水从石后建瓴下注，汇潭漾碧，翛然沁人[20]。左右两崖，俱有洞高峙。由此而前，即龙湫下坠处也。余两次索剑泉，寺僧辄云："在龙湫上，人力鲜达。"今仍杳然，知沦没已久。欲从此横下两峰，遂可由仙桥达石室，乃斫木缚梯，盘绝巘者数四，俯视独秀、双鸾诸峰，近在屐底。既逼仙桥，隔崖中断，日已西，疲甚，乃返觅前辙，复经屏霞侧石室返寺，携囊过净名，投宿灵峰。



初七日　溯寺前溪，观南碧霄冈，轩爽无他奇。又三里，西转，望真济寺在溪北坞中。是溪西由断崖破峡而来，峡南峰为"五马朝天"，峥嵘尤甚。两旁逼仄石蹊，内无居民，棘茅塞路。行里许，甚艰，不可穷历。北过真济寺，寺僻居北谷，游屐不到。寺右溯小溪三里，登马家山岭，路甚峻。登巅，望雁顶棱簇如莲花状，北瞰南阁，已在屐底。飞

舄而下，四里余，得新庵，弛担于中，溯南阁溪，探宕阴诸胜[21]。南阁溪发源雁山西北之箬袅岭[22]，去此三十余里，与永嘉分界[23]。由岭而南，可通芙蓉[24]，入乐清；由岭而西，走枫林[25]，则入瓯郡道也[26]。溪南即雁山之阴，山势崇拓，竹木蓊茸，不露南面巉嵲态[27]。溪北大山，自箬袅迤逦而来，皆层崖怪峰，变换阖辟[28]，与云雾争幻，至阁而止。又一山北之溪，自北阁来会，俱东下石门潭。门内平畴千亩，居人皆以石门为户牖，此阁所由名[29]，而南北则分以溪也。南阁有章恭毅宅，西入有石佛洞、散水岩、洞仙岩诸胜。北阁有白岩寺旧址，更西有王子晋仙桥为尤奇[30]。余冒雨穷南阁，先经恭毅宅，聚族甚盛。溯溪五里，过犁头庵，南即石佛洞，以路芜不能入。西十里至庄坞[31]，夹溪居民皆叶姓。散水岩在北坞中，石崖横亘，飞瀑悬流，岩左登岭有小庵。时暮雨，土人留宿庄坞，具言洞仙院之胜。

初八日　雨未止。西渐溪行三里，山涧愈幽。随溪转而北，又二里，隔溪小径破云磴而入。东渡溪从之，忽峰回溪转，深入谷中，则烟峦历乱。峰从庄坞之后连亘至此，又开一隙，现此瑰异。执土人问之，曰："此小寨厝也，洞仙尚在其外大溪上流。"复出而渡溪，里许，有溪自东来入，即洞仙坞溪矣。渡大溪，溯小溪东上，其中峰峦茅舍，与前无异。洞仙即在其内崖，倚峰北向，层篁翳之[32]。乃破莽跻石隙而入，初甚隘，最上渐宽。仍南出庄坞，东还犁头庵，终不得石佛洞道。遂出过南阁，访子晋仙桥，在北阁底尚二十里。念仲昭在新庵甚近，还晤庵中。日已晡，竟不及为北阁游，东趋大荆而归。

注释

①仲昭：徐仲昭，名遵汤，为霞客远族兄，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中应天副车。

②壬申：为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霞客曾三游台、宕，第一次在公元1613年，第二、第三次皆集中在公元1632年。后两次游踪，《游记》有缺略。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系二游雁宕山，《游记》注明，但无详记。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行踪，《游记》缺载。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考证，此时霞客在临海县小寒山访陈函辉。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八日为三游雁荡山，即《游雁宕山日记后》所载。《游天台山日记后》则集中了霞客三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第二次游天台山和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第三次游天台山的旅途实录。

③肆（sì 四）：店铺。

④镂(lòu 漏):雕刻。

⑤朔(shuò 烁):中历每月初一。

⑥崦嵫(yān zī 淹兹):山名,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境,古人常用以指日落的地方。日薄崦嵫:日已西下。

⑦屿(yǔ 与):水中的小山。

⑧播(bō 波):分散。

⑨芜(wú 无):众草茂生的地方。

⑩弥(mí 迷)望:视野所及之处。

⑪雁湖:又称平湖,在雁湖岗顶,海拔850米左右。秋雁归时,多栖宿于此,故名。原有北、中、东三湖,方可十里,中湖较大。今淤塞只余一小水塘,面积600平方米,水深1.5米。

⑫箨(tuò 唾):竹笋上一片一片的皮。

⑬绠(gěng 梗):原为汲水桶上的绳索,此处泛指绳索。

⑭璺:本日记乾隆本皆作"壆",从四库本改。璺(wèn 问),玉器陶瓷等器物破裂而未分离,引申为裂口。



⑮猱(náo 挠):猿的一种,身体便捷,善于攀援。

⑯墟(xū 虚):大丘。

⑰邃(suì 遂):深远。

⑱垲(kǎi 凯):地势高而干燥。

⑲缒(zhuì 坠):用绳子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送。

⑳翛(xiāo 消):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

㉑宕阴诸胜:在雁宕山北部,即今显胜门景区,有石佛洞、散水岩、仙人桥、仙姑洞等胜景。

㉒箬(ruò 若):竹子的一种,叶宽大,可编竹笠,又可用来包粽子。

㉓永嘉:温州府附郭县,治今温州市,与今永嘉县不同点。

㉔芙蓉:今名同,在乐清县北境,雁荡山南麓。

㉕枫林:今名同,在永嘉县北境,岭水溪东岸。

㉖瓯(ōu 欧)郡:浙江温州府位于瓯江南岸,故别称瓯郡。

㉗巀嵲(jié niè 截臬):山高峻的样子。

㉘阖(hé 合):关闭。辟(pì):开启。

㉙阁:东向开的侧门。

㉚王子晋:姓姬,名晋。周灵王的太子。好吹笙,游伊、洛间,传说被浮丘生接引上嵩山,后乘白鹤到缑氏山上,数日而去。仙桥在北阁仙亭山脊,山崖中断,石桥横跨其上,形如龟背,长约100米,宽约20米,山北有小路可攀至桥上,相传王子晋曾乘鹤吹笙于此。

㉛庄坞：今作庄屋，在乐清县北境。

㉜篁（huáng 皇）：竹林。

【今译】

我和族兄徐仲昭游天台山时，是壬申年（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三月。到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黄岩县，又第二次游雁宕山。找到马后从县城南门骑马出发，沿方山行十里，转向西南行，三十里，翻越秀岭，在岩前铺吃饭。走五里，进入乐清县境内，又走五里，登上盘山岭。西南边的云雾之中，隐隐约约地露出一簇荷花似的山峰，那就是雁宕山。走十里，名郑家岭，又走十里，名大荆驿。渡过石门涧，因刚下过雨，溪水猛涨，水淹到马腹。又走五里，在章家楼住宿，章家楼在雁宕山的东外谷。章家兴盛的时代，专门建楼给登山的游客休息，如今旅馆空虚，店铺衰落，只有章家楼的名称还照旧保存。

二十九日　往西进雁宕山，眺望着老僧岩朝前赶。行二里，经过老僧岩山麓。又行二里，往北渡过溪水；登上石梁洞。从石梁洞又返回到溪旁，往西走二里，翻越谢公岭。谢公岭以内被称为东内谷。岭下有一条从北边流来的溪水，溪水两岸全是重叠的岩石和奇形怪状的石峰，峰岩光秃秃地高耸着，上面连一寸泥土也没有，但却像雕刻过一样千姿百态。渡过溪水，往北转，走一里多，进入灵峰寺。一座座奇异陡峭的山峰，各自独立地布满寺前。寺后一座山峰单独耸起，山峰正中裂开一道缝隙，往上通到峰顶，这就是灵峰洞。踏着千级石阶而上，石台十分整齐，洞中的罗汉塑像都更新过了。从灵峰洞下到灵峰寺中吃饭。同僧人沿照胆潭越到溪水左岸，去观览风洞。风洞口只是半圆形，洞内的风蓬蓬地吹出洞数步之外。于是沿着溪水左岸一一地探寻崖上的各个洞穴。返回灵峰寺后，下起了大雨，我便光着脚撑起伞溯溪水往北上。快要到真济寺时，山谷深邃，云雾浓黑，茫然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于是返回来走到溪水东面，进入碧霄洞，高僧守愚的精舍就在这里。我觉得守愚不同常人，让仆人回去叫徐仲昭来，他也踩着水而来，与守愚有相见恨晚之感。将近傍晚时，返回灵峰寺住宿。

三十日　冒雨沿溪流走，往西转二里，一条溪水从西北流过来汇合，水势越加大了。渡过溪流往西走，又溯溪流往西北行，三里，进了净名寺，雨更加大了，抬头看笼罩在云雾中的两边山崖，重重岩石相对

而立，层层往上叠起，但分不清层次。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却更要往深处去穷究西谷，谷中有水帘谷、维摩石室、说法台等名胜。走了二里，来到响岩。响岩右边有二个洞，飞流的瀑布罩住了洞门，我从丛密的荆棘荒草中冒险攀登。两个洞一个叫龙王洞，另一个叫三台洞。在两洞的前面，有块突出的岩石，像露天的舞台一样，可以从栈道上过去。走出洞后，返回的路上眺望响岩上面，有一块石头像人侧着耳朵贴在峰头上，取名为“听诗叟”石。又往西走二里，进入灵岩寺。从灵峰寺往西转，一路都是高大的岩石连成屏障，屏障裂开的第一处是净名寺，有一条缝隙径直深入进去，所以称为一线天；屏障裂开的第二处就是灵岩寺，层峦叠嶂回旋环绕，灵岩寺位于正中。

五月初一日　徐仲昭和我一同登上天聪洞。在洞中往东望去有两个圆洞，往北望去有一个长洞，都是透亮通明的洞，只是洞壁陡峭地直立而下，道路隔绝，无法行走。我于是又下到灵岩寺中，扛起梯子往草丛中穿行，率领仆人从另一道山坞越过去，直达圆洞下面，搭起梯子就往上登；梯子到不了洞口，就砍来树枝横插在岩石夹缝中，再踩着树枝而上；还是没到洞口，就用绳索把梯子吊上来，悬挂在石缝中的树上。爬完梯子就踩着树枝而上，树枝踩完了又爬梯子，梯子、树枝都不能用了，则把绳索拴挂到树上，拉着绳索攀登，终于进到了圆洞中，呼唤徐仲昭，两人相望而语。我又用同样的方法登入长洞后才下山，已经到中午了。往西走到小龙湫下面，想探寻剑泉，没有找到。盘坐在沙石堆上，抬头仰望，回旋高峻的险峰逼近天际，陡峭的山峰往下倒插，飞流悬挂在峰峦上，真像从九天之上飘曳而下的丝帛。往西走过小剪刀峰，又经过铁板嶂。铁板嶂呈方形，伸展如同屏风，高高地插在层叠的岩石上面，下面裂开一道像门一样的缝隙，只有云气在缝隙中出没，人迹断绝。又从观音岩经过，道路渐渐往西去，岩壁渐渐拓开，这是犁尖峰，还是和常云峰并排峙立。从常云峰往南下，地势下跌后再次高起，名戴辰峰。下跌处有山坳，名马鞍岭，雁宕山东、西内谷的区分，就是以马鞍岭为界。从灵岩寺到马鞍岭一共四里路程，但高大的山峦却耸立不断，让人应接不暇。越过马鞍岭，太阳渐渐西下。走二里，往西经过大龙湫溪口，又走二里，往西南进入能仁寺住宿。



初二日　顺着能仁寺后的山坞寻找方竹，没有好的。往上去有昙花庵，很幽静。从寺右出来，观览燕尾泉，燕尾泉就是从大龙湫流来的

溪水,分成两股落入石中,所以取名燕尾。又往北溯流走两里,往西进入大龙湫溪口。再往西走二里,顺连云嶂进去,大剪刀峰矗然耸立在涧中,两边山崖石壁环绕,大龙湫的水从天而降。坐在不足亭中环视周围,前面正对大龙湫,后面拱起大剪刀峰,我置身在四周群山的包围中了。走出连云嶂,翻越华岩岭,一共走了二里,进入罗汉寺。罗汉寺荒废了很久,卧云法师最近才使它焕然一新。卧云有八十多岁了,他的相貌和飞来石罗汉相似,是雁宕山的开山巨手。我邀约法师一齐穷究山顶,法师答应一同登常云峰,因为雁湖反而在罗汉寺西,从石门寺去更为方便。此时已是下午,便把登常云峰的日子定在后天,然后和法师的徒弟往西越过东岭,来到西外谷,一共走了四里,经过石门寺遗址。顺着溪水往西下一里,有一条溪从西边流来汇合,就是凌云寺和宝冠寺的溪流了,两股溪水汇合后往南流入海。于是又溯从西边来的溪水行走,在凌云寺住宿。凌云寺建在含珠峰下,含珠峰独自插入云天后,忽然又裂开成两峰,裂隙从头到脚,相隔仅咫尺宽,其中含着一块像珠一样圆的石头,显得特别奇妙绝伦。沿溪水往北走进石夹缝,就是梅雨潭了。飞泻的瀑布从险峻的陡壁上往下冲击,气势十分雄伟壮观,和雨色迷茫的景致并不相似啊。

初三日　仍然往东行三里,溯溪流往北进入石门寺,把行李担停放在黄氏墓堂。沿着石阶一级一级地往北登雁湖顶,道路不算很陡。一直往上走了二里,对面的山渐渐低伏,海中的小山浮现在前面。越往上走,海就离脚下越近。又往上走了四里,终于翻过山脊。山从东北边最高处曲折连绵地往西延伸,分为四道支脉,都由石山变成土山。四道支脉的山梁,隐隐约约隆起,支脉与支脉之间形成三处洼地,每处洼地中又有山脊,从南向北横贯,把洼地从中间一分为二,总起来计算,不止六处洼地了。洼中积着水,形成丛草繁生的地方,视野所到之处,一片青翠碧绿,这就是所说的雁湖。雁湖往南分流下堕的水,有的从石门寺流出,有的从凌云寺的梅雨潭流出,有的形成宝冠寺的飞瀑;往北分流下堕的水,则是雁宕山北面的各条溪水,都和大龙湫的水风马牛不相及。翻过山冈后,往南眺望大海,往北俯瞰南阁溪,远近都没有任何遮挡,唯有东峰还是高出天外。我想往西北另找一条路下宝冠寺,但岩石重叠、荒草茂密,完全没有落脚的地方。又寻找原路下到石门寺,往西经过凌云寺,沿含珠峰往外走二里,顺着山涧去探访宝冠

寺。宝冠寺在西谷深坞中，已经荒废了很久，山坞最深处，崖石环绕，石阶和道路都没有。一个洞高高地挂在悬崖脚下，倾斜的岩石紧靠洞门。门分成两边，高大、宽阔、透亮、清爽，瀑布从其中飞洒而下。内有很多芭蕉，形状很像福建省的美人蕉；外面则有刚刚长出的竹笋，高高低低地已经渐渐地形成竹林。来到洞口，只听到瀑布声如雷灌耳，但洞中崖石曲折掩蔽，又很深，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下山，渡过溪水，回头眺望洞的右侧凹处，崖石翻卷，形成裂缝，瀑布从裂缝中垂直坠落，往下冲向圆形的坳地，然后又从坳地中跃起，形成溪水流去。瀑布的高度亚于大龙湫，但比较起来，这瀑布壮观处似乎更胜一筹，所以不能说只是雁宕山第二瀑布。从原路往东出去，在罗汉寺住宿。



初四日　一清早，远看常云峰上白云茫茫，什么也看不清楚，但却不因此而止步不前，催促卧云一同登山。往东越过华岩走了二里，便从连云嶂的左侧、道松洞的右侧，踏着石阶往西上，一共上了三里，俯瞰剪刀峰，已经在脚底。走一里，山峦回旋，溪水流出，这是大龙湫的上游。渡过溪水，经过白云庐和云外庐，又往北进入云静庵。云静庵、白云庐、云外庐以及山路都修整过，和从前不一样了。卧云叫他的徒弟采来竹笋做饭。吃过饭后，各山峰上的云气突然散尽，徐仲昭留在静云庵中休息，我和卧云一同直上东峰。又上了二里，渐渐听到水声，是大龙湫从卷崖中往下泻落。大龙湫水从雁宕山绝顶南面、常云峰的北面流出，两峰之间的山坞就是它的发源地。溯大龙湫水而上，二里，水声渐渐微弱。又走二里，越过山脊。这道山脊北靠雁宕山绝顶，南面分成两支延伸，东边的一支是观音岩，西边的一支是常云峰，这里正是两支山脉分开延伸的地方。正中山脊的东部是吴家坑。那回环绕列的山峰，近处是铁板嶂，第二层环绕处是灵岩寺，再绕出去是净名寺，再绕去又是灵峰寺，最外层尽头处是谢公岭。山脊西部，那坑凹处就是大龙湫背后，那回环绕列的山峰，近处是与大龙湫相对的山崖，第二层环绕处是芙蓉峰，再绕出去是凌云寺，又再绕为宝冠寺，最后到李家山为止。这些就是雁宕山南部众山峰的概貌。而观音岩和常云峰，正好位于群峰之中，都已经低伏在我的杖下、脚下了，只有北峰像帝王背靠的屏风，仍然屏立在后面。往北上二里，一座山脊平行峙立，狭窄得如同一道墙，两端高高昂起，北面像崩塌一样地直落下去，就是南阁溪横着流过去的分界，不像南面那样回环交错。我从东顶往西顶攀

登，突然响起一阵来回走动的声音，原来是受到惊骇的几十头鹿。鹿群北边有一座山峰，像被斧头从中剖开一样，中间是参差不齐的石笋，乱石林立、崖壁阴森，深邃得看不到底。鹿群全向其中奔下去，想来有的鹿跌进了堑沟中。众僧人来到，又用石片扔下去，只听到响起一阵如同布帛撕裂的声音，好一阵才沉静下去，鹿群更加不住地啼鸣。从这里再往西走，石脊就从中断开了，山峰也渐渐地低下去，往西北眺望雁湖，距离越远、位置就越低。我二十年前探寻雁湖，往东寻找高峰，被断绝的崖壁阻止，于是坠着绳索而下，坠下来的地方就是这里。从前游历了雁湖西部，这一次往东出到雁湖高处，再也没有遗憾了。往下返回静云庵，顺溪流走到大龙湫边，往下俯视湫底的龙潭，圆圆地环绕在山崖夹缝之间，水从卷壁上坠入潭中，腾跃、喷洒着水花而下，光怪陆离，不能近看。于是越过溪水往西走，往南出到大龙湫正对的山崖上，越过两座山峰往南走，那座岭就是石门寺东边，罗汉寺西边，往南伸出去形成芙蓉峰，再往南延伸为东岭的山岭。芙蓉峰圆圆地耸立在罗汉寺西南边。来到芙蓉峰下，才有正路。往东走到罗汉寺时，太阳已经偏西，徐仲昭也先回到寺中了。

初五日　和卧云告别后出了罗汉寺，沿着溪岸走一里，来到大龙湫溪口。一共走了四里，越过马鞍岭，然后下去。往北远望观音峰下，石壁上裂出像门一样的石隙，层层排列，不止一道。徐仲昭已经朝前去灵岩寺了。我带着一个仆人往北来到观音峰下，沿着砍柴的小路往西转二里，直达观音峰、常云峰的山脚，才知道这两座山峰虽然山顶遥遥对峙，但山脚的石壁却是连贯的，如同一道墙壁。又顺着崖壁东面往上攀登了一里多，走出到石隙上面，林木丛生、树荫密蔽，不能往下看。崖壁顶有块如同盖子高举一样的巨石，巨石上面和磨石一样平滑，而下面四周都是空的。在巨石上面坐了很久，又往下沿着石缝往里走，崖壁上层层裂开的石缝，都可以摸索着走通。石缝外面有一座山峰挺拔耸立，逼近云层，山峰形状为圆顶拱袖，有老僧岩那么高，很像一个拱手而立的小儿。出到路边，有很多姓吴的人家住在这里，有个叫吴应岳的留我吃饭。我拉着他一齐溯溪流往里走，就是在绝顶上远远看到的吴家坑溪，位置在铁板嶂和观音岩之间。我准备攀登溪水左岸的黄崖层洞，黄崖位于铁板嶂西，洞在黄崖左侧，像分成上下两层一样。来到崖下，上不去，从崖上出去，洞又悬挂在崖壁间，没有路下

去。于是顺崖往东行,又找到一道石缝,仰望石缝上面,层层叠叠的可以深入,但估计不搭木悬梯就上不去。从这里下一座小峰,名莺嘴岩,和吴应岳告别。往东经过铁板嶂下,看见其中的石缝更大,下面好像有溪水从洞中流出来。我急忙溯流往里走,来到洞下,乱石堵塞,但左边的岩壁有路直直上去,是凿在崖壁间的石坎,扯着藤条可以攀登。于是奋勇往上攀登,衣服碍事就脱掉衣服,手杖碍事就扔掉手杖,凡是直上一道崖,就又横穿一道崖,像这样走了两回,又两次穿过桥一样的栈道,于是才进到石缝中。两旁的岩石好像门相对,当中很宽广,能够顺着层叠的石阶攀登。又往里穿过两道石门,抬头斜视上面,石壁环形耸立,围住一块青天,中间像深陷的井。走完石壁,穿入洞中。洞底阳光透亮的地方有木梯,像猿猴似的从木梯爬上去,如同登楼阁一样。从洞左边转过去,又到了平缓的大丘,后面是高高耸列的铁板嶂,东西两面陡崖环绕,南面石缝遍布的岩石低伏,山丘宽大开阔,曲折盘旋,真是神仙居住的好地方啊!里面有一排茅屋,空空的没人居住,空地上有很多茶树,所以凿石坎搭梯子,往来于石洞、山丘之间。下到溪旁,有人居住了。于是翻越小剪刀峰往东走,二里,进灵岩寺,与徐仲昭会合。

初六日　邀约灵岩寺的僧人去游屏霞嶂。从龙鼻洞右边攀越石缝而上,半里,看到一个很奇妙的洞。又上半里,崖壁高耸道路断绝,有梯子靠着崖边,大概是烧炭人留下来的。爬梯子走到崖上,三块巨石横着层叠在两座山崖之间,内部搭石成屋,跨在外部的是仙桥。石屋空旷明亮、幽静宽敞,隐蔽在重叠的岩石侧边,虽然不如铁板嶂、石门那样聚集了奇丽的景色,但幽静深远,自成一片天地。又穿洞往左上,攀援藤条,越过栈道,就出到屏霞嶂的中层,大概是龙鼻洞顶。崖端也很宽阔,地势高而干燥,可以建房居住,背后的屏霞嶂仍然往上连接云天,屏霞障右有岩石往外覆盖,瀑布落在岩石前面。从右边又攀登崖石,快到屏霞嶂顶时,被陡峭的岩石所阻拦。岩石侧边有一缕石缝,草木顺着石缝生长,可以落脚,于是从石缝下去。崖壁间悬挂着很多长藤蔓草,都能够抓采和拉扯。当行到岩石陡峭而没有树、没有树则无法落脚的地方时,就垂挂着藤蔓而下。像这样往西穿越了五重石冈,升降了不止数里,才下到最深的涧中,就是小龙湫上游。涧水发源于雁宕山顶东南,右边是铁板嶂,左边是屏霞嶂,两嶂之中坠陷为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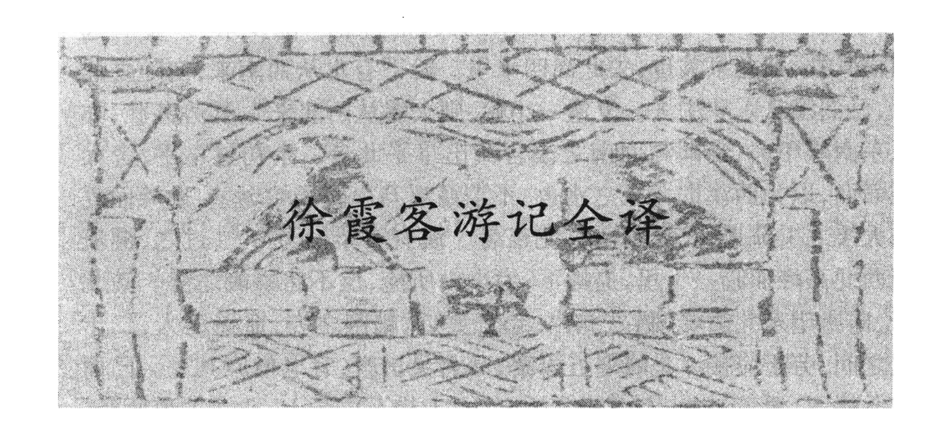
陡峻的壑谷，重重叠叠的崖壁掩蔽了山谷，上下都没有路，如果不用绳索悬空而渡就无法穿越。进入涧中，踩着岩石随水流走，往东走了一里左右，一块巨石横挡在涧中，水流不过去，直捣石下的洞穴，两旁的峭壁都陡直地耸立着，行人无路可走。于是捆扎树木作为梯子爬上崖端，又坠到巨石前面的涧水下游，而横挡沟涧的巨石下面，中间是十分高大的空洞，可以树立十丈高的旗帜。水从巨石背后居高临下地往下倾注，汇集成碧波荡漾的深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气势给人以清新、爽朗的感觉。左右两边的崖壁上，都有洞高高对峙。从这往前走，就是小龙湫落下去的地方。我两次寻求剑泉，寺中的僧人总是说："在龙湫上面，人力很少能到达。"这次仍然杳无音信，知道已经消失了很久。准备从这里横穿两座山峰而下，就可能经过仙桥到达石室，于是砍树木捆成梯子，四次盘旋陡峰，俯视独秀、双鸾等峰，近在脚下。已经离仙桥很近了，被隔着的山崖从中断开，太阳已偏西，感到十分疲劳，于是寻找原路返回，又从屏霞嶂侧边经过石室返回灵岩寺，携带行李过了净名寺，到灵峰寺投宿。

初七日　溯灵峰寺前的溪流而上，观赏南碧霄冈，冈高大开阔，没有其他新奇的地方。又走三里，往西转，看到真济寺位于溪北的山坞中。这条溪从西边沿断崖破峡流来，峡谷南面的峰名"五马朝天"，山势显得特别高峻。峡谷两边的小路十分狭窄，谷中没人居住，荆棘茅草堵塞道路。走了一里左右，走得非常艰难，不能一一穷究峡谷风光。往北过真济寺，寺位于偏僻的北面山谷中，游人的足迹很少去到。从寺右溯小溪走了三里，攀登马家山岭，山路很陡。登上岭顶，遥望雁宕山顶峰岩石棱角分明，簇拥成莲花形状，往北俯瞰南阁，已经落在脚下了。脚步飞快地下山，四里多，到一座新庵，把行李放在庵中，溯南阁溪而上，探访雁宕山北面的各处胜景。南阁溪发源于雁宕山西北的箸袅岭，距离这里三十多里，和永嘉县分界。沿岭往南去，可以通到芙蓉，进入乐清县境，沿岭往西去，从枫林走，则是去温州府的路。溪水南边就是雁宕山的北面，山势高耸开拓，竹林树木茂密，但显不出山南面那种高峻的形态。溪水北边的大山，从箸袅岭曲折连绵地延伸过来，都是层崖叠石和奇异之峰，山势分开合拢、变化莫测，和云雾竞相争奇，一直到南阁而止。雁宕山北面还有一条溪水，从北阁流来与南阁溪汇合后，一齐往东流下石门潭。石门内有上千亩平整的良田，住

在这里的都把石门作为门户，这就是“石门”名称的来由，而南北则是以溪水划分。南阁有章恭毅宅，往西深入有石佛洞、散水岩、洞仙岩等名胜。北阁有白岩寺旧址，再往西有王子晋仙桥，尤为奇特。我冒雨穷尽南阁，先过章恭毅宅，聚居这里的家族十分兴盛。溯溪走五里，经过犁头庵，往南就是石佛洞，因道路荒草丛生而不能进去。往西走十里到庄坞，住在溪流两岸的人都姓叶。散水岩在北边坞中，石崖横贯，瀑布悬空飞流，往岩左登上岭，有座小庵。此时天色已晚，又下雨，当地人留我住在庄坞，详细地谈论洞仙院的胜景。

初八日　雨没停。往西溯溪走了二里，山涧越来越深。尾随溪流转向北走，又二里，溪对岸有条小路，穿过直通云霄的石阶深入进去。往东渡过溪从小路走，忽然山峰环绕、溪水倒流，往里进到山谷中，则是云烟笼罩的山峦凌乱分散。山峰从庄坞背后连绵不断地延伸到这里，又敞开一道空隙，显现出这瑰丽奇异的景色。拉住当地人询问，当地人说：“这里名小纂厝，洞仙院还在小纂厝外的大溪上游。”又走出去渡过溪流，走了一里左右，有条小溪从东边流来汇合，就是洞仙坞的溪流了。渡过大溪，溯小溪往东上，溪谷中峰峦茅屋掩映，和先前没有什么不同。洞仙院就在溪谷内崖壁上，背靠山峰、面向北，被层层的竹林掩蔽着，于是穿越杂草，从石缝中攀登而上，石缝一开始很狭窄，最上面渐渐宽阔。仍然往南出到庄坞，往东返回犁头庵，最终没有找到去石佛洞的路。于是从犁头庵出来，经过南阁，询问王子晋仙桥，得知在北阁底，还有二十里路程。想到这里离徐仲昭所在的新庵很近了，就回庵和他相会。天色已黄昏，最终没来得及去游北阁，往东奔赴大荆驿然后返程。





游五台山日记[1]山西太原府五台县[2]

【题解】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徐霞客北上入都,以后到山西游五台山和恒山,绕了一圈返回北京。《游五台山日记》就是这年徐霞客游五台山留下来的游记。

五台山在山西省五台与繁峙两县间,为我国佛教名山。徐霞客于七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途经保定,八月初四日过阜平县,初五日进入山西界。五台山的范围较大,各台间的距离也较远。徐霞客用四天时间,游遍南、西、中、北四台。他详记了山川大势,山中特殊的气候,“非神力不能运”的建筑,“天花菜”等特产。他记录了形状特殊的清凉石,终年不化的“万年冰”,由于季节性的冰冻与解冻交替作用而形成的“龙翻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地貌学资料。

【原文】

癸酉七月二十八日,出都为五台游[3]。越八月初四日,抵阜平南关[4]。山自唐县来[5],至唐河始密,至黄葵渐开[6],势不甚穹窿矣。从阜平西南过石梁,西北诸峰复嵱嵷起[7]。循溪左北行八里,小溪自西来注,乃舍大溪,溯西溪北转,山峡渐束。又七里,饭于太子铺[8]。北行十五里,溪声忽至。回顾右崖,石壁数十仞,中坳如削瓜直下。上亦有坳,乃瀑布所从溢者,今天旱无瀑,瀑痕犹在削坳间。离涧二三尺,泉

从坳间细孔泛滥出，下遂成流。再上，逾鞍子岭。岭上四眺，北坞颇开，东北、西北，高峰对峙，俱如仙掌插天，惟直北一隙少杀[9]。复有远山横其外，即龙泉关也，去此尚四十里。岭下有水从西南来，初随之北行，已而溪从东峡中去。复逾一小岭，则大溪从西北来[10]，其势甚壮，亦从东南峡中去，当即与西南之溪合流出阜平北者。余初过阜平，舍大溪而西，以为西溪即龙泉之水也，不谓西溪乃出鞍子岭坳壁，逾岭而复与大溪之上流遇，大溪则出自龙泉者。溪有石梁曰万年[11]，过之，溯流望西北高峰而趋。十里，逼峰下，为小山所掩，反不睹嶙峋之势。转北行，向所望东北高峰，瞻之愈出，趋之愈近，峭削之姿，遥遥逐人，二十里之间，劳于应接。是峰名五岩寨，又名吴王寨，有老僧庐其上。已而东北峰下，溪流溢出，与龙泉大溪会，土人构石梁于上，非龙关道所经。从桥左北行八里，时遇崩崖矗立溪上。又二里，重城当隘口，为龙泉关[12]。

初五日　进南关，出东关。北行十里，路渐上，山渐奇，泉声渐微。既而石路陡绝，两崖巍峰峭壁，合沓攒奇，山树与石竞丽错绮，不复知升陟之烦也。如是五里，崖逼处复设石关二重。又直上五里，登长城岭绝顶。回望远峰，极高者亦伏足下，两旁近峰拥护，惟南来一线有山隙，彻目百里。岭之上，巍楼雄峙，即龙泉上关也。关内古松一株，枝耸叶茂，干云俊物[13]。关之西，即为山西五台县界。下岭甚平，不及所上十之一。十三里，为旧路岭，已在平地。有溪自西南来，至此随山向西北去，行亦从之。十里，五台水自西北来会[14]，合流注滹沱河。乃循西北溪数里，为天池庄[15]。北向坞中二十里，过白头庵村，去南台止二十里，四顾山谷，犹不可得其仿佛。又西北二里，路左为白云寺[16]。由其前南折，攀跻四里，折上三里，至千佛洞，乃登台间道。又折而西行，三里宿。

初六日　风怒起，滴水皆冰。风止日出，如火珠涌吐翠叶中。循山半西南行，四里，逾岭，始望南台在前。再上为灯寺[17]，由此路渐峻。十里，登南台绝顶，有文殊舍利塔[18]。北面诸台环列，惟东南、西南少有隙地。正南，古南台在其下[19]，远则盂县诸山屏峙[20]，而东与龙泉峥嵘接势。从台右道而下，途甚夷，可骑。循西岭西北行十五里，为金阁岭[21]。又循山左西北下，五里，抵清凉石[22]。寺宇幽丽，高下如图画。有石为芝形，纵横各九步，上可立四百人，面平而下锐，属于下石者无

几。从西北历栈拾级而上，十二里，抵马跑泉。泉在路隅山窝间，石隙仅容半蹄，水从中溢出，窝亦平敞可寺，而马跑寺反在泉侧一里外。又平下八里，宿于狮子窠[23]。

初七日　西北行十里，度化度桥。一峰从中台下，两旁流泉淙淙，幽靓迥绝[24]。复度其右涧之桥，循山西向而上，路欹甚[25]。又十里，登西台之顶。日映诸峰，一一献态呈奇。其西面，近则闭魔岩，远则雁门关[26]，历历可俯而挈也[27]。闭魔岩在四十里外，山皆陡崖盘亘，层累而上，为此中奇处。入叩佛龛，即从台北下，三里，为八功德水。寺北面，左为维摩阁[28]，阁下二石耸起，阁架于上，阁柱长短，随石参差，有竟不用柱者。其中为万佛阁，佛俱金碧旃檀[29]，罗列辉映，不啻万尊。前有阁二重，俱三层，其周庐环阁亦三层，中架复道[30]，往来空中。当此万山艰险，非神力不能运此。从寺东北行，五里，至大道，又十里，至中台。望东台、南台，俱在五六十里外，而南台外之龙泉，反若更近，惟西台、北台，相与连属。时风清日丽，山开列如须眉。余先趋台之南，登龙翻石。其地乱石数万，涌起峰头，下临绝坞，中悬独耸，言是文殊放光摄影处。从台北直下者四里，阴崖悬冰数百丈，曰“万年冰”。其坞中亦有结庐者。初寒无几，台间冰雪，种种而是。闻雪下于七月二十七日，正余出都时也。行四里，北上澡浴池。又北上十里，宿于北台[31]。北台比诸台较峻，余乘日色，周眺寺外。及入寺，日落而风大作。



初八日　老僧石堂送余，历指诸山曰：“北台之下，东台西，中台中，南台北，有坞曰台湾[32]，此诸台环列之概也。其正东稍北，有浮青特锐者，恒山也。正西稍南，有连岚一抹者，雁门也。直南诸山，南台之外，惟龙泉为独雄。直北俯内外二边，诸山如蓓蕾，惟兹山之北护，峭削层叠，嵯峨之势，独露一斑。此北台历览之概也。此去东台四十里，华岩岭在其中。若探北岳，不若竟由岭北下，可省四十里登降。”余颔之。别而东，直下者八里，平下者十二里，抵华岩岭[33]。由北坞下十里，始夷。一涧自北，一涧自西，两涧合而群峰凑，深窒中“一壶天”也。循涧东北行二十里，曰野子场[34]。南自白头庵至此，数十里内生天花菜[35]，出此则绝种矣。由此，两崖屏列鼎峙，雄峭万状，如是者十里。石崖悬绝中，层阁杰起，则悬空寺也，石壁尤奇。此为北台外护山，不从此出，几不得台山神理云。

注释

①五台山：又省称台山，位于山西五台县东北与繁峙县东南。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阔如台，故称五台。东台称望海峰，南台称锦绣峰，西台称挂月峰，北台称叶斗峰，中台称翠岩峰。五座山峰环抱，绕周达 250 公里，五峰之外称台外，五峰之内为平坞，称台内。山中气候凉爽，九月积雪，四月解冻，故又称清凉山。该山传为文殊菩萨道场，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合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现台内有寺庙 39 座，台外有寺庙 8 座，其中显通寺、菩萨顶、塔院寺、罗睺寺、殊像寺合称五台山五大禅寺，砖、石、木材、金属结构的殿堂、楼阁、宝塔、牌坊俱备，历史和艺术价值甚高。

②太原府：为明代山西布政司的治所，治阳曲，即今山西太原市。五台县：隶太原府代州，即今山西五台县。

③癸酉：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都：指明代首都京师，在今北京市。

④阜平：明为县，隶真定府，即今河北阜平县。

⑤唐县：隶保定府，即今河北唐县。

⑥黄葵：今作王快，在阜平东境，唐河北岸，附近有王快水库。

⑦嵱嵷（yǒng sǒng 勇耸）：上下众多的样子。

⑧太子铺：今名同，在阜平县稍西，沙河西面。

⑨杀：减少，收束。

⑩大溪：明代称沙河，即今大沙河。

⑪石梁：石桥。



⑫龙泉关：今名同，在阜平县西隅，有上下二关。下关在东，上关在西，相距 20 里。

⑬干云俊物：四库本、叶本作“秀拔干云”。

⑭有溪句：此溪为清水河。五台水：又称台山河、虒阳河。二水汇合后仍称清水河。

⑮天池庄：今名同，在五台县东南境，台河右岸。

⑯白云寺：在白头庵北，今黄土嘴村附近。

⑰灯寺：即金灯寺，在南台东北麓，与白云寺隔塔地村相对。

⑱文殊：为梵文“文殊师利”的略称，意即“妙吉祥”、“妙德”，为佛教菩萨之一。五台山传为文殊道场，有关文殊的传说甚多。

⑲古今所指五台的位置，不同时期曾有变化。此古南台在“台南二里”。更古的南台，则在今中台。

⑳盂县：隶太原府，即今山西盂县。

㉑金阁岭：位于由太原入五台山必经的路上。岭畔今存金阁寺，距台怀镇 15 公里。阁内有高 17 米的观音铜像，各殿满布塑像近千尊。

㉒清凉石：此石又称文殊床。附近有清凉寺、清凉谷等。

㉓窠（kē 棵）：鸟兽昆虫栖息的巢穴。狮子窠：在五台山台怀镇西南 10 公里的山腰，即文殊寺，俗称狮子窝。现仅存琉璃塔一座，八角十三级，高 35 米，塔身镶嵌佛像万尊，故又称万佛塔。塔中空，可登至五层。

㉔靓（jìng）：通“静”。

㉕攲（qī 欺）：倾侧不平。

㉖闭魔岩：又作秘魔岩，有秘魔寺。在今繁峙县岩头村东北，为西路进台通道。雁门关：在山西代县西北。

㉗挈（qiè 切）：提。

㉘维摩：系梵文音译的略称，意为“净名”或“无垢称”。佛经中说他是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长于辩才。

㉙旃（zhān 毡）檀：即檀香，梵语译作旃檀。

㉚复道：高楼之间或山岩险要处架空的通道。因上下皆有道，故称复道。

㉛北台：五台之中，以北台顶最高，海拔 3058 米。

㉜台湾：即今台怀镇，在五台县城东北 120 公里，为游览五台山的中心，有公路可达。很多寺庙都集中在这里。每年中历六月，一年一度的五台山骡马大会也在这里举行，附近农民及各省旅客云集，进行以骡马为主的交易，同时尽情游览。

㉝华岩岭：四库本作“华严岭”，为由北面进入五台山的门户。

㉞野子场：今作野子厂，在繁峙县东南境，伯强附近。

㉟天花菜：《清凉志》载：“菌类，生于柴木，台山佳品也。”至今仍为五台山特产，称台山香蘑，简称台蘑。西南地区甚多，详《黔游日记一》戊寅四月十七日记。《滇略·产略》亦载菌类说：“蒙榆山中亦产天花，而土人不识，谓之八担柴。”

【今译】

癸酉年七月二十八日，从首都出发去游览五台山。到八月初四日，来到阜平县南关。山从唐县伸来，延伸到唐河开始密集，到黄葵又渐渐敞开，山势不太高大。从阜平县往西南走过石桥，西北众多的山峰又高低起伏地耸起来。沿着溪流左岸往北行八里，有条小溪从西边流来注入，于是离开大溪，溯西边的小溪往北转，山谷渐渐狭窄。又走了七里，在太子铺吃饭。往北行十五里，忽然听到溪流声。回头看右边的山崖，数十丈高的石壁，中间的坳像削瓜一样的直直下去。崖上面也有坳，是瀑布所流经的地方，今年天旱没有水，但瀑布冲泻的痕迹仍留在削坳之间。离涧底二三尺，泉水从坳间的小孔中泛滥而出，往下汇成溪流。再往上走，越过鞍子岭。在岭上眺望四周，北面的山坞

比较开阔，东北、西北，高峰对峙，山峰都像直插云天的仙人巨掌，只有正北的一隙山坞稍微差一些。再远处还有山横贯在群峰之外，那就是龙泉关，距离这里还有四十里。岭下有股从西南流来的溪水，我开始顺着溪水往北走，不久溪水从东边峡谷中流走。我又翻过一座小岭，就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大溪，水势很壮观，也是从东南峡谷中流走，想来应该是和西南流来的小溪汇合，然后流出阜平县北。我当初经过阜平县时，离开大溪往西走，以为西边的溪流是龙泉关流来的，没有想到溪水却是出自于鞍子岭坳壁，我翻过岭后又与大溪的上游相遇，大溪才是从龙泉关流出的。溪流上的石桥名万年，过了桥，溯溪流，遥望着西北的高峰奔赶。行十里，直达高峰下，峰被小山掩映，反而看不见那山石重叠、高低不平的气势。转朝北走，刚才所看到东北边的高峰，越看越突出，趋之越近，那高峻陡峭的形态，像远远地追随人而来似的，二十里路程之间，都忙于观赏应接。这座峰名五岩寨，又名吴王寨，有个老僧人在峰上居住。不久来到东北边的高峰下，溪水往外流淌，和龙泉关流来的大溪汇合，当地人在溪上搭有石桥，但不是去龙泉关要过的路。从石桥左边行八里，不时地遇到崩塌的崖石矗立在溪边。又走二里，一座重镇位于关隘口，这就是龙泉关。

初五日　往南进入龙泉关，往东出关。往北行十里，道路渐渐向上延伸，山峰渐渐奇异，泉水声渐渐消失。不久，陡峭的道路断绝，路两边的山崖峰高壁峭，重重叠叠，奇景聚集，山中的树木和岩石争奇斗艳，交错如锦绣，让人再也感不到登山的烦劳了。在这样的美景中走了五里，崖石狭窄处还设有两道石关。又直直往上走了五里，登上长城岭绝顶。回头眺望远处的山峰，最高的也低伏在脚下，两旁近处的山峰簇拥而来，只有南部山中有一线缝隙，从缝隙中放眼看可达百里。长城岭上，高楼雄壮地耸立着，是龙泉上关。关内有一棵古松，树干高耸、枝叶茂盛，是高触云霄、秀美出众的物种。龙泉上关西面，就是山西省五台县境。下岭的路很平，坡度不到上岭时的十分之一。走十三里，名旧路岭，已经到平地了。有条溪水从西南流来，流到这里顺着山往西北流去，我也跟着走。十里，五台水从西北流来汇合，合流之后注入滹沱河。于是往西北沿着水走了几里，到天池庄。往北在坞中走二十里，经过白头庵村，距离南台只有二十里了，环视山谷四周，还看不出相似天台山的形貌。又往西北走二里，道路左侧为白云寺。从寺前

往南转，往上攀登四里，转来转去地上了三里，来到千佛洞，这是登五台山的小路。又转向西行，走三里住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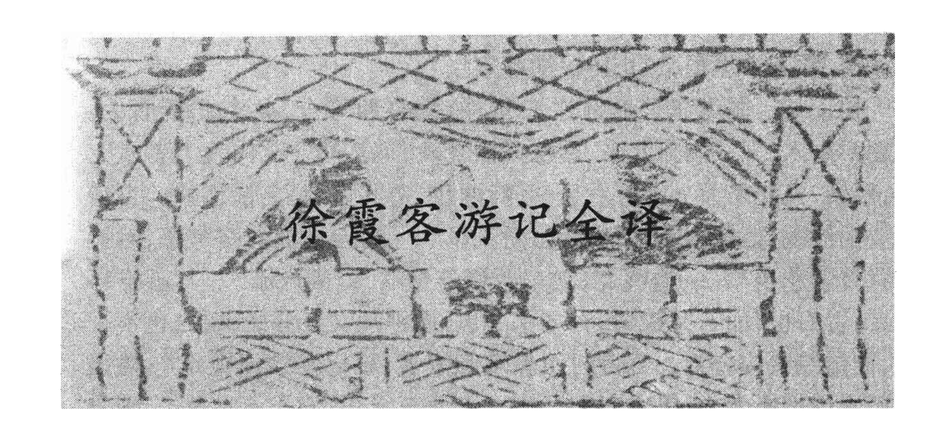
初六日　狂风怒号，滴水成冰。风停日出，太阳像火球一样从青翠的山林中喷薄而出。沿着山腰往西南行，四里，翻越山岭，才看到南台就在前面。再上去是灯寺，从这里开始，山路渐渐陡峻起来。走十里，登上南台绝顶，顶上有文殊菩萨的舍利塔。北面，其他各台环抱耸列，只有东南、西南稍微有空隙处。正南面，古南台位于下面，远处则盂县的群山如屏障般地峙立着，并且东端还和龙泉关高峻的峰峦山势连接。顺着南台右侧的道路下去，地势很平坦，可以骑马。沿着西岭往西北行十五里，名金阁岭。又沿着金阁岭左侧往西北下，行五里，来到清凉石。清凉寺庙宇深幽，环境秀丽，高低错落，美如图画。有一块灵芝形的石头，长宽都是九步，上面可以站四百个人，上面平整但下面收缩，和下面石头相连的部分不多。从西北边穿越栈道沿着石阶往上走，十二里，到达跑马泉。跑马泉在路边的山窝中间，石缝只能容下半只马蹄，泉水从石缝中溢出，山窝则平坦宽敞，可以建盖寺庙，但跑马寺反而建在泉旁边一里之外。又平缓地下了八里，在狮子窠住宿。

初七日　往西北行十里，过化度桥。一座山峰从中台延伸下来，山峰两边流着淙淙的泉水，景色幽静到了极点。又越过山峰右涧上的桥，沿着山峰往西而上，山路十分倾斜不平。又走十里，登上西台顶。阳光辉映下的群峰，一一地呈现出美好的姿态和奇异的风貌。西台西面，近处是闭魔岩，远处是雁门关，座座山峰都历历在目，仿佛俯身就可以抓住。闭魔岩在四十里外，山上全是盘旋横贯的陡崖，层层叠叠地堆砌上去，成为这山中的奇特之处。进寺叩拜佛像后，就顺着台北往下走，三里，到八功德水。寺北面，左边是维摩阁，阁下面耸立着两块石头，阁就盖在石头上，阁柱的长短，随石头高低而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完全不用柱子。正中是万佛阁，佛像都是檀香木的，色彩金碧辉煌，层层排列而互相映衬，不止一万尊。万佛阁前有两排阁楼，都是三层高，阁楼周围环绕的房屋楼阁也都是三层的，各阁楼之中架有上下通道，人从空中来来往往。在这艰难险阻的万山之中，要不是神力，又怎能将楼阁建在这里呢！顺着寺往东北走，五里，来到大路上，又走十里，到达中台。遥望东台、南台，都在五六十里以外，但南台之外的龙泉关，反而像离得更近，因为西台、北台，都和龙泉关的山脉相连。这

时风清日丽，两边的山像眉毛分开而列。我先去中台南面，登上龙翻石。这里布满几万块乱石，堆积成峰头，下面是很深的山坞，峰头悬空耸立，传说是文殊菩萨放光显身影的地方。从中台往北直直下了四里，阴森的崖壁上悬挂着几百丈冰，名“万年冰”。这道坞中也有人家居住。刚刚寒冷还没几天，五台山中的冰雪竟已有如此种种的形态。听说是七月二十七日下的雪，正是我从京城出发的日子。行四里，往北登上澡浴池。又往北上十里，在北台住宿。北台比其他各台都陡峻，我趁着日光，到寺外眺望四周。等进到寺中，太阳落山而刮起大风。



初八日　老僧人石堂送我出来，他指着一座座山峰说：“北台下面，东台西面，中台正中，南台北面，有山坞名叫台湾，这是众台环绕的概貌。这里正东稍北，有座特别尖锐的青山，那就是恒山。正西稍南，有和云雾相连的山峰，是雁门关一带的山峰。一直向南延伸的群山，除南台之外，只有龙泉关独自称雄。直直往北俯视内、外两边，群山都如同花蕾，只有这座山从北面护着群山，陡峭层叠，高峻的山势，由此可以独见一斑。这是全面观看北台的概貌。这里距离东台四十里，华岩岭在途中。如果探访北岳恒山，不如直接沿华岩岭往北下，可以省掉上下四十里的路程。”我点头同意，和石堂告别后往东走，陡直地下了八里，平缓地下了十二里，来到华岩岭。沿北坞往下走十里，才到平路。一道涧沟从北伸来，一道从西伸来，两道涧沟合拢后群峰凑集，成为高山深壑中的“一壶天”名胜。沿涧沟往东北行二十里，名野子场。从南边的白头庵一直到这里，数十里以内都长着天花菜，从这里出去则绝种了。从这里开始，两旁的山崖屏障般地排列、鼎足似地耸立，雄壮、峻峭，千姿百态，在这样的景观中走了十里。石崖绝壁之中，有层层楼阁突起，那是悬空寺，石壁特别奇异。这是北台外围的护山，不从这条路出五台山，几乎体会不到五台山的神奇啊。



游恒山日记[1] 山西大同府浑源州[2]

【题解】

《游恒山日记》是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徐霞客旅游恒山的游记。

恒山在今山西浑源县,明代列为五岳之一的北岳。徐霞客八月初八日离五台山赴恒山,初九日入浑源州境,初十日游龙山及悬空寺,十一日登恒山绝顶,返途北至浑源州。徐霞客在旅途中观察细致,描述详尽。他详析了龙泉、五台、恒山一带山势雁形排列的特点及缓峭高低、土石变化。他指出"是山土山无树,石山则有,北向俱石,故树皆在北",概括了植物与坡向、地表组成物质的关系。他记述了关隘形势及交通路线,从阁道遗迹探寻水位的变化,还重视浑源煤田的采掘情况。

【原文】

去北台七十里,山始豁然,曰东底山。台山北尽,即属繁峙界矣[3]。

初九日　出南山。大溪从山中俱来者,别而西去。余北驰平陆中,望外界之山,高不及台山十之四,其长缭绕如垣[4],东带平邢,西接雁门[5]。横而径者十五里,北抵山麓,渡沙河即为沙河堡[6]。依山瞰流,砖甃高整[7]。由堡西北七十里,出小石口,为大同西道;直北六十里,出北路口[8],为大同东道。余从堡后登山,东北数里,至峡口,有水自北而南,即下注沙河者也。循水入峡,与流屈曲,荒谷绝人。数里,

义兴寨。数里，朱家坊。又数里，至葫芦嘴[9]。舍涧登山，循嘴而上，地复成坞，溪流北行，为浑源界。又数里，为土岭[10]，去州尚六十里，西南去沙河，共五十里矣，遂止居民同姓家[11]。

初十日　循南来之涧北去三里，有涧自西来合，共东北折而去。余溯西涧入，又一涧自北来，遂从其西登岭，道甚峻。北向直上者六七里，西转，又北跻而上者五六里，登峰两重，造其巅，是名箭筸岭。自沙河登山涉涧，盘旋山谷，所值皆土魁荒阜[12]；不意至此而忽跻穹窿，然岭南犹复阿蒙也[13]。一逾岭北，瞰东西峰连壁陨，翠蜚丹流[14]。其盘空环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树；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树之色不一也，而错综又成合锦。石得树而嵯峨倾嵌者，幕以藻绘而愈奇[15]；树得石而平铺倒蟠者，缘以突兀而尤古。如此五十里，直下至阬底[16]，则奔泉一壑，自南注北，遂与之俱出坞口，是名龙峪口，堡临之。村居颇盛，皆植梅杏，成林蔽麓。既出谷，复得平陆。其北又有外界山环之，长亦自东而西，东去浑源州三十里，西去应州七十里[17]。龙峪之临外界，高卑远近，一如东底山之视沙河、峡口诸山也。于是沿山东向，望峪之东，山愈嶙嶒斗峭，问知为龙山[18]。龙山之名，旧著于山西，而不知与恒岳比肩；至是既西涉其阃域[19]，又北览其面目，从不意中得之，可当五台桑榆之收矣[20]。东行十里，为龙山大云寺，寺南面向山。



又东十里，有大道往西北，直抵恒山之麓，遂折而从之，去山麓尚十里。望其山两峰亘峙，车骑接轸[21]，破壁而出，乃大同入倒马、紫荆大道也[22]。循之抵山下，两崖壁立，一涧中流，透罅而入，逼仄如无所向，曲折上下，俱成窈窕，伊阙双峰，武彝九曲，俱不足以拟之也。时清流未泛，行即溯涧。不知何年两崖俱凿石坎，大四五尺，深及丈，上下排列，想水溢时插木为阁道者，今废已久，仅存二木悬架高处，犹栋梁之巨擘也[23]。三转，峡愈隘，崖愈高。西崖之半，层楼高悬，曲榭斜倚[24]，望之如蜃吐重台者[25]，悬空寺也[26]。五台北壑亦有悬空寺，拟此未能具体[27]。仰之神飞，鼓勇独登。入则楼阁高下，槛路屈曲。崖既矗削，为天下巨观，而寺之点缀，兼能尽胜。依岩结构，而不为岩石累者，仅此。而僧寮位置适序，凡客坐禅龛[28]，明窗暖榻，寻丈之间，肃然中雅。既下，又行峡中者三四转，则洞门豁然，峦壑掩映，若别有一天者。又一里，涧[29]东有门榜三重[30]，高列阜上，其下石级数百层承之，则北岳恒山庙之山门也。去庙尚十里，左右皆土山层叠，岳顶杳不可见。止门侧

土人家，为明日登顶计。

十一日　风翳净尽，澄碧如洗。策杖登岳，面东而上，土冈浅阜，无攀跻劳。盖山自龙泉来，凡三重。惟龙泉一重峭削在内，而关以外反土脊平旷；五台一重虽崇峻，而骨石耸拔，俱在东底山一带出峪之处；其第三重自峡口入山而北，西极龙山之顶，东至恒岳之阳，亦皆藏锋敛锷[31]，一临北面，则峰峰陡削，悉现岩岩本色。一里转北，山皆煤炭，不深凿即可得。又一里，则土石皆赤，有虬松离立道旁，亭曰望仙。又三里，则崖石渐起，松影筛阴，是名虎风口。于是石路萦回，始循崖乘峭而上。三里，有杰坊曰"朔方第一山[32]"，内则官廨厨井俱备。坊右东向拾级上，崖半为寝宫[33]，宫北为飞石窟，相传真定府[34]恒山从此飞去[35]。再上，则北岳殿也。上负绝壁，下临官廨，殿下云级插天，庑门上下，穹碑森立[36]。从殿右上，有石窟倚而室之，曰会仙台。台中像群仙，环列无隙。余时欲跻危崖，登绝顶。还过岳殿东，望两崖断处，中垂草莽者千尺，为登顶间道，遂解衣攀蹑而登。二里，出危崖上，仰眺绝顶，犹杰然天半，而满山短树蒙密，槎枒枯竹[37]，但能钩衣刺领，攀践辄断折，用力虽勤，若堕洪涛，汩汩不能出。余益鼓勇上，久之棘尽，始登其顶[38]。时日色澄丽，俯瞰山北，崩崖乱坠，杂树密翳。是山土山无树，石山则有；北向俱石，故树皆在北。浑源州城一方，即在山麓，北瞰隔山一重，苍茫无际；南惟龙泉，西惟五台，青青与此作伍；近则龙山西亘，支峰东连，若比肩连袂，下扼沙漠者。既而下西峰，寻前入峡危崖，俯瞰茫茫，不敢下。忽回首东顾，有一人飘摇于上，因复上其处问之，指东南松柏间。望而趋，乃上时寝宫后危崖顶。未几，果得径，南经松柏林。先从顶上望，松柏葱青，如蒜叶草茎，至此则合抱参天，虎风口之松柏，不啻百倍之也[39]。从崖隙直下，恰在寝宫之右，即飞石窟也，视余前上隘，中止隔崖一片耳。下山五里，由悬空寺危崖出。又十五里，至浑源州西关外[40]。

注释

①恒山：在山西浑源县东南，原称玄岳、紫岳、阴岳，明代列为五岳之一，始称北岳恒山。今有朝殿、会仙府、九天宫等建筑。

②大同府：治大同，即今山西大同市。

③繁峙：明为县，隶太原府代州，即今山西繁峙。五台和繁峙县界古今有变

化，依今地图，西台以北已属繁峙县。

④垣（yuán 原）：矮墙。

⑤平邢：即今平型关，在山西繁峙、灵丘二县界上。雁门：即今雁门关，在山西代县西北。

⑥沙河：指滹沱河上游。沙河堡，今作砂河，在繁峙县东境，滹沱河北岸。

⑦甃（zhòu 昼）：以砖砌物皆称甃。

⑧小石口：今名同，在应县东南。其东北有大石口。北路口：今作北楼口，在大石口东北。

⑨义兴寨：在砂河东北。朱家坊：在义兴寨北。葫芦嘴：在朱家坊东北。以上皆属繁峙县。

⑩土岭：今名同，在浑源县南隅。

⑪止：栖止、居住。

⑫土魁（kuí 奎）：土堆。

⑬阿蒙：三国时鲁肃称吕蒙为阿蒙，说："三日不见，非复吴下阿蒙矣。"此处借用，有依然故态之意。



⑭蜚：通"飞"。

⑮幕：覆盖。藻（zǎo 澡）绘：文采。

⑯阬（gāng 冈）：大土山。

⑰应州：隶大同府，治今山西应县。

⑱龙山：亦称封龙山，在今浑源县西南 40 里，顶峰称萱草坡，风景甚佳。金末，元好问、李治、张德辉曾到这里游览，时称"龙山三老"。

⑲阃（kǔn 捆）：特指郭门的门槛。阃域：内境。

⑳桑榆（yú 鱼）：皆植物。日落时，阳光尚留桑榆上，故借为西方之称。《后汉书》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桑榆之收，比喻为弥补缺憾。

㉑轸（zhěn 诊）：车后的横木。车骑接轸：车马络绎不绝。

㉒倒马：即倒马关，今名同，在河北唐县北隅，唐河南岸。紫荆：即紫荆关，今名同，在河北易县西部，拒马河南岸。明时，倒马、紫荆与居庸合称内三关。

㉓擘（bò 薄）：大拇指。巨擘，比喻其杰出于众，如大拇指不同于其他指头。

㉔榭（xiè 谢）：建在高土台上的敞屋。

㉕蜃（shèn 肾）吐重台：即蜃景。由于气温在垂直方向上的剧烈变化，使空气密度的垂直分布随之显著变化，不同密度的大气层对于光线产生折射，把远处景物反映到天空或地面而形成幻景，在沿海或沙漠地带有时能看到，故称海市蜃楼，《游记》中又称"蜃云"。蜃即蛤蜊，古人误认大蜃能吐气为楼台，故称蜃气。

㉖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一直保存到现在。在浑源县城南 5 公里，浑源县城至恒山的途中。从半山崖上用木柱支撑建起楼阁，仿佛悬在

空中。高低错落的殿宇再用栈道或天桥连结，给人以迷宫仙景般的感觉。

㉗拟：摹拟，比拟。具体：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齐备。拟此未能具体：与恒山这个悬空寺相比，还不算齐备。

㉘禅龛（chán kān 蝉刊）：供佛的小屋。

㉙涧：现从悬空寺到恒山，途经恒山水库，系解放后拦浑河源的唐峪河修成，为恒山风景增色不少。

㉚榜（bǎng）：匾额。门榜：悬挂有匾额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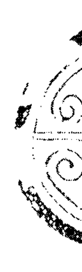
㉛锋：刀的刃端。锷（è 萼）：刃旁。

㉜朔（shuò）方：北方。

㉝寝宫：宫即庙，寝宫即寝庙。古代的宗庙有庙和寝两部分，前殿称庙，后殿称寝，合称寝庙。

㉞真定府：治真定，即今河北正定。

㉟恒山：真定府恒山在真定府属曲阳县，即今河北曲阳县西北，又称河北恒山、常山、大茂山，明以前以此为五岳之一的北岳。传说最初北岳在今恒山，尧曾建岳庙于此，每年都巡视到这里。舜时，有一年行至今曲阳西北部，因大雪封山无法前进，忽然一块大石飞落地面，知是从恒山飞来，后来就把恒山迁到今曲阳，在那里另建岳庙。因此浑源恒山上留有飞石窟。



㊱穹（qióng 穷）碑：很高的石碑。

㊲槎枒（chá yā 茶押）：枝柯歧出。

㊳始登其顶：恒山绝顶称天峰岭，海拔2017米。从北岳殿到绝顶有东西两条路，东路捷直，但小道绝险。霞客系从东路间道登顶。

㊴不啻（chì 赤）：不止。

㊵浑源州：隶大同府，即今山西浑源县。

【今译】

离开北台七十里，山谷才开阔起来，名东底山。五台山北边尽头处，就隶属于繁峙县境了。

初九日　走出南山。从山中一齐出来的大溪，和我分道往西流去。我往北在平地上急行，遥望平地外部的山峦，高度不到五台山的十分之四，长长的像矮墙一样地缭绕平地，东边和平邢连接，西边和雁门连接。横穿平地十五里，往北走到山麓，渡过沙河就是沙河堡。沙河堡傍靠山麓，俯瞰河流，砖砌的围墙又高又整齐。从沙河堡往西北走七十里，出到小石口，是大同府西边的大路；直直往北走六十里，出到北路口，是大同府东边的大路。我从堡后登山，往东北走了几里，来

到峡口，有股水从北往南流，流下去就注入沙河。沿水流走进峡谷，路随着流水宛转曲折，峡谷荒凉，空无人烟。走了数里，到兴义寨。又走数里，到朱家坊。再走数里，到葫芦嘴。离开沟涧登山，沿山嘴而上，地势又变成山坞，随溪流往北行，进入浑源州境。又走数里，到土岭，土岭距离州城还有六十里，西南距离沙河，一共有五十里了。于是在土岭一户和我同姓的居民家住下。

初十日　顺着从南伸来的沟涧往北走了三里，有道沟涧从西伸来汇合，然后一齐朝东北转去。我溯西边的沟涧往里走，又有一道沟涧从北伸来，于是从沟涧西边登岭，路很陡。往北直直上了六七里，往西转，又往北攀登，然后上五六里，登越两重山峰，直达峰顶，峰名箭筸岭。从沙河开始登山涉涧，在山谷中盘旋前进，所经过的都是土堆荒山；想不到到这里地势突然升高、山岭突然高大，只是岭南仍然是故态依旧。一翻到岭北，俯瞰东西两边，峰峦连绵，崖壁崩塌，红色、绿色交相辉映。那盘绕映照空中的，都是岩石；而岩石上又都有树；岩石的色彩是一致的，但自然形态与纹理又各得其妙；树木的颜色不一致，但各种颜色互相交错，又如同织成的彩色锦缎。岩石上有树而且高峻斜插，就像覆盖着一层美丽的幕布，因而愈发奇妙；生长在岩石上而平直躺着或盘曲倒挂的树，由于山势高峻而更加显得古雅。在这样的景致中走了五十里，一直下到大土山底，沟壑中有一股奔流的泉水，从南往北流，于是随着泉水一齐出到坞口，这里名龙峪口，有堡对着。村庄比较大，家家都种植梅树、杏树，形成果林掩映的山麓。走出山谷后，又到了平地。平地北部外围还有群山环绕，长长的也从东向西延伸，平地东边距离浑源州三十里，西边距离应州七十里。龙峪口所对着的外界，高的远、低的近，完全和在东底山看沙河、峡口的群山相同。于是沿山往东走，远看龙峪口东边，山势更加高峻陡峭，询问后得知是龙山。龙山的名称，旧书写着在山西省，却不知原来是和恒山并肩相靠；走到这里时已经从西边越过了龙山内境，又从北面观览了龙山的风貌，在无意之中得以游龙山，可以算做游五台山所得到的意外收获。往东行十里，到龙山大云寺，寺朝南对着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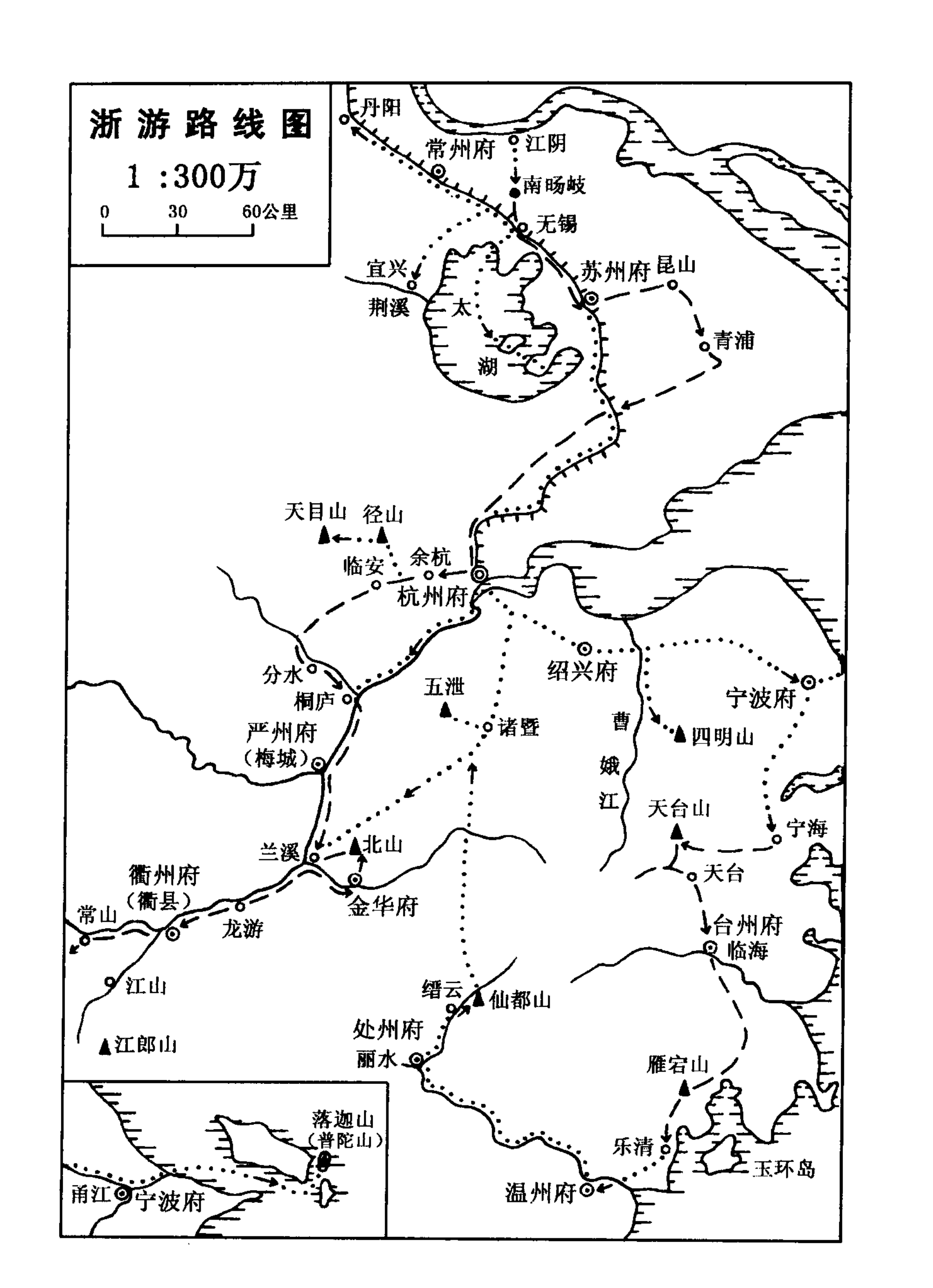


又往东走了十里，有条大路通向西北，直达恒山山麓，于是转头从大路走，距离恒山麓还有十里。遥望恒山两边山峰横贯对峙，路上车马络绎不绝，穿山而过，原来这条路是从大同府到倒马关、紫荆关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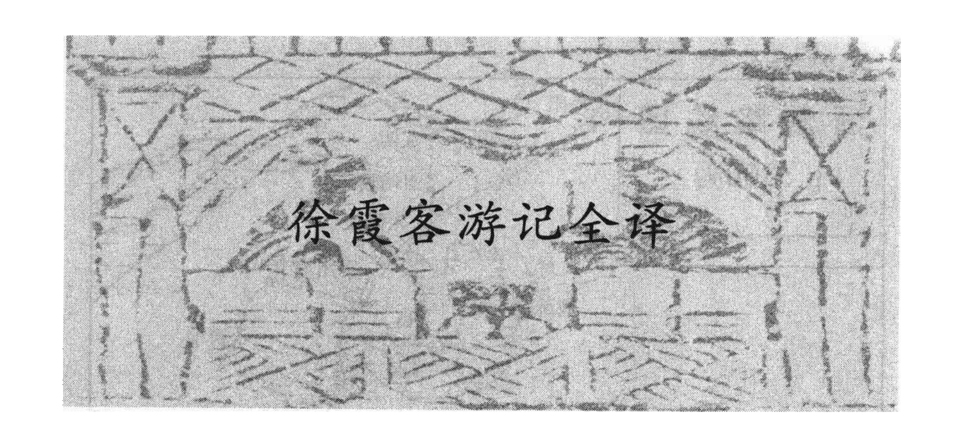
路。沿大路来到恒山下,两旁崖壁耸立,一条涧水从中流过,穿行在缝隙一样的峡谷中而往里走,狭窄得好像没有地方可通,山涧弯弯曲曲、崖壁高高低低,完全是深远幽雅的景色,伊阙两山相对的风光,武夷山回环旋转九曲的溪水,都不能和这里的景色相比。此时清澈的溪流还没涨水,可以溯溪流从涧中行走。不知哪一年在两边崖壁都凿了石坎,有四五尺宽,近一丈深,上上下下地排列着,想来是涨水时插木头修栈道用的,至今已经废弃了很久,只剩下两根木头悬空架在高处,是像柱子一样的大木料。转了三次后,峡谷越来越窄,崖壁越来越高。西边崖壁的半腰,层层叠叠的楼阁悬在高空,宛转曲折,建在高土谷上的敞屋斜靠山崖,看上去像海市蜃楼中重叠的亭台,这是悬空寺。五台山北面的壑谷中也有悬空寺,但和这里的相比就不能算完备了。抬头观看令人神往,鼓足勇气独自攀登。进寺后则是楼阁高低错落,围着栏杆的路宛转曲折。崖壁已经十分高峻陡峭,称得上天下大观了,再加上有悬空寺点缀,使原来的胜景更完美无缺。傍靠岩壁建盖楼阁,却能不受岩石的限制,只有悬空寺啊。而且僧人住的房屋位置次第适当,凡是接待来客的地方和供奉佛像的小屋,窗户明净、卧榻温暖,在小小的范围内,显得庄严肃穆,舒适幽雅。从悬空寺下来后,又在峡谷中转了三四道弯,于是峡谷口豁然开阔,峰峦壑谷互相掩映,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又走了一里,涧东面有三道悬挂着匾额的大门,高高地排列在大山上,门下有几百级石阶和门相连,这是北岳恒山庙的山门。距离庙还有十里,左右两边都是层叠的土山,北岳顶还遥远得看不见。在山门旁边当地人的家中住宿,为明天攀登北岳顶作准备。

十一日　风吹过后,云雾散尽。拄着手杖攀登北岳,朝东往上走,土冈是低缓的山丘,没有攀登的劳累。大体上山脉从龙泉关延伸过来,一共有三重,只有龙泉关这一重关山势陡峭尖削,而关外反而是平坦宽阔的泥土山脊;五台山这一重虽然高峻,但矗立挺拔的岩石,都在东底山一带山谷出口处;第三重顺峡谷口延伸到山中然后往北去,西边到龙山顶为尽头,东边到恒山南面,也都像不露锋刃的刀剑一样收敛,一到北面,则每一峰都陡峭,全部显露出高峻的本来面目。走一里后往北转,山中都是煤炭,不用深挖就可以采得。又走一里,于是土石都变为赤色,盘曲得像虬龙一般的松树一棵一棵地立在路旁,有望仙

亭。又走三里，则崖石渐渐突起，松影如同从筛孔中透下来一样，这里名虎风口。从这里开始，石头路曲折盘旋，于是沿着山崖迎着峭壁而上。三里，有一块特大的牌坊，坊上题名“朔方第一山”，坊内的官署里厨房水井都齐备。坊右往东顺台阶上去，山崖半腰有寝宫，寝宫北是飞石窟，相传真定府的恒山是从这里飞去的。再上去，则是北岳殿了。殿上靠绝壁，下临官署，殿前的石阶直通云天，正殿两侧的房门上下，高大的石碑林立。从殿右上去，有石窟傍靠着大殿而被建成房屋，名会仙台。台中群仙的塑像，把石屋环列得没有一点空隙。我这时打算上陡崖，登绝顶。返下来时经过北岳殿东，远看两座山崖的断裂处，中间下垂千尺，杂草丛生，这是登绝顶的小路，于是脱掉外衣，攀扯践踏着杂草往上登。二里，出到陡崖上面，抬头眺望绝顶，仍然还高高地耸立在半空中，而满山矮树稠密，歧出的枝条枯竹，只会钩住衣服、刺破脖颈，一攀扯践踏就折断了，我虽然辛勤地用力攀登，却像落进汹涌的浪涛之中一样，只听到汩汩水声而不能越出去。我益发鼓足勇气而上，很久才走完荆棘矮树地带，于是登上了北岳绝顶。这时天色清朗而明丽，俯瞰恒山北边，崩塌的崖壁任意往下坠陷，杂草树丛稠密地覆盖着。这里的山是土山没有树，石山上却有树；北边都是石山，所以树木都长在北边。浑源州城一带，就在山麓，往北看下去隔着一重山，苍茫一片，看不到边际；南边是龙泉关，西边是五台山，一片青翠的山峰与恒山相伴；近处是往西横贯的龙山，龙山的支脉往东伸去，和东边的山峰肩并肩、袖挨袖地紧密相连，阻扼住下面的沙漠。不久下到西边的山峰，寻找先前进入峡谷时的陡崖，往下看只见茫茫一片，不敢下。忽然间回头向东看，有一个人轻快地走在上面，于是我又上去向他询问，他指向东南的松柏间。我朝着松柏奔过去，是上来时寝宫背后的陡崖顶。没多久，果然找到小路，往南穿过松柏林。先前我在绝顶上眺望，青翠的松柏好像蒜叶草茎一样细小，到这里才知是两人合抱粗的参天大树，和虎风口的松柏相比，不止大百倍呢。顺崖缝直下，恰好在寝宫右侧，就是飞石窟，仔细看我先前所登的狭窄险要之处，中间只相隔着一块崖石啊。下山五里，从悬空寺的陡崖出山。又走十五里，到达浑源州西关外。



浙游路线图
1 :300万
0
30
60公里
丹阳
常州府
江阴
南旸岐
无锡
宜兴
荆溪
太
湖
苏州府
昆山
青浦
天目山
径山
临安
余杭
杭州府
分水
桐庐
严州府
（梅城）
五泄
诸暨
绍兴府
宁波府
曹
娥
江
四明山
天台山
宁海
天台
兰溪
北山
金华府
衢州府
（衢县）
常山
龙游
江山
江郎山
台州府
临海
缙云
仙都山
处州府
丽水
雁宕山
乐清
玉环岛
温州府
落迦山
（普陀山）
甬江
宁波府



浙游日记①

【题解】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年届五十的徐霞客踏上旅途,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壮烈的一次“万里遐征”,同行者有静闻和尚,还有仆人顾行和王二。《浙游日记》就是记录他这次旅游和地理考察的最初一段路程的游记,包括南直隶和浙江省。

这段游程主要取水路。九月十九日,徐霞客乘醉放舟,行色壮豪。为了与徐仲昭、王孝先、王忠纫、陈含晖、陈继儒等友人晤别并筹备这次旅行,取“东迂之道”,途经无锡县、苏州府、昆山县(皆在今江苏省境),又经青浦县到佘山(今皆属上海市),“至是为西行之始”。以后进入浙江境,经西塘、王江泾、乌镇、连市、新市、塘栖等到杭州府。又西到余杭县弃舟步行,经临安县、新城县(今富阳县西境),本想考察浙西山区的淳安等县。但王二逃走,霞客“不便于陆”,只得“仍就水道”,在唐家拱下舟,顺分水江东下,至桐庐县往南转溯富春江,又经严州府(今建德县)、兰溪县、金华府,转西经龙游县、衢州府,十月十六日抵常山县西境。

浙江省是徐霞客多次旅游过的地方,这次霞客虽为途经赶路,仍游兴甚浓。在杭州登宝石山巅,游飞来峰及灵隐寺附近诸名胜,在富阳游览了洞山,在金华畅游了北山诸洞,在兰溪又游了六洞山。沿途山清水秀、风光明丽的景色,在《徐霞客游记》中多有记述。

【原文】

丙子九月十九日　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欲候黄石斋先生一晤[2]，而石翁杳无音至；欲与仲昭兄把袂而别，而仲兄又不南来。昨晚趋晤仲昭兄于土渎庄。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3]。

二十日　天未明，抵锡邑[4]。比晓，先令人知会王孝先，自往看王受时，已他出。即过看王忠纫，忠纫留酌至午，而孝先至，已而受时亦归。余已醉，复同孝先酌于受时处。孝先以顾东曙家书附橐中。时东曙为苍梧道[5]，其乃郎伯昌所寄也。饮至深夜，乃入舟。

二十一日　入看孝先，复小酌。上午发舟，暮过虎丘[6]，泊于半塘。

二十二日　早为仲昭市竹椅于半塘[7]。午过看文文老乃郎，并买物阊门。晚过葑门看含晖兄[8]。一见辄涕泪交颐[9]，不觉为之恻然。盖含晖遁迹吴门且十五年[10]，余与仲昭屡访之。虽播迁之余[11]，继以家荡子死，犹能风骚自遣；而兹则大异于前，以其孙之剥削无已，而继之以逆也。因复同小酌余舟，为余作与诸楚玙书[12]，诸为横州守。夜半乃别。

二十三日　复至阊门取染细裱帖。上午发舟。七十里，晚至昆山[13]。又十余里，出内村，下青洋江，绝江而渡，泊于江东之小桥渡侧。

二十四日　五鼓行。二十里至绿葭浜[14]，天始明。午过青浦[15]。下午抵余山北[16]，因与静闻登陆，取道山中之塔凹而南。先过一坏圃，则八年前中秋歌舞之地，所谓施子野之别墅也。是年，子野绣圃征歌甫就，眉公同余过访，极其妖艳。不三年，余同长卿过，复寻其胜，则人亡琴在，已有易主之感。已售兵郎王念生[17]。而今则断榭零垣，三顿而三改其观，沧桑之变如此。越塔凹，则寺已无门，惟大钟犹悬树间，而山南徐氏别墅亦已转属。因急趋眉公顽仙庐。眉公远望客至[18]，先趋避；询知余，复出，挽手入林，饮至深夜。余欲别，眉公欲为余作一书寄鸡足二僧，一号弘辨，一号安仁。强为少留，遂不发舟。

注释

①《浙游日记》和《江右游日记》皆在乾隆刻本第二册上。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一册包括此两部分，但未分目，有提纲云："丙子九月十九日，自家起身。由锡邑、姑苏、昆山、青浦至浙江杭州。历余杭、临安、桐庐、金华、兰溪、西安、衢

州、常山诸郡县，由是入江西。历玉山、广信、铅山、弋阳、安仁、金溪、建昌、新城、南丰、宜黄、乐安、永丰、吉水、吉安、永新诸郡县，丁丑正月初十日至芳子树下止。吉安访张侯后裔。"

②丙子：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黄石斋（公元1585—1646年）：即黄道周。字幼平、幼玄，号石斋，又号若斋、又螭，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进右中允。因上疏忤旨，先被斥为民，后又下狱。清兵入关，坚持反清斗争。先为南京福王政权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福王政权亡，又拥福建唐王政权，为武英殿大学士，自请带义兵九千余人，至婺源与清兵战，兵败被执杀于江宁。精天文历数，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人称石斋先生。霞客对石斋十分尊崇，曾多次亲访。

③静闻：江阴迎福寺僧，曾刺血写《法华经》，愿供于鸡足山。与霞客同游天台山的莲舟即为静闻之师。

④锡邑：即无锡，明为县，与江阴同属常州府，即今江苏无锡市。邑（yì），县的别称。



⑤苍梧道：此处丁丑二月十二日作"苍梧道"，丁丑八月十五日作"郁林道"。此兵道以驻地命名。先驻郁林，故称郁林道；后迁苍梧，则称苍梧道。霞客亲至郁林，弄清了该道迁治更名的情况，在丁丑七月二十七日记中作了说明。

⑥虎丘：苏州市北郊的一座小山，为著名风景区，向称"吴中第一名胜"。那里原是春秋时吴国的行政中心，传说吴王阖闾生前曾在上面修建望海楼，死后亦葬于此山，剑池就是吴王的墓地和埋三千名剑殉葬的地方。山上还有纪念孙武的孙武子亭，阖闾试验干将名剑的试剑石等。山上高耸的虎丘塔，始建于公元959年，高54米，七级八面砖塔，为五代时期长江流域砖塔的代表作。

⑦早：季抄本皆作"蚤"。下同。

⑧阊（chāng 昌）门：在苏州旧城西面最北一道城门。葑（fēng 封）门：苏州旧城东面最南一道城门。

⑨颐（yí 夷）：下巴。

⑩遁（dùn 顿）迹：隐居。吴门：苏州的别称。

⑪播迁：流离迁徙。

⑫诸楚玙：丁丑八月十五日记作"诸楚馀"。

⑬昆山：明为县，隶苏州府，即今江苏昆山县。

⑭浜（bāng 邦）：绝潢断港谓之浜。浜即小河沟，多用于地名。绿葭浜：今仍称绿葭，在昆山县东南境，吴淞江北岸。

⑮青浦：明为县，隶松江府，即今上海市青浦县。

⑯佘山：季抄本作"余山"，有误。今仍称佘山，在上海市松江县北隅。

⑰兵郎：即兵部侍郎，为兵部的副长官。

⑱眉公：即陈继儒，华亭人，比霞客大二十九岁。

【今译】

丙子年九月十九日　我早就打算到西边旅游，拖延了两年，眼看年岁渐老，疾病也将缠身，必定难以再推迟了。想等黄石斋先生来会一面，但石翁音信杳无；想与仲昭兄握手话别，而他又不南来这里。昨晚赶去土渎庄和仲昭兄会面。今日正准备出门，恰好杜若叔来，我和他一同饮酒到子夜时分，然后乘醉上船出发。和我同行的是静闻禅师。

二十日　天没有亮就抵达无锡县城。等到天明，先让人去通报王孝先，我自己去看望王受时，但他外出了。于是去探访王忠纫。忠纫留我饮酒到中午，这时王孝先到来，不久，王受时也回来了。我已经醉了，又与王孝先一起到王受时处饮酒。王孝先将顾东曙的家信放在我的行李袋中〔当时顾东曙在苍梧道任职，这家信是他儿子顾伯昌寄给他的〕，饮到深夜，才回船中。



二十一日　进城去看望王孝先，又和他一块喝酒。上午开船，傍晚经过虎丘，停泊在半塘。

二十二日　早上为仲昭在半塘购买竹椅。中午去探望文文老的儿子，并到阊门购置物品。晚上从葑门进城去看望含晖兄。一见面他就泪流满面，我内心禁不住生出怜悯之情。含晖在苏州隐居了将近十五年，我和仲昭曾多次探访过他。虽然在流离迁徙之后，接着又倾家荡产，儿子死亡，但是他仍然能吟诗作文，自我排遣。然而此时却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原因是他孙子对他盘剥无度，加之又忤逆不孝。于是又一起到我的船中喝酒，他为我写了给诸楚玙的信〔诸楚玛为横州知州〕，到半夜才分别。

二十三日　又到阊门去取所染的粗绸和所裱的书帖。上午开船，行七十里，天黑时到昆山县。又行十多里，从内村出来，下青洋江，横江而渡，停泊在江东面的小桥渡旁。

二十四日　五更时出发。行二十里到绿葭浜，天才亮。中午经过青浦县。下午抵达余山北面，于是与静闻登陆，取道山中的塔凹向南走。先经过一个荒废了的园圃，这是八年前中秋节唱歌跳舞的地方，人称施子野的别墅。那年，施子野刚刚精心营造好园圃，征聘了一些

唱歌的人，陈眉公同我来探访，景致极其优美动人。不到三年，我和长卿来这里重新探寻那园圃旧日的风光情趣，却物是人非，已经有易主之感〔已经卖给兵部侍郎王念生〕。如今则只剩得断榭残墙。我三次在这里停留，而每次的面貌各不相同，沧桑的变化如此之大！越过塔凹，却见到寺已经没有门了，只有大钟仍然悬挂在树间，山南部的徐氏别墅也已经换了主人。于是急忙前往陈眉公的顽仙庐。眉公远远地望见有客人来，先是赶忙避开；询问后知道是我，又走出来，挽着我的手走进他隐居的树林中，饮酒直到深夜。我打算告别时，眉公说要为我写一封信给鸡足山的两位僧人〔一个叫弘辩，一个叫安仁〕，硬要我稍作停留，因此没有开船。

【原文】

二十五日　清晨，眉公已为余作二僧书，且修以仪。复留早膳，为书王忠纫乃堂寿诗二纸[①]，又以红香米写经大士馈余。上午始行。盖前犹东迂之道，而至是为西行之始也。三里，过仁山。又西北三里，过天马山。又西三里，过横山。又西二里，过小昆山[②]。又西三里入泖湖[③]，绝流而西，掠泖寺而过。寺在中流，重台杰阁，方浮屠五层，辉映层波，亦泽国之一胜也。西入庆安桥，十里为章练塘[④]。其地为长洲南境[⑤]，亦万家之市也。又西十里为蒋家湾，已属嘉善[⑥]。贪晚行，为听蟹群舟所惊，亟入丁家宅而泊[⑦]。在嘉善北三十六里，即尚书改亭公之故里。



二十六日　过二荡，十五里为西塘[⑧]，亦大镇也，天始明。西十里为下圩荡，又南过二荡，西五里为唐母村，始有桑。又西南十三里为王江泾[⑨]，其市愈盛。直西二十余里，出澜溪之中。西南十里为前马头[⑩]，又十里为师姑桥[⑪]。又八里，日尚未薄崦嵫，而计程去乌镇尚二十里，戒于萑苻[⑫]，泊于十八里桥北之吴店村浜。其地属吴江[⑬]。

二十七日　平明行，二十里抵乌镇[⑭]，入叩程尚甫。尚甫方游虎埠，两郎出晤。捐橐中资[⑮]，酬其昔年书价，遂行。西南十八里，连市。又十八里，寒山桥[⑯]。又十八里，新市[⑰]。又十五里，曹村，未晚而泊。

二十八日　南行二十五里，至唐栖[⑱]，风甚利。五十里，入北新关。又七里，抵棕木场[⑲]，甫过午。令僮子入杭城[⑳]，往曹木上解元家，询黄石翁行旆，犹未北至。时木上亦往南雍[㉑]，无从讯。因作书舟中，投其

家，为返舟，计此后行踪修阻，无便鸿也[22]。晚过昭庆，复宿于舟。

注释

①堂：即内堂，指母亲。

②仁山：即辰山。辰山、天马山、横山、小昆山，皆在今上海市松江县西北境，按顺序从北往西南排列。

③泖（mǎo 卯）湖：即今泖河，又称拦路港，为黄浦江上游。

④章练塘：今名同，亦作练塘，在青浦县南境。

⑤长洲：明时与吴县同为苏州府附郭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⑥嘉善：明为县，隶嘉兴府，即今浙江嘉善县。

⑦丁家宅：今作丁宅、丁册，在嘉善东北隅。

⑧西塘：今名同，在嘉善北境。

⑨泾（jīng 经）：沟渎，多用作地名。王江泾：今名同，在嘉兴市北隅，运河西岸。

⑩前马头：今作钱码头，在嘉兴市西北隅。

⑪师姑桥：今作思古桥，在嘉兴市西北隅。

⑫萑苻（huán pú 环蒲）：原为水泽名，在古郑国境，盗贼经常在泽中抢人，后因称盗贼出没的地方为萑苻。

⑬吴江：明为县，隶苏州府，即今江苏吴江县。

⑭乌镇：今名同，在浙江桐乡县北隅。

⑮资：季抄本多作“赀”，钱财，下同。

⑯连市：今作练市，在湖州市东南隅。寒山桥：今作含山，在湖州市东南隅。

⑰新市：今名同，在德清县东北隅。

⑱唐栖：今作塘栖，在余杭县北隅。

⑲棕木场：今作松木场，在杭州市区西北隅。

⑳杭城：即杭州府城，为浙江布政司治所，即今浙江杭州市。

㉑南雍：明朝南京国子监亦称南雍，言其为南京的辟雍。

㉒便鸿：指鸿雁传书的故事，即传递书信的方便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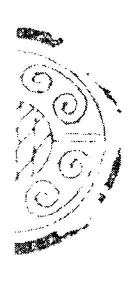


【今译】

二十五日　清晨，眉公为我写好了给两位僧人的信，并且置备了礼物送给我。又留我们用早餐，书写了两幅给王忠纫母亲祝寿的诗帖，又把用红香米书写的佛经和所画的观音像赠送给我。上午才出发。在这之前的行程仍是向东绕道，而到了这里才算往西旅行的开

始。船行三里，经过仁山。又往西北三里，经过天马山。又向西三里，经过横山。又向西两里，经过小昆山。又朝西行三里进入泖湖，船向西横流而渡，从泖寺旁驶过。泖寺位于水流中央，重台高阁，五层高的方形佛塔与波光相辉映，也是水乡中的一处名胜。往西到庆安桥，行十里到章练塘〔这里是长洲县南境，也是万户人家的集市〕。又往西行十里为蒋家湾，它已经属于嘉善县。因为贪图夜晚航行，被听蟹的众船只惊骇，便赶快划到丁家宅停泊下来。〔丁家宅在嘉善县北面三十六里，它就是尚书改亭公的故乡〕。

二十六日　接连驶过两荡，行十五里为西塘，它也是一个大镇，这时天才亮。往西十里为下圩荡，又向南经过两荡，再往西行五里为唐母村，这里才有桑树。又向西南行十三里为王江泾，集市更加繁盛。一直向西航行二十多里，进入澜溪中。从澜溪向西南行十里为前马头，又过十里为师姑桥。又行八里，太阳尚未落山，但估计离乌镇还有二十里路程，为防备盗贼，便停泊在十八里桥北面的吴店村浜〔这个地方隶属吴江县〕。



二十七日　天亮时出发，行二十里抵达乌镇，下船去拜望程尚甫。程尚甫正好游览虎埠去了，他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我拿出衣袋中的钱，偿还前些年欠他家的书费，便走了。向西南航行十八里，到连市。又行十八里，到寒山桥。再行十八里，到新市。又行十五里，到曹村，天未晚就停泊了。

二十八日　从曹村往南行二十五里，到唐栖，风向很利于航行。行五十里，入北新关。又行七里，抵达棕木场，才过中午。我叫僮子进杭州城，到曹木上解元家询问黄石斋的行踪，石翁仍没有从南方回来，当时曹木上也到南京国子监去了，无从打听黄石斋的消息。于是在船中写了封信，投到他家中后，返回船中。这样做，是考虑到今后我行踪遥远，道路险阻，没有方便的通信条件。晚上经过昭庆寺，又住宿在船中。

【原文】

二十九日　复作寄仲昭兄与陈木叔全公书[①]。静闻往游净慈、吴山[②]。是日复宿于舟。

三十日　早入城，市参寄归。午下舟，省行李之重者付归。余同

静闻渡湖入涌金门，市铜炊、竹筒诸行具。晚从朝天门[3]趋昭庆[4]，浴而宿焉。是日复借湛融师银十两，以益游资。

十月初一日　晴爽殊甚，而西北风颇厉。余同静闻登宝石山巅[5]。巨石堆架者为落星石。西峰突石尤屼嵲，南望湖光江影，北眺皋亭、德清诸山[6]，东瞰杭城万灶，靡不历历。下山五里，过岳王坟[7]。十里至飞来峰[8]，饭于市，即入峰下诸洞。大约其峰自枫木岭东来，屏列灵隐之前，至此峰尽骨露；石皆嵌空玲珑，骈列三洞；洞俱透漏穿错，不作深杳之状。昔黥于杨髡之刊凿[9]，今苦于游丐之喧污；而是时独诸丐寂然，山间石爽，毫无声闻之溷，若山洗其骨，而天洗其容者。余遍历其下，复各扪其巅。洞顶灵石攒空，怪树搏影，跨坐其上，不减群玉山头也。其峰昔属灵隐，今为张氏所有矣。下山涉涧，即为灵隐[10]。有一老僧，拥衲默坐中台，仰受日精，久不一瞬。已入法轮殿，殿东新构罗汉殿，止得五百之半，其半尚待西构也。是日，独此寺丽妇两三群，接踵而至，流香转艳，与老僧之坐日忘空，同一奇遇矣。为徘徊久之。下午，由包园西登枫树岭，下至上天竺，出中、下二天竺。复循下天竺后，西循后山，得"三生石"，不特骨态嶙峋，而肤色亦清润。度其处，正灵隐面屏之南麓也，自此东尽飞来，独擅灵秀矣。自下天竺五里，出毛家步渡湖[11]，日色已落西山，抵昭庆昏黑矣。



注释

①陈木叔（公元1590—1646年）：即陈函辉，字木叔，自号小寒山子，浙江临海人，崇祯七年进士，曾作靖江令。与霞客过往甚密。清兵入台州府，自缢于云峰山寺。

②净慈：寺庙，在西湖南岸南屏山麓。吴山：今名同，在杭州市区南隅。

③涌金门：在西湖东岸，今杭州市涌金路西口。朝天门：南宋皇宫前御道上的门，在今杭州市中山路北段。

④昭庆：杭州旧寺庙，今不存。原址在西湖东北岸今少年宫。

⑤宝石山：在西湖北岸。山上的宝俶塔始建于五代吴越，今塔为1933年重建。

⑥德清：明为县，隶湖州府，即今德清县。

⑦岳王坟：即南宋爱国名将岳飞墓。公元1140年，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被狱卒草葬于钱塘门外的九曲丛祠。公元1162年始被孝宗敕葬于西湖西北岸栖霞岭下的今址。墓边有岳飞奏稿的碑刻，墓前有四个用生铁铸成的秦

桧夫妇等人的跪像。

⑧飞来峰：飞来峰麓有三洞，即金光洞（又名青林洞、射旭洞）、龙泓洞（又名通天洞）、呼猿洞，加上山麓溪边的多处造像，保存至今有五代至元的三百多尊造像，是杭州附近规模最大的造像群。

⑨髡（kūn 坤）：对和尚的鄙称。杨髡，据呼猿洞造像题记，即元代人连琏真加。他被授为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凭借元世祖忽必烈的宠信，霸占良田，掠夺民财，盗掘陵墓，杀害平民，受人美女财物不计其数。公元1292年在呼猿洞造像三尊，题记说："端为祝延皇帝圣寿万岁，阔阔真妃寿龄绵远，甘木罗太子、帖木厄太子筭千秋，文武百官常居禄位，祈保自身世寿延长，福基永固，子孙昌盛，如意吉祥者。"

⑩灵隐：灵隐寺，在飞来峰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为禅宗五山之一。至今保留有五代吴越时两座八面九层的石塔，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建的两座经幢。还有一尊释迦牟尼像，高19.6米，用24块香樟木雕成，气势雄伟。



⑪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今名同，从南往北，依次排列在灵隐寺南，有石板路可通，茂林修竹，环境幽静。毛家步：应即今茅家埠，在灵隐以东，西湖西岸。但距今湖岸已有一段距离。

【今译】

二十九日　我又写了寄给仲昭兄和陈木叔的信。静闻去游览净慈寺和吴山。这天晚上还是住在船中。

三十日　清早进城，买了些参托人捎回家。中午回到船中，又将行李中那些重的让船带回家。我和静闻渡过湖进入涌金门，购置铜锅、竹筒等旅行用具。晚上从朝天门赶往昭庆寺，洗过澡就睡了。这天又向湛融师借了十两银子，用来添补旅游费用。

十月初一日　天气异常晴朗，但西北风刮得很猛。我同静闻登上宝石山顶。大石块堆砌叠架的地方为落星石。西面的山峰石头突立，特别高耸，向南遥望湖光江影，往北远眺臬亭、德清等山，朝东俯瞰杭州城的万家烟火，无不清晰可辨。下了山走五里，经过岳王坟。十里到飞来峰，在街市上吃了饭，就进入飞来峰下面的几个洞游览。大约这座山峰从枫木岭向东延伸过来，如屏风横列在灵隐寺的前面，到此处峰脉终止，石头裸露出来；那石头都是中空玲珑的，有并列的三个洞，各洞都交错贯通，不显出幽深的样子。这地方以前遭杨和尚的刊

凿破坏，如今又遭到流浪的乞丐们的喧噪污染，而唯独此时众乞丐声息全无，山间的石头清朗明秀，四周毫无一点混杂的声音，宛若青山洗涤了它们的内部，蓝天擦洗了它们的外观一样。我游遍了洞下各处，又分别攀上山巅。洞顶上灵奇的石头钻天聚立，怪异的树木在风中摇曳着婆娑的倩影，跨跃到上边坐着，并不比西王母居住的群玉山头逊色〔洞所在的山峰以前属于灵隐寺，现在属一个姓张的所有〕。下了山涉过涧水，就是灵隐寺。有个老和尚，裹着僧衣静静地坐在寺前的平台中央，仰面沐浴日光，许久不眨一次眼睛。随后我进入法轮殿，它的东边正在新建罗汉殿，只塑了五百罗汉的一半，另一半还要等在西面建房塑造。这一天，唯独这寺有两三群妖艳美丽的妇人接连来到，胭脂的香味四下飘飞，美艳的容色到处显现，这与老和尚静静坐在太阳下望着天空，同样都是奇遇。为此，我在寺内徘徊了许久。下午，从包园往西登上枫木岭，下到上天竺，转出中天竺和下天竺。又顺下天竺后面，向西沿着后山，找到"三生石"，它不只石骨的形态嶙峋，而且外色也清秀滋润。我估量这里正是灵隐寺对面屏风般横障着的山峰的南麓，从这里往东到飞来峰尽头，山石景物最为灵奇秀丽。从下天竺出来走五里，过了毛家步后渡湖，这时太阳已落西山，回到昭庆寺天色已经昏黑。

【原文】

初二日　上午，自棕木场五里出观音关。西十里，女儿桥[①]。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②]。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③]。访何孝廉朴庵，先一日已入杭城矣。

初三日　自余杭南门桥得担夫，出西门，沿苕溪北岸行[④]。十里，丁桥铺。又十里，渡马桥，则余杭、临安之界也。其北可达径山[⑤]。又二里为青山[⑥]，居市甚盛。溪山渐合，又有二尖峰屏峙。一名紫薇，一名大山。十五里，山势复开。至十锦亭，一路从亭北西去者，于潜[⑦]、徽州道也；从亭南西去者，即临安道也。从亭西南又一里，一石梁横跨溪上，曰长桥。越桥而南又一里，入临安东关[⑧]。出西关，土城甚低，县廨颓隘[⑨]。外为吕家巷，阛阓反差盛于城。又二里为皇潭[⑩]，其阛阓与吕家巷同。其西路分南北，北者亦于潜之道，南者新城道也。已而复循山向西南行，又八里为高坎[⑪]，始通排[⑫]。又三里，南入枭柳坞，复入山

隘。五里为下圩桥[13]。由桥南溯溪西上，二里为全张，一村皆张氏之房也。走分水者，以新岭为间道，以全张为迂道。余闻新岭路隘而无托宿，遂宿于全张之白玉庵。僧意，余杭人也。闻余好游，深夜篝灯瀹茗，为余谈其游日本事甚详。

初四日　鸡鸣作饭，昧爽西行。二里，过桥，折而南又六里，上干坞岭。其岭甚坦夷，盖于潜之山西来过脉，东西皆崇山峻岭，独此峡中凹。过脊处止丈余，南北叠塍而下，皆成稻畦。北流至下圩桥，由青山入苕；南流至沙宕，由新城入浙[14]，不意平陀遂分两水。其山过东遂插天而起，曰五尖山。五尖之东北即新岭矣。循其西麓，又五里过唐家桥，则新城北界也。白石崖山障其南。遂循水西南行，五里为华龙桥[15]，有水自西坞来合。过桥，南越一小岭，二里至沙宕，前有一石梁跨涧，曰赵安桥，则入新城道也。由桥北西溯一涧，沿三九山北麓而入后叶坞[16]。"三九"之名，以东则从赵安桥南至朱村，北则从赵安桥西南至白粉墙，南则从白粉墙东南至朱村，三面皆九里也。由后叶坞九里至白粉墙，为三九山北来之脊。其脊亦甚坦夷，东流者由后叶出赵安桥，西流者由李王桥合朱村，此"三九"所以名山，亦以水绕无余也。白粉墙之西二里，为罗村桥[17]，有水自北来，有路亦歧而北，则新城道也。循水南行里许，为钵盂桥，有水西自龙门龛来。龛有四仙传道岭，在桥西四里，乃于潜境。由桥北即转而东，里余复折而南。其地东为三九，西为洞山，环坞一区，东西皆石峰嶙峋，黑如点漆，丹枫黄杏，翠竹青松，间错如绣，水之透壁而下者，洗石如雪，今虽久旱无溜，而黑崖白峡，处处如悬匹练，心甚异之。二里，渡李王桥，遂至洞山之东麓。急置行李于吴氏先祠。令僮觅炊店，不得。有吴姓者二人至，一为余炊，一为赠烛游洞，余以鱼公书扇答之。洞山者，自龙门龛南迤逦东来，其石棱锐纹叠。东南山半开二洞，正瞰桥下。余遂同静闻西向蹑山。



沿小涧而上，石皆峡蹲壑透，清流漱之，淙淙有声。涧两旁石片涌出田畦中，侧者成塍，突者成台，竹树透石而出，枝耸石上而不见其根，干压石巅而不见其窦。再上，忽一大石当涧而立，端方无倚，而纹细如波縠之旋风，最为灵异。再上，修竹中有新建睢阳庙，雪峰之龛在焉。一名灵隐庵。庵后危壁倚空，叠屏耸翠，屏之南即明洞也。如轩斯启，其外五柱穿列，正如四明之分窗，但四明石色劣下，不能若此列柱连卷也。中有一柱，上不至檐，檐下亦垂一石，下不至柱，上下相对，所不接

者不盈咫。柱旁有树高撑，至檐端辄逊而外曲，翠色拂岩而上，黑石得之益章[18]。再南即为幽洞。二洞并启，中间石壁，色轻红若桃花。洞口高悬，内若桥门之覆空，得呼声辄传响不绝，盖其内空峒无底也。廿丈之内[19]，忽一转而北，一转而南。北者为干洞，拾级而上，如登楼蹑阁[20]。三十丈后，又转而南，辟一小阁，颇觉幽异。南者为水洞，一转即仙田成畦，塍界层层，水满其中，不流不涸。人从塍上曲折而入，约廿丈，忽闻水声潺潺。透一小门而入，见一小溪自南来，至此破壑下坠，宛转无底，但闻其声。循溪而南，又过一峡。仍透小门而入，须从水中行，乃短衣去袜，溯水蹑流。又三十丈，中有石，俱倒垂若莲花，下卷若象鼻者，平沙隘门，忽束忽敞。正如荆溪白鹤洞[21]，而白鹤潜伏山麓，得水为易，此洞高辟山巅，兼水尤奇耳。再入，则石洞既尽，汇水一方，水不甚深，又不知汇者何来，坠者何去也。及出洞，半日之间，已若隔世。

下山，饭于吴祠。乃溯南来之溪，二里至太平桥。桥西为高氏，桥东为吴氏，亦李王桥之吴氏之派也，亦有先祠甚宏畅。时日色甚高，因担夫家近，欲归宿，托言马岭无宿店，遂止祠中。是日行仅三十五里，而所游二洞，以无意得之，岂不幸哉！是晚风吼云屯，达旦而止。

注释

①女儿桥：今名同，在余杭县南隅，余杭塘河北岸。

②仓前：今名同，在余杭县西境。

③余杭：明为县，隶杭州府，治今余杭县西境的余杭。为区别于余杭今县（治临平），其治所现称旧余杭。

④苕溪：浙江北部有东苕溪、西苕溪、南苕溪。此处苕溪指今南苕溪。

⑤径山：在余杭县西隅，因山有长5公里许的东西二径，盘折上达天目山而得名。有凌霄、御爱、天显、堆珠等7峰，以凌霄峰最灵秀。有径山寺遗迹。

⑥青山：今名同，在临安县东隅，南苕溪南岸。

⑦于潜：明为县，隶杭州府，治今临安县中部的于潜镇。

⑧临安：明为县，隶杭州府，即今临安县。

⑨廨（xiè 械）：官署，官吏办事的地方。

⑩皇潭：今作横潭，在临安县城西郊。

⑪高坎：今名同，在临安县南境，公路旁。

⑫排：用竹木编排的简易筏子。

⑬下圩桥：今作夏禹娇，在临安县南境。

⑭新城:明为县,隶杭州府,治所在今富阳县西境的新登,又称城阳,在松溪与葛溪汇口处。浙:即浙江,自古至明皆称浙江,明代又称钱塘江,为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因该水得名,亦简称浙。

⑮华龙桥:今作化龙,在临安县南隅的公路线上。

⑯后叶坞:今作后源坞,在富阳县西隅。

⑰罗村桥:今作罗宅桥,在富阳县西隅,后源坞稍南。

⑱章:同“彰”。益章:愈加显著。

⑲廿(niàn 念):二十。

⑳橉(lìn 吝):门槛。

㉑荆溪:今名同,在江苏省南部,从西向东经过宜兴县城,流入太湖。人们亦以荆溪作宜兴的别称。

【今译】

初二日　上午,从棕木场出发,五里出观音关。往西十里,到女儿桥。又十里,到老人铺。又五里,到仓前。又十里,住宿在余杭县城外的溪水南岸。去朴庵探访何孝廉,不想他已在前一天到杭州城去了。



初三日　在余杭县城南门桥雇到担夫,出城西门,沿苕溪北岸行。十里,到丁桥铺。又走十里,渡马桥,它是余杭、临安两县的交界处。它的北面可以通到径山。又走二里为青山,民居市集非常繁盛。到此处苕溪与山峦逐渐靠近,前方又有两座尖峰如屏风一样耸立着〔一座叫紫薇峰,一座叫大山〕。又行十五里,山势重新开阔。到十锦亭,一条路从亭北面向西而去,是通往于潜县、徽州府的路;从亭南面向西而去的,就是到临安县的路。从十锦亭往西南又走一里,有一条石梁横架在溪水上,称为长桥。越过桥往南又行一里,进入临安县东关。出了西关〔土筑的城墙很低矮,县衙署破败狭窄〕,外面是吕家巷,街市的繁盛反而不比城内差。又走二里到皇潭,街市的情形与吕家巷一样。皇潭西面道路分为南北两条,往北的也是通往于潜县的路,向南的是通往新城县的路。接着,我们又顺山向西南行,走八里到高坎,水流从这里以下才可以航行竹木筏。又走三里,向南进了袅柳坞,于是重新进入山隘中。五里到下圩桥。从桥南溯溪流西上,走两里为全张村,一村的人都是张姓家族。到分水县去,从新岭走是小路,从全张村走为绕路。我听说从新岭走的那条路狭窄而且没有投宿的地方,便投宿在全张村的白玉庵。庵中僧人名叫意,是余杭县人。他听说我爱好旅

游，就深夜挑灯煮茶，给我非常详细地讲了他游历日本的事。

初四日　鸡叫时起来做饭，黎明就向西出发。走两里，越过一座桥，折往南又走六里，上了干坞岭。此岭很平坦，是于潜县山西面延伸过来的山脉。东西两边都是崇山峻岭，只有这中间的山峡低凹。过脉的地方只有一丈多宽，南北两面的梯田一层层向下延展，都是稻田。北面的水流到下圩桥，由青山汇入苕溪；南面的水流到沙宕，由新城县注入浙江，我不曾想到这低平的山冈竟然分隔开两边的水流。山脉延伸到东面便插天而起，叫五尖山〔五尖山的东北就是新岭了〕。沿着五尖山西麓，又走五里越过唐家桥，则是新城县的北界了。白石崖山横障在唐家桥的南面。于是顺水流向西南行，走五里为华龙桥，有一条水从西面山坞中流来交汇。跨过桥，向南翻越一座小岭，再走两里到沙宕村，村前面有一条石桥横架在涧流上，叫赵安桥，它是到新城县的通道。从桥北面往西溯一条涧流，沿三九山北麓进到后叶坞。“三九”的得名，是因为东面从赵安桥南到朱村，北面从赵安桥西南到白粉墙，南面从白粉墙东南到朱村，三面都是九里路。从后叶坞到白粉墙的九里之间，是三九山从北面延伸过来的山脊。那条山脊也很平坦，东边的水由后叶坞流出赵安桥，西边的水从李王桥流到朱村与另一条水汇合，之所以用“三九”来称呼这座山，也是因为水流环绕它四周的缘故。白粉墙西面两里，为罗村桥，有条水流从北面流来，有条路也是岔向北去，那是去新城县的路。顺水往南走一里左右，为钵盂桥，有一条水从西面的龙门龛流来交汇。龙门龛有座四仙传道岭，位于钵盂桥西面四里，属于于潜县境。由桥北面就转向东走，一里多以后又折向南。这里东边为三九山，西边为洞山，中间形成一片圆形山坞，东西两面都是嶙峋的石峰，岩石黑得像涂了漆，丹枫黄杏与翠竹青松错落装点在其间，犹如锦绣一般，水流穿过石壁飞流直下，把石头冲刷得像雪一样白，现在虽然久旱无水流，但黑色的崖壁，白色的峡谷，处处如悬挂着洁白的绢帛，我心中感到很是惊异。走两里，跨过李王桥，便到了洞山的东麓。急忙将行李放在吴家的祖先祠堂中。叫僮子去找做饭的地方和旅店，没有找到。后有两个姓吴的人来到，一个给我们做饭，一个送我们蜡烛用以游览岩洞，我用鱼公题写字画的扇子酬谢了他们。洞山从龙门龛南面曲折地往东延伸过来，山中的石头棱角锋锐，痕印重叠。它东南边半山腰有两个洞，正好瞰临李王桥下一带。于是我同静

闻向西登山。

沿着一条小水涧向上爬，石头都像蹲在山峡穿出沟壑一样，清澈的流水冲刷在上面，发出淙淙的声响。水涧两旁石片从田畦中冒出来，斜着的成了田埂，凸起的形成平台，翠竹绿树穿破石头向上生长，枝叶伸展在石头上边而见不到树根，树干覆盖了石头顶端而见不到空隙。再往上走，忽然见到一块大石头立在水涧当中，方方正正，周围无支撑，上面纤细的石纹如旋风吹皱的水波，最灵巧怪异。再继续向上，修长的竹丛中有座新建的睢阳庙，雪峰的遗体就存放在这里〔它又称灵隐庵〕。庵后高大的石壁插天而起，好似重叠的屏风堆青耸翠，屏风的南面就是明洞。此洞如同一个轩阁敞开着，外面五根石柱交错排列，正如四明山的分窗，只是四明山的石头颜色差，不像这里成列的石柱的末端倒卷起来。中间有一根石柱，上没有抵到洞檐，而洞檐也垂吊下一块石头，还没有接到石柱，上下相对，间隔不到一尺。石柱旁边有一棵树高大笔直，到洞檐则低曲而向外伸，青翠的树色自下而上映染石壁，黑色的石崖被映衬得更加显著。再往南就是幽洞。两个洞并列敞开着，中间隔着石壁，石壁呈淡红色，若桃花一般。洞口高悬，里面如同倾覆的桥门，一有呼喊声传到就不停地回响，这是因为洞内空阔无底的缘故。进洞后不超过二十丈，忽然一边折往北，一边折向南。北边的是干洞，拾级而上，恰如踏着门槛登上楼阁。进去三十丈以后，又折朝南面，那里建有一座小阁楼，让人感到特别幽静。南边的是水洞，一拐进去便是一块块的仙田、一层层的田埂，水流浸满田畦中，不外溢也不干涸。人从田埂上曲折地绕进去，大约二十丈后，忽然听到水声潺潺。穿过一个小石门进去，看见一条小溪从南面流来，到此处捣入深沟向下坠流，屈曲而见不到底，只能听到水声。顺小溪往南，又越过一个峡谷。仍旧穿过一个小石门往里走，因为必须从水中经过，所以便挽起衣裤脱掉袜子，逆流涉水。又走三十丈，溪流中石头丛生，它们都似莲花一样倒垂着，下端如象鼻一般卷曲，平缓的流沙，狭窄的山门，忽而局促，忽而敞开。这水洞正如荆溪的白鹤洞，但白鹤洞隐藏在山麓，容易获得水，此洞生在高高的山顶而同样有水，这是尤为奇特的。再进去，石洞已到尽头，那里汇积了一潭水，水不很深，又不知道这水从何处汇来，向下坠落到哪里去。等出洞来，觉得半日之间，恍若隔世。



下山后，在吴家祠堂吃了饭。然后便溯南面来的溪水，走两里到了太平桥。桥西居住的是姓高的人家，桥东是姓吴的人家，他们也是李王桥吴姓家族的分支，同样建有宽阔明亮的祖先祠堂。当时太阳仍高悬在天空，但因为担夫家离此地近，想回家住宿，便借口说马岭没有住宿的旅店，所以就停在祠堂中。这天仅走了三十五里，然而所游览的两个洞，都是在无意中发现的，岂不幸运！这天夜晚风吼云集，直到天亮才停止。

【原文】

初五日　鸡再鸣，令僮起炊。炊熟而归宿之担夫至，长随夫王二已逃矣。饭后又转觅一夫，久之后行。南二里，上马岭，约里许达其巅。岭以北属新城，水亦出新城。岭南则属于潜，县在其西北五十里，水由应渚埠出分水县。下马岭，南二里为内楮村坞，又一里为外楮村坞，从此而南，家家以楮为业[1]。随山坞西南七里，过兑口桥，岐分南北，北达于潜可四十里，南抵应渚埠十八里。兑口之水北自于潜，马岭之水东来，合而南去，路亦随之。八里，过板桥。桥下水自西坞来，与前水合，溯水西走，路可达于潜及昌化。又南五里为保安坪[2]。又一里为玉涧桥，桥甚新整，居市亦盛，又名排石。山始大开。又东二里，止于唐家拱。其地在应渚埠北二里[3]，原无市肆，担夫以应埠之舟下桐庐者，必北曲而经此，遂止于溪畔。久之得桐庐舟。盖应渚埠为于潜南界，溪之南即隶分水，于潜之水北经玉涧桥，昌化之水西自麻汊埠[4]，俱会于应渚，而水势始大。顾玉涧桥而上，已不胜舟，麻汊埠而上，小舟直抵昌化，于潜水固不敌昌化也。时日已中，无肆觅米，欲觅之应埠，而舟不能待，遂趁之行。下舟东南行十里，为分水县[5]。县在溪之西。分水原止一水东南去，其西虽山势豁达，惟陆路八十里达于淳安[6]。余初欲从之行，为王奴遁去，不便于陆，仍就水道，反向东南行矣。去分水东南二十里为头铺。又十里为焦山，居市颇盛。已暮，不能买米，借舟人余米而炊。舟子顺流夜桨，五十里，旧县[7]，夜过半矣。

初六日　鸡再鸣，鼓舟，晓出浙江，已桐庐城下矣[8]。令僮子起买米。仍附其舟，十五里至滩上。米舟百艘，皆泊而待剥，余舟遂停。亟索饭，饭毕得一舟，别附而去，时已上午。又二里过清私口，又三里，入七里笼。东北风甚利，偶假寐，已过严矶[9]。四十里，乌石关。又十里，

止于东关之逆旅[10]。

初七日　雾漫不辨咫尺，舟人饭而后行，上午复霁。七十里，至香头已暮。香头，山北之大村落也，张、叶诸姓，簪缨颇盛[11]。月明风利，二十里，泊于兰溪[12]。

初八日　早登浮桥，桥内外诸舡鳞次[13]，以勤王师自衢将至，封桥聚舟，不听上下也。遂以行囊令顾仆守之南门旅肆中，余与静闻俱为金华三洞游[14]。盖金华之山，横峙东西，郡城在其阳，浦江在其北，西垂尽处则为兰溪，东则义乌也[15]。婺水东南从永康经郡之南门，而西北抵兰溪与衢江合[16]。余初欲陆行，见溪中有舟溯流而东，遂附之。水流沙岸中，四山俱远，丹枫疏密，斗锦裁霞，映叠尤异。然北山突兀天表，若负扆然，而背之东南行。问："三洞何在？"则曰："在北。"问："郡城何在？"则曰："在南。"始悟三洞不必至郡，若陆行半日，便可从中道而入，而时已从舟，无及矣。四十五里至小溪，已暮，月色如洗。又十五里登陆，投宿下马头之旅肆，以深夜闭门不纳。遇一王姓者，号敬川，高桥埠人。将乘月归，见客无投宿处，因引至金华西门外，同宿于逆旅。





注释

①楮（chǔ 楚）：原为构树。树高大，叶似桑，多涩毛，皮可制纸，故纸亦称楮。

②保安坪：今作保安，在桐庐县北隅。

③应渚埠：今作印渚，在桐庐县北隅。

④昌化：明为县，隶杭州府。今仍名昌化，在临安县西境。麻汉埠：今作麻车埠，在临安县南隅。于潜之水称紫溪；昌化之水称柳溪，今称天目溪。

⑤分水县：隶严州府，治所在今桐庐县北境，分水江西岸的分水镇。

⑥淳安：明为县，隶严州府，治所在今淳安县治排岭稍西北。

⑦旧县：今名同，在桐庐县城稍西。唐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 年）至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 年）为桐庐县治，因名。

⑧桐庐：明为县，隶严州府，即今桐庐县。自印渚埠至桐庐，所行水道明代称桐溪，即今分水江。

⑨严矶：即严子陵钓台。相传东汉名士严光（字子陵）隐居耕钓于此。山腰有两座磐石濒江屹立，称东、西钓台，建有石坊、石亭等。

⑩止于东关之逆旅：季抄本如此，有脱漏，应为严州府东关。明代严州府治建德，在今建德县东境的梅城，即新安江与兰江汇口处。

⑪簪(zān):古人用来别住发髻或把冠连在头发上的长针。缨(yīng):古人帽子上系在颔下的带子。二者都是古时达官贵人的冠饰,旧因以为做官者的代称。

⑫兰溪: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兰溪市。

⑬舡(xiāng 乡):船。

⑭金华三洞:金华北面有北山,亦称金华山,海拔1310米。上有东玉壶、西玉壶两大水源,从山顶分流下注。北山为金华附近著名风景区,以双龙洞、冰壶洞、朝真洞最著,向称"金华三洞"。还有讲堂洞(白衣洞)、智者寺、鹿田寺等胜迹。今已辟有公路可达。

⑮浦江: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浦江县。义乌: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义乌县。

⑯永康: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永康县。婺(wù 务)水:明代又称南溪、永康溪。今永康至金华段称武义水,金华至兰溪段称金华江。衢江:明代又称信安江,即今衢江。

【今译】

初五日　鸡叫第二遍时叫僮仆起床烧火做饭。饭做熟时回家住宿的挑夫来到,但准备长途跟随我的担夫王二已经逃走了。饭后又辗转雇了一个担夫,许久后才出发。向南两里,上了马岭,大约一里左右到达马岭顶上。马岭以北隶属新城县,水也流往新城县。马岭以南却隶属于潜县,县城在岭西北五十里,水经应渚埠流到分水县。下了马岭,往南走两里为内楮村坞,又过一里为外楮村坞,从此处往南,家家户户以种植构树造纸为业。顺山坞向西南走七里,跨过兑口桥,路便分为南北两条,北边那条到于潜县城约有四十里,往南的到应渚埠有十八里。兑口桥下的水从北面于潜县流来,马岭的水从东边流来,汇合后向南流去,路也顺河延伸。走了八里,越过板桥。桥下的水从西面山坞中流来,与前面所傍的水流交汇,溯水向西走,道路能够通到于潜县和昌化县。又向南走五里为保安坪。又行一里为玉涧桥〔桥很新很整洁,房舍集市也繁盛。此处又叫排石〕,山势到这里才大为开阔。又向东走两里,在唐家拱停留。唐家拱在应渚埠北面两里处,原本没有集市店铺,因担夫认为从应渚埠下桐庐县的船,一定要往北绕经过这里,所以就停在溪岸。过了许久,找到一只到桐庐县的船。应渚埠是于潜县的南界,溪南面就隶属分水县,于潜县的水往北流经玉涧桥,昌化县的水从西面麻汊埠流来,都在应渚埠汇合,因而水势才大起来。



只是玉涧桥以上，已经不能行船，而麻汉埠以上，小船可直达昌化县城，于潜县来的水流显然不如昌化县的大。当时已是中午，因为无店铺买米，想去应埠买，但船不愿等待，于是只好随船走。上船向东南行十里，就是分水县。县城位于溪流西岸。分水县原本只有一股水向东南流去，县城以西虽然山势开阔，但只有陆路，走八十里到淳安县。我开初想从陆路走，因为姓王的奴仆逃去，从陆路不方便，所以仍然走水路，反过来向东南方向走。离开分水县城往东南二十里为头铺。又行十里为焦山，房舍集市较为繁盛。这时已到傍晚，因为不能下船买米，便借了同船人的余米做饭吃。夜色中船夫顺流荡桨，行五十里到达旧县，已是半夜了。

初六日　鸡叫第二遍时开船，天明时驶出浙江，已到达桐庐城下了。我叫僮仆下船去买了些米。仍旧搭乘那只船，航行十五里到滩上。上百艘米船都停泊在此处，等着分载转运，于是我们的船停泊下来。我赶忙找饭吃，饭后另外找到一船，便换乘此船而行，这时已是上午。又行了两里，经过清私口；又行三里，进入七里笼。东北风很便利航行，我偶尔打一会儿瞌睡，船就已经过了严矶。四十里后到乌石关。又行十里，停下来住宿在严州府东关的旅店中。



初七日　大雾弥漫，咫尺不辨，船夫吃了饭后开船，到上午雾气又散开。行七十里，到达香头时已是傍晚〔香头是山北面的一个大村落，村内张、叶等姓人中，做官的很多〕。月明风顺，又行了二十里，停泊在兰溪县城。

初八日　早晨登上浮桥观览，见桥内外众多船只像鱼鳞一样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这是因为出兵援救朝廷的军队将要从衢州府来到，所以封锁浮桥，堵拦船只，不让它们自由上下。于是将行李交给顾仆看守，等候在县城南门旅店中，我和静闻一起去游览金华三洞。金华山东西横耸，府城在它的南面，浦江县在它的北面，西边尽头处是兰溪县，东面则是义乌县。婺水从东南面的永康县流来，经过府城南门，流向西北到兰溪县与衢江汇合。我开初想走陆路，见溪流中有船溯流向东，便搭乘上去。溪水流淌在沙堤中间，四周山峰都离得很远，丹红的枫叶疏密有致，像与锦缎媲美，又像是用彩霞剪裁的，辉映重叠，十分艳丽奇异。北山高耸天外，犹如在背后立起的一道倚天屏障，我们的船背着它向东南方向行。向旁人询问："三洞在哪里？"回答说："在北

面。”又问：“府城在何处？”却回答说：“在南面。”这才清楚去三洞不必到府城，若从陆路走半日，便可从半路折进去，但当时已经坐上船，来不及了。行四十五里到达小溪，已是傍晚，月色清新如洗。又行十五里后登陆，到下马头的旅店中投宿，但因夜深旅店闭门不接纳。后遇到一个姓王的〔他的号叫敬川，是高桥埠人〕准备乘月回去，看见客人无投宿处，他便带我们到金华府西门外，一同住宿在旅店中。

【原文】

初九日　早起，天色如洗，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即过县前[①]。县前如水，盖县君初物故也[②]。为歙人项人龙，辛未进士。五日之内，与父与子三人俱死于痢。又东上苏坊岭，岭颇平，阛阓夹之。东下为四牌坊，自苏坊至此，街肆颇盛，南去即郡治矣。与王敬川同入歙人面肆[③]。面甚佳，因一人兼两人馔。

仍出西门，即循城西北行，王犹依依，久之乃别。遂有冈陇高下，十里至罗店[④]。问三洞何在，则曰西；见尖峰前倚，则在东。因执土人详询之，曰：“北山之半为鹿田寺。其东下之脉，南峙为芙蓉峰，即尖峰也，为郡龙之所由；萃其西下之脉，南结为三洞，三洞之西即兰溪界矣。”时欲由三洞返兰溪，恐东有余胜，遂望芙蓉而趋。自罗店东北五里，得智者寺。寺在芙蓉峰之西，乃北山南麓之首刹也，今已凋落。而殿中犹有一碑，乃宋陆务观为智者大师重建兹寺所撰[⑤]，而字即其手书。碑阴又镌务观与智者手牍数篇。碑楷牍行，俱有风致，恨无拓工，不能得一通为快。寺东又有芙蓉庵，有路可登芙蓉峰。余以峰虽尖圆，高不及北山之半，遂舍之。仍由智者寺西北登岭，升陟峰坞，五里得清景庵[⑥]。庵僧道修留饭，复引余由北坞登杨家山。山为北山南下之第二层，再下则芙蓉为第三层矣。绕其西，从两山夹中北透而上，东为杨家山，有居民数十家；西为白望山，为仙人望白鹿处。约共七里，则北山上倚于后，杨家山排列于前，中开平坞，巨石铺突，有因累级为台者，种竹列舍，为朱开府之山庄也。朱名大典。其东北石累累愈多，大者如狮象，小者如鹿豕，俱蹲伏平莽中，是为石浪，即初平叱石成羊处[⑦]，岂今复化为石耶？石上即为鹿田寺，寺以玉女驱鹿耕田得名。殿前有石形似者，名驯鹿石。此寺其来已久，后为诸宦所蚕食，而郡公张朝瑞海州人[⑧]，创殿存羊，屠赤水有《游纪》刻其间。余至已下午，问斗



鸡岩在其东，即同静闻二里东过山桥。山桥东下一里，两峰横夹，涧出其中，峰石皆片片排空赴涧，形若鸡冠怒起，溪流奔跃其下，亦一胜矣。由岩东下数里，为赤松宫，乃郡城东门所入之道，盖芙蓉峰之东坑也。

斗鸡岩上有樵者赵姓居之，指北山之巅有棋盘石，石后有西玉壶水从石下注，旱时取以为雩祝[9]，极著灵验。时日已下舂，与静闻亟从蓁[10]莽中攀援而上[11]。上久之，忽闻呼声，盖赵樵见余误而西，复指东从积莽中行。约直蹑者二里，始至石畔。石前有平台，后耸叠块，中列室一楹，塑仙像于中，即此山之主。像后石室下有水一盆，盖即雩祝之水也。然其上尚有涧，泠泠从山顶而下。时日已欲堕，因溯流再跻，则石峡如门，水从中出，门上更得平壑，则所称西玉壶矣。闻其东尚有东玉壶，皆山头出水之壑。西玉壶之水，南下者由棋盘石而潜溢于三洞，北下者从里水源而出兰溪之北；东玉壶之水，南下者由赤松宫而出金华，东下者出义乌，北下者出浦江，盖亦一郡分流之脊云。玉壶昔又名盘泉，分耸于上者，今又称为三望尖，文之者为金星峰，总之所谓北山也。甫至峰头，适当落日沉渊，其下恰有水光一片承之，滉漾不定，想即衢江西来一曲，正当其处也。夕阳已坠，皓魄继辉[12]，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舒啸，酾酒临江[13]，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14]！



徘徊久之，仍下二里，至盘石。又从莽棘中下二里，至斗鸡岩。赵樵闻声，启户而出，亦以为居山以来所未有也。复西上一里至山桥，又西二里至鹿田寺。僧瑞峰、从闻以余辈久不至，方分路遥呼，声震山谷。入寺，浴而就卧。

初十日　鸡鸣起饭，天色已曙。瑞峰为余束炬数枚，与从闻分肩以从，从朱庄后西行一里[15]，北而登岭。岭甚峻，约一里，有石耸突峰头。由石畔循北山而东，可达玉壶；由石畔逾峰而北，即朝真洞矣。洞门在高峰之上，西向穹然，下临深壑，壑中居舍环聚，恍疑避秦，不知从何而入。询之，即双龙洞外居人也。

盖北山自玉壶西来，中支至此而尽，后复生一支，西走兰溪。后支之层分而南者，一环而为龙洞坞，再环而为讲堂坞，三环而为玲珑岩坞，而金华之界，于是乎尽。玲珑岩之西，又环而为钮坑，则兰溪之东

界矣；再环而为白坑，三环而为水源洞，而崇崖巨壑，亦于是乎尽。后支层绕中支，中支西尽，颓然下坠：一坠而朝真辟焉，其洞高峙而底燥；再坠而冰壶洼焉，其洞深奥而水中悬；三坠而双龙窍焉，其洞变幻而水平流。所谓三洞也，洞门俱西向，层累而下，各去里许，而山势崭绝，俯瞰仰视，各不相见，而洞中之水，实层注焉。中支既尽，南下之脉复再起而为白望山，东与杨家山骈列于北山之前，而为鹿田门户者也。

朝真洞门轩豁，内洞稍洼而下。秉烛深入，左有一穴如夹室，宛转从之，夹穷而有水滴沥，然隙底仍燥，不知水从何去也。出夹室，直穷洞底，则巨石高下，仰眺愈穹，俯瞰愈深。从石隙攀跻下坠，复得巨夹，忽有光一缕自天而下。盖洞顶高盘千丈[16]，石隙一规，下逗天光，宛如半月，幽暗中得之，不啻明珠宝炬矣。既出内洞，其左复有两洞，下洞所入无几，上洞宛转亦如夹室，右有悬窍，下窥无底，想即内洞之深坠处也。

出洞，仍从突石峰头南下，里许，折而西北，又里许，得冰壶洞，盖朝真下坠之次重矣。洞门仰如张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滚滚不见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其咽喉，忽闻水声轰轰。愈秉炬从之，则洞之中央，一瀑从空下坠，冰花玉屑，从黑暗处耀成洁采。水坠石中，复不知从何流去。复秉炬四穷，其深陷逾于朝真，而屈曲不及也。

出洞，直下里许，得双龙洞。洞辟两门，瑞峰曰：“此洞初止一门。其南向者，乃万历间水倾崖石而成者。”一南向，一西向，俱为外洞。轩旷宏爽，如广厦高穹，阊阖四启，非复曲房夹室之观。而石筋夭矫，石乳下垂，作种种奇形异状，此“双龙”之名所由起。中有两碑最古，一立者，镌“双龙洞”三字，一仆者，镌“冰壶洞”三字，俱用燥笔作飞白之形[17]，而不著姓名，必非近代物也。流水自洞后穿内门西出，经外洞而去。俯视其所出处，低覆仅余尺五，正如洞庭左衽之墟，须帖地而入，第彼下以土，此下以水为异耳。瑞峰为余借浴盆于潘姥家[18]，姥居洞口。姥饷以茶果。乃解衣置盆中，赤身伏水推盆而进隘。隘五六丈，辄穹然高广，一石板平庋洞中，离地数尺，大数十丈，薄仅数寸。其左则石乳下垂，色润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其下分门剖隙，宛转玲珑。溯水再进，水窦愈伏，无可容人矣。窦侧石畔一窍如注，孔大仅容指，水从中出，以口承之，甘冷殊异，约内洞之深广更甚于外洞也。要之，朝真以一隙天光为奇，冰壶以万斛珠玑为异，而双龙则外有二

门，中悬重幄，水陆兼奇，幽明凑异者矣。

出洞，日色已中，潘姥为炊黄粱以待。感其意而餐之，报之以杭伞一把。乃别二僧，西逾一岭。岭西复成一坞，由坞北入，仍转而东，去双龙约五里矣。又上山半里而得讲堂洞焉。其洞亦有二门，一西北向，一西南向，轩爽高洁，亢出双龙洞之上，幽无双龙洞之黯，真可居可憩之地。昔为刘孝标挥麈处[19]，今则塑白衣大士于中。盖即北山后支南下第一岭，其阳回环三洞，而阴又辟成此洞也。岭下坞中，居民以烧石为业，其涧涸而无底流，居人俱登山汲水于讲堂之上。渡涧，复西逾第二岭，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二层也。下岭，其坞甚逼，然涧中有流淙淙北来。又渡而西，再循岭北上，磴辟流涌，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三层也。外隘而中转，是名玲珑岩，去讲堂又约六里矣。坞中居室鳞次，自成洞壑，晋人桃源不是过。转而西，逾其岭，则兰溪界也。下岭为钮坑，亦有居人数十家。又逾一岭曰思山祠，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四层也，去玲珑岩西又约六里矣。时日已将坠，问洞源寺路，或曰十里，或曰五里。亟下岭，循涧南趋五里，暮至白坑。居人颇多，亦俱烧石。又西逾石塔岭，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五层也。洞源寺即在岭后高峰之北，从此岭穿径而上仅里许，而其正路在山前下洞之旁。盖此地亦有三洞，下为水源洞，一名涌雪。上为上洞，一名白云。中为紫云洞，而其地总以"水源"名，故一寺而或名水源，或名上洞。而寺与水源洞异地，由岭上径道抵寺，故前曰五里；由水源洞下岭复上，故前曰十数里。时昏黑不辨山路，无可询问，竟循大路下山。已见一径西岐而下，强静闻从之。久而不得寺，只见石窑满前，径路纷错。正徬徨间，望见一灯隐隐，亟投之，则水舂也。其人曰："此地即水源，由此坞北过洪桥，循右岭而上，可三里即上洞寺矣。"以深夜难行，欲止宿其中。其人曰："月色如昼，至此山径亦无他岐，不妨行也。"始悟上洞寺在北山第五层之阴。乃溯溪西北至洪桥，自白坑来约四里矣。渡桥北，蹑岭而上里余，转而东又里余，始得寺，强投宿焉。始闻僧有言灵洞者，因忆赵相国有"六洞灵山"诸刻，岂即是耶？竟未悉而卧。



十一日　平明起，僧已出。余过前殿，读黄贞父碑，始知所称"六洞"者[20]，以金华之"三洞"与此中之"三洞"，总而得六也。出殿，则赵相国之祠正当其前，有崇楼杰阁，集、记中所称灵洞山房者是也。余艳之久矣[21]，今竟以不意得之，山果灵于作合耶！乃不待晨餐，与静闻从

寺后蹑磴北上，先寻白云洞。洞在寺北二里。

一里至岭头，逾岭而北，岭凹忽盘旋下洼如盂磬。披莽从之，一洞岈然，下坠深黑，意即所云白云而疑其隘。忽有樵者过顶上，仰而问之，曰："白云尚在北。此洞窗也。"乃复上，北行。两山夹中，又回环而成一洼，大且百丈，深数十丈，螺旋而下，而中竟无水；倘置水其中，即仙游鲤湖矣。然即无水，余所见山顶四环而无隙泻者，仅此也。又下，从岐左西转山夹，则白云洞在焉。洞门北向，门顶一石横裂成梁，架于其前，从洞仰视，宛然鹊桥之横空也。入洞，转而左，渐下渐黑，有门穹然，内若甚深，外有石屏遥峙。从黑暗中以杖探地而入数十步，洞愈宽广，第无灯炬，四顾无所见，乃返步而出。出至穹门之内，初入黑甚者，至此光定，已历历可睹。乃复转屏出洞，逾岭而还。饭而出寺，仍旧路西下，二里至洪桥。未渡，复从桥左人居后半里上紫云洞。洞门西向，洞既高亢，上下平整。中有垂柱四五枚，分门列户，界为内外两重。琼窗翠幄，处处皆是，亦敞亦奥，肤色俱胜。洞之北隅复通一奥，宛转深入，以无炬而返。下渡洪桥，循涧而东，山石半削，髡为危壁。其下石窑柴积，纵横塞路，即夜来无问津处也。渡石梁，水源洞即在其侧。洞门南向，正跨涧上。洞口垂石缤纷，中有一柱，自下属上，若擎之而起；其上嵌空纷纶，复辟一窦，幻作海蜃状。洞内上下分二层。下层即水涧所从出，涧水已涸，出洞数步，即有水溢于涧中，盖为水碓引出洞侧也。上层由洞门蹑蹬而上，渐入渐下，既下而空广愈觉无极，闻水声甚远，以无炬不及穷。

出坐洞口擎柱内，观石态古幻。念两日之间，于金华得四洞，于兰溪又得四洞，昔以六洞凑灵，余且以八洞尽胜，安得不就此一为殿最！双龙第一，水源第二，讲堂第三，紫霞第四，朝真第五，冰壶第六，白云第七，洞窗第八，此由金华八洞而等第之。若夫新城之墟，聿有洞山，两洞齐启，左明右暗，明览云霞，暗分水陆，其中仙田每每，塍叠波平，琼户重重，隘分窦转，以斯洞之有余，补洞窗之不足，法彼入此，当在双龙、水源之间，非他洞之所得侔也。品第久之，始与静闻别洞源而去。过夜来问津之舂，循西岭出坞，西南行十五里，而达于兰溪之南关。

入旅肆，顾仆犹未饭，亟饭而觅舟。时因援师之北，方籍舟以待，而师久不至。忽有一舟自北来，亟附之，乃布舟也。其意犹未行，而籍舟者复至，乃刺舟。五里，泊于横山头。

注释

①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即过县前：此应即上一日的“西门外”宿处，但不是兰溪县西门。乾隆本、四库本上一日记：“抵金华西门外”，此即金华西门。因出此门往西北即可到达兰溪县城，故俗称兰溪门或兰溪西门。金华，明置为府，附郭县亦称金华，此“县”即指金华县。

②物故：物即歾，音没。物故即亡故，死亡。

③歙：即歙（shè 设）县，徽州府附郭县，今安徽歙县。

④罗店：今名同，又作罗甸，在金华市北隅，金华至兰溪的公路旁。

⑤陆务观（公元 1125—1210 年）：即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担任过川陕安抚使王炎的幕府，一生坚持抗金。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

⑥清景庵：乾隆本、四库本作“清隐庵”。

⑦即初平句：相传有丹溪人黄初平，十五岁时上山放羊，遇道士引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回家。其兄初起上山找到他，问：“羊在哪里?”初平回答：“近在山东。”看时只见白石累累。初平叱喊：“羊起!”石皆变成羊群。因此，凡形如羊的石头俗称“叱石”。《粤西游日记四》戊寅年三月十一日亦有关于叱石的描述。



⑧海州：隶淮安府，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的海州镇。

⑨雩（yú 于）祝：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

⑩蓁（zhēn 真）：通“榛”，荆棘。

⑪攀：季抄本多作“扳”，据乾隆本改。下同。

⑫魄（pò）：月始生或将灭时的微光。皓（hào 号）魄：明月。

⑬酾（shī 尸）酒：斟酒。

⑭太虚：太空，高天。

⑮从朱庄后西行一里：季抄本作“从朱庄后西行一一里”，因转页衍“一”字。“朱庄”，乾隆本、四库本作“朱墅”。

⑯盖洞顶高盘千丈：“千丈”，乾隆本、四库本作“千尺”。

⑰飞白：中国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相传为东汉蔡邕所作，笔画枯槁而中空，汉魏宫阙多用此体。

⑱姥（mǔ 母）：老妇人。

⑲麈：季抄本误为“尘”，不从。麈（zhǔ 主）：兽名，亦称驼鹿，即今所称四不象。古时用麈尾为拂尘，故称拂尘为麈。晋人清谈常挥麈尾为谈助，故挥麈即闲居谈论。

⑳六洞：六洞山，在兰溪市东南，为金华北山余脉。多石灰岩溶洞，以有涌雪、白云、紫云、呵呵、无底、漏斗六洞得名，又名灵洞山、上洞山。近年又发现更大的玉露洞。

㉑艳(yàn):艳羡。

【今译】

初九日　早早起来,天色异常清新,与王敬川一道进了兰溪县西门,随即经过县衙前。县衙前人流如水,这是县长官刚去世的缘故〔县长官为歙县人,叫项人龙,是辛未年(公元1631年)的进士。五天内,他和他父亲以及儿子三人都死于痢疾〕。又往东上了苏坊岭,此岭很平缓,街市夹在两边。往东下去是四牌坊,从苏坊到这里,街道店铺很繁盛,向南走就是府城了。与王敬川一起进了歙县人开的面馆,面很精美,因而一人吃了俩人的量。

仍然出了西门,而后就顺城墙向西北走,王敬川依旧恋恋不舍,过了好久我们才分别。一路上山冈丘垅高低不平,走十里到罗店。打听三洞在何处,人们就告诉说在西面;见一座尖峰向前倾出,却是在东面。于是拉住一个当地人详细询问,他说:"北山的半山腰为鹿田寺。北山向东延伸下去的山脉,折向南高高耸起,为芙蓉峰,也就是那座尖峰,它是府城主山脉的起始处;北山向西延伸下去的山脉,聚拢在一起,转往南盘结而生成三洞,三洞西面就是兰溪县界了。"当时想从三洞返回兰溪县,但恐怕东面有其他胜景,便朝着芙蓉峰走去。从罗店往东北走五里,见到智者寺。此寺坐落在芙蓉峰西面,是北山南麓的首寺,现已破败零落。但殿中仍保留有一块碑,上面刻的是宋代陆游为智者大师重建此寺撰写的碑记,并且碑字就是陆游亲手写的。碑的背面还刻有几篇陆游给智者的手稿。碑记的字体是楷书而手稿是行书,都有独特风韵,遗憾的是没有拓印的工匠,不能够拓印到一份以满足心愿。寺东又有一座芙蓉庵,并且有路可登芙蓉峰。我因见芙蓉峰虽然尖圆,但高度不到北山的一半,便不再攀爬。依旧由智者寺往西北攀登山岭,一路上峰顶,下山坞,走五里见到清景庵。庵中僧人道修留我们吃了饭,又带我们从北面的山坞登上杨家山。杨家山是北山向南延伸下来的第二层,再往下是芙蓉峰,为第三层。我们绕着杨家山西面,从两山中间往北穿上去〔东边为杨家山,山上有几十家居民;西边是白望山,是传说中仙人望白鹿的地方〕,大约共爬了七里,就见到北山向上斜耸在后面,杨家山排列在前方,中间形成平坦的山坞,山坞中大石头横铺竖凸,有人就此用石头砌成台基,在上面种竹建房,这便



是朱开府的山庄〔朱开府名叫朱大典〕。山庄东北边石头堆积得更多,大的像狮子、大象,小的似马鹿、小猪,全都蹲伏在平地间草丛中,这是石浪,即传说中黄初平大声呵叱石头从而使其变成羊的地方,难道如今它们又变为石头了吗?石头上就是鹿田寺,它因传说有玉女驱赶着鹿在这里耕田而得名。殿前有一块石头形态似鹿,叫驯鹿石。此寺由来已久,后被一些官宦逐渐侵占,知府张朝瑞〔海州人〕创建殿宇从而保存了石羊群,屠赤水有一篇《游纪》镌刻在殿中。我到殿中时已是下午,询问后得知斗鸡岩在殿东,便同静闻往东走二里跨过山桥。从山桥往东下去一里,两座山峰横夹着,一条涧水从中流出,山峰上的石头一片片都凌空飞出,像是要奔赴沟涧中似的,形态宛若鸡冠怒起,涧流奔腾在下面,也是一处优美的自然景观。由斗鸡岩向东往下走几里,为赤松宫,它是进入府城东门的道路,位于芙蓉峰东面的山谷中。

斗鸡岩上有一个姓赵的打柴人居住着,他说,北山山顶上有棋盘石,石后有一股西玉壶水从石峡中往下流,天旱时汲取此水祭祀求雨,极为灵验。当时太阳已傍西山,我和静闻赶忙从荆棘丛草中攀援而上。往上爬了许久,忽然听到呼喊声,原来是姓赵的打柴人见我们误走朝西,重新指点我们往东从茂密的草木中走。大约直登二里,才到达棋盘石边。棋盘石的前面有一个平台,后面高高地堆着石块,中间有一间屋子,屋中塑着神仙像,它就是此山山神。塑像后边的石室下面有一盆水,那大概就是用来祭祀求雨的。然而上面还有山涧水,清澈有声地从山顶上淌下来。当时太阳已快落下山去,于是溯流再往上登,石峡如门,水从石峡中流出来,石峡门以上又见到一条平缓的沟谷,它就是所称的玉壶了。听说东面还有东玉壶,它们都是山头上出水的沟谷。西玉壶的水,流下南面从棋盘石下渗到三洞中,流下北边从里水源流出兰溪县的北面;东玉壶的水,流下南面的经赤松宫流出金华府,流下东面的淌到义乌县,流下北面的淌到浦江县,大概此处也是全府中的一个分水岭。西玉壶原来又叫盘泉,耸立在上面的分支山峰,如今又称为三望尖,雅称为金星峰,总起来就是所说的北山。刚攀到峰头时,正当落日沉入深潭,见峰下恰好有一片水光承着落日,汪洋弥漫,我想那就是衢江从西面流来的一个弯道。夕阳已坠下山去,明月接着照耀大地,天地间万籁俱寂,一碧如洗,我俩真像是用玉壶水洗涤了骨髓,觉得体态身影都不同了,回想人世间忙忙碌碌,谁又知道有

如此的清光照耀呢！即便有人登楼呐喊，临江举杯，比起我们这独登万山绝顶，道路断绝，景象远异于人间的情形来，何只天地之别！纵使山中的精灵和怪兽成群结队地亲近我，也不足以惧怕，何况它们寂然不动。我们是与太空同游啊！

徜徉了许久，仍然往下走二里，到棋盘石。又从草丛荆棘中走二里，到斗鸡岩。姓赵的打柴人闻声开门出来，他也以为像我俩这样是他住在山中以来所没有遇到过的。又向西朝上走一里到山桥，再朝西走两里到鹿田寺。僧人瑞峰、从闻因我们长久不回来，正分头遥呼，喊声震动山谷。进了寺，洗浴后就去睡。

初十日　鸡叫时起来吃饭，天空已露出曙光。瑞峰替我们扎了几支火把，与从闻分扛着随我们一起走，从朱庄后往西行一里，向北登上山岭。那岭很峻峭，约走一里，有一块石头高高突立在峰头上。从那石头旁边顺北山向东，可达玉壶；从那石头旁边越过山峰往北，就是朝真洞了。洞门在高高的山峰上面，朝西边高高隆起，下临深谷，谷中房舍环绕聚集，恍然间让人怀疑他们就是为躲避秦朝统治而居住到桃花源的人，不知他们是从哪里进到里边的。询问后得知他们就是双龙洞外面的居民。

大略北山从玉壶向西延伸过来，中支到此处结束，后面又生成一支，向西绵延到兰溪县。后支分为数重向南曲伸，第一重环绕而形成龙洞坞，第二重环绕而形成讲堂坞，第三重环绕而形成玲珑岩坞，金华府的界线，到这里为止。玲珑岩西面，又环绕而形成钮坑，它是兰溪县的东界；又环绕而形成白坑，第三重环绕而形成水源洞，高崖巨壑，也到此结束。后支层层环绕中支，中支到西面尽头处，便向下坠陷：坠陷的第一层上形成朝真洞，洞耸立在高处，因而洞底干燥；坠陷的第二层是位于低洼处的冰壶洞，此洞深邃，有水从洞顶流下来；第三层坠陷处是双龙洞，洞中景象变幻而有水平缓地流淌着。所说的三洞，洞门都朝西，各洞层叠向下，相距一里左右，但山势险峻，不论俯瞰仰视，都看不见，而洞中的水，实际上是层层往下流的。中支到尽头后，向南延伸下去的山脉又再度隆起而成为白望山，它与东面的杨家山并列在北山的前面，成为鹿田寺的门户。

朝真洞洞门开敞宽阔，里面逐渐向下低陷。持着烛火进到深处，左边有一个孔穴，如同夹室，顺着它曲折向前，夹缝尽头处有水往下

滴，然而缝隙底部仍然是干燥的，不知水流到哪儿去了。出了夹室，直探寻到洞底，洞底上大石头高低错落，仰眺愈加穹隆，俯瞰愈加深邃。从石头缝隙间或上攀或下坠，又见到一个巨大夹孔，忽然有一缕光线从天空中照下来。原来洞顶高高盘踞在千百丈之上，圆形的一个小石孔从下面招引来日光，宛若一弯新月，幽暗中见到这一片光亮，无异于明珠宝炬了。走出内洞，左边又有两个洞，下洞延伸进去不多远，上洞也如夹室一样曲折，右边有一个悬空的孔穴，从孔穴中向下窥视幽深无底，我猜想那里就是内洞坠陷的最深处。

出了朝真洞，仍然从那石头突立的峰头往南朝下走，一里左右后折向西北，又走一里左右见到冰壶洞，它位于从朝真洞向下坠陷的第二层山间。洞口仰朝上如同张开的嘴巴，我们先向里投进拐杖扔下火把，只听得到滚滚的声音而见不到底；于是攀着石头间的缝隙凌空进到洞口深处，忽然听到水声轰轰作响。手持火把寻着水声再往里走，见洞的中央，有条瀑布从中泻落，流水溅起的冰花玉屑，在黑暗中闪耀出洁白的光彩。水泻落在石头间，又不知从何处流走。又持着火把游尽四周，发现它深陷超过朝真洞，但宛转曲折却不如朝真洞。

出了冰壶洞，直向下走一里左右，见到双龙洞。此洞有两个洞门，〔瑞峰说："此洞原来只有一门。朝着南面的那个，是万历年间水流冲倒崖石而形成的。"〕一个朝南，一个朝西，都是外洞的门。这个洞空阔宏畅，如宽大的楼房高高隆起，门窗四开，不再是曲房夹室的景象。洞内石条卷曲而有气势，石钟乳一个个向下悬吊着，呈现出种种奇形异状，"双龙"的名称由此而来。洞中有两块碑，最为古老，一块竖立着，刻有"双龙洞"三字，一块倒卧着，刻有"冰壶洞"三字，全都是用燥笔写成的飞白大字，但没有落姓名，必定不是近代的遗物。流水从洞后穿过内门向西流出，经过外洞流出去。俯视水流出去的地方，岩石低低地覆盖在上面，仅余下一尺五左右的孔隙，正如洞庭东山的孔穴，必须身体贴着地下才能进去，不同的只是那里下面是土而这里下面是水。瑞峰替我们到姓潘的老妇人家借来了浴盆〔潘老妇人居住在洞口外〕，她还送了些茶果给我们。于是我脱了衣服放在盆中，赤身凫水推着盆进入隘口。隘口长五六丈，后面则高穹广阔，一块石板平架在空中，离地数尺，大有几十丈，薄得仅有几寸。它的左面有石钟乳向下垂吊着，色泽光润形态多变，如若玉柱和作为仪仗用的华贵旗帜，纵横排

列在洞中。它的下面分出小门裂开缝隙,小门内缝隙曲折,石头玲珑。溯水再进去,过水的小洞更加低伏,无法容身体通过。小洞侧面石头旁边的一个小孔中有水流涌出来,孔大仅能容指,水从其中流出来,我用口接了些尝,觉得异常甘甜清凉,这大概因为内洞比外洞更加深广。扼要地说,朝真洞以一个孔隙漏下天光为奇,冰壶洞以瀑布溅起无数珠玉为异,而双龙洞则外面有两个门,中间悬着重重石帐幕,水中陆上都奇异,暗处明处都不同寻常。

出双龙洞来,太阳已到中天,潘老妇人做好了黄小米饭等着我们。我们感谢她的好意,吃了饭,送一把杭州伞酬谢了她。这才告别两位僧人,向西翻越一座山岭。岭西面又形成一个山坞,从山坞北面进去,仍折往东走,这时离开双龙洞约有五里远了。又上山半里见到讲堂洞。此洞也有两个门,一个朝向西北面,一个朝向西南面,高畅宽阔而洁净,位置高出双龙洞,但没有双龙洞那么黑暗幽深,真是可以居住又可以休息的地方。这里以前曾是刘孝标闲居清谈的处所,如今塑了白衣观音像在洞中。洞所在的山岭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一岭,岭的南面盘绕着三洞,而北面又生成此洞。岭下山坞中的居民以烧制石灰为业,山坞中的山涧干涸而没有水流,居民都登山到讲堂洞的上面取水。过了山涧,又向西翻越第二座山岭,它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二层。下了岭,岭下的山坞很狭窄,然而山沟中有水从北面淙淙流来。又渡过沟水往西,再顺着山岭往北朝上爬,石磴一级级向上铺筑,流水从两旁涌出,这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三层。山岭外面狭窄而里面曲折旋绕的地方,叫玲珑岩,它距离讲堂洞又约有六里。岩下山坞中房舍密集,自成一块天地,晋人桃花源的幽静奇美也不过如此。转向西,翻过这道山岭,就是兰溪县界。下了岭是钮坑,也有几十家居民住着。又翻越一座山岭,叫思山祠岭,它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四层,距离玲珑岩西面又约有六里了。当时日已将落,询问去洞源寺的里程,有人说十里,有人说五里。赶紧下岭,顺山涧往南急速走五里,天黑时到达白坑。此村居民很多,也都是以烧制石灰为业。又向西翻越石塔岭,它是北山后支向南延伸而下的第五层。洞源寺就在岭后边高峰的北面,顺山岭穿越小路上去仅有一里左右,正路在山前下洞旁边。此地也有三个洞,下边的为水源洞〔又叫涌雪洞〕,上边的为上洞〔又称白云洞〕,中间的为紫云洞,而这地方总的

又以“水源”为名,所以同一个寺或称水源寺,或叫上洞寺。寺与水源洞在不同地方,由岭上的小路去寺路程短,所以前面有人说五里;从水源洞下了岭再上到寺路程远,因而前面有人说有十几里。当时夜色昏黑辨不清山路,又无处询问,竟然顺着大路下了山。随后见一条小路往西面岔下去,我硬要静闻跟我从这条小路走。走了许久而没有寺,只见前面到处是石灰窑,山路杂乱交错。正在徬徨时,望见一灯隐约闪亮,赶忙奔过去,原来是一个水碓房。那主人说:“此地就是水源,从这个山坞向北越过洪桥,顺右边山岭上去,约三里就是上洞寺了。”因为深夜中难以行走,本想停下来住在水碓房中。那人说:“月色明如白昼,到这里后山路也不再有岔道,不妨继续走。”这时才清楚上洞寺在北山第五层的北面。于是溯溪流向西北到达洪桥,从白坑过来大约四里了。过到桥北面,往岭上登一里多,转向东又走一里多,才找到寺,并强行投宿寺中。在寺中才听到有僧人谈到灵洞,联想到赵相国有“六洞灵山”等刻石,难道就是这里吗?竟然未弄清楚就睡了。



十一日　天大亮时起床,僧人已经外出。我经过前殿,读了黄贞父撰写的碑文,才知道所称的“六洞”,是把金华的“三洞”与此处的“三洞”合起来得六。出殿来,赵相国的祠堂正好在前面,祠堂建有高大的楼阁,赵相国文集、杂记中所称的灵洞山房就是这里。我早就艳羡它了,如今竟然意外地发现它,青山作合人意果真显灵啊!于是不等吃早餐,便和静闻从寺后踏着石磴往北上去,先去寻觅白云洞〔此洞在寺北面二里〕。

一里后到达岭头,翻过岭往北走,岭凹忽然盘旋下陷,如同盂、磬。拨开丛草走下去,是一个深邃的石洞,它向下坠陷,黑不见底,我心想这就是所说的白云洞,但因为它狭窄而又有些怀疑。忽然,有一个打柴人路过洞顶,仰面向他询问,他说:“白云洞还在北边。这是洞窗。”于是又上到上面,继续往北走。两山夹峙之间,又曲折环绕而形成一片洼地,宽广近百丈,深几十丈,呈螺旋状向下陷落,但洼地中竟然无水;倘若灌水到里边,就成为仙游县的鲤湖了。不过即使无水,我所见过的山顶四周环绕而无孔穴泻水的洼地,仅这一处。又向下,从岔路左边向西转往山峡中,白云洞就在那里。洞门向北,门顶部有一块石头横向裂开,形成石桥,架在前方,从洞口仰视,宛然是一座鹊桥横在空中。进了洞,转往左边走,渐往下渐黑暗,有个石门高高隆起,里面

好像很深，外面有石屏风遥遥对峙。黑暗中用拐杖探着地走进去几十步，洞更加宽广，只是没有灯火，四顾什么都看不见，这才往回走出来。出到隆起的石门内，原先进去感到很黑暗的景物，由于光线稳定下来，已一一可见。于是又转过石屏风出了洞，翻过岭回到寺中。饭后出了寺，沿着来路往西下山，走二里到了洪桥。没有过桥，又从桥左面住户后走半里上到紫云洞。洞门向西，洞既高广又上下平整。中间有四五根向下垂悬的石柱，分门列户，将洞隔为内外两层。洞内奇石如琼玉翡翠，有的如窗户，有的如帐幔，到处都是，洞中宽敞而又深邃，岩石的外表及色彩都十分美。洞的北角又通向一个幽密的石穴，曲折地进去，因无火把照路而返回。下山跨过洪桥，顺山沟往东走，山上的石头被挖削了一半，凿成危耸的石壁。山下烧石灰窑用的柴纵横堆积着，堵塞了道路，这里便是昨夜来时无处问路的地方。越过石桥，水源洞就在侧面。洞门向南，正好跨在山涧上。洞口交错杂乱地悬吊着些石头，其中有一根石柱，从下连到上，像是被托举起来的一样；洞口上面缀着众多玲珑小巧的石头，又通着一个小洞，幻化出海市蜃楼般的景象。洞内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就是山涧水流出去的地方，洞中水已经干涸，但出了洞几步，就有水溢到涧中，这大概是因为水流被水碓引出到洞侧面的缘故。上层由洞门口踩着石磴上去，渐往里走渐向下，下去后愈加觉得空阔无边，听到很远处有水声，但因无火把不能穷究。

出洞来坐在洞口那仿佛是被托举起来的石柱内侧，观赏岩石古老奇幻的形态。想两天当中，在金华游览了四个洞，在兰溪又游览了四个洞。以前认为六个洞个个灵异，如今我更认为八个洞尽都奇美，那么怎能不就此评出个优劣呢！双龙洞第一，水源洞第二，讲堂洞第三，紫霞洞第四，朝真洞第五，冰壶洞第六，白云洞第七，洞窗第八，这是就金华府八个洞分的等级。若是新城境内，有个洞山，山上两洞并排，左洞明亮而右洞黑暗，明洞可以观览云霞，暗洞又分水洞陆洞，洞中仙田片片，田埂层叠，波平水静，琼玉般的窗户一重重，隘门分立，孔穴曲折，用它的长处补洞窗的不足，反过来也如此，那么它们应当排在双龙洞和水源洞之间，不是其他洞所能相比的。品评了许久，才与静闻离开洞源而去。经过昨夜来时问路的水碓房，顺西面山岭出了山坞，向西南行十五里，抵达兰溪县的南关。

进到旅店，顾仆还未吃饭，于是急忙吃了饭去找船。当时因为救

援的军队要北上，正征借船只等待着，然而军队久不到来。忽然有一只船从北面来，便赶忙去搭乘，这是一只运布的船。船夫本还不想走，但借船的人又来到，这才撑船，行了五里，停泊在横山头。

【原文】

十二日　平明发舟。二十里，溪之南为青草坑。其地属汤溪[①]。时日已中，水涸舟重，咫尺不前。又十五里，至裘家堰，舟人觅剥舟同泊焉[②]。是夜微雨，东风颇厉。

十三日　天明，云气复开。舟人起布一舱付剥舟，风已转利。二十里至胡镇[③]，又二十里至龙游，日才下午。候换剥舟，遂泊。

十四日　天明，诸附舟者，以舟行迟滞，俱索舟价登陆去，舟轻且宽，虽迟不以为恨也。早雾既收，远山四辟，但风稍转逆，不能驱帆上碛耳。四十五里，安仁[④]。为龙游、西安界[⑤]。又十里，泊于杨村。去衢州尚二十五里。是日共行五十五里，追及先行舟同泊，始知迟者不独此舟也。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净，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也。



十五日　昧爽[⑥]，连上二滩。援师既撤，货舟涌下，而沙港涩隘，上下捱挤，前苦舟少，兹苦舟多，行路之难如此！十里，过漳树潭，至鸡鸣山。轻帆溯流，十五里至衢州[⑦]，将及午矣。过浮桥，又南三里，遂西入常山溪口[⑧]。风正帆悬，又二里，过花椒山，两岸橘绿枫丹，令人应接不暇。又十里，转而北行。又五里，为黄埠街[⑨]。橘奴千树[⑩]，筐篚满家，市橘之舟鳞次河下。余甫登买橘，舟贪风利，复挂帆而西。五里，日没。乘月十里，泊于沟溪滩之上[⑪]。其西即为常山界。

十六日　旭日鲜朗，东风愈急。晨起，过焦堰，山回溪转，已在常山境上。盖西安多橘，常山多山；西安草木明艳，常山则山树黯然矣。溯流四十五里，过午抵常山[⑫]，风帆之力也。登岸觅夫于东门。径城里许，出西门。十里，辛家铺，山径萧条，无一民舍。又五里，得荒舍数家，日已西沉，恐前无宿处，遂止其间。地名十五里[⑬]。

注释

①汤溪：明为县，隶金华府，治今金华县西境的汤溪镇。

②剥舟：卸货的船。

③胡镇:明代又称胡头镇,设巡检司,隶龙游县。今仍名湖镇,在龙游县东隅,衢江南岸。

④安仁:今名同,在衢县东境,衢江南岸。

⑤西安:为衢州府附郭县,治今衢县。

⑥昧(mèi):昏暗。爽(shuǎng):明朗。昧爽,明暗相杂,天将亮未亮的时候,即黎明。

⑦衢州:明置衢州府,治西安,即今衢县。

⑧常山溪:明代又称西溪,今称常山港。港:与江河湖泊相通的小河。

⑨黄埠街:今作航埠,在衢县西境,常山港南岸。

⑩橘奴:种植用以售卖果实的橘树,别称橘奴。

⑪沟溪滩:今名沟溪,在衢县西隅。

⑫常山:明为县,隶衢州府,即今常山县。

⑬十五里:今名同,在常山县西境,浙江至江西的公路旁。

【今译】

十二日　天大亮时开船,行二十里,溪流的南岸为青草坑〔这里属汤溪县〕。当时已中午,水流干涸,船只沉重,往前划一尺都困难。又行十五里,到裘家堰,船夫找了艘卸货的船一同停泊下来。这天夜里下着小雨,东风刮得很猛。

十三日　天亮后,云雾又散开。船夫取了一舱布交给卸货的船,这时风向已转得利于航行。行二十里到胡镇,又行二十里到龙游县,这时才下午。因为等着换卸货的船,便停泊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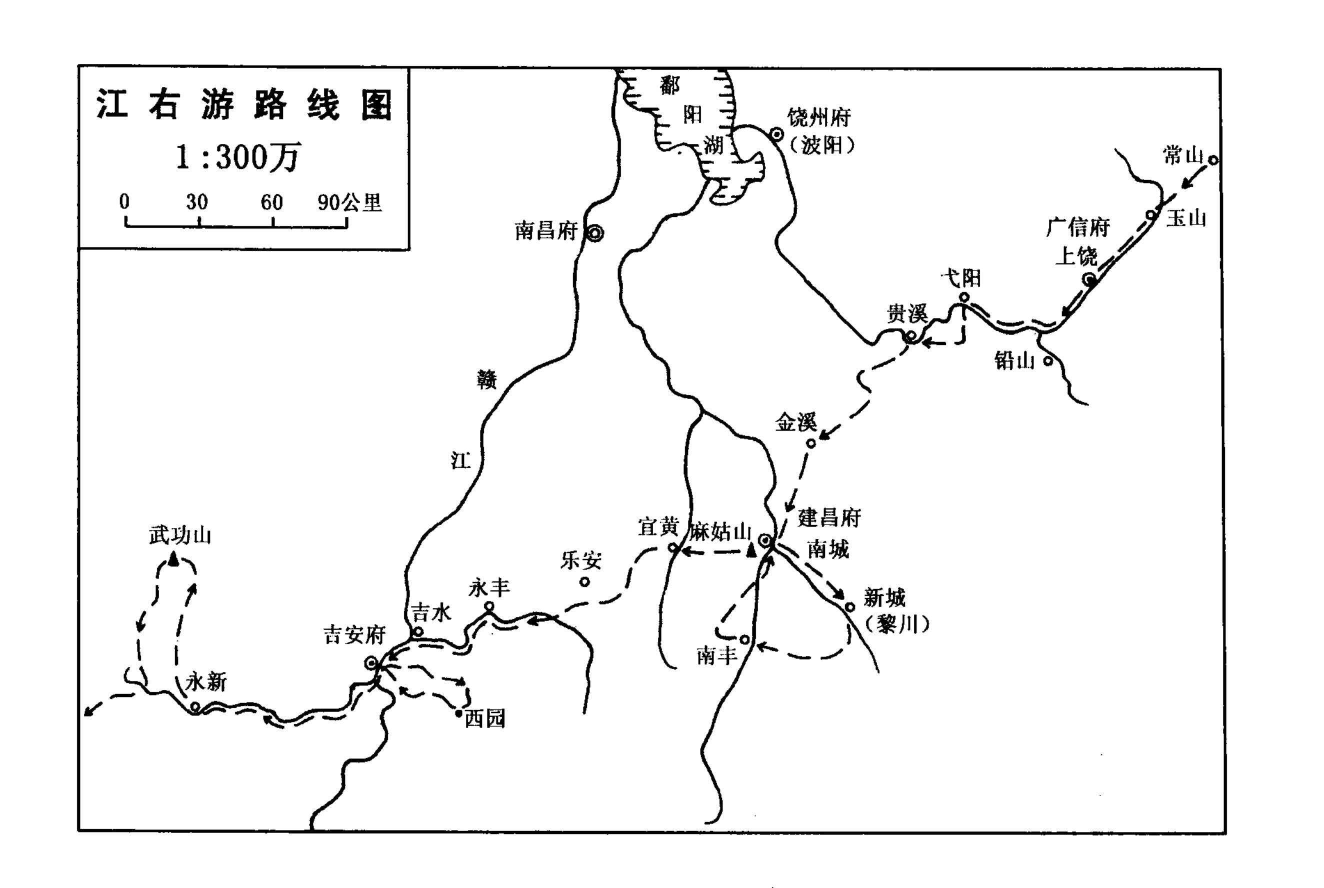
十四日　天亮时,其他乘船的旅客因为船航行迟缓,都纷纷索要回船钱登陆而去,船负荷减轻而且宽敞了,所以虽然迟缓但不感觉遗憾。晨雾已经散尽,四周山峦远离,只是风稍微变得逆向,遇到浅水的沙石处船不能驶过去。行四十五里,到安仁〔为龙游、西安两县交界地〕。又行十里,停泊在杨村〔距离衢州还有二十五里〕。这天共行五十五里,追上了先出发的船一同停泊,这才知道迟缓的不只是此船。江水清澈,月儿皎洁,水天一片空阔,觉得此时所有的忧虑、杂念都不再存在,全身心与周围的村庄、树木、人物一起熔合了,完全成了一块水晶,直感到肌肤中无空隙,不留有一点渣滓,眼前的景物都有灵性一般地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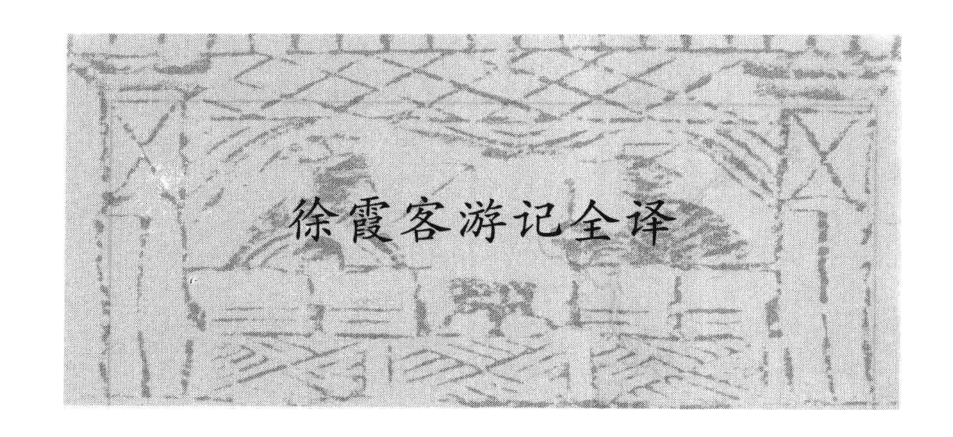
十五日　黎明时接连上了两个沙滩。救援的军队撤走后,货船蜂

拥而下，但沙港滞涩狭窄，以至上下挤靠，先前苦于船少，此时却苦于船多，行路竟是如此艰难啊！行十里，过了漳树潭，到鸡鸣山。轻便的船溯流而行，十五里后到衢州府，这时已将近中午了。船航过浮桥，又向南三里，便折向西进入常山溪口。风向很正，船帆高悬，又行两里，经过花椒山，两岸橘树青绿，枫叶彤红，令人应接不暇。又航十里，转向北行。又过五里，为黄埠街。那地方有千万棵橘树，家家的箩筐都装满橘子，来购买橘子的船像鱼鳞一样排满河中。我刚登岸买橘，船夫贪图风顺，又挂帆向西航行。行五里，太阳落下山去。乘着月色又行十里，停泊在沟溪滩的上边〔停泊处的西面就是常山县界〕。

十六日　旭日鲜艳明亮，东风刮得更急。早晨起来，船航过焦堰，山峦回环，溪流曲绕，已在常山县境航行。大体说来，西安县多橘，常山县多山；西安县草木明秀艳丽，常山县则山石树木黯然失色。溯流航行四十五里，过了中午就抵达常山县城，这是因为船帆得风力的推助。我登上岸在城东门雇了担夫。穿过城中一里左右，出了西门。走十里，到辛家铺，山路萧条，没有一所民居。又走五里，见到几家荒凉的房舍，太阳已西沉，恐怕往前走没有住宿处，便停在这里〔地名叫十五里〕。




江右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鄱
阳
湖
饶州府
（波阳）
常山
玉山
广信府
上饶
弋阳
贵溪
铅山
南昌府
赣
江
金溪
建昌府
南城
麻姑山
宜黄
乐安
新城
（黎川）
南丰
永丰
吉水
吉安府
西园
永新
武功山



江右游日记①

【题解】

《江右游日记》是徐霞客旅游江西省的游记。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十月十七日,徐霞客进入江西玉山县。往西经广信府(今上铙市)及铅山、弋阳、贵溪、金溪等县,到建昌府(今南城县)后,在新城(今黎川县)、南丰县境转了一圈。又从建昌府出发,往西经宜黄、乐安、永丰、吉水等县到吉安府,再西经永新县,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正月初十日进入湖南。

当年徐霞客所经的多数府县都通舟楫,为了寻胜探幽,他却往往弃舟步行。途中曾"骤发脓疮,行动俱妨",有时又足痛。在赣江上,遇棍徒洗劫舟船,险些把他的行李抢走。但江西人热情好客,每见霞客徘徊路口,即主动招待歇宿,建昌的夏调御,在吉安为官的徐复生,都给了他热情帮助。

徐霞客沿途游览了叫岩、龟峰、龙虎山、上清街、麻姑山、仙岩、石蛩、青原寺、梅田洞等风景名胜,又勇攀会仙峰、军峰山、武功山绝顶,遍游武功山一带的香炉峰、石城洞、石门寺诸名胜。《江右游日记》把他对江西省名山胜景的热爱带给了读者,令人神往。徐霞客慕江西省人物之盛,沿途访名人旧居及遗踪,"凭吊久之",专程访张宗琏后裔,觅寓并赞赏著名的白鹭书院。

【原文】

丙子十月十七日[2]鸡鸣起饭，再鸣而行。五里，蒋莲铺，月色皎甚。转而南行，山势复簇，始有村居。又五里，白石湾，晓日甫升。又五里，白石铺[3]。仍转西行，又七里，草萍公馆[4]，为常山、玉山两县界，昔有驿，今已革矣。又西三里，即南龙北度之脊也。其脉南自江山县二十七都之小篁岭，西转江西永丰东界[5]，迤逦至此。南北俱圆峙一峰，而度处伏而不高，亦束而不阔。脊西即有一涧南流，下流已入鄱阳矣。涧西累石为门，南北俱属于山[6]，是为东西分界。又十里为古城铺[7]，转而南行，渐出山矣。又五里，为金鸡洞岭。仍转而西，又五里，山塘铺，山遂大豁。又十里，东津桥，石梁高跨溪上。其水自北南流，其山高耸若负扆，然在玉山县北三十里外[8]。盖自草萍北度，即西峙此山，一名大岭，一名三清山。山之阴即为饶之德兴[9]，东北即为徽之婺源[10]，东即为衢之开化[11]、常山，盖浙、直[12]、豫章三面之水[13]，俱于此分焉。余昔从竭埠出裘里，乃取道其东南谷中者也。渡桥西五里，由玉山东门入[14]，里许，出西门。城中荒落殊甚，而西城外市肆聚焉，以下水之埠在也[15]。东津桥之水，绕城南而西，至此胜舟。时已下午，水涸无长舟可附，得小舟至府，遂倩之行。二十里而暮，舟人乘月鼓棹夜行。三十里，过沙溪[16]。又五十里，泊于广信之南门[17]，甫三鼓也。沙溪市肆甚盛，小舟次河下者百余艇[18]，夹岸水舂之声不绝，然闻其地多盗，月中见有揭而涉溪者，不能无戒心。广信西二十里有石桥濒溪，下流又有九股松，一本九分，参霄竞秀，俱不及登。

十八日　早起，仍觅其舟至铅山之河口。余初拟由广信北游灵山，且闻其地北山寺丛林甚盛，欲往一观。因骤发脓疮，行动俱妨，以其为河口舟，遂倩之行，两过广信俱不及停也。郡城横带溪北，雉堞不甚雄峻，而城外居市遥控，亦山城之大聚落也。城东有灵溪[19]，则灵山之水所泄；城西有永丰溪，则永丰之流所注。西南下三十里，有峰圆亘，色赭崖盘，名曰仙来山。初过其下，犹卧未起，及过二十里潭，至马鞍山之下，回望见之，已不及登矣。自仙来至雷打石，二十里之内，石山界溪左右，俱如覆釜伏牛，或断或续，不特形绝崆峒，并无波皱文，至纤土寸茎，亦不能受。至山断沙回处，霜痕枫色，映村庐而出，石隙若经一番点缀者。又二十里，过旁罗，南望鹅峰，峭削天际，此昔余假道分水关而趋幔亭之处[20]，转盼已二十年矣[21]。人寿几何，江山如昨，能

不令人有秉烛之思耶！又二十里抵铅山河口[22]，日已下舂，因流平风逆也。河口有水自东南分水关发源，经铅山县[23]，至此入大溪，市肆甚众，在大溪之左，盖两溪合而始胜重舟也。

十九日　晨餐后，觅贵溪舡。甚隘，待附舟者，久而后行。是早密云四布，时有零雨。三十里[24]，西至叫岩。濒溪石崖盘突，下插深潭，澄碧如靛，上开横窦，回亘峰腰，穿穴内彻，如行廊阁道，窗棂户牖都辨。崖上悬书"渔翁隐次"四大字，崖右即有石磴吸波。急呼舟子停舟而上。列石纵横，穿一隙而绕其后，见一径成蹊，遂溯源入壑。其后众峰环亘，积翠交加，心知已误，更欲穷源。壑转峰回，居人多截坞为池种鱼。绕麓一山家，庐云巢翠，恍有幽趣。亟投而问之，则其地已属兴安[25]。其前对之山圆亘而起者，曰团鸡石岭，是为铅山之西界。团鸡之西即叫岩寺也。叫岩前临大溪，渔隐崖突于左，又一崖对突于右。右崖之前，一圆峰兀立溪中，正如扬子之金、焦[26]，浔阳之小孤[27]，而此更圆整，所称印山也。寺后岩石中虚，两旁回突，庋以一轩，即为叫岩。岩为寺蔽，景之佳旷，在渔隐不在此也[28]。叫岩西十里为弋阳界，又有山方峙溪右，若列屏而整，上有梵宇，不知其名，以棹急不及登，盖亦奇境也。又三十里，日已下舂，西南渐霁，遥望一峰孤插天际，询之知为龟岩，在弋阳南十五里。余心艳之，而舟已觅贵溪者，不能中止。又十里至弋阳东关[29]，遂以行李托静闻随舟去，余与顾仆留东关外逆旅，为明日龟岩之行。夜半风吼雨作。



二十日　早起，雨不止。平明持盖行[30]，入弋阳东门。其城南临溪上，溪至此稍逊而南，濒城乃复浚支流为濠，下流复与溪合。雨中过县前，又西至西南门，遇一龟岩人舒姓者欲归，遂随之出城。过壕梁[31]，三里，渡大溪。溪南有塔，乃弋阳之水口也。自是俱从山冈行，陀石高下，俱成块而无纹，纤土不受也。时雨愈甚，淋漓雨中，望龟峰杳不可睹。忽睹路口一峰，具体而小，疑即夜来插天诱余者，询之知为羊角峤，其去龟峰尚五里也。比至，遥望一峰中剖如门。已而，门之南忽岐出片石如圭，即天柱峰也。及抵其处，路忽南去。转而东入，先过一堰，堰南汇水一池，即放生池也。池水浸两崖足[32]。循崖左凿石成栈，即展旗峰也。上危壁而下澄潭，潭尽，竹树扶疏，掩映一壑，两崖飞瀑交注，如玉龙乱舞，皆雨师山灵合而竞幻者也。既入，忽见南崖最高处，一窍通明，若耳之附颅，疑为白云所凝，最近而知其为石隙。及抵

方丈，则庭中人立而起者不一，为云气氤氲，隐现不定。时雨势弥甚，衣履沾透，贯心上人急解衣代更，爇火就炙，心知众峰之奇，不能拨云驱雾矣。是日竟日夜雨，为作《五缘诗》。晚卧于振衣台下之静室中。

注释

①江右：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故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称江东。我国古代习惯从北往南看，则东在左，西在右，故江东又称江左。江西省在江之右，故称江右。明代江西布政司治所在南昌府，即今南昌市。

②丙子：崇祯九年，公元 1636 年十月十七日；原仅"十七日"三字，为统一体例，便于阅读，年月系整理者所加。

③白石铺：今仍称白石，在浙江常山县西南隅。

④草萍：乾隆本作"草坪"。

⑤永丰：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广丰县。广丰县治今仍称永丰。

⑥南北俱属于山：沪本疑"山"字上夺"玉"字。

⑦古城铺：今仍称古城，在玉山县东北隅。

⑧其水句：此水即今金沙溪。此山即今王京峰，海拔 1817 米。

⑨德兴：明为县，隶饶州府，即今德兴县。

⑩婺（wù 务）源：明为县，隶徽州府，即今江西婺源县。

⑪开化：明为县，隶衢州府，即今浙江开化县。

⑫直：指南直隶。

⑬豫章：原为郡名，汉初分九江郡置，治南昌，即今南昌市，辖境大体相当于今江西省。后亦以豫章作江西省的别称。

⑭玉山：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玉山县。

⑮埠（bù 步）：码头。

⑯沙溪：今名同，在上饶县东隅、信江北岸。

⑰广信：明置广信府，治上饶，即今上饶市。

⑱次：停留。

⑲灵溪：今饶北河。其汇入信江处，今仍有村称灵溪。永丰溪：今丰溪河。

⑳分水关：今名同，在铅山县南隅，江西、福建两省界上，上饶到福建的公路从此经过。

㉑转盼已二十年矣：季抄本作"三十年"。霞客于万历丙辰（公元 1616 年）游崇安幔亭峰，至此时刚二十年，"三十年"应为"二十年"之误。

㉒铅山河口：明时为汭口镇，现为铅山县治，称河口镇。

㉓铅山县：隶广信府，治今铅山县南的永平。自分水关发源之水明时称桐木

水，即今铅山河。

㉔三十里，西至叫岩：“三十里”，乾隆本、四库本作“二十里”。

㉕兴安：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以弋阳县的横峰寨置为县，隶广信府，即今横峰县。

㉖扬子：季抄本作“杨子”，有误。长江在今江苏仪征、扬州一带，古称扬子江，因扬子津及扬子县而得名。金山和焦山，原皆在长江中，明时隶镇江府。清末，金山已与南岸相连。今名同，皆为游览胜地。

㉗浔阳：即浔阳江。长江在今九江市北一段古称浔阳江，因浔阳县而得名。小孤山在长江中，明时隶九江府彭泽县。今名同，楼阁建筑仍存。

㉘在渔隐不在此也：“渔隐”，季抄本作“渔阳”，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㉙弋（yì 亦）阳：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弋阳县。

㉚盖：江东称白茅苫为盖，系草编的覆盖物，披于身以蔽雨。

㉛壕（háo 豪）：护城河。壕梁：护城河上的桥。

㉜池水浸两崖足：原作“池水两浸崖足”，据后文改。



【今译】

丙子年十月十七日　鸡叫头遍时起床吃饭，叫第二遍时出发。走五里，到蒋莲铺，月色特别皎洁。折向南行，山峦又簇拥在周围，并开始有村庄。又走五里，到白石湾，太阳才升起。又走五里，到白石铺。仍转向西行，又走了七里，到草萍公馆，这里是常山、玉山两县交界处，以前设有驿站，如今已经撤销。又往西三里，就是南面的主山脉往北越的山脊。这条山脉从南边江山县二十七都的小篁岭，转往西到江西永丰县东界，再曲折绵延到此处。山脊的南北部都耸立着一座圆形的山峰，但山脊低伏而不高，并且也狭窄而不宽阔。山脊西面就有一条山沟水向南流，下游一直流入鄱阳湖。山沟西面用石头累砌成门，门的南北两边都连着山，是东西的分界线。又走十里为古城铺，然后折往南，逐渐出了山。又走五里，为金鸡洞岭。仍旧转向西，又走五里，到山塘铺，山势便大为开阔。又走十里，到东津桥，一座石桥高高横架在溪流上。桥下的水自北流往南，桥后的山高高耸立，像是在后面立起一道倚天屏障，然而那山远在玉山县北面三十里外。大约山脉从草萍往北越过后，便在西面耸起为此山〔它一名大岭，又叫三清山〕，山的北面就是饶州府的德兴县，东北面就是徽州府的婺源县，东面就是衢州府的开化县和常山县，浙江、南直隶、江西三面的水，都是从此山分

流的。我从前从埸埠到裘里，就是取道它的东南山谷中。越过桥向西走五里，由东门进入玉山县城，一里左右，出了西门。城中荒凉衰败得很，而西城外的市集店铺聚集，因为船舶的下水码头在那里。东津桥来的水，绕过城南往西流，到此处便能够行船。当时已下午，河水干枯没有大船可搭乘，找到一只到府城去的小船，便请求船夫开船。行二十里天黑下来，船夫乘月荡浆夜航。行三十里，经过沙溪。又行五十里，停泊在广信县城南门外，这时才三更。沙溪的集市店铺很繁盛，停泊在河中的小船有一百多艘，河两岸水碓的声响此伏彼起，然而听说这地方盗贼多，月色中见有人挽起衣裳渡过溪流，所以不能无防备之心〔广信县西二十里有座石桥濒临溪流，下游又有一棵九股松，一根树干分出九股枝杈，枝叶耸入云霄，争相竞秀，但都来不及登临了〕。

十八日　早晨起来，仍然找到昨天乘的那只船坐到铅山县的河口。我原打算从广信向北游览灵山，并且听说灵山北山寺庙宇兴盛，想前往一观。因骤然生脓疮，一切行动都受妨碍，而这船是到河口去的，于是请求船夫开船，这样就两次经过广信都没能停留。广信府城呈带状横向坐落在溪流北岸，城墙上排列如齿的矮墙不很雄峻，城外的房舍集市与它遥相控扼，也是山城中的一个大村落。城东有条灵溪，是灵山的水泄流的河道；城西有条永丰溪，永丰县的水流注其中。往西南下航三十里，有座山峰呈圆状横亘，颜色赤褐，崖壁盘曲，名叫仙来山。起初船经过山下时，我仍躺着没有起来，等过了二十里潭，到马鞍山下，回头望见，已经来不及去攀登了。从仙来山到雷打石，二十里内，石山分立在溪流左右两岸，一座座都像翻盖着的锅，卧伏的牛，或断开或相连，不仅形态独特空灵，并且表面平滑无褶皱，以至丝毫泥土和极短小的树草茎杆都没有。到了石山断开有泥沙的地方，霜的痕印和枫叶的颜色掩映村舍，呈现在眼前，石头的缝隙间像是经过了一番点缀。又行二十里，经过旁罗，向南眺望鹅峰，尖峭陡直地耸立在天际，这里就是以前我经过分水关前往幔亭的出发地，转眼已经二十年了。岁月流逝，江山依旧，怎能不令人产生秉烛思旧的念头呢！又行二十里，到达铅山县河口，太阳已经下山，因为水流平缓风又逆向所以才这样慢。河口有条水从东南的分水关发源，流经铅山县城，到此处汇入大溪。县城里买卖店铺很多，排列在大溪的左岸，这是因为两溪汇合在此可以航行载重量大的船只的缘故。

十九日　早餐后，找到去贵溪县的船，船舱很窄。因等候其他乘客，许久后才出发。这天早上天空布满云彩，不时飘落零星小雨。行三十里，往西到达叫岩。濒临溪流的石崖盘曲突兀，下插深潭，潭水清澈碧绿如靛，崖间有横向的孔穴，曲折横贯在山峰半腰，孔穴穿透岩石通到里面，如同走廊阁道，门窗都依稀可辨。崖上写着"渔翁隐次"四个大字，崖的右侧就有石磴映照出溪中流波。我急忙叫船夫停下船来，攀援而上。石头纵横排列，穿过一条石缝绕到后面，看到一条山路，于是沿山路往上进入深谷中。深谷后面众多山峰连绵环绕，树草丛密交错，我心里知道已经走错了路，却更加想探寻到山路尽头。沟壑曲折山峰盘绕，许多居民切断山坞砌起池塘养鱼。坐落在山脚的一户山村人家，房屋在山间云霞和树木翠色中，隐约间显出幽趣。赶忙过去打探，则那里已属于兴安县。房屋前面对着的呈圆形横亘而耸起的山，叫团鸡石岭，它是铅山县的西界。团鸡石岭的西面就是叫岩寺。叫岩前面濒临大溪，渔隐崖高耸在左边，又有一座山崖与它对着，高耸在右边。右边山崖的前面，有一座圆形山峰直立在溪中，正如扬子江中的金山、焦山和浔阳江中的小孤山，但此峰更为浑圆齐整，它就是所称的印山。叫岩寺后面的岩石中间是空的，两旁回环突兀，岩间架着一轩，这就是叫岩。叫岩被叫岩寺掩蔽着，美好空阔的景致在渔隐崖而不在这里。叫岩往西十里为弋阳县界，那里又有座方形的山屹立在溪流右岸，如同列置着一道齐整的屏风，山上有佛宇，但不知名称，因为船急于向前航行来不及攀登，大概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又行三十里，太阳已落山，西南方云雾逐渐散尽，远远望去，一座孤峰高插天际，询问后知道是龟岩，它在弋阳县南边十五里。我心中艳羡龟岩，但已找了到贵溪县去的船，不能中途停止。又行十里到弋阳县东关，于是把行李交托给静闻随船先去，我和顾仆停留在东关外旅店中，为的是明日到龟岩去游览。半夜时狂风怒吼，下起了雨。

二十日　早晨起来，雨下个不停。天大亮时打着雨伞出了旅店，进入弋阳县城东门内。县城南临溪流，溪流到这里稍微折向南，于是濒临城墙又开挖了一条支流作为城濠，它的下游又与溪流汇合。雨中经过县衙前，又往西到西南门，遇到一个姓舒的龟岩人打算回家，便跟随他出了城。越过护城河上的桥，走三里，渡过大溪。溪南岸有座塔，这里是弋阳县的水口。从这里起都是在山冈间走，石头高高低低，都

是整块整块的,没有花纹,没有丝毫的泥土。这时雨下得更大,从淋漓的雨幕中眺望龟峰,杳不可见。忽然看见路口有座山峰,形状如同龟峰,只是小一些,我怀疑它就是昨晚所见的那高插在天际诱我心动的山峰,询问后知道它是羊角峤,离龟峰还有五里远。等到了山峰前,远远望去,一座山峰中间破裂开,如一道门。随后见石门的南面忽然岔出一片石块,如同圭玉,那里就是天柱峰。等到了那片石块处,路忽然折向南去。我转往东进去,先经过一座拦水坝,坝南面汇积了一池水,它就是放生池。池水浸没了两边的崖脚。沿着山崖的左边,有一条凿开石壁筑成的栈道,这里就是展旗峰。上面是高耸的崖壁,下面是清澈的水潭,潭的尽头,竹子树木枝叶茂盛,疏密有致,掩映满整个山谷,山谷两边崖壁上飞瀑交注,如同玉龙乱舞,这些都是雨师山灵一起显示的奇幻景象。进入山谷,忽然看见南边山崖的最高处,有个通着光亮的孔穴,就像耳朵依附在头颅上,我先疑心它是凝滞的一片白云,走到最近处才知道是一条石缝。等抵达寺中方丈,见庭院中有人站立,有人起身,因为云气氤氲,人影忽隐忽现。这时雨势更大,我的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贯心上人急忙脱下他的衣服给我换上,烧着火让我们烘烤。我深知这里众峰很奇异,然而不能拨开云朵驱散雾气看个究竟啊!这一天雨从早到晚一直下着,为此我作了一首《五缘诗》。晚上睡在振衣台下的静室中。

【原文】

二十一日　早起,寒甚,雨气渐收,众峰俱出,惟寺东南绝顶尚有云气。与贯心晨餐毕,即出方丈中庭[①],指点诸胜。盖正南而独高者为寨顶,顶又有石如鹦嘴,又名鹦嘴峰,今又名为老人峰。上特出一圆顶,从下望之,如老僧南向,袈裟宛然,名为“老人”者以此。上振衣台平视,则其峰渐分为二;由双剑下窥,则顶若一叶缀起。其北下之脊,一起而为罗汉,再起而为鹦哥,三起而为净瓶,为北下最高脊,四起而为观音,亦峭。此为中支,北与展旗为对者也,楠木殿因之。从南顶而西,最峭削者为龟峰、双剑峰[②]。龟峰三石攒起,兀立峰头,与双剑并列,而高顶有叠石,如龟三叠,为一山之主名。峰下裂隙分南北者为一线天,东西者为摩尼洞,其后即为四声谷。从其侧一呼,则声传宛转凡四,盖以峰东水帘谷石崖回环其上故也。峰东最高者即寨顶,西之最

近者为含龟峰，其下即寨顶、含龟分脊处，而龟峰、双剑峭插于上，为含龟所掩，故其隙或显或合；合则并成一障，时亦陡露空明，昨遂疑为白云耳。双剑亦与龟峰并立，龟峰三剖其下而上合，双剑两岐其顶而本连。其南有大书“壁立万仞”者，指寨顶而言也。款已剥落，云是朱晦庵。此二峰为西南过脊之中，东北与香盒峰为对者也，而旧寺之向因之。从西而北，联屏障于左者，一为含龟峰，其下即为振衣台，平石中悬屏下，乃道登摩尼、一线天者也。二为明星峰，北接双鳌，南联含龟，在正西峰为最高。其上有窍若星。三为双鳌峰，峰北下插澄潭，即入谷所经放生池南崖也。此三峰环峙于谷西，而寨顶之脉西北尽于此。从南顶而东，最回环者为城垛峰、围屏峰，此为东南层绕之后，西北与双鳌峰为对者也。从东而北，列嶙峋于右者，覆者为轿顶峰，尖者为象牙峰，踞者为狮子峰。此联翩于谷东，而寨顶之脉，东北转于此，又从北而骈立为案焉。平而突者为香盒峰也。幻而起者灵芝峰也，即方丈静室所向。斜而张者展旗峰也，东昂西下，南北壁立，南插澄潭，即入谷之凿栈于下者。此三峰排拱于谷北，而寨顶之脉西南尽于此[3]。此俱谷之内者也。

若谷之外，展旗之北为天柱峰，即昨遥望开岐如圭者，旁又为狗儿峰[4]。狮子之南为卓笔峰。围屏峰之南，深壑中有棋盘石。寨顶之南又有朝帽峰。峰独高，孤立寨顶后，余从弋阳东舟中遥见者即此，近为诸峰所掩。又寨顶、朝帽间，则为接引峰。寨顶之西有画笔峰，盖寨顶北下者，既为罗汉诸峰，其南回西绕，列成屏嶂，反出龟峰之后者，此是也。岩上有泉，是名水帘洞。此俱谷之外者也。

其谷四面峰攒，独成洞窟。惟西向一峡，两崖壁立，水从中出，路亦从之。其南从龟峰之下，西从狮子峰之侧[5]，北从香盒、天柱之间，皆逾峰跻隙而后得度，真霄壤间一灵胜矣。其中观音峰一枝，自寨顶北坠，分为二谷：西则方丈静室所托，最后为振衣台、摩尼洞之路；东则榛莽深翳。

余曳杖披棘而入，直抵围屏峰、城垛峰之下，仰视“饿虎赶羊”诸石，何酷肖也。使芟夷深莽，叠级置梯，必有灵关再辟，奥胜莫殚者[6]。惜石乱棘深，无能再入。出，循狮子峰之北，逾岭南转，所谓轿顶、象牙诸峰，从其外西向视之，又俱夹叠而起。中悬一峰，恍若卓笔，有咄咄书空之状[7]，名之曰卓笔峰，不虚也，不经此不见也。峰之下俱石冈高

亘。其东又有石峰一枝，自寨顶环而北，西与轿顶、象牙诸峰，又环成一谷。余从石冈直南披其底，复以石乱棘深而出。因西逾象牙、狮子之间，其脊欹削，几无容足，回瞰内谷，真别有天地矣。此东外谷之第一层也。

复循外岭东行，南转二里，直披寨顶之后，是为棋盘石。一大石穹立谷中，上平如砥，镌其四旁，可踞可憩。想其地昔有考槃，今成关莽，未必神仙之遗也。其西南为朝帽峰，西北为寨顶，盖即围屏峰之后也。其外峰一枝，自朝帽峰下复环而北，又成一谷，但其山俱参差环立，不复如内二枝俱石骨削成者矣。此东外谷之第二层也。

寨顶、朝帽之间，峰脊度处，一石南向而立，高数十丈，孤悬峰头，俨若翁仲[8]，或称为接引峰，或称为石人峰。从棋盘石望之不觉神飞，疑从此可跻绝顶，遂披棘直穷岭下，则悬崖削石，无可攀跻也。仍从旧路至狮峰，过香盒峰，登灵芝峰，望天柱、狗儿二峰，直立北谷中。盖展旗与其北一峰又环成一谷，此北外谷也。



既而从展旗之西南，直东上其巅。东南眺朝帽峰之东，又分立一石，亦如接引，而接引则隐不可见；南眺叠龟、双剑，俱若一壁回环，无复寸隙也。下峰，从夹栈西出，循潭外南行[9]，出双鳌、明星、含龟之后，东视三峰，其背俱垂土可上。舍而更南，东入即水帘之径，逾叠龟、双剑，即下振衣谷中之道也。更舍而南，见有道东上，知为寨顶无疑矣。贾勇而登，二里，西视叠龟、双剑已在足下，始知已出水帘上。下视谷中，三面回环如玦，惟北面正对龟峰、双剑，其西有隙可通，然掩映不见所从。此南外谷之第一层也。

循崖端再上，已而舍左从右，则见东南冈上，乱石涌起，有若双芝骈立，盘大茎小，下复并蒂，中有穿孔，其上飞舞成形，应接不暇。又上一里，既登一顶，复舍右从左，穿石隙而上，转而东南行，其顶更穹然也。其北复另起一顶，两顶夹而成峡，东南始于过脊，西北溢于水帘，山遂剖为两界，而过脊之度其东南者，一石如梁，横两顶之间，梁尽而轰崖削起，决无登理。踞脊上回瞰南谷，崩陨直下，不见其底，但见东西对崖，悬岚倒翠，不知从何而入。此南外谷之第二层也。

久之，觅路欲返，忽见峡北之顶，有石如凿级自峡中直上者，因详视峡南石上，亦复有级如之，始知其路不从脊而从峡也。盖其寨为昔人盘踞之处，故梯险凿空，今路为草没，而石迹未泐。遂循级北下峡

中，复自峡攀级北上，一里，复东登再高处，极其东南，则恍与接引比肩，朝帽觌面矣。惟朝帽东离立之石，自隐不见，而朝帽则四面孤悬，必无可登。而接引之界于其中者，已立悬脊之上，两旁俱轰石错块，不特下不能上，即上亦不能下。其北下之谷即棋盘，其南下之谷即朝帽南来之脉所环而成者，亦不知其从何而入。此南外谷之第三层也。

独西无外谷。乃绝顶之北，东分为围屏、城垛，西分为鹦口；然其异，下仰则穹然见奇，上瞰反窅绝难尽也。时日色已暮，从绝顶四里下山。东向入至双剑、叠龟之下，见有路可入水帘洞，第昏黑莫辨，亟逾岭入方丈焉。

二十二日　晨起，为贯心书《五缘诗》及《龟峰》五言二首、《赠别》七言一首。晨餐后，复逾振衣台，上至叠龟峰之下，再穿一线而东，复北过四声谷。盖四声谷之壁，有一隙东南向，内皆大石叠架，若累级悬梯，便成楼阁，可通西北。而出其西北为摩尼洞，正下临方丈，平挹观音、净瓶、狮子诸峰。遂下岭，西南循外谷入水帘洞。其处三面环崖，回亘自天，而北与龟、剑二峰为对，泉从崖东飘坠，飞珠卷雪，为此中绝胜。盖龟峰峦嶂之奇，雁宕所无，但诎水观耳。此谷独飞珠卷雪，在深谷尤异。但其洞虽与泉对，而洼伏崖末为恨。顾其危崖四合，已可名洞，不必以一窟标举也。时朔风舞泉，游漾乘空，声影俱异。霁色忽开，日采丽崖光水，徘徊不能去。久之，再饭于寺，别贯心行。



仍从崖栈西出，十里，排前。五里，过状元桥北之分路亭，其南路乃由桥而至黄源窑者，从其西行十五里至留口[10]，暮涉其溪。溪西即为贵溪界，其溪自黄源来，至此入大溪，而市肆俱在溪西，乃投宿焉。自排前至留口，回望龟峰，只见朝帽峰俨若一羊角插天，此西向之望也，与弋阳东面之望不殊纤毫，第此处转见一石人亭亭在旁更为异耳。

注释

①方丈：《维摩诘经》说，维摩诘的居处，室方一丈，能广容大众。后因称佛教寺院里长老或住持居住的地方为方丈。中庭：厅堂的正中。

②龟峰：在弋阳县南十余里，有三十二峰，皆如笋笏林立，峭不可攀。中峰有巨石如龟形，故名龟峰。今仍为著名游览胜地。

③而寨顶之脉西南尽于此："西南"，陈本、四库本作"东北"，乾隆本作"西北"，丁本从"东北"。

④狗儿峰：乾隆本、四库本作“犬子峰”。

⑤西从狮子峰之侧：“西”，乾隆本、四库本作“东”。

⑥殚(dān 丹)：竭尽。莫殚：不尽。

⑦咄(duō)咄：表示惊诧的叹词，用以形容使人惊讶的事物。

⑧翁仲：传说有阮翁仲身达一丈三尺，异于常人，秦始皇命他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即称铜像、石像为翁仲。

⑨循潭外南行：“潭”，乾隆本、四库本作“放生池”。

⑩留口：今作流口，在弋阳县西隅、信江东南岸。

【今译】

二十一日　早晨起来，天冷得很，雨气渐渐散开，众峰都露了出来，只有寺东南的最高顶还有云气。和贯心吃完早餐，便走出方丈正厅堂，指点各处胜景。正南面高出周围山峰的为寨顶，它顶部又有石头如同鹦鹉嘴，所以又叫鹦嘴峰，如今又称为老人峰。峰顶上特冒出一个圆顶，从下面望上去，像个面朝南面的老和尚，袈裟逼真，取名为“老人”的原因就在于此。上到振衣台平视，那山峰逐渐分成两个；从双剑峰向下窥视，则那圆顶宛若一片叶子连着。寨顶向北延伸下去的山脊，第一个耸起的山峰为罗汉峰，第二个耸起的山峰为鹦哥峰，第三个耸起的山峰为净瓶峰，它是往北延伸下去的最高山脊，第四个耸起的山峰为观音峰，它也同样峻峭。这是中支，和北面的展旗峰对峙着，楠木殿建造在这山上。从南面的寨顶往西，最峻峭陡直的是龟峰、双剑峰。龟峰上三个紧相聚集的石头高耸起，直立在峰头，它与双剑峰并列着，而高高的峰顶上有重叠的大石头，如三只灵龟重叠，因此龟峰成为整座山的主名。龟峰下石头南北裂开的形成一线天景观，而东西分开的是摩尼洞，洞后就是四声谷。从谷侧呼喊一声，声音就会回响四次，这是因为龟峰东面的水帘谷石崖曲折环绕在它上面的缘故。龟峰东面最高的就是寨顶，西面最近的是含龟峰，含龟峰下面就是寨顶和含龟峰分脊的地方，而龟峰、双剑峰尖峭地插立在上面，因为被含龟峰所掩蔽，所以龟峰下那条石缝看上去或显或合；合在一起就形成一道屏障，有时突然分开露出天空，因而昨天便怀疑是一片白云。双剑峰也和龟峰并立着，龟峰下部有三处破裂开而上部合并在一起，双剑峰顶上分为两支而下面相连。这两峰南面有一处写着“壁立万仞”四个大字，那是指寨顶而言。字迹已经剥落，据说是朱晦庵书写的。这



两峰处在寨顶往西南穿越过去的山脊的中部，和东北面的香盒峰对峙着，以前的寺庙一向构筑在此处。由西向北，连成一线而在左边构成一道屏障的，首先是含龟峰，它下面就是振衣台。振衣台是从屏风般的崖壁中部悬空伸出去的平坦的石头，是登摩尼洞、一线天的道路所经处。第二个是明星峰，它北面接着双鳌峰，南面与含龟峰相连，在正西面的山峰中是最高的。峰上有个小孔若像星星。第三个是双鳌峰，峰北面的石崖向下插入清澈的潭水中，它就是昨天进入山谷后所经过的放生池南边的山崖。这三座山峰环绕耸立在四声谷西面，寨顶的山脉往西北延伸到这三座山峰尽头处结束。从南面的寨顶往东，最曲折环绕的是城垛峰、围屏峰，它们就是东南面层层环绕的山峰后面的、与西北面的双鳌峰对峙着的那两座峰。从东向北，排列在右边的嶙峋的山峰，顶上如有顶盖遮蔽的是轿顶峰，尖耸的是象牙峰，蹲伏的是狮子峰。它们连绵起伏横亘在四声谷的东面，寨顶的山脉东北面由此转向，又在北面并排耸立起些山峰，成为案山。平坦而向上突起的是香盒峰，形态变幻而耸起的是灵芝峰，它就是方丈的静室所对着的山峰。倾斜伸展的是展旗峰，它东边高昂西边低矮，南北两面崖壁直立，南面的崖壁插入清澈的潭水中，这就是我进来时的山谷中那座在下面凿开石头修成栈道的崖壁。这三座山峰排列环绕在四声谷的北面，寨顶的山脉西南面到此结束。这些都是四声谷里面的山峰。

若是四声谷的外面，展旗峰的北面为天柱峰，它就是昨天远远看去岔出圭玉一样的石片的那山峰，它旁边又是狗儿峰。狮子峰的南面为卓笔峰。围屏峰的南面，深谷中有块棋盘石。寨顶的南面又有朝帽峰。此峰高出其他山峰，孤零零耸立在寨顶后面，我在弋阳县东面从船中远远看见的就是此峰，到了近处它被众峰遮掩着。另外，寨顶和朝帽峰之间，则是接引峰。寨顶的西面有座画笔峰，大约寨顶往北延伸下去的山脉，是罗汉峰等山峰，它们折往南绕向西，排列成一道屏障，而绕到龟峰后面耸出的，就是画笔峰。画笔峰岩石上有条泉，称为水帘洞。这些都是四声谷外面的山峰。

这个谷四面山峰丛聚，中间单独形成洞穴。唯独朝着西面有一个山峡，两边崖壁直立，水从中间流出去，路也顺山峡走。从南面的龟峰下边、西面的狮子峰侧面、北面的香盒峰和天柱峰之间，都要翻越山峰攀着石缝才能进出山谷，真是天地间的一处灵奇优美的地方。其中观

音峰那一支，从寨顶往北向下延伸，分为两个山谷：西面的就是方丈的静室坐落在其间的那个，最末端是上振衣台、摩尼洞的路；东面被芜杂丛生的草木厚厚地遮蔽着。

我拄着拐杖劈开荆棘从东面山谷进去，直抵围屏峰、城垛峰下面，仰视"饿虎赶羊"等众多石头，形象是多么逼真啊！假若铲除掉长得很高的丛草，一级级铺起石磴，搭起梯子，到达上面，一定有如同灵关再现和僻静优美的景致连续不尽的一些地方。可惜石头杂乱荆棘很深，无法再进去。走出山谷，顺着狮子峰的北面，翻过山岭转往南，向西看去，所说的轿顶、象牙等各山峰又都互相夹峙重叠而耸起。中间倒悬着一座山峰，仿佛一支直立的笔，看上去有咄咄向空中书写的态势，称它叫卓笔峰是不错的，不经过这里就见不到它。卓笔峰下面尽是些石冈高高地横贯着。它的东面又有一座石峰，从寨顶环绕向北，与西面的轿顶、象牙等众山峰又环绕而形成一个山谷。我从石冈间一直向南穿行到石峰的底下，又是因为石头杂乱荆棘很深而退出来。于是向西翻越象牙峰、狮子峰之间的山脊，那山脊倾斜陡直，几乎无法立脚，在山脊上回首俯瞰内谷，真是别有天地。这是东外谷的第一层。

又顺四声谷外面的山岭往东走，折往南行两里，直穿到寨顶的后面，那里是棋盘石。一块大石头高高地拱立在山谷中，上面平滑得如同磨刀石，四周经过凿削，可盘坐可休息。我寻思这里以前曾有人隐居，如今成了与周围隔绝、杂草丛生的地方，未必是什么神仙的遗迹。它的西南边为朝帽峰，西北边为寨顶，它大概就位于围屏峰的后面。它外面有一支山脉，从朝帽峰下面又环绕向北，另外形成一个山谷，只是那座山峰高低起伏，环绕耸立在山谷外，不再像里面的两支山脉都是由裸露的石头、直立的崖壁构成。这是东外谷的第二层。

寨顶峰、朝帽峰之间，峰脊穿越过去的地方，有块石头向南矗立着，高有几十丈，孤零零地悬在峰头上，俨然是一尊石像，它或称为接引峰，或称为石人峰。从棋盘石处眺望那石峰，不觉神思飞扬，我怀疑从棋盘石可以攀登到最高处，便劈开荆棘一直探寻到峰下面，然而面前却是悬崖削石，无可攀登。仍旧从原路回到狮子峰，经过香盒峰，登上灵芝峰，从灵芝峰上望去，天柱、狗儿两座山峰直立在北边的山谷中。大概展旗峰与它北面的一座山峰又环绕形成一个山谷，这是北外谷。

随即，从展旗峰的西南面，直往东登上峰顶。向东南眺望，朝帽峰的东面，又分立着一块石头，也如同接引峰一样，而接引峰却被遮蔽着看不到；向南眺望，叠龟、双剑两座山峰都像是曲折环绕的一整块大石壁，不再露出一丝缝隙。走下展旗峰，从崖壁间的栈道向西出来，顺着那个水潭外侧向南行，到了双鳌峰、明星峰和含龟峰的后面，向东朝三座山峰上望去，它们的背面都附着有泥土，可以爬上去。我放弃爬山而再往南走，朝东边进去就是到水帘洞的路，翻过叠龟、双剑两座山峰就是下到振衣谷中的路。我又放弃而继续往南走，看见有条路往东面上去，心想必定是到寨顶的路无疑了。我鼓足勇气向上攀登，爬了两里，向西一看，叠龟峰和双剑峰已经在脚下，这才知道已经到了水帘洞山谷上。向下俯视谷中，东、西、南三面呈半环形，如同一块块玉，只有北面正对着龟峰和双剑峰，谷西面有条山峡通到外面，然而山峰草木掩映中看不见那山峡在哪里。这是南外谷的第一层。



顺着山崖边缘再向上爬，旋即抛开左边从右边攀登，便看见东南面的山冈上，乱石涌起，有两块石头若两棵灵芝并立，顶盘大茎杆小，下面似并蒂，中间有个孔。灵芝石以上，石头形态横飞纵舞，让人看了有应接不暇的感觉。再往上攀一里，登上一顶后，又抛开右边从左边攀爬，穿过石缝上去，折向东南边走，山顶更加穹隆。它的北面又另外耸起一顶，两顶夹峙，形成一个山峡，这山峡从东南面山脊越过去的地方开始，延伸到西北的水帘洞，山被剖成两崖，而越往东南面的山脊上，有块石头如同桥梁，横架在两顶间，石梁延伸到尽头，崩裂的崖壁笔直耸起，绝无攀登的可能。坐在山脊上回首俯瞰南边的山谷，一直向下塌落坠陷，见不到底，只看得到东西两边山崖对峙，山崖上雾气悬空缭绕翠色倒染，不知道从何处进入山谷中。这是南外谷的第二层。

过了许久，想寻找道路返下山，忽然看见山峡北面的峰顶上，有岩石像被凿出的石磴一样直伸峰顶，于是详细观察山峡南面的石头上，也有同样的石磴，这才知道路不是从山脊上而是从山峡中走。大概这个寨以前有人盘踞着，所以在险峻的山崖上凌空凿出了石阶梯，如今路被草隐没，但石磴并没有被破坏。于是顺石磴往北走下山峡，又从山峡中攀着石磴往北上去，一里，又往东登上一个更高处，走到它的最东南边，便恍若有与接引峰肩并着肩，和朝帽峰面对着面的感觉。只有朝帽峰东面那块分立的石头，被遮隐着看不见，而朝帽峰四面孤悬，

绝不可能登上去。隔在中间的接引峰，已经耸立在高而陡的山脊上，两旁都是崩裂的大石头交错叠压，不仅是不可能登上去，而且就是登上去也不可能下来。它北面下去就是棋盘石山谷，南面下去就是朝帽峰向南延伸过来的山脉环绕形成的山谷，也不知道是从何处进入山谷中。这是南外谷的第三层。

唯独西面无外谷。而最高顶端的北面，东边分为围屏峰、城垛峰，西边分出鹦口峰；然而奇异的是，从下面仰望上去高高隆起显出奇幻的景象，从上面俯瞰下来反倒深陷而绝难观览到它的全貌。当时天色已晚，我从最高顶上往下走四里下了山。朝东边进到双剑峰、叠龟峰的下面，看见有路可以进入水帘洞，只是天色昏黑，不辨方向，于是疾速翻过山岭回到方丈。

二十二日　早晨起来，为贯心书写《五缘诗》《龟峰》两首五言诗以及一首七言诗《赠别》。早餐后，又翻过振衣台，上到叠龟峰下面，再穿过一线天向东走，又往北经过四声谷。大概四声谷的四周崖壁中，有条夹缝向着东南，夹缝内全是大石头叠压堆架着，假若累砌石磴，悬空架梯，便成了楼阁，顺着它可以通往山谷西北面。而出了四声谷西北为摩尼洞，那里正下临方丈，和观音峰、净瓶峰、狮子峰等众山峰对平。于是走下岭，朝西南顺外谷进入水帘洞。那地方山崖环绕着三面，从高空回旋而下，北面对着龟峰和双剑峰，泉水从山崖的东面飘落下坠，有如飞珠卷雪，是这地方风景最优美之处。大略龟峰山峦的奇异，是雁宕山所没有的，只是水的景象比不上罢了。而这个山谷中瀑布飞珠卷雪，处在深谷间，尤为奇异。洞虽然和泉水对着，遗憾的是洞只是低低地隐藏在崖壁底端。环顾山谷中，高耸的崖壁四面相连接，本身就已经可以称为洞，不一定要用一个真正的洞穴来表明。当时北风舞动着泉流，水流凌空飘飞喷洒，声响形态都不同寻常。忽然间，天空晴开，眼前是太阳的光辉、壮美的崖壁、明亮耀眼的水流，我徜徉谷中舍不得离去。过了许久，再次到寺中吃了饭，然后告别了贯心出发。

仍旧从崖壁间的栈道往西出来，走十里，到排前。又走五里，经过状元桥北面的分路亭，亭南面的路就是经过状元桥到黄源窑去的，我们从亭西面走十五里到达留口，天黑时涉水渡过村旁的溪流。溪流西面就是贵溪县界，这条溪流从黄源窑流来，到此处汇入一条大溪中，而集市店铺都在溪西面，于是投宿到店铺中。从排前到留口的路中，回

首遥望龟峰的各山峰，只见朝帽峰俨若一只羊角插向天空，这是从西面望时所看到的形态，与从弋阳县东面望时所呈现出的形态分毫不差，只是转身从这个地方遥望，又看见一座岩石如人亭亭玉立在朝帽峰旁，更加奇异罢了。

【原文】

二十三日　晨起，渡大溪之北，复西向行。八里，将至贵溪城，忽见溪南一桥门架空，以为城门与卷梁皆无此高跨之理。执途人而问之，知为仙人桥，乃石架两山间，非砖砌所成也。大异之，即欲渡，无梁。亟趋二里，入贵溪东关[①]，二里至玉井头，觅静闻于逆旅，犹未晨餐也。亟索饭，同出西南门，渡溪而南即建昌道矣。为定车一辆，期明晨早发，即东向欲赴仙桥。逆旅主人舒龙山曰："此中南山之胜非一。由正南门而过中坊渡一里，即为象山，又名挂榜山，乃陆象山之遗迹也[②]，仰止亭在焉。其西南二里为五面峰，上有佛宇，峰下有一线天，亦此中之最胜也。其南一里为西华山，则环亘而上，俱仙庐之所托矣。其北二里为小隐岩，即旧名打虎岩者也。出小隐二里为仙桥，乃悬空架壑而成者。此溪南诸胜之概也。然五面峰之西，即有溪自南而北入大溪，此中无渡舟，必仍北渡而再渡中坊。"予时已勃勃，兴不可转，遂令龙山归，而问道于路隅。于是南经张真人墓。碑乃元时敕赵松雪撰而书者，刳山为壁，环碑于中。又一里，越一小桥，由旁岐东向溪，溪流直逼五面峰下。盖此溪发源于江湖山，自花桥而下即通舟楫[③]，六十里，西北至罗塘，又二十里至此，入溪为通闽间道[④]，其所北转皆纸炭之类也。适有两舟舣溪畔[⑤]，而无舟人；旋有一人至，呼之渡，辄为刺舟。过溪而东一里，由峰西北入其隘中，始知其山皆石崖盘峙，中剖而开，并夹而起，远近不一，离立同形。随路抵穹岩之下，拾级而上，得一台，缀两崖如掌。其南下之级，直垂涧底；其西上之级，直绕山巅。余意南下者为一线天，西上者为五面峰也。先跻峰，攀磴里许而至绝顶，则南瞰西华，东瞰夹壁，西瞰南溪，北瞰城邑，皆在指顾。然山雨忽来，僧人留点，踉跄下山。复从前磴南下一线天，则两崖并夹而上，直南即从峰顶下剖者，是为直峡。路至夹中忽转而东，穿坠石之隙，复得横峡。俱上下壁立，曲直线分，抵东而复出一坞，若非复人世矣。由坞而南，望两崖穹岩盘窦，往往而是。最南抵西华，以已从五面峰瞰视，遂不复登。



仍转出一线天，北逾一岭，二里，转而东，入小隐岩。岩亦一山东西环转，南连北豁，皆上穹下逊，裂成平窍，可庐而憩。岩后有宋人洪驹父书云："宣和某年由徐岩而上[6]，二里，复得射虎岩。"余忆徐岩之名，前由弋阳舟中已知其为余家物，而至此忽忘不及觉，壁间书若为提撕者[7]，亟出岩询之，无一能知其处。已而再闻有称峨嵋，在小隐东南三里者，余意其为徐岩之更名也，亟从之。遂由罗塘之大道，过一岭，始北转入山，竹树深茜[8]，岩石高穹，但为释人架屋叠墙[9]，无复本来面目，且知其非徐岩也。甫欲下，雨复大至，时已过午，遂饭岩中。既饭，雨止。问仙桥之道，适有一知者曰："此有间道。循山而东，穿坞北去，四里可至。"从之。路甚荒僻，或隐或现，或岐而东西无定，几成迷津。久之逾一山，忽见砻然高驾者[10]，甚近也。及下谷而趋，复茫不可得，盖望之虽近，而隔崖分坞，转盼易向，倅不易遇矣[11]。既而直抵其下，盖一石高跨峰凹，上环如卷，中辟成门，两端石盘下柱，梁面平整如台，正如砌造而成。梁之东，可循崖而登其上；梁之西，有一石相去三丈余，轰踞其旁，若人之坐守者然。余先至桥下，仰视其顶，高穹圆整不啻数十丈；及登步其上，修广平直，驾虹役鹊之巧，恐不追此也[12]。从其西二里，将抵象山，问所云徐岩，终不可得。后遇一老翁曰："余舍后南入即是。旧名徐岩，今为朝真宫，乃鬼谷修道处[13]，今荒没矣。非明晨不可觅，今已暮，姑过而问象山可也。"余以明晨将发，遂强静闻南望一山峡而入。始犹有路，渐入渐灭，两崖甚深。不顾莽刺，直穷其底，则石夹尽处，隘不容足。时渐昏黑，踯躅荆刺中，出谷已不辨路矣，盖此乃象山东之第三坞也。望其西又有一坞，入之不得路；时闻人声高呼，既久，知路在西，乃得入。则谷左高崖盘亘，一入即有深岩，外垂飞瀑。二僧俱新至托宿，问之，亦不知其为徐岩与否，当即所称朝真宫矣。此乃象山东之第二层也。从暗中出，复西而南寻象山，其地虽暗而路可循，两崖前突，中坞不深而峻，当其中有坊峙焉。其内有堂两重，祠位在前而室圮，后则未圮而中空。穿而入，闻崖间人语声，亟蹑级寻之，有户依岩窦间，一人持火出，乃守祠杨姓者，引余从崖右登仰止亭。亭高悬崖际，嵌空环映，仰高峰而俯幽壑，令人徙倚忘返[14]。杨姓者以昏黑既久，街鼓已动，恐舟渡无人，暗中扶余二里，送至中坊渡头。为余言，其父年已八十有八，尚健啖而善饭，盖孝而有礼者云。呼隔溪渡舟，渡入南关，里余，抵舒肆而宿。

是游也，从壁间而得徐岩之名，从昏黑而遍三谷之迹，溪南诸胜一览无余，而仙桥、一线一奇，又可以冠生平者，不独为此中之最也。

注释

①贵溪：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贵溪县。

②陆象山：（公元1139—1193年）即陆九渊，字子静，金豁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曾知荆门军，后回乡讲学，听者云集。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

③花桥：今名同，在贵溪县南境，西溪河源。舟楫：船只。

④入溪句：此溪明时称须溪，即今西溪河。

⑤舣（yǐ 蚁）：停船在岸边。

⑥宣和：北宋徽宗年号，时在公元1119—1125年，共七年。

⑦提撕：原为拉的意思，引申为提醒。

⑧茜（qiàn 欠）：草盛的样子。

⑨释人：佛教为释迦牟尼所创立，故佛教又称为释教。僧尼称为释人、释子，意即释迦的弟子。



⑩砻：通“拱”。下同。

⑪倅（cuì）：通“猝”，突然。

⑫迨（dài）：及，到。

⑬鬼谷：即鬼谷子，相传为战国时楚人，隐于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持身之术和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

⑭徙（xǐ）倚：流连不去。

【今译】

二十三日　早晨起来，渡过大溪北面，又向西行。走八里，将到贵溪城时，忽然看见溪南面有个桥门凌空横架，我想城门和卷梁都没有如此这般高高横跨在两边的。拉住路上的人询问，才知道是仙人桥，它是用石头架在两山间形成的，不是砖块砌成的。我觉得大为奇异，便想渡过溪观览，但溪上没有桥梁。赶紧疾走二里，进入贵溪东关，又走两里，到玉井头，在旅店中找到静闻，他还没有吃早餐。于是急忙找吃的，和静闻一道出了西南门，从西南门渡过溪往南去就是到建昌府的路了。在西南门预订了一辆车，约定明天早晨出发，就往东走，想前往仙桥。旅店主人舒龙山说：“这地方南面山中的胜景不只一处。从正南门经过中坊渡走一里，就是象山，又叫挂榜山，陆象山的遗迹仰止

亭就在山上。象山西南边两里为五面峰，峰上有佛教寺庙，峰下有一线天，也是这地方中风景最优美的处所之一。五面峰南面一里为西华山，此山自下盘旋而上，都是些道士的居室构筑在上面。五面峰北面两里为小隐岩，它就是以前称为打虎岩的地方。出了小隐岩走两里为仙桥，它是悬空架在深谷上而形成的。这些是溪流南各处风景名胜地的大概情形。然而五面峰的西面，就有一条溪水自南向北汇入大溪，那里没有摆渡的船，必须仍然回到北边再次从中坊渡渡河。”这时我已经兴致勃发，不可逆转，便让舒龙山回去，而我到路边去打探道路。随后向南经过张真人墓。墓碑是元朝时皇帝诏令赵松雪撰作并书写的，碑是挖开山石，凿成环形壁而凿成的。又走一里，越过一座小桥，从桥头岔路往东向溪边走，那溪直逼五面峰下。大概此溪发源于江湖山，从花桥以下就可航船，行六十里，往西北到罗塘，又二十里到此处，沿溪流航行，是通往福建的近路，沿溪往北转运的都是纸炭之类的物品。我们到溪边时刚好有两只船停在岸边，但没有船夫。随后有一人来到，叫他为我们摆渡，他立即把船划了过来。过了溪向东走一里，从五面峰西北面进入山隘中，这才知道此山尽是石崖盘结对峙，中间破裂开，并排耸立，间隔远近不一，但对立着的形态相同。顺着路抵达穹隆的岩石下面，拾级而上，见到个石台，石台上连缀着两块手掌似的石崖。从石台向南下去的石阶，直垂山沟底部；向西上去的石阶，直绕到山巅。我心想，从南面下去就是一线天，从西面上去就是五面峰。我们先登五面峰，攀着石磴往上爬一里左右就到了最高处，于是向南俯瞰西华山，向东俯瞰夹立的石壁，向西俯瞰南边的溪流，向北俯瞰贵溪城池，都在一指手、一回头间。然而忽然下起了山雨，僧人留我们吃了点心，我们便跌跌撞撞地下了山。仍旧从前面走过的石磴往南下到一线天，那里两边石崖并排夹峙，向上矗立，直通南边的山峡就是从峰顶往下裂开的那个，这是直峡。路到了夹壁中忽然折向东，穿过向下悬坠着的石头间的缝隙，又见到了横峡。横峡上下都是直立的石壁，弯处直处两边都仅隔一线，抵达横峡东面尽头后又进入一个山坞，让人觉得仿佛不再是人世间了！由山坞向南走，望见两边的山崖上，穹隆的岩石和曲折迂回的洞穴，到处都是。山坞的最南端抵达西华山，因为已经从五面峰上俯瞰过它的景象，便不再登山。

仍然往回走，出了一线天，向北翻越一座山岭，走二里，折向东，进

入小隐岩。这岩也是整座山自东向西环转，南面相连而北面豁缺，岩石都是上面穹隆而下面内缩，裂分成平直的洞穴，可以在其中建房休息。岩后面有宋代人洪驹父书写的一段文字："宣和某某年我由徐岩往上走，两里后，又到射虎岩。"回想徐岩这个名称，前些日子在驶往弋阳县的船上已经得知与我家有关，而到了这地方忽然忘记没能想起来，崖壁间的文字像是专门提醒我似的，于是赶忙出岩来询问，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它在何处。旋即又听说有座称为峨嵋岩的，在小隐岩东南面三里，我心中以为它是徐岩的另一个名，便急忙前往。于是从到罗塘去的大道上，翻过一座岭，这才往北转进山中，山上竹子树木高大茂盛，岩石高高隆起，但因佛家子弟在岩间架构房屋累砌墙壁，那岩已经不再是本来面目，而且我弄清了它不是徐岩。刚想下山，大雨又下起来，当时已过中午，于是在岩中吃饭。吃完饭，雨停下来。询问到仙桥的路，正好有个知道的人告诉说："从这里去有条小路。顺山向东走，然后穿过山坞向北，四里就可到达。"我们按那人所说的而行。路非常荒僻，忽隐忽现，或者不时地岔向东西两边，几乎成了迷津。走了许久，越过一座山，忽然看见一座高高拱架的天然石桥，离得很近。等下到山谷中前往时，又看不清它在哪里。这大概是因为望着虽然近，但中间隔着石崖、山坞，转眼间方向变换了，一下子不容易发现。不久，直抵达石桥下，一块大石头高高横跨在两边山峰低凹处，上部环拱，如同圆筒，中间辟成门洞，两端的石头盘曲而下形成桥柱，石桥顶部平整如台，正如人工累砌建造而成的。从石桥的东面，可以顺崖壁登到它的顶上；石桥西面，有一块石头相距三丈多，高高地盘踞在桥旁边，如同一个坐在那里守护石桥的人。我先到桥下，仰视桥顶高高隆起，圆而齐整，距地面不下几十丈；等登上桥漫步，就觉得桥修长宽广，平坦笔直，那横贯空中的长虹和织女在七夕驱使喜鹊搭起的仙桥，恐怕都比不上这座石桥。向西走两里，快要到象山时，打听所说的徐岩，终究没有结果。后遇到一个老翁，他告诉说："从我住房后面往南进去就是。以前叫徐岩，如今是朝真宫，它是鬼谷子修道的地方，现在已经荒废湮没了。不等到明天早晨找不到那里，今天已经天晚，姑且过去探问象山的一些情况还可以。"我因打算明天早晨要出发，便强迫静闻和我一道向南朝着一个山峡走进去。开始时还有路，逐渐进去路就逐渐消失，两边的山崖都很幽深。我们不顾丛草荆棘，直下到峡底，两边石

崖相夹的尽头处，狭窄得立不下脚。当时天逐渐黑下来，我们步履艰难地从荆棘中往回走，走出山谷已经辨不清路了，大概这是象山东面的第三个山坞。看到西面又有一个山坞，走过去却没有找到进去的路；这时听到有人高声呼喊，过了好久，才知道路在西面，于是得以进入山坞中。山谷的左边高高的山崖盘曲连绵，一进去就有一个幽深的岩洞，岩洞外面挂着飞瀑。岩洞中的两个僧人都是新到这里托宿的，向他们打听，他们也不知道这里是否是徐岩，我想应该就是所称的朝真宫了。这是象山东面的第二层。从黑暗走出山谷，又往西而后折向南探寻象山，那地方虽然黑暗中但有路可循，象山的两座石崖向前伸突出来，中间的山坞不深但四周峻峭，山坞中间耸立着一个牌坊。牌坊以内有个分为前后两重的祠堂，祠位在前堂但房屋已坍塌，后堂未坍塌但里面是空的。穿过祠堂往里走，听到崖壁间有人的讲话声，赶忙踏着石级找上去，原来有户人家住在岩洞中。有一人拿着火把走出来，他是守护祠堂的人，姓杨，他领我从崖壁右边登上仰止亭。此亭高悬在崖壁边缘，四面空透，青山环映，在亭上仰头可以观览高峻的山峰，俯首可以窥视幽深的沟谷，令人流连忘返。姓杨的因为天黑已久，街上的更鼓已经敲过，担心渡口无人摆渡，便搀扶着我在黑暗中走了二里，送我们到达中坊渡渡口边。他告诉我，他父亲已经八十八岁，但饭量还很好。我想他大概是个孝顺而知礼的人。我们喊了溪流对岸的船将我们摆渡到南关，又走一里多，抵达舒家旅店休息。

这次游览，从崖壁间发现了徐岩这个名称，在昏黑中足迹踏遍了三个峡谷，溪南面的各处胜景一览无余，而其中的仙桥、一线天两处奇观，又可以说是平生所游胜景中最绝妙的，不止是这地方的最佳风景名胜。

【原文】

二十四日　晨餐后，仍渡西南门大溪候车夫，久之发，已上午矣。南十里，新田铺[1]。其处山势渐开，正在西华山之南，回望诸岩突兀，俱并成一山，只有高下，无复剖裂之痕矣。又十里，饭于联桂铺。又二十里，过马鞍山为横石铺，于是复入山谷。又四里，逾一岭，下宿于申命地。其地南对应天山，为张真人上清宫入山始境，其曰“申命”者，正对“应天”而言也。

是夜，逆旅主人乌姓为余言："此南去上清二十五里，而西去仙岩只二十里，若既至上清而去仙岩，亦二十里。不若即由此向仙岩而后上清也。"余善之，遂定计，明日分静闻同车一辆待我于上清，余以轻囊同顾仆西从间道向仙岩。主人复言："仙岩之西十五里有马祖岩。在安仁界。其岩甚胜，但先趋仙岩亦复稍迂，不若竟赴马祖，转而东，由仙岩、龙虎以尽上清为最便。"余益善之。

二十五日　平明，饭而发。雨丝丝下，不为止。遂别静闻，彼驱而南，余趋而西。四里，至章源。四里，过一小岭，至桃源。又过一小岭，二里至石底。过水二重，俱有桥，三里，至连塘[②]。过一小岭，二里，过一桥。又二里，铁垆坂。又三里，过香炉峰。其峰回亘三叠，南面直剖而下，中有一凹，结佛庐于上。时雨大作，竟不及登。香炉峰西即为安仁东界，于是又涉饶州境矣[③]。三里，简堂源。过一里，雨狂甚，衣内外淋漓。三里，过新岩脚，而不知岩之在上也。从其东峡穿而北入，见其西崖下俱有横亘之岩，飞瀑交洒于上，心知已误，因避雨岩间，剖橘柚为午餐。已而令顾仆先探其北，不见影响。复还探其南，见南崖有户掩竹间，以为是无误矣，亟出而趋其上。岩虽高敞，盘亘山半，然石粗窍直，无宛转玲珑之致。时已知其为新岩，非旧岩也，且岩僧虽具餐，观其意惟恐客不去，余遂亟出，趋下山。又踯躅雨中，西一里，转而北入山峡。峡口巨石磊落，高下盘峙，深树古藤，笼罩其上，甚有雅致。由峡而入，其崖东西并峙，北连南豁，豁处即峡口，而连处其底也。马祖岩在左崖之半，即新岩背。其横裂一窍亦大约如新岩，而僧分两房，其狗窦猪栏，牛宫马栈，填塞更满。余由峡底登岩南上，时雨未已，由岩下行，玉溜交舞于外，玉帘环映于前，仰视重岩叠窦之上，栏栅连空，以为妙极。及登之，则秽臭不可向迩[④]，皆其畜埘之所，而容身之地，面墙环堵，黑暗如狱矣。时余衣甚湿，日且就昏，其南房方聚众作法，拒客不纳，北房亦尤而效之，求一卧不可得。彷徨既久，寒冽殊甚，强索卧石龛之间。令僮以所赍米具就炊[⑤]，始辞无薪，既以细米易，而成粥竟不见粒米也。



二十六日　平明起，再以米炊，彼仍以细米易，姑餐而即行。仍从北连处下，令顾仆先出峡门之口，余独转上西崖。其岩亦横裂如马祖，而无其深，然亦无其填塞诸秽趣也。从岩畔直趋而南，路断处辄为开凿，既竭岩端，崖壁峻立，不可下瞰，忽有洞透峡而出。既越洞西，遂分

两道，一道循崖而北，一道循崖而南，两崖并夹，遂成一线。线中东崖之下，复裂为岩，亦横如马祖，而清净幽渺，忽有霄壤之异。岩外之崖，与对崖俱下坠百仞，上插千尺，俱不合如咫，而中亦横裂，邃若重楼。惟极北则豁然，以为可通外境，而豁处天光既辟，地险弥悬，削崖穹壁，莫可下上，洵自然之幽阻，非所称别有天地者耶？复还至洞门分道处，仰其上层，飞石平出，可以上登而又高无可攀。从其南道转峰侧而上，则飞阁高悬，莫可攀跻，另辟一境矣。时顾仆候余峡下已久，乃穿透腹之洞，仍东出崖端，欲觅道下峡口，不可得；循旧沿崖抵北连处下，则顾仆见余久不出，复疾呼而至矣。遂与同出峡口，东南四里，过南吉岭。遥望东面乱山横翠，骈耸其北者，为排衙石，最高；嵚突其南者，为仙岩，最秀；而近瞰岭下，一石尖插平畴，四面削起者，为碣石，最峭。下岭，即见大溪自东而来，直逼岭脚。其溪发源泸溪[⑥]，由上清而下。乃从溪北溯溪，东南四里，至碣石下。则其石仰望穹然，虽渐展而阔，然削立愈甚，有孤柱撑天之状。其下有碣石村，是为安仁东南界；渡溪南为沥水，山溪上居民数十家，于是复属贵溪矣。又东五里，直抵排衙石之西，是为渔塘。渔塘居民以造粗纸为业，其地东临大溪。循溪西南行一里，为蔡坊渡[⑦]，遂止宿焉。

二十七日　蔡坊渡溪东一里，龙虎观[⑧]。观后一里，水帘洞。南出山五里，兰车渡。三里，南镇宫。北行东转一里，渡溪即上清街[⑨]，其街甚长。东一里，真人府。南渡溪五里，越一岭，曰胡墅。西南七里，曰石冈山，金谿县东界也，是入抚州境。又三里曰淳塘，又五里曰孔坊[⑩]，俱江姓，宿。

二十八日　由孔坊三里，郑陀岭。七里，连洋铺。十里，葛坊[⑪]。十里，青田铺。有石梁水，出邓埠[⑫]。十里，茅田，即往抚州道。下一岭为五里桥[⑬]，水始西向许湾，桥南有庵，旁有阁，为迎送之所。东南入金谿城[⑭]。城径二里，由东出西，其北门为抚州道[⑮]。城外东北为黄尖岭，即出金处，志所称金窟山。在城东五里。其西为茵陈岭，有冈西走，即五里北分水之冈矣。金窟山之东南，环绕城南者，曰朱干山。即翠云山，翠云寺在焉。今名朱干。自金窟、茵陈，北东南三面环城，所云“锦绣谷”也。惟西南少缺，小水沿朱干西去，而下许湾始胜舟云。朱干之南有山高耸，亦自东北绕而南，为刘阳寨、牟淤岭，其东为泸溪，西为金谿之大塘山，疑即志所称梅峰也。又南为七宝山。

二十九日　发自大塘。对大塘者，东为牟瓅顶大山也。南十里为南岳铺，又西南十里为贾源[16]，又五里为清江源。沿江西南，五里为后车铺[17]，饭。又南十里为界山岭。一名韩婆寨。下岭二里，为泸溪分道。又二里为大坪头，水始南流。又四里为横坂铺。五里，七星桥。又五里，潭树桥[18]。十里，梧桐隘。揭阳无渡，到建昌东门宿[19]。

（十一月初一日缺）

注释



①新田铺：今仍名新田，在贵溪县治稍南，西溪河西岸。

②连塘：今作莲塘，在贵溪县西隅。

③安仁：明为县，隶饶州府，治今余江县北的锦江镇。饶州：明置饶州府，治鄱阳，即今波阳县。

④向迩（ěr 尔）：接近。

⑤憧（tóng）：童仆。赍（jī 基）：旅行人携带衣食等物。

⑥泸溪：明为县，隶建昌府，治今资溪县。此大溪明代亦称泸溪，下游称白塔河，今仍称白塔河。

⑦渔塘：今名同，又称毕家。蔡坊渡：今仍作蔡坊。皆在贵溪县西隅，白塔河西岸。

⑧龙虎观：龙虎山三面悬崖，前有一小山，环境独特，风光秀丽。西晋永嘉年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第四代孙张盛，自汉中移居此。今尚可寻觅龙虎观、七重天、仙女散花、栈道等遗迹及摩崖石刻。

⑨上清街：今为镇，在贵溪县西南隅，鹰厦铁路线西，白塔河东岸。有上清宫和天师府。上清宫为历代张天师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祀奉道教教祖太上老君的地方，有福地门、九曲巷、下马亭、午朝门、钟楼、玉门殿、东隐院等建筑。天师府为历代张天师住地，占地5万多平方米，有房舍500余间，分头门、二门、三门、前厅、正厅等，层层叠叠，以甬道贯道，龙柱金壁，雕梁画栋，院内古木参天。

⑩孔坊：今名同，在金溪县东隅。

⑪葛坊：今名同，在金溪县东北境。

⑫青田铺：应即今石良溪，其水为白塔河支流，明代称石梁水。汇入白塔河处即邓埠，今作邓家埠，为余江县治。

⑬五里桥：今名同，在金溪县治稍北的公路旁。

⑭金谿：明为县，隶抚州府，即今金溪县。

⑮抚州：明置抚州府，治临川，即今抚州市。

⑯贾源：今名同，在金溪县南境。

⑰后车铺:今称后车何家,在金溪县南隅,芦河南岸。

⑱潭树桥:今作潭市桥,又称徐家,在南城县北境的公路线上。

⑲建昌:明置建昌府,治南城,即今南城县。

【今译】

二十四日　早餐后,仍然渡过西南门外的大溪等候车夫,许久后才出发,已经上午了。往南十里,到新田铺。那里山势渐渐开阔,正处西华山的南面,回首望去,众岩突兀,全都连成了一座山,只有高低的差别,不再有破裂分开的痕印了。又行十里,在联桂铺吃饭。又走二十里,过了马鞍山为横石铺,从横石铺后又进入山谷中。又走四里,翻越一座山岭,下了岭投宿在申命地。那地方南面对着应天山,是进山到张真人上清宫去的起始处,它之所以叫"申命",正是相对于"应天"而言的。

这天夜里,姓乌的旅店主人告诉我:"这里南面到上清宫二十五里,而西面到仙岩只有二十里,假若到上清宫后再去仙岩,也有二十里。不如就从这里前往仙岩然后再去上清宫。"我很赞同他说的,于是定下计划,明天让静闻坐一辆车到上清宫等我,我和顾仆轻装向西从小路到仙岩。旅店主人又说:"仙岩西面十五里有个马祖岩〔在安仁县界内〕。马祖岩景致极佳,假若先奔赴仙岩后又到马祖岩也同样略有些迂曲,不如直接到马祖岩去,然后折向东,由仙岩、龙虎岩最后游览上清宫最为方便。"我更加赞同这个建议。

二十五日　天大亮时,吃了饭就出发。满天濛濛细雨,一直不停。告别了静闻,他往南行,我朝西走。四里,到章源。又走四里,翻过一座小山岭,到桃源。又翻过一座小山岭,走二里到石底。渡过两条水流,水流上都架有桥,走三里,到连塘。翻过一座小山岭,走二里,越过一座桥。又走二里,到铁垆板。又走三里,过香炉峰。这座山峰呈三层旋绕,南面从上直往下破裂开,中间有一块凹下去的地方,上面构筑了僧人的小屋。当时雨下得很大,竟然没能攀登。香炉峰的西面就是安仁县东界,从这里起又步入饶州府境内了。走三里,到简堂源。走一里,雨下得很猛,内外衣服都被淋透了。又走三里,经过新岩脚,然而不知道岩就在路上面。从新岩东面的山峡往北穿越,见此岩西面的崖壁下都是横亘的岩石,岩石上飞瀑交洒,心想已经走错了路,于是到

岩石间去避雨，并剥开橘子、柚子当午餐吃。旋即叫顾仆先到岩北面探寻，但没有任何消息。他又回往南面探寻，见到南面山崖间有户人家掩映在竹丛中，我以为那是马祖岩无误了，赶忙走出避雨的地方登上山崖。那岩洞虽然高而宽敞，盘亘在半山间，然而石质粗糙，洞穴平直，缺少曲折玲珑的意态。这时已经弄清它是新岩，不是旧岩，并且看出居住在岩洞间的僧人虽然备了餐，但又唯恐客人不离开的样子，于是我们赶忙出了岩洞，迅速奔下山。又在雨中时走时停地往西行一里，折往北进入山峡中。山峡入口处众多大石头杂沓地堆叠着，自高处到低处盘结耸立，深树古藤笼罩在上面，很是雅致。由峡口进去，东西两边崖壁对峙，山峡的北端山崖连接而南端敞开，敞开处就是峡口，而山崖连接处是峡底。马祖岩在左边山崖的半山腰，即新岩的反背。崖壁间横向裂开一个洞，也大略如同新岩的那个洞一样，僧人分住在两间房子中，岩洞中狗窝、猪栏、牛圈、马棚，填塞得满满的。我从峡底往南向上攀登此岩，当时雨未停止，从岩下行走，洁玉般的水流交相飞舞在岩外，洁玉般的水帘环绕辉映在眼前，仰视重叠的岩洞上面，栅栏飞架在空中，以为必定美妙至极。等登上去，却肮脏腐臭得不可接近，几乎都是些牛马猪鸡的栖息处所，而人居住的地方，狭小简陋，黑暗得如同地狱。当时我衣服很湿，而且天将要黑下来，岩洞南边的房子中正汇集众人作法术，拒绝接纳客人，北边的房子也是一样，要找一个躺卧的地方都不可能。徘徊了许久，寒冷得要命，硬是要了一个石龛躺卧在其间。叫童仆用随身带来的米和炊具去生火做饭，僧人先是推辞说没有柴禾，后又用细米换了我们的米，而煮成粥后竟然见不到一颗米粒！

二十六日　天大亮时起来，又拿米做饭，那僧人仍用细米调换，我们将就着吃了些就出发。仍然从山峡北端的山崖连接处下来，我让顾仆先走出峡门口，自己一个人转往西登上山崖。岩洞也如马祖岩一样横向裂开，但没有马祖岩深，不过也没有马祖岩那样各种污秽之物到处填塞的情景。我从岩洞边一直奔向南面，路断绝的地方崖壁被凿开，到了岩的边缘处，崖壁高峻陡直，不可往下俯瞰，忽然有个洞贯通山峡显露出来。越过那洞的西面后，路便分成两条，一条顺山崖往北去，一条顺山崖往南去，两边崖壁夹峙，中间便形成了一条线。那条线中间的东边崖壁下面，又破裂开形成岩洞，它也如马祖岩一样呈横向，

然而清新洁净，深邃幽远，我忽然觉得两者间有天壤之别。岩洞外面的崖壁与对面的崖壁，都下坠百丈，上插千尺，两边相隔仅有咫尺，而且都是横向裂开，如重重高楼一样深邃。只有最北面很开阔，我以为可以通往外面的地方，但那敞开处虽然露出天空的光明，地势却更加高峻险要，陡峭穹隆的崖壁，不可下走和上攀，实在是大自然中非常僻静险要的一处地方，而这不就是所说的“别有洞天”的那种地方吗？又回到洞门口分路处，仰头观看洞的上层，凌空飞突的岩石平平地伸出去，人可以站立到上面而又因太高无法攀援。我从洞南边的路转到山峰侧面往上爬，飞阁高悬，不可攀登，另外形成了一块天地。当时顾仆已经在山峡下边等了我许久，于是穿过那个贯通山崖内部的洞，仍然往东到了山崖边缘，想寻找道路下到峡口，然而没有找到路；顺来时的路沿山崖抵达北端山崖连接处时，顾仆见我许久未走出山峡，又大声地连连呼喊着找了过来。于是和顾仆一同出了峡口，往东南走四里，经过南吉岭。遥望岭东面，乱山横翠，那并列耸立在北面的，是排衙石，它最为高峻；那倾斜突立在南面的，是仙岩，最为秀丽；而从近处俯瞰岭下，那尖峭地插立在平坦的田块中，四面笔直向上耸起的，是碣石，最为峻峭。走下南吉岭，就看见一条大溪从东面流来，直逼岭脚。这条溪发源于泸溪县，经过上清街往下流。于是从溪北岸溯溪流，向东南走四里，到达碣石下面。仰望这块石头高大穹隆，虽然它向上逐渐伸展而变得宽阔，然而却更加陡直，显出孤柱撑天的态势。它下面有个碣石村，此村在安仁县的东南边界；渡过溪往南走为沥水，这条山溪的岸上住着几十家居民，从这个村庄开始又属于贵溪县地。又往东走五里，直抵达排衙石的西面，这里是渔塘村，村中的居民以造粗纸为业，村子的东面濒临一条大溪。顺大溪向西南行一里，为蔡坊渡，于是停下来投宿在这里。

二十七日　从蔡坊渡渡过溪水往东走一里，为龙虎观。从观后走一里，为水帘洞。往南出了山走五里，为兰车渡。再走三里，为南镇宫。往北而后折向东走一里，渡过溪水便是上清街，那街道很长。往东走一里，为真人府。往南渡过溪水走五里，翻越一座山岭，那岭叫胡墅岭。往西南走七里，叫石冈山，它是金谿县的东界，从这里便进入了抚州府境内。又走三里叫淳塘，又走五里叫孔坊，村中居民都姓江，这天就投宿在这里。

二十八日　从孔坊走三里，为郑陀岭。七里为连洋铺。十里为葛坊。十里为青田铺〔有一条石梁水，流往邓埠〕。十里为茅田，这里就是到抚州府的路。下一座岭为五里桥，从此处起水才向西流往许湾，桥南有座庵，庵旁边有个阁，是人们迎来送往的场所。再往东南走，进入金谿城。城东西长两里，我们由东往西走出城，城北门是到抚州府去的路。城外东北面为黄尖岭，它就是出产金子的地方，志书上所称的金窟山。〔在城东面五里〕黄尖岭的西面是茵陈岭，茵陈岭的一条山冈往西延伸，是五里桥北面的分水山冈。位于金窟山东南边、环绕在城南面的，叫朱干山〔即翠云山，翠云寺就在这座山上。如今称朱干山〕。金窟山、茵陈岭从北、东、南三面环绕县城，就是所说的“锦绣谷”。只有县城西南面略微缺开些，一条小水沿朱干山麓向西流去，流下许湾桥才能够航船。朱干山的南面有山峰高高耸立，也是从东北绕往南面去，那是刘阳寨牟漃岭，它的东面为泸溪，西面是金谿县的大塘山，我怀疑就是志书上所称的梅峰〔再往南为七宝山〕。



二十九日　从大塘出发。对着大塘的，东面是牟漃顶大山。往南走十里为南岳铺，又往西南走十里为贾源，又走五里为清江源。沿江流往西南走，五里为后车铺，在那里吃饭。又往南十里为界山岭〔又叫韩婆寨〕。下了岭走二里为到泸溪县和建昌府的分路处。又走二里为大坪头，从这里水才流往南。又走四里为横坂铺。又走五里为七星桥。又走五里为潭树桥。再走十里为梧桐隘。揭阳没有渡口，到建昌府东门才投宿。

（十一月初一日缺）

【原文】

十一月初二日　出建昌南门，西行二里至麻姑山足[①]。上山二里，半山亭，有卧瀑。又一里半，喷雪亭，双瀑。麻姑以水胜，而诎于峰峦[②]。半山亭之上，有水横骞，如卧龙蜿蜒。上至喷雪，则悬瀑落峰间，一若匹练下垂，一若玉箸分泻。分泻者，交萦石隙，珠络纵横，亦不止于两，但远眺则成两瀑耳。既坠，仍合为一，复如卧龙斜骞出峡去。但上之悬坠止二百尺，不能与雁宕、匡庐争胜。又一里，连泄五级，上有二潭甚深，旧亭新盖，可名“五泄”。五泄各不相见，各自争奇。螺转环连，雪英四出；此可一目而尽，为少逊耳。又半里，龙门峡，上有桥。两

崖夹立，泉捣中壑，不敢下视；架桥俯瞰于上，又变容与为雄壮观。龙门而上，溪平山绕，自成洞天，不复知身在高山上也。又半里，麻姑坛、仙都观。左有大夫松，已死；右有通海井。西上岭十里，逾篾竹岭，为丹霞洞。又上一里，为王仙岭，最高。西下二里，张坊。西左坳中为华严庵，宿。

初三日　王仙岭东下一岭为丹霞洞。又逾篾竹岭西坳中，南上越两山，东南共五里为飞炉峰，有小石炉方尺，自军峰山南飞至。其地南为军峰，北接麻姑，东瞰盱江，西极芙蓉，盖在五老峰之西，阳华峰之西北矣。（已下缺）

初四　出建昌东门，过太平桥南行，循溪五六里，折而西一里，出从姑之南，上天柱峰，见山顶两石并起如双髻者。北向登其岩，曰飞鳌峰。岩前曰长春阁。阁之东有堂曰"鳌峰深处"，为罗先生讲学之所。其后飞突而出，倒书曰"印空"。下有方池，名曰玉冷泉。从东上天际亭，亭后凿石悬梯而上，有洞。洞口隘如斗，蛇伏乃入，其中高穹而宽。此天柱之南隅也。出洞，仍下石级，沿崖从西登。天柱、鳌峰之间，有台一掌，上眺层崖，下临绝壁，竹拂石门，树悬崖隙，为云岩台。从其上西穿峰峡，架木崖间，曰双玉楼。再西，一石欲坠未坠，两峡并起，上下离立，若中剖而分者，曰一线天。此鳌峰之北隅也。一线既尽，峡转而北，有平石二片，一方一圆，横庋峡内，曰跏趺石。此二峰者，从天柱之西，鳌峰之北，又起二峰，高杀于鳌峰、天柱，而附丽成奇者也。其东一峰，即南与鳌峰夹成一线、又与西峰夹庋跏趺者。西峰之西，又有片石横架成台，其东西俱可跏趺云。从跏趺石东践一动石[③]，梯东峰而上，其顶南架梁于一线，遂出鳌峰之巅，东凿级以跻，遂凌天柱之表。于是北瞰郡城，琉璃映日；西瞻麻峤，翡翠插天。时天霁，明爽殊甚。从此北下天柱之北，穹崖下临，片石夹立，上有古梅一株，曰"屏风石"。天柱北裂一隙，上有悬台可跻而坐，曰"滴水崖"。内有石窦，直上三丈，正与南隅悬崖之洞相对。此天柱之北隅也。从此东下，又得穹崖一层，曰读书台，今为竹影庵。从其南攀石而登，曰梅花岩，石隙东向，可卧可憩。此天柱东隅之下层也。飞鳌之西有斗姆阁，其侧有蟾窟石[④]，下嵌为窝，上突为台，亦可趺可啸。此飞鳌西隅之下层也。（已下有缺）

是日，建昌遇夏调御、丘士章。



注释

①麻姑山:在南城县西南,有仙羊、五老、万寿、秦人、葛仙、逍遥等峰,有瀑有池,以水取胜。山顶有古坛,相传麻姑得道于此,还有仙都观、会仙亭等胜迹,为道教名山。麻姑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仙,传为建昌人,手指像鸟爪,能掷米成珠,自言曾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蓬莱之水也浅于旧时,或许又将变为平地。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她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西王母祝寿,称“麻姑献寿”。

②诎(qū屈):短缩。

③从跏趺石东践一动石:“东”,乾隆本、四库本作“北”。

④蟾窟石:乾隆本、四库本作“蟾蜍”。

【今译】

十一月初二日　走出建昌府南门,往西行二里,到达麻姑山脚。上山二里,到半山亭,亭旁边有一条卧瀑。又往上爬一里半,为喷雪亭,那里有两条瀑布。麻姑山以水的景观为最优美,而差在峰峦的峻秀方面。半山亭上,有条水流横贯在山间,如一条卧龙蜿蜒。上到喷雪亭,却见高悬的瀑布泻落在山峰间,一条如一匹洁白的绢帛往下垂挂着,另一条好似一束白玉筷子向下分泻。分泻下来的那条瀑布交注萦流在石头缝隙间,交织成一个纵横的网络。瀑布也不只两处,只是从远处眺望成两条而已。它们坠落以后,仍然汇合为一股水流,同样如一条卧龙斜贯出峡。但是瀑布上下悬坠的高度只有两百尺,不能和雁宕山、匡庐山的瀑布争优胜。又往上一里,瀑流连续向下坠落五层,瀑流上面有两个很深的潭,潭边的旧亭子新修了一番,可以称为“五泄亭”。五层瀑布各不相见,各自争奇。瀑布螺旋环连,雪花四溅;在亭子上可以尽览五层瀑布的景象,因为这里略比瀑布顶端低一些。又往上半里,到龙门峡,峡上有桥。两边崖壁夹立,泉流捣入中间的深谷中,人不敢往下看;架了桥在桥上俯瞰,水势又变得雄伟壮观。沿龙门而上,溪流平缓,山峦环绕,自成一片幽静奇异的天地,让人不再感觉到置身在高山上面。又往上半里,到达麻姑坛和仙都观。左边有棵大夫松,已经枯死;右边有口通海井。往西上岭十里,翻过篾竹岭,为丹霞洞。又往上一里,为王仙岭,它最高峻。往西朝下走二里,为张坊。张坊西面左边山坳中为华严庵,于是投宿在庵中。



初三日　从王仙岭东面走下一座山岭为丹霞洞。又翻过篾竹岭西面的山坳,向南往上越过两座山,再往东南共走五里为飞炉峰,峰上

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石炉,传说它是从军峰山南面飞来的。那地方南边为军峰山,北边接着麻姑山,向东可以远望盱江,向西可以尽览芙容峰,大略在五老峰的西面、阳华峰的西北面。(以下缺)

初四日　出了建昌府东门,越过太平桥往南行,顺溪流走五六里,又折向西走一里,出了从姑峰南面,攀上天柱峰,看见一座顶上两块石头并列耸起,如同双髻的山峰。向北登上那山峰间的岩石,为飞鳌峰。岩前面有个阁叫长春阁。阁的东面有个堂,匾额上写着"鳌峰深处"四个字,是罗先生讲学的处所。堂后面岩石飞突而出,岩上倒写着"印空"两个字。岩石下有一个方形池子,名叫玉冷泉。我从玉冷泉东面上到天际亭,亭后凿开石壁修筑了一悬空的石阶梯,顺石阶梯爬上去,有一个洞。洞口狭窄如斗,我像蛇一样卧伏着才钻了进去,洞中高穹宽阔。此洞处天柱峰的南隅。出了洞,仍然沿石磴下来,顺着山崖从西面攀登。天柱峰和鳌峰之间,有个手掌似的平台,上眺层崖,下临绝壁,翠竹轻拂石门,绿树悬立在崖缝间,这是云岩台。从云岩台上往西穿越山峰间的峡谷,崖壁间架着一座木楼,叫双玉楼。再往西,峡谷顶上有一块石头将坠未坠,两边的崖壁并排耸起,上下崖石并立,如同从中间破裂而分开的一样,叫一线天。这里处鳌峰的北隅。过了一线天,峡谷转往北,有两片平整的石块,一方一圆,横置在峡谷内,称为跏趺石。此二峰,即从天柱峰西面、鳌峰北面又耸起的两座山峰,高不如鳌峰和天柱峰,但由于它们的映衬,加之有一线天、跏趺石两处景观,也变得奇丽峻秀。其中东面的山峰,就是与南面的鳌峰夹峙而形成一线天、又与西面的山峰相夹而横卧着跏趺石的那座。西面那座山峰的西边,又有一块石头横架成台,这座山峰东西两面的石头都可以称为跏趺石。从跏趺石东面踏着一块摇动着的石头,向东面那座山峰攀上去,峰顶南端一线天之上架有桥梁,越过桥便到了鳌峰峰顶;峰顶东面凿有石阶梯,沿阶梯登上去,便到了天柱峰峰顶。从天柱峰顶上向北俯瞰建昌府城,琉璃瓦辉映着阳光;往西观看麻峤峰,翡翠色的峰峦直插云天。当时天空云气稀薄,异常明朗。从峰顶上往北下到峰北面,穹隆的山崖下临深谷,一块大石头耸立在山崖对面,上面有一棵古梅,这块大石头叫"屏风石"。天柱峰北面裂开一条夹缝,夹缝中有一个虚悬着的平台,可以攀到上面去坐着,它叫"滴水崖"。滴水崖内有个石洞,直通向上,有三丈深,正好与峰南隅悬在崖壁间的那个洞对着。这

是天柱峰的北隅。从这里往东下去，又见到一层穹隆的山崖，叫读书台，如今上面建有竹影庵。从读书台南面攀着石头登上去，叫梅花岩，岩间石缝朝着东，石缝内可以睡卧可以休息。这是天柱峰东隅的下层。飞鳌峰的西面有个斗姆阁，它的侧面有个蟾窟石，这石的下面如蟾蜍张着口形成石窝，上面向外凸出形成平台，台上也可以双足交叠而坐，可以放声长啸。这是飞鳌峰西隅的下层。（以下有缺文）。

这天在建昌府遇到夏调御、丘士章。

【原文】

初五日　晨餐后，别丘、夏。二里，仍出大路南。十里，登一岭，曰杨源岭。下岭，东则大溪自南而北，渡溪二里，曰东界山铺，去府已二十里。于是循溪东行，五里，曰大洋，三里，曰界下。众舟鳞次溪中，以上流有石箭滩，重舟不能上下，俱泊此以待交兑者也。其北多益府王墓[①]。再上二里，即石箭滩，乱石填塞，溪流甚急。其西为凌霄峰，亭亭独上，有佛宇焉。自杨源来，山势回合，而凌霄独高，过此山渐开，亦渐伏矣。又三里，溪南一山逊于凌霄，而尖峭过之，曰八仙过腿。上有石耸起，颇异众山，以无渡不及登。又七里为硝石铺，去府已四十里矣。市肆甚长，南、东两溪至此合流，南来者为新城之溪，东北者为杉关之水。东溪舟抵五福尚四十里，至杉关尚陆行三十里[②]，则江、闽分界[③]。南溪则六十里而舟抵新城。新城之陆路，自硝石东渡东溪桥而南，为铁仙岩[④]。其处山俱纯石，如钟堆釜覆，北半俱斩峭为崖，屏立平畴间。由崖隙而上，两崖之间潴水成溪，崖插溪底。凿栈以入，又一水自东注，亦纯石插底，隘不容足。架梁南渡，又转一桥，西渡大溪，遂蹑山峡而上，则飞岩高穹东向而出，髡徒法宣依岩结阁，种竹于外，亦幽亦敞。时日已欲坠，拟假榻于中，而髡奴逐客甚急[⑤]，形于声色。遂出，仍渡峡桥，见有石级西上，遂蹑之登。盘旋山顶，两度过脊，皆深坑断峡，回亘纵横，或水或涸，想霖雨时靡非深浸也。时日已落崦嵫，下山二里，仍西，宿硝石东溪桥之南。



初六日　早起，闻有言觉海寺之胜者。平明，南趋二里，则南溪之左也。寺亦古，其前即铁仙以西之第二重也。盖硝石之南[⑥]，其山皆块石堆簇，南则交互盘错，斩若截堵，峰峰皆然，以铁仙为中；而西则两突而尽于南溪之左；即觉海寺前。东则两突而至于止止岩之东，再东则

山转而南矣。入觉海，见山在其前，即出而循崖以登崖之西，下瞰南溪涓涓北流，时有小舟自新城来。既南行，崖尽，有峡东下，盖南北两崖对峙其来峡，其度脊处反在西濒溪之上。余见其峡深沉，遂蹑山级，东向直登其巅。其巅有东西两台[7]。自西而东，路尽莫前。下瞰乱壑纵横，峡形屈曲枝分，汇水成潭，分曹叠泻，疑即所云金龟湖也。而二峰东下无路，但见东峡有水有径，疑即铁仙。仍从旧路下，至溪东两崖对峡处，即从崖下东入峡中。渐下渐湿，遂东北三里至小港口。水自韩公桥来，渡之入山。东北三里，大石岩。五里，韩公桥。三里，双同槽。南二里，紫云岩。西一里，渡溪为夫子岩。返出紫云，一里至响石岩，又登岭一里至竺岫[8]。

初七日　竺岫渡桥，东南三里，舒坑岭。又三里，缅湾。又六里，陈坊。陈坊有溪自北南流，盖自泸溪而下东溪者也。越桥而东上一岭，又下而复上，曰铁湾岭。共三里，下岭为钱家湾。又随东溪二里至黄源桥[9]。渡溪而南一里，过黄湾岭。南六里，长行岭。下岭为连家湾，是为新城西北界。连家湾出冈为周家隘，即新城入郡官道。又西十里，百顺铺[10]。又三里上分水岭。先是自百顺西至周家隘，有小水西流，余以为入南溪者；及登分水，而后知犹北入东溪者也。又五里，过沙路岭。又五里过一桥，其水自高学坡来[11]，五六里越桥而南，即与南大溪遇。又二里，东为观音崖，西为仙居院[12]，两崖束溪如门，门以内澄潭甚深。又三里，入新城北门[13]，出西门。石门不甚壮，而阛阓颇盛。出门渡石梁，则日峰山当梁瞰溪。越桥即南随溪行。已折西南，登白石岭。十里，过文江桥，始复与大溪遇，溪流至此已不胜舟矣。于是多随溪，西南过竹山，山亦峭特自异，上有竹仙院。又十里，周舍。周舍之南，路折而东，有潭偃水，颇觉汪洋，即文江之上流也。十五里，宿于石瓶冈，去城二十五里，去福山十五里[14]。

（八日缺）



注释

①益府王墓：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建益王府于今南城县。王墓在今南城县外源村北。

②杉关：今名同，在黎川县东北隅，江西、福建两省界上。

③江、闽分界：本作“闽、楚分界”，据乾隆本改。

④铁仙岩:此处原作"铸仙岩"。初六日记为"铁仙",据改。

⑤髡(kūn 坤):剃去头发。髡徒、髡奴,皆系对和尚的鄙称。

⑥盖硝石之南:"之南",乾隆本作"以东"。

⑦其巅句:季抄本初六日记至此止,注"已下缺"。

⑧竺岫:今作竺油,在南城县东境。

⑨黄源桥:今仍作黄源,在黎川县西北隅的公路边。

⑩又西十里,百顺铺:依地望,疑"西"为"东"字之误。百顺铺:今仍称百顺,在黎川县北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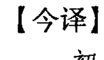
⑪高学坡:"学"疑为"觉"字之误。"高觉坡"即"高脚坡"。

⑫仙居院:乾隆本、四库本作"山居院"。

⑬新城:明为县,隶建昌府,治今黎川县。新城之水称黎水,即今黎滩河。

⑭福山:在今黎川县南四十里,延袤数十里,有箫曲、会仙、云门诸峰相映。会仙峰海拔 1355 米,箫曲峰今亦称莲花峰,海拔 1494 米。原名覆船山,唐天宝年间改名南城山,唐懿宗赐名福船山,宋真宗时去船字称福山。





【今译】

初五日　早餐后,辞别了丘、夏两人。走二里,仍然到了大路南面。十里,登上一座山岭,叫杨源岭。下了岭,东面有条大溪自南往北流,渡过溪走二里,为东界山铺,这里离开府城已经有二十里。从这里沿着溪向东,行五里,叫大洋,又走三里,叫界下。众多船只像鱼鳞一样排列在溪中,这是因为溪流上游有个石箭滩,载重量大的船只不能上航和下行,都停泊在这里等待兑换货物。溪北面有许多益王府的陵墓。再往上游行二里,就是石箭滩,滩中乱石填塞,流水很急。滩的西面是凌霄峰,一座孤峰高耸,有佛教寺庙建在山峰间。从杨源岭过来,山势曲折环绕相互交合,而唯独凌霄峰高高耸立,过了此峰,山峦逐渐分开,也逐渐低伏了。又走三里,溪南面有一座山,它低于凌霄峰但比凌霄峰尖峭,叫八仙过腿山。山上有石头高高耸起,与众山很不相同,因为没有摆渡的船而未能攀登。又走七里为硝石铺,这里离开府城已经四十里了。硝石铺的集市店铺延伸得很长,南面、东面两条溪流在此汇合,南面的那条是从新城县流来的,东北面的那条是从杉关流来的。从东面的溪流中乘船抵达五福还有四十里,从五福到杉关走陆路还有三十里。杉关那里就是江西、福建两省的分界。从南面的溪中乘船走则六十里就到新城县。到新城县去的陆路上,从硝石铺东面跨过

东溪桥往南，是铁仙岩。那里满山都是清一色的石头，如同钟堆叠着、锅翻盖着。北面半个山都是齐斩斩的峻峭的山崖，像屏风一样插立在平坦的田间。我从山崖的缝隙往上爬，两边崖壁中间水流汇聚形成一溪，崖壁直插溪底。沿着在崖壁上凿出的栈道走进去，又有一股水从东面流入，也是清一色的石头插入水底，那栈道窄得立不下脚。往南越过架在那股水上的桥，又转过另一桥，向西渡过大的那条溪流，便顺着山峡往上爬，高大穹隆的岩石向东伸出，和尚法宣背靠岩石建了阁，在阁外种植了竹子，显得又幽静又宽敞。当时太阳已快要落山，我打算借宿在阁中，然而那和尚非常急迫地驱赶着客人，并且显露在声色中。于是走出阁，仍然越过山峡中那座桥，看见有石阶梯向西延伸上去，便踏着石阶梯登上了山顶。我在山顶上徘徊流连，两次跨越山脊穿越过去的地方，下面都是深坑断峡，纵横交错，曲折绵亘，或者积水，或者干涸，我猜想多雨时节无不都是些深水沟塘。当时太阳已经落山，我朝山下走二里，仍旧转往西面，投宿在硝石铺东溪桥的南边。

初六日　早晨起来，听到有人谈论觉海寺景致的优美。天大亮后，快速地往南走二里，就到了南溪的左边。寺也很古老，它前面就是铁仙岩以西山峦的第二重。硝石铺的南面，各山上都是石块堆叠聚集，南边的山峰盘绕交错，如断开的墙壁一样齐斩，座座山峰都如此，铁仙岩位于中间；而西边的山峰则两处突起，延伸到硝石铺南面溪流的左边而终止〔即觉海寺前面〕；东边的山峰两处突起而延伸到止止岩的东面结束，再往东山就折向南了。走进觉海寺，见山在寺前面，就出了寺顺崖壁登上山崖的西面，往下俯瞰，南面溪水涓涓向北流去，当时正好有只小船从新城方向来。随后往南行，崖壁尽头，有个山峡向东延伸下去，大概因为南北两侧山崖对峙在从东边过来的山峡的两边，所以山脊穿越过去的地方反而在西边濒临溪流的上面。我见那山峡深深地往下陷，便踩着山间石磴，向东直登到山峡顶上。峡顶上有东西两个平台，我自西向东走到道路尽头处，不能再向前。向下俯瞰，乱壑纵横，山峡曲折而像树一样分出枝杈，水流汇集成潭，潭水分成几股层层往下倾泻，我怀疑这就是所说的金龟湖。然而两个山峰的东面无路下去，只见到东面山峡中有水有路，我怀疑那里就是铁仙岩。仍然从原路往下走，到了溪东面两侧山崖隔峡对峙处，即从山崖下向东进入山峡中。渐往下走道路渐湿，便往东北走了三里到达小港口。有条

水从韩公桥流来,我渡过水进入山中。往东北走三里,到大石岩。又走五里,到韩公桥。再走三里,到双同槽。折往南二里,到紫云岩。又折往西一里,渡过溪水到夫子岩。返出紫云岩,走一里到响石岩,又登上一座山岭,走一里到竺岫。

初七日 从竺岫越过桥,往东南走三里,到舒坑岭。又走三里,到缅湾。又走六里,到陈坊。陈坊有条溪水自北往南流,它大概是从泸溪县流下来而汇入东溪的一条溪水。越过溪上的桥向东登上一座山岭,又下了此岭而登上另一座山岭,那岭叫铁湾岭。共走三里,下了铁湾岭为钱家湾。又顺东溪走二里到黄源桥。渡过东溪往南一里,经过黄湾岭。再往南六里,翻越长行岭。下了岭为连家湾,这里是新城县的西北界。从连家湾走出山冈为周家隘,这里是新城县到建昌府的官道。又往东十里,到百顺铺。又走三里,登上分水岭。原先,从百顺铺往西到周家隘的路上,见到一条小水西流,我以为它是流入南溪中的,等登上分水岭,才知道它仍是往北流入东溪中的。又走五里,经过沙路岭。又走五里跨过一座桥,桥下的水从高觉坡流来,五六里后越过一座桥往南走,就和南面的大溪相遇。又走二里,东面为观音崖,西面为仙居院,两边山崖紧夹着溪流,如同一道门,门以内澄澈的潭水很深。又走三里,进入新城县北门,从西门出了城。石砌的城门不很宏大,但街市较为繁盛。走出城西门跨越石桥,就见日峰山对着石桥,下临溪流。过了桥就往南沿溪流行。随后折向西南,攀登白石岭。十里后跨过文江桥,才又与大溪相遇,溪流到这里已不能行船了。从这里起多是沿溪走,往西南经过竹山,此山也是峻峭独特不同于其他山,山上有个竹仙院。又走十里,到周舍。周舍的南边,路折往东去,有个潭潴聚水流,很让人觉得宽广无际,它就是文江的上游水流。又走十五里,投宿在石瓶冈,此地离新城县城二十五里,离福山十五里。

(初八日缺)



【原文】

初九日 写十二诗付昆石上人,已上午矣。即从草塘左循崖南下[①],路甚微削,伏深草中,或隐或现。直下三里,则溪自箫曲之后直从东南,与外层巨山夹而成者。盖此山即闽界,其东北度而为箫曲,西北度而为应感峰、会仙峰,两腋溪流夹而西去,犹属新城也。箫曲南溪之

上，有居民数家，艺山种姜芋茶竹为业，地名坂铺[2]。由此渡溪，东南上岭一里，则平转山腰。又南二里，复直上山顶。又二里，南下而东上，至应感岩[3]。其岩西向，巨壑矗峭[4]，环成一窝，置室于中，自下望之，真凭虚缀壁也。石崖之顶尚高一里，崖僧留饭后，即从崖侧蹑蹬而登，以为诸峰莫高于此；既登而后知会仙之更高于众也。应感二峰连起，东属于大山，其属处过脊甚峭。北流之水出于坂铺，南流之水即从会仙峰北向而去，自应感、会仙西流之水止此。余盖从应感南下三里，过此一水复南上，则会仙北属大山之脊也。脊东之水西出会仙之南，其南又有大山，东北而属于应感后之大山，夹此水西去，其中坞落为九坊，乃新城之五十一都地[5]。对会仙之山名迷阳洞，南即为邵武之建宁[6]，其大山东南为泰宁[7]，其西南为建昌之广昌[8]，则会仙南之大山，乃南龙北来东转之处也。自过脊至会仙，望之甚近，而连逾四峰皆峭刻。其下乱壑纵横，汇水成潭，疑所云金龟湖即此水也[9]。四下四上，又四里而登会仙绝顶，则东界大山俱出其下，无论箫曲、应感矣。自会仙西至南丰百里，东南抵建宁县亦百里。其界有侧家斜在迷阳洞南[10]，为大山寥绝处。

初十日　由会仙峰西下，十里过溪，即应感西南溪也。又五里为官公坳。又五里，下埔。应感溪自东而西，会仙南溪自南而北，俱会于下埔而北去。自下埔而上，悬崖瀑布，随处而是，亦俱会于下埔。路由下埔南而西，逾一岭，五里为黄舍。又西南逾二岭，五里至章村[11]，山始大开，始有聚落阛阓。有水自南而北，源自建宁县邱家岭，去章村南十五里，又五十五里始抵建宁云。西五里至容田，又西三里过长江岭。又三里，乌石。有卷石桥。又二里，上坪。随溪西南四里，有大溪自西南向东北，复溯之。西三里，过木桥，溯北来小溪，渡小石桥，北上岭。三里，为茶坞坳。又西三里，为何木岭。越岭，西南二里，宿梅源。

十一日　东方乍白，自梅源溯小流西上一岭。路应度谷梅源至黄婆三十里，黄婆至县三十里。而西，因歇店主人言，竟从北直上岭。三里，逾岭北，天渐明，问之途人，始知其误。乃从岭侧径道转而南，越岭两重，共四里得一村坞，询之，曰："此岭即南丰界也。岭北水下新城，岭南下永丰[12]，但随小水南行一里，可得大道。"从之，至潦上坞始与梅源大道合。其处平畴一环，四山绕壑，以为下土矣。已而流忽下坠，捣级而下，最下遂成一瀑，乃知五泄、麻姑之名，以幸而独著也。是名潦

山灶，去梅源始五里，余迂作十里行矣。水上人家为“漈上”，水下人家为“漈下”。又五里，夏家桥，又五里，尼始坳[13]，途中有两小水自北来合。又五里，乾昌桥，已胜筏。又五里，沧浪桥。又五里，黄婆桥。有一溪自北来，桥架北溪上，水自桥南出，与漈上之水合，共下南山去；而陆路由北岭入山，迂回岭上。北行五里，曰藏石岭。又三里，又过一溪，亦自北而南。越而西，二里，为思久铺。铺有小桥，桥下细流始西向行，路复随之。五里，西至来陂桥。又一溪颇大，自北来会，同过桥下，而漈上大溪亦自南来会，遂同注而北。又一里，溪之东有狮山，西有象山，狮山石独突兀，而象山半为斧斤所凿。二山紧束水口，架石梁其中，曰石家桥，溪自桥下俱北去，路自桥上西向府。渡桥一里，又有小溪自南而北，亦有石梁跨其上。又三里，上艾家岭。又十里至南丰[14]，入城东门。三里，出西门，则盱江自西南抵西门，绕南门而北转，经东门而北下，想与漈上之水会于城北之下流也。西门外濒溪岸，则石突溪崖，凿道其间，架佛阁于上。濒江带城，甚可眺望，以行急不及登。又西五里，一溪自北来，渡其桥；军峰溪自西来[15]，即溯之行。有数家在溪上，曰三江口，想即二溪与盱江合，故名也。

十二日　东方甫白，从三江西渡溪，循左路行，路渐微。六七里，日出，入山口，居舍一二家，去路颇遥。先是，有言三江再进十里，有山口可宿者，余既讶其近，又疑其居者之寡。连逾二岭，三里，遇来人询之，曰：“错矣！正道在南，从三江渡溪已误也。”指余南循小路转。盖其岭西北为吴抗，东南为东坑，去三江已十里矣。乃从南转下一坑，得居民复指上岭，共五里，至后阿。从其西北小路直上二里，则一小庙当路岐。从庙西北平循山半阴崖而行，又二里而至一山过脊处，南北俱有路，而西向登岭一路独仄，遂蹑之行。既登一峰，即转入山峡。其峡有溪在下，自西而东，东口破壁而下；绾口一峰，西南半壁，直倾至底，石骨如削铁；路在其对崖。循峡阴西入，自过脊登岭至此，共三里[16]。一石飞突南崖，瞰溪撑日，日光溪影，俱为浮动。溪中大石矗立，其西两崖逼竖如门，水从崖中坠壁而下，潆回大石而出，盖军峰东溪源也。崖下新架一桥。渡而北，又登岭半里，山回水聚，得岐路入一庵，名龙塘庵。有道人曰：“西有龙潭，路棘不可入。”得茗，食点数枚。出庵，从左渡小溪，遂复直上岭。二里[17]，复循山北阴崖而行，屡有飞涧从山巅坠下，路横越涧上流者五六次，下复成溪。又三里[18]，得横木栈崖。又

二里，直转军峰之北，仰望峰顶犹刺天也，有石涧自峰顶悬凹而下，盖北溪之源矣。

渡溪二百步，复上一岭，始与北来大路合，遂高南向峰顶，而上无重峰之隔矣。自东北路口西上一里，至北岭度脊处，有空屋三间，中有绳床土灶而无人居，其西下为宜黄之道，东即所从来大道也。自此南上，凿蹬叠级，次第间出，蹈空而上，道甚修广，则进贤金父母所助而成者[19]。金名廷璧。自此愈上愈高，风气寒厉，与会仙异矣。自分道处至绝顶，悉直上无曲坠，共四千三百步，抵军峰巅[20]。登顶下望，五六尖峰自西南片片成队而来，乃闽中来脉也。至绝顶之南，圆亘为着棋峰，亭亭峭削，非他峰所及。盖自南丰来，从车盘岭南面上，不及北道之辟；然经着棋峰栈石转崖，度西峡中，蹑蹬攀隙，路甚奇险。余从北道望见之，恨不亲历。北起为绝顶，则石屋中浮丘、王、郭三仙像共列焉[21]。其北度之脉，则空室处。其北又起一峰，直走而为王仙峰，东下而为麻姑，东北下而为云盖，以结建昌者也。自着棋峰夹中望，下有洞穹然，攀箐挂石而下，日尚下午，至洞已渐落虞渊[22]，亟仍攀蹑而上，观落日焉。

注释

①草塘：乾隆本、四库本作"草堂"。

②坂铺：乾隆本、四库本作"板铺"。

③应感岩：原作"应城岩"，据乾隆本、四库本改。本日记季抄本忽作"应感峰"，忽作"感应峰"，今据乾隆本统一为"应感峰"。

④巨壑矗峭："矗"，季抄本多作"轰"，据乾隆本改，下同。

⑤乃新城之五十一都地："地"，原作"也"，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建宁：明为县，隶福建邵武府，即今福建建宁县。

⑦泰宁：原作"太宁"，从《明史・地理志》及乾隆本改。泰宁，明为县，隶福建邵武府，即今福建泰宁县。

⑧广昌：明为县，隶建昌府，即今广昌县。

⑨疑所云句：季抄本初九日记至此止，原注"已下缺"。

⑩其界有侧家斜在迷阳洞南：陈本作"其侧有数家斜界迷阳洞南"。丁本作"其界有数家斜在迷阳洞南"。

⑪章村：今作樟村，在黎川县南境。

⑫永丰：永丰即今永丰县，明时隶吉安府，与新城、南丰悬隔甚远。疑"永丰"

为“南丰”之误。

⑬尼始坳：疑为“尼姑坳”。

⑭南丰：明为县，隶建昌府，即今南丰县。

⑮军峰溪：原作“又一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⑯共三里：乾隆本、四库本作“共二千七百步”。

⑰二里：乾隆本、四库本作“六百步”。

⑱又三里：乾隆本、四库本作“又九百步”。

⑲进贤：明为县，隶南昌府，即今进贤县。

⑳军峰山：今名同，在南丰、宜黄两县界上，海拔1761米。

㉑三仙：浮丘指仙人浮丘公，王仙指仙人王子乔，郭仙或即葛洪。

㉒虞（yú于）渊：神话传说中日落的地方。日落虞渊指天色黄昏。

【今译】

初九日　给昆石上人写了十二首诗，便已经到上午了。于是从草塘左面顺山崖往南朝下走，路很细小而且陡直，隐没在深草丛中，或隐或现。直往下三里，有条溪从箫曲峰后面一直自东南方流过来，这是箫曲峰与它外层的大山夹峙而形成的。大概这大山就是福建省省界，它往东北延伸而形成箫曲峰，往西北延伸而形成应感峰、会仙峰，两条溪夹在山的两侧而向西流去，溪流仍属于新城县。箫曲峰南面的溪岸上，有几家居民，他们以在山上种植姜、芋、茶、竹等为业，地名叫坂铺。从坂铺渡过溪，往东南朝岭上走一里，就平平地绕到了山腰。再往南二里，又直往上爬到山顶。又走二里，往南面下了山而往东上，到应感岩。岩洞朝向西边，下面是长而宽的深谷，崖壁高耸峻峭，壁上形成个圆状洞穴，洞穴中建有室屋，从下面望上去，真像悬空补缀在崖壁上似的。石崖的顶端还高在岩洞一里以上，居住在崖间的僧人留我们吃饭后，我们便从崖侧踩着石磴往上登，当时以为周围其他山峰都没有此峰高；登上峰顶后才知道会仙峰更高于众峰。应感峰的两个山峰接连耸起，东面和福建省界的那座大山连着，连接处山脊越过来的地方很陡峭。山脊北面的水流往坂铺，南面的水就从会仙峰向北流去，从应感、会仙两峰流往西面的水到山脊为止。我大约从应感峰南面朝下走了三里，渡过那一条水后又往南向上爬，就到了会仙峰北面和福建省界的那座大山相连的山脊处。山脊东面的水往西面绕流出会仙峰的南边，此水的南面又有一座大山，它往东北延伸而与应感峰后面的大



山连接,又与会仙峰夹在此水的两边,水流向西流去。两山间的山坞中坐落着的村子为九坊,属于新城县的五十一都地。对着会仙峰的山叫迷阳洞山,山的南面就是邵武府的建宁县,东南面为泰宁县,西南面为建昌府的广昌县,会仙峰南面的这座大山,是南面的主山脉往北延伸过来而折往东去的地方。从作为福建省界的那座大山的山脊越过来的地方到会仙峰之间,望过去很近,却要接连翻越四座山峰,峰峰都峻峭陡直。山脊下面乱壑纵横,水流汇集成潭,我怀疑所说的金龟湖就是这潭水。四下四上,又走四里便登上会仙峰最高顶,东面的大山都低伏在它下面,更不用说箫曲峰、应感峰了。从会仙峰往西到南丰县有一百里,往东南抵达建宁县也是一百里。分界处有几户人家呈斜向坐落在迷阳洞南边,偏僻荒凉,是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初十日　从会仙峰往西朝下走,十里后渡过一条溪水,它就是从应感峰西南面流来的那条。又走五里,为官公坳。又走五里,到下埔。从应感峰西南面流来的溪水自东而西,从会仙峰南面流来的溪水自南而北,都汇合在下埔而往北流去。从下埔以上,悬崖间的瀑布到处可见,也都汇合在下埔。路从下埔南面往西走,翻过一座岭,行五里为黄舍。又往西南翻越两座岭,走五里到章村,山才远离开,才有村落街市。有条水从南向北流,它发源于建宁县邱家岭,流经章村南面十五里的地方,又流五十五里到达建宁县。往西走五里到容田,又往西三里经过长江岭。又走三里,到乌石〔那里有座卷石桥〕。又走二里,到上坪。顺一条溪往西南走四里,有条大溪自西南向东北流,又溯流而行。往西三里,过一木桥,溯从北面来的一条小溪走,跨过一座小石桥,往北上了岭。走三里,为茶坞坳。又往西三里,为何木岭。越过岭,往西南走二里,投宿在梅源。

十一日　东方刚白,就从梅源溯一条小水流往西上了一座岭。路本应越过山谷〔从梅源到黄婆有三十里,从黄婆到县城有三十里〕。往西走,因听了歇店主人的话,竟然从北面直往岭上走。三里后翻到岭北,天逐渐亮开,向过路的人打听,才知道路走错了。于是从岭侧的小路折往南,越过两重岭,共走四里见到一个有村子坐落在的山坞,向村人询问,回答说:"这座岭就是南丰县界。岭北的水流下新城县,岭南的水流下南丰县,只须顺着小水往南行一里,就可以见到大路。"我们按那人所说的走,到潦上坞才与从梅源来的大路相合。那地方是片圆

形而平坦的田地，四周山环沟绕，我以为是地势低下的地方了。随后见水流忽然向下坠落，从一层层石台坎上冲泻而下，最下面便形成一条瀑布，这才知道五泄、麻姑的名字，是因为幸运才独自闻名。此地名叫漈山灶，距离梅源才五里，我们却绕了十里。水流上面居住的人家称为“漈上”，水流下面居住的人家称为“漈下”。顺水流又走五里，到夏家桥，又走五里，到尼姑坳，途中有两条小水从北面来汇合。又走五里，到乾昌桥，溪中已能够行船。又走五里，到沧浪桥。又走五里，到黄婆桥。有条溪流从北面流来，溪上架有桥，水从桥南面出来便与漈上坞流来的水汇合，共同流下南山中去，而陆路由北面山岭进入山中，在岭上曲折盘绕。往北行五里，叫藏石岭。再走三里，又渡过一条小溪，它也是自北向南流。越过溪水后往西走二里，为思久铺。那里有座小桥，桥下的细流才往西流，路又傍溪而去。走五里，往西到了来陂桥。又有一条溪水比较大，从北面流来相汇，一同流过桥下；而漈上坞流来的大溪也从南面流来，汇合后一同流往北去。又走一里，溪水的东面有座狮山，西面有座象山，狮山上的石头分立突兀，而象山的一半已被刀斧凿削过。两山紧夹着水口，一座石桥横架在两端，它叫石家桥，溪水从桥下向北流，路从桥上往西朝府城去。越过桥一里，又有条小溪自南往北流，也有石桥架在溪上。又走三里上了艾家岭。又走十里，到南丰县，进入城东门内。三里，出了城西门，便见盱江自西南面流到西门外，又绕流到南门外而后向北折，经东门外而往北流去，我猜想它与漈上坞来的溪水在城北面的下游处汇合。西门外溪岸边的山崖上，怪石突兀，崖壁间凿出道路，上面建有佛阁。那山崖濒临溪流，屏绕城池，远望上去景色十分美好，但因为行程急而来不及攀登。又往西走五里，有条溪水从北面流来，我们越过溪上的桥；军峰溪从西面流来，于是溯溪走。有几户人家住在溪岸边，地名叫三江口，我猜想就是两条溪水与盱江在此汇合，所以叫这个名。

十二日　东方刚白，就从三江口往西渡过溪流，顺左边的道路前行，越走路越小。走了六七里，太阳升起，进入一个山口，有一两户人家住在离路较远的山上。原先，有人说从三江口往前走十里，有个叫山口的地方可以投宿，我既因为这里离三江口路近而感到诧异，又怀疑居民太少。接连越过两座山岭，走三里遇到对面来的一个人，向他询问，他说：“路走错了！正路在南面，从三江口渡溪就已经错了。”他

指给我往南边顺小路转往正道。大概那岭的西北面为吴坑，东南面为东坑，距离三江口已经有十里远了。于是从南面转下一个深谷中，遇到当地居民，他又指给我们上岭的路，共走五里，到后阿。从后阿西北面的小路直往上走二里，有一小座庙立在岔路边。从庙西北面平平地顺着山半腰的北侧山崖而行，又走二里到达一座山的山脊穿越过来的地方，山脊的南北边都有路，而往西攀登山岭的一条路最狭窄，于是便沿着那条路走。刚登上一座山峰，就转进山峡中。那山峡下面有一条溪水，自西向东流，到东面峡口处破壁而下；峡口盘结着一座山峰，它的西南半壁直向下斜插到底，崖壁上尖峭如骨的石头如削铁一般；道路在山峰对面的崖壁间。我们顺着山峡北面往西进去，从山脊穿越过来的地方登上山岭到这里，共三里路。有一块石头从山峡南面的崖壁上飞突出来，下临溪流，上撑天日，日光溪影都同时在它的上下飘浮晃动。溪中有块大石头矗立着，它的西面两座山崖紧相迫近而向上直立起，如同一道门，水流从中间的石壁上坠落下去，潆绕那大石头周围而后流出去。这水大概是军峰山东面溪流的源头。山崖下新架着一座桥。越过桥到了北面，又登上岭半里，山峦回环水流汇聚。见到一条岔路通到一座庵中，那庵叫龙塘庵。有个道人说："庵西面有个龙潭，但路中荆棘丛生，不可能进去。"我们得到庵中道人给的一些茶水，于是吃了些点心。出了庵，从左面渡过一条小溪，便又直往上攀登山岭。爬了二里，又顺山北面的北侧山崖而行，不时有飞洒的山涧水从山顶坠落下来，道路五六次从山涧水上横越过，到了下面涧水又汇流成溪。又走三里，见到一根横木架在山崖间。又走二里，直转到军峰山的北面，仰望峰顶犹如刺穿了青天一般，有一条山涧水从峰顶顺着凹陷处悬流下来，它大概是军峰山北面的溪流的源头。

渡过溪走二百步，又上了一岭，道路才与北面来的大路交合，于是往南向着高高的军峰山顶爬去，而上面不再有层层峰峦的阻隔了。从军峰山东北路口处往西朝上走一里，到达军峰山北面山岭的山脊越过来的地方，有三间空屋子，屋中有绳床土灶但无人居住，从空屋西面下去是到宜黄县的路，东面就是上来时所走的路。从此处往南朝上走，人工修凿出的级级石磴，次第涌出，从半空中攀越而上，石阶路很长很宽，它是进贤县一个姓金的人的父母资助而修成的〔那姓金的名叫金廷璧〕。从石阶路上越往上走地势越高，并且气流寒冷，与会仙峰不一

样。从分路处到军峰山的最高顶端，尽是一直往上，没有弯曲和向下折的地方，共走四千三百步，抵达军峰山山顶。登上山顶往下望，五六座尖耸的山峰从西南方向连绵不断成队地奔涌过来，那是从福建省内延伸来的山脉。它们到了军峰山最高顶端的南面，形成圆形横贯的着棋峰，它高峻陡削，不是别的山峰所能比得上的。大略从南丰县来，自车盘岭南面上军峰山，不如北面的道路那样通畅；然而经过着棋峰上山，则必须走石栈，绕崖壁，穿越山峰西面的峡谷，踩着石磴攀着石头间的缝隙而上，道路非常奇险。我从北面道路中望见着棋峰上那条路，后悔没能亲历。军峰山顶的北部耸起为最高峰，石屋中列置着浮丘、王、郭三个仙人的像。最高顶往北越过去的山脉，就是有三间空屋子的地方。那里往北又耸起一峰，它一直向北绵延而成为王仙峰，向东延伸下去而成为麻姑山，向东北延伸下去而成为云盖山，从而与建昌府城的山交错盘结在一起。从着棋峰的山峡中望过去，峰下有个洞高高隆起，攀着竹木抓着石块往下行时，还是下午，到那洞时天色已经黄昏，于是赶忙仍旧攀着草木踩着崖石上到山顶，观看落日景象。

【原文】

十三日 （缺）白赤丸如轮，平升玉盘之上，遥望日下，白气平铺天末，上有翠尖数点，则会仙诸峰也。仍从顶北下，十里，至空屋岐路处[①]，遂不从东而从西下，里许而得混元观，则军峰之北下观也。其地已属抚之宜黄。闻山南车盘来道亦有下观云。循水北下，两山排闼，水泻其中，无甚悬突飞洄之态。又下五里，始至涧底，此军峰直北之水也。既下山，境始开。又山一层横列于外，则鱼牙山也。又有一水自西南来，此军峰西壑之水，至此与北涧会。循水东北又五里，过袈裟石。绾两涧之口，水出其间，百家之聚在其外，曰墟上。又有一水亦自西南来会，则鱼牙山之水也，与大溪合而北，西转下宜黄，为宜黄之源云。自墟上东北岐，路溯一小溪，十里至东源。东向上岭，三里而登其上，曰板岭。其水西流入宜，东南流入丰，东北流亦入宜，盖军峰北下之脊也。越岭而东，一里，复得坪焉。山溪潆洄，数家倚之，曰章岭。竟坞一里，水东出峡间，下坠深坑，有路随之，想走南丰道也。其水东南去，必出南丰，则章岭一隙其为南丰属明矣。水口坠坑处，北有一径亦渐下北坑，则走下村道矣。亦渐有溪北自下村出七里坑，达枫林而

下宜黄，则下村以北又俱宜黄之属。是水口北行一径，即板岭东度之脊也，但其脊甚平而狭，过时不觉耳。下脊，北五里，至下村。又北二里，水入山夹中，两山逼束甚隘，而长水倾底，路潆山半，山有凹凸，路亦随之，名曰十八排，即七里坑也。已而下坑渡涧，复得平坞，始有人居，已明月在中流矣。又北二里，水复破峡而出。又一里，出峡，是为枫林内村。又一里，山开水转，而西度小桥，是为枫林，一名陈坊。乃宿。

十四日　平明饭，行，即从小桥循小溪北上。盖枫林大溪西下宜黄，而小溪则北自南源分水而来者也[2]。溯北上五里，入南湾坳，上分水岭，南为宜黄，北为南城，西南境逾岭为南源。五里至八角庄，为洪氏山庄。有水东下，舍之。北上黄沙岭，二里逾岭，下巾儿漈，水亦东下，又舍之。北溯一小水，三里，上栏寨门，平行岭上，为李家岭。又一里，始下，下一里，则磁龟在焉[3]。磁龟者，罗圭峰玘之所居也[4]，在南城西南九十里，据李文正《东阳记》，北阻芙蓉，西阨连珠峰，南望军峰，东则灵峰迤逦。有石在溪桥之下，而不甚肖；其溪亦不甚大；自西而东，夹溪而宅，甚富，皆罗氏也。问有花园坑，景亦没，无可观。遂东北逾岭而下，溪自东南下坑中，路不能从也。东下三里，山峡少开。又循一水，有桥跨之，曰云阳桥，水亦东南下，又舍之。东逾一岭，又二里，曰乘龙坳，水亦南下。复东上二里，曰鹅腰岭。平行岭上又二里，而下一里，曰钮源[5]，其水始东行。始至磁龟，以为平地，至此历级而降，共十里而至歪排，皆循东下，始知磁龟犹在众山之心，众山之顶也。歪排以上多坠峡奔崖之流[6]，但为居民造粗纸，濯水如滓，失飞练悬珠之胜。然钮源小水已如此，不知磁龟以东诸东南注壑者，其必有垂虹界瀑之奇，恨路不能从何。出歪排，其南山坞始开，水亦南去。又东逾黄土岭，共三里，则下岐东行平畴中。五里，一溪自西北东去，有桥架其上，曰游真观前桥。又东五里，则盱江自东南而北。是时日才下午，不得舟，宿于溪西之路东，其溪之东即新丰大市也[7]。

十五日　路东不得舟，遂仍从陆。右江左山，于是纯北行矣。六里，为大安桥。又三十里，则从姑望在，入郡南门矣。

十六日　过东门大桥，即从桥端南下。随沙岸，丛竹夹道，乔松拂云，江流雉堞右映，深树密箐左护，是曰中洲。有道观，今改为佛宇。前二石将军古甚，刘文恭铉为之记，因程南云盱人[8]，与刘同在翰苑故

也。是日再醉于夏调御处⑨。

十七日　静闻随二担从麻源大路先往宜黄，余作钱、陈、刘诸书。是晚榻于调御斋中。

注释

①至空屋岐路处："空屋"乾隆本、四库本作"岭脊"。

②南源：今名同，在宜黄县东隅。

③磁龟：今作磁奎，在南城县西南隅。

④玘：季抄本作"圮"，不从。玘（qǐ 起），玉名。罗玘，南城人，成化末乡试第一，举进士，授编修，后迁南京太常、南京吏部右侍郎，人称圭峰先生。

⑤钼源："源"，乾隆本作"原"。

⑥歪排：季抄本"排"、"徘"互用。以下两处"徘"，据乾隆本统一作"排"。

⑦新丰：今名同，在南城县南境。盱江东岸。

⑧盱（xū 虚）：建昌府因有盱江流贯，故亦称该府为"盱"，盱江亦因流经建昌府，又称建昌江。

⑨是日再醉于夏调御处："再"，季抄本作，"在"，不从。



【今译】

十三日　（有缺文）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缓缓升起在玉盘似的天幕上，遥望太阳底下，白色的云气平铺天际，云气上面耸出几个青翠的峰尖，那就是会仙等山峰。仍从军峰山顶北面下山，走十里，到有空屋子和路分岔的地方，便不从东边而从西边下去，一里左右到混元观，它就是军峰山北面的下观。那里已经属于抚州府的宜黄县。听说军峰山南面从车盘岭来的路上也有个下观。顺水流往北下去，两山对耸如门，水从中间倾泻出来，然而没有多少山石悬空突立和水流飘坠潆回的景象。又往下走五里，才到达山涧底，这是军峰山正北面的水流。下了山，地势才开阔，远处又横列着一层山岭，那是鱼牙山。又有一条水从西南面流来，这是军峰山西南山谷中流来的，到这里便和北面流下来的山涧水汇合。顺水流往东北又走五里，经过袈裟石。它盘结在两条山涧水交汇的水口处，水从石头中间流出，有一个百来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它外侧，叫墟上。又有一条水也从西南边流来汇合，那是鱼牙山的水，它与大溪汇合后往北流，然后折往西流下宜黄县，为宜黄水的上源。从墟上岔向东北，溯一条小溪而行，十里到东源。往东爬

上山岭，三里登上岭头，那岭叫板岭。板岭的水西面的流入宜黄县，东南面的流入南丰县，东北面的也流入宜黄县，大概它是军峰山往北延伸下来的山岭的岭脊。越过板岭往东一里，又见到一块平地。山溪绕流在平地周围，有几户人家居住在其间，地名叫章岭。从平坦的山坞中直走一里，水往东面流出山峡，向下坠入深谷中，有路沿水流而去，我想那是到南丰县的路。那条水往东南流去，一定是流到南丰县，那么章岭这块狭长平地属于南丰县是很明显的了。水流坠入谷中的水口的北面，有条山路也是渐渐下到北面的山谷中，那就是去下村的道路了。同样渐渐有溪流从北面的下村流出七里坑，再流到枫林而后流下宜黄，这样下村以北又都是宜黄县的辖地。这条从水口往北走的路，就是板岭往东边越过来的岭脊，只不过它很平坦而狭窄，经过时不觉得罢了。下了岭脊，往北走五里，到下村。又往北走二里，水流入山峡中，两山紧夹，中间很狭窄，而长带似的水流斜贯向峡底，道路盘绕在山半腰，山时而凹陷时而凸起，路也随山势延伸，地名叫十八排，即七里坑。不久下到谷中渡过山沟水，又见到一个平坦的山坞，这才有人家居住，旋即，明月倒映在流水中了。又往北二里，水流又破峡而出。又走一里，出了山峡，这里是枫林内村。又走一里，山峦分开，水流曲绕，往西经过一座小桥，就是枫林〔又叫陈坊〕，于是便投宿在村中。

十四日　天大亮时吃饭，出发后，就从小桥处沿着小溪北上。大概枫林的大溪向西流下宜黄，而小溪却是从北面的南源分流来的。溯溪往北走五里，进入南湾坳，登上分水岭，岭南面为宜黄县，岭北面为南城县，西南方翻过一座山岭为南源。走五里到八角庄〔这是一个洪姓人的山庄〕，有条水往东面流下，我们没有顺水走。往北上了黄沙岭，二里后翻过岭，下到巾儿漈，那里的水也是往东流下，我们仍没有顺水走。往北溯一条小水，行三里，登上栏寨门，然后从岭上平平地向前走，那岭为李家岭。又走一里，才往下，下行一里，到磁龟。磁龟是罗玘(圭峰)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南城县城西南九十里，据李文正《东阳记》的记载，此地北面被芙蓉峰阻隔，西面被连珠峰障塞，向南望是军峰山，东面则是曲折连绵的灵峰。有块石头在溪流的桥下边，但不很像龟；那溪也不很大；自西向东，溪两岸房屋相连，家家都很富裕，居民都姓罗。打听到有个花园坑，景物也已堙废，没有可观赏的。于

是往东北越岭而下，溪流从东南流下深谷中，路不能顺溪走。往东下去三里，山峡稍微变得开阔些。又顺着一条水而行，水流上有座桥横架着，叫云阳桥，桥以下水也流下东南方，我们又没有顺水走。往东越过一座山岭，又走二里，叫乘龙坳，水流也是流下南面去。又往东朝上走二里，叫鹅腰岭。从岭上平平地又走二里，而后下行一里，叫钽源，此处水才往东流。刚到磁龟时，以为那里是平地，到此处逐级向下走，共十里到歪排，而且都是沿东面下行，这才知道磁龟仍然在众山环拱之中，仍然在众山顶上。歪排以上有不少倾坠于峡谷中、奔泻在崖壁上的水流，只是因为附近居民造粗纸，水被污染得污黑脏秽，失去了飞练悬珠的优美景象。钽源来的小水流已是这样，却不知磁龟以东往东南流注沟谷中的那些水流情形如何，我想一定有彩虹垂挂、飞瀑相间倾泻那样的奇景，遗憾的是不能沿着这些水流走。出了歪排，它南面的山坞才开阔起来，水也往南流去。又往东翻越黄土岭，共走三里，下到岔路中，往东从平坦的田野中走。五里，一条溪水从西北折往东去，有座桥架在溪水上，叫游真观前桥。又往东五里，盱江从东南流往北去。这时才下午，没有找到船只，于是投宿在溪水西岸的路东村，溪水的东岸就是新丰大市。

十五日　在路东没有找到船，于是仍从陆路走。右面是江左面是山，从这里起尽是直向北走。行六里，为大安桥。又行十三里，已经可以望见从姑山，随后进了建昌府南门。

十六日　跨过东门大桥，就从桥端南下。沿着沙岸走，丛密的竹子夹在路侧，高大的松树拂掠着云彩，城墙上排列如齿的矮墙倒映在右边江流中，左面有深树密箐拦护，这是中洲。原来有座道观，如今改为佛寺。寺前的两尊石将军像很古老，刘铉（文恭）为它们作了记，这是因为程南云是建昌府人，与刘铉共同在翰林院供职。这天再次在夏调御处喝醉酒。

十七日　静闻随同两个担夫从麻源大路先往宜黄县，我给钱、陈、刘等写信。这晚住宿在夏调御的书房中。

【原文】

十八日　别调御诸君。十五里，午至麻姑坛。又西二里，坞穷。循南山上，又二里转出五老西南，是为五老坳。于是循北山上，又二里

为篾竹岭，越岭二里为丹霞洞，又西上一里为王仙岭，越岭又西一里为张村，皆前所历之道也。于是又西平行山半，四里，逾朱君岭，复沿山半行。深竹密树，弥山绘谷，红叶朱英，缀映沉绿中，曰鞋山。五里，石坪。山环一谷，随水峡而入，中甚圆整[①]，万山之上，得此一龛，亦隐居之所，惜为行道踏破云帏耳。居民数十家，以造纸为业。自石坪复登岭，岭峻而长，共五里始达岭头，即芙蓉东过之脊也。脊二重，俱狭若堵墙，东西连属。脊南为南城属[②]，下有龙潭古刹在深坑中，道小不及下。脊北为临川属[③]。度脊而西即芙蓉山[④]，自南而北高亘于众山之上。其山之东则临川、南城之界，西则宜黄属矣。循山之东北又上里许，山开一箐东北向，是为芙蓉庵，昔祠三仙，其今僧西庵葺为佛宇，遂宿其中。

十九日　从庵侧左登，皆小径，直跻一里，出峰上。又平行峰顶，北最高处为三仙石。登其上，东眺黄仙峰，已不能比肩；南眺军峰，直欲竞峻；芙蓉之南，有陈峰山在十里内，高杀于芙蓉，而削峭形似，盖芙蓉之来脉也。凭眺久之，从峰北小径西下里许，与石坪西来之大道合[⑤]。又下五里，忽路分南北。始欲从南，既念大路在北，宜从北行，遂转而北，始有高篁丛木。又西下一里，始有壑居塍垅，名曰烂泥田。复逾岭西下一里，更循岭而登二里，直蹑峰头，名曰揭烛尖。又名避暑营。从尖西南下二里，是为南坑。有涧自东南来，四山环绕，中开一壑，水口紧束，湾环北去。有潘、吴二姓绾水口而居[⑥]，独一高门背水朝尖，雄撮一坞之胜。随水出其后，数转而出，一里，有水自北而来，二水合而南，路随之。一里，转而西，共八里，西逼高峰，有水自南来会，合而北去，有桥跨之，曰港口桥[⑦]。循左麓而北，又转西行，北渡溪，共五里，得大坞，曰上坪。过上坪石梁，水注而北，路西折登山，逦逦而上，五里至杉木岭。逾岭下二里，山坞紧逼，有故家宅，其中曰君山[⑧]，皆黄氏也。饭而出隘，五岭上矮岭[⑨]。逾岭共五里，出杨坊[⑩]，南行为杭阴，乃宜邑巨聚。西行七里，宿车上。

二十日　鸡再鸣，自车上载月西行，即与大溪遇。想即墟上之溪，自南而北者，发源军峰，经杭阴至此[⑪]。已而溪直南下，路西入山。又五里，登岭。又三里，逶迤至岭隘，有屋跨其间，曰黄岭。下岭二里，大溪复自南来。渡溪，天始明，山始大开。随溪西北行五里，有塔立溪口小山上，塔之西北即宜黄城也。又有一大溪西南自东壁巡司来[⑫]，直抵

城东，有长木桥之；水遂北与东溪合，有大石桥架其上，曰贯虹；再北，则一小溪循城西北而东入大溪，亦有桥跨其上，曰丰乐。

是日抵宜黄东门贯虹桥之旅肆，觅得静闻，始出，亟呼饭饭。静闻与之北，过丰乐桥，上狮子岩。岩回盘两层，兀立三溪会合之北冲，大溪由此北下抚州者也。已而西经城北，至新城北门。北一里，过黄备桥。又西北一里，北入山，得仙岩。岩高峙若列锦层，上穹下逼[13]，其西垂忽透壁为门，穿石而入，则众山内閟，若另一世界。而是岩甚薄，不特南面壁立，而北面穹覆更奇，其穿透之隙，正如虔之通天岩[14]，亦景之最奇者也。三里，仍入城之北门。盖是城东濒溪为旧城，而西城新辟，一城附其外，缭绕诸峰，因之高下。经城三里，出南门。循东壁南来之溪西南行，五里，过四应山之东麓。又十五里，有小峰兀立溪上作狰狞之状，其内有谭襄敏墓焉[15]。又二里，过玉泉山下，山屏立路右若负扆，仰瞻峭拔，有小庐架崖半。欲从之，时膝以早行，忽肿痛不能升。又随大溪南行三里，有小溪自西来注，即石蛩之下流也[16]，始舍大溪溯小溪，折而西入三里而得石蛩寺。寺新创，颇宏整。寺北有矗崖立溪上，半自山顶平剖而下，其南突兀之峰犹多，与之对峙为门，而石蛩之岭正中悬其间，而寺倚其东麓。仰望之，只见峰顶立石轰然，不知其中空也。是晚宿寺中，以足痛不及登蛩。



二十一日　晨餐后，亟登蛩。是峰东西横跨，若飞梁天半，较贵溪之仙桥，高与大俱倍之[17]，而从此西眺，只得其端，从寺北转入峡中，是为万人缘。谭襄敏初得此寺，欲废为墓，感奇梦而止。今谭墓在玉泉山东北，宅墓诸坊一时俱倒，后嗣亦不振。寺始为僧赎而兴复焉。僧以其地胜，故以为万人巨冢，甃石甚壮。地在寺北，左则崖，右则寺也。由万人缘南向而登，仰见竹影浮飏，一峰中穿高迥。透石入，南瞰乱峰兀突，溪声山色，另作光响，非复人世。于是出桥南，还眺飞梁之上，石痕横叠，有缀庐嵌室，无路可登。徘徊久之，一山鹤冲飞而去，响传疏竹间，令人不能去。盖是桥之南，其内石原裂两层，自下而上，不离不合，隙俱尺许。由隙攀跻而上，可达其上层，而隙夹逼仄，转身不能伸曲，手足无可攀蹑，且以足痛未痊，怅怅还寺。问道寺僧，僧云："从桥内裂隙而登蹑甚难。必去衣脱履，止可及其上层，而从上垂绠，始可引入中层。"僧言如此，余实不能从也，乃于石碧饭而行。五里，由小路抵玉泉山下，遂历级直登。其山甚峻，屏立溪之西北，上半俱穹崖削壁，

僧守原叠级凿崖，架庐峰侧一悬峰上[18]。三面凭空，后复离大山石崖者丈许，下隔深崖峡。时庐新构，三面俱半壁，而寂不见人。余方赏其虚圆无碍，凭半壁而看后崖。久之，一人运土至，询之，曰："僧以后壁未全，将甃而塞之也。"问僧何在，曰："业从山下跻级登矣！"因坐候其至，为之画曰[19]："汝虑北风吹神像，何不以木为龛坐，护置室中，而空其后壁，正可透引山色。造物之悬设此峰，与尔之绾架此屋，皆此意也。必甃而塞之，失此初心矣。"僧颔之，引余观所谓玉泉者。有停泓一穴[20]，在庐侧石灶之畔，云三仙卓锡而出者，而不知仙之不杖锡也[21]。下玉泉，三里，出襄敏墓前。又随溪一里，由小路从山北行，盖绕出玉泉山之东北也。最北又有马头山，突兀独甚，在路左。过白沙岭，望西峰尖亘特甚，折而东之，是为北华山。山顶佛宇被灾，有僧募饭至，索而食之。下山二里，入南门，北登凤凰山。其山兀立城之东北，城即因之，北面峭削，不烦雉堞也。下山，出北水关，抵逆旅已昏黑矣。

注释

①中甚圆整："圆"，季抄本皆作"员"。

②南城：建昌府附郭县，即今南城县。

③临川：抚州府附郭县，治今抚州市，辖境包有今抚州市与临川县。

④芙蓉山：今名同，在南城、宜黄两县界上，海拔 1175 米。

⑤与石坪西来之大道合："石坪"，原作"西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绾(wǎn 宛)：控扼。

⑦港口桥：今仍称港口。在今宜黄县东。

⑧君山：今同名。在今宜黄县东。

⑨五岭上矮岭："五岭"，为"五里"之误。

⑩杨坊：今同名，在今宜黄县东。

⑪杭阴：乾隆本作"坑阴"，据季抄本上一日记改。杭阴今作棠阴，在宜黄县东境的公路旁。

⑫宜黄：明为县，隶抚州府，即今宜黄县。东壁巡司：今作东陂，在宜黄县南境。此大溪明代称宜黄水，今名同。

⑬岩高峙若列锦层，上穹下逼："锦层"，乾隆本、四库本作"锦屏"。"下逼"，乾隆本、四库本作"下通"。

⑭正如虔之通天岩："虔"原作"度"，乾隆本作"处"，据四库全书本改。今江西赣州市为古虔州。通天岩在赣州市西北 10 公里，包括通天岩、忘归岩、同心岩、

翠微岩，以大型石龛造像群著称。林木参天，风景秀丽，为著名风景游览地。

⑮谭襄敏：即谭纶（公元1520—1577年），字子理，宜黄人，官台州知府，海道副使、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与戚继光大破倭寇，共事齐名，人称“谭戚”。后历抚陕西、四川，总督两广、蓟辽、保定，官至兵部尚书，谥襄敏。

⑯石蛩：乾隆本、四库本作“石碧”。“蛩”、“碧”皆通“拱”。石碧在西南地区称天生桥。

⑰较贵溪之仙桥，高与大俱倍之：原缺“仙”字，空一格，据十月二十三日贵溪日记补“仙”字。

⑱一悬峰上：乾隆本、四库本作“一峰悬上”，属下句。

⑲画：通“划”，谋划。

⑳有停泓一穴：“有”，原作“在”，不从。

㉑仙：古代道家所想象的超出人世、长生不死的人。

【今译】



十八日　辞别了夏调御等各位。走十五里，中午到达麻姑坛。又往西二里，走到山坞尽头。顺南山往上走，又行二里转出五老峰西南面，这里是五老坳。从坳中顺北山往上爬，又走二里为篾竹岭，越过岭二里为丹霞洞，又往西上一里为王仙岭，越过岭又往西走一里为张村，这一段都是前些日子走过的路。从张村又往西沿半山腰平平地走，四里，翻过朱君岭，又沿着半山腰走。深竹密树，长满山间，将山谷装点得如一幅彩画，红的叶，红的花，点缀掩映在深绿丛中，这山叫鞋山。走五里，到石坪。山峦环绕着一个山谷，沿水峡进去，谷中地形圆而齐整，千万座山岭之上，得到如此一块地方，也可作隐居的处所了，可惜这如云中帐幕的地方被来往的道路踏破了。谷中住着几十户人家，以造纸为业。从石坪起又攀山岭，那岭险峻而且长，共走五里才到达岭头，它是芙蓉峰往东穿越过来的山脊。山脊有两层，都窄得如一堵墙，东西相连。山脊南面为南城县属地，脊下有座龙潭古寺，因为在深谷中，道路小，未能下去。山脊北面为临川县属地。越过山脊向西就是芙蓉山，它自南向北高高地绵亘在众山上面。芙蓉山的东面就是临川县和南城县的交界处，西面则是宜黄县的属地。顺芙蓉山的东北面又往上走一里左右，山中裂开一条浅而窄的坑谷，朝向东北面，这就是芙蓉庵的所在处，庵中原来供奉三个仙人，如今僧人将西庵修葺为佛寺，于是住宿在寺内。

十九日　从庵左侧往上攀登，都是小路，直往上一里，到达峰顶上。又从峰顶上平平地走，峰顶北面最高处为三仙石。登上三仙石，向东眺望黄仙峰，已不能和我所站的地方比高低；向南眺望军峰，像是要与此山比险峻似的；芙蓉山的南面，有座陈峰山，相距在十里以内，它没有芙蓉山高，但陡峭险峻，与芙蓉山相似，它是芙蓉山的来脉。站在高处眺望了许久，从峰北面的小路往西朝下走一里左右，路就与从石坪向西过来的大路汇合。又下行五里，路忽然分往南北两头。开初想从南边走，随即想到大路在北边，应从北边走，于是折往北，山间这才有高竹丛林。又往西下行一里，山谷中开始有民户居住，有高低分布的田地，地名叫烂泥田。又翻越一座山岭往西下行一里，再顺山岭攀登二里，直登上一个峰头，叫揭烛尖〔又称避暑营〕，从揭烛尖西南朝下走二里，为南坑。有条山涧水从东南方流来，四面山峦环绕，中间是一块谷地，水口处山峰紧夹，河湾向北环绕而去。有姓潘和姓吴的两家人扼水口而居，只有一扇高大的门背向水流朝着揭烛尖，这两户人家雄踞高处，成了整个山坞中的优美景观。沿水流走出那两户人家的后面，又转了几个弯出了山坞，一里后，有条水从北面流来，两水汇合而往南流，路沿水走。行一里，折往西，共走八里，往西逼近一座高峰，有条水从南面流来交汇，然后流往北，有座桥横架在水流上，叫港口桥。沿山峰左麓往北行，又折往西，往北渡过溪水，共五里，见到个大山坞，叫上坪。越过上坪的石梁，水往北流去，路折向西面山上，曲折地向上爬，共五里到杉木岭。翻过岭头向下走二里，山坞狭窄，中间有些官宦人家的住宅，居中的那幢名叫君山，全村都是姓黄的人家。吃过饭走出山隘，行五里登上矮岭。越过岭共走五里，出了杨坊，从杨坊往南行为杭阴，那是宜黄县的一个大村落。从杨坊往西行七里，投宿在车上。

二十日　鸡叫第二遍时，顶着明月从车上往西走，就与一条大溪相遇。我想它就是墟上那条从南往北流的溪水，它发源于军峰，经杭阴流到此处。随后溪水直往南流去，而路向西进入山中。又走五里，登上一座山岭。又爬三里，曲折地到达岭隘上，有间屋子在岭隘上，这岭叫黄岭。下了岭二里，一条大溪又从南面流来。渡过溪水，天才明，山才远远地分隔开。沿溪水往西北走五里，有座塔矗立在溪口的小山上，塔的西北面就是宜黄城。又有一条大溪从西南的东壁巡检司流

来，直抵县城东边，有根长木头横在溪上成为桥梁；溪水就流往北方与东溪汇合，有座大石桥架在东溪上，叫贯虹桥；再往北，一条小溪顺城西北往东流入大溪，也有座桥架在溪上，叫丰乐桥。

这天抵达宜黄县城东门外贯虹桥边的旅店，找到静闻时，他刚好出门来，急忙喊住他吃了饭。饭后，静闻和我往北走，跨过丰乐桥，攀上狮子岩。此岩盘绕两层，直立在三条溪流汇合处的北边山冲里，大溪就是由这山冲里往北流下抚州府去的。旋即往西经过城北，到新城北门。往北走一里，跨过黄备桥。又往西北走一里，向北进入山中，见到仙岩。这岩高高耸立，如同排列着一层层锦绣，上边穹隆下边狭窄，忽然见到岩西边崖壁的下端是贯通的，形成石门，穿过石门进去，众山掩映，极其幽静，像是另外一个世界。这岩很薄，不只南面耸立如壁，而且北面穹隆遮掩，更加奇异，那贯穿崖壁的缝隙，正如赣州府的通天岩，也是自然景观中最奇妙的。从仙岩下来走三里，仍进入城北门。



大概这座城东面濒临溪流的是旧城，而西面的城是新营造的，它外面还有一重城墙，那外城墙依众山峰的地势环绕，高低起伏。经过城三里，出了城南门。沿东壁巡检司南面来的溪水往西南行，五里后经过四应山东麓。又走十五里，有座小山峰直立在溪岸边，显出狰狞的形态，山中有谭襄敏的墓。又走二里，经过玉泉山下，这山屏风般立在路右边，如在路后立起一道高大的屏障，仰望上去高峻陡直，有间小屋架在崖壁半中腰。本想登山，但我的膝部因为早行的缘故，忽然肿痛得不能抬高。又沿大溪往南行三里，有条小溪从西面流来注入大溪中，它就是石蛩那条溪水的下游，我们这才离开大溪溯小溪而行，折往西进去三里到了石蛩寺。寺是新建的，很宏大整洁。寺北有座陡峭的山崖立在溪岸上，它从山顶往下平平地破裂为两半，它南面还有好多高耸的山峰与它对峙着形成门，石蛩寺所在山岭正好悬立在中间，而寺就背靠在岭的东麓。仰望岭上，只见峰顶立着崩裂开的大石头，而不知道石头中间是空的。这晚宿在寺中，因为脚痛未能攀登石蛩寺。

二十一日　早餐后，赶忙攀登石蛩寺。石蛩寺所在的山峰横跨东西，如同半空中飞架着的桥梁，与贵溪县的仙桥相比，高和大都有两倍，而从寺中向西眺望，只能看见它的一端。从寺北面转进山峡中，为万人缘〔谭襄敏起初据有此寺，想废弃寺改为墓地，因为有感于一个奇异的梦，才没有这样做。如今谭襄敏的墓在玉泉山东北面，墓穴和众

多碑坊都已倒塌，他的后代也不兴旺。寺这才被僧人赎回并加以修复。寺中僧人因为此地环境佳妙，就把它辟为一块万人大墓地，累砌的石块十分壮观。墓地在寺北面，左边是山崖，右边就是寺〕。由万人缘向南攀登，仰见竹影摇曳，一座山峰中间通着洞，矗立在很远的高处。从石中间穿进去，向南俯瞰，乱峰突兀。溪声和山色，显出另一种景象，仿佛不再是人世间。从此处走出石桥南面，回头眺望那飞架的石梁上面，石纹纵横交叠，连缀镶嵌着小屋，没有路可以登上去。徘徊了许久，一只山鹤直往上疾飞而去，响声传遍稀疏的竹丛间，让人舍不得离去。这座石桥的南边，内侧的石头原来是裂成两层的，从下层到上层之间，离得不远也没合在一起，中间的缝隙都有一尺左右。从缝隙中攀上去，可到达上层，然而缝隙狭窄，身体不能转动伸屈，手脚没有可以攀援踩踏的地方，而且因为脚痛未好，所以就怅然若失地回到了寺中。向寺中僧人打听路，僧人说："从桥内侧裂开的缝隙攀登很难。一定得脱掉衣服鞋子，并且只可以到达上层，然后从上层垂下绳索，才可以顺绳索滑入中层。"僧人如此说，我是实在不能如此做的，于是在石蛩寺吃了饭就走了。行五里，由小路抵达玉泉山下，便拾级直往上登。此山很峻峭，屏风般耸立在溪流西北边，它的上半部都是穹隆的高崖陡直的石壁，僧人守原在崖壁间凿出一级级石磴，架了间小屋在山顶侧面一个悬空的山峰上。小屋三面凌空，后面又距离大山的石崖一丈左右，下面是高崖深峡。当时小屋刚刚新建，三面都才砌起一半墙壁，但静悄悄不见一人。我欣赏小屋的这种三面虚空浑然无碍的状态，靠着半截墙壁观看屋后的石崖。许久后，有个人运土上来，我问他何故，他说："僧人因为后壁还缺着半截，打算将它砌满。"问他那僧在何处，回答说："已经从山下沿石磴登上来了。"于是我坐着等候他来到，为他谋划道："你若担心北风吹着神像，何不用木材制成佛龛，将神像放置在当中，而空着小屋的后壁，正好可以让山中景色全都映照进来。造物主悬空架设这座山峰和你控扼峰头构筑此屋，本意都是如此。假使把它砌满而堵塞起来，就不是原来的意愿了。"僧人点头表示赞同，又领我观看所说的玉泉。有一潭不流动的深水，在小屋边的石灶旁，传说是因为有三个仙人用锡杖捅地涌出来的，然而殊不知仙人是不用锡杖的。下了玉泉山，走三里，出了谭襄敏墓前。又顺溪走一里，由小路从玉泉山北面行，大约已绕出了它的东北面。玉泉山的最

北边又有座马头山，突兀独耸，位于路左边。经过白沙岭，望见西面有座山峰特别尖峭地横亘着，折往东面，这是北华山。山顶的佛寺遭了灾，有僧人讨饭回来，我们索要了些吃了。下了山二里，进入宜黄县南门，然后往北攀登凤凰山。这山直立在城东北，城墙就是就着山势修筑的，因为北面山势峻峭陡直，所以不再需要修筑城墙上的矮墙。下了山，走出北水关，回到旅店已经天黑了。

【原文】

二十二日　由北城外历凤凰山北麓，经北门，二里，过黄备桥。桥架曹溪之上。西北行十里，溯溪至元口。又五里至官庄前，西南渡溪，又十里至陈坊[①]。北渡小木桥，为曹山寺道。遂令顾仆同担夫西至乐安之流坑，余与静闻携被襆，渡桥沿小溪入。五里，为狮子口。由回龙洞而入山隘，即曹山也。其内环峰凹辟，平畴一围，地圆整如砥，山环绕如城，水流其间。自回龙口而南下陈坊，又东下宜黄，交锁曲折，亦此中一洞天，为丹霞、麻姑之类也。初以何王二氏名何王山，后加"草"、加"点"，名荷玉山。唐本寂禅师礼曹溪回，始易名曹山。宋赐额宝积寺，毁于嘉靖丙戌[②]，基田俱属缙绅。兹有名僧曰观心，将兴复焉。观心，宜黄人，向驻锡丰城[③]，通儒释之渊微，兼诗文之玄著。余一至，即有针芥之合[④]，设供篝灯，谈至丙夜[⑤]，犹不肯就寝，曰："恨相见之晚也。"先是，余午至，留饭后即谓余曰："知君志在烟霞，此中尚有异境，曹山旧迹，不足观也。"



二十三日　早闻雨声。饭而别观心，出曹山，而雨丝丝下。三里至陈坊木桥，仍西从大道。溯溪二里，过鹏风桥。溪南自山来，路西折逾小岭。又三里，复西渡溪之上流，曰接龙桥。盖溪自曹山后岭北山峡而来，南下而转至鹏风桥者，此流尚细，而宜黄，崇仁之界[⑥]，因逾接龙桥而西，即为崇之东南境。从此入山共三里，逾大霍岭，直逼龙骨山下。又二里，逾骨岭，水犹东注。又三里，下幞头岭，水始西流。又四里至纯乡，则一溪自南而北矣。渡溪桥是为纯乡村，有居民颇众。随水西二里，北下为崇仁道。南循小水一里，西登干冈岭，岭颇峻，逾岭而下，纯西南行矣。十里，至廖庄桥，有溪自南而北，其大与纯乡之溪并，东北流，当与纯溪同下崇仁者也。又西五里，过练树桥，桥跨巴溪之上[⑦]。又西过坳上，盖南来之脉北过相山者也。其东水下练树桥为

小巴溪，西水下双溪桥为大巴溪，俱合于罕浒，北即峙为相山，高峙朱碧街之北。再西即为芙蓉山。芙蓉尖峭而相山屏列，俱崇仁西南之巨擘也。自练树桥又五里而至朱碧街。其他在崇仁南百余里，南五十里为大华山，西南三十里为乐安县[8]。

二十四日　昧爽，从朱碧西南行，月正中天[9]。二里为双溪桥。二小溪，一自东北，一自西北，俱会于桥北；透桥东南去。路从西南，又一里为玄坛庙桥。其水自西而东，乃芙蓉西南之流，当亦东会双溪而下罕浒入巴溪者也。过溪南一里，越雷公岭，有溪自南而西北去。下岭即东南溯溪，一里为雷公场，又南三里为深坑。又东南二里为石脑，上有桥曰昆阳桥。又南三里曰双湛桥，又二里曰赵桥，又五里曰横冈，又五里越一岭，曰赵公岭。自石脑来十五里，其岭坦而长，盖东自华盖山度脊，而西经乐安，而北转进贤，为江西省城之脉也。岭北水绕雷公而西北下崇仁，岭南水由大陂而下永丰、吉水者也。下岭，山隘渐辟，其内坞曰白麻插，水虽西流乐安、永丰，而地犹属崇仁；其外冈曰崇仁仙观，则乐安之界也。由白麻插循左山东南行，三里至大坪墅，转而东向入山。又二里，东至一天门，有涧西注石桥下，从此遂蹑级上登。一里至旧一天门，有二小溪，一自东南，一自东北，合于石屋之上。从此俱峻坂悬级。又七里至二天门，遂两度过脊之坂，俱狭若堵墙。于是东北绕三峰之阴，共七里而登华盖之顶[10]，谒三仙焉。盖华盖三峰并列，而中峰稍逊，西为着棋，东为华盖。路由西峰而登，其阳甚削，故取道于阴。华盖之上，诸道房如峰窝驾空，簇绕仙殿，旁无余地，无可眺舒。饭于道士陈云所房，亟登着棋，四眺形胜。其北正与相山对，而西南则中华山欲与颉颃[11]，东与南俱有崇嶂，而道士不能名，然皆不能与华盖抗也。其山在崇仁南百二十里，东去宜黄亦百二十里，西去乐安止三十里，西南一百里至永丰，东南至宁都则二百余里焉[12]。余自建昌，宜取道磁龟，则直西而至；自宜黄，宜取道石砻从云封寺，亦直西而至；今由朱碧，则迂而北，环而西，转而东向入山，然取道虽迂五十里，而得北游曹山洞石，亦不为恨也。下山十五里，至三天门，渡石桥而南，遂西南向落日趋。五里过崇仙观。又三里越韬岭，是为乐安界。又西南三里，渡一溪桥。又四里，溪西转出大陂，溪中乱石平铺，千横万叠，水碎飞活转，如冰花玉屑。时日已暮，遂宿大陂[13]。



二十五日　是日为冬至，早寒殊甚，日出始行。西南五里为药腊。

又五里为曾田[14]，其处村居甚盛，而曾氏为最，家庙祀宗圣公[15]。从此转而南，渡溪入山，乃中华山之西北麓支山也。中华在华盖西南三十里，从药腊来循其阴西行，至是乃越而转其西北。又三里为馒头山，见溪边横石临流，因与静闻箕踞其上，不知溪流之即穿其下也。及起而行，回顾溪流正透石而出，始知其为架壑之石也。余之从乐安道，初览其《志》，知其城西四十里有天生石梁[16]，其侧有石转运，故欣然欲往；至是路已南，不及西向，以为与石桥无缘；而不意复得此石，虽溪小石低，已见"天生"一斑。且其东北亦有石悬竖道旁，上如卓锥，下细若茎，恐亦石桥转运之类矣。又南一里为黄汉[17]。又南逾一小岭，一里为简上，为中华之西南谷矣。从此婉转山坑，渐次而登，五里，上荷树岭，上有瞻云亭。盖岭之东北为中华，岭之西南为雪华，此其过脉之脊云。逾岭南下二里，至坑底，有小溪，一自东北，一自西北，会而南。三里，出源里桥，又三里则大溪自东而西，渡长桥至溪南，是为流坑[18]。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大溪之水东五十里自郎岭而来，又东过大树岭，为宁都界，合太华、中华东南之水至此，西八里至乌江，又合黄漠之水南下永丰焉。是日午至流坑，水涸无舟，又西八里，宿于乌江溪南之茶园。

二十六日　因候舟停逆旅。急索饭，即渡溪桥北上会仙峰。其峰在大溪之北，黄漠溪之西，盖两溪交会，而是山独峙其下流，与雪华山东西夹黄漠溪入大溪之口者也。峰高耸突兀倍于雪华，而阳多石骨嶙峋，于此中独为峻拔。其西南则豁然，溪流放注永丰之境也。由溪北从东小径西上，五里而至会仙峰。按志止有仙女峰，在乐安南六十里，而今土人讹为会仙云；然其为三仙之迹则无异矣。是峰孤悬，四眺无所不见。老僧怀莪为余言："北四十里为乐安，西南六十里为永丰，直西为新淦[19]，直东为宁都。其东北最远者为太华山，其次为中华，又次为雪华，三华俱在东北。而乐安之北有西华，兀立云雾之间，为江省过脉，尖拔特甚，盖从太华西北渡赵公岭而特起者也。"由会仙而上，更西北一里，其石巑岏，上多鹃花红艳，但不甚高，亦冬时一异也。由会仙南面石磴而下，至山半甫有石泉一泓，由其山峭拔无水泉，故山下之溪亦多涸辙耳。下山五里，至溪旁，其南即为牛田[20]、水南[21]，其北为乌江，其东为茶园，余所停屐处也。午返，舟犹不行，遂止宿焉。

余自常山来，所经县治无不通舟，惟金谿、乐安，通舟之流，俱在四

五十里外。

注释

①官庄前：今作官仓前。陈坊：今名同。皆在宜黄县西隅。

②嘉靖丙戌：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

③丰城：明为县，隶南昌府，即今丰城县。

④针芥之合：磁石能引针，琥珀能拾芥，因用以比喻性情契合为针芥之合。

⑤丙夜：古代计时，一夜五更，又称五夜。即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亦称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丙夜即三更，亦即通常说的半夜。

⑥崇仁：明为县，隶抚州府，即今崇仁县。

⑦巴溪：即今宝塘水。

⑧乐安县：隶抚州府，即今乐安县。

⑨中天：正当天空之中，天顶。

⑩华盖山：形如宝盖，又称宝盖山。今称大王山，海拔1137米。

⑪颉颃（xié háng 邪杭）：不相上下。

⑫宁都：明为县，隶赣州府，即今宁都县。

⑬大陂：今作带陂，在乐安县南境，增田稍东。

⑭曾田：今作增田，在乐安县南境的公路边。

⑮宗圣公：即孔子的弟子曾参。元文宗封曾子为郕国宗圣公，明嘉靖时罢封爵，只称宗圣。

⑯知其城西四十里有天生石梁：乾隆本、四库本作“闻城西十里有天生桥”。

⑰黄汉：据本日及二十六日记，疑为“黄漠”。

⑱流坑：今名同，在乐安县西南境，恩江南岸。

⑲新淦（gàn 干）：明为县，隶临江府，即今新干县。

⑳牛田：今名同，在恩江北岸。

㉑水南：今名同，在恩江南岸，与牛田遥对。牛田、水南皆在今乐安县西南隅。



【今译】

二十二日　由北城外顺凤凰山北麓而行，经过北门，走二里，越过黄备桥〔此桥架在曹溪上〕。往西北行十里，溯一条溪流到了元口。又走五里到官庄前，往西南渡过溪流，又走十里到陈坊。从陈坊往北越过小木桥，是去曹山寺的路。于是叫顾仆同担夫往西先到乐安县的流坑等候，我和静闻携带着被袋，越过桥沿小溪进去。走五里，为狮子口。由回龙洞进入山隘中，就是曹山。山里峰峦回环，中间凹陷，形成

一块平地，平地圆而齐整，如同磨刀石，山峰环绕在周围好似一道城墙，水流淌在其间。从回龙洞口往南下到陈坊，又东下宜黄县城，交错盘结，也别有洞天，如同丹霞山、麻姑山一样。最初因为何、王两姓居住在此地而叫何王山，后分别加了“草”字头和一点，名叫荷玉山。唐代本寂禅师到曹溪礼拜回来后，才改名为曹山，宋朝赐给“宝积寺”的匾额，明嘉靖丙戌年被毁坏，寺基和田产都转属官宦。现有个名僧叫观心，打算兴复寺庙。观心是宜黄人，以前住留在丰城县，精通儒佛两家的高深义理，又懂得诗词文章的奥妙。我一到曹山，就与他性情契合，晚上他准备了夜点，挑灯与我长谈到三更，还不肯就寝，他说：“遗憾的是我俩相见太晚了。”这之前，我中午到达时，他留我们吃饭后就对我说：“我知道您的志向在于游历烟云霞雨、名山胜水，这地方还有风景更奇异的境地，曹山的旧时遗迹，不值得观览。”

二十三日　清早听到雨声。饭后辞别观心，走出曹山，丝丝细雨不停地下着。走三里到陈坊木桥，仍旧往西顺大路行。溯溪走二里，越过鹏风桥。溪从南面山中流来，路折往西翻越一座小山岭。又走三里，又往西越过那条溪水的上游，溪上的桥叫接龙桥。此溪大概就是从曹山后边山岭北面的山峡中流出来，南下折到鹏风桥的那条，此处水流还细小，但它是宜黄县和崇仁县的分界，于是跨过接龙桥往西，就是崇仁县的东南境了。从这里进入山中共三里，越过大霍岭，直逼龙骨山下。又走二里，翻过龙骨岭，水仍然流往东。又走三里，下了幞头岭，水才往西流。又走四里到纯乡，见一条溪水从南往北流来。越过溪上的桥就是纯乡村，村中居民很多。沿溪水西行二里，往北下去是到崇仁县城的路。向南顺一条小水走一里，往西登上干冈岭，此岭很峻峭，越岭而下，就是一直向西南方向行了。走十里，到廖庄桥，有条溪水自南往北流，大处和纯乡的那条一样，它往东北流去，应当是和纯溪一同流下崇仁县去的。又往西五里，跨过练树桥，桥横架在巴溪上。又往西经过坳上，它大概是南来的山脉往北延伸到相山间的地方。山坳东面的水流下练树桥后为小巴溪，西面的水流下双溪桥后为大巴溪，它们汇合在罕浒，山坳北面就耸起为相山，它高耸在朱碧街北边。再往西就是芙蓉山。芙容山尖峭而相山如屏障横列，它们都是崇仁县西南境的大山。从练树桥又走五里为朱碧街。此地在崇仁县城南边一百多里，南边五十里为大华山，西南边三十里为乐安县城。



二十四日　黎明时，从朱碧街往西南行，明月当空。走二里为双溪桥。有两条小溪，一条从东北来，一条从西北来，汇合在桥北面，穿过桥往东南流去，路从桥西南走。又行一里为玄坛庙桥。桥下的水自西往东流，它是芙容山西南面的水，应当也是流往东汇合双溪而流下罕浒注入巴溪的水流。渡过溪往南一里，翻越雷公岭，有条溪水从南往西北流去。下了岭便溯溪往东南走，一里为雷公场，又往南三里为深坑。又往东南走二里为石脑，石脑上面有座桥叫昆阳桥。又往南走三里叫双湛桥，又走二里叫赵桥，又走五里叫横冈，又走五里翻越一座山岭，那岭叫赵公岭。从石脑过来的十五里中，山岭平坦而且长，岭脊大概从东面的华盖山越过来，往西经过乐安县，又往北折入进贤县，成为江西省城主山脉。岭北的水绕过雷公岭往西北流下崇仁县，岭南的水从大陂流下永丰、吉安两县。走下岭，山隘逐渐开阔，山隘中的山坞叫白麻插，坞中的水虽往西流入乐安县和永丰县，但地仍隶属崇仁县；山隘外的山冈叫崇仁仙观，它是乐安县的县界。从白麻插顺左边的山往东南走，三里到大坪墅，然后折往东进入山中。又走二里，往东到达一天门，有条山涧水向西注入一座石桥下，从此处起便踏着石级往上登。爬一里到达旧一天门，有两条小溪，一条从东南流来，一条从东北流来，汇合在石屋子上边。从此处起都是在陡峻的山坡上悬置石磴。又攀七里到二天门，于是两次越过山脊穿越过去的山坡，那山坡都窄得如一堵墙。过山坡后往东北绕着三座山峰的北面而行，共七里登上山顶，在山顶拜谒了三仙的像。华盖山三座山峰并列，中间那座稍低，西面为着棋峰，东面为华盖峰。上山顶的路从西面那座山峰攀登，它的南面很陡，所以我们取道北面。华盖峰上，众多道士住的小屋如同蜂窝架在空中，簇绕着仙殿，旁边无空地，没办法舒心地远眺。在道士陈云所的房中吃了饭，便赶忙登上着棋峰，四下眺望周围山川胜迹。它北面与相山对着，西南面则像是要和中华山抗衡，东面与南面都有高峻的屏障似的山峰，道士不能说出它们的名称，但它们都不能与华盖山比高低。此山在崇仁县南一百二十里，东面距宜黄县也是一百二十里，西面离乐安县只有三十里，往西南去一百里到永丰县，往东南到宁都县却有二百多里。我从建昌府来，应取道磁龟，那就可以直往西到达此处；从宜黄县城来，应取道石蛩从云封寺走，也可以直往西到达这里；现由朱碧街走，则折往北面，绕往西面，才转往东进入山中，然而

所走道路虽然绕了五十里，但能够往北游览曹山的洞穴峰石，也不算遗憾。朝山下走十五里，到三天门，越过石桥往南，便向西南朝着落日的方向急奔。五里经过崇仙观。又走三里翻过韬岭，那里是乐安县界。又往西南走三里，越过溪上的一座桥。又走四里，溪流向西绕出大陂，溪中乱石平铺，千横万叠，溪水碎飞活转，如冰花玉屑。当时已经傍晚，于是投宿在大陂。

二十五日　这天是冬至，早晨异常寒冷，太阳出来后才出发。往西南走五里为药腊。又走五里为曾田，那里村庄中居民很多，而姓曾的最多，曾氏祖庙中祭祀宗圣公曾参。从曾田转往南，渡过溪水进入山中，那山是中华山西北麓的一个分支。中华山在华盖山西南三十里，从药腊来顺着它的北面往西行，到这里才越过山转到它的西北面。又走三里为馒头山，见溪边横卧着的石头下临水流，于是和静闻屈膝张足坐到那石头上，但不知道溪流就是从石头下面穿出去的。等起身出发，回头见溪流正好穿过石头流出来，才知石头是横架在沟谷上的。我之所以从乐安县走，是因开初阅览县志时，得知县城西面四十里有座天生石桥，它侧面有块石头循环旋转，所以欣然想前往观看；到这里路已走朝南面，未能向西走，以为与石桥无缘了；而未想到又见着此石，虽溪流细小石头低矮，但已见到“天生”桥的一斑。而且它东北面也有块石头悬立在路旁，上部如直立的锥子，下部纤细若茎杆，恐怕也和那石桥侧边循环旋转的石头是一类。又往南一里为黄漠。又往南越过一座小岭，走一里为简上，这里已是中华山的西南山谷。从此处起曲折地从山谷中绕行，逐渐往上攀登，五里上到荷树岭，岭上有个瞻云亭。大概此岭的东北为中华山，西南为雪华山，此处是两山的山脉经过的山脊。越过岭往南下行二里，到达谷底，有两条小溪，一条从东北来，一条从西北来，汇合后流往南。走三里，出了源里桥。又走三里，有条大溪自东往西流，跨过溪上的长木桥到了南岸，为流坑。此处街市纵横，是个有万家居民的市镇，其中董姓是大姓，市镇中有个五桂坊。大溪从东面五十里的郎岭流来，又流过东面的大树岭，成为宁都县界，然后汇合太华山、中华山东南面的水流到此，向西流八里到乌江，又汇合黄漠的水向南流下永丰县。这天中午到流坑时，溪中水流干涸没有船只，又往西行八里，投宿在乌江溪南面的茶园。



二十六日　因等候船只停在旅店中。急忙搞饭吃后，就越过溪上

的桥往北攀上会仙峰。此峰在大溪的北面、黄漠溪的西面，两条溪流交汇，它耸立在汇流处的下游，与雪华山夹峙在黄漠溪汇入大溪处的东西两边。会仙峰高耸突兀，超过雪华山一倍，南面多石骨嶙峋，在这里是最峻峭挺拔的。山峰的西南面却很开阔，溪流通畅地奔流入永丰县境。由溪北岸从峰东面的小路往西上去，五里便到会仙峰。按志书记载，只有座仙女峰，在乐安县南面六十里，如今当地人误为会仙峰；然而它是保存有三仙遗迹之地的说法却是一样的。此峰孤峰高悬，四处眺望无所不见。老僧董怀莪对我说："它北面四十里为乐安县，西南面六十里为永丰县，正西边为新淦县，正东边为宁都县。它东北面最远的是太华山，其次为中华山，最近的是雪华山、三华山，都在东北面。而乐安县北面有座西华山，兀立在云雾间，为江西省山脉经过的地方，特别尖峭挺拔，大概是从太华山西北越过赵公岭而特起的一座山。"从会仙峰往上，再往西北走一里，山间石头高大尖峭，并生长着许多正开得红艳的杜鹃花，但不很高，这也是寒冬时节的一个奇异景观了。从会仙峰南面的石磴往下走，到半山中石头间才有一汪泉水，因此山高峻挺拔没有流水潭泉，所以山下的溪流也多是干涸见底的。下山五里，到溪岸边，南面就是牛田、水南，北面为乌江，东面是茶园，即我们停留住宿的地方。中午返回旅店，船仍不开，于是住下来。

我从常山县来，所经县城无不通船，只有金谿、乐安两县，通船的水流都在县城外四五十里的地方。

【原文】

二十七日　舟发乌江，三十里，丰陂宿。

二十八日　十里，将军。二十里，永丰宿[1]。

二十九日　自永丰西南五里放舟，又三十五里北郊[2]。吉水界。二十五里，亦名乌江[3]。又十里，下黄宿。

三十日　早行。二十里，凤凰桥。溪右崖上有凤眼石，溪左为熊右御史概所居。又五里抵官材石，溪左一山崖石嶙峋，曰仙女排驾。遂绕吉水东门[4]，转南门、西门、北门，而与赣水合。盖三面绕吉水者为恩江，由永丰来。赣水止径北门。

十二月初一日　先晚雨丝丝下，中夜愈甚，遂无意留吉水。入城问张侯后裔[5]。有张君重、伯起父子居南门内，隔晚托顾仆言，与张同

宗，欲一晤，因冒雨造其家云。盖张乃世科而无登第者，故后附于侯族，而实非同派。君重之曾祖名峻，嘉靖间云亦别驾吾常，有遗墨在家云，曾附祀张侯之庙，为二张祠。此一时附托之言。按张侯无在郡之祠，其在吾邑者，嘉靖时被毁已久，何从而二之？更为余言：侯之后人居西园[6]，在城南五六十里，亦文昌乡也；族虽众，无读书者，即子衿亦无一人[7]。余因慨然！时雨滂沱，以舟人待已久，遂冒雨下舟，盖此中已三月无雨矣。时舟已移北门赣江上，由北门入至南门之张氏，仍出北门。下舟已上午，遂西南溯赣江行。十里，挟天马山之西。十里，过小洲头，东有大、小洲二重，西则长冈逶迤，有塔与小洲夹江相对。至是雨止日出。又十里，转挟螺子山之东，而泊于梅林渡，去吉郡尚十里。既暮，零雨复至。螺子，吉郡水口之第一山也。

吉水东大而高者，曰东山，即仁山也。太平山在其内，又近而附城，曰龙华寺。寺甚古，今方修葺，有邹南皋先生祠[8]。佛殿前东一碑，为韩熙载撰，徐铉八行书[9]。盖即太平西下之垅，南北回环，琐成一坞，而寺在中央。吉水西为天马山，在恩、赣二江夹脊中[10]。北为玉笥山，即峡山之界[11]，赣江下流所经也。南为巽峰，尖峭特立，乃南皋先生堆加而峻者，为本县之文笔峰。建昌人言军峰为吉水文笔，因此峰而误也，大小迥绝矣。



初二日　黎明甫挂帆，忽有顺水舟叱咤而至，掀篷逼舟，痛殴舟人而缚之，盖此间棍徒托言解官银，而以拿舟吓诈舟人也。势如狼虎，舟中三十人，视舟子如搏羊，竟欲以余囊过其舟，以余舟下省。然彼所移入舟者，俱铺盖铃串之物，而竟不见银扛，即果解银，亦无中道之理。余谕其此间去吉郡甚近，何不同至郡，以舟畀汝。其人闻言，咆哮愈甚，竟欲顺流挟舟去。余乘其近涯，一跃登岸，亟觅地方王姓者，梅林保长也。呼而追之，始得放舟。余行李初已被移，见余登陆，乃仍畀还；而舟子所有，悉为抄洗，一舟荡然矣。又十里，饭毕，抵吉安郡[12]。已过白鹭洲之西，而舟人欲泊南关；余久闻白鹭书院之胜[13]，仍返舟东泊其下，觅寓于书院中净土庵。是日雨丝丝不止，余入游城中，颇寥寂。出南门，见有大街濒江，直西属神冈山，十里阛阓，不减金阊也[14]。

注释

①永丰: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永丰县。

②北郊:即今八江,在永丰县西隅、恩江南岸。

③乌江:今名同,在吉水县东境,恩江北岸。此江亦名乌江。

④吉水: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吉水县。

⑤张侯:即张宗琏,吉水人,永乐进士,曾参加修《永乐大典》,授刑部主事、左中允、大理寺丞。录囚广东,多所平反。清军福建,民以不扰。后奏事忤旨,谪为常州同知。性淡泊,上任不带妻子,病危请医生来,室内尚无灯烛。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霞客曾奉母命重修张宗琏庙于江阴城北的君山。

⑥西园:原作"西团",据十二月十三日记改。

⑦衿(jīn 巾):衣领。《诗经·郑风》有"青青子衿"。子衿即学子穿的青领的衣服,因此又以子衿或青衿称读书人。明清科举时代亦专指秀才。

⑧邹南皋:即邹元标,吉水人。九岁即通五经,万历进士。张居正代首辅期间,因抗疏切谏,遭廷杖,谪戍极边。张居正死,召为吏科给事中。后归家乡讲学三十年。天启初还朝,拜左都御史。后连疏请归,寻被削夺。崇祯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

⑨韩熙载(公元902—970年):字叔言,潍州北海人,五代南唐重臣,官至兵部尚书、中书侍郎。以文章著称,《宋史·南唐世家》说:"熙载善为文,江东士人、道释载金帛以求铭志碑记者不绝。"徐铉(公元917—992年):字鼎臣,扬州广陵人,官至南唐吏部尚书。十岁即能属文,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著有《方舆记》《岁时广记》等。

⑩在恩、赣二江夹脊中:"恩"原作"息",据十一月三十日记改。恩江即乌江,今仍称乌江。

⑪峡山:依地望应为峡江。明置峡江县,属临江府,即今峡江县。

⑫吉安:明置吉安府,治庐陵,即今吉安市。

⑬白鹭书院:南宋时,知吉州江万里于白鹭洲建书院,因名白鹭书院,为宋代著名书院之一。文天祥曾在此读过书。至今仍为吉安市胜景。有风月楼高耸,雕梁画栋。站在书院顶端,可尽览赣江景色。

⑭金阊:苏州城西阊门外旧有金阊亭,故苏州亦别称金阊。

【今译】

二十七日　船从乌江出发,行三十里,到丰陂住宿。

二十八日　行十里,到将军村。又行二十里,到永丰县城住宿。

二十九日　从永丰县城西南五里处开船,又行三十五里到北郊

〔在吉水县界〕。又行二十五里,也叫乌江。再行十里,到下黄住宿。

三十日　清早出发。行二十里,到凤凰桥。溪右边山崖上有个凤眼石,溪左边是熊概右御史住过的地方。又行五里抵官材石,溪左岸一座山上崖石嶙峋,叫仙女排驾山。我们绕过吉水县城东门,转到南门、西门和北门,一条水流与赣水汇合。环绕吉水县城三面的是恩江〔它从永丰县流来〕,赣水只经过北门。

十二月初一日　前半夜细雨不停地下着,到半夜雨势更大,于是打消了在吉水停留的念头。进城去探访张侯的后裔。有叫张君重、张伯起的两父子,居住在城南门内,昨晚托顾仆传话给我,说他家与张侯是同一宗族,想与我会一面,因而我冒雨造访他家。大概张君重家是几代参加科举考试而没有考中的,所以后来就附会说是张侯家族,而实际上不是同一族系。张君重的曾祖名叫张峻,说什么嘉靖年间也曾在我的家乡常州府任过通判,有遗作保存在他家中,张峻曾被附带祭祀于张侯的庙中,成为二张祠。这是一时的附托之言。据查考,张侯在吉安府无祠堂,而在我家乡江阴县城中的祠堂,嘉靖时已经被毁了许久,从何而来的二张祠?他们又对我说:张侯的后代居住在西园,位于县城南五六十里,也是一个人文兴盛的地方;家族中人口虽多,但没有读书的,即便是秀才也没有一个。我于是感慨不已。当时大雨滂沱,因船夫已等待许久,便冒雨回到船中,这地方大约已三个月没下雨了。当时船已经移到北门外赣江上,先前我是从北门进城到南门的张家,现仍由北门出城。回到船中已是上午,于是往西南溯赣江行。十里,绕到天马山的西面。又行十里,经过小洲头,东面有大小两个沙洲,西面是长长的山冈蜿蜒绵亘,有座塔与小洲夹江相对。到此处雨停日出。又行十里,折绕到螺子山的东面,停泊在梅林渡,此处离吉安府城还有十里。傍晚后,又下起了零星小雨。螺子山是吉安府水口的第一座山。



吉水县城东面大而高的山,叫东山,即仁山。太平山在它的内侧,又往近处靠近城的地方,叫龙华寺。寺很古老,如今正在修缮,里面有邹南皋先生的祠堂。佛殿前面东侧有块碑,碑文是韩熙载撰、徐铉书写的,共八行。大概太平山向西延伸而下的低矮山冈,自南向北曲折环绕,围成一个山坞,而寺位于山坞的中央。吉水县西面为天马山,它在恩、赣两江相夹的山脊中。北面为玉笥山,即峡江地界,是赣江下流

所经过的地方。

南面为巽峰，它尖峭独耸，是邹南皋先生堆加后才变得高峻的，为本县的文笔峰。建昌人说军峰是吉水县的文笔峰，这是由此峰导致的讹误，两峰的大小差别极大。

初二日　黎明才挂帆出发，忽然有只船顺水而来，船上的人大声吆喝着，掀开我们的船篷强行索要船只，并痛打了船夫，把他绑起来，他们大概是此地的一些无赖之徒，借口说要解送官府银两，需要征借船只，吓唬诈骗船夫。他们势如虎狼，我们船中的三十个人，看船夫如同在虎狼群中挣扎逃命的羊羔。他们竟然想将我的袋子搬到他们船中，将我所乘的这只船驶下省城。然而那帮人移到船中来的，都是铺盖铃串之类的东西，竟然不见贵重的金银物品，我想即便真的是解送银两，也没有中途上船的道理。我告诉那帮人，这里离吉安府很近，何不一同到府城，再将船给你们。他们听后，更加咆哮不已，竟然想顺流挟持船只而去。我乘船靠近岸之机，一纵身登上岸，赶忙找到当地一个姓王的人，他是梅林的保长。我们呼喊着追上去，那帮人才放行了船只。我的行李起初已被移动，见我登陆，才又拿回来；但船夫的所有物件，都被抄掠抢劫去了，整只船被洗劫一空。又行十里，吃完饭后，抵达吉安府。已经过了白鹭洲的西面，而船夫想停泊到南关去；我早就听说过白鹭书院的胜迹，所以仍叫船返回东边，停泊在书院下，在书院中的净土庵找了个寓所。这天，丝丝细雨下个不停，我进城游览，城中十分寂静。走出城南门，看见有条大街濒临江流，直往西连着神冈山，十里街市，不比苏州逊色。

【原文】

初三日　中夜雨滂沱。晨餐后，即由南关外西向神冈。时雨细路泞，举步不前，半日且行且止，市物未得其半，因还至其寓。是日书院中为郡侯季考，余出时诸士毕集，及返而各已散矣[①]。郡侯即家复生，是日季考不亲至，诸生颇失望。

初四日　雨。入游城中，出止白鹭洲。

初五日　入城拜朱贞明、马继芳。下午，取药煮酒，由西门出，街市甚盛。已由南门大街欲上神冈，复行不及也。

初六日　卧雪鹭洲。

初七日　卧雪鹭洲。下午霁，入城。由东门出，至大觉庵，已在梅林对江，不及返螺子。

初八日　由鹭洲后渡梅林，五里。又东北十里，大洲。乃东十里入山，登洲岭，乃南山北度之脊，因西通大洲，故云。从岭直上五里，天狱山。下直南十里，宿南山下坑中季道人家。

初九日　东十里，出山口曰五十都。东南十里，过施坊。大家甚盛。入山五里，直抵嵩华山西麓，曰虎浮②，拜萧氏。其外包山一重，即与施坊为界者也，东北从嵩华过脉，今凿而烧灰，西面有洞云庵向施坊焉。

初十日　登嵩华山，上下俱十里。

十一日　游洞云。由北脊来时，由南峡口大路入，往返俱六里。

十二日　晨餐于萧处，上午始行。循嵩华而南五里，镜坊澎。东为嵩华南走之支，北转而高峙者名香炉峰，其支盖于查埠止十里也。又南五里登分水岭，逾岭东下五里为带源③，大魁④王艮所发处也⑤。由带源随水东行五里，出水口之峡，南入山。三里为燕山，其处山低岭小，居民萧氏，俱筑山为塘以蓄水，水边盛放。复逾小岭而南，三里，过罗源桥，复与带溪水遇，盖其水出峡东行，循山南转至此。度桥而南，山始大开，又五里宿于水北⑥。



十三日　由水北度桥，直南五里，渡泸溪桥，是为夏朗，即刘大魁名俨发迹处也。又南五里，为西园张氏，是日在其家。下午，淮河自罗坡来。

十四日　雨雪。淮河同乃郎携酒来。是晚二巫归。

十五日　霁，风寒甚。晚往西山。

十六日　张氏公祠宴。

十七日　五教祠宴。

注释

①及返而各已散矣："及"，原作"板"，从沪本改。

②施坊：今作施家边。虎浮：今作古富。皆在赣江以东吉水县南境。

③带源：今名同，在吉水县南境，古富以东。

④大魁（kuí 葵）：科举制度中称殿试一甲第一名为大魁。大魁亦即状元。

⑤王艮（？—公元 1402 年）：字敬止，吉水人，建文时任修撰，参与修《太祖实

录》等。燕王兵进迫南京，艮与妻子诀别，饮鸩死。

⑥水北：在今吉水县南境，泷江北岸，与水南相对。

【今译】

初三日　半夜时大雨滂沱。早餐后，便由南关外往西面向神冈山走去。当时天下着细雨，道路泥泞，我举步不前，半日中走走停停，所要买的物品没买到一半，于是回到寓所。这天书院中由府长官主持季度末考试，我出书院时童生毕集，等返回时已经各自散去了，府长官就是我的本家复生，这天进行季度末考试他未亲自到场，众童生很失望。

初四日　天下着雨。我进城游览，出城来停留在白鹭洲。

初五日　进城去拜访朱贞明、马继芳。下午，去取酒曲回来煮酒，由西门出城，西门外街市非常繁盛。已经从南门大街上想上神冈山，又来不及去。

初六日　躺卧在雪鹭洲。

初七日　躺卧在雪鹭洲。下午天气放晴，我进入城中。从东门走出城，到了大觉庵，那里已经在梅林的对岸，来不及返回螺子山。



初八日　从雪鹭洲后渡江到梅林，共五里路。又往东北走十里，到大洲。于是向东十里进了山，往洲岭上攀登，这岭是南山向北延伸的山脊，因它西通大洲，所以叫这个名。从岭间直往上爬五里，到天狱山。从山上直往南朝下走十里，投宿在南山下深谷中的季道人家。

初九日　往东十里，走出山口叫五十都。又往东南走十里，经过施坊〔此处大户人家很多〕。进山五里，直抵嵩华山西麓叫虎浮的地方，拜访一个姓萧的人。虎浮外围环绕着一重山峦，它就是此处与施坊的界山，山脉从东北面的嵩华山越过，如今山中的石头被凿来烧石灰，它的西面有个洞云庵，朝向施坊。

初十日　攀登嵩华山，上去和下来都是十里路程。

十一日　游览洞云庵。从庵北面山脊上来的时候，是由南峡口的大路进入庵中的，往返都是六里路。

十二日　在萧家吃早餐，上午方出发。顺嵩华山往南走五里，到镜坊澎。此地东面是嵩华山向南延伸的分支，折往北面而高高耸起的叫香炉峰，它的分支延伸到查埠大概只有十里。又往南五里登上分水岭，越过岭头往东下行五里为带源，它是状元王艮的发迹处。从带源

沿水流往东行五里，出了水口处的山峡，往南走进山。走三里为燕山，那里山低岭小，居民姓萧，家家依山筑起池塘用来蓄水，很多水流从池塘边上漫溢出去。又越过一座小山岭往南，走三里，跨过罗源桥，又与带溪水相遇，大概带溪水出了山峡往东流，然后顺山折往南流到此处。过了桥往南走，山峦才远离开，又走五里投宿在水北。

十三日　从水北越过桥，直向南走五里，越过泸溪桥即为夏朗，是刘状元〔名叫刘俨〕发迹的地方。又往南走五里，为张家居住的西园，这天我呆在张家。下午，淮河从罗坡来到西园。

十四日　雨雪交加。淮河和他儿子携酒来到我住处一道畅饮。这晚张二巫回到家。

十五日　天气晴开，但寒风刺骨。晚上前往西山。

十六日　在张氏公祠赴宴。

十七日　在五教祠赴宴。



【原文】

十八日　饭于其远处。上午起身，由夏朗之西、西华山之东小径北迁，五里西转，循西华之北西行，十里，富源。其西有三狮锁水口。又西二里为泷头，彭大魁教发迹处也，溪至此折而南入山。又五里为潇泷，溪束两山间，如冲崖破峡，两岸石骨壁立，有突出溪中者，为"瑞石飞霞"，峡中有八景焉。由泷溪三里，出百里贤关，谓杨救贫云"百里有贤人出也"。又西北二里为第二关，亦有崖石危亘溪左。又西北三里，出罗潭，为第三关。过是山始开，其溪北去，是为查埠。又西北五里后与溪遇，渡而北，宿于罗家埠[①]。

十九日　昧爽行。十里，复循西岩山之南而行，三里为值夏。西八里，逾孟堂坳，则赣江南来，为泷洋入处[②]。又二里，张家渡，乃趁小舟顺流北下。十里，有市在江左，曰永和[③]，其北涯有道，可径往青原。乃令张氏送者一人，名其远，张侯之近支。随舟竟往白鹭；而余同张二巫及静闻，登北涯随山东北行。五里，入两山之间。又一里，有溪转峡而出。渡溪南转，石山当户，清涧抱壑，青原寺西向而峙[④]。主僧本寂留饭于其寮，亦甚幽静。盖寺为七祖旧刹[⑤]，而后沦于书院，本寂以立禅恢复，尽迁诸书院于山外，而中构杰阁，犹未毕工也。寺后为七祖塔，前有黄荆树甚古，乃七祖誓而为记者。初入山，不过东西两山之夹

耳；至北坞转入而南，亦但觉水石清异，涧壑萦回；及登塔院，下瞰寺基，更觉中洋开整，四山凑合。其坞内外两重，内坞宽而密，外坞曲而长，外以移书院，内以供佛宇，若天造地设者。余以为从来已久，而本寂一晤，辄言其兴复之由，始自丙寅、丁卯之间[6]。盖是寺久为书院，而邹南皋、郭青螺二老欲两存之，迎本寂主其事。本寂力言，禅刹与书院必不两立，持说甚坚，始得迁书院于外，而寺田之复遂如破竹矣。寺前有溪，由寺东南深壑中来，至寺前汇于翠屏之下。翠屏为水所蚀，山骨嶙峋，层叠耸出，老树悬缀其上，下映清流，景色万状。寺左循流而上，山夹甚峻，而坞曲甚长，曲折而入十里，抵黄鲇岭。坞中之田，皆寺僧所耕而有者。入口为寺之龙虎两砂，回锁隘甚，但知有寺，不复知寺后复有此坞也。余自翠屏下循流攀涧，宛转其间，进进不已，觉水舂菜圃，种种不复人间。久之，日渐西，乃登山逾岭，仍由五笑亭入寺。别立禅即本寂出山，渡溪桥，循外重案山之南五里，越而西，遂西北行十里，渡赣江，已暮烟横渚，不辨江城灯火矣。又三里，同二张宿于白鹭洲。

二十日　同张二巫、静闻过城西北二里，入白燕山。山本小垅，乃天华之余支，寺僧建竖，适有白燕来翔，故以为名。还由西门入，至北门，过黄御史园，门扃不入。黄名宪卿，魏珰事废。又北入田中丞园。田名仰。园外旧坊巍然，即文襄周公之所居也[7]，鲁灵光尚复见此，令人有山斗之想[8]。日暮寒烟，凭吊久之，乃出昌富门，入白鹭宿。

二十一日　张氏子有书办于郡上[9]，房者曰启文，沽酒邀酌。遂与二巫、静闻由西城外南过铁佛桥，八里，南登神冈山顶。其山在吉安城南十五里，安福、永新之江所由入大江处。山之南旧有刘府君庙，刘名竺，陈、梁时以曲江侯为吉安郡守，保良疾奸，绰有神政，没而为神，故尊其庙曰神冈，宋封为利惠王。下临安、永小江。遂由庙左转神冈东麓，北随赣江十五里，至吉安南城之螺川驿。又三里，暮，入白鹭。

> 白鹭洲，首自南关之西，尾径东关，横亘江中，首伏而尾高。书院创于高处，前铸大铁犀以压水，连建三坊，一曰名臣，二曰忠节，三曰理学。坊内两旁排列号馆，为诸生肄业之所。九县与郡学共十所，每所楼六楹。其内由桥门而进，正堂曰正学堂，中楼曰明德堂；后阁三层，下列诸贤神位，中曰“天开紫气”，上曰“云章阁”。楼回环而阁杰耸，较之白鹿，迥然大观也。是院创于宋，至

世庙时郡守汪□受始扩而大之。熹庙时⑩为魏珰所毁⑪，惟楼阁未尽撤。至崇祯初，郡守林一□仍鼎复旧观焉。

二十三日　在复生署中自宴。

二十四日　复生婿吴基美设宴。基美即余甥。

注释

①罗家埠：今名同，又称富滩，在吉水县南隅，泷江北岸。

②值夏：今名同，在吉安县东隅，泷江南岸。洋：水多且盛。南方一些省称江为洋。

③张家渡：今名同，在吉水县西南隅，泷江汇入赣江处。永和：今名同，在吉安县东隅，赣江西岸。

④青原寺：在青原山上。山在吉安市东南15公里，赣江东岸，林木葱郁，多山溪和瀑布，有虎跑泉、卓锡泉、雷泉等，为著名游览胜地。青原寺在青原山上，为禅宗七祖道场，元末毁，明初重建。有祖关、净居寺（又称大庙）、七祖塔、飞来塔、待日桥、钓鱼台、五笑亭等。



⑤七祖：河津神会禅师于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入京，著《显宗记》，订禅宗的南北两宗，被推为禅宗七祖。

⑥丙寅、丁卯之间：即天启六年至天启七年，公元1626—1627年。

⑦周公：即周忱，吉水人，永乐进士，任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在任二十二年，他的很多建议皆著为令，官至工部尚书。死后谥文襄。

⑧山斗：即泰山北斗，古人常用比喻所尊崇仰慕的人。

⑨书办：各级官府管案牍文书者的通称。

⑩熹庙：即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时间共七年，时为公元1620—1627年。

⑪珰（dāng当）：原是汉代宦官充武职者帽子上用黄金做的饰物，后来即以珰为宦官的代称。魏珰即明代宦官魏忠贤（公元1568—1627年）。

【今译】

十八日　在张其远处吃饭。上午起身，从夏朗西面、嵩华山东面的小路往北绕行，五里后折向西，顺西华山的北面往西行，走十里，到富源。富源西边有三个石狮子盘踞在水口处。又往西二里为泷头，它是状元彭教的发迹处，溪流到此折往南流入山中。又走五里为潇泷，溪流被夹在两山间，如冲开山崖捣破山峡向外流泻一般，两岸峭峻如骨的石头耸立如壁，有向溪中飞突出来的，那是“瑞石飞霞”景点，山峡中共有八景。顺泷溪走三里，出了百里贤关，据说它是因杨救贫说过

的“相隔百里就会有贤能人士出现”这句话而得名。又往西北走二里为第二关，也有崖石高高横贯在溪流左岸上。又往西北走三里，出了罗潭，为第三关。越过关后山峦才远离开。泷溪流往北去，此处为查埠。又往西北走五里后与溪流相遇，渡过溪水到北岸，投宿在罗家埠。

十九日　黎明时出发。走十里，又顺西岩山的南面而行，三里到值夏。往西走八里，越过孟堂坳，就见赣江从南面流来，这里是泷洋汇入赣江处。又走二里，到张家渡，便搭乘小船顺流北下。行十里，有个集市位于江左岸，叫永和，它北面江边有条道路，可直通青原。于是让送我的张家人〔名叫其远，是张侯的近支。〕随船直接去白鹭洲；而我同张二巫以及静闻，登上江北岸顺山往东北行。五里，进入两山中间。又走一里，有条溪水曲折地流出山峡。渡过溪水折往南，见石山正对门户耸起，清涧环绕沟壑流淌，青原寺朝向西面屹立着。寺中主僧本寂留我们在他的小屋中吃了饭，那小屋也特别幽静。此寺是七祖先前住留过的庙宇，后被书院占用，本寂因为兴复禅宗而将原来的地方恢复为寺宇，把各书院全迁到山外，在寺中构筑高阁，但还未完工。寺后面是七祖塔，塔前有棵很古老的黄荆树，它是七祖立誓后把誓言刻记在上面的那棵树。初入山时，不过是东西两山间的一个峡谷罢了；到从北面山坞转向南进来的地方，也只是觉得流水山石清新奇异，山涧深谷曲折绕旋；等登上塔院，向下俯瞰寺基，更觉得中间这片展开的平地开阔齐整，四面山峦聚合。那山坞分为内外两重，内坞宽阔而幽静，外坞曲折而绵长，外坞用来移置书院，内坞用来供奉佛宇，如天造地设的一般。我原以为此种格局由来已久，但与本寂一见面，他就说他兴复寺庙，是从丙寅、丁卯年间开始的。大概此寺长久沦为书院之地，而邹南皋、郭青螺二老想让寺庙和书院并存，恭迎来本寂主管内中事务。本寂极力陈说，禅寺和书院定然不能并存在同一地，因他很坚决地坚持他的主张，才得以将书院迁到外坞，而寺院田地的恢复由此便如破竹般顺利无阻了。寺前有条溪流，它从寺东南的深谷中流来，到寺前面汇合在翠屏崖下。翠屏崖被水剥蚀，山石峭峻如骨，层叠耸出，老树悬空缀在崖壁上，倒映在下面清澈的水流中，景色变幻万端。从寺左边顺流而上，两边山峦夹峙，非常峻峭，而山坞曲折延伸得很长，蜿蜒地往里走十里，抵达黄鲇岭。山坞中的田，都是青原寺的僧人耕种和所有的。山坞的入口处是青原寺墓地的龙虎两砂，它们曲折盘错，相



距很窄，原先我只知道有寺庙，不知道寺后又有这个山坞。我从翠屏崖下顺着水流攀越山涧，曲折地行进在山坞间，不停地往里进去，觉得水春菜圃等各种各类不再是人间的景物。过了许久，太阳渐渐西下，这才登上山翻过岭，仍然由五笑亭进入寺中。辞别了立禅〔即本寂〕走出青原山，跨过溪上的桥，顺外层案山的南面走五里，越过山到了西面，便往西北行十里，横渡赣江，这时傍晚的烟霭已经笼罩了江中的小沙洲，分辨不清江流城池和灯火了。又行三里，同张二巫、张其远一道住宿在白鹭洲。

二十日　和张二巫、静闻穿过城中往西北走二里，进入白燕山中。此山本是一条小土冈，是天华山的余支，寺中僧人在山上建盖屋阁时，正好有白燕来此盘旋飞舞，因而就用白燕为名。回来时由西门入城，到北门，经过黄御史园，园门关闭着没有进去〔黄御史名叫黄宪卿，因为牵连魏宦官的事被免官〕。又往北进入田中丞园〔田中丞名叫田仰〕。园外旧牌坊巍然犹存，它就是文襄周公的故居，周文襄的遗迹还能在此处出现，令人不禁产生出他如同泰山北斗一样值得人们尊崇仰慕的想法。天色已晚，寒烟四起，在坊前凭吊了许久，便走出吕富门，回到白鹭洲住宿。



二十一日　张家的儿子有一个在府衙中当书办，他妻子叫启文，这天买了酒邀请我们去喝。然后便与张二巫、静闻从西城外往南越过铁佛桥，走八里，向南登上神冈山顶。此山在吉安府城南边十五里安福县、永新县来的江流汇入大江处。山的南边原来有座刘府君的庙，〔刘府君名叫刘竺，陈、梁时以曲江侯的身份担任吉安郡守，他保护贤良憎恶奸邪，有许多神奇的政绩，去世后成为神，所以他的庙所在的地方被尊崇为神冈，宋代时他被追封为利惠王〕，它下临安福县、永新县流来的小江。我们就由庙左边转到神冈山东麓，往北顺赣江走十五里，到达吉安府南城外的螺川驿。又走三里，傍晚时，回到白鹭洲。

白鹭洲的洲头从府城南关的西面开始，尾部经过东关，横亘在赣江中，洲头低伏而洲尾高起。书院创办在洲中高处，前面用铁铸造大犀牛用来镇服水流。书院中接连建有三个坊，第一个叫名臣坊，第二个叫忠节坊，第三个叫理学坊。坊以内两旁排列着号馆，是生徒们修习学业的处所。九县的县学和府学，共十所，每所有六间房子。号馆往里，从桥门进去，正堂叫正学堂，中间的楼叫明德堂；后面的阁为三

层，下层列置着各位圣贤的牌位，中层的匾额上写着“天开紫气”，上层的匾额上写着“云章阁”。楼阁回环而高耸，比起白鹿书院来，要壮观得多。此书院创办于宋朝，到本朝世宗时知府汪□受才进行扩建，规模更大。熹宗时被宦官魏忠贤毁坏，只有楼阁未完全拆除。到崇祯初年，知府林一□仍旧尽可能地在原址恢复了书院的原貌。

二十三日　在复生的官署中独自喝酒吃饭。

二十四日　复生的女婿吴基美设宴款待我们〔吴基美就是我外甥〕。

【原文】

二十五日　张侯后裔以二像入署。上午，别复生，以舆送入永新舟，即往觅静闻，已往大觉寺。及至已暮，遂泊螺川驿前。

二十六日　舟人市菜，晨餐始行。十里，至神冈山下，乃西入小江。风色颇顺，又西二十五里，三江口。一江自西北来者，为安福江；一江自西南来者，为永新江[①]。舟溯永新江西南行，至是始有滩。又十五里，泊于横江渡[②]。是日行五十里。



二十七日　昧爽发舟。二十里，廖仙岩。有石崖瞰江，南面已为泰和界，其北俱庐陵境也[③]。自是舟时转北向行，盖山溪虽自西来，而屈曲南北也。十里，永阳[④]，庐陵大市也，在江之北；然江之南岸，犹十里而始属泰和，以舟曲而北耳。又十五里，北过狼湖，乃山坞村居，非湖也。居民尹姓，有舡百艘，俱捕鱼湖襄间为业。又十五里，泊于止阳渡[⑤]，有村在江之北岸。是日行六十里，两日共行百里，永新之中也。先是复生以山溪多曲，欲以二骑、二担夫送至茶陵界；余自入署，见天辄酿雪，意欲从舟，复生乃索舟，并以二夫为操舟助。至是朔风劲甚，二夫纤荷屡从水中，余甚悯其寒，辄犒以酒资。下午，浓云渐开，日色亦朗，风之力也。

二十八日　昧爽，纤而行，寒甚。二十里，敖城[⑥]，始转而南。挂篷五里，上黄坝滩。复北折，遂入两山峡间。五里，枕头石。转而西，仍挂帆行，三里，上黄牛滩，十八滩从此始矣。滩之上为纷丝潭，潭水深碧，两崖突束如门，至此始有夹峙之崖，激湍之石。又七里，上二滩，为周原[⑦]，山中洋壑少开，村落倚之，皆以货薪为业者也。又五里为画角滩，十八滩中之最长者。又五里为坪上，则庐陵、永新之界也。两县分

界在坪上之东，舟泊于坪上之西。

注释

①安福江：明代亦称泸水，即今泸水。永新江：明代亦称禾水，即今禾水。

②横江渡：今名横江，在吉安县南境，禾水东岸。

③泰和：多处原作“太和”，据《明史·地理志》及乾隆本改。下同。泰和，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泰和县。庐陵：为吉安府附郭县，在今吉安市。

④永阳：今名同，在吉安县南隅，禾水北岸。

⑤止阳渡：今作指阳，在吉安县西南境，禾水南岸。

⑥敖城：今名同，在吉安县西南境，禾水北岸。

⑦周原：今作洲源，在吉安县西隅，禾水稍北。

【今译】



二十五日　张侯的后裔将两张肖像送入府衙门中。上午，辞别复生，复生雇轿子送我到了去永新县的船中，我便去找静闻，但他已去了大觉寺。等他回来时天色已晚，于是停泊在螺川驿前。

二十六日　船夫去买菜，早餐后才出发，行十里，到达神冈山下，这才往西驶进小江中。风势很顺，又往西行二十五里，到三江口。一江从西北流来，那是安福江；一江从西南流来，那是永新江。船溯永新江往西南行，到此处江中才有滩。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横江渡。这天共行了五十里。

二十七日　黎明时开船。行二十里，到廖仙岩。有座石崖濒临江流，南面已经是泰和县地界，而北面都是庐陵县境。从此处起船不时地折往北行，这大概是因为山溪虽然大方向上是从西面流来，但却时常折向南北两面。行十里，到永阳，它是庐陵县的一个大集市，位于江北岸；然而江的南岸，还要过十里才属于泰和县，这是因船只顺江往北绕行的缘故。又行十五里，往北经过狼湖，它是山坞中的一个村落，不是湖泊。居民姓尹，有上百艘船只，全都是以在湖襄间捕鱼为业。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止阳渡，有个村庄位于江北岸。这天行了六十里，两天共行了一百多里，到了吉安府至永新县的中间。原先复生因为山溪弯道多，打算用两匹马、雇两个担夫送我们到茶陵州界；我自从到了府衙门，见天空一直在酝酿着风雪，心里便想乘船走，于是复生找了船只，并请了两个男子帮助驾驭船只。到此处北风刮得很猛，那两人经

常下到水中牵拉或扛抬船只，我很同情他们那寒冷的样子，每每犒赏给他们一些酒钱。下午，浓云渐渐散开，天空也逐渐亮开，这是风的功劳啊！

二十八日　黎明时，用纤索拉着船出发，气候很寒冷。行二十里，到敖城，才折往南。挂帆航行五里，上黄坝滩。又折往北，便进入两山间的峡谷中。行五里，到枕头石。折向西面，仍挂帆航行，三里后上黄牛滩，十八滩就从此滩开始。黄牛滩往上为纷丝潭，潭水深绿，两边山崖突立夹耸如同门一样，到此处江岸才有夹峙的山崖，江中也才有阻遏水流从而使水流变得湍急腾涌的石头。又行七里，上了两个滩，为周原，山间展开的山谷稍微开阔了些，有村庄倚山坐落在谷中，居民都以卖柴禾为业。又行五里为画角滩，它是十八滩中最长的。又行五里为坪上，它就是庐陵、永新两县的交界处。两县的分界在坪上的东边，我们的船停泊在坪上的西边。

【原文】

二十九日　昧爽行。二十里，桥面，上旧有桥跨溪南北，今已圮，惟乱石堆截溪流。又五里为还古。望溪南大山横亘，下有二小峰拔地兀立，心觉其奇。问之，舟人曰："高山名义山，土人所谓上天梁也，虽大而无奇；小峰曰梅田洞，洞即在山之麓。"余夙慕梅田之胜，亟索饭登涯，令舟子随舟候于永新[①]。余同静闻由还古南行五里，至梅田山下[②]，则峰皆丛石耸叠，无纤土蒙翳其间，真亭亭出水莲也。山麓有龙姓者居之。东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惟东北一角山石完好，而东南洞尽处与西北诸面，俱为烧灰者铁削火淬，玲珑之质，十去其七矣。

东向第一洞在穹崖下，洞左一突石障其侧。由洞门入，穹然而高，十数丈后，洞顶忽盘空而起，四围俱削壁下垂，如悬帛万丈，牵绡回幄，从天而下者。其上复嘘窦嵌空，结蜃成阁，中有一窍直透山顶，天光直落洞底，日影斜射上层，仰而望之，若有仙灵游戏其上者，恨无十丈梯，凌空置身其间也。由此北入，左右俱有旋螺之室，透瓣之门，伏兽垂幢，不可枚举。而正洞垂门五重，第三重有柱中擎，剖门为二：正门在左，直透洞光；旁门在右，暗中由别窦入，至第四门之内而合。再入至第五门，约已半里，而洞门穹直，光犹遥射。至此路忽转左，再入一门，黑暗一无所睹，但觉空洞之声，比明处更宏远耳。欲出索炬再入，既还

步，所睹比入时更显，垂乳列柱，种种满前，应接不暇，不自觉其足之不前也。洞之南不十步，又得一洞，亦直北而入，最后亦转而左，即昏黑不可辨，较之第一洞，正具体而微，然洞中瑰异宏丽之状，十不及一二也。既出，见洞之右壁，一隙岈然若门。侧身而入，其门高五六尺，而阔仅尺五，上下二旁，方正如从绳挈矩，而槛桔之形，宛然斫削而成者。其内石色亦与外洞殊异，圆窦如月，侧隙如圭，玲珑曲折，止可蛇游猿倒而入。有风蓬蓬然从圆窦出，而忽昏黑一无所见，乃蛇退而返。出洞而南不十步，再得第三洞，则穹然两门，一东向，一南向，名合掌洞。中亦穹然明朗。初直北入，既而转右。转处有石柱洁白如削玉，上垂而为宝盖，绡围珠络，形甚瑰异。从此东折渐昏黑，两旁壁亦渐狭，而其上甚高，亦以无火故，不能烛其上层，而下则狭者复渐低，不能容身而出。自是而南，凌空蜚云之石，俱受大斧烈焰之剥肤矣。

仍从山下转而北，见其耸峭之胜，而四顾俱无径路。仍过东北龙氏居，折而西，遇一人引入后洞。是洞在山之北，甫入洞，亦有一洞窍上透山顶，其内直南入，亦高穹明敞。当洞之中，一石柱斜骞于内，作曲折之状，曰石树。其下有石棋盘，上有数圆子如未收者。俗谓"棋残子未收"。后更有平突如牛心、如马肺者，有下昂首而上、上垂乳而下者，欲接而又不接者。其内西转，云可通前洞而出，以黑暗无灯，且无导者，姑出洞外。



时连游四洞，日已下舂，既不及觅炬再入，而洞外石片嶙峋，又觉空中浮动，益无暇俯幽抉閟矣。遂与静闻由石瓣中攀崖蹈隙而上。下瞰诸悬石，若削若缀，静闻心动不能从，而山下居人亦群呼无路不可登；余犹宛转峰头，与静闻各踞一石，出所携胡饼啖之，度已日暮，不及觅炊所也。既而下山，则山之西北隅，其焚削之惨，与东南无异矣。乃西过一涧，五里，入西山。循水口而入，又二里登将军坳，又二里下至西岭角，遂从大道西南行。五里，则大溪自南而来，绕永新城东北而去，有浮桥横架其上，过桥即永新之东关矣[③]。时余舟自还古转而北去，乃折而南，迂曲甚多，且溯流逆上，尚不能至，乃入游城中，抵暮乃出，舟已泊浮桥下矣。

永新东二十里高山曰义山，横亘而南，为泰和、龙泉界。西四十里高山曰禾山，为茶陵州界。南岭最高者曰岭背，名七姬岭[④]，去城五十里，乃通永宁、龙泉道也[⑤]。永新之溪西自麻田来，至城

下，绕城之南，转绕其东而北去。麻田去城二十里，一水自路江东向来，一水自永宁北向来[6]，合于麻田。

注释

①令舟子随舟候于永新："舟子"，乾隆本作"奴"，四库本作"仆"。

②梅田：今名同，在永新县治稍东。

③永新：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永新县。

④七姬岭：《明史·地理志》及乾隆本作"七溪岭"。今亦称七溪岭。

⑤永宁：明为县，隶吉安府，治今宁冈县东北境的新城。龙泉：明为县，隶吉安府，治今遂川县。

⑥一水自永宁北向来："永宁"，季抄本作"水宁"，乾隆本作"永新"，皆有误。

【今译】

二十九日　黎明时开船。行二十里，到桥面，溪上原来有座桥南北横跨，如今桥已毁坏，只有些乱石堆积着，堵截了溪流。又走五里为还古。望见溪流南边有座大山横亘着，下面有两座小山峰拔地直立，心中觉得很奇特。向旁人询问，船夫说："那高山名叫义山，就是当地人所称的上天梁，它虽然高大但没有奇异处；小的山峰叫梅田洞山，洞就在山麓。"我早就仰慕梅田洞的优美景观，于是赶忙吃了饭登上岸，叫船夫连同他的船到永新县城去等候。我和静闻从还古往南走五里，到达梅田山下，见山峰间到处石头纵横，高耸重叠，没有毫粒泥土覆盖在其间，真像是亭亭出水的莲花。山麓有一家姓龙的人居住着。朝向东面有三个洞，朝向北面有一个洞，只有东北一角山石完好，而东南面洞尽头处和西北等各面，都被烧石灰的用铁具凿削、用柴火熏烤，石质的玲珑程度失掉了十分之七。

朝向东面的第一洞在穹隆的崖壁下面，洞左侧有一块突立的石头遮挡着。从洞门进去，穹隆而高深，走十几丈后，洞顶一下子向高空盘旋而起，四周尽是刀削般的石壁向下垂悬，如同悬挂着千万丈帛布，围着薄纱帐幕，从天上飘洒下来。上面又张开些小洞，高悬在半空中，小洞中仿佛吐出蜃气幻化成楼阁，其中有个孔穴直通山顶，天光直泻到洞底，日影斜射入洞的上层，仰头望去，像是有仙人和神灵在上面游玩戏耍，遗憾的是没有一架十丈的梯子，以便攀登上去凌空置身于其间。

由此往北进去，左右两边都有如螺一样回旋的石屋子，露出似花瓣的石门，如卧伏的怪兽和垂悬的仪仗旗帜的石块石壁，更是不可枚举。正洞内低垂着五重门，第三重门中有根擎天石柱将门分成两道：正门在左边，洞中光线直射进来；侧门在右边，黑暗中我们从门侧边的小洞进了第三重门，到第四重门内时与正洞合在一起。再往里进到第五重门时，大约已经进洞半里远了，然而因为洞门高穹，洞内平直，光线还能远远地射进来。到此处路忽然折往左边，再走进一个门，里面黑暗得什么都看不见，只是觉得那空阔的洞中回荡的声响，比明亮处更加宏亮悠远而已。想出洞来寻找火把重新进洞游览，待往回走时，所看到的比进来时更加清晰，垂吊着的钟乳石、纵横列置的石柱等各种奇异景象布满眼前，让人应接不暇，不知不觉脚步不再向前移动。此洞南面不足十步的远方，又有一洞，也是一直向北走进去，最后同样是折往左边，就黑暗得分辨不清景物，比起第一洞来，形态正好相同而只是小了些，然而洞中瑰丽奇异宏大多姿的景象，赶不上第一洞的十分之一二。出洞后，见洞右边的崖壁间，有条幽深的石缝，如同一道门。侧身而入，那门高有五六尺，而宽仅有一尺五，上下和左右两旁，方正得如同用墨线弹过、用曲尺量过似的，而石门槛的形状，宛若斧劈刀削而成的。石缝里面，石头的色泽也和外洞的大不一样，圆形的小洞如同月亮，倾斜的缝隙如同圭玉，到处玲珑曲折，只有像蛇游动或像猿猴倒挂在树枝崖壁间那样才能进到里边。有股风锋锋地从圆形的小洞中吹出来，而后里面忽然黑暗得什么都看不见，我这才如蛇一样后退，返了出来。出了此洞往南不到十步，又有第三洞，它有高高隆起的两个门，一个朝向东，一个朝向南〔名叫合掌洞〕，洞中也是高穹而明朗。开始时一直往北进去，随后折向右边。转折处有根石柱洁白得如同磨削过的玉石，石柱顶部倒垂着，形成一个宝盖，周围缀满珠丝一样的细石条，如用绡织成的，形态非常瑰丽奇异。从此处折往东逐渐变得黑暗，两旁石壁间的间隙也逐渐变得狭窄，但上边很高，也因为没有火把，不能照到洞的上层，而下面狭窄处又逐渐低陷下去，以至于不能容身而返出了洞。从此洞往南，凌空飞入云间的石头，都遭受了大斧、烈焰的凿削烧灼。

仍然从山下折往山北，虽看见了山北面岩石高耸峻峭的优美景象，但四下里看都没有路。仍旧经过山东北面的龙家住所旁，折往西

走，遇到一人领我进了后洞。此洞在山的北面，刚进洞，也是有个孔穴上通山顶，从孔穴以内直往南进去，同样高高隆起而明亮宽敞。洞的中央，有根石柱斜矗着，呈现出曲折的状态，叫石树。石树下有个石棋盘，盘上有几颗像是没有收起来的圆圆的石棋子〔通常说"棋残子未收"〕。它们的后面更有许多石块，有的如牛心、如马肺，有的从下昂首向上、有的从上垂乳而下，有的将要相连接而又没有连接着。再往里，洞折往西面，说是可以通前洞出去，因黑暗无灯火，而且没有引路的，便姑且出了洞。

当时接连游览了四个洞，太阳已经快落山，既来不及找寻火把重新入洞，而洞外石片嶙峋，又让人觉得空中仿佛有物浮动，这就更加无暇返身俯探幽暗的石洞、穿进那些关闭着的石门石窗内了。于是和静闻从如花瓣的石中攀着崖壁踩着石缝爬到上面。往下俯瞰那些悬坠着的石头，若刀削般陡滑，若连缀在崖壁上的一样，静闻心中动摇不能跟随我继续攀爬，而山下居民也一齐呼喊说没有路，不可以攀登；我还是曲折地登上了峰头，和静闻各自踞守一块石头，拿出随身带的烧饼来吃，因为已经天晚，估计来不及找寻做饭的地方。随即下了山，山的西北隅被烧灼凿削的惨状情景，与东南面没有差别。于是往西跨过一条山涧，走五里，进入西面山中。顺水口处进去，又走二里登上将军坳，再走二里下到西边岭角，便从大路往西南走。行五里，有条大溪从南面流来，绕过永新城东北面而流去，有座浮桥横架在溪流上，跨过桥就是永新县城的东关了。这时我所乘的那只船因为从还古折往北去，才又折向南，绕折得太多，并且是溯流上行，所以还未能到达县城；于是我进城游览，到天黑才出城来，这时船已经停泊在浮桥下了。

永新县城东面二十里的高山叫义山，它向南横贯，是泰和、龙泉两县的分界。西面四十里的高山叫禾山，为茶陵州界。南面的山岭最高的叫岭背，正式的名称为七溪岭，它距离县城五十里，是通往永宁、龙泉两县的路。永新溪从西面的麻田流来，到了城下，绕过城南，又绕折到城东而后往北流去。麻田离城二十里，一条溪水从路江向东流来，一条溪水从永宁县向北流来，汇合在麻田。

【原文】

三十日　永新令闵及申以遏籴闭浮桥[①]，且以封印[②]，谩许开关而竟不至[③]。上午，舟人代为觅轿不得，遂无志永宁，而谋径趋路江。乃以二夫、一舟人分担行李，入东门，出南门，溯溪而西。七里，有小溪南自七姬岭来入。又西三里，大溪自西南破壁而出，路自西北沿山而入。又三里，西上草墅岭。三里，越岭而下为枫树，复与大溪遇。路由枫树西北越合口岭，八里至黄杨。溯溪而西，山径始大开，又七里，李田[④]。去路江尚二十里。日才下午，以除夕恐居停不便，即早觅托宿处，而旅店俱不能容。予方徬徨路口，有儒服者过而问曰："君且南都人耶？余亦将南往留都[⑤]，岂可使贤者露处于我土地！"揖其族人，主□其家。余问其姓，曰"刘。"且曰："吾兄亦在南都，故吾欲往。"盖指肩吾刘礼部也，名元震。始知刘为永新人，而兹其里闬云[⑥]。余以行李前往，遂同赴其族刘怀素家。其居甚宽整，乃村居之隐者，而非旅肆也。问肩吾所居，相去尚五里，遂不及与前所遇者晤。是日止行三十五里，因市酒肉犒所从三夫，而主人以村醪饮余[⑦]，竟忘逆旅之苦。但彻夜不闻一炮爆竹声，山乡之寥寂，真另一天地也。晚看落日，北望高山甚近，问之，即禾山也。



丁丑正月初一日　晓起，晴丽殊甚。问其地，西去路江二十里，北由禾山趋武功百二十里，遂令静闻同三夫先以行李往路江，余同顾仆挈被直北入山。其山不甚高，而土色甚赤。升陟五里，越一小溪又五里，为山上刘家。北抵厚堂寺，越一小岭，始见平畴，水田漠漠。乃随流东北行五里，西北转，溯溪入山。此溪乃禾山东北之水，其流甚大，余自永城西行，未见有大水南向入溪者，当由山上刘家之东入永城下流者也。北过青堂岭西下，复得平畴一坞，是为十二都。西溯溪入龙门坑[⑧]，溪水从两山峡中破石崖下捣，连泄三四潭。最下一潭深碧如黛，其上两崖石皆飞突相向。入其内，复得平畴，是为禾山寺。寺南对禾山之五老峰，而寺所倚者，乃禾山北支复起之山也，有双重石高峙寺后山上。盖禾山乃寺西主山，而五老其南起之峰，最为耸拔。余撮其大概云："双童后倚，五老前揖。"二山即禾山、五老。夹凹中有罗汉洞，闻不甚深，寺僧乐庵以积香出供，且留为罗汉、五老之游。余急于武功，恐明日穷日力不能至，请留为归途探历，遂别乐庵，北登十里坳。其岭升陟共十里而遥，登岭时，西望寺后山巅，双重骈立，峰若侧耳耦

语然。越岭北下，山复成坞，水由东峡破山去，坞中居室鳞比，是名铁径[9]。复从其北越一岭而下，五里，再得平畴，是名严堂，其水南从岭西下铁径者也。由严堂北五里，上鸡公坳，又名双顶。其岭甚高，岭南之水南自铁径东去，岭北之水则自陈山从北溪出南乡，鸡公之北即为安福界[10]。下岭五里至陈山[11]，日已暮，得李翁及泉留宿焉。翁方七十，真深山高隐也。

初二日　晨餐后，北向行。其南来之水，从东向破山去，又有北来之水，至此同入而东，路遂溯流北上。盖陈山东西俱崇山夹峙，而南北开洋成坞，四面之山俱搏空溃壑，上则亏蔽天日，下则奔坠峭削，非复人世所有矣。五里，宛转至岭上。转而东，复循山北度岭脊，名庙山坳，又名常冲岭。其西有峰名乔家山，石势嵯峨，顶有若屏列、若人立者，诸山之中，此其翘楚云[12]。北下三里，有石崖兀突溪左，上有纯石横竖，作劈翅回翔之状，水从峰根坠空而下者数十丈。但路从右行，崖畔丛茅蒙茸，不能下窥，徒闻捣空振谷之声而已。下此始见山峡中田塍环壑，又二里始得居民三四家，是曰卢子泷。一溪自西南山峡中来，与南来常冲之溪合而北去，泷北一冈横障溪前，若为当关。溪转而西，环冈而北，遂西北去。路始舍涧，北过一冈。又五里，下至平畴，山始大开成南北两界，是曰台上塘前，而卢子泷之溪，复自西转而东，遂成大溪，东由洋溪与平田之溪合。乃渡溪北行，三里至妙山，复入山峡，三里至泥坡岭麓，得一夫肩行李。五里，北越岭而下，又得平畴一壑，是曰十八都。又三里，有大溪亦自西而东，乃源从钱山洞北至此者，平田桥跨之。度平田桥北上相公岭，从此迢递直上，俱望翠微，循云崖。五里，有路从东来合，又直上十里，盘陟岭头，日炙如釜，渴不得水。久之，闻路下淙淙声，觅莽间一窦出泉，掬饮之。山坳得居落，为十九都门家坊。坊西一峰甚峻，即相公岭所望而欲登者，正东北与香炉峰对峙，为武功南案。日犹下午，恐前路崎岖，姑留余力而止宿焉。主人王姓，其母年九十矣。

注释

①籴(dí)：买进粮食。遏籴：阻止受灾的邻县来买粮食。

②封印：停止办公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除夕官府封印，不复签押，新正三日始开。"

③谩(mán 蛮):欺骗。

④李田:今作澧田,在永新县西境。

⑤留都:明初洪武、建文时建都南京,即今江苏南京市。自成祖北迁后,皇帝常驻北京,则南京又称留都。

⑥闬(hàn 汗):巷门。里闬,乡里。

⑦村醪(láo 劳):农村制的汁滓混合的酒酿或浊酒。

⑧龙门坑:今作龙门,在永新县西北境。

⑨铁径:今作铁镜,在永新县西北隅。

⑩安福: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安福县。

⑪陈山:今名同,在安福县西南隅。

⑫翘(qiáo 桥)楚:最好的。

【今译】



三十日　永新县令闵〔及申〕为了阻止受灾的邻县来买粮食,关了浮桥。他哄骗人们答应开关,而以过年停办公事为理由,自己竟然不来。上午,船夫替我们去找轿子但没有找到,于是无意再去永宁县,而打算直接奔赴路江。于是用两个担夫、一个船夫分别挑着行李,进入城东门,出城南门,溯溪往西行。走七里,有条小溪从南面的七溪岭流来汇入溪中。又往西走三里,一条大溪从西南破壁而出,路从西北沿山延伸。又走三里,往西上了草墅岭。三里后,越过岭往下走为枫树,又与大溪相遇。路从枫树西北翻越合口岭,走八里到黄杨。从黄杨溯溪往西行,山路才大为开阔,又走七里,到达李田〔离路江还有二十里〕。这时才下午,因为是除夕恐怕不便寻找住所,便早早地就寻觅寄宿的地方,但旅店都不接纳。我正徘徊在路口,有个儒生打扮的人过来问道:"先生您是南京人吗?我也将要南往留都南京,怎可让贤能人士在我方露宿呢!"他向同行的族人致礼,让我住到这人家。我问他贵姓,他回答说:"姓刘。"并且说:"我哥哥也在南京,所以我想去一趟。"他指的就是刘肩吾礼部〔名叫刘元震〕,我这才知道刘肩吾是永新县人,此地是他的乡里。因为行李已经朝前去了,我便同他一起前往他的族人刘怀素家。住房很宽敞整洁,属于隐居者居住的村舍,而不是旅店。打听刘肩吾的故居,说相隔还有五里,这样就未能和前面遇到的他家族里边的那人会面。这天只行了三十五里,就停下来买了些酒肉犒劳跟随我挑担的那三个男子,而姓刘的主人拿出自制酒让我品

尝,以致竟然忘掉了寄居客舍的忧苦。只是整夜未听到一声爆竹响,山乡的寂寥,真是另一片天地。这晚观看落日时,往北望去,一座高山离得很近,一打听,它就是禾山。

丁丑年(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正月初一日　天亮起来,天空非常晴朗明丽。询后问得知那地方西距路江二十里,从北面由禾山前往武功山一百二十里,于是让静闻同那三个男子先带着行李到路江,我和顾仆提着被子直往北进入山中。那山不很高,但土色很红。往上攀登五里,越过一条小溪又走五里,为山上刘家。再往北抵达厚堂寺,越过一座小山岭,才见到平展的田野,田野中水田密布。于是顺水往东北行五里,折往西北,溯溪走进山中。此溪是禾山东北面的溪流,水流很大,我从永城往西行,未见到有大的溪流向南注入流经永新县城的那条溪中,此溪应当是从山上刘家的东面往东流,到永城下游汇入大溪中。往北经过青堂岭,向西下去,又见到满是平坦田地的一个山坞,这是十二都。朝西面溯溪流进入龙门坑,溪水从两山间的山峡中冲破石崖向下捣泻,连续泻落而形成三四个潭。最下面的一个潭深碧如黛,潭上面两边的崖石都相互向对面飞突出去。进入坑谷内,又见到一片平坦的田野,这是禾山寺的所在处。寺的南面对着禾山的五老峰,而寺所背靠的,是禾山北支再度耸起的一座山,有双重石高高耸立在寺后面的山上。大概禾山是寺西面的主山,而五老峰是寺南面耸起的山峰,最为高耸挺拔。我撮取禾山寺形胜的大概归纳为:“双童石倚峙在后面,五老峰拱立在前方。”两山〔即禾山和五老峰〕相夹间的凹陷处有个罗汉洞,听说不是很深,寺中僧人乐庵端出他的饭食给我们吃,并且留我游览罗汉洞和五老峰。我急着要游武功山,担心明日全力走一天不能到达,就向他说明愿将这两个地方留作归途中探寻游历之处,然后便告别乐庵,往北攀登十里坳。那岭往上攀登起来有十里还多,登岭时,往西望见寺后面的山顶上,双重石并列耸立,两座石峰如两人侧耳相对私语。越过岭往北下去,山中又形成山坞,水由山坞东面的山峡中破山而去,山坞中住房鳞次栉比,这里名叫铁径。又从铁径北面越过一座山岭往下走,五里,再次见到平坦的田野,这里名叫严堂,严堂的水往南从山岭西面流下铁径。从严堂往北行五里,上了鸡公坳,它又叫双顶。那岭很高,岭南边的水从南面的铁径向东流去,岭北边的水却是从陈山由北面的溪中流出南乡。鸡公坳的北面就是



安福县界。下了岭走五里到陈山，太阳已将落，得到村中李及泉翁的留宿。李翁正好七十岁，真是深山中的一个志行高尚的隐居人士。

初二日　早餐后，往北行。陈山南面流来的水，从东面破山而去，又有条从北面流来的水，到此处与它汇合而流向东去，路便溯此水往北延伸。陈山的东西两面都是高山夹峙，而南北向展开一块平地形成山坞，四周的山都是上插云空而下坠深谷，向上遮蔽天日，向下倾坠峻峭，不再像是人世间有的景象。走五里，曲折地爬到岭头上。折往东，又顺山往北越过岭脊，那岭叫庙山坳，又称常冲岭。它西面有座山峰叫乔家山，山间峰石嵯峨，山顶上有若横列的屏风、站立的人等形态的石头，在周围的众多山峰中，它是最美的。往北下去三里，有座石崖突兀溪左，崖上横叠竖插着清一色的石头，呈现出展翅盘旋的形态，水流从山峰根脚向空中倾泻下去，落差达几十丈高。只是路从右边走，崖畔白茅丛生嫩草覆地，不能窥见下面，只能听到水流向空中捣泻时所发出的震撼山谷的响声而已。走下此处才见到山峡中田块环绕着沟谷，又走二里才见到三四家居民，这地方叫卢子泷。一条溪水从西南的山峡中流来，与从南边常冲流来的溪水汇合而往北流去，泷北有条山冈横障在溪前，像是在为村庄守护关口。溪水流到山冈前折向西，绕过山冈往北流，然后就朝西北淌去。道路这才与山沟水分开，往北越过一条山冈。又走五里，下到平坦的田野中，山才远远地分隔开，构成那片田野的南北两边界限，这里叫台上塘前，而卢子泷流来的溪水，到此处又自西折向东，于是形成一条大溪流，往东由洋溪与平田溪汇合。于是渡过溪水往北走，三里到妙山，又进入山峡中，走三里到达泥坡岭麓，在那里雇得一个男子挑行李。走五里，往北越过山岭下去，又见到一条布满平坦田块的山谷，这里叫十八都。又走三里，有条大溪也是自西向东流，它就是从钱山洞发源而往北流到此地的溪水，平田桥横架在溪流上。越过平田桥往北上了相公岭，从此处起一路迢遥直上，眼前满是青翠掩映，顺着耸入云霄的山崖而行。走五里，有条路从东面来交合，又直往上走十里，旋绕着登上了岭头，太阳烤得人像在热锅里一般，我们干渴得要命却找不到水。许久后，听到路下边传出淙淙的水声，到深邃的草木间去寻觅，见一个小洞中流出泉水，于是用手捧来喝。而后在山坳间见到个村落，它是十九都门家坊。坊西面有座山峰很峻峭，它就是在相公岭上望见而当时想攀登的那山峰，它的正



东北与香炉峰对峙，是武功山的南案。此时还是下午，但担心前面的道路崎岖难行，便姑且保留余力而停下来住宿在门家坊。投宿那家的主人姓王，他母亲年纪有九十岁了。

【原文】

初三日　晨餐后行，云气渐合，而四山无翳。三里，转而西，复循山向北，始东见大溪自香炉峰麓来，是为湘吉湾。又下岭一里，得三四家。又登岭一里，连过二脊，是为何家坊。有路从西坞下者，乃钱山之道[①]，水遂西下而东，则香炉峰之大溪也；有路从北坳上者，乃九龙之道；而正道则溯大溪东从夹中行。二里，渡溪循南崖行，又一里，茅庵一龛在溪北，是为三仙行宫。从此渐陟崇冈，三里，直造香炉峰。其崖坳时有细流悬挂，北下大溪去。仰见峰头云影渐朗，亟上跻，忽零雨飘扬。二里至集云岩，零雨沾衣，乃入集云观少憩焉。观为葛仙翁栖真之所[②]，道流以新岁方群嬉正殿上，殿止一楹，建犹未完也。其址高倚香炉，北向武功，前则大溪由东坞来，西向经湘吉湾而去，亦一玄都也[③]。时雨少止，得一道流欲送至山顶，遂西至九龙，乃冒雨行半里，渡老水桥，复循武功南麓行，遂上牛心岭。五里，过棋盘石，有庵在岭上。雨渐大，道流还所畀送资，弃行囊去。盖棋盘有路直北而上，五里，经石柱风洞，又五里，径达山顶，此集云登山大道也；由小径循深壑而东，乃观音崖之道。余欲兼收之，竟从山顶小径趋九龙，而道流欲仍下集云，从何家坊大路，故不合而去。余遂从小径冒雨东行。从此山支悉从山顶隤壑而下，凸者为冈，凹者为峡，路循其腰，遇冈则跻而上，遇峡则俯而下。由棋盘经第二峡，有石高十余丈竖峰侧，殊觉娉婷。其内峡中突崖丛树，望之甚异，而曲霏草塞[④]，无可着足。又循路东过三峡，其冈下由涧底横度而南，直接香炉之东。于是涧中之水遂分东西行，西即由集云而出平田，东即由观音崖而下江口[⑤]，皆安福东北之溪也。于是又过两峡。北望峡内俱树木蒙茸，石崖突兀，时见崖上白幌如拖瀑布，怪无飞动之势，细玩之，俱僵冻成冰也。然后知其地高寒，已异下方，余蹬蹀雨中不觉耳。共五里，抵观音崖，盖第三冈过脊处正其中也。观音崖者，一名白法庵，为白云法师所建，而其徒隐之扩而大之。盖在武功之东南隅，其地幽僻深窈，初为山牛野兽之窝，名牛善堂；白云鼎建禅庐，有白鹦之异，故名白法佛殿。前有广池一方，亦高山所难



觀者[6]。其前有尖峰为案，曰箕山，乃香炉之东又起一尖也。其地有庵而无崖，崖即前山峡中亘石，无定名也。庵前后竹树甚盛，其前有大路直下江口，其后即登山顶之东路也。时余衣履沾透，亟换之，已不作行计。饭后雨忽止，遂别隐之，由庵东跻其后。直上二里，忽见西南云气浓勃奔驰而来，香炉、箕山倏忽被掩，益厉顾仆竭蹶上跻。又一里，已达庵后绝顶，而浓雾弥漫，下瞰白云及过脊诸冈峡，纤毫石可影响[7]，幸霾而不雨。又二里，抵山顶茅庵中，有道者二人，止行囊于中。三石卷殿即在其上，咫尺不辨。道者引入叩礼，遂返宿茅庵。是夜风声屡吼，以为已转西北，可幸晴，及明而弥漫如故。

武功山东西横若屏列[8]。正南为香炉峰，香炉西即门家坊尖峰，东即箕峰。三峰俱峭削，而香炉高悬独耸，并列武功南，若棂门然[9]。其顶有路四达：由正南者，自风洞石柱，下至棋盘、集云，经相公岭出平田十八都为大道，余所从入山者也；由东南者，自观音崖下至江口，达安福；由东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为萍乡界，下至山口达萍乡[10]；由西北者，自九龙抵攸县；由西南者，自九龙下钱山，抵茶陵州，为四境云。



初四日　闻夙霾未开，偃卧久之。晨餐后方起，雾影倏开倏合。因从正道下，欲觅风洞石柱。直下者三里，渐见两旁山俱茅脊，无崖岫之奇，远见香炉峰顶亦时出时没，而半山犹浓雾如故。意风洞石柱尚在二三里下，恐一时难觅，且疑道流装点之言，即觅得亦无奇，遂乘未雨，仍返山顶，再饭茅庵，先往九龙[11]。乃从山脊西行，初犹弥漫，已而渐开。三里稍下，度一脊，忽雾影中望见中峰之北矗崖崭柱，上刺层霄，下插九地，所谓千丈崖。百崖丛峙回环，高下不一，凹凸掩映。隤北而下，如门如阙，如幛如楼，直坠壑底，皆密树蒙茸，平铺其下。然雾犹时时笼罩，及身至其侧，雾复倏开，若先之笼，故为掩袖之避，而后之开，又巧为献笑之迎者。盖武功屏列，东、西、中共起三峰，而中峰最高，纯石，南面犹突兀而已，北则极悬崖回崿之奇。使不由此而由正道，即由此而雾不收，不几谓武功无奇胜哉！共三里，过中岭之西，连度二脊，其狭仅尺五。至是南北俱石崖，而北尤崭削无底，环突多奇，脊上双崖重剖如门，下隤至重壑。由此通道而下，可尽北崖诸胜，而惜乎山高路绝，无能至者。又西复下而上，是为西峰。其山与东峰无异，不若中峰之石骨棱嶒矣。又五里，过野猪洼。西峰尽处，得石崖突出，

下容四五人，曰二仙洞。闻其上尚有金鸡洞，未之入也。于是山分两支，路行其中。又西稍下四里，至九龙寺。寺当武功之西垂，崇山至此忽开坞成围，中有平壑，水带西出峡桥，坠崖而下，乃神庙时宁州禅师所开[12]，与白云之开观音崖，东西并建者。然观音崖开爽下临，九龙幽奥中敞，形势固不若九龙之端密也。若以地势论，九龙虽稍下于顶，其高反在观音崖之上多矣。寺中僧分东西两寮，昔年南昌王特进山至此，今其规模尚整。西寮僧留宿，余见雾已渐开，强别之。出寺，西越溪口桥，溪从南下。复西越一岭，又过一小溪，二溪合而南坠谷中。溪坠于东，路坠于西，俱垂南直下。五里为紫竹林，僧寮倚危湍修竹间，幽爽兼得，亦精蓝之妙境也[13]。从山上望此，犹在重雾中；渐下渐开，而破壁飞流，有倒峡悬崖湍之势。又十里而至卢台，或从溪右，或从溪左，循度不一，靡不在轰雷倒雪中。但涧崖危耸，竹树翳密，悬坠不能下窥，及至渡涧，又复平流处矣。出峡至卢台，始有平畴一壑，乱流交涌畦间，行履沾濡。思先日过相公岭，求滴水不得；此处地高于彼，而石山潆绕，遂成沃泽。盖武功之东垂，其山乃一脊排支分派；武功之西垂，其山乃众峰耸石攒崖，土石之势既殊，故燥润之分亦异也。夹溪四五家，俱环堵离立，欲投托宿，各以新岁宴客辞，方徘徊路旁，有人一群从东村过西家，正所宴客也。中一少年见余无宿处，亲从各家为觅所栖，乃引至东村宴过者，唐姓家。得留止焉。是日行三十里。



注释

①钱山：今名同，在安福县西隅。

②葛仙翁：即葛玄（公元164—244年），葛洪的从祖父，丹阳句容人（今江苏句容），三国时吴的方士。

③玄都：神仙所居的地方。

④曲霏草塞：四库本、丁本作“石滑草塞”。

⑤江口：今名同，在安福县西境。

⑥亦高山所难觏者：原脱“觏”字，据四库本补。觏（goù构）：遇见。

⑦纤毫石可影响：“石”，疑为“无”。

⑧武功山：今名同，蜿蜒在安福、莲花与萍乡界上。前为香炉峰，后为九龙山，连接泸潇山（又作罗霄山）。中间三峰并列，最高峰为白鹤峰，海拔1918米。东隅有观音崖，西垂有九龙寺。

⑨棂（líng灵）门：即棂星门。通常在学宫孔庙及一些道观前的大门皆称棂

星门。

⑩萍乡：明为县，隶袁州府，即今萍乡市。

⑪遂乘未雨，仍返山顶，再饭茅庵，先往九龙：原脱“乘未雨”、“先往九龙”数字，据四库本补。

⑫神庙：即明神宗朱翊钧，共在位四十八年，时为公元1572—1620年。

⑬精蓝：又作净蓝，即伽蓝，为梵语“僧伽蓝摩”的省音译，意为“众园”或“僧院”，为佛教寺院的通称。

【今译】

初三日　早餐后出发，天空中云气渐渐聚拢，但四周的山峦没有被遮蔽。走了三里，折往西面，又顺山向北行，才看见东面有条大溪从香炉峰麓流来，这里是湘吉湾。又走下岭一里，见到三四户人家。又朝岭上攀登一里，接连越过两座山脊，这里是何家坊。有条路从村西边山坞中下去，那是到钱山的路，水流顺山坞向西流下去而后折向东，它就是香炉峰流来的大溪；有条路从村北山坳朝上延伸，那是去九龙的路；而上武功山的正路是溯大溪往东从两山间走。二里后，渡过溪流顺南边的山崖而行，又走一里，有间小茅屋立在溪北岸，这是三仙行宫。从此处起渐渐向高峻的山冈上攀爬，三里后，直抵香炉峰。香炉峰的崖壁上、山坳间不时有细流悬挂着，向北流下大溪。仰头看见峰头上云影逐渐疏朗，便赶忙向上攀登，忽然间零星的小雨又飘飞起来。爬二里到达集云岩，零星的雨水打湿了衣服，于是进入集云观稍作休息。此观是葛仙翁为养身进行修炼的处所，这一天因为是新年佳节道徒们正成群地在正殿上嬉闹，那殿只有一根前柱，还未营建完毕。观址高高地背靠着香炉峰，北面朝着武功山，前方则是大溪从东面山坞中流来，向西经湘吉湾而流去，也是一个神仙居住的好地方。这时雨稍微停了些，遇到个道徒想送我们到山顶，于是往西到了九龙，便冒雨行半里，跨过老水桥，再顺武功山南麓而行，就上了牛心岭。五里后，经过棋盘石〔有小庙在岭上〕，这时雨渐渐大了起来，那道徒归还了我们给他的送路费，丢下行李袋离去。有路从棋盘石直往北上去，五里后，经过石柱风洞，又过五里，便直达武功山山顶，这是从集云观登山的大路；从棋盘石由小路顺深谷向东去，是从观音崖登山的路。我想兼顾两条路上的风光，竟然从山顶的小路直奔九龙，而那道徒想仍然



下到集云观，从何家坊大路走，所以他和我意见不合而离去。于是我冒雨从小路往东行。从此处起山的支脉尽都是从山顶向深谷中倾坠而下，凸起处形成山冈，凹伏处形成山峡，道路顺着山腰延伸，遇山冈就攀登而上，遇山峡便俯身下行。从棋盘石向东经过第二个山峡时，有块十几丈高的石头直立在山峰侧边，让人觉得形态优美。那石头以内的山峡中石崖突兀树木丛生，看上去很奇异，但道路弯曲，大雨飞洒，草木塞路，无处可以着足。又沿路往东经过第三个山峡，峡间的山冈从路下面的山涧向南横越过去，径直到香炉峰的东面。从这条山冈起，山涧中的水便向东西两边分流，流往西的就是从集云观而流出平田的那条，流往东的就是从观音崖而流下江口的那条，它们都是安福东北的溪流。从此处后又经过两峡。向北望去，山峡内尽是树木丛草掩蔽，石崖突兀，不时地见到崖壁上仿佛挂着白色的布幔，如同向下垂悬着的瀑布，奇怪的是没有飞洒流动的态势，仔细观察欣赏，原来它们都已经结成冰了。这才知道这地方高而寒冷，已经不同于下边的地方了，只是我们小步慢行在雨中，不曾感觉到而已。共走五里，抵达观音崖，大概第三冈的冈脊穿越过去的地方正好是它的中部。观音崖又叫白法庵，是白云法师创建的，他的徒弟隐之进行了扩建而使庵的规模更大。此庵位于武功山的东南隅，地处深山之中，幽隐偏僻，原先是山牛野兽栖息的处所，名叫牛善堂；白云创建佛寺时，出现了白鹦飞来此地的奇异景象，所以取名叫白法佛殿。殿前有个宽大的水池，这也是高山中难遇见的。庵前方有座尖耸的山峰成为案山，叫箕山，是香炉峰的东面又耸起来的一座尖峰。那里实际上有庵无崖，崖就是前面经过的山峡中绵亘的石壁，没有固定的名称。庵的前后翠竹绿树非常茂盛，前面有条大路直下江口，后面就是登武功山山顶的东路。当时我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赶忙更换掉，已经不作再往前走的打算。饭后雨忽然停了，于是辞别隐之，从庵东登上庵后的路。直往上二里，忽然看见西南方云雾翻滚奔涌而来，香炉峰、箕山倏忽间就被遮掩了，于是更加激励已经精疲力竭的顾仆一颠一蹶地往上登。又登一里，已到达白法庵后面的最高顶端，然而浓雾弥漫，往下俯瞰白云所建的庙宇以及山脊从中穿越过去的众多山冈山峡，见不到丝毫影子，听不到丁点儿声响，幸好天空虽然阴霾但不下雨。又走二里，抵达武功山山顶的茅庵中，茅庵内有两个道人，我们将行李停放在其中。三石卷殿就在那

茅庵的上边,但虽在咫尺间而辨不清。道人领我进到殿中行了礼,我便返回来住宿在茅庵中。这天夜里好多次狂风怒吼,我以为风向已转为西北,天气可期望变晴,等到天亮却发现浓雾弥漫如故。

武功山若一道屏障东西横列着。它的正南面为香炉峰,香炉峰的西面就是门家坊的那座尖峰,而香炉峰的东面就是箕峰。三座山峰都峻峭陡削,而香炉峰高悬独耸,它们并列在武功山的南面,像武功山的棂星门一样。山顶上有道路通往四方:由正南面去的一条,从风洞石柱下到棋盘石、集云观,经过相公岭出平田、十八都,是一条大路,它就是我入山所走的那条;由东南面去的一条,从观音崖下到江口,通到安福县;由东北面去的一条,二里后出雷打石,又往前一里就是萍乡县界,然后下到山口通到萍乡县;由西北面去的一条,从九龙抵达攸县;由西南面去的一条,从九龙下钱山,抵达茶陵州。这就是武功山四方的境域。



初四日　听说天上的阴霾未散,我便静静地躺了许久。早餐后才起来,雾影忽开忽合。于是从正路下山,想去探寻风洞石柱。直往下三里,逐渐见到两旁的山都在茅草丛中露出脊梁,没有崖壁峰峦的奇秀,远远看见香炉峰顶也时出时没,而它的半山仍然和先前一样浓雾弥漫。我心想风洞石柱还在二三里以下的地方,恐怕一时难以寻找到,并且怀疑道徒所讲的是些敷衍塞责的话,即便寻着了也不会有什么奇异的景象,便乘没有下雨,仍旧返回山顶,再次在那间茅庵中吃了饭,准备先去九龙。这才从山脊上往西行,开初山中仍然是雾气弥漫,不久就渐渐散开。三里后略微向下走了一些,越过一条山脊,忽然从雾影中看见武功山中峰的北面有矗立的山崖、高峻的石柱,它们向上刺入层层云霄,往下插进深深的地府,这就是所说的千丈崖。成百座山崖丛密地耸立着,交错盘绕,高低不一,凹陷的山洼和突凸的峰石相互掩映。往北直向下走,到处如门如阙,如幢如楼,直下到谷地,尽都是丛密的树木、纷乱的杂草平平地铺在深谷中。然而雾气还时时笼罩着山崖,等走到它们的侧边时,雾又忽然散开,好像先前的笼罩,是女人故意用衣袖遮面以回避客人,而后面的散开,又像是用心装出笑脸欢迎客人。大概武功山若屏障横列着,东面、西面和中间共耸起三座山峰,而中峰最高,峰上纯是石头,南面只是山崖突兀而已,北面却是极尽了山崖悬空直立、曲折盘绕的奇美。假使不由此处而是从正路

走，假使由此处走而雾气不散开，不是就要说武功山没有奇异优美的景观了吗？共走三里，经过武功山中间一座山岭的西面，接连越过两座山脊，它们都狭窄得仅有一尺五宽。到此处南北都是石崖，而北边的石崖尤其高峻陡削，它们深插无底，盘绕突兀，有许多奇异的景观，山脊上有两座崖壁层层破裂开，如同门一样，向下倾坠到重重深谷中。从那两座崖壁处向下凿通道路，就可以览尽山脊北崖的各处胜景，但可惜的是山高路绝，没有能到达那些山崖间游览的人。又往西，依然是先下后上，这里是武功山的西峰。西峰与东峰无差异，不像中峰那样石崖高峻突兀、条块分明。又走五里，经过野猪洼。在西峰尽头处，看到一座石崖突出来，下面可以容纳四五个人，它叫二仙洞。听说它上面还有个金鸡洞，我没有进去。从二仙洞起山分成两支，路从中间通过。又沿着略微下倾的路往西走四里，到九龙寺。此寺在武功山的西陲，高峻的山岭到了此处忽然向四周分开，围成山坞，中间有块平坦的谷地，水流绕着谷地往西面流出山峡口处的桥，向山崖间倾泻下去。寺是神宗时宁州禅师创建的，与白云创建观音崖，是分别在山的东西两边同时进行的。然而观音崖地势开阔畅爽居高临下，九龙寺地势幽深宽阔，观音崖的地理形势固然不如九龙寺那样既正而又幽静隐秘。若以地势来论，九龙寺虽然稍低于山顶，但它的高度反而在观音崖之上许多。寺中的僧人分住在东西两间小屋中，前些年南昌王曾特意进山到此拜佛，如今寺庙僧房的规模依然齐整。西面房中的僧人留我们住宿，我见雾气已经逐渐散开，便坚决地和他们告别。走出寺，往西越过溪口桥，溪从南面流下。再往西越过一座山岭，又渡过一条小溪，两条溪水汇合而往南倾坠到山谷中。溪从东面倾泻，道路从西面下插，都是直往南面下去。走五里为紫竹林，有间僧人居住的小屋坐落在高处的急流修竹间，清幽和高爽兼得，也算得是佛教寺院的一处美妙所在。从山上远望此处，还是被掩蔽在重重云雾中；渐朝下走云雾渐散开，而此处破裂的崖壁上水流飞泻，有崖壁上的急流高悬在倒竖的山峡间那样一种态势。又走十里到卢台，一路间或从溪右走，或从溪左行，路线不一，但无不是行走在如巨雷轰响的水声中和似雪花倒溅的白浪间。只是水流在高高的山崖间，被翠竹绿树掩蔽，不能窥见到水流的形态和气势，等到渡过山涧水，又已经是水流平缓的地方了。走出山峡到达卢台，才有布满平坦田块的谷地，纷乱的水流交错从田畦

间涌出，我们的行装鞋子都被打湿。回想起前天过相公岭时，要一滴水都不能找到；此处地势高于那里，但石山间溪水环绕，于是成了水流灌注的洼地。这大概是因为武功山东陲的山是一条主脊分出若干支脉，而武功山西陲的山是众多山峰各各分立，山峰上石头突兀崖壁并矗。泥土、石头的情形既然不同，所以干燥湿润的状况也就有差异了。溪两崖住着四五户人家，房屋呈环状离立着，想投到其中的一家住宿，但各家都以新年要宴请宾客的理由推辞了。正徘徊在路旁时，有一群人从东面村中走到村西去，他们正是被宴请的客人。其中一个少年见我没有住宿处，亲自到各家，为我找栖身的处所，把我带到东村已经宴请过客人的一家〔这家人姓唐〕，这才得以留宿下来。这天行了三十里。

【原文】



初五日　晨餐后，雾犹翳山顶。乃东南越一岭，五里下至平畴，是为大陂。居民数家，自成一壑。一小溪自东北来，乃何家坊之流也，卢台之溪自北来，又有沙盘头之溪自西北来，同会而出陈钱口。两山如门，路亦随之。出口即十八都平田，东向大洋也[①]。大陂之水自北而出陈钱，上陂之水自西而去车江，二水合而东经钱山下平田者也。路由车江循西溪，五里至上陂，复入山。已渡溪南，复上门楼岭，五里越岭，复与溪会。过平坞又二里，有一峰当溪之中，其南北各有一溪，潆峰前而合，是为月溪上流。路从峰之南溪而入，其南有石兰冲，颇突兀。又三里登祝高岭，岭北之水下安福，岭南之水下永新。又平行岭上二里，下岭东南行二里，过石洞北，乃西南登一小山，山石色润而形巉。由石隙下瞰，一窟四环，有门当隙中，内有精蓝，后有深洞，洞名石城。洞外石崖四亘，崖有隙东向，庵即倚之。庵北向，洞在其左，门东北向，而门为僧闭无可入。从石上俯而呼，久之乃得入，因命僧炊饭，而余入洞，欲出为石门寺之行也。循级而下，颇似阳羡张公洞门[②]，而大过之。洞中高穹与张公并，而深广倍之。其中一冈横间，内外分两重，外重有巨石分列门口如台。当台之中，两石笋耸立而起。其左右列者，北崖有石柱矗立，大倍于笋，而色甚古穆，从石底高擎，上属洞顶。旁有隙，可环柱转。柱根涌起处，有石环捧，若植之盘中者。其旁有支洞。曲而北再进，又有一大柱，下若莲花，围叠成柱；上如宝幢，擎盖属顶；旁亦

有隙可循转。柱之左另环一窍，支洞益穹。及出，饭后见洞甚奇，索炬不能，复与顾仆再入细搜之。出已暮矣，遂宿庵中。

石城洞初名石廊；南陂刘元卿开建精蓝于洞口石窟中，改名书林；今又名石城，以洞外石崖四亘若城垣也。

注释

①东向大洋也："东"，本作"西"，据陈本、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阳羡：古县名，秦置，治今江苏宜兴县南。六朝时移治今宜兴。此用阳羡代称明代宜兴。

【今译】

初五日　早餐后，雾气仍然遮蔽着山顶。于是往东南翻越一座山岭，走五里下到平坦的田野中，这里是大陂。此处住着几家居民，自成一个和外界相对隔绝的幽深谷地。一条小溪从东北面流来，那是何家坊流来的溪流，卢台的溪水从北面流来，又有条从沙盘头来的溪水自西北面流来，它们汇合而流出陈钱口。两山对耸如门，路也沿溪流而去。出了陈钱口就是十八都平田，它东面对着一块宽展的大平地。大陂来的水自北而流出陈钱口，上陂来的水自西而流到车江，两条溪水汇合而往东经过钱山流下平田。路从车江沿西面的溪水走，五里后到上陂，又进入山中。随后，渡过溪水到南面，又上了门楼岭，爬五里越过岭，又与溪水相遇。过了一个平坦的山坞又走二里，有座山峰立在溪流中，山峰的南北两面各有一条溪流，它们绕流到山峰前面而汇合，这是月溪的上游。路沿山峰南面的那条溪流进入山中，溪的南面有个石兰冲，山崖很是突兀。又走三里，登上祝高岭，岭北的水流下安福县，岭南的水流下永新县。又从岭头上平平地行二里，然后走下岭往东南行二里，过了石洞的北面，便朝西南攀上一座小山，山间的石头色泽温润但形态高险峻峭。从石缝中往下俯瞰，有个四面环绕的石窟，石窟中有道门对着石缝，门里面有佛家庙宇，庙宇后有个深洞，那洞叫石城洞。洞外石崖环亘四周，石崖间有条缝隙朝向东面，佛庵就背靠着石崖。那庵朝向北面，石城洞在它的左边，洞门向着东北方，但石窟中的门被僧人关闭着无法进去。从石头上俯身呼喊，许久才得以进入石窟内，于是叫僧人烧火做饭，而我进入石城洞中游览，想争取时间出

来后作石门寺的旅行。进洞门后沿着石磴而下,很类似阳羡张公洞的洞门,然而大处超过张公洞。洞中高高隆起的状态与张公洞相同,但深度宽度有张公洞的两倍。洞的中央有条石冈横隔着,将洞分为内外两重,外重有些大石头分别排在洞门口,如同一个平台。平台的中央,耸立起两根石笋。排列在石笋左右的,石台北面边缘处是一根石柱矗立着,它有石笋两倍大,而颜色十分古朴凝重,它从洞底向上高高擎起,上面连接着洞顶。石柱旁有条缝隙,可绕着石柱转。石柱根部冒出的地方,有些石头在周围环绕承托着,它们像是栽种在盘子中似的。石柱旁边有个支洞。曲折地往北再进去,又有一根大石柱,下面如莲花环绕堆叠形成柱子;石柱的上部如同作为仪仗用的华贵的旗帜,顶盖连接着洞顶;这根石柱旁边也有缝隙,可绕着石柱转。大石柱的左边另外环绕着一个小洞。那支洞更加穹隆。等走出洞,吃了饭,见洞非常奇异,未能找到火把,又与顾仆再次进入洞中细细探寻。出洞来已经傍晚了,于是住在庵中。

石城洞原先名叫石廊洞;南陂人刘元卿在洞口石窟中创建佛寺后,改名书林洞;如今又叫石城洞,因为洞外石崖环亘四周像城墙。

【原文】

初六日　晨起,雾仍密翳。晨餐毕,别僧宝林出,而雨忽至;仍返庵中,坐久之,雨止乃行。由洞门南越一岭,五里,其处西为西云山,东为佛子岭之西垂,望见东面一山中剖若门,意路且南向,无由一近观。又二里至树林,忽渡桥,路转而东。又一里,正取道断山间,乃即东向洋溪大道也[①]。盖自祝高岭而南,山分东西二界,中开大洋[②],直南抵汤渡。其自断山之东,山又分南北二界,中开大洋,东抵洋溪。而武功南面与石门山之北,彼此相对,中又横架祝高至儿坡一层,遂分南北二大洋。北洋西自上陂合陈钱口之水,由钱山、平田会于洋溪;南洋西自断山至路口,水始东下,合石门东麓卢子垅之水,由塘前而会于洋溪。二溪合流曰洋岔,始胜舟而入安福。初望断山甚逼削,及入之,平平无奇,是名错了坳,其南即路口西下之水所出。由坳入即东南行,三里为午口。南上岭,山峡片石森立,色黑质秀如英石[③]。又二里,一小峰尖圆特立,土人号为天子地。乃东逾一岭,共五里,为铜坑。浓雾复霾,坑之上,即路口南来初起之脊也。由此南向黑雾中五里,忽闻溪声如

沸，已循危崖峭壁上行，始觉转入山峡中也。雾中下瞰，峭石屏立溪上，沉黑逼仄，然不能详也。已而竹影当前，犬声出户，遂得石门寺，乃入而炊。问石门之奇，尚在山顶五里而遥，时雾霾甚，四顾一无所见，念未即开霁，余欲餐后即行。见签板在案，因诀之大士。得七签[4]，其由云："赦恩天下遍行周，敕旨源源出罪尤，好向此中求善果，莫将心境别谋求。"余曰："大士知我且留我，晴必矣。"遂留寺中。已而雨大作，见一行冲泥而入寺者，衣履淋漓，盖即路口之刘，以是日赴馆于此，此庵乃其所护持开创者。初见余，甚落落[5]，既而同向火，语次大合。师名刘仲珏，号二玉；弟名刘古心，字若孩。迨暮，二玉以榻让余，余乃拉若孩同榻焉。若孩年甫冠，旦婚未半月，辄入山从师，亦可嘉也。

初七日　平明，闻言天色大霁者，余犹疑诸人故以此嘲余，乃起果然。亟索饭，恐雾湿未晞[6]，候日高乃行。僧青香携火具，而刘二玉挈壶以行。迨下山，日色已过下午矣。予欲行，二玉曰："从此南逾岭，下白沙五里，又十五里而至梁上，始有就宿处。日色如此，万万不能及。"必欲拉余至其家。余从之，遂由旧路下，未及铜坑即北向去，共十里而抵其家，正在路口庙背过脊之中[7]。入门已昏黑，呼酒痛饮，更余乃就寝。其父号舞雩，其兄弟四人。



初八日　二玉父子割牲设醴，必欲再留一日，俟其弟叔璿归，时往钱山岳家。以骑送余。余苦求别，迨午乃行。西南向石门北麓行，即向所入天子地处也。五里，有小流自铜坑北麓西北注山峡间，忽有乱石蜿蜒。得一石横卧涧上，流淙淙透其下，匪直跨流之石，抑其石玲珑若云片偃卧，但流微梁伏，若园亭中物，巧而不钜耳。过此，石错立山头，俱黝然其色，岈然其形，其地在天子地之旁，与向入山所经片峙之石连峰共脉也。又五里，逾冈而得大涧，即铜坑下流，是为南村。有一峰兀立涧北，是为洞仙岩。逾涧南循西麓行，其西为竺高南下之大洋，南村之南即为永新界。又五里遂与大路合。又五里，一大涧东自劳芳坳来[8]，坳在禾山绝顶西，北与石门南来之峰连列者。渡之而南，即为梁上。复南五里，连逾东来二涧，过青塘墅。又二里暮，宿于西塘之王姓家。

初九日　晨餐后，南行。西逾一北来之涧，即前东来之涧转而南者。共六七里，至汤家渡，始与大溪遇。此溪发源于祝高南，合南下所经诸涧，盘旋西山麓，至此东转始胜舟。渡溪南行，又五里为桥上。其

处有元阳观、元阳洞，洞外列三门，内可深入，以不知竟去。前溪复自北而南。仍渡溪东，乃东向逾山，四里为太和，又四里逾一岭，已转行高石坳之南矣。小岭西为东阁坪，东为坑头冲，由坑南下二里，则大溪西自中坊东来。路随之东入山峡，又二里为龙山[9]，数家倚溪上。循溪东去，崖石飞突，如蹲狮奋虎，高瞰溪上。路出其下，滩石涌激上危崖，而飞沫殊为壮观。三里，山峡渐开，溪路出峡，南北廓然。又二里，溪转而南，有大路逾冈而东者，由李田入邑之路也；随溪南下者，路江道也。于是北望豁然无碍，见禾山高穹其北，与李田之望禾山无异也。始知劳芳岭之东，又分一支起为禾山；从劳芳排列南至高石坳者，禾山西环之支，非即一山也。禾山西南有溪南下，至此与龙山大溪合而南去，路亦随之。五里至龙田[10]，溪转东行，溪上居肆较多他处。渡溪，循溪南岸东向行。三里，溪环东北，路折东南，又三里，溪自北来复与路遇，是为路江[11]。先是与静闻约，居停于贺东溪家，至路江问之，则前一里外所过者是；乃复抵贺，则初一日静闻先至路江，遂止于刘心川处；于是复转路江。此里余之间，凡三往返而与静闻遇。

注释

①洋溪：今名同，在安福县西南境。

②洋：广的意思，即平洋大坝子。湖南、江西一带称山间展开的宽阔平地为洋。

③色黑质秀如英石："秀"，原作"峭"，据乾隆本改。英石，广东英德县特产的石头，上有峰峦岩洞，以皱瘦透秀皆备为最好，石色有微青、灰黑、浅绿、纯白数种。远销各地，供装点假山用。

④签（qiān）：旧时寺庙中所备以供向神佛卜问吉凶的竹片。竹上编列号数，按号以诗语回答卜者。

⑤落落：孤独而不遇合。

⑥晞（xī 希）：干。

⑦路口：今名同，在莲花县东北隅，石门山北麓。

⑧劳芳坳：元月初九日记作"牢芳"。依其地望，应即今良坊，在莲花县东北隅。

⑨龙山：今作龙山口，在莲花县东南隅，禾水上游北岸。

⑩龙田：今仍作龙田，在永新县西隅，禾水上游东岸。

⑪路江：依地望应在今永新县西境、禾水上游南岸两水汇合处的湖田。

【今译】

初六日　早晨起来，雾气仍然浓密地遮蔽着山野。吃完早餐，告别僧人宝林走出庵中，雨忽然来临；于是仍然返回庵中，坐了许久，雨停后才出发。从石窟洞的门南面翻越一座山岭，走了五里，那里西面为西云山，东面是佛子岭的西陲，在那里望见东面有座山从中间破裂开，如同门一样。心想，路将向南边而去，不可能顺路走到近处作一次观览了。又走两里到一片树林边，忽然，越过一座桥，道路便转往东面。又走一里，路正好从那断裂开的山间经过，它就是向东通往洋溪的大路。大略从祝高岭往南，山分向东西两边，中间展开一块非常宽阔的平地，直往南抵到汤渡。从那座断裂开的山的东面起，山又分向南北两边，中间展开一块宽阔的平地，往东抵达洋溪。而武功山南面与石门山的北面，彼此相对，中间又横架着祝高岭至儿坡一层山岭，于是便分别形成南北两块宽阔的大平地。北面那块大平地中的水从它西面的上陂来，汇合陈钱口来的水，经过钱山、平田在洋溪汇合；南面那块大平地中的水从西面那座断裂开的山开始，到路口水流才往东面流下去，然后汇合石门山东麓卢子垅的水，经过塘前在洋溪汇合。两溪合流后叫洋岔溪，从此才能够航行船只，流入安福县城。起初望见那断裂开的山时，觉得很狭窄，山崖很陡直，等进入断开处，却发现平平无奇，这里名叫错了坳，它南面就是路口往西流下去的水所流出的地方。从错了坳进去就往东南行，走三里为午口。往南走上山岭，见山峡中一块块石头丛密地耸插着，石色青黑石质优良，如同英德县特产的石头。又走二里，一座小山峰尖峭而呈圆状，非常引人注目地耸立着，当地人称它为天子地。往东翻越一座山岭，共走五里，为铜坑。这时浓雾弥漫，天空又布满阴霾。铜坑的上面，就是从路口往南延伸而来的山最初耸起的山脊。从此处往南，在浓黑的雾气中走了五里，忽然听到沸腾的溪流声，随即，顺着高崖峭壁往上走，这才发觉转进了山峡中。从雾中向下俯瞰，高而陡峻的石头屏障似地立在溪流上边，颜色深黑，十分狭窄，不能详细看清具体情形。随后，竹影呈现在眼前，狗叫的声音从门中传出，这就是石门寺，于是进到寺中烧火做饭。探问到石门的奇景，还在山顶五里多远的地方，当时雾气、阴霾很浓密，四处探望一无所见，心想浓雾倘若未散开，我吃了饭后就出发。看见签板就放在案桌上，于是祈求大士决断。抽签后得到七签，签语说：



"赦臣民恩天下到处行救济，却原来皇敕圣旨源源出罪显过失，好生向我佛界求得那善果，切莫将心境把别物来谋取。"我看签后说道："大士知道我的心性并且留我，天气必将变晴。"于是便停留在寺中。随即风雨大作，见一行人从泥地中冲入寺内，衣服鞋子上雨水直往下淌，他们就是路口的刘家人，选择在这天前来此处的书塾中，此庵就是他家护助支持而创建的。他们刚见到我时，显出与我合不来的样子，随后一同烤火，慢慢谈得很投机。老师名叫刘仲珏，别号刘二玉；弟子名叫刘古心，表字若孩。到晚上，二玉将他的床铺让给我，我就拉了若孩同床睡眠〔若孩年龄才二十，并且新婚不足半月，就进山从师学习学业，真是可以嘉勉〕。

初七日　天大亮后，听到有人说天气已晴，我还怀疑是众人故意用这话嘲弄我，等起来观看天气果真已经放晴。于是急忙吃饭，又担心雾气潮湿未干，直等到太阳升起好高才出发。僧人青香携带着生火器材，而刘二玉提了个壶一同前行。等到走下山，已经是下午了。我想往前走，二玉说："从此处往南翻过山岭，下到白沙有五里，又走十五里到达梁上，才有投宿处。天色已晚，万万不可能赶到那地方。"说完，一定要拉我到他家去。我顺从了他，由原路往下走。还没到铜坑就折向北去，共走十里便到他家，他家正好在路口那庙的背后、山脊的中间。走进他家门，天已经黑了，二玉叫他的家人拿了酒来痛饮，直到一更多时才去就寝〔二玉他父亲的别号叫舞雩，二玉有四个兄弟〕。

初八日　二玉父子俩杀牲摆酒，一定要留我再住一日，说等他弟弟叔璿回家后〔当时叔璿去了钱山他岳丈家〕用马送我走。我苦苦向他们求别，到午时才出发。往西南朝石门山的北麓行，那里就是前两天进到天子地所经过的地方。走五里，有一条小水从铜坑北麓往西北流入山峡中，忽见山峡中乱石曲折延伸。有一块石头横卧在涧流上，流水淙淙地穿过石下，石头不是直接横跨在水流上的，而是形态玲珑若一片云彩仰卧着；水流涓细石梁低伏，像园林亭榭中的景物一样，小巧而不太大。过了此地，石头交错地耸立山头，石色淡黑，如耸立的小山峰，这里位于天子地的旁边，和前两天入山时所经过的耸石对峙的山地是同一山脉。又走五里，翻过一座山冈便见到一条大山涧，它就是铜坑水的下游，这里是南村。有一座山峰突兀直立在涧流北边，这是洞仙岩。越过山涧南面，顺山的西麓而行，山的西面是从竺高往南

延伸下来的宽阔的天平地，南村的南面就是永新县界。又走五里便与大路汇合。又走五里，一条大山涧从东面的劳芳坳流来，这坳在禾山最高顶端的西面，就是北面和石门山往南延伸过来的山峰相连而并列着的那个。渡过山涧往南走，就是梁上。又往南走五里，接连跨过从东面流来的两条涧流，过了青塘墅。又走两里，傍晚时投宿在西塘一个姓王的人家。

初九日　早餐后往南走。往西跨过一条从北面流来的涧流，它就是昨天所过的那条从东面流来后又折向南的涧流。共走了六七里，到汤家渡，才与一条大溪相遇。此溪发源于祝高岭南面，汇合了我往南走时所经过的几条涧流，环绕西山山麓，到此处折往东转才能够航行船只。渡过溪流往南行．又走五里为桥上。那里有元阳观、元阳洞，元阳洞外排列着三个门，洞内可以走进去很深，我因不知道这情况而竟然走开了。前面折往东去的那条溪流到此处又自北向南流。仍然渡过溪水到了东面，就往东翻越山峦，走四里为太和，又走四里越过一座山岭，这时已经绕行到高石坳的南边了。小岭的西面为东阁坪，东面为坑头冲，由坑南下走两里，一条大溪从西面的中坊向东流来。路沿着溪流往东进入山峡中，又走二里为龙山，有几户人家坐落在溪岸上。顺溪往东去，崖石飞突，如蹲卧的雄狮、奋起的猛虎，高高俯视溪流。路从崖石下边通过，滩石交错而溪水涌激到高峻的崖石上，浪花飞溅，极为壮观。走三里，山峡渐渐开阔，溪流和道路出了山峡后，南北两面非常空阔。又走两里，溪流折往南，有条大路越过山冈往东而去，那是由李田入县城的路；顺溪南下的，是到路江的路。从那里向北望去，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只见禾山高高隆起，耸立在北面，与在李田望禾山没有差异。这才知道，劳芳岭的东面又分出一支耸起而成为禾山；从劳芳岭往南排列到高石坳的，是禾山环绕向西面的支脉，与禾山不是同一山。禾山西南面有溪水南流而下，到此处与龙山大溪汇合而向南流去，路也沿溪而去。走五里到龙田，溪水转往东去，溪岸上住宅店铺较多于别处。渡过溪流，顺溪南岸往东行。三里后，溪绕往东北去，路折向东南面。又走三里，溪从北面流来重与路交合，这里就是路江。原先与静闻约定，要他们留在贺东溪家等候，到路江打听，才知所过的前面一里外就是贺东溪家；于是又往回走到贺家，却得知静闻在初一那天就已到达路江，便住在刘心川处；于是又从贺家转回路江。这一

里多路，我们往返共三次才与静闻相会。

【原文】

初十日　昧爽，由路江以二舆夫、二担夫西行。循西来小水，初觉山径凹豁。南有高峰曰石泥坳，永宁之界山也；北有高峰曰龙凤山，即昨所过龙山溪南之峰也，今又出其阳矣。共十里为文竺[1]，居廛颇盛[2]，一水自南来，一水自西下，合于村南而东下路江者也。路又溯西溪而上，三里入岩壁口，南北两山甚隘，水出其间若门。二里渐扩，又五里为桥头[3]，无桥而有市[4]，永新之公馆在焉。分两道：一路直西向茶陵，一路渡溪西南向芳子树下。于是从西南道，溪流渐微，七里，过塘石，渐上陂陀。三里，登一冈，是为界头岭[5]，湖广、江西分界处也。盖崇山南自崖子垅[6]，东峙为午家山。东行者分永宁、永新之南北界，北转者至月岭下伏为唐舍[7]，为茶陵、永新界。下冈，水即西流，闻黄雩仙在其南，遂命舆人迂道由皮唐南入皮南，去界头五里矣。于是入山，又五里，南越一溪，即黄雩下流也。遂南登仙宫岭，五里，逾岭而下。望南山高插天际者，亦谓之界山，即所称石牛峰[8]，乃永宁、茶陵界也，北与仙宫夹而成坞。坞中一峰自西而来，至此卓立，下有庙宇，即黄雩也。至庙，见庙南有涧奔涌，而不见上流。往察之，则卓峰之下，一窍甚庳[9]，乱波由窍中流出，遂成滔滔之势。所称黄雩者，谓雩祝之所润济一方甚溥也。索饭于道士，复由旧路登仙宫岭。五里，逾岭北下，又北十里，与唐舍、界头之道合。下岭是为光前，又有溪自西而东者，发源崖子垅，在黄雩西北重山中。渡溪又北行三里，过崇冈。地名。又二里，复得一溪亦东向去，是名芝水，有石梁跨其上。渡梁即为芳子树下，始见大溪自东南注西北，而小舟鳞次其下矣。自界岭之西：岭下一小溪为第一重，黄雩之溪为第二重，崖子垅溪为第三重，芝水桥之溪为第四重。惟黄雩之水最大，俱从东转西，合于小关洲之下，西至芳子树下而胜舟，至高陇而更大云。“芳子”，树名，昔有之，今无矣[10]。



注释

①文竺：今作文竹，在永新县西隅。

②廛(chán 蝉)：古代城市居民住的房地。

③桥头：今名同，在莲花县南隅。

④市：农村集市，集中做买卖的场所。

⑤界头岭：应即今界化陇，在江西、湖南界上，公路从此经过。

⑥崖子垅："垅"，原作"龙"，据乾隆本、四库本改。下同。

⑦唐舍：乾隆本、四库本作"塘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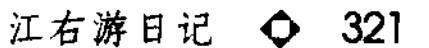
⑧亦谓之界山，即所称石牛峰：此句乾隆本、四库本作"即午家山"。

⑨庳（bēi 卑）：低矮。

⑩艻（jí 棘）子树：《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载，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至交趾，树艻木为栅，可支数十年"。热带此树甚多，作为木栅，可以经久不腐。江西境则罕见，故虽树已不存，稀有的树名仍被留传下来，转为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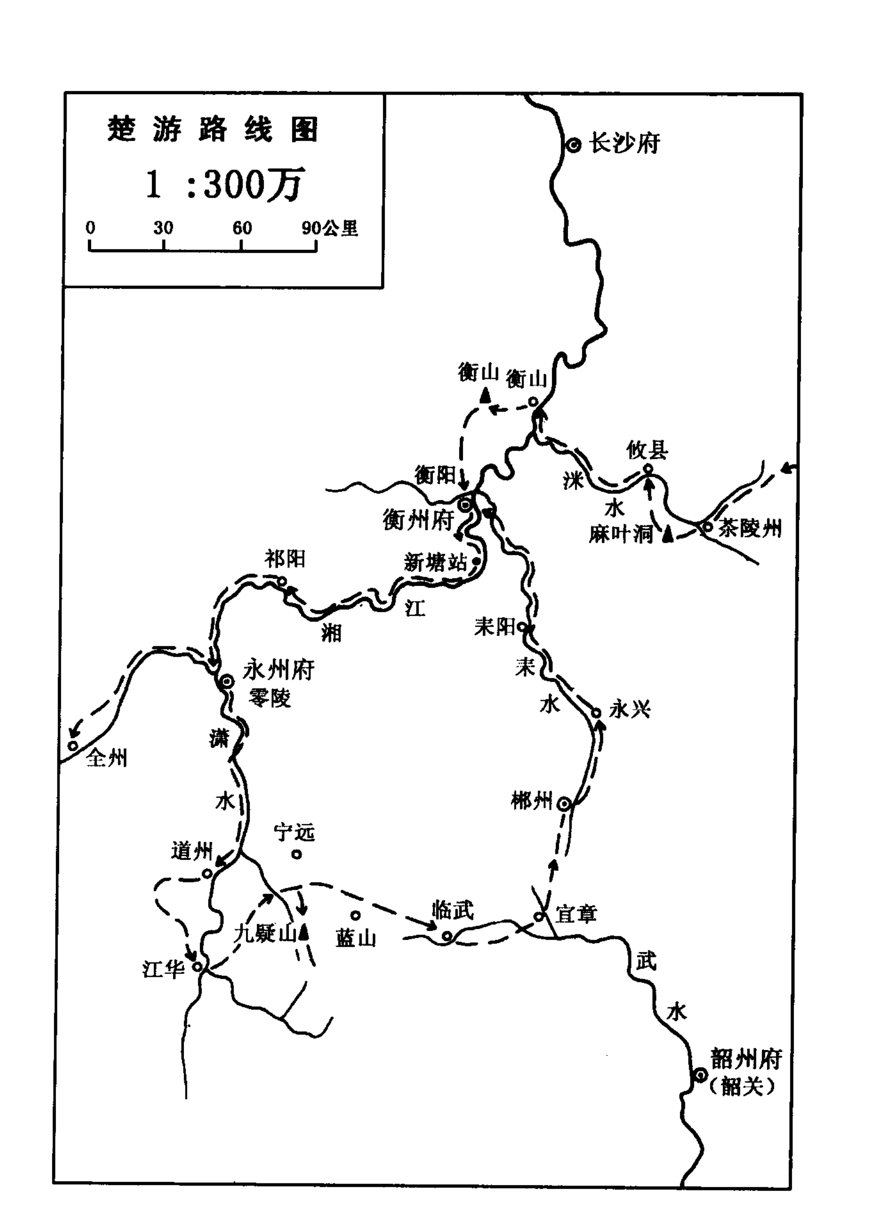
【今译】

初十日　黎明时，雇了两个轿夫、两个挑担的从路江往西行。顺着西面流来的小溪走，起初觉得山路凹陷开阔。南面有座高峰叫石泥坳，是永宁县的界山；北面有座高峰叫龙凤山，就是昨天所经过的龙山溪南面的山峰，今天又到了它的南面。共走十里为文竺，村中房舍很多，一条水从南边来，一条水从西边来，在村南汇合后往东流下路江。路又溯西边来的溪流往上行，走三里进入岩壁口，南北两座山之间非常狭窄，水流其间，如穿过一道门。走二里后山隘逐渐向两边扩展，又走五里为桥头，这里没有桥而有集市，永新县的公馆就设在这地方。道路在桥头分成两条：一条直往西向茶陵而去，一条渡过溪流西南向艻子树下而去。从桥头起，我们从西南的那条道走，溪流渐渐地变得涓细，走七里，过了塘石，渐渐上到倾斜而凸凹不平的山坡间。三里后，登上一座山冈，这是界头岭，是湖广、江西两省的分界处。大略崇山从南面的崖子垅蜿蜒而来，到界头岭东面耸起为午家山。午家山向东延伸的一支成为永宁县和永新县的南北界，折往北去的一支延伸到月岭低伏下来，低伏处为唐舍，它是茶陵和永新分界的地方。下了山冈，水就往西流，听说黄雩仙庙在山冈的南面，便叫众人绕道由皮唐往南进入皮南，这时离开界头已经有五里远了。从皮南进入山中，又走五里，往南越过一条溪流，它就是黄雩溪的下游。于是往南攀登仙宫岭，五里，越过岭头往下走。望见南面有座高插天际的山，它也称为界山，就是所称的石牛峰，是永宁、茶陵的分界，它与北面的仙宫岭相夹峙而形成山坞。山坞中有一座山峰从西面延伸过来，到此处高高直立



起，山峰脚下有个庙宇，这就是黄雩仙庙。到了庙边，见庙南边有涧流奔涌，但却不见涧流的上游。走过去仔细观看，原来直立的山峰下有一个很低矮的小洞，纷乱的水流从小洞中流出，便形成滔滔之势。所称的黄雩仙，据说是干旱时祭祀它，天就降下雨水滋润一方土地、救助一方黎民百姓的神，很是灵验。我们向道士索要了些饭吃，又从原路攀登仙宫岭。五里，越过岭头往北下去，又往北走十里，与唐舍、界头来的道路交合。下了岭为光前，又有条溪水自西向东流，它发源于崖子垅，那地方在黄雩仙庙西北的重山中。过溪流又往北行三里，经过崇冈〔地名〕。又走二里，又见到一条溪水也是向东流去，它叫芝水，有座石桥横跨在溪上。跨过石桥就是芳子树下，这才见到一条大溪自东南流注西北，小船像鱼鳞一样停泊在溪流中。从界岭的西面起，岭下的一条小溪为第一重，黄雩仙庙的溪水为第二重，崖子垅的溪水为第三重，芝水桥下的溪水为第四重，只有黄雩仙庙的那条水流最大。它们都是从东折往西，汇合在小关洲的下面，又往西流到芳子树下，这里能够航行船只，到了高陇水流更大。“芳子”是树的名称，此种树先前有，如今没有了。




楚游路线图
1 :300万
0
30
60
90公里
长沙府
衡山
衡山
攸县
洣
水
麻叶洞
茶陵州
衡阳
衡州府
新塘站
祁阳
湘
江
耒阳
耒
水
永兴
永州府
零陵
全州
潇
水
郴州
宁远
道州
临武
宜章
九疑山
蓝山
江华
武
水
韶州府
（韶关）



楚[1]游日记[2]

【题解】

《楚游日记》是徐霞客旅游湖南省的游记。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正月十一日,徐霞客自芳子树下西行,途经茶陵州、攸县、衡山县到衡州府(今衡阳市)。又经祁阳县、永州府(今零陵县)、道州(今道县)、江华县、蓝山县、临武县、宜章县、郴州、永兴县、耒阳县,在湘南游了一圈。回到衡州府,再西溯湘江,于闰四月初七日进入广西。

徐霞客在湖南境多取水路,但水行同样危险。在湘江遇盗,行囊被焚劫无遗,连穿的衣服都没有,静闻、顾行都受伤。友人劝霞客返乡,他坚决表示"不欲变余去志",回衡阳重筹游资,继续旅行。那几天遇盗的日记,写得悲凉凄婉,是真实生活熔铸的散文名篇。在茶陵他登云阳山,从山上"坠壑滚崖","挂石投崖,悬藤倒柯,坠空者数层";又勇钻当地人不敢进的麻叶洞,被村民们视为神异。这些都反映出徐霞客攀高探胜的决心和勇气。

徐霞客从小就怀有游遍五岳的壮志,在湖南游历南岳衡山各景,完成了他的夙愿。他风餐露宿游九疑山,探寻有关舜的遗迹,并到三分石考察潇水源。在祁阳、永州、道州一带,他带病探寻元结、柳宗元等先贤的遗踪。徐霞客在衡阳停留的时间最长,对那里的寺庵、园林、街市记载特详。明末阶级矛盾突出,湖南也不例外,霞客在旅游途中

多有记载。

【原文】

丁丑正月十一日　是日立春，天色开霁。亟饭，托静闻随行李从舟顺流至衡州，期十七日会于衡之草桥塔下，命顾仆以轻装从陆探茶陵、攸县之山。及出门，雨霏霏下。渡溪南涯，随流西行。已而溪折西北，逾一冈，共三里，复与溪遇，是为高陇[③]。于是仍逾溪北，再越两冈，共五里，至盘龙庵。有小溪北自龙头山来，越溪西去，是为巫江，乃茶陵大道；随山顺流转南去，是为小江口，乃云嵝山道。二道分于盘龙庵前。小江口即蟠龙、巫江二溪北自龙头至此，南入黄雩大溪者。云嵝山者，在茶陵东五十里沙江之上，其山深峭。神庙初，孤舟大师开山建刹，遂成丛林。今孤舟物故，两年前虎从寺侧攫一僧去，于是僧徒星散，豺虎昼行，山田尽芜，佛宇空寂，人无入者。每从人问津，俱戒莫入。且雨雾沉霾，莫为引导。余不为阻，从盘龙小路，南沿小溪二里，复与大溪遇。南渡小溪入山，雨沉沉益甚。从山夹小路西南二里，有大溪自北来，直逼山下，盘曲山峡，两旁石崖，水啮成矶。沿之二里，是为沙江，即云嵝溪入大溪处[④]。途遇一人持伞将远出，见余问道，曰："此路非多人不可入，余当返家为君前驱。"余感其意，因随至其家。其人为余觅三人，各持械赍火，冒雨入山。初随溪口东入一里，望一小溪自西峡透隙出，石崖层亘，外束如门。导者曰："此虎窟也，从来烧采之夫俱不敢入。"时雨势渐盛，遂溯大溪入，宛转二里，溪底石峙如平台，中剖一道，水由石间下，甚为丽观。于是上山，转山嘴而下，得平畴一壑，名为和尚园。四面重峰环合。平畴尽，约一里，复逾一小山，循前溪上流宛转峡中，又一里而云嵝寺在焉。山深雾黑，寂无一人，殿上金仙云冷，厨中丹灶烟空。徘徊久之，雨逾催行，遂同导者出。出溪口，导者望见一舟，亟呼而附焉。顺流飞桨，舟行甚疾。余衣履沾湿，气寒砭肌，惟炙衣之不暇，无暇问两旁崖石也。山溪纡曲，下午登舟，约四十里而暮，舟人夜行三十里，泊于东江口。



注释

①楚：湖广布政司辖境为楚国故地，简称楚。

②《楚游日记》：在乾隆刻本第二册下。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二册，原

题“楚”，有提纲云：“丁丑正月十一自芳子树下往茶陵州、攸县。过衡山县至衡州，下永州船，遇盗。复返衡州，借资由常宁县、祁阳县，历永州至道州、抵江华县。复由临武县、郴州过耒阳县，复至衡州，再自衡州入永，仍过祁阳，闰四月初七入粤。遇盗始末。”

③丁丑：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高陇：今名同，又称高陇市，在茶陵县东北隅。

④即云嵝溪入大溪处：原作“即云嵝之西入太水处也”，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今译】

丁丑年正月十一日　这一天是立春，天气晴朗。赶紧吃了饭，委托静闻随同行李一起坐船顺流到衡州，预约本月十七日在衡州草桥塔下相会，叫顾仆携带着轻装跟随我从陆路探游茶陵州和攸县的山。等走出门，满天细雨霏霏。渡过溪流到南岸，顺流往西行。随后溪折往西北，我们越过一座山冈，共走三里，又与溪流相遇，这地方是高陇。从高陇仍旧渡过溪流到了北面，再越过两座山冈，共走五里，到盘龙庵。有条小溪从北面的龙头山流来，渡过溪流往西去，这是巫江，是到茶陵州城的大路；依山顺流转往南去，为小江口，这是到云嵝山的路。两条道路在盘龙庵前分岔。小江口就是蟠龙、巫江两溪从北面的龙头流到此处，然后往南汇入发源于黄雩仙庙的那条大溪的地方。云嵝山在茶陵州东面五十里沙江的上边，那山深幽峻峭。神宗初年，孤舟大师开山建寺，于是这里便成了众僧聚居念佛修道的地方。现今孤舟已经离世，两年前老虎从寺侧叼衔了一个僧人去，于是众僧徒四处奔散，豺狼虎豹白天出没，山中的田地全部荒芜，佛宇变得空寂，没有人再去。每当向人问起到那寺的路，都告戒我不要去。而且雨雾迷濛，阴霾浓密，没有谁肯给我们作向导。我不被这一切所阻，从盘龙庵的小路，往南沿小溪而行，二里，又与大溪相遇。往南渡过小溪进入山中，雨下得更猛。从两山间的小路往西南走二里，有条大溪自北面流来，直逼山下，曲折地绕流在山峡中，溪两旁的石崖，被水流侵蚀而形成一个个横伸斜突的矶石。沿溪走两里，为沙江，它就是云嵝山来的溪水汇入大溪的地方。路途中遇到一个人拿着伞将要远出，见我问路，就说道：“这条路若不是几个人一起就不可以进去，我应当返回家为先生您作先导。”我感谢他的情意，于是跟随他到了他家。那人为我又找了



三个人，每人拿着些刀棍、火把，冒雨进入山中。起先是从溪口往东进去，走一里，望见一条小溪从西南的山峡中穿流出来，石崖层层横贯，对峙如门。向导说："此地是虎穴，烧炭打柴的人都不敢进去。"这时雨势渐大，于是溯大溪往里走，曲折地走两里，溪底石头耸峙如同平台，石台中间破裂开一条通道，水从其间流泻下去，景象很优美。从此处登上山，转过山嘴往下走，见到一片平整的谷地，名叫和尚园。谷地四面一重重山峰环绕聚合。从那片平坦的田野尽头约走一里，又翻过一座小山，顺前面所沿的那条溪流曲折地行进在山峡中，又走一里云嵝寺便到了。山峦幽深雾气浓黑，寺中静寂无一人，佛殿上如来的金身久无香火祭供而透出冷气，厨灶中早已火灭烟空。徘徊了许久，雨势更大，像是催我们快走，于是同向导出了寺。走出溪口，向导望见一只船，于是赶忙呼叫住而搭乘上。船顺流飞桨，航行得很快，我衣服鞋子全湿透了，水气寒冷，浸入肌肤，连烘烤衣服都来不及，更无暇再探问溪两旁崖石的情形。山溪迂回曲折，下午登船，约行了四十里，天就黑下来，船夫又在夜色中撑船航行三十里，停泊在东江口。

【原文】

十二日　晓寒甚。舟人由江口挽舟入酃水[①]，遂循茶陵城过东城[②]，泊于南关。入关，抵州前，将出大西门，寻紫云、云阳之胜。闻灵岩在南关外十五里，乃饮于市，复出南门，渡酃水。时微雨飘扬，朔风寒甚。东南行，陂陀高下五里，得平畴，是曰欧江。有溪自东南来[③]，遂溯之行，雾中望见其东山石突兀，心觉其异。又五里，抵山嘴溪上，是曰沙陂，以溪中有陂也。溪源在东四十里百丈潭。陂之上，其山最高者，曰会仙寨，其内穹崖裂洞，曰学堂岩。再东，山峡盘亘，中曰石梁岩，即在沙陂之上，余不知也。又东一里，乃北入峡中。一里，得碧泉岩、对狮岩，俱南向。又东逾岭而下，转而北，则灵岩在焉。以东向，曾守名才汉。又名为月到岩云。

自会仙岩而东，其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盘亘，堆环成壑，或三面回环如玦者，或两对叠如门者，或高峙成岩，或中空如洞者，每每而是。但石质粗而色赤，无透漏润泽之观，而石梁横跨，而下穹然，此中八景，当为第一。

灵岩者，其洞东向，前有亘崖，南北回环，其深数十丈，高数丈

余，中有金仙，外列门户而不至于顶，洞形固不为洞揜也，为唐陈光问读书处。陈居严塘[4]，在洞北二十里。其后裔犹有读书岩中者。

观音现像，伏狮峰之东，回崖上有石迹成像，赭黄其色。

对狮岩者，一名小灵岩，在灵岩南岭之外。南对狮峰，上下两层，上层大而高穹，下层小而双峙。

碧泉岩者，在对狮之西，亦南向，洞深三丈，高一丈余。内有泉一缕，自洞壁半崖滴下，下有石盘承之，清冽异常，亦小洞间一名泉也。

伏虎岩，在清泉之后。

石梁岩，在沙陂会仙寨东谷。其谷乱崖分亘，攒列成坞，两转而东西横亘，下开一窦，中穹若梁，由梁下北望，别有天地，透梁而入，梁上复开崖一层，由东陂而上，直造梁中而止，登之如践层楼矣。



会仙寨，下临沙溪，上亘圆顶，如叠磨然，独出众山，罗洪山罗名其纶，琼司理[5]。结净蓝于下，即六空上人所栖也。其师号涵虔。

学堂岩，在会仙之北，高崖间迸开一窦，云仙人授学之处。

此灵岩八景也。余至灵岩，风雨不收。先过碧泉、对狮二岩，而后入灵岩，晓霞留饭，已下午矣。适有一僧至，询为前山净侣六空也。时晓霞方理诸俗务，结苐[6]、喂猪。饭罢，即托六空为导。回途至狮峰而睹观音现像，抵沙陂而入游石梁，入其庵，而乘暮登会仙，探学堂，八景惟伏虎未至。是日雨仍空濛，而竟不妨游，六空之力也。晚即宿其方丈。

注释

①酃（líng 灵）水：因其流经茶陵，又称茶陵江。明代亦称洣水，今仍称洣水。

②茶陵：明置茶陵州，隶长沙府，即今茶陵县。

③有溪自东南来：此溪亦称欧江，又作沤江。《嘉庆重修一统志》长沙府山川："沤江，在茶陵州东南，源出百丈山，西北入洣。"

④严塘：今名同，在茶陵东境。

⑤琼：即琼州府，治今海口市，辖境包括今海南岛。

⑥结苐：疑为“结茅”，即编草。

【今译】

十二日　清晨非常寒冷。船夫将船从江口牵入酃水中，于是顺茶陵城驶过东城，停泊在南关。下船进了关，抵达州衙门前，打算出茶陵城大西门，去探寻紫云山、云阳山的美好风景。听说灵岩在南关外十五里，便在城中集市上喝了些酒，又走出南门，渡过酃水。当时细雨飘飞，北风寒冷异常。往东南方向行，在倾斜不平的山坡间忽上忽下走了五里，见到一片平坦的田野，这地方叫欧江。有条溪水从东南面流来，于是溯溪而行，从雾气中望见溪东边的山上石头突兀，心里觉得那山很奇异。又走五里，抵达山嘴处的溪边，这里叫沙陂，因为溪流中有个沙石堆。溪流的源头在东面四十里的百丈潭。沙石堆边上那最高的山叫会仙寨，山中穹隆的崖壁破裂开，形成岩洞，叫学堂岩。再往东，山峡盘曲绵亘，山峡的中部叫石梁岩，它就在沙陂的上边，但我不知道。又往东走一里，便往北进入山峡中。从山峡中走一里，见到碧泉岩、对狮岩，它们都朝南面。又往东翻过山岭向下走，转往北面，就到灵岩了。因为岩朝东面，曾知州〔名叫曾才汉〕又称为月到岩。

从会仙岩往东，山都不很高，山中都是石崖盘曲绵延，堆叠环绕形成沟谷，有的三面回环如同玦玉，有的两边对峙如同大门，有的高高耸立形成险峻的山崖，有的中间空虚如同洞穴，如此等等到处都是。只是石质粗糙而颜色赤红，没有晶莹明亮、滋润光滑的景象。而山崖间石梁横跨，石梁下崖壁穹隆，此地的八景，这应当是第一。

灵岩洞朝向东面，洞前面有座横贯的山崖，呈南北向曲折环绕。它深有几十丈，高几丈多，里面有如来佛的像。洞外列置着门窗，但那门窗没有抵到洞口顶部，所以洞形自然就不被遮掩。它是唐代时陈光问读书的地方。陈光问居住在严塘〔严塘在这岩洞北面二十里〕，他的后裔还有到这岩洞中读书的。

观音现像在伏狮峰的东面。回旋的崖壁上有个由石头的痕印组合成的观音像，颜色为赭黄色。

对狮岩又叫小灵岩，在灵岩南面的山岭外。它南面对着狮峰，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大而高高隆起，下层小而两个洞穴对峙。

碧泉岩在对狮岩的西面，也是朝南面，洞深三丈，高一丈多。洞内有一缕泉水从洞壁的半中腰往下滴，下面有一个石盘承接着，那泉水清冽异常，也可算是小洞中的一条名泉。

伏虎岩在清泉岩的后面。

石梁岩在沙陂会仙寨东面的山谷中。那山谷中，纷乱的山崖横贯交错，聚集排列形成山坞，山坞折了两个弯后东西横亘。山坞的崖壁下裂开个小洞，中间穹隆如同桥梁，从梁下向北望去，别有天地，穿过石梁进去，上面又裂开一层崖壁。我从东面的山坡向上爬，直攀到那石梁中间而停止，攀登起来如同登临一座重叠高耸的楼阁一样。

会仙寨下临沙溪，上面横贯着一个圆顶，如重叠的磨盘，它独自高出众山，罗洪山〔名叫罗其纶，曾经任过琼州府司理〕在山下营建了寺宇，这就是如今六空上人栖身的地方〔六空禅师的法号为涵虚〕。



学堂岩在会仙寨的北面，高峻的崖壁间迸裂开一个小石洞，传说是仙人传授学问的地方。

这就是灵岩八景。我到灵岩后，风雨一直不停。先经过碧泉、对狮两岩，而后进入灵岩，晓霞留我在岩中吃饭，这时已下午了。恰好有一个僧人来到岩中，询问后知道他是前面山中的净侣六空。当时晓霞正在干着一些日常的世俗事务〔编绳索、喂猪等〕于是吃罢饭，便拜托六空作向导。往回走的途中，到狮峰便亲睹了观音现像的景观，抵沙陂便进入石梁岩游览，进了六空所居的庙庵，便乘着暮色攀登会仙寨，探游学堂岩，八景中只有伏虎岩未曾到。这一天仍然细雨迷濛，竟然没有妨碍游览，这是因为得力于六空的帮助。夜晚我就住宿在六空的方丈内。

【原文】

十三日　晨餐后寒甚，阴翳如故。别六空，仍旧路西北行。三里至欧江，北入山，为茶陵向来道；南沿沙陂江西去，又一道也。过欧江，溪胜小舟，西北过二小岭，仍渡茶陵南关外，沿城溯江，经大西门，寻紫云、云阳诸胜。西行三里，过桥开陇，始见大江自东北来。于是越黄土坳，又三里，过新桥，雾中始露云阳半面。又三里，抵紫云山麓，是为沙

江铺，大江至此直逼山下。由沙江铺西行，为攸县、安仁大道[1]。南登山，是为紫云仙。上一里，至山半为真武殿，上有观音庵，俱东北瞰来水。观音庵松岩，老僧也。予询云阳道，松岩曰："云阳山者，在紫云西十里。其顶为老君岩；云阳仙在其东峰之胁，去顶三里；赤松坛又在云阳仙之麓，去云阳仙三里。盖紫云为云阳尽处，而赤松为云阳正东之麓。由紫云之下，北顺江岸西行三里，为洪山庙，乃登顶之北道；由紫云之下，南循山麓西行四里，为赤松坛，乃登顶之东道；去顶各十里而近。二道之中有罗汉洞，在紫云之西，即由观音庵侧小径横过一里，可达其庵。由庵登顶，亦有间道可达，不必下紫云也。"余从之。遂由真武殿侧，西北度两小坳，一涧从西北来，则紫云与青莲庵即罗汉仙。后山夹而成者。水北入大江，紫云为所界断。渡涧即青莲庵，东向而出，地幽而庵净。僧号六涧，亦依依近人，坚留余饭。余亟于登岭，遂从庵后西向登山。其时浓雾犹翳山半，余不顾，攀跻直上三里，逾峰脊二重，足之所上，雾亦旋开。又上二里，则峰脊冰块满枝，寒气所结，大者如拳，小者如蛋，依枝而成，遇风而坠，俱堆积满地。其时本峰雾气全消，山之南东二面，历历可睹，而北西二面，犹半为霾掩。酃江自东南，黄雩江自西北，盘曲甚远。始知云阳之峰，俱自西南走东北，排叠数重：紫云，其北面第一重也；青莲庵之后，余所由跻者，第二重也；云阳仙，第三重也；老君岩在其上，是为绝顶，所谓七十一峰之主也。云峰在南，余所登峰在北，两峰横列，脉从云阳仙之下度坳而起，峙为余所登第二重之顶，东走而下，由青莲庵而东，结为茶陵州治。余既登第二重绝顶，径路迷绝，西南望云峰绝顶，中隔一坞，而绝顶尚霾夙雾中。俯瞰过脊处，在峰下里许。其上隔山竹树一壑，两乳回环掩映，若天开洞府，即云阳仙无疑也。虽无路，亟直坠而下，度脊而上，共二里，逾一小坳，入云阳仙。其庵北向，登顶之路由左，上五里而至老君岩；下山之路由右，三里而至赤松坛。庵后有大石飞累，驾空透隙，竹树悬缀，极为倩叠。石间止水一泓，澄碧迥异，名曰五雷池，雩祝甚灵。层岩上突，无可攀跻，其上则黑雾密霾矣。盖第二重之顶，当风无树[2]，故冰止随枝堆积。而庵中山环峰夹，竹树蒙茸，萦雾成冰，玲珑满树，如琼花瑶谷，朔风摇之，如步摇玉珮，声叶金石。偶振坠地，如玉山之颓，有积高二三尺者，途为之阻。闻其上登陟更难。时日过下午，闻赤松坛尚在下，而庵僧楚音，误为"石洞"。余意欲登顶右后，遂从顶北下山，恐

失石洞之奇，且谓稍迟可冀晴朗也[3]。索饭于庵僧镜然，遂东下山，路侧涧流泻石间，僧指为"子房炼丹池"、"捣药槽"、"仙人指迹"诸胜，乃从赤松而附会留侯也[4]。直下三里抵赤松坛，始知赤松之非石洞也。遂宿庵中。殿颇古，中为赤松，左黄石而右子房[5]。殿前有古树，松一株，无他胜也。僧葛民亦近人。

十四日　晨起寒甚，而浓雾复合。先是，晚至赤松，即嘿祷黄石、子房神位，求假半日晴霁，为登顶之胜。至是望顶浓霾，零雨四洒，遂无复登顶之望。饭后，遂别葛民下山。循山麓北行，逾小涧二重，共四里，过紫云之麓，江从东北来，从此入峡，路亦随之。绕出云阳北麓，又二里，为洪山庙。风雨交至，遂停庙中，市薪炙衣，煨榾柮者竟日[6]。庙后有大道南登绝顶。时庙下江旁停舟数只，俱以石尤横甚[7]，不能顺流下，屡招予为明日行，余犹不能恝然[8]于云阳之顶也。

十五日　晨起，泊舟将放，招余速下舟；予见四山雾霁，遂饭而决策登山。路由庙后南向而登，三里，复有高峰北峙，道分两岐：一岐从峰南，一岐从峰西南。余初由东南行，疑为前上罗汉峡中旧道，乃向云阳仙，非迳造老君岩者，乃复转从西南道。不一里，行高峰西峡，顾仆南望峡顶有石梁飞驾，余瞻眺不及。及西上岭侧，见大江已环其西，大路乃西北下，遂望岭头南跻而上。时岭头冰叶纷披，虽无径路，余意即使路讹，可得石梁胜，亦不以为恨。及至岭上遍觅，无有飞驾之石，第见是岭之脊，东南横属高顶，其为登顶之路无疑。遂东南度脊，仰首直上，又一里，再逾一脊，则下瞰脊南，云阳仙已在下方矣。盖是岭东西横亘，西为绝顶北尽处，东即属于前所登云阳东第二层之岭也。于是始得路，更南向登顶，其上冰雪层积，身若从玉树中行。又一里，连过两峰，始陟最高顶。是时虽旭日藏辉，而沉霾屏伏，远近诸峰尽露真形，惟西北远峰尚存雾痕一抹。乃从峰脊南下，又一里，复过两峰，有微路"十"字界峰坳间：南上复登山顶，东由半山直上，西由山半横下。然脊北之顶虽高，而纯土无石；脊南之峰较下，而东面石崖高穹，峰笋离立。乃与顾仆置行李坳中，从南岭之东，攀崖隙而踞石笋，下瞰坞中，有茅一龛，意即老君之静室、所云老主庵者。窃计直坠将及一里，下而复上，其路既遥，况既踞石崖之顶，仰瞩俯瞰，胜亦无殊，不若逾脊从西路下，便则为秦人洞之游，不便即北去江浒觅舟，顺流亦易。乃遂从西路行。山阴冰雪拥塞，茅棘交萦，举步渐艰。二里，路绝，四顾皆



茅茨为冰冻所胶结，上不能举首，下无从投足，兼茅中自时有偃宕[⑨]，疑为虎穴，而山中浓雾四起，瞰眺莫见，计难再下。乃复望山巅而上，冰滑草拥，随跻随坠。念岭峻草被，可脱虎口，益鼓勇直上。二里，复得登顶，北望前西下之脊，又隔二峰矣。其处岭东茅棘尽焚，岭西茅棘蔽山，皆以岭头路痕为限，若有分界者。是时岭西黑雾弥漫，岭东日影宣朗，雾欲腾冲而东，风辄驱逐而西，亦若以岭为界者。又南一里，再下二峰，岭忽乱石森列，片片若攒刃交戟，雾西攫其尖，风东捣其膊，人从其中溜足直下，强攀崖踞坐，益觉自豪。念前有路而忽无，既雾而复雾[⑩]，欲下而转上，皆山灵未献此奇，故使浪游之踪，迂回其辄耳。既下石峰，坳中又得"十"字路，于是复西向下岭，俱从浓雾中行矣。始二里，冰霾而草中有路；又二里，路微而石树蒙翳；又二里，则石悬树密而路绝[⑪]。盖前路之逾岭而西，皆茶陵人自东而来，烧山为炭，至此辄返。过此，崖穷树益深，上者不能下，下者不复上。余念所下既遥，再下三四里当及山麓，岂能复从前还跻？遂与顾仆挂石投崖，悬藤倒柯，坠空者数层，渐闻水声遥遥，而终不知去人世远近。已而雾影忽闪，露出层峰峡谷，树色深沉。再一闪影，又见谷口两重外，有平坞可瞩。乃益揆丛历级[⑫]，若邓艾之下阴平[⑬]，坠壑滚崖，技无不殚，然皆赤手，无从裹毡也。既而忽下一悬崖，忽得枯涧，遂得践石而行。盖前之攀枝悬崖者藉树，而兜衣挂履亦树，得涧而树稍为开。既而涧复生草，草复翳涧，靡草之下，不辩其孰为石，孰为水，既难着足。或草尽石出，又棘刺勾芒，兜衣挂履如故。如是三里，下一瀑崖，微见路影在草间，然时隐时现。又一里，涧从崖间破峡而出，两崖轰峙，而北尤危峭，始见路从南崖逾岭出。又一里，得北来大道，始有村居，询其处，为窑里，盖云阳之西坞也。其地东北转洪山庙五里而遥，南至东岭十里而遥，东岭而南更五里，即秦人洞矣。时雾影渐开，遂南循山峡行。逾一小岭，五里，上枣核岭，岭俱云阳西向度而北转。成峡者。下一里，渡涧，涧乃南自龙头岭下，出上清洞。傍西麓溯涧南上半里，为络丝潭，深碧无底，两崖多叠石。又半里，复度涧，傍东麓登山。是处东为云阳之南峰，西为大岭之东嶂。大岭高并云阳，龙头岭其过脊也，其东南尽西岭，东北抵麻叶洞，西北峙五凤楼，西南为古爽冲。一溪自大岭之东北来者，乃洪碧山之水；一溪自龙头岭北下者，乃大岭、云阳过脊处之水。二水合而北出把七。铺名。龙头岭水分南北，其南下之水，由东岭坞

合秦人洞水出大罗埠。共二里,越岭得平畴,是为东岭坞。坞内水田平衍,村居稠密,东为云阳,西为大岭,北即龙头岭过脊,南为东岭回环。余始至以为平地,即下东岭,而后知犹众山之上也。循坞东又一里,宿于新庵。

注释

①安仁:明为县,隶衡州府,即今安仁县。

②当风无树:"无"疑为"舞",因形近而误。

③冀(jì):希望。

④赤松子: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仙人,相传为神农时雨师,后为道教所信奉。

⑤子房:即张良(?—公元前185年),字子房。韩国贵族,年青时亡匿下邳,有老人授以兵书,此老人即传说中的黄石公。后为刘邦重要谋士,汉朝建立后,被封为留侯。晚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学仙修道。



⑥煨(wēi 威):盆中烧火。榾柮(gū duò 骨剁):木块。

⑦尤:甚。石尤:石头太多。

⑧恝(jiá 夹)然:淡忘不以为意。

⑨偃宕(yǎn dàng 演荡):仰卧的石头

⑩既雾而复雾:第二个"雾"字疑为"霾"。

⑪则石悬树密而路绝:"树",原作"路",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⑫揆(kuí 葵):度量。

⑬邓艾(公元197—264年):字士载,三国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东北)人,初为司马属,后为魏镇西将军,与蜀将姜维相拒。公元263年同钟会分军灭蜀,艾所经即阴平间道。阴平道自今甘肃文县穿越岷山山脉,经四川平武、江油等县,绕出剑阁之西,直达成都,路虽险阻,但甚捷直。

【今译】

十三日　早餐后,天气很寒冷,天空云雾遮蔽如故。告别了六空,沿原路往西北行,走三里到欧江。往北进入山中,是昨天从茶陵城来时所走的路;往南沿沙陂江向西去,是到茶陵城的另一条道路。过了欧江,溪流才能够航行船只,我往西北翻过两座小山岭,仍然从茶陵城南关外渡过江流,沿城墙溯江而行,经过大西门,去探寻紫云山、云阳山的各处优美风景。往西走三里,越过一座桥后冈陇渐开,这才看见大江从东北面流来,从冈陇间越过黄土坳,又走三里,跨过新桥,云雾

中隐隐露出半边云阳山。又走三里，抵达紫云山麓，为沙江铺，大江到了这里直逼山下。从沙江铺往西走，是通往攸县和安仁县的大道。从南边登山，山脚下是紫云仙。朝上走一里，到半山为真武殿，殿上有座观音庵，它们都朝东北面，下临东北面流来的水流。观音庵中的松岩，是个年纪已大的僧人。我问他到云阳山的道路，他回答说："云阳山在紫云山西面十里。山顶为老君岩；云阳仙在老君岩半山间，离山顶有三里；赤松坛又在云阳仙的山麓，离云阳仙有三里。大概地说紫云山在云阳山尽头处，而赤松坛在云阳山正东麓。从紫云山下顺江北岸往西行三里，为洪山庙，那里是攀登山顶的北路；从紫云山下，顺山南麓往西行四里，为赤松坛，那里是攀登山顶的东路。洪山庙和赤松坛离山顶各不足十里。两条道路的中间有个罗汉洞，在紫云山的西面，从观音庵侧面的小路横穿一里，可以到达洞边的庵。从庵攀登山顶也有小路可以到达，这样就不必下紫云山了。"我按他所说的而行。于是从真武殿侧面，往西北越过两个小山坳，见一条涧流从西北流来，它是从紫云山与青莲庵〔即罗汉仙〕后面的山流出的。涧中水流往北汇入大江，紫云山和它西面的山峰被水流分隔开。渡过涧流就是青莲庵，它朝向东面而突出出来，地方清幽而庵中洁净。庵中僧人法号叫六洞，也是温和而易于接近，他坚决要留我吃饭。我急着登岭，于是从庵后往西攀登。当时浓雾还笼罩着半山间，我全然不顾，直往上攀登三里，翻越了两层峰脊，脚步踏上的地方，雾气也旋即散开。又往上两里，峰脊上冰块缀满枝头，那寒气凝结成的冰块，大的如拳头，小的如鸡蛋，依树枝而结成，遇来风而坠落，满地到处堆积。当时我所在的山峰雾气已经全部消散，山的南东两面，景物明晰可辨，然而北西两面，仍有一半被雾气遮掩，酃江从山东南面流来，黄雩江自西北面流来，环绕迂曲得很远。这才知道云阳山的山峰，都是自西南走向东北，排列重叠为数重：紫云山是它北面的第一重；青莲庵的后面，即我从那里登山的地方是第二重；云阳仙所在的山峰是第三重；老君岩在云阳仙上面，为山的最高顶端，它就是所说的七十一峰的主峰。云峰在南面，我所登上的山峰在北面，两峰横列，山脉从云阳仙的下面越山坳而耸起，耸为我所登山峰的第二重的最高顶端，然后向东延伸下去，从青莲庵再往东，盘结成茶陵州城所背靠的山峰。我登上第二重的最高顶端后，道路迷失甚至断绝了，往西南眺望云峰的最高顶端，中间隔着一个山坞，

而云峰的最高顶端还隐没在晨雾中。俯瞰山脊越过去的地方，在峰下一里左右。山脊那边有长满翠竹绿树的山谷，两侧的山峰如同两乳，曲折环绕而相互掩映，整个山谷若天然洞府，无疑它就是云阳仙的所在。虽无路，也赶忙直坠而下，然后越过山脊往上走，共二里，翻过一个小山坳，进入云阳仙。那庵朝北，登顶的路从庵的左边走，往上五里便到老君岩；下山的路在庵右侧，三里便到赤松坛。庵后面有大石头高高累起，飞架在空中而中间透出逢隙，竹子树木悬缀在石头上，景象极为美妙。石头中间有一潭不流动的深水，异常清澈碧绿，名叫五雷池，天旱时祭祀求雨很灵验。一层层岩石向上突起，没办法攀登，岩石上浓雾遮掩。大概因为第二重山的顶上，树木当风起舞，所以冰块只是依附着树枝而堆积。而庵所在的山谷环绕夹峙，竹树茂密婆娑，雾气萦绕在其间结成冰，便是满树玲珑，如同琼花瑶谷，北风一吹摇，便如妇女们佩带的步摇玉珮，声音和谐，如同清越的钟磬奏鸣声。冰块冰条偶尔被震动而坠落地下，便如玉石山崩塌下来，有堆积到两三尺高的，道路都被阻塞。听说庵上面登攀起来更为艰难。这时已经过了下午，听说赤松坛还在庵下边。因庵中僧人讲的是楚地音，我将“赤松”误听成了“石洞”。我本意想登上云阳山山顶右侧后，便从山顶北面下山，但又恐怕错过石洞的奇景，并且有人说稍迟一会儿天气可望晴朗。我向庵中僧人镜然要了些食物，便往东面下山。路侧涧流奔泻在石缝间，僧人指点着说是“子房炼丹池”、“捣药槽”、“仙人指迹”等一些名胜，这是将赤松子的传说附会于留侯张良。直往下走三里抵达赤松坛，这才知道是赤松而不是石洞。于是宿在庵中。庵中的殿很古老，中间供奉赤松子，左边是黄石公，右边是张子房。殿前有一棵古松，没有其他好的景物。庵中僧人葛民也平易近人。

十四日　早晨起来，天气很寒冷，而浓雾又密布山冈。这之前，昨天晚上到赤松坛后，我就默默祈祷过黄石和子房的神位，祈求给半天的晴朗天气，为的是我能登上山顶饱览那里的优美景致。到现在望着山顶上浓雾弥漫、零星的小雨四处飞洒的样子，便不再抱有攀登山顶的希望。饭后，便告别葛民下山。顺山麓往北行，越过两条小涧，共走四里，经过紫云山山麓，江流从东北面流来，从此处流入山峡中，路也顺流而去。绕出云阳山北麓，又走二里，为洪山庙。因为风雨交加，便停留在庙中，买了些柴禾烧火烤衣服，一整天都围着火盆烤火。庙后

面有条大路，沿着它往南可以登到云阳山最高顶。当时庙下面江边停着几只船，都是因为江流中石头太多，堵塞得厉害，不能顺流而下，船夫屡屡招呼我，叫我明天搭乘船走，我却仍不能放弃游览云阳山的念头。

十五日　早晨起来，停泊的船只即将挂帆航行，招呼我赶快上船；我见四周山上的雾气已散开，便吃了饭，打定主意登山。路从庙后向南往上走，登三里，又有座高峰耸立在北面，道路分成两条：一条岔向那座高峰的南面，一条岔向它的西南面。我先是从东南面走，疑心它就是前日我上罗汉洞时所经过的山峡中的那条旧道，而实际上它是到云阳仙的路，不是径直通到老君岩的，这才又折回来从西南面那条路走。不到一里，走到那座高峰的西面山峡中，顾仆往南望见山峡顶上有一座石桥飞架在两端，我急忙眺望但未能望见。等往西上到岭侧面，看见大江已经绕流到岭西面，大路却往西北下去，于是朝岭头往南向上攀登。当时岭头上叶片似的冰块纷乱杂沓，虽然没有路，但我想，即使路走错了，只要可以寻到石梁美景，也就不感到遗憾。等到达岭上四处寻觅，没有飞架的石头，只是见到所在之岭的岭脊，往东南横连着一个高顶，我想，那高顶定是登云阳山顶的路。于是往东南越过山脊，仰头直往上爬，又走一里，再越过一山脊，往下俯瞰山脊南面，云阳仙已经在下方了。大概这座山岭东西横亘，西面为云阳山最高顶端的北面尽头处，东面就是与前面所登云阳山东边第二层山相连接的山岭。从此处开始才找到路，于是继续向南朝山顶攀登，山岭上冰雪层层堆积，身躯像在玉树林中穿行。又走一里，接连翻过两座山峰，才登到最高顶。这时虽然旭日隐藏着它的光辉，但浓黑的阴霾消散了，远近各山峰都显露出真实形态，只有西北方远处的一座山峰还被淡淡的雾痕遮掩。于是从峰脊往南下走，又走一里，再翻过两座山峰，峰坳间有两条隐隐约约的小路，呈“十”字状交叉：往南上又是登山顶的路，东边的从半山中直往上延伸，西边的从半山腰斜伸下去。然而，峰脊北面的山顶虽然高，却纯是土，没有石头；峰脊南面的山峰较低一些，而它的东面却是石崖高高隆起，石峰石笋相对耸立。于是和顾仆将行李放在峰坳中，从峰坳南边山岭的东面，攀着崖壁间的缝隙而上，坐在石笋间，向下俯瞰山坞中，有一间茅屋，心想它就是老君岩的静室、所说的老主庵。我私下想，直下到茅屋处有将近一里的距离，下去后又上



来，路程既遥远，况且又已经坐在石崖的顶上仰视俯瞰过，四周的景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所以不如越过山脊从西边的路下山，方便就去游览秦人洞，不方便就往北到江边去找船顺流而下，也很容易。于是便从西边的路走。山北面冰雪壅塞，茅草荆棘交错缠绕，举步渐渐艰难。两里后路断绝了，四顾都是茅草蒺藜，被冰凌粘结着，上不能伸头，下无从投足，加之茅草丛中本来就不时有一些倒卧的石头，我怀疑这地方是虎穴，而山中又浓雾四起，俯瞰眺望一无所见，心里计议着难以再往下走。于是又朝着山顶往上爬，因为冰滑、丛草壅塞，所以一边往上登一边向下跌落。想着峰岭峻峭深草遮覆，可以脱离虎口，就更加鼓足勇气直往上爬。二里，重新登上山顶，往北回望前面从西边向下所走的那山脊，又隔着两座山峰了。那地方山岭的东面茅草荆棘全都被火烧光，山岭的西面却是茅草荆棘遮蔽着山野，并且都是以岭头上的路痕为界限，像是有条分界似的。这时岭西面黑雾弥漫，岭东面日影明朗，雾气想要翻腾冲滚到东面，风立刻将其驱逐向西面，也好像是以岭头为分界似的。又往南一里，再走下两座山峰，忽然见到峰岭上乱石林立，一片片如像刀刃合聚、戈戟交集，西面石丛的尖尖上雾气拂掠，东面石丛中烈风劲吹，人从石丛中溜足直下，又坚决攀上石崖坐在上面，更加觉得自豪。回想起前时下山先有路而忽然路断绝，雾散后又阴霾满天，想下山却又被迫转回山上的情景，都是因为山中神灵还没有呈献出这一奇景，所以故意使我放慢脚步，迂回曲折地绕圈子。下了石片林立的峰岭，到山坳中又见到呈“十”字状交叉的路，从“十”字路口往西下岭，便都是在浓雾中穿行了。开头的二里，到处是冰凌阴霾，但草丛中有路；又走二里，路变得隐微而且石头树草遮掩了路径和视线；再走二里，却是石头悬立树木茂密，道路断绝。大概前面所经过的西路，都是茶陵人从东面过来，到山中砍柴禾烧炭走出来的，到了此处就往回走。过了此处，崖石穹隆树木更深，从上面不能下，从下面同样不能上。我想，往下走的路程已经有好远，再往下走三四里就应当到达山麓了，岂能又像前面那次一样往回登？于是与顾仆或吊在石头上或纵身跃向崖壁间，或悬在藤条上或倒钩着树枝，从虚空的崖石间坠落了几层，渐渐听到水声从遥远处传来，然而终究不知道离人世是远还是近！旋即雾影忽然闪开，露出层层山峰和峡谷，树色浓暗。雾影再一闪，又见峡谷口上的两重山崖外，有一个平坦的山坞可以看

得见。于是更是揣度着草丛的深浅踩踏着石磴往下走,像当年邓艾的军队下阴平间道一样,遇着沟谷往下坠,遇着崖壁朝下滚,什么技法都用尽了,然而我们都是赤裸着手,无从让手上裹上套子而身上披上毡子。不久,忽然下了一座悬崖,见到一条干涸的山涧,于是得以踏着石头向前走。前面攀着枝条悬空下坠借助于树,而刺穿衣服钩挂住鞋子的也是树,到了山涧中树木才稍微稀疏些,随即山涧中又生长了些草,草又遮蔽了涧底,倒伏的草丛下边,不能分辨哪是石头哪是水,很难下足。即或草没有了石头露出来,而棘刺勾芒,又像前面下山时一样戳衣挂鞋。如此这般走了三里,下了一座有瀑布悬挂的山崖,隐约见到路影在草丛间,然而时隐时现。又走一里,涧流从两边山崖间破峡而出,两边的山崖高高地对峙着,北边的尤其高峻陡峭,这才见到路从南边山崖间越过岭而出去。又走一里,见到从北面来的大路,这才开始有村庄,一打听,这地方为窑里,大略是云阳山西面的一个山坞。从窑里折往东北到洪山庙有五里多,往南到东岭有十里多,东岭往南再走五里,就是秦人洞了。当时迷雾渐渐散开,于是往南顺着山峡行。越过一座小山岭,走五里,登上枣核岭,这两岭都是云阳山向西延伸而后转往北形成山峡的山岭。朝下走一里,渡过一条涧流,那涧流从南面的龙头岭下流来,流出上清洞。依傍着岭西麓溯涧往南上行半里,为络丝潭,此潭深碧无底,两旁的山崖间堆叠着许多石头。又走半里,仍渡过涧流,依傍着岭东麓往山上登。此处东面为云阳山的南面山峰,西面是大岭东面的一座高峻的山峰。大岭与云阳山一样高,龙头岭在大岭的山脊上,它东南面到西岭结束,东北面抵麻叶洞,西北面耸立着五凤楼峰,西南面为古爽冲。从大岭的东北面流来的一条溪水,发源于洪碧山;从龙头岭往北朝下流的一条溪水,发源于大岭、云阳山山脊,两条溪水汇合而往北流出把七〔铺的名称〕。龙头岭的水分流往南北两面,从岭南面流下去的水,经东岭坞汇合秦人洞来的水流出大罗埠。共走二里,越过山岭到一片平坦的田野,这是东岭坞。山坞内水田平展,村落稠密,山坞的东面为云阳山,西面为大岭,北面就是龙头岭的山脊,南面是东岭曲折环绕。我刚到时以为这个山坞已经是低平的地方,待走下东岭,而后知道这山坞仍处在众山之上。顺山坞东面又走一里,投宿在新庵。

【原文】

十六日　东岭坞内居人段姓，引南行一里，登东岭，即从岭上西行。岭头多漩窝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为井，或深或浅，或不见其底，是为九十九井。始知是山下皆石骨玲珑，上透一窍，辄水捣成井。窍之直者，故下坠无底；窍之曲者，故深浅随之。井虽枯而无水，然一山而随处皆是，亦一奇也。又西一里，望见西南谷中，四山环绕，漩成一大窝，亦如仰釜，釜之底有涧，涧之东西皆秦人洞也。由灌莽中直下二里，至其处。其涧由西洞出，由东洞入，涧横界窝之中，东西长半里，中流先捣入一穴，旋透穴中东出，即自石峡中行。其峡南北皆石崖壁立，夹成横槽；水由槽中抵东洞，南向捣入洞口。洞有两门，北向，水先分入小门，透峡下倾，人不能从。稍东而南入大门者，从众石中漫流，其势较平；第洞内水汇成潭，深浸洞之两崖，旁无余隙可入。循崖则路断，涉水则底深，惜无浮槎可觅支矶片石。惟小门之水，入峡后亦旁通大洞，其流可揭厉而入[1]。其窍宛转而披透，其窍中如轩楞别启，返瞩捣入之势[2]，亦甚奇也。西洞洞门东穹，较东洞之高峻少杀；水由洞后东向出，水亦较浅可揭。入洞五六丈，上嵌围顶，四围飞石驾空，两重如庋悬阁，得二丈梯而度其上。其下再入，水亦成潭，深与东洞并，不能入矣。是日导者先至东洞，以水深难入而返，不知所谓西洞也。返五里，饭于导者家，日已午矣。其长询知洞水深，曰："误矣！此入水洞，非水所从出者。"复导予行，始抵西洞。余幸兼收之胜，岂惮往复之烦。既出西洞过东洞，共一里，逾岭东望，见东洞水所出处，复一里，南抵坞下，其水东向涌出山麓，亦如黄雩之出石下也。土人环石为陂，壅为巨潭以灌山塍。从其东，水南流出谷，路北上逾岭，共二里始达东岭之上，此由州入坞之大道也。登岭，循旧路一里，返宿导者家。



注释

①揭（qì 气）：水浅处提起衣裤涉水。厉（lì 例）：水深处穿着衣服涉水。

②返瞩捣入之势：原作"捣返观倒入之势"，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今译】

十六日　东岭坞内一个姓段的居民，导引我往南走一里，登上东岭，然后便从岭上往西行。岭头上有许多水流回旋下落冲出的深水

坑，如同锅仰放着，锅底都有洞穴直通向下成为井，它们有的深有的浅，有的见不到底，这地方是九十九井。这才知道这山的下面都是玲珑的石头，上有一洞，就被水冲捣成井。有的洞直下，所以下坠无底；有的洞曲折，所以深浅随情形的变化而不同。这些井虽然干枯无水，然而整座山到处都是，也是一个奇观。又往西一里，望见西南面山谷中，四面山峰环绕，水流回旋下落冲成一个大洼坑，也如一口仰放着的锅，坑底有涧流，涧的东西两边都是秦人洞。从茂密的草木中直往下走两里，到了那大洼坑处。洼坑中的涧流从秦人洞西洞流出，进入东洞中，它横界在洼坑的中间，东西长半里，流到中途先捣入一个洞穴中，旋即穿过洞穴从东面流出来，便从石峡中流走。那山峡南北两边都是耸立如壁的石崖，夹峙而形成一条横槽；水从横槽中流抵东洞，向南捣入洞口。东洞有两个门，朝向北面，有一股水先分流入小门内，透过夹壁向下倾泻，人不能随水而入。稍往东而向南流入大门内的水，从众多石头中间漫流，水势较为平缓；只是洞内水流汇聚成潭，深深地淹没了洞内的两边崖壁，旁边没有别的缝隙可以让人沿着走进去。顺崖走则道路断绝，涉水过则水太深，可惜的是没有木筏乘着进去，以便可以觅取潭水边的支矶片石。只有小门中的水，流入夹壁中后也向旁边通到大洞，那水流较浅，可以提起衣裤而走进去。那通往大洞的孔穴曲折而有缝隙漏着光，孔穴中如另有一间开着门的、有栏杆的小屋子，从那里回身观看水流捣入的态势，也很奇异。西洞的洞门朝东高高隆起，比起东洞洞门的高峻来稍逊一些；水从洞后面向东流出去，而且水也较浅可以提起衣裤走入其中。进入洞内五六丈后，上面镶嵌着围顶，四周石头凌空飞突，洞壁的第二层上如同悬空架着楼阁，若得到两丈高的梯子便可攀到上面。再往下走，水流也汇聚成潭，潭的深度与东洞中的一样，不能再进去了。这天向导先带领我到东洞，因为洞中水深难以进去，便返回了，不知道所谓的西洞。往回走五里，在向导家吃过饭，已是中午了。那向导家的一个长者询问后得知我们所到的那个洞里面水深，便说：“错了！这是入水洞，不是水从其中流出的那个洞。”于是又导引我前行，这才抵达西洞。我庆幸两个洞的优美景观都得以游览，怎怕路途往返的麻烦呢！出了西洞后经过东洞，共走一里，越过山岭往东望去，看到东洞的水流出山腹的那地方；又走一里，往南抵达山坞下，见那水从山麓向东涌出，也如黄雩江从石头下边涌

出来的那样。当地人用石块砌成一个圆形的池子，堵起一大潭水用以灌溉山中的田畦。从池子的东面起，水往南流出山谷，路往北越岭而去，共走两里才到达东岭上，这是从茶陵州城进入东岭坞的大路。登上岭头，顺原路走一里，返回到向导家住宿。

【原文】

十七日　晨餐后，仍由新庵北下龙头岭，共五里，由旧路至络丝潭下。先是，余按志有“秦人三洞，而上洞惟石门不可入”之文，余既以误导兼得两洞，无从觅所谓上洞者。土人曰：“络丝潭北有上清潭，其门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入即有奇胜。此洞与麻叶洞俱神龙蛰处[①]，非惟难入，亦不敢入也。”余闻之，益喜甚。既过络丝潭，不渡涧，即傍西麓下。盖渡涧为东麓，云阳之西也，枣核故道；不渡涧为西麓，大岭、洪碧之东也，出把七道。北半里，遇樵者，引至上清潭。其洞即在路之下、涧之上，门东向，夹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二派：自洞后者，汇而不流；由洞左者，乃洞南旁窦，其出甚急。既逾洞左急流，即当伏水而入。导者止供炬爇火，无肯为前驱者。余乃解衣伏水，蛇行以进。石隙既低而复隘，且水没其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火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裂丈余，南北横裂者亦三丈余，然俱无入处。惟直西一窦，阔尺五，高二尺，而水没其中者亦尺五，隙之余水面者，五寸而已。计匍匐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贴隙顶而入，犹半为水渍。时顾仆守衣外洞[②]，若泅水入，谁为递炬者？身可由水，炬岂能由水耶？况秦人洞水，余亦曾没膝浸服，俱温然不觉其寒[③]，而此洞水寒，与溪涧无异。而洞当风口，飕飕弥甚。风与水交逼，而火复为阻，遂舍之出。出洞，披衣犹觉周身起粟，乃爇火洞门。久之，复循西麓随水北行，已在枣核岭之西矣。



去上清三里，得麻叶洞。洞在麻叶湾，西为大岭，南为洪碧，东为云阳、枣核之支，北则枣核西垂。大岭东转，束涧下流，夹峙如门，而当门一峰，耸石屼突，为将军岭；涧捣其西，而枣核之支，西至此尽。涧西有石崖南向，环如展翅，东瞰涧中，而大岭之支，亦东至此尽。回崖之下，亦开一隙，浅不能入。崖前有小溪，自西而东，经崖前入于大涧。循小溪至崖之西胁乱石间，水穷于下，窍启于上，即麻叶洞也。洞口南向，大仅如斗，在石隙中转折数级而下。初觅炬倩导，亦俱以炬应，而

无敢导者。曰："此中有神龙。"或曰："此中有精怪。非有法术者，不能摄服。"最后以重资觅一人，将脱衣入，问余乃儒者，非羽士，复惊而出曰："予以为大师，故欲随入；若读书人，余岂能以身殉耶[4]？"余乃过前村，寄行李于其家，与顾仆各持束炬入。时村民之随至洞口数十人，樵者腰镰，耕者荷锄，妇之炊者停爨，织者投杼，童子之牧者，行人之负载者，接踵而至，皆莫能从。余两人乃以足先入，历级转窦，递炬而下，数转至洞底。洞稍宽，可以侧身矫首，乃始以炬前向。其东西裂隙，俱无入处，直北有穴，低仅一尺，阔亦如之，然其下甚燥而平。乃先以炬入，后蛇伏以进，背磨腰贴，以身后耸，乃度此内洞之第一关。其内裂隙既高，东西亦横亘，然亦无入处。又度第二关，其隘与低与前一辙，进法亦如之。既入，内层亦横裂，其西南裂者不甚深。其东北裂者，上一石坳，忽又纵裂而起，上穹下狭，高不见顶，至此石幻异形，肤理顿换，片窍俱灵。其西北之峡，渐入渐束，内夹一缝，不能容炬。转从东南之峡，仍下一坳，其底砂石平铺，如涧底洁溜，第干燥无水，不特免揭厉，且免沾污也。峡之东南尽处，乱石轰驾，若楼台层叠，由其隙皆可攀跻而上。其上石窦一缕，直透洞顶，光由隙中下射，若明星钩月，可望而不可摘也。层石之下，涧底南通，覆石低压，高仅尺许；此必前通洞外，涧所从入者，第不知昔何以涌流，今何以枯涸也，不可解矣。由层石下北循涧底入，其隘甚低，与外二关相似。稍从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转而东，若度鞍历峤。两壁石质石色，光莹欲滴，垂柱倒莲，纹若镂雕，形欲飞舞。东下一级，复值涧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衖[5]，阔有二丈，高有丈五，覆石平如布幄，涧底坦若周行。北驰半里，下有一石，庋出如榻[6]，楞边匀整；其上则莲花下垂，连络成帏，结成宝盖，四围垂幔，大与榻并，中圆透盘空，上穹为顶；其后西壁，玉柱圆竖，或大或小，不一其形，而色皆莹白，纹皆刻镂：此衖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两层，涧底由东北去，上洞由西北登。时余所赍火炬已去其七，恐归余莫辨，乃由前道数转而穿二隘关，抵透光处，炬恰尽矣。穿窍而出，恍若脱胎易世。洞外守视者，又增数十人，见余辈皆顶额称异[7]，以为大法术人。且云："前久候以为必堕异吻，故余辈欲入不敢，欲去不能。兹安然无恙，非神灵摄服，安能得此！"余各谢之，曰："吾守吾常，吾探吾胜耳，烦诸君久伫，何以致之！"然其洞但入处多隘，其中洁净干燥，余所见洞，俱莫能及，不知土人何以畏入乃尔！乃取行

囊于前村，从将军岭出，随涧北行十余里，抵大道。其处东向把七尚七里，西向还麻止三里，余初欲从把七附舟西行，至是反溯流逆上，既非所欲，又恐把七一时无舟，天色已霁，遂从陆路西向还麻。时日已下春，尚未饭，索酒市中。又西十里，宿于黄石铺，去茶陵西已四十里矣。是晚碧天如洗，月白霜凄，亦旅中异境，竟以行倦而卧。

黄石铺之南，即大岭北峙之峰，其石嶙峋插空，西南一峰尤甚，名五凤楼，去十里而近，即安仁道。余以早卧不及询，明日登途，知之已无及矣。

黄石西北三十里为高暑山，又有小暑山，俱在攸县东，疑即司空山也。二山之西，高峰渐伏。茶陵江北曲，经高暑南麓而西，攸水在山北。是山界茶、攸两江云。

十八日　晨餐后，自黄石铺西行，霜花满地，旭日澄空。十里为丫塘铺，又十里，为珠玑铺，则攸县界矣。又西北十里，斑竹铺。又西北十里，长春铺。又十里，北度大江，即攸县之南关矣[8]。县城濒江北岸，东西两门与南门并列于江侧。茶陵之江北曲西回，攸水自安福封侯山西流南转，俱夹高暑山而下，合于县城东，由城南西去。是日一路霁甚，至长春铺，阴云复合。抵城才过午，候舟不得，遂宿学门前。亦南门。



十九日　晨餐后，阴霾不散。由攸县西门转北，遂西北登陟陂陀。十里，水涧桥，有小水自北而南。越桥而西，连上二岭，其西岭名黄山。下岭共五里，为黄山桥，有水亦自北而南，其水较大于水涧，而平洋亦大开。西行平畴三里，上牛头山。又山上行二里，曰长冈冲，下岭为清江桥。桥东赤崖如回翅，涧从北来，大与黄山桥等。桥西开洋，大亦如黄山桥，但四围皆山，不若黄山洋南北一望无际也。洋中平畴，村落相望，名漠田。又五里，西入山峡，已为衡山县界。界北诸山皆出煤，攸人用煤不用柴，乡人争输入市，不绝于路。入山，沿小溪西上，路分两岐：西北乃入山向衡小路，西南乃往太平等附舟路。于是遵西南，五里为荷叶塘。越盼儿岭，五里至龙王桥。桥下水北自小源岭来，南向而去，其居民萧姓，亦大族也。北望二十里外，小源岭之上，有高山屏列，名曰大岭山，乃北通湘潭道[9]。过桥，西南行三里，上长岭。又西下一坞，三里，上叶公坳。又四里，下太平寺岭，则大江在其下矣。隔江即为芒洲，其地自攸县东四十五里。是日上长岭，日少开，中夜雨声滴

沥，达明而止。

二十日　先晚候舟太平寺涯上，即宿泊舟间。中夜见东西两山，火光荧荧，如悬灯百尺楼上，光焰映空，疑月之升、日之坠者。既而知为夜烧。既卧，闻雨声滴沥，达旦乃止。上午得舟，遂顺流西北向山峡行。二十五里，大鹅滩。十五里，过下埠[10]，下回乡滩，险甚。过此山始开，江乃西向。行二十五里，北下横道滩，又十五里，暮宿于杨子坪之民舍。

二十一日　四鼓，月明，舟人即促下舟。二十里，至雷家埠[11]，出湘江，鸡始鸣。又东北顺流十五里，抵衡山县[12]，江流在县东城下。自南门入，过县前，出西门[13]。三里，越桐木岭，始有大松立路侧。又二里，石陂桥，始夹路有松。又五里，过九龙泉，有头巾石。又五里师姑桥，山陇始开，始见祝融北峙，然夹路之松[14]，至师姑桥而尽矣。桥下之水东南去。又五里入山，复得松。又五里，路北有"子抱母松"。大者二抱，小者分两岐。又二里，越佛子坳，又二里，上俯头岭，又一里则岳市矣[15]。过司马桥，入谒岳庙，出饭于庙前。问水帘洞在山东北隅，非登山之道；时才下午，犹及登顶，密云无翳，恐明日阴晴未卜。踌躇久之，念既上岂能复迂道而转，遂东出岳市，即由路亭北依山转岐。初，路甚大，乃湘潭入岳之道也。东北三里，有小溪自岳东高峰来，遇樵者引入小径。三里，上山峡，望见水帘布石崖下。二里，造其处，乃瀑之泻于崖间者，可谓之"水帘"，不可谓之"洞"也。崖北石上大书"朱陵大洒洞天"，并"水帘洞"、"高山流水"诸字，皆宋、元人所书[16]，不辨其款。引者又言，其东九真洞，亦山峡间出峡之瀑也。下山又东北二里，登山循峡，逾一隘，中峰回水绕，引者以为九真矣。有樊山者至，曰："此寿宁宫故址，乃九真下流。所云洞者，乃山环成坞，与此无异也，其地在紫盖峰之下。逾山而北尚有洞，亦山坞，渐近湘潭境。"予见日将暮，遂出山，十里，僧寮已近，还宿庙。

注释

①蛰（zhé 哲）：虫类伏藏。

②时顾仆守衣外洞："外洞"，乾隆本、四库本作"洞外"。

③余亦曾没膝浸服，俱温然不觉其寒：乾隆本作"予虽没浸股膝，温然可近"。疑"服"为"股"之误。

④殉(xùn 迅):从葬。

⑤衖:同“弄”,即小巷。

⑥榻(tà 踏):床。

⑦顶额:以手加额,表示敬礼。

⑧攸县:隶长沙府,即今攸县。

⑨湘潭:明为县,隶长沙府,即今湘潭市。

⑩下埠:即今夏浦,在衡东县东境,洣水东岸。

⑪雷家埠:明置巡检司,今名雷溪市,隶衡东县。

⑫衡山县:隶衡州府,即今衡山县。南岳衡山:为我国五岳名山之一,在今湖南省衡山县西,有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最大的为祝融、紫盖、芙蓉、石廪、天柱等五峰,祝融峰最高,海拔1290米。衡山胜景不少,有险奇的南天门,水帘洞的瀑布,幽深的方广寺、福严寺,元代修建的观日胜地望日台等。衡山亦多奇花异树,现有风景林树种达八百多种。有公路直通山上,颇便游览。

⑬西门:乾隆本、四库本作“望岳门”。

⑭然夹路之松:“松”,原作“峰”,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⑮岳市:在衡山县西境的岳庙前,即今南岳镇,为入衡山的门户。岳庙规模甚大,占地98500平方米,共八进。

⑯皆宋、元人所书:“宋”,原作“宏”,不从。



【今译】

十七日　早餐后,仍从新庵往北下了龙头岭,共走五里,由原路到达络丝潭下。起初,我查阅到志书上有“秦人洞分三个洞,然而上洞只有石门,不可以进入里边”的记载,后来我既然因为被误导而得以游览两洞,就无从寻觅所谓的上洞。当地人说:“络丝潭北面有个上清潭,它的门很狭窄,水由门中流出,人不可能进去,若进去便有奇异优美的景观。此洞与麻叶洞都是神怪龙蛇潜伏的地方,不只是难以进去,而且也不敢进去。”我听了这话,更加欣喜异常。过了络丝潭后,不渡涧流,就依傍着岭西麓往下走。因为渡过涧流为岭的东麓,那里在云阳山的西面,就是来时所走的、经过枣核岭的那条路;不渡涧流为岭的西麓,在大岭、洪碧山的东面,是通往把七铺的路。往北半里,遇到个打柴的人,他带领我到了上清潭。那洞就在路下边、涧流上边,洞门朝东,两边相夹如同两掌相合。水从洞中出来,有两股:从洞后出来的,汇聚成潭而不流动;从洞的左边,即洞南的支洞出来的,流得很急。随

后我越过洞左边的急流，就将下入水中走进洞去。向导只提供火把，没有肯当先导的。我便脱了衣服匍匐在水中像蛇一样爬着进去。石头间的缝隙既低矮又狭窄，而且被水淹没了大半，必须身体没入水中，手举着火把平伸出水面上，才能进去。往西进去两丈，石头间的缝隙才高高地裂开一丈多，南北横向裂开的也有三丈多，然而都没有进入缝隙的通道。唯独正西面有个小洞，宽有一尺五，高两尺，然而水淹没着的部分也有一尺五，水面上剩余的缝隙不过五寸而已。我揣度若匍匐在水中爬进去，必然口鼻都被沾湿，并且我用火把探了一下，即使贴着缝隙的顶往里爬，火把仍有一半被水浸泡。当时顾仆在洞外守着衣服，若游着水进去，谁为我递火把？身体可以从水中过，火把难道能从水中过吗？况且秦人洞的水，也曾淹到我的膝盖、浸湿过大腿，都温暖不觉得寒冷，而此洞中的水寒冷，与溪涧中的没有差别。又加之洞当风口，风飕飕地刮得很猛。风与水交相侵逼，而火又成为阻止我往里进的一个因素，于是就放弃探险返身出来。出了洞披上衣服，还觉得周身起粟，于是在洞门边烧了堆火烘烤。过了好久，仍顺岭西麓随水往北行，这时已经是在枣核岭的西面了。



离开上清潭三里，找到麻叶洞。此洞在麻叶湾，西面是大岭，南面是洪碧山，东面是云阳山、枣核岭的分支，北面则是枣核岭的西边。大岭折往东延伸，夹立在涧的下游，峰岭夹峙如同门一样，对着山门有座山峰，峰上石头高耸突兀，它是将军岭；涧流捣贯将军岭的西面，而枣核岭的分支往西延伸到这里结束。涧流西面有座石崖朝南环绕，如同鸟雀展开的翅膀，向东俯瞰涧流中，大岭的分支，也往东延伸到此处而结束。回旋的石崖下，也裂开一条缝隙，但浅而不能进去。石崖前面有条小溪，自西向东流，经石崖前汇入大涧流中。我顺小溪到达石崖西侧的乱石中间，水在石崖下面流尽，一个洞穴在上面张开，这就是麻叶洞。洞口朝南，仅如斗大，在石头缝隙中转折了几层而通向下。起初找火把请向导时，当地人也都只答应提供火把，而没有敢导引我游洞的。他们说："这洞中有神龙。"有的说："这洞中有精怪。除非是有法术的人，否则不能使那精怪畏惧而顺服。"最后出重资找到一人，将要脱衣进洞时，问知我是读书人，不是道士，又惊骇而返出来，说道："我以为你是有降服神怪法术的道士，所以想随你进去；若是读书人，我岂能以身殉葬？"我于是到前村，将行李寄在那人家中，与顾仆各持

火把走进洞。当时村民跟随我们到洞口的有几十人,打柴的腰插镰刀,耕田的肩扛锄头,妇女们做饭的停止了灶上的活计,织布的将梭子抛掷在一边,还有放牧的童子、背东西的行人等,接踵而至,但都没有跟随我们进去的。我俩于是把脚先伸进洞,然后踩着石坎,从一些小洞中绕行,互相传递着火把朝下走,折了几次后到达洞底。洞底稍微宽一些,可以侧身昂首,于是才将火把举向前。洞东西两边崖壁上裂开的缝隙都没有通道可以进去,正北有个孔穴,低矮得只有一尺,宽也是一样,然而那孔穴下很干燥而且平坦。于是先将火把伸进去,而后像蛇一样往里爬,脊背磨擦着孔穴顶部,腰部贴着孔壁,下身向后翘起,才通过了这内洞中的第一关。孔穴以内洞壁上的缝隙既高,又是东西贯通,然而也没有进入的通道。又通过第二关,它的狭窄和低矮程度与前面一关完全相同,进入里边的方法也相同。进去后,内层同样横向裂开,西南边裂开的缝隙不很深。那东北边裂开的缝隙,斜向上过了一个石坳后,忽然又纵向裂开,上面穹隆下面狭窄,高不见顶,到了此处,岩石变化出不同的形态,表层纹理顿时改换,每一片石每一个孔都显得灵异。西北面的洞峡渐往里渐狭窄,两壁夹着一条缝,窄得不能容纳火把。折往东南面的洞峡走,依然下了一个石坳,洞峡底部砂石平铺,如同涧流底一般洁净光滑,只是干燥无水,这不仅省了提起衣裤的麻烦,而且避免了水流弄湿弄脏衣服身体。洞峡的东南尽头处,乱石崩裂堆架,若楼台一样层层叠累,由石头的缝隙间都可以攀登着上去。那上面有一小条石缝,直通洞顶,光从缝隙中照射下来,宛若明亮的星星和如钩的月亮,可望而不可摘。层层叠累的石头下面,洞底通向南,覆盖的石头低低地遮压在沟涧上面,间隙仅有一尺左右高;这必定是以前通向洞外、涧流从其中淌进来的通道,只是不知从前为什么流水奔涌,如今又为什么成了干涸的洞,真是不可理解!从层层叠累的石头下往北顺洞底进去,那狭窄的通道很低矮,与外面所经过的两个关相似。稍微从它西面一点攀上一条石头间的夹缝,先转往北而后转往东,像翻过马鞍似的地形越过尖而高的山头一样。两壁的石质石色,光洁如玉,像是水要往下滴一样,那垂悬的石柱、倒挂的石莲花,花纹好像是雕刻的,形态像是要飞舞起来。往东走下一个石阶,又到了洞底,便已经转入隘关以内了。从这里进去是一个小石巷,宽有两丈,高有一丈五,上面覆盖的石头平得如同布篷,洞底平而宽广像大

路。往北急行半里，下面有一块石块横伸出来，如同一张床，棱边匀称整齐；它顶上石莲花下垂，纵横的石条网织成石帐，结成宝盖，四周垂悬着帐幕，与床一样大小，帐幕中间圆而贯通，向上回旋，上面穹隆形成顶；它后面的西边，一根根圆形的像是用玉石做成的石柱直立着，有的大有的小，形态各不相同，而颜色都晶莹洁白，花纹都像是雕刻的：这是小石巷中的第一奇景。又直往北半里，洞分为上下两层，洞底朝东北延伸而去，到洞上层从西北攀登。这时我们带的火把已经用掉了十分之七，恐怕回去的路途分辨不清，于是从前面所走的道路折了几次，穿过两道隘关，抵达透光处时，火把恰好燃尽了。穿过孔穴走出洞，仿佛投胎转世一般。洞外守着观看的人，此时又增加了几十个，见到我俩都将手举到额头行了礼，大称奇异，把我俩视为有大法术的得道之人。并且说："我们守候很久，以为你们必落怪物的口中，所以我等想进去看看却不敢，想离开又不能。现在你俩安然无恙，若不是神灵畏惧而顺服你们，怎能够有如此结果！"我分别道谢了各位，对他们说："我遵从我的规则行事，我探游我所喜爱的风景名胜，烦劳各位久久站立守候，这叫我用什么来表达对大家的敬意呢！"然而那洞只是入口处多一些狭窄的地方，洞中却洁净干燥，这是我所见过的洞都不能比的，不知当地人为什么那样害怕进去！于是到前村取了行李，从将军岭出来，顺山涧往北行十多里，抵达大路上。那里向东到把七铺还有七里，向西到还麻只有三里，我开初想从把七铺搭乘船只往西行，到现在去把七铺反而是溯流上行，已经不是我所希望的，又恐怕把七铺一时间没船只，而天色已经晴开，于是从陆路向西朝还麻走。当时太阳已落山，尚未吃饭，于是在集市中弄了些酒。又往西走十里，投宿在黄石铺，离开茶陵州城向西已经四十里了。这天晚上碧空如洗，月白霜寒，也是旅行途中的一处不同寻常的住宿地，但因为走得太疲倦，倒下后就睡着了。



黄石铺的南面，就是大岭北面耸起的山峰，怪石嶙峋，直插云空，西南面的一座山峰尤其突出，名叫五凤楼峰，距此峰不足十里，就是通往安仁县城的路。我因头天晚上早早睡下，未能打听到这些，第二天踏上路途，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

黄石铺西北面三十里为高暑山，另外又有座小暑山，它们都在攸县东境，我怀疑就是司空山。两山的西面，高峻的山峰渐渐

低伏下去。茶陵江折往北,经高暑山南麓流向西去,攸水在高暑山的北面。所以此山分隔了茶陵江、攸水两条江流。

十八日　早餐后,从黄石铺往西行,霜花铺满大地,旭日升起在明净的天空。十里为丫塘铺,又走十里为珠玑铺,这里便是攸县界了。又往西北走十里,到斑竹铺。又往西北走十里,到长春铺。又走十里,往北渡过大江,就是攸县的南关了。县城濒临江的北岸,东、西两个城门与南城门并列在江侧。茶陵江先折往北而后绕向西,攸水从安福县封侯山往西流而后转向南,都夹着高暑山而向下流淌,汇合在县城东边,从城南向西流去。这天一路上天气都很晴朗,到长春铺时阴云又笼罩了天空。抵达攸县县城时才过中午,因没有等到船只,便投宿在学门前〔也是南门〕。



十九日　早餐后,阴霾不散。从攸县西门折往北,便朝西北登上倾斜不平的山坡。走十里,到水涧桥,有条小水自北往南流。越过桥往西走,接连上了两座山岭,西面的山岭叫黄山。下了岭共走五里,为黄山桥,有条水也是自北往南流,那水大于水涧桥下的那条,山间平坦的坝子也十分开阔。往西从平坦的田野间走三里,上了牛头山。又从山上行两里,叫长冈冲,走下岭为清江桥。桥东边红色的崖壁如同回旋伸展的鸟翅,山涧水从北边流来,与黄山桥下的那条一样大。桥西一片平坦,大小也如同黄山桥的平洋,只是四周都是山,不像黄山洋南北一望无际。宽阔的平地满布田块,村落相望,地名叫漠田。又走五里,往西进入山峡,已经是衡山县界。界北面的众山中都出产煤,攸县人用煤不用柴,乡村中的人争相运煤到市场中去卖,运煤的人流不绝于路。进了山,沿一条小溪往西向上走,道路分为两条:往西北的是进山向衡山县城去的小路,往西南的是到太平寺等处搭乘船只的路。我们从分路处沿着往西南去的那条走,五里为荷叶塘。越过盼儿岭,走五里到龙王桥。桥下的水从北面的小源岭流来,向南而去,村中的居民姓萧,也是一个大家族。向北望去,二十里外,小源岭上面,有座高山如一道屏障横列着,名叫大岭山,它是北通湘潭县的路。跨过龙王桥,往西南行三里,登上长岭。又往西下到一个山坞中,走三里,上了叶公坳。又走四里,下了太平寺岭,大江就在岭下。江对岸就是芒洲,从攸县县城东面过来到芒洲有四十五里路程。这天上长岭时,太阳隐隐露了下脸,半夜雨声滴沥,到天亮停止。

二十日　头天晚上因为在太平寺旁边的江岸上等候船只，便睡在一只停泊的船中。半夜时见到东西两面山上，火光闪烁，如同将灯悬挂在百尺高的楼上，火焰映射天空，开始时我怀疑是月亮升上天空、太阳坠下山去的那种景象。随后才知道是夜间的山火。睡下后，听到雨声滴沥，直到天亮才停止。上午找到船只，于是乘船顺流往西北向山峡间行。二十五里，到大鹅滩。又行十五里，过了下埠，下回乡滩，这滩很险。过此处后山才分隔开，江流便向西流去。行二十五里，往北驶下横道滩，又行十五里，傍晚时投宿在杨子坪的村民家中。

二十一日　四更时，月色皎洁，船夫便催促上船。行二十里，到雷家埠，驶入湘江中鸡才叫。又往东北顺流航行十五里，抵达衡山县城，江流在县东城下。我们从南门进城，经过县衙前，出了西门。走三里，翻越桐木岭，这才有高大的松树立在路侧边。又走二里，到石陂桥，路两边才有松树夹立。又走五里，过九龙泉，泉边有头巾石。又五里，到师姑桥，山峦冈垄才相互分隔开一些，这才见到祝融峰耸立在北面，然而夹立在路两边的松树，到师姑桥后便没有了。桥下的水往东南流去。又走五里进入山中，才又有松树。又走五里，路北边有所谓“子抱母松”〔大的那棵有两抱粗，小的那棵分成两叉〕。又走二里翻过佛子坳，又走二里登上俯头岭，又走一里就是岳市了。越过司马桥，进入岳庙中拜谒，出来后在庙前吃饭。询问后得知水帘洞在衡山东北隅，不是登山的道路所经处；当时才到下午，还来得及登上山顶，见密云没有完全遮蔽天空，不知明日是阴是晴。踌躇了好半天，心想既然上到了这里岂能又绕道回去，于是往东走出岳市，便从路亭北面依山转入一条岔路中。起初，路很大，是从湘潭入衡山的道路。往东北走三里，有条小溪从衡山东面的高峰上流来，这时遇到个打柴的人领我走上小路。三里，上到山峡中，望见一条水帘铺挂在石崖下。二里后，到达那地方，原来是一股瀑布倾泻在石崖间，可以称之为“水帘”，不可以称之为“洞”。崖壁北面的石头上大大地书写着“朱陵大沥洞天”以及“水帘洞”、“高山流水”等一些字，都是宋、元时期的人书写的，但分辨不出他们的题名。引路的人又说，水帘洞东面的九真洞，也是从山峡间流泻出来的瀑布。下了山又往东北走两里，登上山顺着山峡，越过一个山隘，山隘中峰回水绕，引路的人以为就是九真洞了。有个烧山垦荒的人来到，说：“这里是寿宁宫故址，是九真洞的下游。所说的洞，是

山峦环绕围成山坞，与此处没有两样，那地方在紫盖峰的下面。越过山往北走还有洞，也是山坞，那里已逐渐接近湘潭县境。”我见太阳快要落山，便出了山中，走十里，僧人的小屋已经近在眼前，于是回到庙中住下。

【原文】

二十二日　力疾登山[①]。由岳庙西度将军桥，岳庙东西皆涧。北入山一里，为紫云洞[②]，亦无洞，山前一冈当户环成耳。由此上岭一里，大石后度一脊。由络丝潭北下一岭，又循络丝上流之涧一里，为宝善堂[③]。其处涧从东西两壑来，堂前有大石如劈，西涧环石下[④]，出玉板桥，与东涧合而南。宝善界两涧中，去岳庙已五里。堂后复蹑磴一里，又循西涧岭东平行二里，为半云庵[⑤]。庵后渡涧西，蹑级直上二里，上一峰，为茶庵。又直上三里，逾一峰，得半山庵[⑥]，路甚峻。里许，路南有铁佛寺。寺后跻级一里，路两旁俱细竹蒙茸。上岭，得丹霞寺。复从寺侧北上[⑦]，由半山庵、丹霞侧北上，竹树交映，青翠滴衣。竹中闻泉声淙淙。自半云逾涧，全不与水遇，以为山高无水，至是闻之殊快。时欲登顶，过诸寺俱不入。由丹霞上三里，为湘南寺，又二里，南天门[⑧]。平行东向二里，分路。南一里，飞来船、讲经台。转至旧路，又东下半里，北度脊，西北上三里，上封寺。上封东有虎跑泉，西有卓锡泉。



二十三日　上封[⑨]。

二十四日　上封。

二十五日　上封。

二十六日　晴。至观音崖，再上祝融会仙桥，由不语崖西下。八里，分路。南茅坪。北二里，九龙坪，仍转路口。南一里，茅坪。东南由山半行，四里渡乱涧，至大坪分路。东南上南天门。西南小路直上四里，为老龙池，有水一池在岭坳，不甚澄，其净室多在岭外。西南侧刀之西、雷祖之东分路。东二里，上侧刀峰。平行顶上二里，下山顶，度脊甚狭。行赤帝峰北一里，绕其东，分路。乃南由坳中东行，一里，转出天柱东，遂南下。五里，过狮子山与大路合，遂由岐路西入福严寺[⑩]，殿已倾，僧佛鼎谋新之。宿明道山房。

二十七日　早闻雨，餐后行少止。由寺西循天柱南一里，又西上二里，越南分之脊，转而北，循天柱西一里，上西来之脊，遂由脊上西南

行，于是循华盖之东矣。一里，转华盖南，西行三里，循华盖西而北下。风雨大至，自是持盖行。北过一小坪，复上岭[11]，共一里，转而西行岭脊上。连度三脊，或循岭北，或循岭南，共三里而复上岭。于是直上二里，是为观音峰矣。由峰北树中行三里，雨始止，而沉霾殊甚。又西南下一里，得观音庵，始知路不迷。又下一里，为罗汉台。有路自北坞至者，即南沟来道。于是复南上二里，连度二脊，丛木亦尽，峰皆茅矣。既逾高顶，南下一里，得丛木一丘，是为云雾堂。中有老僧，号东窗，年九十八，犹能与客同拜起。时雾稍开，又南下一里半，得东来大路，遂转西下，又一里半至涧，渡桥而西，即方广寺[12]。寺正殿崇祯初被灾，三佛俱雨中。盖大岭之南，石廪峰分支西下，为莲花诸峰；大岭之北，云雾顶分支西下，为泉室、天台诸峰。夹而成坞，寺在其中，寺始于梁天监中[13]。水口西去，环锁甚隘，亦胜地也。宋晦庵、南轩诸迹，俱没于火。寺西有洗衲池，补衣石在涧旁。渡水口桥，即北上山，西北登一里半，又平行一里半，得天台寺。寺有僧全撰，名僧也。适他出，其徒中立以芽茶馈。盖泉室峰又西起高顶，突为天台峰。西垂一支，环转而南，若大尾之掉，几东接其南下之支。南面水仅成峡，内环一坞如一玦，在高原之上，与方广可称上下二奇。返宿方广庆禅、宁禅房[14]。

先是，余欲由南沟趋罗汉台至方广；比登古龙池，乃东上侧刀峰，误出天柱东；及宿福严，适佛鼎师通道取木，遂复辟罗汉台路。余乃得循之西行，且自天柱、华盖、观音、云雾至大坳，皆衡山来脉之脊，得一览无遗，实意中之事也。由南沟趋罗汉台亦迂，不若径登天台，然后南岳之胜乃尽。

二十八日　早起，风雨不收。宁禅、庆禅二僧固留，余强别之。庆禅送至补衲台而别。遂沿涧西行，南北两界，山俱茅秃。五里，始有石树萦溪，崖影溪声，上下交映。又二里，隔溪前山，有峡自东南来，与方广水合流西去。北向登崖，崖下石树愈密，涧在深壑，其中有黑、白、黄三龙潭，两崖峭削，故路折而上，闻声而已，不能见也。已而平行山半，共三里，过鹅公嘴，得龙潭寺。寺在天台西峰之下，南为双髻峰。盖天台、双髻夹而西来，以成龙潭之流；潭北上即为寺，寺西为狮子峰，尖削特立，天台以西之峰，至此而尽；其南隔溪即双髻西峰，而莲花以西之峰，亦至此而尽。过九龙，犹平行山半，五里，自狮子峰南绕其西，下山又五里，为马迹桥[15]，而衡山西面之山始尽。桥东去龙潭十里，西去湘

乡界四十里[16]，西北去白高三十里[17]，南至衡阳界孟公坳五里。自马迹桥南渡一涧，涧即方广九龙水去白高者。即东南行，四里至田心。又越一小桥，一里，上一低坳，不知其为界头也[18]。过坳又五里，有水自东北山间悬崖而下，其高数十仞，是为小响水塘，盖亦衡山之余波也。又二里，有水自北山悬崖而下，是为大响水塘。阔大过前崖，而水分两级，转下峡间，初见上级，后见下级，故觉其不及前崖飞流直下也。前即宁水桥[19]，问水从何处，始知其南由唐夫沙河而下衡州草桥。盖自马迹南五里孟公坳分衡阳、衡山界处，其水北下者，即由白高下一殇江，南下者，即由沙河下草桥，是孟公坳不特两县分界，而实衡山西来过脉也。第其坳甚平，其西来山即不甚高，故不之觉耳。始悟衡山来脉非自南来，乃由此坳东峙双髻，又东为莲花峰后山，又东起为石廪峰，始分南北二支，南为岣嵝、白石诸峰，北为云雾、观音以峙天柱。使不由西路，必谓岣嵝、白石乃其来脉矣。

由宁水桥饭而南，五里，过国清亭，逾一小岭，为穆家洞[20]。其洞回环圆整，水自东南绕至东北，乃石廪峰西南峡中水；山亦如之，而东附于衡山之西。径洞二里，复南逾一岭，一里，是为陶朱下洞，其洞甚狭，水直西去。路又南入峡，二里，复逾一岭，为陶朱中洞，其水亦西去。又南二里，上一岭，其坳甚隘，为陶朱三洞，其洞较宽于前二洞，而不及穆洞之回环也。二里，又逾一岭，为界江，其水由东南向西北去。界江之西为大海岭。溯水南行一里，上一坳，亦甚平，乃衡之脉又西度为大海岭者。其坳北之水，即西北下唐夫；其坳南之水，即东南下横口者也。逾坳共一里，为傍塘[21]，即随水东南行。五里，为黑山，又五里，水口，两山逼凑，水由其内破壁而入，路逾其上。一里，水始出峡，路亦就夷。又一里，是为横口。傍塘、黑山之水南下，岣嵝之水西南来，至此而合。其地北望岣嵝[22]、白石诸峰甚近，南去衡州尚五十里，遂止宿旅店。是日共行六十里。

二十九日　早起，雨如注，乃踯躅泥途中。沿溪南行，逾一小岭，是为上梨坪。又逾一小岭，五里，是为下梨坪，复与溪遇。又循溪东南下，十里，为杨梅滩[23]，有石梁南北跨溪上，溪由梁下东去，路越梁东南行。五里入排冲，又行排冲五里，南逾青山坳。排冲者，冈自谭碧岭东南至青山，分为两支，俱西北转，两冈排闼，夹成长坞，缭绕为田，路由之入，至青山而坞穷。乃逾坳而南，陂陀高下，滑泞几不留足，而衣絮

沾透，亦疲而不觉其寒。十里，下望日坳[24]，为黄沙湾，则蒸江自西南沿山而来，路遂随江东南下，又五里为草桥，即衡州府矣[25]。觅静闻，暮得之绿竹庵天母殿瑞光师处。亟投之，就火炙衣，而衡山古太坪僧融止已在焉。先是，予过古太坪，上古龙池，于山半问路静室，而融止及其师兄应庵双誓。苦留余，余急辞去，至是已先会静闻，知余踪迹。盖融止扶应庵将南返桂林七星岩，故道出于此，而复与之遇，亦一缘也。

绿竹庵在衡北门外华严、松萝诸庵之间。八庵连络，俱幽静明洁，呗诵之声相闻，乃藩府焚修之地[26]。盖桂王以亲藩乐善，故孜孜于禅教云。

注释

①疾：急速。

②紫云洞：在紫云峰下，今岳云中学校所在地。

③宝善堂：在玉板桥东南，已毁，现为农田。

④西涧环石下："西"，乾隆本作"两"，四库本、丁本、国学丛书本皆作"西"，据改。

⑤半云庵：1983 年拆除，遗址尚存，在巴巴岭下。

⑥半山庵：应即今半山亭。

⑦里许，路南有铁佛寺。寺后跻级一里，路两旁俱细竹蒙茸。上岭。得丹霞寺。复从寺侧北上：以上一段季抄本脱载，乾隆本与四库本原在"大石后度一脊"句后，依地望及杨载田、刘惕之考证移此。"复从寺侧北上"与下句"由半山庵丹霞侧北上"有重复，想为抄誊致误，铁佛寺初名铁佛庵，丹霞寺又名五岳殿，今存，依次在半山亭与湘南寺间。

⑧南天门：以上季抄本仅"十五里，半山庵，五里，南天门。"乾隆本、四库本较详，据补。南天门距南岳镇 9 公里，有石牌坊、祖师殿、卧龙碑等。

⑨上封：《嘉庆重修一统志》衡州府寺观载："上封寺，在衡山县西北祝融峰上，旧为光天观，隋大业中始易为寺。宋《张栻集》：'上封寺门外寒松，皆拳曲拥肿，樛枝下垂，冰雪凝缀，如苍龙白凤然。'《方舆胜览》：'寺在祝融峰绝顶，早秋已冰，夏亦夹衣，木之高大者，不过六七尺，谓之矮松。上有雷池，题咏甚多。'"今上封寺仅存后殿，前殿建为招待所，寺后山顶即望日台。

⑩福严寺：今存，依山势而建，有岳神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后有拜经台，旁有古银杏。

⑪复上岭：季抄本作"复过上岭"，衍"过"字，据乾隆本、四库本删。

⑫方广寺：后已重修。右有纪念朱熹、张栻的二贤祠，前有"洗衲"等石刻。

⑬天监：南朝梁武帝年号，共十八年，时在公元 502—519 年。

⑭宁禅：原作“宁然”，据二十八日记改。

⑮马迹桥：今作马迹，在衡山县西隅。

⑯湘乡：明为县，隶长沙府，即今湘乡县。

⑰白高：今作白果，在衡山县北隅。

⑱界头：应即今界牌，在衡阳县东隅。

⑲宁水桥：即今银溪桥。在衡阳的县东。

⑳国清亭：今为国清寺，又作国庆。穆家洞：今作莫家洞。以上皆在衡阳县东境。

㉑傍塘：今作伴塘，在衡阳县东隅。

㉒岣嵝（gǒu lǒu 苟楼）：衡山诸峰之一，过去曾被认为衡山主峰，因此衡山又名岣嵝山。

㉓杨梅滩：今作杨梅桥，在衡阳县东隅。

㉔望日坳：今作望城坳，在衡阳市北郊。

㉕衡州府：治衡阳，即今湖南衡阳市。

㉖呗（bèi 贝）：梵语“呗匿”的略称，意为佛教所唱的赞偈。呗诵，僧人诵唱经偈。焚修：焚香修道。



【今译】

二十二日　奋力急速地朝山上攀登。从岳庙往西越过将军桥，岳庙的东、西两面都是山涧。往北入山一里，为紫云洞，其实也没有洞，不过是山前面的一条山冈环绕在山口处围成一个山坞罢了。由此上岭一里，从大石头后越过一条山脊。从络丝潭北面走下一岭，又顺着络丝潭上游的山涧走一里，为宝善堂。那里两条山涧水从东西两个山谷中流来，堂前有块大石头如同刀劈的一样，西边那条山涧水环绕石头下边，流出玉板桥，与东边那条山涧水汇合而往南流去。宝善堂隔在两条山涧水中间，它距离岳庙已有五里。从堂后面仍然踩着石磴朝上走一里，又顺西涧东面的山岭平行两里，为半云庵。从庵后渡到涧西边，踏着石阶直往上走两里，攀上一座山峰，为茶庵。又直往上走三里，翻越一座山峰，到半山庵，道路十分陡峻。走了一里多，路南边有个铁佛寺。从寺后踏着石阶往上一里，路两旁尽是些纷乱的细竹。上岭，到丹霞寺。从半山庵、丹霞寺侧面往北朝上走，竹子树木交相衬映，青翠的颜色仿佛要滴落到衣服上。走在竹丛中，听到泉声淙淙。

从半云庵越过山涧后，从未与水流相遇，以为山高没有水了，到此听到水声感到特别愉快。当时一心想登上山顶，经过各寺庙都没有进去。从丹霞寺往上走三里，为湘南寺，又走两里，到南天门。向东平走两里，路岔开。往南走一里，到飞来船和讲经台。转回到原路，又向东朝下走半里，往北越过山脊，再往西北朝上走三里，到达上封寺。上封寺东面有虎跑泉，西面有卓锡泉。

二十三日　在上封寺。

二十四日　在上封寺。

二十五日　在上封寺。

二十六日　天气晴朗。到了观音崖，再次登上祝融会仙桥，从不语崖往西朝下走。八里后，路岔开〔路口南边为茅坪〕。往北走两里，到九龙坪。仍然转回路口，往南走一里，到茅坪。往东南从半山腰中走，四里后渡过纷乱的山涧水，到大坪路岔开〔往东南去的是上南天门的路〕。从西南面的小路直往上走四里，为老龙池，有一池水在岭坳上，不很清澈。僧人的净室大多在岭外。又往西南走，到侧刀峰西面、雷祖峰东面路岔开。往东走两里，登上侧刀峰。从侧刀峰顶上平行两里，走下山顶，所越过的山脊很狭窄。从赤帝峰北面走一里，绕到峰东面，路岔开。于是往南从山坳中向东行，一里，转出天柱峰东面，便往南朝下走。走五里，过了狮子山后与大路交合，于是从岔路往西进入福严寺〔寺中的佛殿已经倾塌，僧人佛鼎打算新建〕，住在明道山房。

二十七日　早晨听到雨声，餐后出发时稍微停了些。从寺西面顺着天柱峰南边走一里，又往西朝上走两里，越过天柱峰分朝南面的山脊，折往北，顺天柱峰西面走一里，登上从西边延伸过来的山脊，便从山脊上往西南行，从这里起就是顺着华盖峰的东面走了。一里，转到华盖峰南面，往西走三里，顺华盖峰西面往北朝下走。这时急风骤雨来临，我撑伞而行。往北越过一小块山间平地，又上了岭，共走一里，折往西从岭脊上行。接连越过三座山脊，或者顺岭北，或者顺岭南，共走三里而又上了岭。从那岭直往上走两里，就是观音峰了。从观音峰北面的树林中行三里，雨才停下来，然而天空中阴霾仍十分浓密。又往西南朝下走一里，见到观音庵，这才知没迷路。又朝下走一里，为罗汉台。有条路从北面山坞中过来，它就是从南沟来的路。从罗汉台又往南朝上走两里，接连越过两座山脊，丛密的树木也没有了，山峰间都

是些茅草。随后越过高高的山顶，往南朝下走一里，见到一座丛木生长的小山，这就是云雾堂。云雾堂中有个老僧人，法号叫东窗，年纪九十八岁，还能和客人同样地起身互行打拱作揖的礼仪。这时雾气稍微散开了些，又往南朝下走一里，见到从东面过来的大路，于是折往西下去，又走一里半到达山涧边，越过山涧上的桥到西面，就是方广寺〔寺的正殿崇祯初年遭灾被毁，三尊佛像现都裸露在雨中〕。大略大岭的南面，石廪峰分出支脉往西延伸下去，成为莲花等山峰；大岭的北面，云雾堂所在山峰的峰顶分出支脉往西延伸下去，成为泉室、天台等山峰。它们夹峙而形成山坞，方广寺就位于山坞中〔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山坞的水口往西过去的地方，峰峦回环交错，很是险要狭窄，也是一处名胜之地〔宋代朱晦庵、张南轩留在寺中的各种遗迹，都毁灭于火灾中〕。寺西面有个洗衲池，补衣石则在山涧旁边。跨过水口桥，就往北上了山，向西北攀登一里半，又平走一里半，见到天台寺。寺中有个僧人叫全撰，是个有名的僧人。当时恰巧他外出了，他的徒弟中立馈赠了我一些最嫩的茶叶。大略泉室峰从西面高顶延伸而来，突起而成为天台峰。天台峰西面垂下一条支脉，它环绕而折向南面，像一条摆动的大尾巴，几乎往东连接着天台峰向南延伸下去的那条支脉。天台峰南面两山间的水流细小，山峡内环绕着一个山坞如同玦玉，这山坞位于高山之上，与方广寺所在的那山坞可称为上下两奇。返回方广寺宿在庆禅和宁禅的房中。

原先，我想从南沟前往罗汉台再到方广寺；等登上古龙池，却往东上了侧刀峰，错转出天柱峰东面；到宿在福严寺时，正好佛鼎禅师凿通道路取木修殿，便又辟开了到罗汉台的路。我这才得以顺着那辟开的路往西行，而且从天柱峰、华盖峰、观音峰、云雾堂所在的山峰到大坳，都是衡山来脉的峰脊，得以一览无遗，实在是心中快意的事。从南沟前往罗汉台，道路也绕，不如径直登上天台峰，这样南岳衡山的优美景致便可以览尽。

二十八日　早晨起来，风雨未停。宁禅、庆禅两位僧人坚决挽留我，我强硬地辞别了他们。庆禅送我到补衲台才与我分别。于是沿山涧往西行，南北两边，山都是光秃秃的，尽生长着些茅草。走五里，才有石崖树木萦绕在溪畔，崖影溪流，上下交相映照。又走二里，溪对岸的前山间，有个山峡自东南面延伸过来，山峡中的水与方广寺来的水

汇合而流往西去。我们向北朝山崖上攀登，山崖下面石头树木更加茂密，山涧水处深谷之中，那深谷中有黑、白、黄三个龙潭，因为谷两边崖壁峻峭陡削，所以路折往上走，这样便只是听到水声而已，不能见到龙潭。随后在山半平行三里，过鹅公嘴，到龙潭寺。此寺在天台峰的西峰下，寺南面为双髻峰。大概天台峰、双髻峰夹峙而往西延伸过来，从而形成了有三个龙潭在其中的那条水流；龙潭北面山上就是寺，寺西面为狮子峰，尖削陡峭，孤峰耸立，天台峰以西的山峰，到此结束；狮子峰南面溪流对岸就是双髻峰的西峰，莲花峰以西的山峰，也到此结束。过了九龙坪，依然从半山中朝前平行，五里后，从狮子峰南面绕到峰西面，下了山又走五里，为马迹桥，衡山西面的山峦这才结束。马迹桥东距龙潭十里，西距湘乡县界四十里，西北距白高三十里，南到衡阳县界孟公坳五里。从马迹桥往南渡过一条山涧，就是从方广寺、九龙坪流往白高去的那条。然后便往东南行，四里到田心。又越过一座小桥，走一里，登上一个低矮的山坳，我当时不知道它是往两县分界处。越过山坳又走五里，有条水流从东北面山间悬崖上倾泻下来，高有几丈，这里是小响水塘，大约这水也是衡山水流的余波。又走二里，有条水流从北面山上悬崖间倾泻下来，这里是大响水塘。水面的宽处超过前面那崖壁上的，但水分成两级折下山峡间，先看见上面的一级，然后见到下面的那级，所以觉得它不如前面崖壁上的那样飞流直下。大响水塘前面就是宁水桥，我向旁人询问桥下的水从何处流来，才知道它是往南从唐夫沙河而流下衡州城草桥。大略从马迹桥南面五里衡阳、衡山两县分界处的孟公坳起，水往北流是从白高流下一殒江，往南流是从沙河流下草桥，因此孟公坳不只是两县的分界，而实际上是衡山往西延伸而来的山脉经过的地方。只是这山坳很平，衡山往西延伸而来的山岭不很高，所以没有觉察到罢了。我这才悟出衡山的来脉不是从南面来，而是从此坳东面耸起为双髻峰，又往东为莲花峰后面的山，又往东耸起为石廪峰，这才分成南北两支，南支为岣嵝、白石等山峰，北支为云雾堂所在的山峰和观音峰，而后耸起为天柱峰。假若不从衡山西面走，必定认为岣嵝峰、白石峰就是它的来脉了。

在宁水桥吃了饭后往南走，五里，经过国清亭，然后越过一座小山岭，为穆家洞。那洞曲折环绕，圆而齐整，水流从洞的东南面绕到东北面，它就是石廪峰西南山峡中的水流；洞周围的山也是环绕盘曲，往东

连接衡山的西面。过洞走二里,又往南翻越一座山岭,走一里,为陶朱下洞,那洞很狭窄,水从洞中直往西流去。道路又向南进入山峡中,走二里,又翻越一座山岭,为陶朱中洞,洞中的水也往西流去。又往南走二里,登上一座山岭,岭坳很狭窄,那地方为陶朱三洞,此洞较宽于前面的两个洞,但不如穆洞那样曲折环绕。走二里,又越过一座山岭,为界江,江水从东南向西北流去。界江的西面为大海岭。溯水往南行一里,登上一个山坳,它也很平,是衡山的山脉又往西延伸为大海岭的那个山坳。山坳北边的水,就是往西北流下唐夫的那条;山坳南边的水,就是往东南流下横口的那条。翻过山坳共走一里,为傍塘,便沿水流往东南行。走五里,为黑山,又走五里,为水口,两山迫近,水流从中间破壁而入,道路则要翻越水流上面的山崖。一里后,水才流出山峡,路也趋平。又走一里,就是横口。傍塘、黑山的水往南流下来,岣嵝峰的水从西南流来,到此处便汇合。从此地向北眺望,岣嵝、白石等众山峰很近,它南距衡州城还有五十里,于是便停下来住宿在旅店中。这一天共行了六十里。



二十九日　早晨起来,大雨如注,于是在泥泞的道路中艰难地行走,边往前走边向后滑。沿溪往南行,越过一座小山岭,为上梨坪。又越过一座小山岭,走五里,为下梨坪,到这里又与溪流相遇。又沿溪往东南朝下走,十里,为杨梅滩,有座石桥南北横架在溪上,溪水从石桥下往东流去,路越过石桥往东南走。走五里进入排冲,又从排冲走五里,向南翻越青山坳。所谓排冲,是一条山冈从谭碧岭往东南延伸到青山后,分为两支,都折向西北,两座山冈中间如同一扇门,它们相夹而形成长长的山坞,山坞中田畴环绕,路顺山坞进去,到了青山山坞便结束了。于是翻过山坳往南走,山坡高低不平,泥浆滑溜,几乎不能立足,衣服里层的棉絮虽然湿透了,也因为疲惫而不觉得寒冷。走十里,下了望日坳,为黄沙湾,蒸江从西南面沿山而来,道路于是顺江往东南朝下走。又走五里为草桥,就到达衡州府城了。去找寻静闻,傍晚在绿竹庵天母殿瑞光禅师处见到了他。赶忙奔到瑞光禅师房中,凑近火烘烤衣服,而衡山古太坪的僧人融止这时已经在瑞光禅师的房中了。这之前,我经过古太坪,上古龙池,在半山中曾到融止的静室问路,融止和他师兄应庵〔双目失明〕苦苦挽留我,我急着告辞而去,到现在他已经先见着静闻,所以静闻知道了我的踪迹。因为融止搀扶着应庵打

算南下返回桂林七星岩，所以经过这地方，而我又与他们相遇，也是一次机缘。

绿竹庵在衡州城北门外华严、松萝等众庵之间。八个庵连接着，各庵都幽静明亮而清洁，僧人诵经的声音相互听得到，它们是藩府焚香修道的地方。大概因为桂王以宗室受封者的身份而乐于行善，所以对于佛教中的事极为努力而不怠。

【原文】

三十日　游城外河街，泞甚。暮，返宿天母殿。

二月初一日　早饭于绿竹庵，以城市泥泞，不若山行。遂东南逾一小岭，至湘江之上。共一里，溯江至蒸水入湘处。隔江即石鼓合江亭。渡江登东岸，东南行，其地陂陀高下，四里，过把膝庵，又二里，逾把膝岭。岭南平畴扩然，望耒水自东南来，直抵湖东寺门，转而北去。湖东寺者，在把膝岭东南三里平畴中，门对耒水，万历末无怀禅师所建，后憨山亦来同栖，有静室在其间。余至，适桂府供斋，为二内官强斋而去。乃西行五里，过木子、石子二小岭，从丁家渡渡江[1]，已在衡城南门外。登崖上回雁峰，峰不甚高，东临湘水，北瞰衡城[2]，俱在足下，雁峰寺笼罩峰上无余隙焉，然多就圮者。又饭于僧之千手观音殿。乃北下街衢，淖泥没胫，一里，入南门，经四牌坊，城中阛阓与城东河市并盛。又一里，经桂府王城东，又一里，至郡衙西，又一里，出北门，遂北登石鼓山。山在临蒸驿之后、武侯庙之东，湘江在其南，蒸江在其北，山由其间度脉，东突成峰，前为禹碑亭，大禹《七十二字碑》在焉。其刻较前所摹望日亭碑差古，而漶漫殊甚[3]，字形与译文亦颇有异者。其后为崇业堂，再上，宣圣殿中峙焉。殿后高阁甚畅，下名回澜堂，上名大观楼。西瞰度脊，平临衡城，与回雁南北相对，蒸、湘夹其左右，近出窗槛之下，惟东面合流处则在其后，不能全括。然三面所凭擥[4]，近而万家烟市，三水帆樯，湘江自南，蒸江自西，耒江自东南。远而岳云岭树，披映层叠，虽书院之宏伟，不及吉安白鹭大观，地则名贤乐育之区，而兼滕王、黄鹤之胜[5]，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讲学之所[6]。非白鹭之所得侔矣。楼后为七贤祠，祠后为生生阁。阁东向，下瞰二江蒸、湘。合流于前，耒水北入于二里外，与大观楼东西易向。盖大观踞山顶，收南北西三面之奇，而此则东尽二水同流之胜者也。又东为合江亭，其址

较下而临流愈近。亭南崖侧,一隙高五尺,如合掌东向,侧肩入,中容二人,是为朱陵洞后门。求所谓"六尺鼓"不可得,亭下濒水有二石如竖碑,岂即遇乱辄鸣者耶? 自登大观楼,正对落照,见黑云衔日,复有雨兆。下楼,践泥泞冒黑过青草桥,东北二里入绿竹庵。晚餐既毕,飓风怒号,达旦甫止,雨复潇潇下矣。

衡州城东面濒湘,通四门,余北西南三面鼎峙,而北为蒸水所夹。其城甚狭,盖南舒而北削云。北城外,则青草桥跨蒸水上,此桥又谓之韩桥,谓昌黎公过而始建者。然文献无征,今人但有草桥之称而已。而石鼓山界其间焉。盖城之南,回雁当其上沔;城之北,石鼓砥其下流,而潇湘循其东面,自城南抵城北,于是一合蒸,始东转西南来,再合耒焉。

蒸水者[7],由湘之西岸入,其发源于邵阳县耶姜山[8],东北流经衡阳北界,会唐夫、衡西三洞诸水,又东流抵望日坳为黄沙湾,出青草桥而合于石鼓东。一名草江,以青草桥故。一名沙江,以黄沙湾故。谓之蒸者,以水气如蒸也。舟由青草桥入,百里而达水福,又八十里而抵长乐。



耒水者,由湘之东岸入,其源发于郴州之耒山,西北流经永兴、耒阳界。又有郴江发源于郴之黄岑山,白豹水发源于永兴之白豹山,资兴水发源于钴铒泉,俱与耒水会。又西抵湖东寺,至耒口而合于回雁塔之南。舟向郴州、宜章者,俱由此入,过岭,下武水,入广之浈江[9]。

来雁塔者,衡州下流第二重水口山也。石鼓从州城东北特起垂江,为第一重;雁塔又峙于蒸水之东、耒水之北,为第二重。其来脉自岣嵝转大海岭,度青山坳,下望日坳,东南为桃花冲,即绿竹、华严诸庵所附丽高下者。又南濒江,即为雁塔,与石鼓夹峙蒸江之左右焉。

衡州之脉,南自回雁峰而北尽于石鼓,盖邵阳、常宁之间迤逦而来,东南界于湘,西北界于蒸,南岳岣嵝诸峰,乃其下流回环之脉,非同条共贯者。徐灵期谓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10],遂以回雁为七十二峰之一,是盖未经孟公坳,不知衡山之起于双髻也。若岳麓诸峰磅礴处,其支委固远矣。

注释

①丁家渡:原作"下家渡",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②北瞰衡城:"北",原作"南",据乾隆本改。四库本作"北瞰郡城"。

③漶(huàn 患)漫:模糊不可辨识。

④掔:通"牵"。

⑤滕王、黄鹤之胜:即滕王阁、黄鹤楼。滕王阁,在江西南昌沿江路赣江东岸,后毁,近年重建。黄鹤楼,原在湖北武昌蛇山上,公元 1884 年毁于火,后另修了一座纯阳楼,规模远不如前,修建长江大桥时,此楼已拆。近年重建。

⑥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韩文公即韩愈(公元 768—824 年),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曾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因上疏劝谏,被贬多次,出为阳山令、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死后谥文,故称韩文公。朱晦庵即朱熹(公元 1130—1200 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曾知南康军,恢复庐山白鹿书院。宋代著名理学家,他的理学对封建社会后期有很大的影响。死后谥文,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张南轩即张栻(公元 1133—1180 年),字敬夫、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人,后迁于衡阳,丞相张浚之子。曾出知严州、袁州、静江府,官至右文殿修撰。南宋著名思想家,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死后谥宣。

⑦蒸水:原作"葵水",据本日记上下文改。今仍称蒸水。

⑧邵阳县:为宝庆府附郭县,即今邵阳市。

⑨武水:又称武溪,今仍称武水,在骑田岭以南,为广东北江源。北江明代称湞(zhēn 贞)江。

⑩岳麓:又称灵麓峰,为衡山七十二峰之一,被认为衡山之足,故称岳麓。即今岳麓山,在长沙市郊,湘江西岸,海拔 297 米。山上名胜古迹甚多,风景如画,长沙全市及湘江可尽收眼底。岳麓书院在山东麓,倚山面水,现在湖南大学内,屋舍尚存。

【今译】

三十日　游览城外的河街,街道上泥浆很深很烂。傍晚时,返回天母殿住宿。

二月初一日　早早地在绿竹庵吃了饭,因为城中街道泥泞,我想不如从山上行。于是往东南翻越一座小山岭,到达湘江边上。共走一里,溯江到了蒸水汇入湘江处〔对岸就是石鼓合江亭〕。渡过江登上东岸,往东南行,那地方山坡高低不平,走四里,经过把膝庵,又走两里,翻过把膝岭。岭南面田畴平坦宽广,举目望去,耒水从东南方流来,直

抵湖东寺门前，折往北流去。湖东寺在把膝岭东南面三里平坦的田野中，寺门对着耒水，它是万历末年无怀禅师建的，后来憨山也到寺中来与无怀一同住留，他有间静室在寺中。我到达寺中时，正遇上桂府施舍斋饭给僧人，他俩被两个宦官强行拉着去吃斋饭了。于是往西行五里，翻过木子、石子两座小山岭，从丁家渡渡过江，这里已经在衡州城南门外。攀着山崖上了回雁峰，这峰不很高，向东临眺湘水，往北俯瞰衡州城，都在脚下，雁峰寺笼罩在峰上，使峰上不再有空隙，然而寺中的殿宇许多处即将坍塌。又在僧人住的千手观音殿吃了饭。这才往北向下朝街道走去，路上污泥淹没到小腿，一里后，进入城南门，经过四牌坊，城中的街道店铺与城东的河市同样繁盛。又走一里，经过桂府王城东面，又走一里，到府衙门西面，又走一里，出了城北门，便往北登上石鼓山。这山在临蒸驿后面、武侯庙东边，湘江在山南面，蒸江在山北面，山脉从两江之间穿越而过，到东面耸成山峰，峰前为禹碑亭，大禹的《七十二字碑》就立在亭中。碑上的刻字比起前面临摹到的望日亭中碑上的字来，略微古一些，但字迹非常模糊，不可辨识，字形和解释的文字也很有一些不相同的。禹碑亭后为崇业堂，再往上走，宣圣殿矗立在中间。殿后面高耸的楼阁非常宽敞舒适，下层名叫回澜堂，上层名叫大观楼。从楼上往西俯瞰石鼓山山脊穿越过去的地方，正好平平地对着衡城，与回雁峰南北相对峙，蒸、湘两江夹在楼的左右两边，江流近得从窗户门槛下流过，只有东面两江合流处在楼的后面，不能全部观览到。然而楼的三面所凭靠的，近处是居住着千万家人的市街，以及三条江流中来往行驶的船只〔湘江从南面来，蒸江从西面来，耒江从东南面来〕，远处却是高山、云彩、峰岭、树木，它们相互遮蔽映衬，层层叠叠，虽然书院的宏伟，不如吉安白鹭书院那样壮观，但却是名士贤达们乐意讲学育才的一个地方，兼有滕王阁、黄鹤楼的优越之处〔它们是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讲授学业的处所〕，不是白鹭书院能够比得上的。这座楼的后面为七贤祠，祠后面为生生阁。阁朝向东，往下俯瞰，两江〔蒸江、湘江〕汇合在阁前，耒水在两江合流处北面二里外汇入，此阁与大观楼的朝向相反，大观楼朝西，此阁朝东。大略地说，大观楼雄踞山顶，囊括了南北西三面的奇观，而此阁却尽收东面两水同流的美景。又往东为合江亭，亭址所在处较为低下而更加临近江流。亭南面石崖边，有条五尺高的缝隙，如同两掌相合而朝向东面，

侧着肩膀进去，里面可以容纳两个人，这是朱陵洞的后门。我寻觅所谓的“六尺鼓”，但没有找到。合江亭下靠近江水边有两块石头如竖立着的两块碑，它们难道就是所说的遇到时世危乱便自动鸣响的那石头吗？登上大观楼时，正对着落日残辉，见太阳隐隐地藏在黑云后边，又出现了要下雨的征兆。下了楼，踩着污泥趁着夜色越过青草桥，往东北走二里进入绿竹庵。吃过晚餐后，飓风怒号，直到天亮才停止，而雨又潇潇地下了起来。

衡州城东面濒临湘江，通着四个门，余下北西南三面如鼎一样并峙，而北面被蒸水夹着。城很狭窄，大体上南部较宽展而北部窄削。北城外，青草桥横架在蒸水上〔此桥又称为韩桥，说是昌黎先生经过此处而建立的。然而图书文籍中找不到证明，今人只有草桥的称呼而已〕，而石鼓山隔在北城与青草桥之间。城南面，回雁峰耸立在湘水岸上，城北面，石鼓山屹立在它的下游，而潇湘水顺回雁峰东面，从城南流抵城北，到城北后首先汇合蒸水，才从东面折向西南来，再汇合耒水。

蒸水从湘江西岸汇入湘江。它发源于邵阳县耶姜山，往东北流经衡阳县北界，汇合唐夫以及衡山西面的三个洞等处来的水，又往东流抵望日坳，形成黄沙湾，然后流出青草桥而与湘江汇合在石鼓山东面。它一个名称叫草江〔因流经青草桥的缘故〕，又有一个名称叫沙江〔因流经黄沙湾的缘故〕，而称之为蒸江，是因为水流中的水气如蒸气般缭绕上升。船从青草桥进入江中，航行一百里便到达水福，又航行八十里而抵达长乐。

耒水从湘江的东岸汇入湘江。它发源于郴州的耒山，往西北流经永兴、耒阳两县界。又有条郴江发源于郴州的黄岑山，一条白豹水发源于永兴县的白豹山，一条资兴水发源于钴鉧泉，它们都与耒水汇合。又折往西流抵湖东寺，到耒口与湘江汇合在回雁塔的南面。到郴州、宜章县去的船，都从汇流处入水。越过山岭，下到武水中，顺武水进入广东的浈江。

来雁塔山是衡州城水流下游第二重水口处的山。石鼓山从州城东北孤零零耸起，垂立在江边，为第一重；雁塔山又耸立在蒸水的东面、耒水的北面，为第二重。它的来脉从岣嵝峰折向大海岭，越青山坳，下望日坳，往东南延伸为桃花冲〔即绿竹、华严等各

庵依地势高低列置在其间的那个山冲〕。又往南延伸到江边，便是雁塔山，它与石鼓山夹峙在蒸江的左右两边。

衡州府城的山脉，南边从回雁峰开始，北边到石鼓山结束，它大概从邵阳县、常宁县之间曲折连绵而来，东南以湘江为界，西北以蒸江为界，南岳的岣嵝等山峰，是它的尾部曲折环绕的山脉，与它不是共同贯通的一条。徐灵期说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峰为首，岳麓山为尾，这样便将回雁峰视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这大概是因为没有从孟公坳走过，不知道衡山起自于双髻峰的缘故。至于岳麓等广阔无边的各处山峰，因为是衡山支脉的末尾，固然延伸得很远了。

【原文】

初二日　早起，欲入城，并游城南花药山。雨势不止，遂返天母庵。庵在修竹中，有乔松一株当户，其外层冈回绕，竹树森郁，俱在窗槛之下，前池浸绿，仰色垂痕，后坂帏红，桃花吐艳。原名桃花冲。风雨中春光忽逗，而泥屐未周，不能无开云之望。下午，滂沱弥甚，乃拥炉瀹茗，兀坐竟日。



初三日　寒甚，而地泞天阴，顾仆病作，仍拥炉庵中，作《上封寺募文》。中夜风声复作，达旦仍(未)止雨。

初四日　雨，拥炉庵中，作完初上人《白石山精舍引》。

初五日　峭寒，酿雨。令顾仆往河街城东濒湘之街，市肆所集。觅永州船，余拥炉书《上封疏》《精舍引》，作《书怀诗》呈瑞光。

初六日　雨止，泞甚。入城拜乡人金祥甫，因出河街。抵暮返，雨复霏霏。金乃江城金斗垣子[①]，随桂府分封至此。其弟以荆溪壶开肆东华门府墙下[②]。

初七日　上午开霁。静闻同顾仆复往河街更定永州舡。余先循庵东入桂花园。乃桂府新构庆桂堂地[③]，为赏桂之所。前列丹桂三株，皆耸干参天，接荫蔽日。其北宝珠茶五株，虽不及桂之高大，亦郁森殊匹。又东为桃花源。西自华严、天母二庵来，南北俱高岗夹峙，中层叠为池，池两旁依冈分坞，皆梵宫绀宇[④]，诸藩阁亭榭[⑤]，错出其间。桃花源之上即桃花冲，乃岭坳也。其南之最高处新结两亭，一曰停云，又曰望江，一曰望湖，在无忧庵后修竹间。时登眺已久，乃还饭绿竹庵。复

与完初再上停云，从其北逾桃花冲坳，其东冈夹成池，越池而上，即来雁塔矣。塔前为双练堂，西对石鼓，返眺蒸、湘交会，亦甚胜也。塔之南，下临湘江，有巨楼可凭眺，惜已倾圮。楼之东即为耒江北入之口，时日光已晶朗，岳云江树，尽献真形。乃趣完初觅守塔僧[6]，开扃而登塔，历五层。四眺诸峰，北惟衡岳最高，其次则西之雨母山，又次则西北之大海岭，其余皆冈陇高下，无甚峥嵘，而东南二方，固豁然无际矣。湘水自回雁北注城东，至石鼓合蒸，遂东转，经塔下，东合耒水北去，三水曲折，不及长江一望无尽，而纡回殊足恋也。眺望久之，恐静闻觅舟已还，遂归询之，则舟之行尚在二日后也。是日颇见日影山光，入更复雨。

按雨母山在府城西一百里，乃回雁与衡城来脉，兹望之若四五十里外者，岂非雨母，乃伊山耶？恐伊山又无此峻耳。志曰："伊山在府西三十五里，乃桓伊读书处[7]。"而雨母则大舜巡狩所经，亦云云阜。余苦久雨，望之不胜曲水之想[8]。

初八日　晨起雨歇，抵午有日光，遂入城，经桂府前[9]。府在城之中，圆亘城半，朱垣碧瓦，新丽殊甚。前坊标曰"夹铺亲潢"，正门曰"端礼"。前峙二狮，其色纯白，云来自耒河内百里。其地初无此石，建府时忽开得二石笋，俱高丈五，莹白如一，遂以为狮云。仍出南门，一里，由回雁之麓又西一里，入花药山。山不甚高，即回雁之西转回环而下府城者。诸峰如展翅舒翼，四拱成坞，寺当其中，若在围城之内，弘敞为一方之冠。盖城北之桃花冲，俱静室星联，而城南之花药山，则丛林独峙者也。寺名报恩光孝禅寺。寺后悬级直上，山顶为紫云宫，则道院也。其地高耸，可以四眺。还寺，遇锡僧觉空，兴道人。其来后余，而先至此。因少憩方丈，观宋徽宗弟表文。其弟法名琼俊，弃玉牒而游云水。时知府卢景魁之子移酌入寺，为琼俊所辱，卢收之狱中，潜书此表，令狱卒王祐入奏，徽宗为之斩景魁而官王祐。其表文与徽宗之御札如此，寺僧以为宗门一盛事。然表中称衡州为邢州，御札斩景魁，即改邢为衡，且以王祐为衡守。其说甚俚[10]，恐寺中捏造而成，非当时之实迹也。出寺，由城西过大西门、小西门，城外俱巨塘环绕，阛阓连络[11]。共七里，东北过草桥，又二里，入绿竹庵，已薄暮矣。是日雨已霁，迨中夜，雨声复作潺潺，达旦而不止。

初九日　雨势不止，促静闻与顾仆移行李舟中，而余坐待庵中。

将午，雨中别瑞光，过草桥，循城东过瞻岳、潇湘、柴埠三门，入舟。候同舟者，因复入城，市鱼肉笋米诸物。大鱼每二三月水至衡山县放子，土人俱于城东江岸以布兜围其沫，养为鱼苗，以大艑贩至各省⑫，皆其地所产也。过午出城，则舟以下客移他所矣。与顾仆携物匍匐雨中，循江而上，过铁楼及回雁峰下，泊舟已尽而竟不得舟。乃觅小舟，顺流复觅而下，得之于铁楼外。盖静闻先守视于舟，舟移既不为阻，舟泊复不为觇，听我辈之呼棹而过，杂众舟中竟不一应，遂致往返也。是日雨不止，舟亦泊不行。

注释

①江城：霞客故乡江阴的别称。

②荆溪壶：江苏宜兴烧造的陶壶，为饮茶最好的茶具。宜兴的紫砂陶器，今仍著名。

③构：建造。



④梵（fàn 饭）：为"梵摩"的省称，意即清净、寂静。原为婆罗门教用语，被佛教沿用来称呼与佛教有关的事物。梵宫即佛教寺庙。绀（gàn 干）：深青带红的颜色。绀宇：佛寺的别称。

⑤藩（fān 帆）：封建王朝分封在各地的诸王。阉（yān 淹）：宦官。

⑥趣（cù 促）：催促。

⑦桓伊：东晋谯国铚县人（今安徽宿县西南），字叔夏，小字子野，一作野王。前秦苻坚南下时，他与谢玄、谢琰大破秦军于淝水，稳定了东晋的偏安局面。后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

⑧曲水之想：古代风俗于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就水滨宴饮，举行仪式，认为可除灾去邪。魏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后人因引水环曲成渠，流觞取饮，相与为乐，称为曲水。

⑨桂：即桂端王朱常瀛。《游记》中亦称"桂藩"、"桂王"。为明神宗庶七子，1601 年封王，1627 年就藩衡州府。1643 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下衡州，朱常瀛由永州入广西，寄居苍梧，第二年死。

⑩俚（lǐ 里）：鄙俗。

⑪阛（huán 环）：市区的墙。阓（huì 会）：市区的门。通常用阛阓指市区的街道和店铺。

⑫艑（biàn 便）：扁舟，形扁而浅的船。

【今译】

初二日　早晨起来，想进城去，并游览城南的花药山，因为雨势不

止，便返回天母庵。此庵在修竹丛中，对着庵门有一棵高大的松树，庵外层层山冈曲折环绕，翠竹绿树丛生繁茂，这一切都近在窗户门槛之下。庵前的池塘中浸染着绿色，仰看是青翠的山色，俯视是枝叶花草倒映在水波中的痕印；庵后山坡上一片缨红，桃花争相吐艳〔这地方原名桃花冲〕。风雨中忽然春光如此惹人，而我沾带泥浆的足迹还未能遍游周围地方，这就令我不能没有云开雾散天气放晴的期望。下午，雨下得更大，于是围着火炉煮茶喝，终日坐着不动。

初三日　天气很寒冷，地上泥泞并且天阴，顾仆又发病，于是仍旧围着火炉坐在庵中，写作《上封寺募文》。半夜时风声又起，到天亮雨仍未停止。

初四日　天下着雨，围着火炉坐在庵中，为完初上人写作《白石山精舍引》。

初五日　天气严寒，天空中酝酿着一场雨。叫顾仆到河街〔城东濒临湘江的一条街道，是店铺集中的地方〕寻找去永州府的船只，我围坐在火炉旁书写《上封疏》《精舍引》，并作了《书怀诗》呈送给瑞光。

初六日　雨停了，但地上泥泞得很。进城去拜会家乡人金祥甫，顺便出城到了河街。傍晚返回庵中，雨又大下了起来〔金祥甫是江阴人金斗垣的儿子，随同桂府被分封到此地。他弟弟开了个专门卖荆溪壶的店铺，在东华门府墙下〕。

初七日　上午云开雾散天气转晴。静闻和顾仆又到河街再次预定去永州府的船。我先顺着庵往东进到桂花园〔这园是桂府新近营建的庆桂堂的属地，为赏桂的处所〕。园中前面排列着三棵丹桂，棵棵都是枝干高耸入云空，遮天蔽日。北面有五棵宝珠茶，它们虽不如桂树那样高大，但也葱郁繁茂，极少有比得上的。又往东为桃花源。从西面华严、天母庵过来，南北都是高高的山冈夹峙，中间是一个个高低错落的池塘，池塘两旁依山冈之势分别形成一条条山坞，山坞中都是佛寺，藩王以及众宦官们的亭阁台榭，错落点布在其间。桃花源上面就是桃花冲，它是一个岭坳。它南面的最高处新建有两个亭子，一个叫停云亭，又叫望江亭，另一个叫望湖亭，位于无忧庵后面的修竹丛中。当时登上亭子眺望已久，便返回绿竹庵中吃饭。饭后又与完初再次登上停云亭，从亭北面越过桃花冲坳，坳东面山冈夹峙形成池塘，越过池塘往上走，就是来雁塔了。塔前面为双练堂，西面对着石鼓山，从此处

回首眺望蒸江、湘江交汇的图景，也非常壮美。塔的南边，下临湘江，那里有座巨大的楼，可以登上去居高眺远，可惜那楼已经倾塌。楼的东面就是耒江往北汇入湘江的江口，当时日光已经很明朗，山岳、云彩、江流、树木，全都显现出了真实形态。于是催促完初寻找到守塔的僧人，开了塔门，朝塔上攀登，共爬了五层。从塔上向四处眺望众山峰，只有北面的衡岳最高，其次是西面的雨母山，再次是西北面的大海岭，其余都是些高低起伏的山冈山坡，没有什么高峻的峰峦，因而东南两方，自然就广阔无边了。湘水从回雁峰下往北流到城东，到石鼓山汇合蒸水，便折向东，流经塔下，往东汇合耒水而向北流去，这三条水流蜿蜒曲折，不如长江那样直泻而去一望无际，然而迂回绕流的情景很值得依恋。眺望了许久，恐怕静闻他们去找船已经回来，便返回庵中，向他们询问，得知开船的日期还在两天后。这天见到了几次太阳的影子和许多山中的景致，但进入庵中后又下起了雨。

按文献记载，雨母山在衡州府城西面一百里，是回雁峰与衡州城山脉的来脉，现望过去像是在四五十里以外的那山，难道不是雨母山，而是伊山吗？恐怕伊山又没有这样峻峭〔志书上记载道："伊山在府城西面三十五里，是桓伊读书的地方。"而雨母山是大舜巡视天下时经过的山，也叫云阜山。苦于较长时间以来雨水不断，望着雨母山，我不再有曲水的希冀〕。

初八日　早晨起来，雨停了，到中午有了阳光，于是进入城中，从桂府前面经过。桂府在衡州府城内，呈圆形横贯在府城的半中间，红墙碧瓦，极其新整壮丽。前面的牌坊上标着"夹辅亲潢"，正门叫"端礼"门。府门前屹立着一对石狮子，颜色纯白，据说原石来自百里外的耒河中。那地方原先没有此种石头，建府时忽然开挖得两根石笋，都是一丈五尺高，光亮洁白如同一体，于是便用来雕刻成石狮。仍旧出了城南门，走一里，然后从回雁峰麓又往西一里，进入花药山中。这山不很高，它就是回雁峰折向西又曲折环绕而向府城延伸下去的那山。众峰如同展翅舒翼，四面环拱围成山坞，寺坐落在山坞中，如处在四周有防守的城内，寺的弘大宽敞是这地方中的第一。城北的桃花冲中，都是静室，如繁星点缀；而城南的花药山中，却是一寺独耸而众僧聚居。寺名叫报恩光孝禅寺。寺后面，悬空的石阶路直通向上，山顶为紫云宫，是个道院。那里地势高耸，可以眺望四方。回到寺内，遇到无

锡县僧人觉空〔他是兴道人〕，他比我后来，却先到达此处。于是在方丈中稍事休息，观看宋徽宗弟弟的一个奏表。宋徽宗的弟弟法名叫琼俊，他抛弃皇族的身份而云游四方。他在此寺时，知州卢景魁的儿子将酒席搬到寺中来吃，被他侮辱，于是卢景魁把他逮进狱中，他暗中写了这个奏表，叫狱卒王祐上奏朝廷，徽宗为此斩了卢景魁而给王祐加官。琼俊的奏表与徽宗的亲笔批文反映的就是这件事，寺中僧人将它视为佛教禅宗的一件盛事。然而奏表中称衡州为邢州，徽宗斩卢景魁的批文中，就把“邢”改为“衡”，而且任命王祐为衡州知州。奏表中的文词很是不雅，恐怕是寺中僧人捏造成的，不是当时的实际事实。出了寺，从城西走，路过大西门、小西门，城外到处都是大池塘环绕，街市相连。共走七里，往东北跨过草桥，又走二里，回到绿竹庵中，已经傍晚了。这一日白天雨已经停了，到半夜，雨声又潺潺作响，到天明也不停止。

初九日　雨势不止，催促静闻与顾仆将行李搬到船中，而我坐在庵中等待。将近午时，在雨中辞别了瑞光，越过草桥，顺城东经过瞻岳、潇湘、柴埠三门，进入船中。因等候同船的其他乘客，于是重新入城，购买鱼、肉、笋、米等各种物品〔大鱼每年二三月顺水游到衡山县境内繁殖，当地人都到城东江岸用布兜围起鱼吐出的唾液，养成鱼苗，人们用形扁而浅的大船贩到各省去卖的都是这地方产的〕。过了中午出城来到江边，却发现船因为下乘客移往别处去了。与顾仆携带着物件，在雨中竭力寻找船只，我们顺江而上，经过铁楼以及回雁峰下，已经到达所有停泊船只的尽头，然而竟然没有找到我们所搭乘的那船。于是找了只小船坐着，顺流而下又找回来，最后在铁楼外找到。静闻原先在船中看守时，船移动地方他既不阻止，停泊后又不看看外面的动静，听凭我俩在小船上呼喊而过，混杂的众多船只中竟没有一声应答，这便使得我俩来回找寻。这天雨不停，船也停泊着不起航。

【原文】

初十日　夜雨达旦。初涉潇湘，遂得身历此景，亦不以为恶。上午，雨渐止。迨暮，客至，雨散始解维。五里，泊于水府庙之下。

十一日　五更复闻雨声，天明渐霁。二十五里，南上钩栏滩，衡南首滩也，江深流缩，势不甚汹涌。转而西，又五里为东阳渡[①]，其北岸为

琉璃厂，乃桂府烧造之窑也。又西二十里为车江[2]，或作汉江。其北数里外即云母山。乃折而东南行，十里为云集潭，有小山在东岸。已复南转，十里为新塘站。旧有驿，今废。又六里，泊于新塘站上流之对涯。同舟者为衡郡艾行可、石瑶庭，艾为桂府礼生[3]，而石本苏人，居此已三代矣。其时日有余照，而其处止有谷舟二只，遂依之泊。已而，同上水者又五六舟，亦随泊焉。其涯上本无村落，余念石与前舱所搭徽人俱惯游江湖，而艾又本郡人，其行止余可无参与，乃听其泊。迨暮，月色颇明。余念入春以来尚未见月，及入舟前晚，则潇湘夜雨，此夕则湘浦月明，两夕之间，各擅一胜，为之跃然。已而忽闻岸上涯边有啼号声，若幼童，又若妇女，更余不止。众舟寂然，皆不敢问。余闻之不能寐，枕上方作诗怜之，有"箫管孤舟悲赤壁，琵琶两袖湿青衫"之句，又有"滩惊回雁天方一，月叫杜鹃更已三"等句。然亦止虑有诈局，俟怜而纳之，即有尾其后以挟诈者，不虞其为盗也。迨二鼓，静闻心不能忍，因小解涉水登岸，静闻戒律甚严，一吐一解，必俟登涯，不入于水。呼而诘之，则童子也，年十四五，尚未受全发，诡言出王阉之门，年甫十二，王善酗酒，操大杖，故欲走避。静闻劝其归，且厚抚之，彼竟卧涯侧。比静闻登舟未久，则群盗喊杀入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余时未寐，急从卧板下取匣中游资移之。越艾舱，欲从舟尾赴水，而舟尾贼方挥剑斫尾门，不得出，乃力掀篷隙，莽投之江中，复走卧处，觅衣披之。静闻、顾仆与艾、石主仆，或赤身，或拥被，俱逼聚一处。贼前从中舱，后破后门，前后刀戟乱戳，无不以赤体受之者。余念必为盗执，所持细衣不便[4]，乃并弃之。各跪而请命，贼戳不已，遂一涌掀篷入水。入水余最后，足为竹纤所绊，竟同篷倒翻而下，首先及江底，耳鼻灌水一口，急踊而起。幸水浅止及腰，乃逆流行江中，得邻舟间避而至，遂跃入其中。时水浸寒甚，邻客以舟人被盖余，而卧其舟，溯流而上三四里，泊于香炉山，盖已隔江矣。还望所劫舟，火光赫然，群盗齐喊一声为号而去。已而同泊诸舟俱移泊而来，有言南京相公身被四创者，余闻之暗笑其言之妄。且幸乱刃交戟之下，赤身其间，独一创不及，此实天幸。惟静闻、顾奴不知其处，然亦以为一滚入水，得免虎口，资囊可无计矣。但张侯宗琏所著《南程续记》一帙[5]，乃其手笔，其家珍藏二百余年，而一入余手，遂罹此厄，能不抚膺[6]！其时舟人父子亦俱被戳，哀号于邻舟。他舟又有石瑶庭及艾仆与顾仆，俱为盗戳，赤身而来，与余同被

卧，始知所谓被四创者，乃余仆也。前舱五徽人俱木客，亦有二人在邻舟，其三人不知何处。而余舱尚不见静闻，后舱则艾行可与其友曾姓者，亦无问处。余时卧稠人中，顾仆呻吟甚，余念行囊虽焚劫无遗，而所投匣资或在江底可觅。但恐天明为见者取去，欲昧爽即行，而身无寸丝，何以就岸。是晚初月甚明，及盗至，已阴云四布，迨晓，雨复霏霏。

十二日　邻舟客戴姓者，甚怜余，从身分里衣、单裤各一以畀余。余周身无一物，摸髻中犹存银耳挖一事，余素不用髻簪，此行到吴门，念二十年前从闽返钱塘江浒[7]，腰缠已尽[8]，得髻中簪一枝，夹其半酬饭，以其半觅舆，乃达昭庆金心月房。此行因换耳挖一事，一以绾发，一以备不时之需。及此堕江，幸有此物，发得不散，艾行可披发而行，遂至不救。一物虽微，亦天也。遂以酬之，匆匆问其姓名而别。时顾仆赤身无蔽，余乃以所畀裤与之，而自著其里衣，然仅及腰而止。旁舟子又以衲一幅畀予，用蔽其前，乃登涯。涯犹在湘之北东岸，乃循岸北行。时同登者余及顾仆，石与艾仆并二徽客，共六人一行，俱若囚鬼。晓风砭骨，砂砾裂足，行不能前，止不能已。四里，天渐明，望所焚劫舟在隔江，上下诸舟，见诸人形状，俱不肯渡，哀号再三，无有信者。艾仆隔江呼其主，余隔江呼静闻，徽人亦呼其侣，各各相呼，无一能应。已而闻有呼予者，予知为静闻也，心窃喜曰："吾三人俱生矣。"亟欲与静闻遇。隔江土人以舟来渡余，及焚舟，望见静闻，益喜甚。于是入水而行，先觅所投竹匣。静闻望而问其故，遥谓余曰："匣在此，匣中之资已乌有矣。手摹《禹碑》及《衡州统志》犹未沾濡也。"及登岸，见静闻。焚舟中衣被竹笈犹救数件，守之沙岸之侧，怜余寒，急脱身衣以衣余。复救得余一裤一袜，俱火伤水湿，乃益取焚余炽火以炙之。其时徽客五人俱在，艾氏四人，二友一仆虽伤亦在，独艾行可竟无踪迹。其友、仆乞土人分舟沿流捱觅，余辈炙衣沙上，以候其音。时饥甚，锅具焚没无余，静闻没水取得一铁铫[9]，复没水取湿米，先取干米数斗，俱为艾仆取去。煮粥遍食诸难者，而后自食。迨下午，不得艾消息，徽人先附舟返衡，余同石、曾、艾仆亦得土人舟同还衡州。余意犹妄意艾先归也。土舟颇大，而操者一人，虽顺流行，不能达二十余里，至汉江已薄暮。二十里至东阳渡，已深夜。时月色再明，乘月行三十里，抵铁楼门，已五鼓矣。艾使先返，问艾竟杳然也。

先是，静闻见余辈赤身下水，彼念经笈在篷侧，遂留，舍命乞哀，贼为之置经。及破余竹撞，见撞中俱书，悉倾弃舟底。静闻复哀求拾取，仍置破撞中，盗亦不禁。撞中乃《一统志》诸书，及文湛持、黄石斋、钱牧斋与余诸手柬，并余自著日记诸游稿。惟与刘愚公书稿失去。继开余皮厢[10]，见中有尺头，即阖置袋中携去。此厢中有眉公与丽江木公叙稿，及弘辨、安仁诸书，与苍梧道顾东曙辈家书共数十通，又有张公宗琏所著《南程续记》，乃宣德初张侯特使广东时手书，其族人珍藏二百余年，予苦求得之。外以庄定山、陈白沙字裹之，亦置书中。静闻不及知，亦不暇乞，俱为携去，不知弃置何所，真可惜也。又取余皮挂厢，中有家藏《晴山贴》六本，铁针、锡瓶、陈用卿壶，俱重物，盗入手不开，亟取袋中。破予大笥[11]，取果饼俱投舡底，而曹能始《名胜志》三本、《云南志》四本及《游记》合刻十本，俱焚讫。其艾舱诸物，亦多焚弃。独石瑶庭一竹笈竟未开[12]。贼濒行，辄放火后舱。时静闻正留其侧，俟其去，即为扑灭，而余舱口亦火起，静闻复入江取水浇之。贼闻水声，以为有人也，及见静闻，戳两创而去，而火已不可救。时诸舟俱遥避，而两谷舟犹在，呼之，彼反移远。静闻乃入江取所堕篷作筏，亟携经笈并余烬余诸物，渡至谷舟；冒火再入取艾衣、被、书、米及石瑶庭竹笈，又置篷上，再渡谷舟；及第三次，则舟已沉矣。静闻从水底取得湿衣三四件，仍渡谷舟，而谷（舟）乘黑暗匿细衣等物，止存布衣布被而已。静闻乃重移置沙上，谷舟亦开去。及守余辈渡江，石与艾仆见所救物，悉各认去。静闻因谓石曰："悉是君物乎？"石遂大诟静闻，谓："众人疑尔登涯引盗。谓讯哭童也。汝真不良，欲掩我之箧。"不知静闻为彼冒刃、冒寒、冒火、冒水，守护此箧，以待主者，彼不为德，而反诟之。盗犹怜僧，彼更胜盗哉矣，人之无良如此！



注释

①东阳渡：今名同，在衡阳市南境，湘江东岸。

②车江：今名同，在衡南县中部，湘江西岸。

③礼生：祭祀时赞礼司仪的执事。

④细：同"绸"。细为大丝抽缯，粗茧织成，而绸织得细密。

⑤帙（zhì 至）：用布帛制成的包书的套子，因称书一套为一帙。

⑥罹（lí 离）：遭遇不幸的事。膺（yīng 英）：胸。抚膺：气愤。

⑦浒(hǔ 虎):水边。
⑧腰缠:随身携带的财物。
⑨铫(diào 调):一种熬东西用的有柄有流的小锅。
⑩厢:同"箱"。
⑪笥(sì 伺):装饭食或衣物的竹器,方的称笥,圆的称箪。
⑫笈(jí 及):书箱。

【今译】

初十日　雨通宵达旦下个不停。初入潇湘江中,便得以身历此景,也不以为是坏事。上午,雨渐渐停下来。到傍晚,所等的同船乘客来到,雨散去,这才解开船缆开船。行五里,停泊在水府庙的下边。

十一日　五更时又听到雨声,天亮后雨渐渐停下来。行二十五里,往南上了钩栏滩,它是衡州府城南面湘江上的第一滩,到这里江流变深,水面变窄,水势不很汹涌。折往西,又行五里为东阳渡,它的北岸为琉璃厂,是桂府烧造各种器皿的窑子。又往西行二十里为车江(或写作汉江)。它北面几里以外就是云母山。而后就折往东南,行十里为云集潭,有座小山在潭东岸上。随后又转往南,行十里为新塘站〔先前有驿站,如今已废弃〕。又行六里,停泊在新塘站上游对岸。同船的为衡州府的艾行可、石瑶庭,姓艾的是桂府祭祀时赞礼司仪的执事,而姓石的本是苏州府人,移居此地已经三代了。当时太阳还有余辉,而那地方只有两只载谷的船,于是靠拢上去停泊在一起。不久后,同是向上游航行的船又有五六条,也跟着在那里停泊下来。停泊处的岸上本无村落,但我想姓石的与前舱中搭乘的徽州府人都惯游江湖,而姓艾的又是本府人,或走或停我可以不过问干预,于是听凭船只停泊下来。等到太阳落山后,天空中月色很明亮。我回想起入春以来还未见到月亮,到前天晚上登船,潇湘江下了一夜的雨,今夜却是湘江岸边明月照耀,两夜之间,各欣赏一种江上的优美夜景,于是心中不禁为此感到愉悦。旋即忽然听到江岸边有啼哭声,像是幼童,又像是妇女,哭了一更多还未停止。众船中静悄悄的,都不敢随便询问。我听着哭声不能安睡,便在枕头上作了一首诗表达怜悯之情,诗中有"孤单单的小船上竹箫吹起赤壁的悲歌,凄楚的琵琶声令人哭湿了青衫和两袖"这样的句子,又有"险滩惊起回雁正当一更天,月下杜鹃啼叫已过半夜

时"等句子。然而我也只是考虑怕会有骗人的圈套,待船上的人可怜他而收纳、理会他时,便有尾随其后挟持诈骗的人到来,没有料想到他是盗贼。到两更时,静闻心中不能抑制住怜悯的心情,于是乘涉水登岸小解的机会〔静闻对教中的戒律遵守得很严,吐痰及解大、小便等,一定等到上岸,从不在水中进行〕,招呼询问那啼哭的人,发现是个童子,年龄十四五岁,还没有留全发,欺诈说他是王宦官门下的人,年纪才十二,因为王宦官善酗酒,常拿重棍责罚他,因此想逃跑。静闻劝他回去,并且用好言抚慰他,而他竟然躺卧在岸边不动。等静闻登上船不久,就见一群盗贼喊叫着冲入船中,火把刀剑交错密集地落下。我当时还未睡,急忙从铺板下取出匣子中装着的旅费,转移到其他地方。我越过艾行可所在的那舱,想从船尾投入水中,而那里盗贼正挥剑砍着船尾的门,不能出去,于是用力掀起船篷,露出缝隙,莽撞地将匣子投到江中,又跑回睡卧处,找了衣服披在身上。静闻、顾仆和艾行可、石瑶庭以及他俩的仆人,或光着身,或裹着被子,都被逼到一起。船头的盗贼从中舱向后;船后的盗贼砍开船的后门往前,前后刀戟乱刺,船上的人无不是赤身露体地挨着。我想我必定要被盗贼抓住,所拿着的绸子衣服不便于行动,于是通通丢弃。大家个个跪在盗贼前请求保全性命,盗贼却砍戳个不停,于是大家一涌而起,掀起船篷跳入水中。我是最后一个入水,脚被竹船索绊着,竟然同船篷一起倒翻下去,头先触着江底,耳鼻都灌了水,才迅急向上浮起。幸好水浅,只到腰部,于是逆流从江中走,见到一只邻船为避开盗贼开了过来,便跃入那船中。当时水浸得我全身异常寒冷,那船上的一个乘客将船夫的被子盖在我身上,我便躺在船中。船逆流而上行了三四里,停泊在香炉山下,这里已经是湘江的另一岸了。回身望去,那只被抢劫的船,火光大起,众盗贼齐声喊叫一声作为信号,就离去了。随即,先前一同停泊的各船都移到香炉山下来停泊,船中有人说南京的读书人身上被刺伤四处,我听了暗笑那人所说之话的虚妄。幸运的是我赤身躲在乱刀棍剑下,竟没有被伤,这实在是天幸!只是不知道静闻、顾仆在何处,也以为他们一滚入水中,就能免于虎口,至于钱财就可不去计较了。只是张侯宗琏所著的一套《南程续记》,是他的手迹,他家珍藏了两百多年,而一到我手中,便遭此等厄运,怎能不痛惜!当时船夫父子俩也都被刺伤,在邻船上哀号着。另一只船上又有石瑶庭、艾行可的仆人与顾仆,他们

都被盗贼刺伤，光着身体来到我的船上，与我同盖一床被子躺卧，我这才知道所说的被弄伤四处的是我的仆人。原所乘那只船前舱中的五个徽州府人都是做木活的，他们中也有两个在邻船上，其余三人不知在哪里。而我那个舱中还不见静闻，后舱中则是艾行可与他的一个姓曾的朋友，也没有打听的地方。我当时躺在众人中，顾仆呻吟得很厉害，我心想行李袋虽然被焚烧抢劫得什么都不剩了，而投到江中的匣子装着的旅游费用或许在江底可以找到。只恐怕天亮后被见到的人拿了去，想黎明就前往寻找，但身上无寸丝遮掩，何以上岸？这天晚上，起初月亮很明，等盗贼来时，已经阴云四布，到天亮时，雨又霏霏地下了起来。

十二日　邻船一个姓戴的客人，很同情我，从他身上分出内衣、单层裤子各一样给了我。我全身没有一件物品，摸摸发髻中还存有一个银耳挖，〔我向来不用髻簪，此次旅行到达苏州时，想起二十年前从福建返回到钱塘江边，随身携带的财物已经用完，从发髻中摸到一支簪，剪下一半付了饭钱，用另一半雇了一乘轿子，才到达昭庆寺金心月房。于是此次旅行换了一个耳挖，一是用来盘束头发，一是用以防备随时的需要。到此次落入江中，幸亏有这耳挖，头发得以不散开。艾行可披发而行，以至于无救。一件物品虽然微小，也会成为性命赖以保全的东西啊！〕便用它来酬谢了他，然后匆匆问了他的姓名就告别了。当时顾仆光着身没有一点衣物遮蔽，我便把姓戴的所给的裤子给了他，而自己穿着那件内衣，然而那内衣仅到腰间。旁边一只船的船夫又将一块补过补丁的布给了我，我用它遮着前面，就朝岸上登去。所登之处仍然在湘江的东北岸上，于是沿岸往北行。当时一同登岸的有我和顾仆、石瑶庭和艾行可的仆人以及两个徽州府人，一行共六人，个个都像是囚犯鬼怪。拂晓的风寒冷刺骨，碎石子划破了脚板，往前不能走，想停下又不能。走了四里，天渐渐亮开，望见那只被焚烧抢劫的船在江对面，上上下下的众多船只，看到我们这一行人的形状，都不肯为我们摆渡，再三哀求哭喊，都没有相信的。艾行可的仆人隔着江呼叫他的主人，我隔着江呼喊静闻，徽州府人也呼喊着他们的同伴，众人各各相呼，没人一声应答。旋即听到有喊我的，我知道是静闻，心中暗喜道："我三人都还活着。"于是急着想与静闻相会。江对面的一个当地人将船划过来接我，到被焚毁的船边，望见了静闻，更加欢喜得不得

了。我从那只船的残骸处入水而行，先寻找投入江中的竹匣子。静闻望见后问我为何如此，然后远远地对我说："匣子在这里，但匣中的钱物已经没有了。你亲手临摹的《禹碑》以及《衡州统志》还没有沾湿。"等登上岸，见到静闻。他从被烧的船中还救得衣服、被子、竹书箱等几件物品，守在沙岸边。他怜惜我寒冷，急忙脱下身上的衣服给我穿上；又救得我的一条裤子一双袜子，都被火烧被水浸湿了，于是再取了些那船上仍燃烧得很旺的残火来烘烤被子、袜子。到这时，徽州府的五个乘客都在了，艾行可一行四人中，他的两个友人和一个仆人虽受伤也在，唯独艾行可竟然无踪迹。他的友人和仆人乞求当地人分别乘船沿江去一处一处挨着找寻，而我们在沙地上烘烤衣服，等候他的音讯。当时非常饥饿，但锅具或被烧毁或没入江中一样也不剩，静闻潜入水中捞到一个铁铫锅，然后再次潜入水中捞起些湿米〔先是弄到几斗干米，但都被艾行可的仆人拿了去〕，煮了粥分给各个遭难的人吃，而后才自己吃。直等到下午，没有得到艾行可的消息，徽州府的几个人先搭乘船只返回衡州城，随后我们三人同石瑶庭、姓曾的以及艾行可的仆人也找到一只当地人的船，返回衡州城。我还假设艾行可说不定先回城了。我们所乘的那本地船很大，而驾船的只有一人，虽然是顺流下行，但不到二十几里路，到汊江就已经是傍晚了。又行二十里到东阳渡，已是深夜。当时月色更加明亮，乘月驶行三十里，抵达铁楼门，已经五更了。艾行可的仆人先返回桂府打探情况，结果艾行可竟然全无影踪。

先前，静闻见我等赤身跳入水中，他因想着佛经、书箱在船篷侧边，便留在了船上。他舍命乞求，盗贼才丢下经书。等破开我的竹箱，盗贼见箱中尽是书籍，就全部倾倒在船底上。静闻又向盗贼哀求，拾起来仍旧放在破箱中，盗贼也不禁止。〔箱中是《大明一统志》等书籍，以及文湛持、黄石斋、钱牧斋给我的诸多亲笔信，还有我自己写作记录的许多游记手稿。只有写给刘愚公的书稿丢失了〕接着盗贼又打开我的皮箱，见其中有块绸缎布料，便全部装在袋中抢走了。此箱中有陈眉公向丽江木公叙谈各事的信稿，以及他给弘辨、安仁的几封信件，还有苍梧道顾东曙等人的家信几十封。另外又有张公宗琏所著的《南程续记》，它是宣德初年张侯担负特别使命出使广东时亲自撰写的，他家族中的人将它珍藏了两百多年，我苦苦相

求才得到它，书的外面用庄定山、陈白沙写的字幅裹着，也放在书信中间。静闻不知道这些，也无暇求讨回来，都被盗贼带了去，不知丢在何处，真可惜啊！盗贼又取了我的皮挂箱，箱中有我家私藏的《晴山帖》六本，以及铁针、锡瓶、陈用卿的壶等，都是些笨重的物件，盗贼拿到后没打开，赶忙装进袋子中。破开我的大筒，果饼都被抛到船底，而曹能始的《名胜志》三本、《云南志》四本以及《游记》的合刻本十本，都被火烧掉。艾行可舱中的各种物件，也大多被烧毁。唯独石瑶庭的一个竹书箱盗贼竟然未打开。盗贼临走时，就在后舱放了火。当时静闻正好留在旁边，等盗贼一离开，就将火扑灭，但我所在那舱的舱口也起了火，静闻便又入江取水来浇火。盗贼听到水声，以为有人来，等见到是静闻，就刺了他两下后离去，而火已经不可救。当时众船都驶到远处躲避了，但两艘运谷子的船还在，静闻向他们呼喊，他们反而移向远处。于是静闻没入江中捞取落入水中的船篷作为筏子，赶紧将佛经、书箱以及我的火烧后残留的各样物品放入筏中，渡到谷船处；又冒火再到船上取了艾行可的衣服、被子、书箱、米以及石瑶庭的竹书箱，又放在船篷上，再次渡到谷船处；等第三次返回时，船已沉了。静闻从水底捞起三四件湿衣服，仍渡回谷船处，而那谷船乘黑暗隐藏了我的绸子衣服等物品，只剩些布衣布被而已。于是静闻重新将它们移到沙滩上，谷船也随之开走。等我们渡过江到达静闻那里时，姓石的和艾行可的仆人见到救下的物件，尽都各自认领了去。静闻于是对姓石的说："全是你的东西吗？"姓石的便大骂静闻，说："众人怀疑是你登陆引来盗贼〔指询问啼哭的童子那件事〕。你实在是品性不良，想偷取我的箱子。"他不知道静闻为了他冒刀剑、冒寒凉、冒火、冒水，并守护这箱子，以等待主人来领取，他不感谢别人的恩德，反倒辱骂。盗贼都还同情僧人，这家伙比盗贼更狠毒啊，无良心的人就是如此！

【原文】

十三日　昧爽登涯，计无所之。思金祥甫为他乡故知，投之或可强留。候铁楼门开，乃入。急趋祥甫寓，告以遇盗始末，祥甫怆然。初欲假数十金于藩府，托祥甫担当，随托祥甫归家取还，而余辈仍了西方大愿。祥甫谓藩府无银可借，询余若归故乡，为别措以备衣装。余念

遇难辄返，(缺)觅资重来，妻孥必无放行之理，不欲变余去志，仍求祥甫曲济。祥甫唯唯。

十四、十五日　俱在金寓。

十六日　金为投揭内司，约二十二始会众议助。初，祥甫谓已不能贷，欲遍求众内司共济，余颇难之。静闻谓彼久欲置四十八愿斋僧田于常住，今得众济，即贷余为西游资。俟余归，照所济之数为彼置田于寺，仍以所施诸人名立石，极为两便。余不得已，听之。

十七、十八日　俱在金寓。时余自顶至踵，无非金物，而顾仆犹蓬首跣足，衣不蔽体，只得株守金寓。自返衡以来，亦无晴霁之日，或雨或阴，泥泞异常，不敢动移一步。

十九日　往看刘明宇，坐其楼头竟日。刘为衡故尚书刘尧诲养子[1]，少有膂力[2]，慷慨好义，尚书翁故倚重，今年已五十六，奉斋而不禁酒，闻余被难，即叩金寓余，欲为余缉盗。余谢物已去矣，即得之，亦无可为西方资。所惜者唯张侯《南程》一纪，乃其家藏二百余年物；而眉公辈所寄丽江诸书，在彼无用，在我难再遘耳[3]。刘乃立矢神前[4]，曰："金不可复，必为公复此。"余不得已，亦姑听之。



二十日　晴霁，出步柴埠门外，由铁楼门入。途中见折宝珠茶[5]，花大瓣密，其红映日；又见折千叶绯桃[6]，含苞甚大，皆桃花冲物也，拟往观之。而前晚下午，忽七门早闭，盖因东安有大盗临城，祁阳亦有盗杀掠也。余恐闭于城外，遂复入城，订明日同静闻往游焉。

二十一日　阴云复布，当午雨复霏霏，竟不能出游。是日南门获盗七人，招党及百，刘为余投揭捕厅。下午，刘以蕨芽为供饷余[7]，并前在天母殿所尝葵菜[8]，为素供二绝。余忆王摩诘"松下清斋折露葵"，及东坡"蕨芽初长小儿拳"，尝念此二物，可与蓴丝共成三绝[9]，而余乡俱无。及至衡，尝葵于天母殿，尝蕨于此，风味殊胜。盖葵松而脆，蕨滑而柔，各擅一胜也。是日午后，忽发风，寒甚，中夜风吼，雨不止。

二十二日　晨起，风止雨霁。上午，同静闻出瞻岳门，越草桥，过绿竹园。桃花历乱，柳色依然，不觉有去住之感。入看瑞光不值，与其徒入桂花园，则宝珠盛开，花大如盘，殷红密瓣，万朵浮团翠之上，真一大观。徜徉久之，不复知身在患难中也。望隔溪坞内，桃花竹色，相为映带，其中有阁临流，其巅有亭新构，阁乃前游所未入，亭乃昔时所未有缀。急循级而入，感花事之芳菲，叹沧桑之倏忽。登山踞巅亭，南瞰

湘流，西瞻落日，为之怃然。乃返过草桥，再登石鼓，由合江亭东下，濒江观二竖石。乃二石柱，旁支以石，上镌对联，一曰："临流欲下任公钓。"一曰："观水长吟孺子歌。"非石鼓也。两过此地，皆当落日，风景不殊，人事多错，能不兴怀！

注释

①尚书：明代中央行政机构六部的长官皆称尚书。

②膂（lǔ旅）力：体力。

③遘（gòu够）：遇。

④矢：通"誓"。

⑤宝珠茶："珠"，原作"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又见折千叶绯桃："绯"，原作"徘"，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⑦蕨芽：西南山区甚多，通称蕨苔、蕨菜，即山间野生蕨类植物的嫩芽。

⑧葵菜：即冬葵，为我国古代重要蔬菜之一。现江西、湖南、四川等省仍有栽培。

⑨蒪（pò魄）丝：即苴蒪，又称蘘荷，多年生草本，叶如初生的甘蔗，根如姜芽，花为淡黄色，花穗和嫩芽可供食用。



【今译】

十三日　黎明登岸，担心无处可投奔。后心想金祥甫是他乡异地中相识并有交往的人，投奔他或许可以勉强停留。等铁楼门一开，就走进去，急忙奔到祥甫的寓所，将遇盗的前后情形告诉了他，祥甫显出悲伤的神态。我起初想向桂王府借几十两银子，托祥甫担保，同时托祥甫回老家时到我家中取了来还给桂王府，而我则用借得的费用仍可了却旅游西部地区的心愿。然而祥甫说桂王府没有银两可借，他征求我的意见，说若回故乡，他替我另外筹集钱币备办衣服行装。我考虑到若遇难就返回家，（有缺文）找了费用重新再来，妻子儿女一定不会让我走，于是不愿改变我继续旅游的意志，依然恳求祥甫曲意周济我们，祥甫表示应允。

十四、十五日　两天都在金祥甫寓所中。

十六日　金祥甫为我们的事写了个启事送到内司。约好二十二日才会集众人商议救助。起初，祥甫说他自己不能借贷，想到处去向众内司请求共同接济，我很感到为难。静闻说他早想在常住的寺内购

置一块四十八愿斋僧田，如今若得到众人救济，就将所得钱物借给我作为旅游西部地区的费用，等我回到家，按照所救济钱财的数目在寺庙中为他购置田亩，仍旧立一块碑，将各位施舍钱财者的名字刻在碑上，这样就两件事都解决了。我不得已，听从了他的意见。

十七、十八日　两天都在金祥甫的寓所中。当时我从头到脚，穿戴的都是金祥甫给的衣物，而顾仆仍然蓬头赤脚，衣不蔽体，所以只得呆守在金祥甫的寓所里。从返回衡州城以来，也无晴朗的一天，或下雨或天阴，泥泞异常，不敢移动一步。

十九日　去看望刘明宇，在他楼上坐了一整天。刘明宇为衡州府籍原尚书刘尧诲的养子，少年时就有很强的体力，慷慨好义，尚书老先生原先很偏爱器重他，如今他年纪已经五十六，吃素膳但不禁酒。他听说我遭了难，就到金祥甫的寓所拜访了我，想为我缉拿盗贼。我感谢他的好意，说物件已经丢了，即便重新得到，也不可以作为旅游西部地区的费用。可惜的只是张侯《南程续记》那套书，那是他家中珍藏了两百多年的一件宝物；而陈眉公等人要我带到丽江去的各封信件，对那些盗贼没有用，对于我却难以再拥有了。刘明宇听后便在神位前立誓说："就算金银不可重得，也一定为你找回这些书和信件。"我不得已，也姑且听从他的。

二十日　天气晴朗，走出金祥甫的寓所，漫步到柴埠门外，从铁楼门进了城。途中见被折下的宝珠茶，花大瓣密，红艳映日；又见到被折下的花瓣重叠绯红的桃花，那欲开未开的花苞很大，它们都是桃花冲里的，我本来打算前去观赏花景。然而前天下午，忽然早早地就关闭了七个城门，大概是因为东安县有大盗攻临县城，祁阳县境内也有盗烧杀抢掠的缘故。我担心被关在城外，便又回城，约定第二天同静闻前往桃花冲游览。

二十一日　阴云又布满天空，正午时雨再次霏霏地下起来，我们竟不能出城到桃花冲去游览。这天城南门抓到七个盗贼，招供出他们的同伙上百人，刘明宇为我的事投了封启事到捕厅。下午，刘明宇用蕨菜款待我，这蕨菜连同前些日子在天母殿品尝的葵菜，都是蔬菜中的两种独特菜肴。我回忆起王摩诘"折取露中葵菜在松下做成素饭"，以及苏东坡"蕨芽初长出如孩童的拳头"的诗句，曾想这两样东西，可以和莼丝合在一起成为三绝，然而我家乡一样都没有。到衡州城后，

在天母殿品尝了葵菜，在这里品尝了蕨菜，风味特别美。葵菜松脆，蕨菜滑嫩，各有优点。这天午后，忽然起了风，十分寒冷，到半夜狂风吼叫，雨下个不停。

二十二日　早晨起来，风止雨歇。上午，同静闻走出瞻岳门，越过草桥，从绿竹园经过。桃花纷乱，柳色依然，心中不觉涌起离去和住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慨。进入绿竹庵中去看望瑞光，但未遇到他，便与他的徒弟一道进了桂花园，园中宝珠茶花盛开，花朵大如盘碟，花色红中带黑，花瓣密集，千朵万朵浮在青绿色的圆状的树冠上，真是一个绚丽的景观。在园中忘怀地漫游了许久，不再感觉到身在患难中。举目望去，溪流对面的山坞内，鲜艳的桃花与青翠的竹子互相映衬，桃竹丛中有个台阁，濒临溪流，山顶新建有一个亭子，台阁是前些日子游览时没有进去过的，亭子那时候还没有建。急忙沿着石阶进入山坞内，看到眼前芳菲的花朵，不禁感叹人间世事有如花开花落，瞬间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登上山坐在亭子中，向南俯瞰滔滔湘流，往西远望西沉的太阳，顿觉怅然有失。于是往回越过草桥，再次登上石鼓山，从合江亭往东朝下走，到江边观看二竖石。它其实是两根石柱，旁边用石头支撑着，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一联是："临流欲下任公钓。"另一联是："观水常吟孺子歌。"〕不是石鼓。两次经过此地，都是正当日落时候，风景没有变化，人事却多舛错，怎能不触发我的情怀！



【原文】

二十三日　碧空晴朗，欲出南郊，先出铁楼门。过艾行可家，登堂见其母，则行可尸已觅得两日矣，盖在遇难之地下流十里之云集潭也。其母言："昨亲至其地，抚尸一呼，忽眼中血迸而溅我。"呜呼，死者犹若此，生何以堪！询其所伤，云"面有两枪。"盖实为阳侯助虐，所云支解为四，皆讹传也。时其棺停于城南洪君鉴山房之侧。洪乃其友，并其亲。毕君甫适挟青乌至，盖将营葬也，遂与偕行。循回雁西麓，南越冈坞，四里而至其地。其处乱冈缭绕，间有掩关习梵之室，亦如桃花冲然，不能如其连扉接趾，而阒寂过之。洪君之室，绿竹当前，危冈环后，内有三楹，中置佛像，左为读书之所，右为僧寮之处，而前后俱有轩可憩，庭中盆花纷列，亦幽栖净界也。艾棺停于岭侧，亟同静闻披荆拜之。余诵"同是天涯遇难人，一生何堪对一死"之句，洪、毕皆为拭泪。

返抵回雁之南，有宫翼然于湘江之上，乃水府殿也。先是艾行可之弟为予言，始求兄尸不得，依其签而获之云集潭，闻之心动。至是乃入谒之，以从荆、从粤两道请决于神，而从粤大吉。时余欲从粤西入滇，被劫后，措资无所，或劝从荆州[1]，求资于奎之叔者。时奎之为荆州别驾，从此至荆州，亦须半月程，而时事不可知，故决之神。以两处贷金请决于神，而皆不能全。两处谓金与刘。余益钦服神鉴。盖此殿亦藩府新构，其神极灵也。乃觅道者，俱录其词以藏之。复北登回雁峰，饭于千手观音阁东寮，即从阁西小径下，复西入花药寺，再同觉空饭于方丈。薄暮，由南门入。是日风和日丽，为入春第一日云。

二十四日　在金寓，觉空来顾。下午独出柴埠门，市蒸酥，由铁楼入。是夜二鼓，闻城上遥呐声，明晨知盗穴西城，几被逾入，得巡者喊救集众，始散去。

二十五日　出小西门，观西城被穴处。盖衡城甚卑，而西尤敝甚，其东城则河街市房俱就城架柱，可攀而入，不待穴也。乃绕西华门，循王墙后门后宰门外肆，有白石三块欲售。其一三峰尖削如指，长二尺，洁白可爱；其一方竟尺，中有沟池田塍可畜水，但少假人工，次之；其一亦峰乳也，又次之。返金寓。



是时衡郡有倡为神农之言者，谓神农、黄帝当出世，小民翕然信之，初犹以法轮寺为窟，后遂家传而户奉之。以是日下界，察民善恶，民皆市纸焚献，一时腾哄，市为之空。愚民之易惑如此。

二十六日　金祥甫初为予措资，展转不就。是日忽阄一会[2]，得百余金，予在寓知之，金难再辞，许假二十金，予以田租二十亩立券付之。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　俱在金寓候银，不出。

三月初一日　桂王临朝，命承奉刘及王承奉之侄设斋桃花冲施僧。静闻往投斋，晤王承奉之侄，始知前投揭议助之意，内司不爽。盖此助非余本意，今既得金物，更少贷于刘，便可西去。静闻见王意如此，不能无望。余乃议先往道州，游九疑，留静闻候助于此，余仍还后与同去，庶彼得坐俟，余得行游，为两便云。

初二日　乃促得金祥甫银，仍封置金寓，以少资随身。刘许为转借，期以今日，复不能得。予往别，且坐候之，遂不及下舟。

初三日　早出柴埠门登舟。刘明宇先以钱二千并绢布付静闻，更以糕果追予于南关外。时余舟尚泊柴埠未解维[3]，刘沿流还觅，始与余

遇，复订期而别。是日风雨复作，舟子迁延，晚移南门埠而泊。

初四日　平明行，风暂止，夙雨霏霏。下午过汉江，抵云集潭，去予昔日被难处不远，而云集则艾行可沉汨之所也。风雨凄其，光景顿别，欲为《楚辞》招之，黯不成声。是晚泊于云集潭之西岸，共行六十余里。

初五日　雷雨大至。平明发舟，而风颇利。十里，过前日畏途，沉舟犹在也。四里，过香炉山，其上有滩颇高。又二十五里，午过桂阳河口，桂阳河自南岸入湘。舂水出道州舂陵山，岿水出宁远九疑山，经桂阳西境，合流至此入湘，为常宁县界。由河口入，抵桂阳尚三百里[4]。又七里，北岸有聚落名松北[5]。又四里，泊于瓦洲夹。共行五十里。

初六日　昧爽行，雨止风息。二十里，过白坊驿[6]，聚落在江之西岸，至此已入常宁县界矣。又西南三十里，为常宁水口，其水从东岸入湘，亦如桂阳之口，而其水较小，盖常宁县治犹在江之东南也[7]。又西十五里，泊于粮船埠[8]，有数家在东岸，不成村落。是日共行六十五里。

初七日　西南行十五里，河洲驿[9]。日色影现，山冈开伏。盖自衡阳来，湘江两岸虽冈陀缭绕，而云母之外，尚无崇山杰嶂。至此地，湘之东岸为常宁界，湘江西岸为永之祁阳界，皆平陵扩然，冈阜远叠也。又三十里，过大铺[10]，于是两岸俱祁阳属矣。上九州滩，又三十里，泊归阳驿[11]。

初八日　饭后余骤疾，呻吟不已。六十里，至白水驿[12]。初拟登访戴宇完，谢其遇劫时解衣救冻之惠，至是竟不能登。是晚，舟人乘风顺，又暮行十五里，泊于石坝里，盖白水之上流也。是日共行七十五里。按志：白水山在祁阳东南二百余里，山下有泉如白练。(缺)去祁阳九十余里，又在东北。是耶，非耶？

注释

①荆州：明置荆州府，治江陵，即今湖北江陵县。

②忽阄(jiū)一会：过去民间有一种互济的办法，每人每月出定额的钱，轮流归一人集中使用，称上会。以拈阄的形式决定得钱者的先后。

③解维：解开系船的缆绳，意即开船。

④桂阳：明置桂阳州，隶衡州府，即今桂阳县。桂阳河即舂陵水，今仍称舂陵水。舂水当指其北源，即发源自今新田县北部者；岿水当指其南源，即发源自今蓝

山县南部者。

⑤松北：四月二十一日记作松柏，明时又称松柏市，设有巡检司。今作松柏，在常宁县东北隅，湘江南岸。

⑥白坊驿：今作柏坊，在常宁县北隅，湘江南岸。

⑦常宁县：隶衡州府，即今常宁县。

⑧粮船埠：应即今粮市，在祁东县东南隅，湘江北岸。

⑨河洲驿：今仍名河洲，在常宁县北隅，湘江南岸。

⑩大铺：今作大堡，在常宁县西北隅，湘江南岸。

⑪归阳驿：明时又称归阳市，今仍称归阳，在祁东县南隅，湘江北岸。

⑫白水驿：今仍称白水，在祁阳县南境，湘江南岸，白水与湘江汇流处的东侧。

【今译】

二十三日　天空晴朗，想出城到南郊。先出了铁楼门。经过艾行可家，进到堂屋见了他母亲，得知艾行可的尸体已经找到两天了，是在遇难处下游十里的云集潭找到的。他母亲说："昨天我亲自到那地方，抚摸着尸体一呼喊，他眼眶中忽然喷涌出血来溅到我身上。"呜呼，死了的人还如此，活着的人如何能忍受悲伤！问他伤的情形，说"脸上有两处伤"。实际上是波涛之神帮助盗贼一起伤害了他，他的肢体被分解成四大块等说法，都是讹传。当时他的棺材停放在城南洪鉴君的山房侧边。洪鉴是他的友人，并且是他的亲戚。毕君甫正巧带了个术士来到，大概将举行丧葬之事，于是便与他们一同去。顺回雁峰西麓，往南越过山冈山坞，四里就到了那地方。那里乱冈盘绕，其间有几座僧人闭门修佛的屋子，也如桃花冲一样，虽然未能像桃花冲那样僧房众多连门接址，但幽静超过桃花冲。洪君的屋子，前面是翠绿的竹丛，后面是环绕高耸的山冈，里面有三间房，中间一间置立佛像，左边一间是读书的处所，右边一间是烧火做饭的地方，前后都有走廊可供休息，庭中依次放着许多盆花草，也是个清幽洁净的栖息地方。艾行可的棺材停放在岭侧，我赶忙同静闻劈开灌木走到棺材前下跪叩头。我读了"想先前你我同是行游远方遭遇不测之难的人，到如今一个生者何能忍受住面对死者的悲伤"的悼念诗句，洪、毕两人听了都禁不住抹泪水。返回到回雁峰的南面，有一座屋檐飞临江流之上的神庙屹立在湘江边，这是水府殿。这之前艾行可的弟弟对我说，起初他哥哥的尸体找不到，后来依殿中神签所示而在云集潭找到，我听了心被触动。到



这里我便进殿拜谒神像，把从荆州府走和从粤西走两条道路交给神灵祈请裁决，结果从粤西走大为吉利。〔当时我想从粤西进入云南，被抢劫后，无处筹借费用，有人劝我从荆州府走，向奎之叔叔求借费用。当时奎之为荆州府通判，从此地到荆州府城，也需走半个月，而时事变化不可预知，所以让神替我裁决。〕我将两处借贷银两的事交给神裁决，而结果都不能成。〔两处指的是金祥甫处和刘明宇处〕由此我更加敬服神灵的无边法力。大约此殿也是桂王府新建的，殿中的神极其灵。于是我找了个道人，将签牌上的词语全部录下来收藏着。又往北登上回雁峰，在千手观音阁东面的小屋吃了饭，就从阁西边的小路往下走，重新往西到花药寺中，并再次同觉空一起吃了饭。傍晚，从南门进入城内。这天风和日丽，为入春以来气候最好的一天。

二十四日　呆在金祥甫的寓所，觉空前来拜访。下午独自走出柴埠门，买了些蒸酥，从铁楼门回到城中。这天夜里二更时，远远地听到城墙上有呐喊声，第二天早晨得知夜间有盗贼挖掘西城墙，盗贼几乎越墙而入，幸得巡逻的人发现后呼喊众人救助，盗贼才逃离开。

二十五日　走出小西门，观看西城墙上被挖掘的地方。大略地说衡城的城墙很低矮，而西城墙尤其破败，东城那一段却是河街的店铺房屋都就着城墙架立柱子，可以攀着它们就进入城内，不必要挖掘开城墙。而后我便绕过西华门，顺桂王府城墙后门〔后宰门外一家店铺中，有三块白色的石头想出售。其中一块上有三根峰棱，尖削得如手指，长两尺，洁白可爱；另有一块约一尺见方，中间图像如河渠池塘、田块、田埂，可以蓄水，但稍经人工雕凿过，不如上述那一块；还有一块也是峰乳石，又更差一些。〕返回金祥甫的寓所。

这段时期衡州府有人带头传布关于神农的流言，说神农、黄帝正降临人世，老百姓个个都很相信，开始还只是以法轮寺为流言传布的场所，后来便家家相传户户信奉。因为流言说神农、黄帝在二十五日这天下到凡间，视察民众的善事恶行，所以老百姓都买纸焚烧祭供，一时间纸价被哄抬而飞涨，市场上的纸张销售一空。愚昧的民众就是如此容易被迷惑！

二十六日　金祥甫开初为我筹措银两，反反复复都未能成。今天他上会拈阄，忽然拈中，得到百余两银钱，我在寓所中知道了这消息，金祥甫难以再推辞，答应借给我二十两，我用二十亩田租立了契据交

付给他。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都在金祥甫的寓所等候银两，没有出门。

三月初一日　桂王上朝处理王府事务，命令刘承奉和王承奉的侄子在桃花冲设斋饭施舍僧人。静闻前去吃斋，见到王承奉的侄子，才知道这之前金祥甫写启事送到内司商议救助我几个的那个意向，内司没能应承。这个救助方式不是我的本意，如今既然得到金祥甫借给的银两，再向刘明宇稍微贷一些，便可往西旅游。静闻见王承奉意下如此，不能没有一点指望。于是我与静闻商议决定，我先前往道州，游历九疑山，留下静闻在此等候救助，我重新回到衡州城后与他一同走，这样他得以坐等救助，我得以出游，符合双方各自的心愿。

初二日　这天才催到金祥甫借给的银两，我将它仍然封起来放在寓所，只随身带少量费用。刘明宇答应为我转借资金，约定今天就借到交给我，结果又不能拿到。我去与他辞别，并坐在他家中等候他，于是未来得及上船。



初三日　早早地出了柴埠门登上船。刘明宇先将两千文钱连同一些绢布交给静闻，再带着糕点果品到南关外追赶我。当时我乘的船还停泊在柴埠，没有开船，刘明宇沿江流找回来，才与我相遇，我俩又约定了见面的日期才辞别。这天风雨又起，船夫有意拖延，晚间将船划到南门埠停泊。

初四日　天亮时出发，风暂时停了，昨日以来的霏霏细雨仍不停地下着。下午经过汊江，抵达云集潭，这里离开我前些天遇难的地方不远，就是艾行可沉没的处所。风雨寒凉，风光景物顿时变了样，想依照《楚辞》句式吟诵一段悼念文为艾行可招魂，但心神沮丧说不出话。晚上停泊在云集潭西岸，这天共行了六十多里。

初五日　雷声隆隆，大雨倾注。天亮时开船，风很便于航行。十里，经过前些天遭抢劫的那段凶险可怕的路，那只沉船的残骸还在。再行四里，经过香炉山，它的上游不远处有个沙滩很高。又行二十五里，中午过了桂阳河口，桂阳河从湘江南岸汇入湘江。〔舂水源出道州舂陵山，岿水源出宁远县九疑山，流经桂阳州西境而合流，到此处汇入湘江，成为常宁县县界。从河口进入桂阳河航行，抵达桂阳州城还有三百里。〕又行七里，江北岸有个村落名叫松北。又行四里，停泊在瓦

洲夹。这天共行了五十里。

初六日　黎明开船，雨不再下，风也停了。行二十里，经过白坊驿，村落位于江的西岸上，到这里已进入常宁县界了。又往西南行三十里，为常宁县来的水汇入湘江的水口，那水从东岸汇入湘江，也如同桂阳河汇入湘江的水口处一样，但它比桂阳河小。大概常宁县城还在江的东南方。又往西行十五里，停泊在粮船埠，有几家人住在江东岸，不成村落，这天共行了六十五里。

初七日　往西南行十五里，到河洲驿。日光隐隐闪现，山冈相互分隔开并低伏下去。大概说，从衡阳县来，湘江两岸虽然山冈坡垄盘绕绵延，但云母山之外，还没见到其他高峻陡险的山。到此地，湘江的东岸为常县地界，湘江的西岸为永州府的祁阳县地界，两边都是平衍宽展的大土山，远处冈阜交错重叠。又行三十里，过大铺，从大铺以后江两岸就都是祁阳县的辖地了。上了九州滩，又行三十里，停泊在归阳驿。

初八日　饭后我骤然得病，不停地呻吟。行六十里，到白水驿。起初打算登岸去拜访戴宇完，感谢他在我遭到抢劫时解衣救冻的恩惠。现到了这里竟然不能登岸。这晚，船夫乘风顺，傍黑后又行十五里，停泊在石坝里，这是白水的上游。这天共行了七十五里。〔按照志书记载：白水山在祁阳县东南两百多里，山下有泉流，如同白练。（有缺文）距离祁阳县城有九十多里，又在县城的东北方。这记载是对还是错？〕



【原文】

初九日　昧爽，舟人放舟，余病犹甚。五十余里，下午抵祁阳[1]，遂泊焉，而余不能登。先隔晚将至白水驿，余力疾起望西天，横山如列屏，至是舟溯流而西，又转而北，已出是山之阳矣，盖即祁山也。山在湘江北，县在湘江西、祁水南[2]，相距十五里。其上流则湘自南来，循城东，抵山南转，县治实在山阳、水西。而县东临江之市颇盛，南北连峙，而西向入城尚一里。其城北则祁水西自邵阳来，东入于湘，遂同曲而东南去。

初十日　余念浯溪之胜，不可不一登，病亦稍差[3]，而舟人以候客未发，乃力疾起。沿江市而南，五里，渡江而东，已在浯溪下矣。第所

谓狮子袱者，在县南滨江二里，乃所经行地，而问之，已不可得。岂沙积流移，石亦不免沧桑耶？浯溪由东而西入于湘[4]，其流甚细。溪北三崖骈峙，西临湘江，而中崖最高，颜鲁公所书《中兴颂》高镌崖壁[5]，其侧则石镜嵌焉。石长二尺，阔尺五，一面光黑如漆，以水喷之，近而崖边亭石，远而隔江村树，历历俱照彻其间。不知从何处来，从何时置，此岂亦元次山所遗[6]，遂与颜书媲胜耶！宋陈衍云："元氏始命之意，因水以为浯溪，因山以为峿山，作室以为㾶亭[7]，三吾之称，我所自也。制字从水、从山、从广，我所命也。三者之目，皆自吾焉，我所擅而有也。"崖前有亭，下临湘水，崖巅石巉簇，如芙蓉丛萼。其北亦有亭焉，今置伏魔大帝像。崖之东麓为元颜祠，祠空而隘。前有室三楹，为驻游之所，而无守者。越浯溪而东，有寺北向，是为中宫寺，即漫宅旧址也，倾颓已甚，不胜吊古之感。时余病怯行，卧崖边石上，待舟久之，恨磨崖碑拓架未彻而无拓者[8]，为之怅怅！既午舟至，又行二十里，过媳妇娘塘，江北岸有石娉婷立岩端，矫首作西望状。其下有鱼曰竹鱼，小而甚肥，八九月重一二斤，他处所无也。时余卧病舱中，与媳妇觌面而过。又十里，泊舟滴水崖而后知之，矫首东望，已隔江云几曲矣。滴水崖在江南岸，危岩亘空，江流寂然，荒村无几，不知舟人何以泊此？是日共行三十五里。



注释

①祁阳：明为县，隶永州府，即今祁阳县。

②县在湘江西、祁水南：原作"县在湘江南西祁水南"，"江"后衍"南"字，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③差（chài）：同"瘥"，病愈。

④浯（wú 吾）溪：在祁阳县西南五里。元结《浯溪铭序》："溪在湘水之南，北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命曰浯溪。"

⑤颜鲁公：即颜真卿（公元 709—785 年），为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新唐书·颜真卿传》说他"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

⑥元次山：即元结（公元 723—772 年），字次山，河南鲁县人，唐代文学家，晚年为道州刺史，浯溪一带有元氏遗迹，其住屋人称漫郎宅。

⑦作室以为㾶亭："㾶"，原作"唐"，据《元次山集·㾶亭铭》改。下文"制字从水、从山、从广"，"广"原作"唐"，亦讹，不从。

⑧彻：通"撤"，撤除。

【今译】

初九日　黎明时，船夫开船，我仍病得很厉害。行了五十多里，下午抵达祁阳县城，船便停泊下来，而我居然不能登岸。这之前，昨晚船将到白水驿时，我竭力支撑着病体起来向西天眺望，见一山横贯如同一道屏障，从白水驿后船溯流西行，后又折往北，到祁阳县城便已经绕到那山的南面了，那山大概就是祁山。祁山在湘江北面，县城在湘江西岸、祁水南岸，山与县城相距十五里。县城的上游，湘江从南面流来，顺城东流去，抵达山下而折向南，县城实际上在祁山南面，湘江西岸。县城东边临江的集市很兴盛，南北贯连，从集市上向西进入城中还有一里。城的北面，祁水从西面的邵阳县流来，绕到城东汇入湘江，合流后便往东南绕流而去。

初十日　我心想浯溪的胜迹美景，不可不登陆一游，病也稍好了些，而且船夫因为等候其他乘客未开船，于是竭力支撑着病体起身登上岸。沿江边的集市往南，走五里，渡过江流向东过去，便已在浯溪的下面了。听说狮子袱在县城南边离江两里远的地方，就是我已经过的地方，但四处询问，却已找不到。难道是因为泥沙淤积水流迁徙，使得石头也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吗？浯溪从东往西汇入到湘江，水流很细小。溪北面三座山崖并列耸立，西临湘江。中间的山崖最高，颜鲁公书写的《中兴颂》高高地刻在崖壁上，它的侧边镶嵌着一块石镜。那石块长二尺，宽一尺五，有一面光亮而颜色是黑的，如同用水喷在漆上，近处崖边的亭子、石头，远处江对面的村庄树木，都清晰地映射到石块上。不知这石镜是从何处弄来，何时嵌到崖壁上的，难道也是元次山遗留下来，从而与颜鲁公书写的《中心颂》相媲美的吗？宋人陈衍说："元氏起初命名的意思是：因水而命名为浯溪，因山而命名为峿山，建屋而命名为庴亭，三'吾'的名称，是我自个取的，所造的三个字分别以'水'、以'山'、以'广'作为偏旁部首，是我构想的。三样景物的名目，都是从我开始，都是属于我专有的。"山崖前有座亭子，下临湘水，山崖顶部石头高峻丛集，如同芙蓉花上丛密的萼片。山崖北面也有座亭子，如今亭中置放着伏魔大帝的塑像。山崖的东麓为元颜祠，祠中空荡荡的而且狭小。祠前有三间屋子，是供人们驻留而游览此地的处所，但没有守护的人，越过浯溪往东，有座寺朝向北面，这是中宫寺，它就是漫宅的旧址，已经倒塌得很严重，不能产生凭吊往古事迹的感慨。

当时我因病怕走路，躺在山崖边的石头上，等船好长时间，遗憾的是拓印摩崖碑的架子没有撤除但没有拓工，为此感到怅然若失。已经是中午船才来到，又行二十里，经过媳妇娘塘，江北岸有块岩石，如婷婷女子立在岩端，举头做出向西望的姿势。石头下面的水中有一种鱼叫竹鱼，小而很肥，到八九月间可以长到一二斤重，其他地方没有这种鱼。当时我卧病船舱中，仅仅看了媳妇石一眼就过去了。又行十里，船停在滴水崖后才知道那石的特别，举首向东望去，已经隔着几曲江流几重云雾了。滴水崖位于江南岸，高高的岩石耸贯云空，江流静静地流淌，周围只有几个荒僻的小村子，不知船夫何以停泊在此。这天共行了三十五里。

【原文】

十一日　平明行，二十五里，过黄杨铺，其地有巡司[1]。又四十里，泊于七里滩。是日共行六十五里。自入舟来，连日半雨半晴，曾未见皓日当空，与余病体同也。



十二日　平明发舟。二十里，过冷水滩[2]。聚落在江西岸，舟循东岸行。是日天清日丽，前所未有。一舟人俱泊舟东岸，以渡舟过江之西岸，市鱼肉诸物。余是时体亦稍苏，起坐舟尾，望隔江聚落俱在石崖之上。盖濒江石骨嶙峋，直插水底，阛阓之址，以石不以土，人从崖级隙拾级以登，真山水中窟宅也。涯上人言二月间为流贼杀掠之惨，闻之骨竦。久之，市物者渡江还，舟人泊而待饭，已上午矣。忽南风大作，竟不能前，泊至下午，余病复作。薄暮风稍杀，舟乃行，五里而暮。又乘月五里，泊于区河。是晚再得大汗，寒热忽去，而心腹间终不快然。夜半忽转北风，吼震弥甚，已而挟雨益骄。是日共行三十里。

十三日　平明，风稍杀，乃行。四十里，为湘口关。人家在江东岸，湘江自西南，潇江自东南，合于其前而共北。余舟自潇入，又十里为永之西门浮桥[3]，适午耳，雨犹未全止。诸附舟者俱登涯去，余亦欲登陆遍览诸名胜，而病体不堪，遂停舟中。已而一舟从后来，遂移附其中，盖以明日向道州者。下午，舟过浮桥，泊于小西门。隔江望江西岸，石甚森幻，中有一溪自西来注，石梁跨其上，心异之。急索粥为餐，循城而北，乃西越浮桥，则浮桥西岸，异石嘘吸灵幻。执土人问愚溪桥，即浮桥南畔溪上跨石者是；钴𬭁潭，则直西半里，路旁嵌溪者是。

始知潭即愚溪之上流，潭路从西，桥路从南也。乃遵通衢直西去，路左人家隙中，时见山溪流石间。半里，过柳子祠，祠南向临溪。再西将抵茶庵，则溪自南来，抵石东转，转处其石势尤森特[4]，但亦溪湾一曲耳，无所谓潭也。石上刻“钴鉧潭”三大字，古甚，旁有诗，俱已泐不可读。从其上流求所谓小丘、小石潭，俱无能识者。按是水发源于永州南百里之鸦山[5]，有“冉”、“染”二名。一以姓，一以色。而柳子厚易之以“愚”[6]。按文求小丘，当即今之茶庵者是。在钴鉧西数十步丛丘之上，为僧元会所建，为此中鼎刹。求西山亦无知者。后读《芝山碑》，谓芝山即西山，亦非也，芝山在北远矣，当即柳子祠后圆峰高顶，今之护珠庵者是。又闻护珠、茶庵之间，有柳子崖，旧刻诗篇甚多，则是山之为西山无疑。余觅道其间，西北登山，而其崖已荒，竟不得道。乃西南绕茶庵前，复东转经钴鉧潭，至柳子祠前石步渡溪，而南越一冈，遂东转出愚溪桥上，两端架潇江之上，皆前所望异石也。因探窟踞萼，穿云肺而剖莲房，上瞰既奇，下穿尤幻，但行人至此以为溷围[7]，污秽灵异，莫此为甚，安得司世道者一厉禁之。桥内一庵曰圆通[8]，北向俯溪，有竹木胜。时舟在隔江城下，将仍从浮桥返，有僧圆面而长须，见余盘桓久，辄来相讯。余还问其号，曰：“顽石。”问其住山，曰：“衡之九龙。”且曰：“僧即寓愚溪南圆通庵。今已暮，何不暂止庵中。”余以舟人久待，谢而辞之，乃返。



注释

①黄杨铺：明置黄杨堡巡检司，今称黄阳司，在零陵县东北隅，湘江北岸。巡司：即巡检司。明清时各州县均有巡检，以武人担任，多设于距城稍远的关隘要地或交通要道，以查民情。

②冷水滩：今名同，在零陵县北境，湘江西岸，为湘桂铁路线上的大站。闰四月初一、初二日记的冷水湾，应即冷水滩。

③永：明置永州府，治零陵，即今零陵县。

④转处其石势尤森特：原作“转处甚石势尤森时”，“甚”系“其”之误，“时”系“特”之误，参考乾隆本、四库本，从沪本改。

⑤百里：原误倒为“里百”，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柳子厚：即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员外司马，在永州度过了十年（公元805—815年），这一带有关柳宗元的遗迹和传说甚多。

⑦溷（hùn 诨）围：厕所。

⑧圆通:乾隆本作"通圆",据四库本及季抄本同日下文改。

【今译】

十一日　天亮时出发,行二十五里,经过黄杨铺,那地方设有巡检司。又行四十里,停泊在七里滩。这天共行了六十五里。自从从衡州上船以来,连日半雨半晴,未曾见着过明日当空的天气,与我这病体情形相同。

十二日　天亮时开船。行二十里,经过冷水滩。村落在江西岸,船顺着东岸行。这天天气晴朗,日光明丽,是前些日子所没有过的。一船的乘客都在江东岸下了船,坐渡船到西岸去购买鱼、肉等各种物品。这时,我的身体也稍稍康复了些,起来坐在船尾,向江对面望过去,村落都在石崖的上面。江边的石崖嶙峋尖峭,向下直插水底,店铺房屋的基址,在石头上而不在泥土上,人们从石崖上一层层的缝隙间拾级往上登,真是个山水环抱中众民聚居的特殊地方。岸上的人说,二月间这地方被流窜的盗贼杀掠得很惨,我听了毛骨悚然。许久,去买物品的人渡江回到船上,而船夫仍停泊着等候吃饭,这时已上午了。忽然南风猛烈地刮了起来,船竟然不能往前航行,一直停泊到下午,我的病重新发作。傍晚风稍小了些,船才起航,行五里天便黑了。又乘月行五里,停泊在区河。这天晚上我再次出了身大汗,寒热忽然消散了,但胸腹中始终不爽适。半夜时忽然转刮北风,而且吼震得更加厉害,不久风夹杂着雨刮得更加猛烈,这天共行了三十里。



十三日　天亮后,风势稍减,于是开船。行四十里,为湘口关。这里人家分布在江东岸,湘江从西南流来,潇江从东南流来,汇合在湘口关前折往北流去。我乘的船从汇流处进入潇江,又行十里到永州府城的西门浮桥下,正好是中午,雨还未完全停。其余乘客都登岸离去,我也想登陆游览各处名胜,然而病体使得我不能行动,于是留在船中。随后有只船跟着来到,我便换乘到那船中,这是为了明天能前往道州。下午,船过了浮桥,停泊在小西门。隔江向西岸望去,见石头非常密集而且形态奇幻,石丛间有条溪水从西面流过来注入潇江,有座石桥横架在溪流上,我心中感到奇怪。于是急忙要了些粥吃了,顺城墙往北走,再转往西越过浮桥。浮桥西岸,怪异的石头仿佛在人们一呼一吸的瞬间都发生灵奇的变幻。拉了个当地人询问愚溪桥的所在,原来浮

桥南岸溪水上横跨的石桥就是;钴𬭁潭则直向西走半里,路边嵌着的溪就是。我这才知道钴𬭁潭就是愚溪的上游,到潭的路往西行,去桥的路从南走。于是我沿着大道直往西去,路左边居民家的间隙之间,不时地见到有山溪奔流在石丛中。走半里,经过柳子祠,祠朝南,濒临溪流。再往西快要到达茶庵的地方,则溪从南面流来,抵达石头便折向东,转折处石头尤其密集、特异,但也不过是个溪湾而已,无所谓潭。石头上刻着"钴𬭁潭"三个大字,很是古旧,旁边刻有诗,然而刻诗处都顺石纹裂开,不可再辨读。沿溪往潭的上游找寻所谓的小丘、小石潭,都没有知道的人。据查考,此水发源于永州府城南百里处的鸦山,有"冉水"和"染水"两个名称。〔一个因为姓得名,另一个因为水的颜色得名。〕而柳子厚将它的名称改为"愚溪"。根据文献记载去寻求小丘,它应当就是如今茶庵所在的地方。〔茶庵在钴𬭁潭西面几十步远的丛丘上,是僧人元会创建的,是此地香火很盛的一个大寺庙。〕又找寻西山,也没有知道的人。后来读《芝山碑》,碑文说芝山就是西山,这也是错误的,芝山在北面好远的地方,应当就是柳子祠后面圆峰高顶、如今的护珠庵所在的那座山。又听说护珠庵、茶庵之间,有座柳子崖,崖上刻着许多诗篇,据此,这座山就是西山无疑。我从两庵之间找寻道路,往西北朝山上登,然而那山崖十分荒僻,竟然没有找到路。于是往西南绕回茶庵前,又转往东经过钴𬭁潭,到柳子祠前踩着溪中的石磴渡过溪流,又往南越过一个山冈,转往东到愚溪桥上,桥两端飞架到潇江之上的,都是前面所曾望见的那些奇异的石头。于是我探寻于石穴中,登上花萼似的石块,穿行在一片片云层般的石丛间,漫游在莲蓬一样的石头中,从上面俯瞰已经很奇异,穿行在下面景象更是变幻多端,只是行人到此地便将其当成厕所,将灵异之地弄得污浊肮脏,没有比这更为突出的,如何才能使管理社会风气的人对此加以严厉禁止呢?愚溪桥内有个庵叫圆通庵,庵朝北高临溪流上,周围有幽竹丛木,风景优美。当时我搭乘的那只船在江对面城墙下,我正打算仍然从浮桥上返回船中时,有个圆脸长胡须的僧人见我逗留了许久,就过来探问我。我反过来询问他的法号,他回答说叫"顽石"。问他住在哪里,回答说"在衡山九龙坪"。而且对我说:"我就寄住在愚溪南面的圆通庵。现在天已经快黑,你何不暂且留在庵中。"我因为考虑到船夫等了许久,谢过他便与他辞别,然后往回走。

【原文】

十四日　余早索晨餐，仍过浮桥西，见一长者，余叩此中最胜，曰："溯江而南二里，濒江为朝阳岩。随江而北，转入山冈二里，为芝山岩。无得而三也。"余从之，先北趋芝山。循江西岸半里，至刘侍御山房[①]。讳兴秀，为余郡司李者也。由其侧北入山，越一岭，西望有亭，舍之不上。由径道北逾山冈，登其上，即见山之西北，湘水在其北而稍远，又一小水从其西来，而逼近山之东南，潇水在其东，而远近从之。潇江东岸，又有塔临江，与此山夹潇而为永之水口者也。盖北即西山北走之脉[②]，更北尽于潇、湘合流处，至此其中已三起三伏，当即志所称万石山，而郡人作记或称为陶家冲，土名。或称为芝山，似形似名。或又镌崖历亭，序谓此山即柳子厚西山，后因产芝，故易名为芝，未必然也。越岭而北，从岭上东转，前望树色掩映，石崖巑岏，知有异境。亟下崖足，仰而望之，崖巅即山巅，崖足即山足半也。其下有庵倚之，见路绕其北而上，乃不入庵而先披路[③]。遥望巅崖耸透固奇，而两旁乱石攒绕，或上或下，或起或伏，如莲萼芝房，中空外簇，随地而是。小径由其间上至崖顶，穿一石关而入。有室南向，门闭不得入，绕其南至西，复穿石峡而入焉，盖其侧有东西二门云。室止一楹，在山顶众石间。仍从其西峡下至崖足，一路竹木扶疏，玉兰铺雪，满地余香犹在。入崖下庵中，有白衣大士甚庄严，北有一小阁可憩，南有一净侣结精庐依之。门在其左，初无从知，问而得之，犹无从进，僧忽从内启扉揖入[④]，从之。小庭侧窦，穿卧隙而上，则崖石穹然，有亭缀石端，四窗空明，花竹掩映，极其幽奥。僧号觉空，坚留瀹茗，余不能待而出。



仍从旧路，南至浮桥。闻直西四十里有寺曰石门山，最胜，以渴登朝阳岩，不及往。令顾奴从桥东溯潇放舟南上；余从桥西，仍过愚溪桥，溯潇西崖南行。一里，大道折而西南，道州道也。由岐径东南一里，则一山怒而竖石奔与江斗。逾其上，俯而东入石关，其内飞石浮空，下瞰潇水，即朝阳岩矣。其岩后通前豁，上覆重崖，下临绝壑，中可憩可倚，云帆远近，纵送其前。惜甫伫足而舟人已放舟其下，连声呼促，余不顾。崖北有石磴直下缘江，亟从之。磴西倚危崖，东逼澄江，尽处忽有洞岈然，高二丈，阔亦如之，亦东面临江，溪流自中喷玉而出，盖水洞也。洞口少入即转而南，平整轩洁，大江当其门，泉流界其内，亦可憩可濯，乃与上岩高下擅奇，水石共韵者也。入洞五六丈，即汇流

满洞。洞亦西转而黑，计可揭而进，但无火炬，而舟人遥呼不已，乃出洞门。其北更有一岩，覆结奇云，下插渊黛，土人横杙架板如阁道[5]。然第略为施栏设几，即可以坐括水石，恐缀瓦备扁，便伤雅趣耳。徙倚久之，仍从石磴透出岩后，遂凌绝顶。其上有佛庐官阁，石间镌刻甚多，多宋、唐名迹，而急不暇读，以舟人促不已也。

下舟溯江，渐折而东，七里至香炉山。山小若髻，独峙于西岸，山江中[6]，乃石骨攒簇而成者。其上佳木扶摇，其下水窍透漏。最可异者，不在江之心，三面皆沙碛环之，均至山足则决而成潭，北西南俱若界沟，然沙逊于外，而水绕其内，其东则大江之奔流矣。盖下流之沙不能从水而上，而上流之沙何以不逐流而下，岂日夜有排剔之者耶？亦理之不可解也。下午过金牛滩，其上有金牛岭，一峰尖峭而分耸，三峰斜突而横骞[7]，江流直捣其胁。至是舟始转而南，得风帆之力矣。是晚宿于庙下，舟行共五十里，陆路止二十里也。

先是，余闻永州南二十五里有澹岩之胜，欲一游焉。不意舟行五十里而问之，犹在前也。计当明晨过其下，而舟人莽不肯待。余念陆近而水远，不若听其去，而从陆蹑之，舟人乃首肯。

注释

①山房：山中的房屋，常用来称书室或僧舍。

②盖北即西山北走之脉：“北”，乾隆本、四库本作“此”。

③披：找，揭。

④扉（fēi 非）：门扇。

⑤杙（yì 亦）：小木桩。

⑥山江中：“山”疑为“出”，因形近而误。

⑦一峰尖峭而分耸，三峰斜突而横骞：乾隆本、四库本作“岭北峰尖削，南则横突三峰”。

【今译】

十四日　我早早地吃了早餐，仍旧过到浮桥西面。见到个老人，我问他这地方中最好的风景名胜地，他说：“溯江往南走两里，濒临江边处为朝阳岩。顺江往北，转进山冈中走两里，为芝山岩。此外就没有第三处了。”我按照他说的，先往北去芝山。顺江西岸走半里，到达刘侍御山房。〔刘侍御所避讳的名字叫刘兴秀，他是我家乡常州府的

司理。〕从刘侍御山房侧面往北进入山中，翻越一座山岭，向西望去见到个亭子，我没有上那亭子。从小路往北翻越过山冈，登到山顶上，就见到山的西北，湘水在北面而离得稍远，又有条小水从山西面流来，逼近山的东南，潇水在山的东面，由远而近流过来。潇江东岸，又有座塔临江矗立，与这山夹峙在潇江的两边，这地方便成了永州府城的水口。大概此岭的北面就是永州府西山往北延伸之脉，它再往北结束于潇、湘两江合流处，到这里，其中已经三起三伏，所以这岭应当就是志书上所称的万石山，然而本府中的人作记，或称它为陶家冲，〔本地民间称呼。〕或称它为芝山，〔好像是对它的形状的描述，又似乎是它的名称。〕有人又在山崖间和亭子中刻了诗文，诗文序言说此山就是柳子厚所指的西山，后来因为出产灵芝，所以改名为芝山，我以为未必如此。越过岭往北，从岭上转东，向前望去，树色掩映，石崖高大峻峭，心里知道将有块特别的地方呈现在眼前。迅急下到崖脚，仰首而望，崖顶便是山顶，而崖脚处是山的半中腰。崖下有个庵倚山而立，我见有条路从庵北边盘绕而上，便不进庵而先拨开草木找到那条路。远远望去，顶端的石崖高矗空透，确实很奇特，而路两旁乱石丛集环绕，或上或下，或起或伏，如同莲花的花瓣和灵芝的花盖，中间空而外围密，到处都是。小路从乱石中直上崖顶，穿过一个石关口上去，有间屋子朝南，屋门关着不能进去，我从它的南面绕到它的西面，又穿过一个石峡便进到屋中，原来它的侧面有东、西两个门。那屋子只有一间，在山顶众石之间。我仍从那屋子西面的山峡中下到崖脚，一路间竹木扶疏，玉兰花凋零，地上像铺了一层雪，满地仍然飘着余香。进入崖下庵中，庵内有观音塑像，看上去很庄严，庵北面有个小阁可供休息，南面有个净侣傍着庵修了一间小寺庙。寺门在左边，起初我不知道，询问后才晓得，然而仍旧不能进去。徘徊间寺中僧人忽然从里边打开门拱手请我进去，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从小庭侧面的洞穴，穿过横裂的空隙上去，则崖石穹隆，有个亭子缀在崖石边缘，四面窗户通明透亮，周围花竹掩映，极其幽雅静僻。僧人法号叫觉空，他坚决要留我煮茶品尝，我因不能再耽搁而出了寺。

仍然从原路往南，到了浮桥边。听说正西边四十里处有座寺庙叫石门山寺，景致最佳妙，但因急切想攀登朝阳岩，便没有前往。我让顾仆从浮桥东随船溯潇水往南朝上行，我从浮桥西面，仍跨过愚溪桥，溯

潇水西岸的山崖往南走。一里后，大路折向西南，那是去道州的路。我从大路岔小路往东南走一里，便见一山雄峙，山中石峰高耸倒竖像要奔入江中与滔滔的江水争斗一番一样。攀到山上，屈身往东进入一个石关口，关口内石头飞突而起，仿佛飘浮在空中，向下瞰临潇水，这就是朝阳岩了。此岩后面贯通前面畅阔，上覆盖着层层岩石，下临直落千丈的深谷，中间可坐可倚，远处近处白云似的船帆，自由自在地飘过岩前。可惜才驻足岩上，船夫就放船到了岩下，连声呼喊，催促我下山，我不理会他的呼喊。崖北面有石磴直往下通到江边，我赶忙沿石磴朝下走。那石磴西面紧挨高大的崖壁，东面迫近清澈的江流，尽头处忽然露出一个空而幽深的洞穴，洞口高两丈、宽两丈，同样是朝东对着江，有溪流如喷玉般从洞中涌出，这是个水洞。从洞口稍进去一点就拐往南，里面平整开畅洁净，大江阻隔在洞门外，泉流流淌在洞内，水不深，可以休息也可以洗濯，与山上的岩石构成了一个高下各擅奇景、水石共具独韵的整体景观。进去五六丈，水流就积满了洞中。洞也折往西而变得黑不透光，估计可以卷起衣裤往里走，但没有火把，而船夫远远地喊叫个不停，于是走出洞门。洞的北边又有一座岩，奇丽的云朵遮蔽着顶端，下面插入青黑色的深潭中，当地人在岩间横架些小木条，铺上些木板，如栈道一样。然而只需略微架些栏杆、放些小桌凳，就可以坐在上边尽览水石风光，恐怕建亭营阁铺上瓦挂上匾，会损伤观览时的雅趣。徘徊了许久，仍从石磴穿出岩后，便登到最高顶。顶上有佛寺、官阁，岩石间镌刻的诗文字句很多，多数是宋、唐时期的名迹，但因为船夫催个不停，急着赶路没来得及读。

上船溯江而行，渐渐地折向东，七里到香炉山。那山小若发髻，孤零零地耸立在西岸边，它突出江面，是江中尖峭嶙峋的岩石堆聚而成的。山间优良的树木枝条四布，随风摇曳，山脚下有过水洞通贯外露。最可称为奇异的是，山不在江中心，三面都是沙粒沙石环绕，到山脚下却都冲汇成潭，北、西、南三面都像有一条分界的沟谷一样，沙被水冲到沟外堆积起来，而水绕流在沟内。山的东面则是大江奔流翻腾。下游的沙固然不能逆水而上，但上游的沙何以不随水而下？难道日夜有排除积沙疏通河道的人吗？这其中的道理也是不可理解的。下午，经过金牛滩，滩岸上有座金牛岭，一座山峰尖峭而独自耸起，另有三座山峰斜突横飞，江流直捣峰侧。到此处船才转往南行，从而可以得到风

力的推助了。这晚宿在庙下，从下船处到庙下，船共行了五十里，而陆路只有二十里。

这之前，我听说永州府南面二十五里有座景致优美的澹岩，想前往一游。没想到船行了五十里后而打听那岩，却还在前方。估计船应该是明日清晨经过岩下，但船夫莽撞不会停下船来等我去游岩。我考虑，陆路近而水路远，不如让船先去，我下船游岩后再从陆路去追船，船夫表示同意。

【原文】

十五日　五更闻雨声泠泠，达旦雷雨大作。不为阻，亟炊饭。五里至岩北[①]，力疾登涯，与舟人期会于双牌。双牌者，永州南五十里之铺也。永州南二十五里为岩背，陆路至此与江会。陆路从此南入山，又二十五里而至双牌；水路从此东迂溯江，又六十里而至双牌。度舟行竟日，止可及此，余不难以病体追蹑也。岩背东北临江，从其南二里西向入山，山石忽怒涌作攫人状。已而望见两峰前突，中有云庐高敞，而西峰耸石尤异，知胜在是矣。及登之，而官舍半颓。先是望见西峰之阳，洞门高张，至是路从其侧而出，其上更见石崖攒舞，环玦东向，其下则中空成岩，容数百人，下平上穹，明奥幽爽，无逼仄昏暗之状病。其北洞底亦有垂石环转，覆楞分内外者，巨石磊砢界道[②]，石上多宋、元人题镌。黄山谷最爱此岩[③]，谓为此中第一，非以其幽而不闷，爽而不露耶？岩东穿腋窍而上，有门上透丛石之间，东瞰官舍后回谷，顿若仙凡分界。岩西南又辟一门，逾门而出其右，石壁穹然，有僧寮倚之，西眺山下平畴，另成一境，桑麻其中。有进贤江发源自西南龙洞，洞去永城西南七十里。江东来直逼山麓，而北入于潇。进贤江侧又有水洞，去此二里，秉炬可深入，昔人谓此洞水陆济胜，然不在一处也。按澹岩之名，昔为澹姓者所居。而旧经又云，有正实者，秦时人，遁世于此，始皇三召不赴，复尸解焉，则又何以不名周也。从僧寮循岩南东行，过前所望洞门高张处，其门虽峻，而中夹而不广，其内亦不能上通后岩也。仍冒雨东出临江，望潇江迢迢在数里外，自东而来。盖缘澹山之南，即多崇山排亘，有支分东走者，故江道东曲而避之。乃舍江南行，西遵西岭，七里至木排铺，市酒于肆，而雨渐停。又南逾一小岭，三里为阳江。其江不能胜舟，西南自大叶江、小叶江来，至此二十余里，东注于潇。



其北则所谓西岭者横亘于右，其南则曹祖山、张家冲诸峰骈立于前。又南七里，直抵张家冲之东麓，是为陈皮铺。又南三里，逾一小岭，望西山层坠而下，时现石骨，逗奇标异；已而一区凑灵，万窍逆幻。亟西披之，则石片层层，尽若鸡距龙爪，下蹲于地，又如丝瓜之囊，筋缕外络，而中悉透空；但上为蔓草所缠，无可攀跻，下为棘箐所塞，无从披入。乃南随之，见旁有隙土新薙地者[4]，辄为扪入，然每至纯石，辄复不薙。路旁一人，见余披陟久，荷笠倚锄而坐待于下。余因下问其名，曰："是为和尚岭，皆石山也。其西大山，是为七十二雷。"因指余前有庵在路隅，其石更胜。从之，则大道直出石壁下，其石屏插而起，上多透明之窦，飞舞之形；其下则清泉一泓，透云根而出。有庵在其南，时僧问其名，曰："出水崖[5]。"问他胜，曰："更无矣。"然仰见崖后石势骈丛，崖侧有路若丝，皆其薙地境也。贾勇从之[6]，其上石皆如卧龙翥凤[7]，出水青莲，萼丛瓣裂。转至出水崖后，觉茹吐一区[8]，包裹丛沓，而窈窕无竟。盖其处西亘七十二雷大山，丛岭南列，惟东北下临官道，又出水崖障其东，北复屏和尚岭，四面外同错绮，其中怪石层朋，采艳夺眺。予乃透数峡进，东北屏崖之巅，有石高砻，若天门上开，不可慰即。砻石西南，即出水崖内壑，一潭澄石隙中，三面削壁下嵌，不见其底，若爬梳沙蔓[9]，令石与水接，武陵渔当为移棹[10]。予历选山栖佳胜，此为第一，而九疑尤溪村口稍次云[11]。

搜剔久之，乃下。由庵侧南行二里，有溪自西南山凹来，大与阳溪似。过溪一里，东南转出山嘴，复与潇江遇。于是西南溯江三里，则双牌在焉[12]。适舟至，下舟，已下舂矣。双牌聚落亦不甚大，其西南豁然，若可远达，而舟反向南山泷中入。盖潇水南自青口与沲水合，即入山峡中，是曰泷口。北行七十里，皆连山骈峡，亏蔽天日，且水倾泻直中下，一所云"泷"也[13]。泷中有麻潭驿，属零陵[14]。驿南四十里属道州，驿北三十里属陵零。按其地即丹霞翁宅也，志云：在府南百里零陵泷下，唐永泰中有泷水令唐节[15]，去官即家于此泷，自称为丹霞翁。元结自道州过之，为作宅刻铭。然则此泷北属零陵，故谓之零陵泷。而所谓泷水县者，其即此非耶？又按志：永州南六十里有雷石镐，当泷水口，唐置。则唐时泷水之为县，非此而谁耶？时风色甚利，薄暮，乘风驱舟上滩，卷浪如雷。五里入泷，又五里泊于横口，江之东岸也，官道在西岸，为雷石镇小墅耳。

自永州至双牌，陆五十里，水倍之。双牌至道州，水陆俱由泷中行，无他道。故泷中七十里，止有顺逆分，无水陆异。出泷至道州，又陆径水曲矣。

注释

①岩北：此即下述“岩背”。乾隆本、四库本丁本作“岩北”，沪本统作“岩背”。

②磊砢（lěi luǒ 垒裸）：很多石头杂乱堆放。

③黄山谷：即黄庭坚（公元 1045—1105 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诗人，晚年曾两次受到贬谪。

④见旁有隙土新薙地者：“薙”，原作“雉”，据乾隆本改。下同。薙（tì 剃）地：除去野草。

⑤时僧问其名，曰“出水崖”：乾隆本、四库全书本作“问之僧则出水崖也”。疑“时”当作“待”。出水崖：今名同，在双牌县境，清泉寺废址尚存。

⑥贾（gǔ 古）勇：鼓足勇气。



⑦翥（zhù 铸）：飞举。

⑧茹（rú 如）：相连的根。

⑨爬梳：爬搔梳整。

⑩武陵渔：此即陶渊明《桃花源记》里发现桃花源的武陵渔人。“武陵渔当为移棹”，用以比喻出水崖一带风景胜过桃花源。

⑪自“其上石皆如卧龙翥凤”至此，此段季抄本甚略，仅如下两句：“其上石皆怪异，不可名状。转至出水崖后，三面削壁下嵌，惟西南丛石之隙，下洼成潭，沙汜蔓覆，不见其底，当出水崖之内壑也。”

⑫双牌：今名同，在潇水东岸，1969 年置双牌县。

⑬泷（lóng 龙）：湍急的河流。南方地名常称“泷”，形象地概括了这些地方水流急险的特点。此泷今已建为双牌水库。

⑭零陵：原本误倒，据下文及《明史·地理志》改。

⑮永泰：唐代宗年号，时在公元 765—766 年。

【今译】

十五日　五更时听到雨声泠泠，到天亮雷雨大作。我们不为风雨所阻，赶忙弄饭吃。船行五里到岩北，我竭力支撑着病体登上岸，与船夫约定在双牌会面。双牌是永州府城南面五十里的一个驿铺。永州府南面二十五里为岩背，陆路到这里与江流合在一处。陆路从此处往南进入山中，又走二十五里便到双牌，水路从此处起向东迂回，溯江而

上，又行六十里到达双牌。我估量船航行一整天只可能到达这地方，我虽然拖着病体也不难追赶上。岩背的东北面滨临潇江，我从它南面两里处往西进入山中，忽然看见山间石头林立挺拔，呈现出像要抓人的形态。随即看到两个山峰向前突出，中间有间隐居士人住的小屋，高爽敞朗，其中西面那山峰怪石耸立尤为奇异，于是知道这地方有名胜佳迹。等登到上面，见到一所倒塌了一半的官房。先前看到西峰的南面，有个洞门高高地敞开着，路从洞门侧边绕出，到了洞上更是见到石崖丛聚挺拔，如玦玉一样环绕，有缺口朝向东边；石崖下面空敞而形成岩洞，可以容纳数百人，下边平整上边隆起，明亮深曲幽静爽敞，没有狭窄昏暗那类的缺憾。北面岩洞底部也有些盘曲环绕的石头垂立着，倾覆的石棱条将洞穴分成内外两部分，很多巨大的石头杂乱地堆放着，其中有一通道，石头上有不少宋、元时期的人的题字刻文。黄山谷最爱这个岩洞，以为它是这地方的最好的处所，这不正是因为它幽静而又不被掩蔽阻塞，明爽而又不外露吗？从岩洞东边穿过石崖侧面的石孔往上走，有石门向上通到丛密的乱石间，从那里往东俯瞰官房后面迂回曲绕的山谷，顿时间像一条仙境和凡世的分界线。岩洞西南面又有一个石门，越过门转到洞右，石壁高高隆起，有间僧人的小屋背靠石壁而立，向西眺望山下平坦的田野，另成一种境地，田野间种植着桑麻。有条叫进贤江的水流发源于西南方的龙洞，洞离永州城往西南走有七十里。此江向东流来，直逼山麓，然后向北汇入潇江。进贤江侧面又有个水洞，离此处两里，持着火把可以进到洞深处，从前的人认为这个洞水陆景观互相映衬弥补，十分奇美，然而水洞和岩洞不在一个地方。据查考澹岩的得名，是因为此处从前是姓澹的人所居住。然而旧典籍上又说，有个名叫正实的，是秦朝时人，隐居在这里，秦始皇三次召见他他都不去，后又仙逝在此。但为何岩又不叫周岩呢？我从僧人的小屋旁顺澹岩的南边往东走，经过前面所望见的高敞的洞门处，那洞门虽然高大，但里边狭窄不宽，而且也不能往上通到后面的岩洞中去。于是仍旧冒雨东出江边，望见潇江远远地浮在几里以外，从东面流过来。大概因沿着澹山的南面，有好多高山排列横贯，其中有的分出支脉向东延伸，因此江道折往东以避开山峦。我没有朝着江走，而是转向南，然后向西顺西岭走，七里到木排铺，在店中买了些酒，这时雨逐渐停下来。又往南越过一座小岭，走三里为阳江。那江不能

航船，它从西南面大叶江、小叶江的合流处流来，自汇合处到此有二十多里，它往东汇入潇江。江北就是所谓的西岭，横亘在右边，江南是曹祖山、张家冲等众峰并排耸立在前方。又往南七里，直抵张家冲的东麓，这里为陈皮铺。又往南三里，越过一座小岭，望见西面的山层层向下坠陷，不时露出石棱石块，很奇特；随即，胜景集聚一区，数不清的孔穴中景态错综变幻。赶忙拨开草木向西过去，只见层层石片，尽都像鸡掌和龙爪，下蹲地上，又如丝瓜囊，瓜筋瓜丝缠结在外面，中间完全是空的。但石上面被蔓草所缠，无法攀登；石下被刺箐堵塞，无处可钻。于是顺南边走，见旁边有个在石缝间的泥土上翻土除草的人，就走近前，但除草的人每遇到清一色的石头，就不除掉上面的草。路旁有一人，见我在乱石杂草间行走了好久，便顶着斗笠斜靠锄把坐在下面等我。我于是下去问他这山的名称，他说："这是和尚岭，整座山都是石头。它西面的大山是七十二雷山。"并指着前面说，有个庵在路的拐角处，那里石头更为奇美。我按他说的走过去，大路直通到石壁下，石崖如屏障拔地而起，上面有许多通着光亮的孔穴，呈现出飞舞的形态；崖壁下有一潭碧水，透过云雾缭绕的崖壁根脚流出来。有个庵在石崖南边，等向僧人询问石崖的名称，他说："叫出水崖。"问他还有没有别的胜景，回答说："再没有了。"然而我仰头看见出水崖的后面石头排列丛集，崖侧有条路细若丝线，这片地方都是那人除草所及的范围。我鼓足勇气从小路登上去，上面的石头都如卧龙、如飞凤，如露出水面的青色莲花，如丛密环列的花萼、向外分开的花瓣。转到出水崖后面，发觉眼前的地方，树根相连，鲜花绽放，枝叶花草茂密争艳，景致美好无比。这地方西面横亘着七十二雷大山，南面耸列着众多山岭，只有东北面下临官道，另外，出水崖阻隔在东面，北面又阻塞着和尚岭，四周如同交错列置着的有花纹的丝织品，而中间怪石重叠堆砌，处处光彩夺目。于是我穿过几个山峡走进去，东北面屏风般的山崖顶上，有大石头高高拱起，如天门开在上边，但不能靠近观赏以使心意满足。那拱起的大石头的西南，就是出水崖里面的深谷，石缝中有泓清澈的潭，它三面陡削的崖壁向下深插，见不到底，假使对潭边的积沙蔓草进行清理，让石与水相连接，那么绝妙的风景将会令到了桃花源中的武陵渔人把他的小船摇到这里来。我将可供游览居息的绝妙优美境地作一番筛选比较，认为这里是第一，而九疑山尤溪村口稍次些。

搜寻赏玩了许久，才往下走。从庵侧往南行两里，有条溪水从西南面山凹中流来，与阳溪差不多大。过了溪一里，往东南转出山嘴，重新与潇江相遇。从这里往西南溯江走三里，双牌便到了。船正好来到，上了船，太阳已快落山了。双牌村落也不很大，西南方很开阔，像是可以通达很远的地方，但船反而向南面山间的泷中行驶。大概潇水从南面的青口与淹水汇合后，就流入山峡，山峡口处叫泷口。从泷口往北流七十里，两边都是山岭连绵山峡并峙，遮天蔽日而且水流直往中间倾泻而下，这是之所以称为“泷”的一个原因。泷中有个麻潭驿，〔隶属于零陵县。〕驿南的四十里隶属于道州，驿北的三十里隶属于零陵县。根据文献查考，这一湍急的河段中就是丹霞翁居住的地方。志书记载：丹霞翁的居住处在永州府南面一百里零陵泷下，唐代永泰年间，泷水县令唐节辞官后就居住在此泷中，自称为丹霞翁。元结从道州来，经过他的住处，为他的住宅作了篇铭文并刻在宅中。然而此泷的北段属于零陵县，所以称之为零陵泷。但所说的泷水县，是否就是在这地方呢？另外，按志书记载：永州府南面六十里有个雷石镐，位于泷水县水口处，是唐朝时设置的。依此，则唐代时设的泷水县不在此处又在哪里呢？当时风势很便于航行，傍晚，船夫乘风势撑船上滩，翻卷的浪涛如雷声轰鸣。行五里便进入泷中，又行了五里停泊在横口，它位于江的东岸，官道在西岸，它是雷石镇的人们游乐和过往旅客居住的一个很小的处所。

从永州府城到双牌，陆路为五十里，水路有两倍的路程。从双牌到道州城，水陆两路都是从零陵泷中走，没有其他道路。所以泷中七十里的路程，只有顺流溯流之分，没有水陆路程远近的差别。出了此泷后到道州城的路，又是陆路直而水路弯曲了。

【原文】

十六日　平明行，二十里，为麻潭驿，其地犹属零陵，而南即道州界矣。自入泷来，山势逼束，石滩悬亘，而北风利甚，卷翠激玉，宛转凌波，不觉其难，咏旧句“舡梭织峰翠，山轴卷溪绡”，《下宁洋溪中诗》。若为此地设也。其处山鹃盛开，皆在水涯岸侧，不作蔓山布谷之观，而映碧流丹，老觉有异。二十里，吴垒铺，其西南山稍逊，舟反转而东。又五里，复南转，其东北岸有石，方形叠砌，围亘山腰，东下西起，若甃

而成者，岂垒之遗者耶？又十里，山势愈逼束，是为泷口。又五里，泊于将军滩。滩有峰立泷之口，若当关者然。溯流出泷，划然若另辟区宇。是夜月明达旦，入春来所未有。

十七日　平明行，水径迂曲，五里至青口。一水东自山峡中出者，宁远道也，此水最大，即潇水也；一水南自平旷中来者，道州道也，此水次之，即沲水也[①]，水小弱。乃舍潇而南溯沲。又五里为泥江口。按志有三江口，为潇、沲、营合处，问之舟人，皆不能知，岂即青口耶？但营水之合在上流耳。水西通营阳，舟上罗坪三日程，当即营水矣。又三十里，抵道州东门[②]，绕城南，泊于南门。下午入城，自南门入，过大寺，名报恩寺。由州前抵西门。登南城回眺，乃知道州城南临江水，东南西三门俱南濒于江，惟北门在内。盖沲水自江华，掩、遨[③]二水自永明[④]，俱合于城西南十五里外，东北来，抵城西南隅，绕南门至东门，复东南去，若弯弓然，而城临其背。西门有濂溪水，西自月岩，翼云桥跨其上。东门亦水自北来注，流更微矣。迨暮，仍出南门，宿舟中。夜复雨。



道州附郭有四景：东有响石，即五如石。西有濂溪，北有九井，南有一木。南门外一大木卧江底。

十八日　天光莹彻，早饭登涯。由南门外循城半里，过东门，又东半里有小桥，即渟泉入江处也。桥侧江滨有石突立，状如永州愚溪桥，透漏耸削过之，分岐空腹，其隙可分瓣而入，其窦可穿瓠而透，所谓五如石也。中有一石，击之声韵幽亮，是为响石。按元次山道州诗题，石则有五如、窊樽[⑤]，泉则有潓、漫等七名，皆在州东，而泉经一渟而可概其余，石得五如而窊樽莫觅。屡询，一儒生云："在报恩大寺。"然元序云，在州东左湖中石山巅。石窊可樽，其上可亭，岂可移置寺中者，抑寺即昔之左湖耶？质之其人，曰："入寺自知。"乃入东门，经南门内，西过报恩寺，欲入问窊樽石，见日色丽甚，姑留为归途探质。亟出西门，南折过翼云桥，有二岐。从西二十五里为濂溪祠，又十里为月岩；从南为十里铺，又六十里为永明县；十里铺侧有华岩，由岩下间道可出濂溪祠。余欲兼收之，遂从南行。大道两傍俱分植乔松，如南岳道中，而此更绵密。有松自下分柯五六枝，丛挺竞秀，此中特见之，他所无也。自州至永明，松之夹道者七十里，栽者之功，亦不啻甘棠矣。州西南冈陀高下，置道因之。而四顾崇山开远，惟西北一山最高而较近，则月岩后

所倚之大山也。至十里铺东，从小径北向半里，为华岩。洞门向北，有小水自洞下出。由洞入，止闻水声，而不见水。转东三丈余，复南下，则穹然深暗，不复辨光矣。时洞北有僧寮，行急不及入觅火炬，闻其内止一炬可尽，亦不必觅也。遂从寮右北向小径行。此处山小而峭，或孤峙，或两或三，连珠骈笋，皆石骨嶙峋，草木摇飏，升降宛转，如在乱云叠浪中，令人茫然，方向(莫)辨。然无大山表识，惟西北崇峰，时从山隙瞻其一面，以为依归焉。五里，横过山蹊四五里，渡一小石桥，又逾岭，得大道西去。随之二里，又北入小径，沿石山之嘴，共四里而转出平畴，则道州西来大道也[6]，又一里而濂溪祠在焉。祠北向，左为龙山，右为象山[7]，皆后山，象形，从祠后小山分支而环突于前者也。其龙山即前转嘴而出者，象山则月岩之道所由渡濂溪者也。祠环于山间而不临水，其前扩然，可容万马，乃元公所生之地，今止一二后人守其间，而旁无人焉。无从索炊，乃西行。一里，过象山，沿其北，又一里，渡濂溪。溪自月岩来，至此为象山东障，乃北走，又东至州西入沲水。从溪北溯流西行，五里而抵达村，为洪氏聚族。乃卧而候饭，肆中无酒，转沽久之，下午始行。遂西南入山。路傍先有一峰圆锐若标，从此而乱峰渐多，若卓锥，若骈指，若列屏，俱环映于大山之东，分行逐队，牵引如蔓，皆石骨也。又五里，南转入乱山之腋。又三里，西越一岭，望见正西一山，若有白烟一脉抹横其腰者，即月岩上层所透之空明也。盖正西高山屏立，若齐天之不可阶，东下第三层而得此山，中空上蛩，下辟重门，翠微中璇，光映前山，故遥睇若白云不动。又二里，直抵月岩山下，从其东麓拾级而上，先入下岩。其岩东向，中空上连，高蛩若桥，从下望之，若虎之张吻，目光牙状，俨然可畏。复从岩上遍历诸异境，是晚宿于月岩。

注释

①沲(duò 舵)水：今作沱水，又称东河。

②道州：隶永州府，即今道县。

③遨：原作“邀”，据乾隆本、四库本改。掩水在西，遨水在南，合流后即今永明河。

④永明：明为县，隶永州府道州，即今江永县。

⑤窊(wā 洼)：即凹。窊樽的含义，见元结窊樽诗：“窊石堪为樽，状类不

可名。”

⑥则道州西来大道也："道州"，原作"道中"，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⑦象山：陈本、乾隆本、四库本作"豸山"。豸（zhì 至）：指长脊兽，如猫、虎之类，亦引申指体长无脚的虫。

【今译】

十六日　天亮时出发，行二十里为麻潭驿，这里仍然属于零陵县，但它的南面就是道州界了。自从进入此泷以来，两边山势逼束，石滩高悬横亘，然而北风很便于航行，奔腾的江水卷翠激玉，船曲折地行进在浪尖上，不觉得航行的艰难，我曼声吟出旧时写的两句诗："船行如梭织出峰岭上翠秀的图景，山转似轴卷起溪中薄绸般的彩画。"〔这是《下宁洋溪中诗》中的诗句。〕这仿佛是为此地而作的。这地方杜鹃花盛开，点缀了水边岸侧，虽没有呈现出漫山遍野的景象，但映碧流丹，给人的感觉非同一般。行二十里，到吴垒铺，铺的西南面山稍向里退缩，而船反而转往东。又行五里，重新转往南，江的东北岸上有些石头，呈方形堆叠着，环绕横亘在山腰上，东边下倾西边耸起，像是人工砌成的，难道是堡垒的残留部分吗？又行十里，山势更加逼束，这里便是泷口。又行五里，停泊在将军滩。滩边有座山峰屹立在泷的出口处，如守关的将士一样。溯流出了此泷，景象迥异，如另一番天地。整个夜晚月光明亮，直到天明，是入春以来从未有过的。



十七日　天亮时开船，水路迂回曲折，行五里到青口。一条水从东边的山峡中流泻出来，这是去宁远县的水路，此水最大，它就是潇水；一水从南面平坦的旷野中流来，这是去道州的水路，此水没有潇水大，它就是沲水，水势弱小。于是我们不走潇水而往南溯沲水行。又行五里为泥江口。按志书记载，有个三江口，为潇水、沲水、营水三条水流汇合处，我向船上的人打听，却都不知道，难道就是青口吗？但是营水汇入沲水处是在潇水、沲水汇合处的上游。泥江口的水西通营阳，乘船溯此水上罗坪为三天的路程，它应当就是营水了。又行三十里，抵达道州城东门，然后绕到城南，停泊在南门边。下午我到城中去，从南门入城，经过一个大寺庙，〔名叫报恩寺〕由州衙署前抵达西门。登上南城墙往回眺望，才知道道州城南临江水，东、南、西三个门都向南濒临江流，只有北门在里面。沲水从江华县流来，掩、遨两条水

自永明县流来，它们都汇合在城西南十五里以外。水从东北流来，抵达城西南隅，绕过南门到东门边，又往东南流去，像一张弯弓一样，而城正好位于弓背上。城西门外有条濂溪水，从西面的月岩流来，翼云桥横架在溪流上。城东门外也有条水从北面流来汇入江水中，但那条水流就更加涓细了。到傍晚，我们仍然出了南门，宿在船中。夜里又下起了雨。

道州城城外附近有四景：东边有响石，〔即五如石。〕西边有濂溪，北边有九井，南边有一根很特别的木头。〔南门外有一根大木头横卧在江底。〕

十八日　天空明亮清朗，我早早地吃了饭登上岸。从南门外顺城下走半里，过了东门，又往东走半里有座小桥，这里就是涍泉入江处。桥侧面江滨有石头耸突插立，形态如同永州城外愚溪桥边那些，但比愚溪桥边的更透漏高耸陡峭，那些石头如枝干分向四处，中间是空的，可以分开花瓣似的石片走进石隙中，也可以穿过壶形的孔道进到小洞中，这就是所说的五如石。其中有块石头，一敲击就会发出和谐深远响亮的声音，这是响石。据考，元次山咏道州景物诗中所写到的，石头有五如石、窊樽石，泉有溏、漫等七处，都在州城东。泉我游览了一个涍泉便可以大概推知其余各泉的情形，至于石我见到了五如石但窊樽石没能寻到。屡向旁人询问，一读书人告诉说："在报恩大寺内。"然而元次山诗序中说在州城东左湖中的石山顶上。既然那石窊可以当酒樽，上面可以建亭子，那么难道可以移置到寺中？抑或寺址就是先前的左湖所在地？我质询那人，他说："到了寺中自然知道。"于是到城东门，经过南门内，往西到报恩寺，想入寺打听窊樽石，见到日色很美丽，就姑且留着等到归来的途中再探问。赶忙出了西门，往南折过翼云桥，路分成两条：从西面的那条走二十五里为濂溪祠，又走十里为月岩；从南面的那条走是十里铺，然后又走六十里为永明县。十里铺侧面有座华岩，由岩下的小路可以到濂溪祠。我想两处都游览，便往南面的那条走。大道两旁都分别栽种着高大的松树，如同上南岳衡山的路一样，而此处的更加丛密。有的松树从下面分出五六根枝杈，枝干密集挺拔，争翠竞秀，这是此地独见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从道州到永明县，松树夹道的路程有七十里，栽种者的功劳，也不比古时种植甘棠树的地方官吏的小。州城西南，山冈山坡起伏不平，修筑道路时便

顺着地势。四下望去，崇山远离，只西北面的一座山最高而且离得较近，它是月岩后面背靠的大山。到十里铺东，从小路向北走半里，便为华岩。岩洞门向着北，有条小水从洞下面流出来。由洞口进去，只听到水声而不见水。折往东三丈多，又折往南朝下走，洞便变得高穹幽深黑暗，不再见到光亮了。洞北边有间僧人住的小屋，因为要急着走，来不及到那小屋中寻觅火把，听说洞内只需一支火把便可以游完，因而也不必再找火把来游。于是我从那小屋右面向北朝小路走。此处的山小而峻峭，或孤峰耸立，或两三座山相连相接，如同串起来的珠子和并立生长的竹笋，座座山上岩石尖峭嶙峋，草木摇曳飘舞，在山间曲折地朝上走或往下行，如同置身在纷乱的云层和重叠的波浪中，令人茫然，辨不出方向。然而没有大山作为标志，只有西北面有个高峰，我不时地从山间缝隙中窥望它的一面，把它作为辨别里距、方位的座标。走五里，横过四条山间小路，又五里，越过一座小石桥，又翻过一座山岭，见到大路向西而去。顺大路走两里，又往北进入小路中，沿着石山山嘴，共走四里而转到平坦的田畴间，便是道州往西来的大路经过的地方。又走一里，濂溪祠就到了。祠朝向北，左边为龙山，右边为象山，都在祠后面，形态如龙似象，从祠后的小山分支出来而环拱突兀在祠前方。龙山就是前面我从它的山嘴转出到田畴间的那山，象山则是到月岩经过濂溪的那座山。祠被山峦环抱但不临水，前方宽展，可以容纳万马奔腾。祠是周元公出生的地方，如今只有他的一两个后人守护在其中，而没有其他任何人。因为没有地方找饭吃，便往西走。一里，经过象山，沿着它的北面又走一里，渡过濂溪。濂溪从月岩流来，到此处因为被象山在东边挡住，便往北流，然后又折向东流到州城西面汇入沲水。从濂溪北岸溯流往西行，五里到达村，它是洪姓人家聚居的一个村子。于是到一家店铺中躺下来等着吃饭，店中没有酒，到别处去买花了很长时间，下午才出发。出村后便往西南进入山中。路旁边先是有一座山峰圆而尖峭如一支标枪，从这座山峰处起，乱峰渐多，有的若直立的锥子，有的像并列的手指，有的似横列的屏风，都绕环掩映在一座大山的东面，它们分成一行行排成一队队，如藤蔓一样互相牵引，都尖峭如骨。又走五里，往南转入乱山的内侧。又走三里，往西翻越一座山岭，望见正西边的一座山，宛若有一缕白烟横浮在山腰上，它就是月岩上层的山间穿洞露出来的天空。正西面高山若屏风



般直立，仿佛和天一样高而难以攀登，往东延伸下来，第三层便是若有白烟横浮在山腰的这座山，山中间空而上面成弧形，下面形成几层石门，青翠的山冈如从中间被剜了一块，光色映照到前面的山上，所以远远看去如静止不动的白云。又走二里，直抵月岩山下，我从山东麓拾级而上，先进入下岩中。那岩洞朝向东边，中间空而上面相连，高高环拱起如桥梁，从下面望上去，如同老虎张着大口，目光以及牙齿的形状，威严可畏。我又从岩上遍游了景观奇异的地方。这晚住宿在月岩中。

【原文】

十九日　自月岩行二里，仍过所望岩如白烟处。分岐东南行，穿小石山之腋，宛转群队中。八里出山，渡大溪而东，是为洪家宅[①]，亦洪氏之聚族也。又东南入小土山，南向山脊行，三里而下。一里出山，有巨平岩横宕，而东一里，复南向行山坡。又二里，南上一岭。名银鸡岭。越岭而下，有村两三家。从其东又三里为武田，自月岩至武田二十里。其中聚落颇盛。再东半里，即永明之大道也。横大道而过，南沿一小平溪行一里，渡桥而东又半里，则大溪汤汤介于前矣。是为永明掩、遨二水，是为六渡。渡江复东南行，陂陀高下，三里为小暑洞。又东逾山冈，三里得板路甚大，乃南随板路，又十里而止于板寮，盖在上都之东北矣，问所谓杨子宅、南龙，俱过矣。



二十日　从寮中东南小径，一里，出江华大道，遂南遵大道行，已为火烧铺矣。铺在道州南三十里而遥、江华北四十里而近。又行五里为营上，则江华、道州之中，而设营兵以守者也。其后有小尖峰倚之。东数里外有高峰突屼，为杨柳塘，由此遂屏亘而南，九疑当在其东矣。西南数里外，有高峰圆耸，为斜溜。其南又起一峰，为大佛岭，则石浪以后云山也。自营上而南，两旁多小峰巑岏。又五里，为高桥铺。又三里，有溪自西而东，石骨嶙峋，横卧涧中，济流漱之，宛然包园石壑也。溪上有石梁跨之，当即所谓高桥矣。又南七里，为水塘铺。自高桥来，途中村妇多觅笋箐中，余以一钱买一束，携至水塘村家煮之，与顾奴各啜二碗，鲜味殊胜，以筒藏其半而去。水塘之西，直逼斜溜，又南，斜溜、大佛岭之间，有小峰东起，若纱帽然。又五里为加佑铺[②]，则去江华十里矣。由铺南直下，从径可通浪石寺。转而东南从岭上行，

共六七里而抵江华城西[3]。盖自高桥铺南，名三十里，而实二十五里也。循城下抵南门，饭于肆。又东南一里，为麻拐岩。一名回龙庵。由回龙庵沿江岸南行半里，水分二道来：一自山谷中出者，其水较大，乃沲水也；一自南来者，亦通小舟，发源自上武堡。盖西界则大佛岭、班田、嚣云诸山迤逦而南去，东界则东岭、苦马云诸峰环转而南接，独西南一坞遥开，即所谓上武堡也，其西南即为广西富川、贺县界。大小二江合于麻拐岩之南。大江东源锦田所[4]，溯流二百余里，舟行三四日可至；小江南自上武堡，舟溯流仅到白马营[5]，可五十里。然入江之口，即积石为方堰，置中流，横遏江舟，不得上下，堰内另置小舟，外有桥，横板以渡。白马营东大山曰吴望山，有秦洞甚奇，惜未至；又南始至上武堡，堡东大山曰冬冷山。二山之水合出白马营，为小江上流云。乃沿南小江岸又西行三里，是为浪石寺。小江中石浪如涌，此寺之所由得名也。寺有蒋姓者成道，今肉身犹在，即所称"一刀屠"也。浪石有"一刀屠"肉身，其面肉如生。碑言姓蒋，即寺西村人。宋初，本屠者，卖肉，轻重俱一刀而就，不爽锱铢[6]。既而弃妻学道，入大佛岭洞中，坐玉柱下。久之，其母入洞寻得。拜之遂出洞，坐化于寺。后有盗欲劫江华库，过寺，以占取决，不吉。盗劫库还，遂剖其腹，取心脏而去。此亦"一刀屠"之报也。其身已髹[7]，而面尚肉，头戴香巾，身袭红褶，为儒者服，以子孙有青其衿者耳。是日止于浪石寺，但其山僧甚粗野。

二十一日　饭于浪石寺。欲往莲花洞，而僧方聚徒耕田，候行路者，久之得一人，遂由寺西遵大路行。南去山尽为上武堡，贺县界[8]。西逾大佛坳为富川道。坳去江华西十里。闻逾坳西二十里，为崇柏，即永明界；又西二十五里，过枇杷所[9]，在永明东南三十里，为广西富川界；更西南三十里，即富川县治云[10]。七里，直抵大佛岭下。先是，路左有一岩，若云楞嵌垂，余疑以为即是矣，而莲花岩尚在路右大岭之麓。乃从北岐小径入，不半里，至洞下。导者取枯竹一大捆，缚为六大炬分肩以出，由路左洞披转以入。还饭于浪石，已过午矣。乃循旧路，抵麻拐崖之西合江口，有板架江坝外为桥，乃渡而南。东南二里，至重元观，寺南一里，入狮子岩洞。出洞四里，渡小江桥，经麻拐岩，北登岭，直北行，已过东门外矣。又北逾一岭，六里，渡沲水而北，宿于江渡。

二十二日　昧爽，由江渡循东山东北行。十里为蜡树营。由此渐循山东转，五里，过鳌头源北麓。二里，至界牌[11]，又三里，过石源，又五

里，过马冈源。自鳌头源突于西北，至东北马冈源，皆循山北东向行，其山南皆瑶人所居也。马冈之北，犹见滗水东曲而来，马冈之北，始见溪流自南而北[12]。又东七里，逾虎版石。自界牌而来，连过小岭，惟虎版最高。逾岭又三里，为分村，乃饭。村南大山，内有分岭。谓之"分"者，岂瑶与民分界耶？东三里，渡大溪，南自九彩源来者[13]。溪东又有山横列于南，与西来之山似。复循其北麓行七里，至四眼桥，有溪更大，自顾村来者，与分村之水，皆发于瑶境也。渡木桥，颇长，于是东登岭。其先只南面崇山，北皆支冈条下；至是北亦有山横列，路遂东行两山之间。升陟冈坳十里，抵孟桥西之彭家村，乃宿。是日共行五十里，而山路荒僻，或云六十里云。

二十三日　五鼓，雨大作。自永州来，山田苦旱，适当播种之时，至此嗷嗷已甚，乃得甘霖，达旦不休。余僵卧待之，晨餐后始行，持盖草履，不以为苦也。东一里，望见孟桥，即由岐路南行。盖至是南列之山已尽，遂循之南转。五里，抵唐村坳[14]。坳北有小洞东向，外石嶙峋，俯而入，下有水潺潺，由南窦出，北流而去。乃停盖，坐久之。逾岭而南，有土横两山，中剖为门以适行，想为道州、宁远之分隘耶。于是连涉两三岭，俱不甚高，盖至是前南列之山转而西列，此皆其东行之支垅，而其东又有卓锥列戟之峰，攒列成队，亦自南而北，与西面之山若排闼者[15]。然第西界则崇山屏列，而东界则乱阜森罗，截然不紊耳。直南遥望两界尽处，中竖一峰，如当门之标，望之神动，惟恐路之不出其下也。过唐村坳，又五里而至大洋。道州来道亦出此。其处山势忽开，中多村落。又南二里，东渡一桥，小溪甚急。逾桥则大溪洋洋，南自九疑，北出青口，即潇水之上流矣。北望小溪入江之口，有众舟舣其侧。小舟上至鲁观[16]，去九疑四五里，潇江与母江合处。渡大溪，是为车头。又东南逾岭，共六里，为红洞。市米而饭，零雨犹未止。又东南行六里，直逼东界乱峰下，始过一小峰，巉石岩岩，东裂一窍，若云气氤氲。攀坐其间，久之雨止，遂南从小路行。四里，过一村，曰大盖。又南二里至掩口营，始与宁远南来之路合，北去宁远三十里。掩口之南，东之排岫，西之横嶂，至此凑合成门，向所望当门之标，已列为东岫之首，而西嶂东垂，亦竖一峰，北望如插屏，逼近如攒指，南转如亘垣，若与东岫分建旗鼓而出奇斗胜者。二里，出凑门之下，水亦从其中南出，其下平畴旷然，东西成壑。于是路从西峰之南，转西向行，又三里而至

路亭。路亭者，王氏所建，名应丰亭，其处旧名周家峒，王氏之居在焉。王氏，世家也，因建亭憩行者，会发乡科[17]，故遂以"路亭"为名。是日止行三十五里，计时尚早，因雨湿衣透，遂止而向薪焉。

注释

①洪家宅：今名同，在道县西境。

②加佑铺：乾隆本、四库本作"伽祐铺"。

③江华：明为县，隶永州府道州。明代江华县治有迁移。《嘉庆重修一统志》永州府古迹载："明洪武二十八年，析宁远卫置右千户所于县，建城于今县治隔江之东，名镇守所城。天顺中，迁治西北五里，地名黄冈，合县所为一城，即今治也。"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以后，江华县治迁与宁远卫右千户所同城，则在今江华县西北部，沱水和萌渚水汇流处稍北的沱江镇。1955年建江华瑶族自治县，县治设在水口镇。

④锦田所：在今码市，位于江华县东境。



⑤小江：今名西河。即萌渚水。白马营：明时已称白芒营，因白芒岭得名。今仍作白芒营，在江华县西隅，西河东岸。

⑥爽：差失。锱（zī 资）、铢（zhū 朱）：都是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不爽锱铢：不会差失一小点。

⑦髹（xiū 休）：用漆漆物。

⑧贺县：隶平乐府，治今广西贺县东南的贺街，在桂江与贺江汇口处。

⑨枇杷所：在今江永县东南隅的松柏附近。

⑩富川县：隶平乐府，即今广西富川县。

⑪界牌：今名同，在江永县东隅。

⑫马冈之北，始见溪流自南而北："马冈之北"，疑当作"马冈之南"。

⑬九彩源：应即下面的"韭菜源"。

⑭唐村坳：乾隆本、四库本作"塘村坳"。

⑮闼（dá 达）：门屏。排闼：长排的门屏。

⑯鲁观：明置巡检司，今作鲁光，在宁远县南境。

⑰会发乡科：参加乡试考中了。

【今译】

十九日　从月岩出发走二里，仍然从前一天所望见的如有白烟横浮的那座岩石处经过。到岔路处便往东南行，穿过小石山的内侧，曲折地从乱石中间穿行。八里出了山，渡过大溪往东走，这地方为洪家

宅，也是洪姓人家聚居的村庄。又往东南进入小土山中，向南从山脊上走，三里后朝山下走，一里出了山，那地方有座巨大而平滑的岩石横贯着，往东走一里，又向南朝山坡上行，又走两里，往南登上一座岭。〔名叫银鸡岭。〕越岭往下，有个两三户人家的村子。从岭东又走三里为武田，〔从月岩到武田有二十里。〕那地方村落很大。再往东半里，就是通往永明县的大道。横过大道，往南沿一条小而水流平缓的溪流行一里，越过桥向东又走半里，便见一条急流奔涌的大溪横隔在前面。这两条溪是永明县流来的掩、遨两水，路与溪交合的地方为六渡。渡过江又往东南行，山坡高低起伏倾斜不平，走三里为小暑洞。又往东翻越山冈，走三里见到一条很大的石板路，沿石板路南行，又走十里停在板寮，这里大略在上都的东北面。向旁人打听所谓的杨子宅、南龙，回答说都已经走过了。

二十日　从板寮东南的小路上走，一里，到达通往江华县的大道，往南顺大道行，这里已经是火烧铺了。此铺在道州南面三十里开外、江华县北面不足四十里的地方。又行五里为营上，它是江华县至道州的中点，设置了营房驻兵把守着。营后面有座小尖峰紧靠着。东面数里外有座山峰高峻而上面光秃秃的，这是杨柳塘，从此峰起山脉便如屏风一样向南绵亘，九疑山应当就是在它的东面了。西南面数里外，有座圆状的高峰耸起，这是斜溜。斜溜南边又耸起一座山峰，这是大佛岭，它便是石浪后面那座云雾缭绕的高山。从营上往南走，两旁有许多高峻尖峭的小山峰。又走五里，为高桥铺。又走三里，有条溪自西向东流，尖峭嶙峋的石块石棱横卧在涧流中，大而急的水流从石上冲刷而过，宛若包园的石谷。溪上有座石桥横架着，它应当就是所说的高桥了。又往南七里，为水塘铺。从高桥来，途中有许多乡村妇女在竹林中采摘笋子，我花一钱银子买了一束，带到水塘铺村民家煮熟了，和顾仆各吃掉两碗，味道鲜美异常，然后用筒子装了剩下的一半带上离开那里。水塘铺的西面，直逼斜溜，再往南，斜溜和大佛岭之间，有座小山峰耸起在东面，若一顶纱帽一样。又走五里为加佑铺，它离江华县城有十里远。由铺南直往下走，从小路可通浪石寺。我们折往东南从岭上走，共六七里就抵达江华城西面。从高桥铺南到县城，名义上说是三十里，而实际上仅二十五里。顺城墙下绕到南门边，在店中吃了饭。又往东南走一里，为麻拐岩。〔又叫回龙庵。〕由回龙庵沿

江岸向南行半里，水分成两条流来：一条从山谷中流出来，水流较大，它便是沲水；一条从南面流来，也可通小船，它发源于上武堡。大略地说，西面边界是大佛岭、班田、嚣云等众山峰向南曲折绵延而去，东面边界是东岭、苦马云等峰迂回环绕，与南面的山岭相接，唯独在遥远的西南形成一个山坞，这就是所说的上武堡，它的西南面便是广西富川、贺县两县边界。大、小两条江汇合在麻拐岩的南边。大江发源于东边的锦田所，溯流两百多里，船航行三四天就可以到达；小江发源于南边的上武堡，船只溯流航行，只能到达白马营，大约有五十里的路程。然而在进入江口的地方，有用石头累砌成的方形拦水坝，位于水流中间，横阻江中的船只，使船只不能上下，坝内另外放有小船，外面有桥，桥上横铺着木板，供来往的人们越过江流。白马营东面的大山叫吴望山，山上有个秦洞，很是奇异，可惜未能前往；从白马营又往南走，才到上武堡，堡东的大山叫冬冷山。吴望、冬冷两山的水汇合而流出白马营，为小江的上游。于是我们沿南面的小江江岸又往西行三里，到浪石寺。小江中石头密密麻麻，如起伏奔涌的波浪，寺就是由此而得名。此寺中先前有个姓蒋的人修炼成佛，如今肉身还在，他就是所称的"一刀屠"。〔浪石寺中有"一刀屠"的肉身，他面部的肌肉如同活着的人一样。碑文中说，他姓蒋，就是寺西面村中的人。他生活在宋代初期，本是个屠宰牲畜的人，卖肉时，不论轻重都是一刀割下便一点不差。后来抛弃妻子去学道，进入大佛岭洞中，坐在玉柱下修炼。过了许久，他母亲进洞方找到他。他拜过母亲，便出了洞，从此就坐化在寺中。后有盗贼想去抢劫江华县的府库，经过此寺时，用向佛卜问的方式作出决定，结果不吉利。盗贼抢劫府库回来，便剖开他的腹，取了他的心脏而去。这也算是"一刀屠"的报应。他的身体已经漆过，然而面部还存留肌肉，头戴香巾，身穿红夹衣，一副儒士的装束，这是因为他的子孙中有读书人的缘故。〕这一天停留在浪石寺中，但寺中的山僧很是粗野。



二十一日　在浪石寺吃饭。想前往莲花洞，但寺中僧人正好集合众徒弟耕田，无人带路，我们就等候过路的人，许久后才等到一人，于是由寺西顺大路前行。〔向南而去，山峦尽头处为上武堡，那里是江华县与贺县接界的地方。往西翻越大佛坳是到富川县的路。大佛坳离开江华县往西有十里。听说越过坳往西二十里是崇柏，就是江华县与

永明县的交界处；又往西二十五里，经过枇杷所，它在永明县东南面三十里，为江华县与广西省富川县的交界；再往西南三十里，便是富川县城。〕走了七里，直抵大佛岭下。这之前，路左边有座岩，如镶嵌垂挂在那里的云楞，我怀疑它就是莲花岩了，然而莲花岩还在路右面大山岭的岭脚。于是从岔往北边的小路进去，不足半里，到达洞下。导游在竹丛中拾了一大捆枯竹，扎成六大支火把，我们分别扛在肩上走出竹林，由路左边的洞口劈开障碍物曲折地进入洞中。回到浪石寺吃饭时，已过了中午。这才顺着原路，返抵麻拐崖西面的合江口，有木板架在江坝外成为桥，于是跨过桥到了江南边。往东南走两里，到重元观寺，从寺往南走一里，进入狮子岩洞。出了洞走四里，越过小江上的桥，经过麻拐岩，向北登上山岭，直往北行，到这里已经过了江华县城东门外了。又往北翻越一座山岭，走六里，渡过沲水到了北岸，投宿在江渡。

二十二日　黎明，由江渡沿东面的山往东北行。十里为蜡树营。由此处起渐渐顺山势转往东，五里后，经过鳌头源北麓。又走二里，到界牌，又走三里，经过石源，又走五里，经过马冈源。从突起在西北面的鳌头源到东北面的马冈源，都是顺着山的北面向东行，山的南面全是瑶族人居住的地方。在马冈源的北面，仍看到沲水从东面曲折地流来，到了马冈源的南面，才见到溪流自南而北流淌。又往东走七里，翻越虎版石岭。从界牌走来，接连越过众多小山岭，只有虎版石岭最高。越过岭又走三里，为分村，于是在村中吃饭。〔村南的大山内，有座分岭。称之为“分”的原因，难道是因为那座岭是瑶族人居住地与汉民居住地的分界吗？〕从分村往东走三里，渡过一条大溪，它是从南面的九彩源流来的。溪东边又有山横列在南面，与西面延伸过来的山相似。又顺着此山北麓走七里，到四眼桥，桥下有条溪流更大，它是从顾村流来的，与分村的水一样都是发源于瑶族人居住的区域。越过溪上很长的木桥，从溪岸往东登上山岭。原先只是南面有高大的山，北面都是从高山分出来的一条条山冈向下绵延；到此处北面也有大山横列着，因而路便向东从两山之间通过。在山冈山坳间翻爬攀越了十里，抵达孟桥西面的彭家村，这才住宿下来。这天共走了五十里，然而山路荒僻，或许有六十里。

二十三日　五更时，下起了大雨。从永州府过来，山田苦于干旱，

而又正当播种时节，到此地已经听得到百姓的哀怨声。终于盼到甘霖，雨到天亮仍未停。我静静地躺着等候雨停，早餐后才出发，虽然撑着伞穿着草鞋，但不以为苦。往东走一里，望见孟桥，于是从岔路往南走。大概到这里南面耸列的山已经到尽头，于是顺山转往南。走五里，抵达唐村坳。坳北面有个小洞朝向东面，洞外岩石嶙峋，俯身进入里面，洞下面有水潺潺流淌，从南面的小孔流出洞来，向北流去。我们这才收起雨具，在洞外坐了好久。越过山岭往南走，有个土堆横在两山间，中间剖开成门，以便于通行，我猜想它是道州和宁远县的分界。从这里起连续翻过两三座岭，都不很高，这大概是因为前面耸列在南边的山都折往西边排列的原故，这些小山岭都是山往东延伸而分出的支脉。山的东边，又有些如直立的锥、排列的戟一样的山峰，聚集而列置成队，也是自南而北纵贯，与西面的山相夹峙，像长排的门屏。然而只是西边的高山如屏风般列置，而东边的却是杂乱的土山密集地重叠着，两边截然分明而不乱。直向南远远望去，两边山峦尽头处的中间，直立着一峰，如同正对着门树起的一支标枪，望见它便使人动心，惟恐路不从它下面经过。过了唐村坳又走五里到大洋，〔从道州来的路也是从大洋走。〕这里山势忽然变得开阔，中间分布着许多村落。又往南走两里，向东跨过一座桥，桥下的小溪流得很急。过了桥便有一条水流很大的大溪，它从南面的九疑山流来，往北流出青口，它就是潇水的上游了。向北望去，小溪汇入潇江的江口处，有好多船停靠在侧边。〔小船可以溯流上航到鲁观，那里离九疑山有四五里，是潇江与母江的汇合处。〕渡过大溪，为车头。又往东南翻越山岭，共走六里，为红洞。在红洞买米做饭吃，零星的小雨还未停止。又往东南行六里，直逼东边乱峰下面，开初经过的一座小山峰，岩石高峻，东边裂开一个小洞，像是有云气在那里涌动。攀上去坐在其间，过了许久雨停下来，于是往南从小路上走。四里，经过一村，叫大盖。又往南走两里到掩口营，这才与从宁远县向南来的路相合。掩口营往北到宁远县有三十里。掩口营的南面，东边排列的峰峦和西边横障的高山，合拢而形成门，前面所望见的当门而立的标枪状的山峰，已列为东边的第一峰峦，而西边横障的高山东陲，也直立着一峰，从北面望去如插立的屏风，走近峰下看去如并拢的手指，转到南面又如横贯的墙垣，像是与东边的峰峦分别建竖旗鼓而各自出奇斗胜。二里后走出东西山合成的山门下，水

也从其中往南流出，那下面平坦的田野空旷广阔，呈东西向展开形成深谷。从这里起路从西边山峰的南面折向西行，又走三里到达路亭。路亭是个姓王的人建的，名叫应丰亭，这地方原先叫周家峒，姓王那家的住处就在此地。王家是世代为官的高门大户，因为建了这亭供行人歇脚休息，他家的人乡试中举，因而便以“路亭”为名。这天只行了三十五里，我估算时辰还早，但因为雨水浸湿了衣服，便停下来烧柴火烘烤。

【原文】

二十四日　雨止而云气蒙密。平明，由路亭西行，五里为太平营，而九疑司亦在焉。由此西北入山，多乱峰环岫，盖掩口之东峰，如排衙列戟，而此处之诸岫，如攒队合围，俱石峰森罗。中环成洞，穿一隙入，如另辟城垣。山不甚高，而窈窕回合，真所谓别有天地也。途中宛转之洞，卓立之峰，玲珑之石，喷雪惊涛之初涨，漾烟沐雨之新绿，如是十里而至圣殿。圣殿者，即舜陵也。余初从路岐望之，见颓坦一二楹，而路复荒没，以为非是，遂从其东逾岭而北。二里，遇耕者而问之，已过圣殿而抵斜岩矣。遂西面登山，则穹岩东向高张，势甚宏敞。洞门有石峰中峙，界门为两，飞泉倾坠其上，若水帘然。岩之右，垂石纵横，岩底有泉悬空而下，有从垂石之端直注者，有从石窦斜喷者，众隙交乱，流亦纵横交射于一处，更一奇也。其下复开一岩，深下亦复宏峻，然不能远入也。岩后上层复开一岩，圆整高朗，若楼阁然，正对洞门中峙之峰，两瀑悬帘其前，为外岩最丽处。其下有池，潴水一方，不见所出之处，而水不盈。池之左复开一门，即岩后之下层也。由其内坠级而下，即深入之道矣。余既至外岩，即炊米为饭，为深入计。僧明宗也，曰：“此间胜迹，近则有书字岩、飞龙岩，远则有三分石。三分石不可到，二岩君当先了之，还以余晷入洞[①]，为秉烛游，不妨深夜也。”余颔之。而按志求所谓紫虚洞，则兹洞有碑称为紫霞，俗又称为斜岩，斜岩则唐薛伯高已名之，其即紫虚无疑矣。求所谓碧虚洞、玉琯岩、高士岩、天湖诸胜，俱云无之。乃随明宗为导，先探二岩。

出斜岩北行，下马蹄石，其阴两旁巉石嵯峨，叠云耸翠[②]，其内乱峰复环回成峒。盖圣殿之后，即峙为箫韶峰，箫韶之西即起为斜岩。山有岭界其间。岭北之水，西北流经宁远城，而下入于潇江，即舜源水

也。岭南之水，西北流经车头，下会舜源水而出青口，即潇水也。箫韶、斜岩之南北，俱乱峰环峒，独此二峰之间，则峡而不峒，盖有岭过脊于中，北为宁远县治之脉也。马蹄石南，其峒宽整，问其名，为九疑洞。余疑圣殿、舜陵俱在岭北，而峒在岭南，益疑之。已过永福寺故址，础石犹伟，已犁为田。又南过一溪，即潇水之上流也。转而西共三里，入书字岩。岩不甚深，后有垂石天矫，如龙翔凤翥。岩外镌"玉琯岩"三隶字，为宋人李挺祖笔。岩右镌"九疑山"三大字，为宋嘉定六年[3]知道州军事莆田方信孺笔[4]。其侧又隶刻汉蔡中郎《九疑山铭》，为宋淳祐六年[5]郡守潼川[6]李袭之属郡人李挺祖书[7]。盖袭之既新其宫，因镌其铭于侧，以存古迹，后人以崖有巨书，遂以"书字"名，而竟失其实。始知书字岩之即为玉琯，而此为九疑山之中也[8]。始知在箫韶南者为舜陵，在玉岩岩之北者，为古舜祠。后人合祠于陵，亦如九疑司之退于太平营，沧桑之变如此。土人云：永福(寺)昔时甚盛，中有千余僧，常住田数千亩，是云永福即舜陵。称小陵云：义以玉琯、舜祠相迫，钦癸绎扰，疏请合祠于陵。今舜陵左碑，俱从永福移出。后玉琯古祠既废，意寺中得以专享，不久，寺竟芜没，可为废古之鉴。



余坐玉琯中久之，因求土人导往三分石者。土人言："去此甚远，俱瑶窟中，须得瑶人为导。然中无宿处，须携火露宿乃可。"已而重购得一人，乃平地瑶刘姓者，期以明日晴爽乃行。不然，姑须之斜岩中。乃自玉琯还，过马蹄石之东，入飞龙岩。岩从山半陷下，内亦宽广，如斜岩外层之南岩，有石坡中悬，而无宛转之纹。岩外镌"飞龙岩"三字，岩内镌"仙楼岩"三字，俱宋人笔。

出洞，复逾马蹄石，复共三里而返斜岩。明宗乃出火炬七枚，与顾仆分携之，仍爇炬前导。始由岩左之下层捱隙历磴而下，水从岩左飞出，注与人争级，级尽路竟，水亦无有。东向而入，洞忽平广。既而石田鳞次，水满其中，遂塍上行，下遂坠成深壑。石田之右，上有石池，由池涉水，乃杨梅洞道也。舍之，仍东下洞底。既而涉一溪，其水自西而东，向洞内流。截流之后，循洞右行，路复平旷，洞愈宏阔。有大柱端立中央，直近洞顶，若人端拱者，名曰"石先生"。其东复有一小石竖立其侧，名曰"石学生"，是为教学堂。又东为吊空石，一柱自顶下垂，半空而止，其端反卷而大。又东有石莲花、擎天柱，皆不甚雄壮。于是过烂泥河，即前所涉之下流也。其处河底泥泞，深陷及膝，少缓，足陷不

能拔。于是循洞左行，左壁崖片楞楞下垂，有上飞而为盖者，有下庋而为台者，有中凹而为床、为龛者，种种各有名称，然俚不足纪也。南眺中央有一方柱，自洞底屏立而上，若巨笏然[9]。其东有一柱，亦自洞底上穹，与之并起，更高而巨。其端有一石旁坐石莲上，是为观音座。由此西下，可北绕观音座后。前烂泥河水亦绕观音座下西来，至此南折而去。洞亦转而南，愈宏崇，游者至此辄止，以水深难渡也。余强明宗渡水，水深逾膝，然无烂泥河泞甚。既渡，南向行，水流于东，路循其西，四顾石柱参差高下，白如羊脂，是为雪洞，以其色名也。又前为风洞，以其洞转风多也。既而又当南下渡河，明宗以从来导游，每岁不下百次，曾无至此者。故前遇观音座，辄抽炬竹插路为志，以便归途。时余草履已坏，跣一足行，先令顾仆携一緉备坏者[10]，以渡河水深，竟私置大士座下，不能前而返。约所入已三里余矣。闻其水潜出广东连州[11]，恐亦臆论，大抵入潇之流，然所进周通，正无底也。还过教学堂，渡一重河，上石田，遂北入杨梅洞。先由石田涉石池，池两崖石峡如门，池水满浸其中，涉者水亦逾膝，然其下皆石底平整，四旁俱无寸土。入峡门，有大石横其隘。透隘入，复得平洞，宽平广博。其北有飞石平铺，若楼阁然，有隙下窥，则石薄如板，其下复穹然成洞，水从下层奔注而入，即前烂泥诸河之上流也。洞中产石，圆如弹丸，而凹面有猬纹，"杨梅"之名以此。然其色本黄白，说者谓自洞中水底视，皆殷紫，此附会也。此洞所入水，即岩外四山洼注地中者。此坞东为箫韶峰，西即斜岩，南为圣殿西岭，北为马蹄石，皆廓高里降，有同釜底[12]，四面水俱潜注，第不见所入隙耳。出洞，已薄暮，烧枝炙衣，炊粥而食，遂卧岩中。终夜瀑声、雨声，杂不能辨，诘朝起视，则阴雨霏霏也。

此岩之瀑，非若他处悬崖泻峡而下，俱从覆石之底悬，穿窦下注，若漏卮然[13]。其悬于北岩上洞之前者，二瀑皆然而最大；其悬于右岩洼洞之上者，一瀑而有数窍，较之左瀑虽小，内有出自悬石之端者一，出于石底之窦而斜喷者二，此又最奇也。

二十五日　静坐岩中，寒甚。闲则观瀑，寒则煨枝，饥则炊粥，以是为竟日程。

注释

①余晷(guǐ 鬼)：剩余的时间。

②叠云耸翠：原缺“翠”字，空一格，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③嘉定：南宋宁宗年号，时在公元1208—1224年，共十七年。嘉定六年为公元1213年。

④莆田：宋代有莆田县，即今福建莆田县。

⑤淳祐：南宋理宗年号，时在公元1241—1252年，共十二年。淳祐六年为公元1246年。

⑥潼川：南宋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县。明置潼川州。

⑦属：通“嘱”。

⑧九疑山：亦名苍梧山，有舜源、娥皇、女英、杞林、石城、石楼、朱明、箫韶、桂林等九峰，一般海拔700～800米间，舜源峰最高，达1600米以上。九峰相似，行者疑惑，因名九疑。每峰各导一溪，共有九水出于山中。徐霞客通过考察，得出“峰岫不一，不止于九”的结论。

⑨笏（hù 护）：即朝笏，古代在朝廷上大臣朝见君王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以为指画及记事之用。



⑩緉（liǎng 两）：古代计算鞋子的量名，犹如现在的双。

⑪连州：隶广州府，即今广东连县。

⑫釜（fǔ 府）：古代的炊器，敛口圜底，或有两耳，用以煮东西。

⑬漏卮（zhī 知）：渗漏的酒器。

【今译】

二十四日　雨停了但云气阴暗浓密。天亮时，由路亭往西行，五里为太平营，九疑巡检司也在这里。由此往西北入山，许多峰峦错杂环绕，大体掩口营东面的峰岭，如同衙门中官吏排列、戟戈成行；而此处的众多山峦，则如队伍合围，石峰密集分布。山中间环绕形成洞，穿过一条石头缝隙进到里边，如同另外筑起一道城墙。山不很高，但幽深而迂回绕曲，真所谓别有天地。一路中，有曲折的洞穴，直立的山峰，玲珑的岩石，惊涛卷雪般的乱石，云雨笼罩的新绿，就这样走了十里，到达圣殿。圣殿就是舜陵。开初我从岔路处见有一两间墙壁倒塌的房屋，而路又荒没，以为不是，便从它东面翻岭往北走。二里，遇到个耕田的人问他，才知已过了圣殿到斜岩了。于是往西向山上登，穹隆的岩壁朝东高高伸展，气势恢宏。岩洞门内有座石峰耸立在中间，将洞门隔成两边，飞洒的泉水倾坠在洞门上方，仿佛水帘一样。岩洞右边，纵横地垂挂着些石头，岩洞底部有泉水悬空泻下，水流有从垂挂

着的石头边缘直流向下的，有从石孔中斜喷出来的，孔隙交错纷乱，水流也纵横喷射，交汇到一处，这更是一奇。此岩洞下又形成个岩洞，深深向下凹陷，也同样宏大高阔，然而不能进到深处。此岩洞后面的上层同样形成个岩洞，圆整高爽而明亮，若楼阁一般，它正对着洞门中耸起的石峰，两股瀑布如同悬挂的帘子，喷泻在岩洞前，这是外岩景致最优美的地方。它下面有个池塘，积了一塘水，不见水的出处，也不外溢。池的左边又张开个石门，这里便是岩洞后面的下层。从门内踏着石级向下走，就是进到深处的路了。我到达外岩后，就先做饭吃，作进洞游览的打算。僧人叫明宗，他说："这地方的风景名胜，近处的有书字岩、飞龙岩，远处的有三分石。三分石今天不能到达，其余两岩先生应先游览，回来后用日落前的剩余时间再进这洞，点着烛火游览，这样就算深夜也无妨碍。"我点头表示赞同。然而我按照志书的记载去寻求所谓的紫虚洞，却发现此洞中有碑，碑文说此洞为紫霞洞，习惯上又称为斜岩，斜岩则是唐朝时薛伯高就已命名的，依此，此洞便是紫虚洞无疑了。又询问所谓的碧虚洞、玉琯岩、高士岩、天湖等名胜，明宗都说没有这些地方。于是在明宗的导引下，先去探游书字、飞龙两岩。



走出斜岩往北行，下了马蹄石。它的北面两侧岩石高峻，叠云耸翠，高峻的岩石以内乱峰又环拱回抱形成峒。大概圣殿的后面，便耸起为箫韶峰，箫韶峰的西面便耸起为斜岩。山上有座岭隔在它们之间。岭北面的水，往西北流经宁远城，下游汇入潇江，它就是舜源水。岭南面的水，往西北流经车头，再往下汇合舜源水而流出青口，这便是潇水。箫韶峰、斜岩的南北两边，都是乱峰环拱形成峒，唯独这两峰之间，却形成山峡而不是峒，这是因为有座岭的岭脊从这两峰之间越过去，往北延伸而成为宁远县城主山之脉。马蹄石南面，那峒宽阔齐整，打听它的名称，说叫九疑洞。我原就怀疑圣殿、舜陵都在岭北，而今见峒在岭南，就更加怀疑了。旋即，经过永福寺故址，柱脚下的石墩子仍然雄伟，而寺基已经被犁为耕田。又往南渡过一条溪流，它就是潇水的上游。转往西共走三里，进到书字岩。岩穴不很深，后面有石头垂悬着，屈曲而有气势，如龙凤飞腾一般。岩穴外面用隶书刻着"玉琯岩"三字，是宋代人李挺祖的笔迹。岩穴右边刻有"九疑山"三个大字，是宋代嘉定六年主持道州军事的莆田人方信孺书写的。它的侧面又用隶书刻着汉代蔡中郎撰写的《九疑山铭》，这是宋代淳祐六年道州

刺史潼川人李袭之嘱托本州人李挺祖刻写的。大概李袭之既然新修了蔡中郎的庙,因而就将他作的这篇铭文刻在侧面,以保存古迹。后人因为崖壁上有巨大的字,便用“书字”这个名称呼此岩,因而竟然失掉了它的真实名称。这样,我才知道书字岩就是玉琯岩,而这里正是九疑山的中段;才知道在箫韶峰南面的是舜陵,在玉琯岩北面的是古舜祠。后人把舜祠合并到舜陵处,这也如同九疑巡检司北迁到太平营一样,世间事物的变迁就是如此之大。〔当地人说:永福寺原先很兴盛,有一千多僧人,寺院田产数千亩。如此说永福寺就是舜陵所在地。永福寺称为小陵,意思是因为玉琯岩和舜祠相距较近,皇家机构派人考察后认为舜祠受岩所扰,于是上疏请求将舜祠合并到舜陵处。如今舜陵左面的碑,都是从永福寺移出来的。后来玉琯岩的古祠毁坏后,原料想寺中的祠堂能够专享祭供,然而不久,寺竟然就荒芜衰废了,这可以作为毁弃古迹的一个教训。〕



我在玉琯岩中坐了好久,于是想找个当地人导引我到三分石去。当地人对我说:“三分石离此处很远,周围尽是瑶族人居住的地方,必须找瑶族人作向导才行。然而中途没有住宿处,必须携带着火把露天住宿才可以前往。”随后出重金雇到一人,是个平地瑶,姓刘,约定第二天天气晴朗就出发。如天气不好,就姑且在斜岩中等候。于是从玉琯岩往回走,经过马蹄石东面,进到飞龙岩。岩从半山腰凹陷下去,里边也同样宽广,如斜岩外层的南岩,有个石坡悬在中间,但没有曲折纵横的石纹。岩外刻有“飞龙岩”三个字,岩内刻着“仙楼岩”三个字,都是宋代人的笔迹。

出了岩洞,又越过马蹄石,又总共走三里便回到斜岩。明宗于是拿出准备好的七支火把,与顾仆分别带着,他点燃了火把仍走在前面作向导。开始时从岩洞左边的下层钻过孔隙踩着石磴而下,水流从岩洞左边飞泻出来,向下倾注而与人争抢石磴,石磴走完了,水也不再有。朝东往里走,洞忽然变得平而宽广。旋即一块块石田像鱼鳞一样排列着,水流灌满田中,只能从田埂上行走,石田下面便是崖壁坠陷形成深谷。石田的右上方有个石池,由池中涉水过去,是到杨梅洞的路。我们放弃了,仍旧往东朝洞底向下走。随后渡过一条溪水,那溪水自西而东向洞内流。横渡溪水后,顺着洞右走,路又变得平而宽广,洞更加宏大空阔。有一根大石柱端立在洞中央,直向上耸接近洞顶,如两

手合抱端坐着的人，名叫“石先生”；它东面又有块小石块直立在侧面，名叫“石学生”。这里是教学堂。又往东为吊空石，一根石柱从洞顶垂下来，伸到半空中，末端反卷起而粗大。再往东有石莲花、擎天柱，都不是很雄伟壮观。从石莲花、擎天柱处渡过烂泥河，它就是前面所过那条溪水的下游。所过之处河底泥泞，深陷到膝盖，稍微缓慢一些，脚便陷下去而不能拔出来。过了烂泥河顺着洞左边走，左面石壁上的崖片棱角分明，往下垂挂着，有向上飞举而如盖子的，有架置在下面如平台的，有中间凹陷而如卧床、神龛的，每块每片各有名称，然而很粗俗，不值得记录。往南眺望，洞中央有根方形石柱，若屏风从洞底向上矗立，仿佛一片巨大的朝笏。它东面有根石柱，也是从洞底向上高高矗立，与它并峙，并且更高更大。它的顶端有一石如人一般地坐在石莲花上，这是观音座。从这里往西下去，可以从北面绕到观音座后边。前面所过的烂泥河水也绕过观音座下面从西面流来，至此折向南去。洞也转往南，更加宏大高敞，游人通常到此便止步，因为水深难以渡过去。我强迫明宗渡水，水淹过膝盖，然而不像烂泥河那样泥泞。渡过水后，向南行，水在东面流，路顺水流向西延伸，四下顾盼，石柱高高低低错落插耸，颜色如羊脂一样白，这是雪洞，因为洞中石柱的颜色而得名。又往前为风洞，因为洞内曲折风大而得名。随后又应当南下渡河，但明宗因为从来作向导，每年不下百次，未曾有深入到此处的，所以先前到观音座，他就抽了根火把上的竹片插在路边作为标志，以便回程时容易认路。而当时我的草鞋已经坏了，光着一只脚走。起先我曾叫顾仆给我随身带了一双，以备烂了替换，顾仆则因渡河水深，竟然自作主张地把鞋子放在观音座下面，这样便不能再往前走，只能返回。到此处进入洞中大约已有三里多了。听说洞中的水流到广东连州后，就流出地面，这恐怕是想当然的说法，大抵上它是流入潇江的水流，然而所进到之处，水四处通达，这正是所说的此洞无底的表现。往回经过教学堂，渡过一重河，上到石田处，便往北进入杨梅洞。先由石田涉水过了石池，池两边崖壁对峙形成门一样的石峡，水浸满池中，渡水时水也没过膝盖，然而下面都是平整的石底，四周都没有寸土。进入石峡门中，有大石头横阻在最狭窄险要之处。穿过此处往里进去，又见到个平直的洞，宽广平整宏大。洞北有飞石平铺着，若楼阁一般，石块上有缝隙，从缝隙中向下窥视，石块薄如木板，下面又高高隆起形成

洞，水从下层奔流而入，那水就是前面所经过的烂泥河等各河流的上游。洞中产一种石头，圆如弹丸，凹陷下去的那面有如刺猬身上的刺一样的石纹；“杨梅”的名称由此而得。然而石头的颜色本是黄白色，传说从洞中的水底下看，都是暗紫色的，这是附会。此洞中渗流进来的水，就是岩外四周的山洼中注入地中的。此山坞东面为箫韶峰，西面就是斜岩，南面是圣殿西边的山岭，北面为马蹄石，都是外围高里边低，如同锅底，四面的水都潜注到地下，只是不见注入的孔隙而已。出洞已是傍晚，烧着树枝烘烤衣服，又煮些粥吃，便在岩中卧下。一整夜瀑声、雨声交响，混杂而不能分辨，早晨起来一看，则阴雨霏霏。

此岩中的瀑流，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悬挂在崖壁间向深峡倾泻而下，而都是从卧覆的石头底悬空而下，穿过小洞向下流泻，如有漏洞的酒器一般。悬在北岩上洞前的，两条瀑布都如上面所说，而且最大；悬在右崖洼洞上的，一条瀑布经几个小孔泻下来，比起左边的瀑布虽然小些，但瀑布从悬吊着的石头顶端流泻出一股，从石头底下的小洞中斜喷出两股，这又是最奇特的。



二十五日　清静安闲地呆在斜岩中，天气非常寒冷。无事就观赏瀑布，冷了便烧树枝烘烤，肚饿则煮稀粥吃，就这样度过了一整天。

【原文】

二十六日　雨仍不止。下午，持盖往圣殿，仍由来路北逾岭，稍东，转出箫韶峰之北。盖箫韶自南而北，屏峙于斜岩之前，上分两岐，北尽即为舜陵矣[①]。陵前数峰环绕，正中者上岐而为三，稍左者顶有石独耸。庙中僧指上岐者娥皇峰，独耸者为女英峰，恐未必然。盖此中古祠今殿，峰岫不一，不止于九，而九峰之名，土人亦莫能辨之矣。陵有二大树夹道，若为双阙然，其大俱四人围，庙僧呼为“珠树”，而不识其字云。结子大如指，去壳可食，谓其既枯而复荣，未必然也。两旁杪木甚巨，中亦有大四围者，寻丈而上，即分岐高耸。由二珠树中入，有屋三楹，再上一楹。上楹额云“舞干遗化”，有虞帝牌位。下三楹额云“虞帝寝殿”，列五六碑，俱世庙、神庙二朝之间者，无古迹也。二室俱敝而隘，殊为不称。问窆宫何在[②]？帝原与何侯飞升而去，向无其处也。因遍观其碑，乃诗与祝词，惟慈溪颜鲸[③]。嘉靖间学道。一碑已断，言此地即古三苗地[④]，帝之南巡苍梧，此心即“舞干羽”之心。若谓

地在四岳之外，帝以耄期之年，不当有此远游，是不知大圣至公无间之心者也。盖中国诸侯，悉就四岳朝见，而南蛮荒远，故不惮以身过化。其说似为可取。李中豁元阳引《山海经》，谓帝舜炼丹于紫霞洞，白日上升。《三洞录》谓帝舜禅位后，炼丹于此。后儒者不欲有其事，谓帝崩于苍梧之野；而道者谓其在九疑中峰。夫圣人之初，原无三教之名，圣而至于神，上天下地，乃其余事。及执儒者，三见而辨其事，不亦固哉。后其侄李恒颜宰宁远[5]，跋其后[6]，引《艺文志》载蔡邕谓舜在九疑解体而升。书曰："陟方乃死。"韩愈曰："陟，升也，谓升天也。"《零陵郡志》载道家书，谓帝厌治天下，修道九疑，后遂仙云。宁远野史《何侯记》载，负元君家九疑，修炼丹药功成，帝舜狩止其家。帝既升遐，负元君亦于七月七日升去。是兹地乃舜鼎湖，非陵寝也。且言苍梧在九疑南二百里，即崩苍梧，葬九疑亦无可疑者。唐元次山之说似未必然，其说种种姑存之。惟寝殿前除露立一碑甚巨，余意此必古碑，冒雨趋视之，乃此山昔为瑶人所据，当道剿而招抚之者。其右即为官廨，亦颓敝将倾，内有一碑已碎，而用木匡其四旁。亟读之，乃道州九疑山《永福禅寺记》，淳熙七年庚子道州司法参军长乐郑舜卿撰[7]，知湖、梧州军州事河内向子廓书。书乃八分体，遒逸殊甚。即圣殿古碑，从永福移出者，然与陵殿无与，不过好事者惜其字画之妙，而移存之耳。然此廨将圮，不几为永福之续耶？舜卿碑中有云："余去年秋从山间谒虞帝祠，求何侯之丹井、郑安期之铁臼，访成武丁于石楼，张正礼于娥皇，与萼绿华之妙想之故迹，乃了无所寄目，留永福寺齐云阁二日，桂林、万岁诸峰四顾如指，主僧意超方大兴工作，余命其堂曰彻堂。"廨后有室三楹，中置西方圣人，两头各一僧栖焉，亦荒落之甚。乃冒雨返斜岩，濯足炙衣，晚餐而卧。

注释

①舜陵：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他巡行四方，治理民事，挑选贤人，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传说他死在南方的苍梧，葬于九疑山。九疑山上有关舜陵的记载很早，近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就注有"帝舜"二字及显著的陵墓符号。《水经·湘水注》：九疑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圣殿当即舜庙。

②窆（biǎn 扁）宫：落葬的地方。

③慈溪：明为县，隶宁波府，治所在今宁波市西北郊的慈城。

④三苗：我国古族名，古书载其地在江、淮、荆州，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即今甘肃敦煌一带。

⑤宰（zǎi）：主宰，统治。

⑥跋（bá 拔）：写在书籍或文章后面，多用以评介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的一种文体。

⑦淳熙：南宋孝宗年号，时在公元1174—1189年，共十六年。淳熙七年庚子，即公元1180年。

【今译】

二十六日　雨依然不停。下午，打着伞去圣殿，依旧从来路往北翻过岭，稍向东走，转出箫韶峰北面。箫韶峰自南而北纵贯，屏风般耸立在斜岩前，峰上部分为两支，它的北面尽头处就是舜陵。陵前环绕着几座山峰，正中峰的上部分成三支，稍靠左边的一峰顶上有石头独立耸起。庙中僧人指着上部的分支说是娥皇峰，顶上有石头独立耸起的是女英峰，恐怕未必正确。大概这地方的古舜祠和如今的舜殿，分别在不同的峰峦，峰不止九座，而九峰的名称，当地人也不能分辨清。陵墓边两棵大树夹道而立，若双阙一般，都有四人合围那么粗，庙中僧人称之为"珠树"，但他不知道字的写法。结的果实大如指头，剥掉壳可以吃，传说树本来已经干枯了，后又重新发芽开花，我想未必如此。树的两旁生长着巨大的杪木树，其中也有四人围抱那么大的，在八尺到一丈左右以上，就分出枝杈高高耸起。由两棵珠树中间进去，有三间屋子，再往上又有一间。上面那间的门额上写着"舞干遗化"，屋中有虞帝的牌位。下面三间的门额上写着"虞帝寝殿"，屋中排列着五六块碑，都是世庙、神庙之间立的，没有古迹。两处房屋都破旧狭窄，与虞帝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询问虞帝落葬的地方在哪里，才知虞帝原来是与何侯一道成仙升天的，向来没有落葬处。于是遍观各碑，碑上刻的都是些诗和祭祀时祷告的话语，只有慈溪县人颜鲸撰的一篇碑文对虞帝的事迹叙说得较多，〔颜鲸是嘉靖年间的学道。〕这块碑已经断了，碑文中说，此地就是古代的三苗地方，虞帝南巡到苍梧，此心就是为了和平、摒弃战争而"舞干羽"的心。至于说这地方在四方部落首领管辖外，虞帝以八九十岁的高龄，不应当会作这样远距离的巡游，这是他们不知道道德完善、智能超越的虞帝有最公平而无差别的思想。中



原的诸侯，统统到四方部落首领管辖的区域内朝见虞帝，而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荒凉僻远，所以他便不怕劳苦，亲自巡视，从而感化这里的民众。这种说法似乎可取。〔李中豁（元阳）摘引《山海经》，说舜帝在紫霞洞炼丹，白天升天而去。《三洞录》中说舜帝禅位后，在此地炼丹。后来儒家人士不希望有这样的事，说舜帝在苍梧的山野中去世；而道教的人说他仙世的地方在九疑山的中峰。圣人原本没有儒、道、佛三教的名目，至于圣人圣明而被尊奉成神，产生上天下地说法的争议，是圣人身后发生的事。到询问儒士，三次见面都辨别舜帝去世处所的事，这不是太固执了吗？后来他的侄子李恒颜主政宁远县，为他的文章写了跋，跋文摘引《艺文志》的记载说，蔡邕认为舜帝在九疑山去世后升了天。《尚书》中说："舜帝陟后才死。"韩愈注释道："陟，就是升，意思是升天。"《零陵郡志》记载道家著作中说，舜帝厌倦统治天下，到九疑山修道，后来便修炼成仙。宁远县野史《何侯记》记载：负元君家住九疑山，修炼丹药获得了成功，舜帝巡守天下，停留在他家。舜帝升天之后，负元君也在七月七日升天去。所以此地是舜鼎湖，不是陵墓。并且说，苍梧在九疑山南面两百里，即便在苍梧去世，葬在九疑山也是无可怀疑的。唐代元次山的说法似乎未必如此。这种种说法姑且存留。〕只有陵墓正殿前的台阶边露天立着一块巨大的碑，我想这必定是古碑，于是冒雨疾奔过去观看，碑文说，此山过去被瑶族人占据，当权者征剿而招抚了他们。碑的右边就是官署，也是破败不堪即将倾塌，里面有块碑已经破碎，有人用木架子框在它的四周。我赶忙阅读，原来是道州九疑山《永福禅寺记》，它是淳熙七年庚子道州司法参军长乐县人郑舜卿撰，知湖州、梧州军州事河内县人向子廓书写的。字是汉代的隶书体，十分遒劲飘逸。它是圣殿中的古碑，是从永福寺中移出来的，然而与陵殿不相干，不过是爱多事的人爱惜碑上字画的美妙，而移出来，以便保存它罢了。但这官署快要倒塌，不是将要遭到与永福寺同样的结局吗？〔郑舜卿撰的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去年秋天翻山越岭来拜谒虞帝祠，探求何侯的丹井、郑安期的铁臼，到石楼寻访成武丁的遗迹，到娥皇峰寻访张正礼的遗迹和萼绿华生发妙想处的故迹，但全无一点踪迹，什么也没见到。后来在永福寺齐云阁停留了两天，从阁上四下看望，桂林、万岁等各山峰近在眼前，寺中主僧意超正大兴土木，我将他建的那堂命名为彻堂。"〕官署后有三间房屋，屋中置

放着佛陀的塑像，两头两间内各有一个僧人住着，也是荒寂冷落得很。于是冒雨返回斜岩，洗脚烘衣，吃了晚餐就睡下。

【原文】

二十七日　雨色已止，而浓云稍开。亟饭，逾马蹄石岭，三里，抵玉琯岩之南，觅所期刘姓瑶人，欲为三分石之行。而其人以云雾未尽，未可远行，已往他所矣。复期以明日。其人虽不在，而同居一人于山中甚熟，惜患疮不能为导，为余言：玉琯乃何侯故居、古舜祠所在，其东南山上为炼丹观故址。志言在舜庙北箫韶、杞林之间[1]，中有石臼，松穿臼而生，枝柯拳曲如龙。余遍询莫知其处，想郑舜卿所云访郑安期之铁臼，岂即此耶？然宋时已不可征矣。志又引《太平广记》，鲁妙典为九疑女冠，麓林道士授《大洞黄庭经》，入山十年，白日升天，而山中亦无知者。九疑洞之西，地名有鲁观，亦无余迹。舜卿碑所云玉妙，想岂即其人耶？舜卿《永福碑》又云："访成武丁于石楼。"楼亦无征矣。飞龙洞又名仙楼岩，岂即石楼之谓耶？不然，何以又有此镌也？由此东行五十里，有三石参天，水分三处，俗呼为舜公石，即三分石也。路已湮。由此南行三十里，有孤崖如髻，盘突山顶，俗呼为舜婆石。有径可达。其下有蒲江，过岭为麻江，由麻江口搭筒橹舡可达锦田。其人以所摘新茗为献。乃仍返斜岩。中道过永福故址，见其南溪流甚急，虽西下潇江，而东北南三面皆予所经，未睹来处，乃溯流寻之。则故址之左，石崖倒悬，水由下出，崖不及水者三尺，而其下甚深，不能入也。过马蹄石，见岭北水北流，忆昨过圣殿西岭，见岭南水南流，疑其水俱会而东去，因东趋箫韶北麓，见其水又西注者，始知此坞四面之水俱无从出，而杨梅下洞之流为烂泥河者，即此众水之沁地而入者也。两岭之间，中有釜底，凹向，名山潭。有石穴在桑坞中，傺人耕者以大石塞其穴，水终不蓄。桑园叶树千株，蚕者各赴采，乃天生而无禁者。是日仍观瀑炙薪于岩中，而云气渐开，神为之爽。因念余于此洞有缘，一停数日，而此中所历诸洞，亦不可无殿最，因按列书之为永南洞目。月岩第一，道州；紫霞洞第二，九疑；莲花洞第三，江华；狮岩第四，江华；朝阳岩第五，永州；澹岩第六，永州；大佛岭侧岩第七，江华；玉琯岩第八，九疑；华岩第九，道州；月岩南岭水洞第十，道州；飞龙岩第十一，九疑；麻拐岩第十二，江华。又闻道州长田有中朗洞胜，不及到。此外尚有



经而不胜书，胜而不及到者，不罄附于此。

二十八日　五鼓，饭而候明。仍过玉琯南觅导者。其人始起炊饭，已乃肩火具前行。即从东上杨子岭，二里登岭，上即有石，人立而起，兽蹲而龙蝘[②]，其上皆盘突。从岭上东南行坳中，地名茅窝。三里，皆奇石也。下深窝，有石崖嵌削，青玉千丈，四面交流，捣入岩洞，坠巨石而下，深不可测，是名九龟进岩，以窝中九山如龟，其水皆向岩而趋也。其岩西向，疑永福旁透崖而出者，即此水也。又东南二里，越一岭，为蟠龙峒水口。峒进东尚深，内俱高山瑶[③]。又登岭一里，为清水潭。岭侧有潭，水甚澄澈。其东下岭，韭菜原道也。又东南二里，渡牛头江。江水东自紫金原来，江两崖路俱峭削，上下攀援甚艰。时以流贼出没，必假道于此，土人伐巨枝横截崖道，上下俱从树枝，或伏而穿其胯，或骑而逾其脊。渡江即东南上半边山，其东北高山为紫金原，山外即蓝山县治矣。其西南高山为空寮原[④]，再南为香炉山。空寮原山上有白石痕一幅，上自山巅，下至山麓，若悬帛然，土人谓之"白绵绌"。香炉山在玉琯岩南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亚于三分石，顶有澄潭，广二三亩，其中石笋两枝，亭亭出水面三丈余，疑即志所称天湖也。第志谓在九疑麓，而此在山顶为异，若山麓则无之。由半边山上行五里，稍下为狗矢窝。于是复上，屡度山脊，狭若板筑，屡跻山顶，下少上多，共东南五里而出鳌头山。先是积雾不开，即半边、鳌头诸山，近望不及，而身至辄现。至是南眺三分石，不知所在。顷之而浓云忽开，瞥然闪影于高峰之顶，与江山县江郎山相似。一为浙源，一为潇源，但江郎高矗山半，此悬万峰绝顶为异耳。半边、鳌头二山，其东北与紫金夹而为牛头江，西南与空寮、香炉夹而为潇源江，即三分石水。此乃两水中之脊也。二水合于玉琯东南，西下鲁观与蒲江合，始胜如叶之舟而出大洋焉。由鳌头东沿岭半行，二里始下。三里下至烂泥河，始得水而炊，已下午矣。由烂泥河东五里逾岭，岭侧小路为冷水坳，盗之内薮也。下岭三里为高梁原，乃蓝山西境，亦盗之内薮也。此岭乃蓝山、宁远分界，在三分石之东[⑤]，水亦随之。余往三分石，下烂泥河，于是与高梁原分道。折而西南行，又上一岭，山花红紫斗色，自鳌头山始见山鹃蓝花。至是又有紫花二种，一种大，花如山茶；一种小，花如山鹃，而艳色可爱。又枯树间蕈黄白色[⑥]，厚大如盘。余摘袖中，夜至三分石，以箸穿而烘之[⑦]，香正如香蕈。山木干霄。此中山木甚大，有独木最贵，

而楠木次之。又有寿木，叶扁如侧柏，亦柏之类也。巨者围四五人，高数十丈。潇源水侧渡河处倒横一楠，大齐人眉，长三十步不止。闻二十年前，有采木之命，此岂其遗材耶！上下共五里而抵潇源水。其水东南从三分石来，至此西去，而经香炉山之东北以出鲁观者。乃绝流南渡，即上三分岭麓。其岭峻削不容足，细径伏深箐中，俯首穿箐而上，即两手挽之以移足。其时箐因夙雾淋漓，既不能矫首其上，又不能平行其下，惟资之为垂空之缟练[8]，则甚有功焉。如是八里，始渐平。又南行岭上二里。时夙雾仍翳，望顶莫辨，而晚色渐合，遂除箐依松，得地如掌。山高无水，有火难炊。命导者砍大木积而焚之，因箐为茵，因火为帏，为度宵计。既暝，吼风大作，卷火星飞舞空中，火焰游移，倏忽奔突数丈，始以为奇观。既而雾随风阵，忽仰明星，忽成零雨，拥伞不能，拥被渐湿[9]，幸火威猛烈，足以敌之。五鼓雨甚，亦不免淋漓焉。

二十九日　天渐明，雨亦渐霁。仰见三分石，露影在指顾间，辄忍饥冲湿箐而南。又下山二里，始知尚隔一峰也。度坳中小脊，复南上三里，始有巨石盘崖；昨升降处皆峻土，无块石，为导者误。出其南，又一里，东眺矗顶，已可扪而摩之，但为雾霾，不见真形，道穷磴绝。忽山雨大注，顶踵无不沾濡，乃返。过巨石崖，见其侧有线路伏深箐中，雨巨不可上，上亦不得有所见。遂从故道下，至夜来依火处，拟从直北旧路下，就溪炊米。而火为雨灭，止存余星，急觅干烬引之，荷而下山。乃误从其西，竟不得路。久之得微涧，遂炊涧中，已当午矣。踯躅莽箐中，久之，乃得抵硐，则五涧纵横，交会一处，盖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之水，而向所渡东来一溪在其最北。乃舍其一，渡其三，而留最北者未渡。循其南涯滩流而东，一里，至来时所渡处，始涉而北。从旧道至烂泥，至鳌头偶坐。闻兰香甚，觅之即在坐隅，乃携之行。至半边山，下至牛头河，暝色已合，幸已过险，命导者从间道趋韭菜原。盖以此处有高山瑶居也。自此而南，绝无一寮[10]，直抵高梁原而后有瑶居也。初升犹土山，既入而东下，但闻水声潺潺在深壑。暗扪危级而下，又一里，过两独木桥，则见火光荧荧。亟就之，见其伏畦旁，亦不敢问。已而有茅寮一二重，呼之，一人辄秉炬出，迎归托宿焉。问其畦间诸火，则取乖者，盖瑶人以蛙为乖也。问其姓为邓，其人年及二十，谈山中事甚熟。余感其深夜迎宿，始知瑶犹存古人之厚也。亟烧枝炙衣，炊粥就枕焉。



三十日　以隔宿不寐，平明乃呼童起炊。晨餐后行，始见所谓韭菜原，在高山之底，亦若釜焉。第不知夜来所闻水声潺潺，果入洞，抑出峡也。洼中有澄潭一，甚深碧，为龙潭云。西越一山，共二里过清水潭，又一里半，过蟠龙溪口。又一里半，逾一岭，过九龟进岩。遂上岭，过茅窝，下杨子岭，共五里，抵导者家。又三里，还饭于斜洞。乃少憩洞中，以所携兰花九头花，共七枝，但叶不长耸，不如建耳[11]。栽洞中当门小峰间石台上以供佛。下午始行，北过圣殿西岭，乃西出娥皇、女英二峰间，已转而东北行，共十里，过太平营。又北五里，宿于路亭。是夕始睹落照。

九疑洞东南为玉琯岩，乃重四围中起小石峰，岩在其下，西向。有卦山在其西，正当洞门。形如芡也，又似儒巾，亦群山中特起者。其中平央，南北通达，是为古祠基、所称何侯上升处也。由此南三十里为香炉山，东南五十余里为三分石，西三十里为舜母石，又西十里为界头分九，则江华之东界矣。

三分石，俱称其下水一出广东，一出广西，一下九疑为潇水，出湖广。至其下，乃知为石分三岐耳。其下水东北者为潇源，合北、西诸水即五洞交会者。出大洋，为潇水之源。直东者自高梁原为白田江，东十五里经临江所[12]，又东二十里至蓝山县治，为岿水之源。东南者自高梁原东南十五里之大桥下锦田，西至江华县，为沲水之源。其不出两广者，以南有锦田水横流为楚、粤界也。锦田东有石鱼岭，为广东连州界，其水始东南流，入东粤耳。若广西，则上武堡之南为贺县界也。

高梁原，为宁远南界、蓝山西界，而地属于蓝，亦高山瑶也，为盗贼渊薮。二月间，出永州杀东安县捕官，及杀掠冷水湾、博野桥诸处，皆此辈也。出入皆由牛头江，必假宿于韭菜原、蟠龙洞，而经九疑峒焉。其党约七八十人，有马二三十匹，创锐罗帜甚备，内有才蓄发者数人，僧两三人，即冷水坳岭上庙中僧。又有做木方客亦在焉。韭菜原中人人能言之，而余导者亦云然。

注释

①在舜庙北箫韶、杞林之间："杞林"原作"祀林"，《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载九疑山九峰之一皆为"杞林"，据改。"之"原作"三"，不从。

②蝘(yǎn)：此处同“偃”，即仰面倒下。

③高山瑶：与前面所叙的平地瑶，皆瑶族支系。

④原：我国西北通常称高而平的地面为原。这里诸“原”是指半山腰的台地。

⑤在三分石之东：“东”原作“唐”，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⑥蕈(xùn 训)：伞菌一类的植物，无毒的可食。

⑦箐(jīng 精)：细竹。

⑧繘(jú 橘)练：汲水的竹绳。

⑨拥被渐湿：“湿”，原作“温”，从沪本改。

⑩寮(liáo 辽)：小屋。

⑪建：指建兰，亦称秋兰，夏秋间开花，花绿黄色，有红斑或褐斑。原产我国，品种很多。

⑫三分石：海拔 1822 米，相对高差在 1100 米以上，为花岗岩体构成的高山。临江所：今蓝山县所城。《明史·地理志》作宁溪千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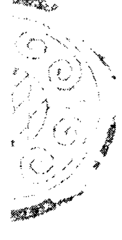
【今译】

二十七日　雨已经停止，浓云稍微散开了些。我们赶忙吃了饭，翻过马蹄石岭，走三里，抵达玉琯岩的南面，找寻所约定过的姓刘的瑶族人，想作三分石的旅行。但那人因为云雾未散尽，认为不可远行，已经到其他地方去了。这样，又定在第二天去。那人虽然不在，但与他住在一起的一个人对山中的情况很熟悉，可惜他生疮不能作向导，他对我讲：玉琯岩就是何侯的故居、古舜祠所在地，它东南面的山上为炼丹观故址。〔志书上说炼丹观故址在舜庙北面箫韶、杞林两峰之间，有个石臼，松树穿过石臼生长出来，枝杈屈曲如龙。我到处打听而不知道它的所在，我想郑舜卿所说的他要寻访的郑安期的铁臼，难道就是炼丹观故址的这个石臼吗？然而宋代时就已不可征询了。志书又摘引《太平广记》，说鲁妙典为九疑山道观中的女道士，麓林道士给她传授《大洞黄庭经》，她入山十年后，在某一白日升了天，而山中也没有知道的人。九疑洞的西边，有个地方叫鲁观，也没有其他的遗迹。郑舜卿撰的碑文中所说的玉妙，想必就是这人吗？郑舜卿撰写的《永福碑》又说：“到石楼寻访成武丁的遗迹。”这石楼也无从征询了。飞龙洞又叫仙楼岩，难道就是所称的石楼吗？不然，何以又有此雕刻呢？〕由玉琯岩往东行五十里，有三块石头高高耸入云霄，水从那里分流三处，俗称为舜公石，它就是三分石。到三分石的路已经湮没。由玉琯岩往南

行三十里，有座孤崖如发髻一样，盘绕突立在山顶，俗称为舜婆石。有小路可以通到那里。〔舜婆石下有条蒲江，翻过岭为麻江，由麻江口搭乘筒橹船可达锦田。〕那人把摘来的新茶奉送了我一些，于是我仍旧返回斜岩。中途经过永福寺故址，见它南面有条溪水流得很急，这条溪虽然是往西流下潇江的，但它的东北南三面都是我已到过的，只是未游览过来处，于是溯流探寻。永福寺故址的左边，石崖倒悬，水从石崖下流出来，崖离水面三尺，但下面很深，不能下去。经过马蹄石时，见到岭北的水往北流，回想起昨天经过圣殿西面的山岭时，见到岭南的水往南流，我怀疑它们都汇合在一起而往东流去，于是往东疾行到箫韶峰北麓，但却见到这里的水又往西流注，这才知道这个山坞中四面流来的水都没有出处，而杨梅洞下层洞中汇流成烂泥河的水，就是这众多水流渗到地下而进入洞中去的。两座岭之间，中部有一处如锅底，向下凹陷，名叫山潭。有个石穴位于满是桑树的山坞中，在山坞中耕种的僚人用大石头堵塞石穴，但水始终不能蓄积起来。桑园中有千百棵桑树，养蚕的人各自前往采摘，它们是天然生长的没有采摘禁令。这天仍旧在斜岩中一边观瀑一边烧柴火烘烤，云气渐渐散开，精神为之爽畅。由此想到我与这个岩洞有机缘，一停留就是几天，而对于在永州府游历过的各洞，也不可不评出个高低等次，于是按位次书写出永州府南境各洞的名称。〔月岩第一，在道州；紫霞洞第二，在九疑山；莲花洞第三，在江华县；狮岩第四，在江华县；朝阳岩第五，在永州府；澹岩第六，在永州府；大佛岭侧面的岩洞第七，在江华县；玉琯岩第八，在九疑山；华岩第九，在道州；月岩南面山岭中的水洞第十，在道州，飞龙岩第十一，在九疑山；麻拐岩第十二，在江华县。又听说道州长田有中朗洞胜景，没来得及去。此外还有些虽然经过但不值得记录或景致优美而未能游历到的，不能完全附录在此。〕

二十八日　五更时，吃了饭等着天亮，仍然过到玉琯岩南面找那导游。那人刚起来做饭，很快，他便扛了火具往前走。随即就从东面上了杨子岭，二里后登上岭头，岭头上有许多石头，有的如人站立一样耸起，有的似蹲踞的野兽、若卧伏的长龙，到处盘曲突兀。从岭上朝东南往山坳中走，〔山坳名叫茅窝。〕三里路上都是些形态奇异的石头。下到深陷的山窝中，有座石崖岩石张开，若刀削一般，青玉般的瀑布高悬千丈，从四面汇流来，捣入岩洞，从大石头上倾泻而下，深不可测。

这里叫九龟进岩，因为山窝中九座山都如同乌龟，山上的水都向岩洞中流淌。这个岩洞朝向西面，我怀疑永福寺故址旁穿过崖壁流出的，就是此水。又往东南走二里，越过一座岭，为蟠龙峒水口。〔这个峒朝东边进去还很深，里面居住的都是高山瑶。〕又朝岭上登一里，为清水潭。岭侧边有个潭，水非常清澈。从潭东面下岭，是到韭菜原的路。又往东南走两里，渡牛头江。江水从东边的紫金原流来，江两边山崖上的路都很峭削，上下攀爬十分艰难。当时因为有流窜的盗贼出没，必须从这里借道走，所以当地人砍伐了些大树枝横阻在山崖间的路中，上和下都从树枝间过，或蹲伏着从树枝下穿过，或骑坐着从树枝背上越过。渡过牛头江便往东南爬上半边山，半边山东北面的高山为紫金原，〔山外就是蓝山县县城了。〕西南面的高山为空寮原，再往南为香炉山。〔空寮原山上有条白色石纹，上自山顶，下至山麓，若悬挂着的一幅帛布，当地人称它为"白绵绌"。香炉山在玉琯南面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亚于三分石，顶上有个清澈的潭，宽二三亩，潭中有两枝石笋，亭亭露出水面三丈多，我怀疑这潭就是志书上所称的天湖。只是志书上说天湖在九疑山麓，而此潭在山顶，这是不同的，若说山麓则没有湖泊。〕从半边山朝上行五里，稍往下走为狗矢窝。从狗矢窝又往上走，屡次度过山脊，但都狭窄得如一堵土墙，又屡屡从山顶上过，一路下少上多，往东南共走五里便出了鳌头山。这之前积雾未散开，即便是半边、鳌头等各山峰，到了近处都望不见，而身到山间就显现出来。等出了鳌头山，往南眺望，三分石不知在哪里。不一会，浓云忽然散去，高高的峰顶上很短暂地闪现了一下三分石的影子，与江山县的江郎山相似。一个是浙江的发源地，一个是潇江的发源地，但江郎山高高矗立在半山间，三分石却悬在众多山峰的最高顶端，这是不同之处。半边、鳌头两山，与东北面的紫金原夹峙，中间为牛头江，与西南面的空寮原和香炉山夹峙，中间为潇源江，〔即发源于三分石的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两条水中间的山脊。这两条水汇合在玉琯岩东南，往西流下鲁观与蒲江交汇后，才能航行轻便的小船，而流向宽阔的山间平坝中去。我们从鳌头山东面沿着半山腰走，二里后才往下行。三里下到烂泥河，才找到水做饭，已经是下午了。〔从烂泥河东面五里处翻越山岭，岭侧面小路经过的地方为冷水坳，是盗贼聚集的地方。下了岭走三里为高梁原，它是蓝山县的西境，也是盗贼会聚之地。这座岭



是蓝山、宁远两县的分界，位于三分石东面，水也依此岭而分流。〕我到三分石，下到烂泥河中，便与去高梁原的路分道。折往西南走，又攀上一座岭，岭间各种红的、紫的野花争奇斗艳，〔从到鳌头山后才见到蓝色的山鹃花。到这里又有两种紫色的花，一种大，花朵如山茶花；另一种小，花朵如山鹃，而艳丽的颜色十分可爱。另外，枯树间长着黄白色的蕈，厚而且大如盘碟。我摘了些装在袖管中，夜里到三分石，用细竹穿起来烤熟吃，香味正如香蕈。〕树木耸入云霄。〔这地方山中的树很大，有一种叫独木的最贵重，而楠木次之。又有一种叫寿木，叶子呈扁形，如同侧柏，也属于柏树之类。树木中大的够四五人合抱，高几十丈。潇源水侧边渡河处倒横着一棵楠木，直径高到人的眉毛处，长有三十步还不止。听说二十年前，有过采伐木材的命令，这棵楠木难道是那次砍伐中遗留下来的吗？〕忽上忽下共走五里而抵达潇源水边。这条水从东南方的三分石流来，到此处向西流去，经过香炉山的东北面而流出鲁观。于是我们向南横渡过水流，便上到三分岭麓。那岭高峻陡峭，不容置足，细小的道路隐没在深竹丛中，我们低着头从竹子中穿行而上，用两手拉着竹子以移动脚步。当时竹林间因为早晨雾未散，小水点不断往下滴，所以既不能昂起头朝上走，又不能平平地从下面通过，只有借助这些深竹作为悬空攀越的绳索，不过这倒很有功效。如此走了八里，路才渐渐平坦。又往南从岭上走了两里。这时大雾仍然浓密地遮掩着，向山顶望什么都分辨不清，而夜色渐渐合拢，于是清除掉靠松的细竹，得到巴掌大的一片空地。山高无水，有火也难以做饭。我叫导游砍了些大木头堆起来烧着，就着细竹作褥子，将火视为帐子，作过夜的打算。天黑后，大风吼叫，火星被卷起而在空中飞舞，火焰摇曳不定，倏忽间蹿起几丈高，开初我把这当作奇观。旋即雾气随风阵阵涌来，忽儿仰头是明星满天，忽儿空中飘下零星小雨，撑着伞不能遮挡风雨，裹着被则被子渐被雨水打湿，幸好火势猛烈，足以抵挡风雨的袭击。五更时雨势大起来，免不了被淋了个透。

二十九日　天渐亮时，雨也渐停下。仰头看见三分石很短暂地露了一下影子，于是就忍着饥饿从潮湿的竹林中朝南而上。又朝山下走二里，才知道三分石还隔着一座山峰。越过山坳中的小山脊，又往南朝上走三里，才开始有巨大的石头环绕在山崖上；昨天上爬下行所经之处都是高峻的土坡，没有石块，被导游带错了路。到了巨石盘绕的

山崖南面，又走一里，往东眺望高高矗立的山顶，仿佛已经可以摸得到，但被雾掩没，见不到它的真面目，路到尽头石磴就没有了。忽然，山中大雨倾盆，我们从头到脚都被淋透，于是往回走。经过巨石盘绕的山崖时，见侧面有条若线一样的细路隐没在深竹丛中，但雨很猛不能上去，就算上去也不能见到什么景物。于是从原路往下，到达昨天入夜后依傍着火堆躺卧的地方，打算从正北面来时的路下山，到溪边就着溪水做饭。然而火被雨浇灭了，只残存一些火星，我们急忙找了些烧剩的干柴引着火，将火把扛着下山。但却误走朝西面，竟然没找到路。许久，见到一条细小的涧流，便在涧中烧火做饭吃，这时已经正午了。饭后极艰难而缓慢地行进在密草深竹丛中，许久才抵达一条涧流处，那里五条涧流纵横交会到一处，它们大约都是从三分石西、南、北三面流来的水，我们来时所渡的从东面流来的一条溪流在最北面。于是舍弃其中的一条，渡过三条，而留下最北面的那条没有渡。沿着涧流南边的滩流往东走，一里，到达来时渡河处，这才涉水到了北面。从原路到达烂泥河，到鳌头山时小坐了一会儿。坐下后闻到兰花很香，一寻找，那花就在我旁边的一个角落里，于是摘了它带着走。到了半边山，下到牛头河边，夜色已经合拢，幸好已经过了危险处。我叫导游领我们从小路直奔韭菜原，因为这地方有高山瑶居住，而从这里往南，绝无一间小屋，要直抵高粱原才有瑶族人家居住。开初往上爬时仍是土山，进了山往东朝下走，只听得深谷中水声潺潺。黑暗中摸着高而险的石磴往下走，又行一里，跨过两座独木桥，就见到微亮的火光闪烁摇曳。赶忙奔到光亮处，见火光隐伏在田畦旁边，也不敢询问。随后见到一两间茅草屋，呼喊后，就有一人打着火把出来，迎我们进了他家住下。问他田畦间那些火把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些人是到田畦间捉乖的，瑶族人称青蛙为"乖"。问后得知他姓邓，年纪二十，他谈论起山中的事来很熟悉。我感激他深夜迎我们住宿，由此我才知道瑶族人中仍保留着古人淳厚的风气。进屋后，忙着烧树枝烘烤衣服，并煮了粥，吃后就睡下。

三十日　因为前一夜没有睡着，天亮才叫顾仆起来做饭。早餐后出发，才见到所说的韭菜原，它位于高山的底部，也像一口锅。只是未弄清昨夜所听到的那潺潺作响的流水，到底是进了洞中呢还是流出了山峡。山洼中有个清澈的水潭，很深很绿，称为龙潭。往西越过一座

山，共走两里经过清水潭，又走一里半，经过蟠龙溪口。又走一里半，翻过一座岭，经过九龟进岩。于是朝岭上爬，过茅窝，下杨子岭，共五里，抵达导游家。又走三里，返回斜洞中吃饭。在洞中稍事休息，便将途中带来的兰花〔为九头花，一共七枝，但叶片不长耸，不如建兰。〕栽在洞中对着洞门的小石峰间的石台上以供佛。下午才出发，往北越过圣殿西岭，就向西到了娥皇、女英两峰之间，随即折往东北方向走，共十里，经过太平营。又往北走五里，投宿在路亭。这天傍晚才见到落日的光辉。

九疑洞的东南面为玉琯岩，四周环绕的层层山峦中耸起一座小石峰，岩在石峰下，朝向西面。有座卦山位于它的西边，正对着洞门。〔卦山形态如葵，又好似古时读书人戴的头巾，它也是群山中耸起的一座特别的山峰。〕岩洞中平坦宽阔，南北通达，它是古舜祠的基址、所说的何侯升天之处。由此岩往南三十里为香炉山，往东南五十几里为三分石，往西三十里为舜母石，从舜母石又往西十里为界头分九，那里就是江华县的东界了。

关于三分石，都说它下面的水一条流往广东，一条流往广西，一条流下九疑山成为潇水，流出湖广。到了它下面，才知道所谓三分石是石峰分成三支耸起。三分石下面的水，东北面的是潇水源头，它汇合北面、西面各条水〔就是交汇在一起的五条涧流。〕流出宽阔的山间平地中，为潇水的源头。正东面的从高梁原起为白田江，它往东流十五里经过临江所，又往东流二十里到蓝山县城，为岿水的源头。东南面的从高梁原东南十五里的大桥处流下锦田，再往西流到江华县，为沲水的源头。这条水之所以不流到两广去，是因为南边有条锦田水横流成为湖广和广东、广西两省的界线。锦田东面有座石鱼岭，为广东连州的边界，岭上的水才往东南流入广东省。至于广西，则上武堡的南面就是贺县的边界。

高梁原为宁远县的南界、蓝山县的西界，而地隶属于蓝山县，也是高山瑶聚居的地方，为盗贼聚集的处所。二月间，窜出永州府杀掉东安县缉捕官员，洗劫冷水湾、博野桥各地方的，都是这批人。他们出入都从牛头江走，必定在韭菜原、蟠龙洞借宿而经过九疑峒。这伙约七八十人，有二三十匹马，各种尖利的器械收集很齐备。他们中才蓄发的有几人，僧人有两三个，〔就是冷水坳岭

上庙中的僧人。〕又有些做木活的外地人也加入其中。韭菜原的居民个个能讲述他们的事，我的导游也是这样说的。

【原文】

四月初一日　五鼓，雨大作，平明冒雨行。即从路亭岐而东北，随箫韶溪西岸行。三里，西望掩口东两山峡，已出其下平畴矣。于是东山渐豁，溪转而东，路亦随之。又五里，溪两旁石盘错如斗，水奔束其中，隘处如门，即架木其上以渡。既渡，循溪南岸行，又二里而抵下观[①]。巨室鳞次，大聚落也。大姓李氏居之。自路亭来，名五里，实十里而遥，雨深泥泞，俱行田畦小径间，乃市酒于肆而行。下观之西。有溪自南绕下观而东，有石梁锁其下流，水由桥下出，东与箫韶水合。其西一溪，又自应龙桥来会，三水合而胜舟，北可二十里至宁远[②]。过下观，始与箫韶水别，路转东南向。南望下观之后，千峰耸翠，亭亭若竹笋玉立，其中有最高而锐者，名吴尖山。山下有岩，窈窕如斜岩云，其内有尤村洞，其外有东角潭，皆此中绝胜处。盖峰尽干羽之遗，石俱率舞之兽，游九疑而不经此，几失其真形矣。恨未滞杖履其中，搜剔奇閟也。东南二里，有大溪南自尤村洞来，桥亭横跨其上，是为应龙桥，又名通济桥。过桥，遂南入乱峰中。即吴尖山东来余派也。二里上地宝坪坳，于是四旁皆奇峰宛转，穿瑶房而披锦幛，转一隙复攒一峒，透一窍更露一奇，至狮象龙蛇夹路而起，与人争道，恍惚梦中曾从三岛经行，非复人世所遘也。共六里，饭于山口峒。由山口南逾一岭，共三里，有两峰夹道，争奇竞怪。峰下有小溪南向，架桥亭于其上。贪奇久憩，遇一儒冠者，家尤村之内，欲挽余还其处，为吴尖主人，余期以异日，问其姓名，为曰王璇峰云。过峡而南，始有容土负块之山。又五里，逾一岭，为大吉墅，石峰复夹道起。路东一峰，嵌空玲珑，逆悬欹裂，蜃云不足喻其巧。余望之神往，亟披荆入，皆窦隙透漏，或盘空而上，或穿腋而转，莫可穷诘，惜不能诛茅引级，以极幽玄之妙也。其西峰悬削亦然。路出其间，透隘而南，始豁然天开地旷，是为露园下。于是石峰戢影[③]，西俱崇峦峻岭，东皆回冈盘坂。南二里，遂出大路，在藕塘、界头二铺之间。又南五里，宿于界头铺，是为宁远、蓝山之界。其西之大山曰满云山，当是紫金原之背，其支东北行，界遂因之。再南为天柱山，即志所称石柱岩洞之奇者[④]。余既幸身经山口一带奇峰，又近



瞻吴尖、尤村众岫，而所慕石柱，又不出二里之外，神为跃然。但足为草履所蚀，即以鞋行犹艰。而是地向来多雨，畦水溢道，鞋复不便。自永州至此，无处不苦旱，即近而路亭、下观，亦复嗷嗷[5]；而山口以南，遂充畦浸壑，岂"满云"之验耶！

初二日　余欲为石柱游。平明，雨复连绵，且足痛不胜履，遂少停逆旅。上午雨止，乃东南行。途中问所谓石柱山岩之胜，而所遇皆行道之人，莫知所在。已而雨止路滑，四顾土人不可得，乃徘徊其间，庶几一遇。久之，遇樵者，又遇耕者，问石柱、天柱，皆以无有对。共五里，过一岭，山势大豁，是为总管庙。亟投庙中问道者，终不能知。又东南行，遥望正东有耸尖卓立，不辨其为树为石。又五里，抵颜家桥，始辨其为石峰，而非树影也。颜家桥下小水东北流去。过桥，又东南逾一小岭，遂从间道折而东向临武道。蓝山大道南行十五里至城。共四里过宝林寺，读寺前《护龙桥碑》，始知宝林山脉由北柱来。乃悟向所望若树之峰正在寺北，亦在县北。寺去县十五里，此峰在寺后恰二十里，志所称石柱，即碑所称北柱无疑矣。又东过护龙桥，桥下水南流汹涌，即颜家桥之曲而至者。随溪东行，于是北瞻石柱，其峰倩削如碧玉簪，而旁有石崖，亦兀突露奇，然较之尤村山口之峰，直得其一体，不啻微矣。又二里至下湾田，有大树峙路隅，上枝分耸，而其下盘曲堆突，大六七围，其旋窝错节之间，俱受水若洗头盆，亦树妖也。又东，路出卧石间，溪始折而南向蓝山路。乃东入冈陇二里，有路自西南横贯东北，想即蓝山趋桂阳之道矣。又东沿白帝岭行。盖界头铺山脉自满云山东北环转，峙而东起为白帝岭。故界头之南，其水俱南转蓝山，而山自界头西峙巨峰，即九疑东隅，屏立南绕，东起高岭即白帝，北列夹坞成坪，中环平央，西即蓝山县治[6]。而路循白帝山南行，屡截支岭，五里，路转南向，又五里为雷家岭，则白帝之东南尽处也。饭于雷家岭。日未下午，而前途路杳无人，行旅俱宿，遂偕止焉。既止行，乃大霁。是日止行三十里，以足裂而旱雨，前无宿处也。



初三日　中夜起，明星皎然，以为此后久晴可知。比晓，饭未毕，雨仍下矣[7]。蹬蹀泥淖中，大溪亦自蓝山曲而东至，遂循溪东行。已而溪折而南，路折而东。逾一岭，共五里，大溪复自南来，是为许家渡。渡溪东行一里，溪北向入峡，路南向入山。五里为杨梅原，一二家倚山椒，为盗焚破，零落可怜。至是雨止。又南十里，为田心铺。田心之

南，径道开辟，有小溪北向去，盖自朱禾铺来者。自此路西大山，自蓝山之南南向排列，而澄溪带之；路东石峰耸秀，亦南向排列，而乔松荫之。取道于中，三里一亭，可卧可憩，不知行役之苦也。共二十里，饭于朱禾铺，是为蓝山、临武分界。更一里，过永济桥，其水东流，过东山之麓，折而北以入岿水者。又南四里为江山岭，则南大龙之脊，而水分楚、粤矣。岭西十五里曰水头，志谓武水出西山下鸬鹚石，当即其处。过脊即循水东南，四里为东村。水由峡中南去，路东南逾岭，直上一里而遥，始及岭头，盖江山岭平而为分水之脊，此岭高而无关过脉也。下岭，路益开整，路旁乔松合抱夹立。三里，始行坞中。其坞开洋成峒[8]，而四围山不甚高，东北惟东山最巍峻，西南则西山之分支南下，直抵苍梧，分粤之东西者也。三里，径坞出两石山之口，又复开洋成峒。又三里，复出两山口。又一里，乃达垫江铺而止宿焉。南去临武尚十里。是日行六十里，既止而余体小恙[9]。



注释

①下观：今作下灌，在宁远县东南隅。

②宁远：明为县，隶道州，即今宁远县。

③戢（jí 集）影：匿迹。

④石柱：原作“石洞柱”，应即下称“石柱”，衍“洞”字。

⑤嗷（áo 敖）嗷：哀号声。

⑥蓝山县：隶桂阳州，即今蓝山县。

⑦雨仍下矣：“下”，原作“止”，因形近而误，依文意改。

⑧峒：四围皆山，中间有平地，这种山间小盆地如凹下去的洞，在广西、湖南、贵州多称峒。峒多是人口聚居的地方，因此峒也成为苗族、壮族、侗族等地名的泛称，如苗峒、侬峒。

⑨恙（yàng）：疾病。

【今译】

四月初一日　五更时，雨大下起来，天亮后冒雨前行。从路亭岔向东北，顺箫韶溪西岸走。三里，向西望，见掩口营东面的两山峡，已经延伸下平坦的田野中。从这里起东边的山峦渐渐开阔，溪流折往东，路也顺溪去。又走五里，溪两旁石头盘曲交错，如同在互相比斗，水奔流在紧相夹立的石头中间，狭窄处如门一样，人们便在上面架起

木头以便过往。渡过溪，顺着溪南岸行，又走二里就抵达下观。此地高房大屋鳞次排列，是个大村落。〔村中居住的大姓是李氏。〕从路亭到此处，名是五里，实际上十里还多，路中水深泥泞，我们都是从田畦间的小路上走。到下观后在店铺中买了些酒才走。下观的西边，有条溪流从南面流来，绕过下观流往东去，有座石桥镇锁在村子下游，水由桥下流出，流往东与箫韶水汇合。溪流西面有一条溪水，又从应龙桥流来相会，三条水汇合便能行船，往北航行大约二十里到宁远县城。过了下观，才离开箫韶水，路折往东南。向南望去，下观后面，千峰耸翠，一座座如竹笋一般亭亭玉立，其中有座最高最尖峭的，叫吴尖山。山下有个岩，如斜岩一般窈窕，里面有个尤村洞，外面有个东角潭，都是这里景致最优美的。山峰仿佛尽是古时遗留下来的舞蹈者手中所持的干楯、羽扇，石头都类似翩翩起舞的野兽，游览九疑山而不经过此处，几乎就观览不到山的真实形态了。遗憾的是，我没有攀到山中，探寻欣赏那些奇异的景观和幽秘的境地。往东南走两里，有条大溪从南面的尤村洞流来，有座桥横跨在溪上，桥上建有亭子，这是应龙桥，又叫通济桥。越过桥，便往南进入乱峰中。〔即吴尖山往东延伸过来的余脉。〕二里后上到地宝坪坳，从此处起四周都是奇峰曲折环绕，犹如穿过瑶房、揭开锦幛往前走，转过一条夹缝，峰岩就环列成一个峒，穿过一个孔穴，就露出一处奇景，甚至于狮象龙蛇似的岩石夹路耸起，像是要与人争路，恍若是在梦中曾经从东海中的三神山经过，不再是人世间所遇到的。共走六里，在山口峒吃饭。从山口峒往南越过一座岭，共走三里，有两座山峰夹道耸立，争奇竞异。峰下有条小溪向南流，溪上架着桥和亭子。我贪恋奇景，休息观赏了许久，后遇到个戴着儒生帽的人，家住尤村洞以内，想挽留我到他家，他是吴尖山的主人，我与他约好改天再去，向他询问姓名，他说叫王璇峰。过了山峡往南，才有覆盖着土块的山。又走五里，越过一座岭，到大吉墅，石峰又夹道耸起。路东面的一座山峰，空明玲珑，呈倒悬的形状而斜向裂开，海市蜃楼的幻景也不足以比喻它的奇妙。我望见它便神往，赶忙披荆斩棘进去，到处是通贯透光的石孔石缝，或盘绕向上，或穿过峰侧面折出去，不可探寻到尽头，只可惜不能剪除茅草，攀着石阶上去，览尽其中幽奥玄秘的妙趣。它西面的山峰也同样高悬如削。路从山峰间经过，穿过峰隘往南，才一下子变得天开地阔，这里是露园下。从露园下起，

石峰匿迹，西边尽是崇峦峻岭，东边都是迂回盘绕的山冈山坡。往南二里，便到达大路上，这里在藕塘、界头两铺之间。又往南五里，投宿在界头铺，此铺是宁远、蓝山两县的分界处。铺西面的大山叫满云山，它应当是位于紫金原的背后，它的支脉延伸向东北，县界就顺岭划分。再往南为天柱山，它就是志书上所说的有岩洞奇景的石柱山。我庆幸既亲身经过了奇峰林立的山口峒一带，又从近处观览了吴尖山和尤村洞等众多峰峦，而心中仰慕的石柱山，又不出两里以外，精神不由得为之振奋。但我的脚被草鞋磨蚀，即便换布鞋，走起来还是艰难，而此地一段时间以来雨多，田畦中的水漫溢到路上，穿布鞋更不方便。从永州府到此地，无处不苦于干旱，即使是离这里不远的路亭、下观，也听得到处于干旱困境中的百姓的哀号声；然而山口峒以南，便是雨水充满田畦淹没沟谷，这难道是称为"满云"的验证吗？

初二日　我想去游览石柱山。天亮后，绵绵的雨又下了起来，而且我的脚痛得不能穿鞋，于是在歇店中稍事停留。上午雨停后，才往东南行。在途中打听所说的石柱山岩洞胜景，但遇到的都是过路的人，没有谁知道在何处。随后雨停了，路很滑，四下张望，见不到个当地人，于是徘徊在路中，心想或许可以遇到一人。过了好久，遇到个打柴的，又遇到个耕田的，向他们探问石柱、天柱，都回答说没有。共走五里，翻过一座岭，山势变得大为开阔，这里是总管庙。赶紧奔到庙中询问道人，但终究不能得知。又往东南行，远远望见正东面有一高耸直立的尖状物，分辨不清是树还是石头。又走五里，抵达颜家桥，才辨别清是石峰而非树影。颜家桥下有条细流向东北流去。越过桥，又往东南翻过一小座岭，便从小路折往东，朝临武的路走。〔沿通往蓝山县城的大路往南走十五里，就到蓝山县城。〕共走四里经过宝林寺，读了寺前的《护龙桥碑》，才知道宝林山脉从北柱山延伸来，于是悟出先前望见的那若树一样的石峰正位于寺的北面，也在县城的北面。寺离县城十五里，此峰恰好在寺后面二十里，志书上所说的石柱山就是碑文中所称的北柱山无疑了。又往东跨过护龙桥，桥下的水汹涌地向南流去，它就是从颜家桥下曲折地流到此处的。顺溪往东行，从这里向北远望石柱山，那石峰倩美陡峭，如同碧玉簪，它旁边有座石崖，也是高高耸起，显露出奇景美态，然而比起尤村洞、山口峒的山峰来，它仅仅具备了它们形态的一部分，不仅是小。又走二里到下湾田，有棵大树

峙立在路边，上部枝杈分耸，而下部盘绕堆叠，向周围凸出，有六七人合抱那么粗，回旋状的树窝和枝干交错处，都承接了些水在里边，像洗头盆，它也属于树妖了。又往东，路从倒卧的石头间通过，溪流这才折往南朝到蓝山县城的路流去。于是往东走进山冈土垄间，二里，有条路自西南向东北横贯，我猜想它就是蓝山县通往桂阳州的路了。又往东沿着白帝岭走。大概界头铺那里的山脉从满云山向东北方回折，到东边高高耸起成为白帝岭。所以界头铺以南，水都折向南流往蓝山县，而山从界头铺西边耸起的巨大山峰，即九疑山的东部边缘，就屏风似地屹立着而向南环绕，它东面耸起的高大山岭便是白帝岭，它的北面，排列的山岭夹着个山坞，形成一块平地，群峰外绕，中间平坦广阔，西部就是蓝山县城。道路沿白帝山南面走，途中屡屡越过分出的小山岭，走五里，路转向南，又走五里为雷家岭，它是白帝山的东南尽头处。在雷家岭吃了饭。当时还未到下午，但前面路途中空无一人，行人都投宿在雷家岭，于是我与他们一同停留在此地。停下来后，天气才放晴。这天只行了三十里，这是因为我的脚被磨破，早晨又下着雨，前方无宿处等缘故。

初三日　半夜起来，星光明亮闪烁，我以为此后久晴是可以预知的了。到拂晓，饭未吃完，雨仍旧下了起来。我们在泥泞的洼地中小步向前挪动。一条大溪也从蓝山县城折向东流来，于是沿溪向东走。随后溪折往南，路折往东。越过一座岭，共走五里，大溪又从南面流来，这里是许家渡。渡过溪往东走一里，溪向北流入山峡，路向南进入山间。走五里到杨梅原，有一两户人家背靠山顶居住，房屋被盗贼纵火烧坏，显得零落可怜。到这里雨停了。又往南十里，为田心铺。田心铺以南，小路通畅，有条小溪向北流去，它大概是从朱禾铺流过来的。从此处起，路西面的大山从蓝山县城南面排列向南延伸而去，清澈的溪水绕流在山下；路的东面石峰高耸峻秀，也是排列向南延伸，高大的松树遮蔽在峰岭上。我们取道于两面山岭之间，走三里有个亭子，可以躺卧可以休息，走进亭，顿时不再感觉到旅途的辛苦。共走了二十里，在朱禾铺吃饭，此铺是蓝山、临武两县的分界处。再走一里，跨过永济桥，桥下的水往东流，绕过东山山麓，折往北汇入岿水。又往南走四里为江山岭，这岭是南面大山脉的山脊，岭上的水分流往楚、粤两省。岭西十五里叫水头，志书上说武水发源于西山下的鸬鹚石，应

当就是那地方。越过岭脊便顺水流往东南走，四里为东村。水由山峡中向南流去，路往东南翻越山岭。直往上爬了一里还多，才到达岭头上，江山岭虽然平坦但它是分水岭脊，此岭高峻却与山脉的过延无关。下岭后，路更加通畅平直，路两边夹立着合抱的高大松树。走三里，才进到山坞中。那山坞平平地延展开去，形成一个峒，但四周的山不很高，东北方只有东山最巍峨高峻，西南方则是西山的分支向南延伸而下，直抵苍梧，划分开广东、广西两省。三里后，经过山坞走出两座石山间的山口，山口外又是宽展的平地，四周被山峦包围形成一个峒。又走三里，再次走出两山间的山口。又走一里，便抵达垫江铺而停下来投宿在那里。此铺往南到临武县城还有十里。这天行了六十里，停下来后我的身体略有些不舒服。

【原文】



初四日　予以夜卧发热，平明乃起。问知由垫江而东北十里，有龙洞甚奇，余所慕而至者，而不意即在此也。乃寄行囊于旅店，遂由小径东北行。四里，出大道，则临武北向桂阳州路也。遵行一里，有溪自北而南，盖发于东山之下者。名斜江。渡桥，即上捱冈岭。越岭，路转纯北，复从小径西北入山，共五里而抵石门蒋氏。有山兀立，蒋氏居后洞，在山半翠微间[①]。洞门东南向，一入即见百柱千门，悬列其中，俯洼而下，则洞之外层也。从其左而上，穿列柱而入，众柱分列，复回环成洞，玲珑宛转，如曲房邃阁，列户分窗，无不透明聚隙，八窗掩映。从来所历诸洞，有此屈折者，无此明爽，有此宏丽者，无此玲珑，即此已足压倒众奇矣。时蒋氏导者还取火炬，余独探奇先至，意炬而入处，当在下洞外层之后，故不趋彼而先趋此。乃炬至，导者从左洞之后穿隙而入。连入石门数重，已转在外洞之后、下层之上矣。乃北逾石限穿隘而入，即下石池中。其水澄澈不流，两崖俱穹壁列柱，而石脚汇水不漏，池中水深三四尺。中有石梗中卧水底，水浮其上仅尺许，践梗而行，褰裳可涉[②]。十步之外，卧梗又横若限，限外池益大，水益深，水底白石龙一条，首顶横脊而尾拖池之中，鳞甲宛然。挨崖侧又前两三步，有圆石大如斗，蓴插水中，不出水者亦尺许，是为宝珠，紧傍龙侧，真睡龙颔下物也。珠之旁，又有一圆石大倍于珠，而中凹如臼，面与水平，色与珠共，是为珠盘。然与珠并列，未尝盛珠也。由此而前，水深五六尺，无梗，

不可涉矣。西望水洞宏广，若五亩之池，四旁石崖巑岏参错，而下不泄水，真异境也。其西北似有隙更深，恨无仙槎一叶航之耳！还从旧路出，经左洞下，至洞回望洼洞外层，窅窱窈窕[3]。乃令顾仆先随导者下山觅酒，而独下洞底，环洞四旁，转出列柱之后。其洞果不深邃，而芝田莲幄，琼窝宝柱，上下层列，崆峒杳渺，即无内二洞之奇，亦自成一天也。此洞品第，固当在月岩上。探索久之，下山，而仆竟无觅酒处。遂遵旧路十里，还至垫江，炊饭而行，日已下舂。五里，过五里排，已望见临武矣[4]。又五里，入北门，其城上四围俱列屋如楼。入门即循城西行，过西门，门外有溪自北来，即江山岭之流与水头合而下注者也。又循城南转而东过县前，又东入徐公生祠而宿。徐名开禧，昆山人。祠尚未完，守祠二上人曰大愿、善岩。是晚，予病寒未痊，乃减晚餐，市酒磨锭药饮之。

初五日　早，令顾仆炊姜汤一大碗，重被袭衣覆之[5]，汗大注，久之乃起，觉开爽矣。乃晨餐，出南门，渡石桥，桥下溪即从西门环至者。城外居民颇盛。南一里，过邝氏居，又南二里，过迎榜桥。桥下水自西山来，北与南门溪合，过桥即为挂榜山，余初过之不觉也。从其南东上岭，逶迤而上者二里，下过一亭，又五里过深井坪，始见人家。又南二里，从路右下，是为凤头岩，即宋王淮锡称秀岩者。洞门东北向，渡桥以入。出洞，下底，抵石溪，溪流自桥即伏石间，复透隙潆崖，破洞东入。此洞即王记所云"下渡溪水，其入无穷"处也。第王从上洞而下，此则水更由外崖入。余抵水洞口，深不能渡。闻随水入洞二丈，即见天光，五丈，即透壁出山之东。是山如天生桥，水达其下仅三五丈，往连州大道正度其上，但高广，度者不觉耳。予登巅东瞰，深壑下环，峡流东注。近俱峭石森立，灌莽翳之，不特不能下，亦不能窥，所云"其入无穷"，殆臆说耳。还十里，下挂榜山南岭，仰见岭侧，洞口岈然，问樵者，曰："洞入可通隔山。"急披襟东上，洞门圆亘，高五尺，直透而入者五丈，无曲折黑暗之苦，其底南伏而下，则卑而下洼，不能入矣。仍出，渡迎榜桥，回瞻挂榜处，石壁一帏，其色黄白杂而成章，若剖峰而平列者，但不方整，不似榜文耳。此山一枝俱石，自东北横亘西南，两头各起一峰，东北为挂榜，西南为岭头，而洞门介其中，为临武南案。西山支流经其下，北与南门水合，而绕挂榜北麓，东向而去。返过南门，见肆有戍肉[6]，乃沽而餐焉。晚宿生祠。

注释

①翠微：青翠隐约的山色。

②褰（qiān 牵）裳：把衣服揭起来。

③氤氲（yīn yūn 因晕）：气或光色混和动荡的样子。

④临武：明为县，隶桂阳州，即今临武县。

⑤袭（xí 习）衣：衣上加衣。

⑥戌（xū 须）：古人以十二种兽名与十二地支相配，称为十二肖属。戌属狗，戌肉即狗肉。

【今译】

初四日　我因夜间睡觉时发热，天亮才起来。打听后知道由埜江铺往东北走十里，有个龙洞很奇异，它正是我仰慕而要去游览的地方，但没想到就在此地。于是将行李寄在旅店中，便从小路往东北走。四里，到达大路上，那条大路就是临武县向北通往桂阳州的路。沿大路行一里，有条溪水自北向南流来，它大概是发源于东山脚下的水流。〔名叫斜江。〕越过溪上的桥，便上了捱冈岭。翻过岭，路折向正北方，我们又从小路往西北进了山，共走五里，抵达石门蒋家的居住处。有座山兀立着，蒋家居住在山后的洞中，那洞位于青翠掩映的半山腰间。洞门朝向东南，一进去就见成百上千的石柱石门悬吊排列在洞中，俯身朝凹陷处走下去，就是洞的外层。从洞外层的左边往上走，穿过排列的石柱进去，众多石柱分立列置，又曲折环绕形成一个洞，此洞玲珑曲折，如密室深阁，置门分窗，无处不是缝隙透明通光，八面的窗洞相互掩映。我从来游历过的众多岩洞，有像此洞一样曲折的而又没有此洞明爽，有如此洞一样宏敞奇丽的但却没有此洞玲珑，就这些已经足以压倒众多奇异的洞穴了。当时姓蒋的导游回家取火把，我独自探寻奇观先到了此处，心想他取了火把走进来的地方，应该在下洞外层的后边，所以我没有前往那里而是先到此处。等他拿了火把，却是从左洞的后面穿过石缝进来。接连进了几重石门，便已经转在外洞的后面、下层的上面来了。于是往北越过石门槛穿过石隘进去，就下到石池中。池中的水清澈不流，两边山崖上都是高穹的崖壁、排列的石柱，水汇聚在石头根脚而不渗漏，池中的水有三四尺深。有条石梗横卧在池中间水底下，它上面的水仅有一尺左右深，踩着它走，揭起衣服就可



以涉水了。十步以外,那卧在水底的石梗又像门槛横着,门槛以外池更大,水更深,水底有条白色的石龙,头顶横在池外面的冈脊上而尾部拖在池中,鳞甲宛若真的一样。挨着崖壁侧面又往前两三步,有个圆状的石头大如斗,花萼似的石棱片插入水中,未露出水面的部分也有一尺左右,这是宝珠,它紧傍石龙侧边,真可说是睡龙下巴底下的宝物。宝珠的旁边,又有个圆状的石头大过宝珠一倍,中间凹下去如同杵臼,上部与水面一样齐,颜色与宝珠一致,这是珠盘。然而它与宝珠并列着,未尝盛着珠子。由此往前,水深达五六尺,没有石梗,不可以进去了。向西望去,水洞宏敞广阔,像方圆五亩的一个池子,四旁的石崖高峻尖峭,错杂插耸,而石崖脚下不漏泄水流,真是一个特殊奇异的地方。水洞的西北边似乎有一条更幽深的裂缝,遗憾的是没有只像传说中仙人乘坐的小船筏坐着荡过去!往回从原路出来,经过左洞向下走,到洞中回首遥望低洼下去的洞外层,云气氤氲,景象美好迷人。于是让顾仆先随导游下山去弄酒,而我独自下到洞底,绕着洞的四边,转出排列的石柱后面。这洞就算不幽深曲折,但芝田莲帐,琼窝宝柱,上下层层叠叠排列,空阔深远,即使无里面两个洞的奇异景象,也自成一块天地。此洞的位次,固然当在月岩之上。探寻了许久,才走下山,而顾仆竟然没有找到买酒的地方。于是顺原路走十里,回到垫江铺,做饭吃了就走,太阳已经落山。五里,经过五里排,已经望得见临武县城了。又走五里,进了城北门,城墙上四周都列置着房屋,如同楼阁。进了城门便顺着城墙向西走,经过西门,门外有条溪从北面流来,它就是江山岭的水与水头来的水汇合后往下流到这里的。又顺城墙转往南而后往东经过县衙署前,再往东进入徐公生祠,住宿下来。〔徐公名叫开禧,是昆山县人。〕祠堂尚未修建完毕,守祠的两个上人叫大愿、善岩。这天晚间,我病寒没有痊愈,于是晚餐减了些量,买了点酒磨碎锭药和着喝掉。

初五日　早晨,叫顾仆给我烧了一大碗姜汤喝掉,又盖上厚厚的被子,穿上几层衣服,满身大汗流淌,过了好久才起来,觉得精神舒爽了。于是吃了早餐,走出南门,跨过石桥,桥下的溪水就是从西门外绕流到这里的。城外居民很多。往南走一里,经过邝家住宅旁边,又往南二里,跨过迎榜桥。桥下的水从西山流来,流往北与南门边的溪水汇合,过了桥就是挂榜山,我初过桥时没发觉。从挂榜山南面往东登

上岭，曲折地向上爬二里，往下经过一个亭子，又走五里经过深井坪，这才见到人家。又往南二里，从路右边下去，是凤头岩，就是宋人王淮锡称为秀岩的那岩。岩洞门朝东北面，我们跨过桥进入洞中。出了洞，下到岩底，到达石溪边，溪流从桥下就潜入石头间，又穿过石缝潆绕石崖，冲开洞壁往东流入洞中。此洞就是王淮锡记述中所说的“往下渡过溪水，那溪水流进洞中而无尽头”处。只是王淮锡从洞上层往下走，此洞中的水却是从外面石崖下流进来。我到了水洞口，水深而不能渡过。听说随水入洞两丈，就能见到天空中的光亮，进去五丈，就可以穿过石壁出去，到山的东边。这山如同天生桥，水在山下三五丈的地方流过，到连州的大路正是通过山上，只是山高而宽广，人经过时不觉得像一座桥而已。我登上山巅向东俯瞰，深谷环绕山下，山峡中的水向东流去。近处尽是峭石林立，被丛密的草木遮蔽着，不仅不能下去，而且也不能窥视到，所说的“溪水流进洞中而无尽头”，大概只是想当然的说法而已。往回走十里，下了挂榜山南面的山岭，仰头看见岭侧面有个洞口显出深邃的样子，向一个打柴的人询问，他说：“此洞进去后可以通到对面的山。”急忙撩开衣襟往东向上爬，那洞门呈圆形环绕，高五尺，直穿洞深入五丈深，没有曲折黑暗之苦，洞底向南隐伏下去，低矮而向下凹陷，不能进到里边。仍旧出了洞，跨过迎榜桥，回头观看所谓挂榜处，有一块石壁，颜色黄白相间，条纹清晰，像剖开而平列着的石峰，只是不方整，不像榜文而已。这座山岭上全是石头，山岭自东北横亘向西南，两头分别耸起一座山峰，东北边的是挂榜山，西南边的是岭头峰，而洞门介于中间，成为临武县城的南案。西山来的一支水经过岭头峰下，流往北与南门外的水汇合，绕过挂榜山北麓，向东流去。返回时经过南门，见店中有狗肉，便买了些吃。晚上仍宿徐公生祠。

【原文】

初六日　饭而行。出东门，五里，一山突于路北，武水亦北向至，路由山南。水北转山嘴，复东南去，路折而东北。一里，一路直北，乃桂阳间道；一岐东北，乃宜章道也。三里至阿皮洞，武溪复北折而来，经其东北去。水西有居民数家，从此渡桥东上牛庙岭，俱寂无村落矣。逾岭下四里，为川州水凉亭。又五里，升降山谷，为桐木郎桥。桥下去

水，自南而北，其发源当自秀岩穿穴之水也。桥东有古牌，大书飞白，为广福桥。其书甚遒劲，为宋桂阳军知临武县事曾晞颜所书[①]。从此南而东上一岭，又东向循山半行五里，路忽四岐，乃不东而从北。下岭，又东从山坞行五里，为牛行。牛行人烟不多，散处山谷。盖大路从四岐直东，俱高岭无人，而此为小路，便于中火耳。由牛行又东，从小径登岭。逾而下，三里，为小源，亦有村民数家。从此又东北逾二岭而下，共五里，为水下。遇一人，言："水下至凤集铺止三里，而岭荒多盗，必得送者乃可行。"余乃饭于水下村家，其人为我觅送者不得，遂东南一里，复南上小径，连逾二岭，则铺在山头矣。其铺正在岭侧脊，是为临武、宜章东西界，而铺亭颓落，寂无一家。乃东下岭，转而东北行。二里，始有村落，在小溪西。渡溪桥，而东北循水下二里，至锁石，村落甚盛。北望有大山高穹，是为麻田大岭。由锁石北上岭，三里过社山，两峰圆削峙，一尖圆而一斜突，为锁石水口。由其东下岭二里，则武溪复自北而南，路与之遇。乃循溪南东行，溪复转而北，溪北环成一坪，是为孙车坪，涯际有小舟舶焉。即从溪南转入山峡，一里，南上一岭，曰车带岭。其岭憔而荒[②]，行者俱为危言。余不顾，直上一里半，登其巅，东望隐隐有斑黄之色，不辨其为云为山，而麻田大岭已在其北矣。下岭里半，有溪流淙淙，其侧石穴中，有泉一池，自穴顶下注，清泠百倍溪中，乃掬而饮之，以溪水盥焉。更下而东，共七里，至梅田白沙巡司[③]。武溪复北自麻田南向而下[④]，经司东而去。是日午后大霁，共行六十里，止于司侧肆中。先是，途人屡以途有不测戒余速行，余见日色尚早，何至乃尔，低逆旅，始知上午有盗，百四十人自上乡来，由司东至龙村，取径道向广东，谓土人无恐，尔不足扰也。

初七日　晨餐后乃行，以夜来体不安也。由司东渡武溪，遂东上渡头岭。东北行，直逼麻田大岭下，共三里，乃转东南，再上岭，二里而下，始就坞中行。又五里，有数十家散处山麓间，是为龙村。其北有石峰突兀路左。又东北二里，乃南向登岭，从岭上平行三里，始南下峡中，有细流自南而北，渡溪即东上岭，里半为高明铺。又下岭，又三里，为焦溪桥。焦溪在高明南，有数十(家)夹桥而居，其水自北而南。由此东南三里，逾一岭，为芹菜坪。其南有峰分突，下有层崖承之，其色斑赭杂黑，极似武彝之一体。此处四山俱青萼巉屼[⑤]，独此有异。又三里，逾岭，颇高。其先行岭北，可平瞻麻田、将军寨、黄岑岭诸峰；已行

岭南，则南向旷然开拓，想武江直下之境矣。下岭，又北二里，有楼横路口，是为隘口。其东南山上，有塔五层，修而未竟。过隘口，循塔山之北垂，觅小径转入山坳，是为艮岩。寺向西南，岩向西北，岩口有池一方。僧凤岩为我煮金刚笋，以醋油炒之以供粥，遂卧寺中，得一觉。下午入南镇关，至三星桥。过桥，则市肆夹道，行李杂遝，盖南下广东之大道云。桥即在城南，而南门在西，大道循城而东。已乃北过东门，又直北过演武场。其西萼石巉巉，横卧道侧。共北十里，过牛筋洞，居民将及百家，在青岑山下。盖大山西南，初峙为麻田大岭，犹临武地。其东北再峙为将军寨。已属宜章。此最高之顶，乃东北度为高云山，有寺焉。乃北转最深处，于是始东列为黄岑。其山南北横列，其南垂即为曲折岭，又东更列一层，则青岑也，牛筋洞在其东北麓。更北行一里，为野石铺。其北石峰嵌空，蹲踞路左，即为野石岩，而始不知。问其下居人，曰："由其北小径入即是。"乃随其北垂，转出山背，乃寺场，非岩洞也。亟出，欲投宿于岩下人家，有一人当门拒客，不入纳。余见其岩石奇，以为此必岩也⑥，苦恳之，屋侧一小户中容留焉。欲从其舍后上岩，而其家俱编篱绝，须自其中舍后门出，而拒客人犹不肯容入。乃从南畔乱石中攀崖逾石而入。先登一岩，其门岈然，而内有透顶之隙，而不甚深。仰视门左，有磴埋草间，亟披荆上。西南行石径间，复得石门如合掌，其内狭而稍深，右裂旁窍，其上亦透天光，而右壁之半，一圆窍透明如镜。出峡门，更西北随磴上，则穹崖削立，上有叠石耸霄，下若展幛内敛。时渐就晚，四向觅路不得，念此即野石岩无疑。志原云"临官道旁"，非山后可知，但恨无补叠为径以穷其胜者。乃下，就坐其庑下，而当门人已他去。已而闻中室牖内有呼客声，乃主人卧息在内也。谓："客探岩曾见仙诗否？"余以所经对。曰："未也。穹崖之右，峡门之上，尚有路可上，明日当再穷之。"时侧户主人意虽爱客，而室甚卑隘，猪圈客铺共在一处，见余意不便，叩室中妇借下余榻，而妇不应，余因就牖下求中室主人，主人许之，乃移卧具于中。中室主人起向客言："客爱游名山，此间有高云山，乃众山之顶，路由黄岑岭而上，宜章八景有'黄岑滴翠'、'白水流虹'二胜在其下，不可失也。"余颔之。

初八日　晨，觅导游高云者，其人欲余少待，上午乃得同行。余饭后复登岩上，由穹崖之东、丛郁之下，果又得路。上数步，乱石纵横，路

复莫辨。乃攀逾石蕚，上俱嵌空决裂，有大石高耸于外，夹成石坪，掩映愈胜，然终不得洞中诗也。徘徊久之，还至失路处，见一石穴，即在所逾石下。乃匍伏入，其内崆岈起裂，列穴旁通，宛转透石坪下，皆明朗可穿。盖前越其上，兹透其底，求所谓仙诗，竟无有也。下岩，导者未至，方拽囊就道，忽北路言，大盗二百余人自北来。主人俱奔，襁负奔避后山[7]，余与顾仆复携囊藏适所游穴中，以此处路幽莫觉，且有后穴可他走也。余伏穴中，令顾仆从穴旁窥之。初奔走纷纷，已而路寂无人。久之，复有自北而南者，乃下问之，曰："贼从章桥之上，过外岭西向黄茅矣。"乃下岩南行，则自北南来者甚众，而北去者犹踌躇不前也[8]。途人相告，即梅前司渡河百四十名之夥，南至天都石坪行劫。乃东从间道，北出章桥，转而西还，盖绕宜章之四郊[9]，而犹不敢竟度国门也。南从旧路一里半，低牛筋洞北，遂从小径，西南循大山行。里半，出牛筋洞之后，乃西越山峡，共五里，出峡，乃循青岑南麓行。有路差大，乃西南向县者，而黄岑之道则若断若续，惟以意拟耳。共西三里，转一冈，始与南来大道合，遂北向曲折岭。二里，直跻岭坳，其西即"白水流虹"。章水之上源，自高云山南径黄岑峒，由此出峡，布流悬石而下者也。土人即称此岭曰黄岑，然黄岑山尚北峙，此其南下支。逾岭，西北半里，即溯涧行，黄岑山高峙东北[10]，其阳环成一峒，大溪横贯之。竟峒里半，有小径北去，云可通章桥。仍溯溪西行三里，为兵马堂路口。仍溯溪北转一里，乃舍溪登岭。北上一里，西下坞中，是为藏经楼。高山四绕，小涧潆门[11]，寺甚整洁。昔为贮藏之所，近为贼劫，寺僧散去，经移高云，独一二僧闭户守焉。因炊粥其中，坐卧其中久之。下午，乃由寺左登岭，岧峣直上者二里，是为坪头岭。逾岭稍下，得坞甚幽，山帏翠叠，众壑争流，有修篁一丘，丛木交映中，静室出焉。其室修洁，而空寂无人，高山流水，窈然而已。半里，逾坞，复溯涧北上岭一里，岭穷而水不绝。此坪头而上第二岭也。水复自上坞透峡下，路透峡入，又平行坞中半里，渡涧，东北上岭。涧东自黄岑山后来，平流坞中，石坪殷红，清泉素润，色侔濯锦；出峡下泻，珠鸣玉韵，重木翳之，杳不可窥；于是绕静室西南下注，出藏经岭南，为大章之源也。岭不甚高，不过半里，渐盘出黄岑北。其处山鹃鲜丽，光彩射目，树虽不繁，而花色绝胜，非他处可比。此坪头上第三岭也。稍过坪，又东北上一里，逾岭脊。此坪头上第四岭矣。其西石峰突如踞狮，为将军山南来东转

之脉，其东则南度为黄岑山者也。逾岭北下一里，折而西北下，行深树中又一里，得高云寺。寺虽倚翠微，犹踞万峰绝顶。寺肇于隆庆五年，今渐就敝，而山门方丈，犹未全备，洵峻极之构造非易也。寺向有五十僧，为流寇所扰，止存六七僧，以耕种为业，而晨昏之梵课不废，亦此中之仅见者。主僧宝幢，颇能安客。至寺，日犹未衔山，以惫极，急浴而卧。

初九日　晨起，浓雾翳山，咫尺莫辨，问山亦无他奇，遂决策下山，东北向丛木中下。初，余意为萝棘所翳，即不能入，而身所过处，或瞻企不辜。及五里至山麓，村落数家散处坞中，问所谓坦山，皆云即此，而问所谓万华岩，皆云无之。徘徊四顾，竟无异处。但其水东下章桥，大路从之，甚迂；由此北逾虎头岭出良田，为间道，甚便。遂从村侧北上岭，岭东坳中，涧水泻大石崖而下，悬帘泄布，亦此中所仅见。一里，逾坳上，一里半，复溯流北行坞中，一里半，又逾岭而下，有溪自西而东，问之，犹东出章桥者也。渡溪，又有一溪自北来入。溯溪北行峡中，二里为大竹峒，居民数家，水自西来，想亦黄茅岭下之余波也。由大竹峒东逾大竹岭，岭为大竹山南下之脊，是为分水，东由吴溪出郴，西由章桥入宜。上少下多。东向直下二里，是为吴溪。居民数家，散处甚敞，前章桥流贼所从而西者也。村东一里，有桥跨溪上，度桥北，上小分岭，亦上少下多。二里，下至仙人场，有水颇大，北自山峒透峡而东，一峰当关扼之，水激石奋。水折而南，峰剖其西，若平削而下者，以为下必有洞壑可憩；及抵崖下，乃绝流而渡，则寂无人烟。乃北逾一冈，二里为歪里。先为廖氏，居人颇盛，有小水自北南去。乃从其村东上平岭，北行一里，其西坞中为王氏，室庐甚整。询之土人，昨流贼自章桥北小径，止于村西大山丛木中，经宿而去，想亦有所阚而不敢动也。从此东北出山坳，石道修整，十二里而抵良田[12]。自歪里雨作，至此愈甚。乃炊饭索饮于肆中。良田居市甚众，乃中道一大聚落，二月间，流寇三四百人亦群而过焉。饭后，雨不尽，止北十里，宿于万岁桥。按志，郴南有灵寿山，山有灵寿木，昔名万岁，故山下水名千秋。今有小万岁、大万岁二溪，俱有桥架其上，水俱自西而东。余以灵寿山必有胜可寻，及遍询土人，俱无可征，惟二流之易“千秋”存“万岁”耳。



注释

①桂阳军:宋代桂阳军在今湖南桂阳县。

②雌(jiāo 焦):高巅。

③梅田:今名同,在宜章县西境。

④武溪:今仍名武水。麻田:今名同,在宜章县西隅,武水东岸。

⑤巉岏(chán yuán 蝉元):山高而锐。

⑥以为此必岩也:疑为"以为必此岩也"。

⑦襁(qiǎng)负:用布幅把人背负在背上。

⑧蹜(sù 宿)蹜:形容举足促狭的样子。

⑨宜章:明为县,隶郴州,即今宜章县。

⑩黄岑山:即骑田岭。《明史·地理志》:郴州"南有黄岑山,与宜章县界,亦曰骑田岭,五岭之第二岭也。"

⑪小涧潆门:"涧",原作"洞",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⑫良田:今名同,在郴县南境。



【今译】

初六日　吃了饭后出发。走出城东门,五里,一座山突立在路北边,武水也向北流来,路从山南边延伸。水向北边转过山嘴,又往东南流去,路折往东北。一里后,一条路直朝北去,这是通往桂阳州的小路;一条路岔往东北,它是去宜章县的路。三里到阿皮洞,武溪又折往北流来,经过阿皮洞的东北面流去,溪水西面有几家居民。从此处跨过桥往东攀上牛庙岭,就都是一片荒寂,没有村落。越岭往下走四里,是川州水凉亭。又从山谷中上上下下跋涉五里,到桐木郎桥。桥下流淌的水,自南而北,它的源头应当是从秀岩穿过石穴流出来的水。桥东面有块古碑,飞白大字写着"广福桥"三字。字体非常遒劲,是宋代桂阳军临武县知县曾晞颜书写的。从此处向南而后往东登上一座岭,又向东顺半山腰走五里,路忽然岔向四个方向,于是我们不从东而从北面的路走。下了岭,又往东从山坞中走五里,为牛行。牛行人烟不多,民户散居在山谷中。大路从四条岔路中的东边那条直走,一路都是高大的山岭无人居住,我们所走的是小路,便于中途找人家烧火做饭。由牛行又往东走,从小路登上岭。越过岭下去,走三里,为小源,也有几家村民住着。从此处又往东北翻过两座岭而往下走,共五里,到水下。遇到一人,他对我们说:"水下到凤集铺只有三里,但岭间荒

僻而盗贼多，一定要找得护送的人才可以走。”于是我在水下村民家吃了饭，那人为我找护送的人然而未找到，我们便往东南走，一里后，又往南从一条小路上攀爬，接连翻过两座岭，见驿铺就在山头上。此铺正好在岭侧的山脊上，铺所在处为临武、宜章两县的东西分界地，但铺亭倾塌衰败，荒寂而无一户人家居住。于是往东走下岭，转往东北行。两里，才有村落，在小溪的西边。跨过溪上的桥，往东北顺溪水向下行两里，到锁石，这里村落很繁盛。朝北望去，有大山高高隆起，这是麻田大岭。从锁石往北登上岭，走三里经过社山，有两座圆而陡削的山峰耸立着，一座尖圆而另一座倾斜突兀，两峰相夹处为锁石的水口。从锁石水口东面朝岭下走两里，武溪又自北而南流来，路与溪水相交汇，这才沿溪南岸往东走。溪又折往北，溪北岸山水环抱形成一块平地，这是孙车坪，溪边有小船停泊着。我们便从溪南边转进山峡中，走一里，往南上了一座岭，叫车带岭。岭高而荒凉，行人都讲的是如何如何危险的话。我不顾这些，直朝上走一里半，登上岭的顶端，往东望去，远处隐隐地有斑黄色，辨不出是云还是山，而麻田大岭已经在它的北面了。朝岭下走一里半，有条溪流淙淙流淌，溪侧面的石穴中，有一池泉水，从石穴顶上流下来，清爽寒凉胜过溪中百倍，于是我捧了些池中的水喝，用溪水洗了手。再往下折朝东，共走七里，到达梅田白沙巡检司。武溪又从北面的麻田向南边流下来，经巡检司东面而去。这天午后天气大晴，共行了六十里，停在巡检司侧边的旅店中。原先，路上遇着的人屡屡说途中恐有不测，告诫我要快走，我见天色还早，心想何至于像他们说的那样，抵达旅店中，才知道上午有盗贼一百四十人从上乡来，由巡检司东面到龙村，走小路向广东去了，他们告诉当地人说不要害怕，你等老百姓不值得骚扰。

初七日　早餐后才出发，因为昨天夜里我身体不舒适。从巡检司东渡武溪，便往东上了渡头岭。朝东北走，直逼麻田大岭下，共三里，才折向东南，再次登上岭，两里后下了岭，才往山坞中走。又走了五里，有几十户人家散处在山麓间，这是龙村。村北有座石峰突兀在路左边。又往东北走两里，便向南登上一岭，从岭上平平地走三里，才向南下到山峡中，有细流自南而北流去，渡过溪水就朝东边上了岭，一里半后到高明铺。又下了岭，再走三里，为焦溪桥。焦溪在高明铺南面，有几十户人家夹桥而居，溪水自北向南流淌。由此处往东南走三里，

翻过一座岭，为芹菜坪。南面有山峰分突出来，峰下面有重叠的石崖支撑着，颜色赤褐而杂有黑色，极像武彝山的一部分。此处四周的山都是青绿色，高峻尖峭，唯独此峰显得特别。又走三里，翻越一座岭，那岭很高峻。如先从岭北走，可以平平地观览麻田、将军寨、黄岑岭等众山峰，现在已经从岭南走，则岭南空阔而向南面延展，我想它是武江直往下流经的地方。下了岭，又往北走两里，有座楼横在路口，这里为隘口。隘口东南面的山上，有座五层高的塔，正在营建而没有竣工。过隘口后，顺着塔山的北陲，寻找到小路折进山坳，这里为艮岩。寺向着西南，岩向着西北，岩口有个池子。僧人凤岩为我煮了些金刚笋，用醋和油炒了下着粥吃，便躺在寺中，睡了一觉。下午进入南镇关，到达三星桥。跨过桥，集市上店铺夹道，行李杂沓，因为此处是南下广东的大路。桥就在县城南边，而城南门在桥西面，大路顺城墙外往东延伸。随后往北过了东门，又直朝北经过演武场。演武场西面，一块块高峻尖削的青石横卧在路旁。共往北走十里，经过牛筋洞，有将近百家居民，居住在青岑山下。大山西南，首先耸起的是麻田大岭，〔此岭仍为临武县地。〕麻田大岭东北面再耸起的是将军寨。〔它已经属于宜章县。〕山的最高顶往东北延伸为高云山，山上有寺庙。高云山折往北转到最深处，才东列为黄岑山。这座山南北横列，南陲就是曲折岭，又往东再横列一层，这就是青岑山，牛筋洞在它的东北麓。再往北走一里，为野石铺。铺北面石峰玲珑，蹲立在路左边，这里就是野石岩，但开初我不知道。向岩下居民打探情况，回答说："从峰北面小路进去就是岩洞。"于是顺山峰的北陲，转出山背后，那地方是寺场，不是岩洞。赶快返出来，想投宿在岩下的居民家中，有个人挡在门口拒绝了客人，不让进去。我见这座岩石头奇异，以为此处一定是岩洞，苦苦恳求，他家侧边的一小户才允许住留在他家。我想从他家房屋后面上岩，而他家在屋后到处编了篱笆隔绝着，必须从中间那家屋子的后门出去，但那个拒留客人的人仍不肯让我们进去。于是从岩南边的乱石中攀崖越进到岩内。先登上一个岩洞，洞门显出深邃的样子，洞内有条通到顶端的石缝，但洞不很深。仰见洞门的左边，有些石磴隐没在草丛间，便赶忙劈开荆棘往上爬。往西南走在石径间，又见到一个如双掌相合般的石门，石门内狭窄而稍深，右边裂开个小支洞，上边也露出天光，而右边石壁的半中腰，有个圆状的孔穴透明如镜。走出石峡门，再沿石磴

往西北向上爬,便是穹隆的崖壁如刀削般直立着,崖壁上面有重叠的石头耸入云霄,下面若展开的帷幛向内卷起。当时渐渐临近夜晚,四下里找路但没有找到,心想此处就是野石岩无疑。志书上原记载说野石岩"临近官道旁",由此可知不是在山后,但遗憾的是没有人用石头一层层修砌成道路以便人们能穷尽此岩的优美景观。于是走下山,就坐在小屋中,而那挡门的人已经到别处去了。随即听到中间那家房间的窗户内有呼喊客人的声音,原来是主人躺在房内休息。他问道:"客人探寻岩洞曾见到仙诗没有?"我将所经过的地方对他说了一遍。他听后说:"你没有去到有仙诗的地方。穹隆的岩壁右边,石峡门的上面,还有路可以上去,明日应当再继续探寻到尽头。"当时侧边那户的主人虽然好客,但他家的屋子很低矮狭窄,猪圈和客人的床铺共同在一处,见我有不便的意思,他便问屋中主妇是否可在里边借我个睡觉的地方,而妇人不答应,我于是走到窗子下求中间那家屋子的主人,结果他允许了,这才把卧具搬到他家中。中间那家屋子的主人起床来向我说:"客人喜好游览名山,此地有座高云山,是众山的顶端,到山上的路由黄岑岭往上走。宜章县八景中有'黄岑滴翠'、'白水流虹'两处胜景在这座山下,不可错过。"我点头表示接受他的建议。

初八日　早晨,找到个导引我游高云山的人,他要我稍候,上午才得以一同前往。我饭后又攀到野石岩上,从穹隆的岩壁东边、丛密繁茂的树木下走,果然又找到路。往上走几步,乱石纵横,路又分辨不出来了。于是从花萼似的石头间攀越,上面都是玲珑而破裂开的石头,有些大石头高高耸立在外围,与里面的石头夹峙而形成石坪,它们相互掩映,显得愈加奇美,然而终究没能找到洞中的诗。来回地漫游了许久,回到迷失道路处,看见个石穴就在我所越过的石头下面。于是匍匐着身体爬进去,石穴内深邃幽长,纵横裂开,形成孔穴通到周围,这些孔穴曲折延伸到石坪下面,都是明朗而可穿过。总的说,前面是攀越到上面,现在是穿行在底下,寻找所谓的仙诗,竟然没有。下了岩,导游还未到,正拽起行李袋要上路,忽然北边路上传来消息说,有两百多个大盗正从北面过来。岩下人家的主人都忙着逃走,背着孩童奔到后山躲起来。我与顾仆又携着行李袋藏到刚刚游览的石穴中,因为此处道路僻静不易被发觉,而且有后穴可以跑到其他地方。我藏在石穴中,叫顾仆从石穴旁边窥视外面的动静。开初众人奔走纷纷,随

即路上静悄悄的没有人。过了好久,又有从北往南来的人,于是向下询问,回答说:“盗贼从章桥上经过桥外的山岭西向黄茅去了。”这才下了岩往南走,这时从北往南来的人很多,而向北去的仍不敢大胆举步向前。路上的人相互传告,这些盗贼就是从梅前司渡河、有一百四十人的那伙,他们往南到天都石坪行劫。他们从东面的小路,往北出了章桥,再转回西边,差不多绕了宜章县城四郊一圈,但仍不敢直通过城门。我们往南从原路走了一里半,抵达牛筋洞北面,便从小路往西南顺大山走。一里半,转出到牛筋洞的后面,就向西穿越山峡,共五里,走出山峡,便沿青岑山的南麓往前走。有一条路比较大,是往西南到县城去的,而到黄岑岭的路却若断若续,只是猜测着走。共往西走三里,转过一条山冈,才与南面来的大路交合,于是往北向曲折岭上走。两里,直登到岭坳上,岭坳西边就是“白水流虹”处。章水的上源,自高云山往南流经黄岑峒,由此处流出山峡,分散奔涌的水流从石头上悬空泻下形成此景。当地人就称此岭为黄岑岭,然而黄岑山还耸立在北边,此处是它向南延伸下来的支脉。越过岭,往西北走半里,就溯涧流走,黄岑山高高耸立在东北边,它南面山峦环绕,形成一个峒,一条大溪横贯峒中。走一里半到达峒的尽头,有条小路向北去,据说可通到章桥。仍旧溯溪往西行三里,到兵马堂路口。而后仍然溯溪折往北一里,才离开溪水登上岭。往北朝上走,再向西下到山坞中,这里为藏经楼。高山环绕在四周,小涧潆洄在门前,寺庙非常整洁。它原先是贮藏佛经等物件的地方,近来被盗贼抢劫,寺中僧人多数逃散到别处去了,经书移到高云寺,只剩下一两个僧人闭门守护在寺内。于是我们在寺中煮粥吃,坐立躺卧了许久。下午才从寺左侧登岭,向高峻的岭上直上两里,为坪头岭。越过岭头稍往下走,见到个很幽静的山坞,四周帏纱似的山峦堆青叠翠,众多沟谷中溪水争流,并且有一片修竹。交相掩映的丛密树木中,有一间静室。那静室完好整洁,但里边空寂无人,周围是高山流水,显得幽远美好。走半里,穿过山坞,又溯涧往北朝岭上走一里,岭到了尽头而水流不绝。这是坪头岭以上的第二岭。水又从上面的山坞中穿过山峡流下来,路穿过山峡进去,又平平地从山坞走半里,渡过涧流,往东北上了岭。涧流从东边的黄岑山后面流来,平缓地流淌在山坞中,石坪殷红,清泉素洞,如在水中洗涤锦布一样;水流出山峡向下奔泻,发出珠鸣玉韵般的声响,重重树木遮蔽

了它，幽暗而不可窥见；再往下绕过静室西南向下倾注，流出藏经岭南边，为大章水的源头。这座岭不很高，不超过半里，我们渐渐绕到黄岑山的北面。这地方山中的杜鹃花鲜艳美丽，光彩耀目，树木虽然不繁茂，花色却极其美好，不是其他地方可以比得上的。这是坪头岭以上的第三岭。稍微经过一小段平地，又往东北朝上攀一里，便翻越岭脊。这是坪头岭以上的第四岭。它西面石峰突兀如同蹲坐着的雄狮，这是将军山向南延伸而来再折往东的脉，东面则是往南穿过而成为黄岑山的一座山脉。越过岭脊往北下一里，折往西北朝下走，在深树丛中又行一里，见到高云寺。此寺虽然靠在青翠掩映的山腰幽深处，但仍旧高高雄踞在千万座山峰的最高顶端。它创建于隆庆五年（公元1517年），如今已渐渐破败，但是寺的大门和方丈，仍然未齐全，实在是高大建筑的营建确实是不容易。寺内先前有五十个僧人，因为被流寇侵扰，现在只留得有六七个，他们以耕种为业，而清晨和天黑时的佛经诵读并未废弃，这也是此处仅见的。主僧宝幢，很能安顿客人。到寺中时，太阳还未落山，因为疲惫至极，急忙洗浴后就睡下。

初九日　早晨起来，浓雾遮掩了山岭，咫尺间什么都不能分辨。询问后得知山间也没有其他奇异的景物，便决计下山，往东北朝丛密的树木中向下走。开初，我心想山间被萝棘遮蔽，即便有些地方不能进去，但身体经过之处，向周围观看或许不会见不到景物。等走五里到达山麓，有几户人家散处在山坞中，打听所谓的坦山，都说就是此处，而探问所谓的万华岩，都说没有。徘徊四顾，没有奇异的地方。但山坞中的水流下章桥，大路顺水而去，很曲折；由此坞往北翻越虎头岭到良田，是小路，很近便。于是便从村子侧面往北上了岭，岭东面的山坳中，涧水从大石崖上奔泻而下，若挂着的帘子散泄的布帛，也是此地所仅见的。一里，攀越到山坳上，又走一里半，重新溯流往北走到山坞中，再走一里半，又越过岭向下行，有条溪水自西向东流，一询问，它仍是往东流出章桥的溪水。渡过此溪，又有条溪水从北面流来相汇。溯溪往北从山峡中走，走二里为大竹峒，这里有几家居民，水从峒西面流来，我想它也是黄茅岭下面溪水的末流。由大竹峒往东翻越大竹岭，此岭为大竹山向南延伸下来的山脊，是分水岭，〔岭东边的水由吴溪流出郴州，西边的水由章桥流入宜章县。〕一路上上的少下的多。向东直下二里，为吴溪。几家居民分散居住在一个很宽阔的地带上，昨天经

过章桥的流贼就是从这里往西去的。村东面一里，有座桥横架在溪上，越过桥往北走，登上小分岭，也是上的少下的多。走二里，下到仙人场，有条较大的水流，从北面山峒中穿过山峡向东流去，一座山峰扼踞在水边，水流腾涌、石头飞突。水折向南，它西面的山峰破裂开，像平平切削下去的，我以为下面必定有洞壑可供休息；等抵达石崖下，便横渡过水流，却是荒寂而无人烟。于是往北翻越一座山冈，走二里为歪里。此处原先是姓廖的人家居住，居民很多，有条小水自北向南流去。于是从此村东面上了平缓的山岭，往北走一里，岭西面山坞中是姓王的人家居住，房舍很整洁。询问此处居民得知，昨天流贼从章桥北面的小路来，停在村西大山的丛林中，过了一夜才离去，想必也是窥视到了什么情况而不敢行动。从此处往东北走出山坳，石头铺筑的道路通畅齐整，共走十二里抵达良田。从歪里就下起了雨到此雨势更大，于是在店中煮饭买酒。良田的住户和市场很多，是往来路途中的一个大村落，二月间，三四百个流寇也曾结队经过这里。饭后，雨没有全停，只往北走了十里，投宿在万岁桥。按志书记载，郴州南面有座灵寿山，山上产灵寿木，原先称万岁木，所以山下的水名叫千秋水。如今有小万岁、大万岁两条溪，都有桥架在溪上，水都是自西向东流。我以为灵寿山必定有名胜风景可以探寻，等问遍当地人，才知都无可征询，只是两条水改掉了“千秋”的名保存着“万岁”的称谓。

【原文】

初十日　雨虽止而泞甚。自万岁桥北行十里，为新桥铺，有路自东南来合，想桂阳县之支道也。又北十里为郴州之南关①。郴水东自山峡，曲至城东南隅，折而北径城之东关外，则苏仙桥横亘其上。九洞，甚宏整。至是雨复大作，余不暇入城，姑饭于溪上肆中，乃持盖为苏仙之游。随郴溪西岸行，一里，度苏仙桥，随郴溪东岸行，东北二里，溪折西北去，乃由水经东上山。入山即有穹碑，书“天下第十八福地”。由此半里，即为乳仙宫。丛桂荫门，清流界道，有僧乘宗出迎客。余以足袜淋漓，恐污宫内，欲乘势先登山顶，与僧为明日期。僧以茶笋出饷，且曰：“白鹿洞即在宫后，可先一探。”余急从之。由宫左至宫后，则新室三楹，掩门未启，即排以入。石洞正当楹后，崖高数丈，为楹掩，俱不可见，洞门高丈六，止从楹上透光入洞耳。洞东向，皆青石迸裂，二

丈之内，即成峡而入，已转东向，渐洼伏黑隘，无容匍伏矣。成峡处其西石崖倒垂，不及地者尺五，有嵌裂透漏之状，正德五年，锡邑秦太保金时[2]，以巡抚征龚福全，勒石于上。又西有一隙，侧身而进，已转南下，穿穴匍伏出岩前，则明窦也。复从楹内进洞少憩，仍至前宫别乘宗，由宫内右登岭，冒雨北上一里，即为中观。观门甚雅，中有书室，花竹翛然，乃王氏者，亦以足污未入。由观右登岭，冒雨东北上一里半，遂造其顶。有大路由东向迓入者，乃前门正道；有小路北上沉香石、飞升亭，为殿后路。余从小径上，带湿谒苏仙，僧俗谒仙者数十人，喧处于中，余向火炙衣，自适其适，不暇他问也。郴州为九仙二佛之地，若成武丁之骡冈在西城外，刘瞻之刘仙岭在东城外，佛则无量，智俨廖师也，俱不及苏仙，故不暇及之。

十一日　与众旅饭后，乃独游殿外虚堂。堂三楹，上有诗扁环列，中有额，名不雅驯，不暇记也。其堂址高，前列楼环之，正与之等。楼亦轩敞，但未施丹垩，已就欹裂。其外即为前门，殿后有寝宫玉皇阁，其下即飞升亭矣。是早微雨，至是微雨犹零，仍持盖下山。过中观，入谒仙，觅僧遍如，不在。入王氏书室，折蔷薇一枝，下至乳源宫，供仙案间。乘宗仍留茶点，且以仙桃石馈余，余无以酬，惟劝其为吴游，冀他日备云水一供耳。宫中有天启初邑人袁子训雷州二守[3]。碑，言苏仙事甚详。言仙之母便县人，便即今永兴[4]。有浣于溪，有苔成团绕足者再四，感而成孕，生仙于汉惠帝五年五月十五[5]。母弃之后洞中，即白鹿洞。明日往视，则白鹤覆之，白鹿乳之，异而收归。长就学，师欲命名而不知其姓，令出观所遇，遇担禾者以草贯鱼而过，遂以蘇为姓[6]，而名之曰耽。尝同诸儿牧牛羊，不突不扰，因各群界之，无乱群者，诸儿又称为牛师。事母至孝，母病思鱼脍，仙往觅脍，不宿而至。母食之喜，问所从得，曰："便。"便去所居远，非两日不能返，母以为欺。曰："市脍时舅氏在旁，且询知母恙，不日且至，可验。"舅至，母始异之。后白日奉上帝命，随仙官上升于文帝三年七月十五日[7]。母言："儿去，吾何以养？"乃留一柜，封识甚固，曰："凡所需，扣柜可得。第必不可开。"指庭间橘及井曰："此中将大疫，以橘叶及井水愈之。"后果大验。郡人益灵异之，欲开柜一视，母从之，有只鹤冲去，此后扣柜不灵矣。母逾百岁，既卒，乡人仿佛见仙在岭哀号不已。郡守张邈往送葬，求一见仙容，为示半面，光彩射人。又垂空出只手，绿毛巨掌，见者大异。



自后灵异甚多，俱不暇览。第所谓“沉香石”者，一石突山头，予初疑其无谓，而镌字甚古，字外有履迹痕，则仙人上升遗迹也。所谓“仙桃石”者，石小如桃形，在浅土中，可锄而得之，峰顶及乳仙洞俱有，磨而服之，可已心疾，亦橘井之遗意也。传文甚长，略识一二，以征本末云。还过苏仙桥，从溪上觅便舟，舟过午始发，乃过南关，入州前，复西过行台前[8]，仍出南关。盖南关外有十字口，市肆颇盛，而城中甚寥寂。城不大，而墙亦不甚高。郴之水自东南北绕，其山则折岭横其南而不高，而高者皆非过龙之脊。

午后，下小舟，东北由苏仙桥下，顺流西北去，六十里达郴口。时暮色已上，而雨复至，恐此北晚无便舟，而所附舟连夜往程口，遂随之行。郴口则郴江自东南，耒水自正东，二水合而势始大。耒水出桂阳县南五里耒山下[9]，西北至兴宁县，胜小舟；又三十里至东江市[10]，胜大舟；又五十里乃至此。江口诸峰，俱石崖盘立，寸土无丽。志称有曹王寨，山极险峻，暮不及登，亦无路登也。舟人夜鼓棹，三十里，抵黄泥铺，雨至而泊。余从篷底窥之，外若桥门，心异，因起视，则一大石室下也。宽若数间屋，下汇为潭，外覆若环桥，四舟俱泊其内。岩外雨声潺潺[11]，四鼓乃止。雨止而行，昧爽达程口矣。乃登涯。



注释

①郴州：即今郴县。

②太保：明时多为勋戚、文武臣加官、赠官的虚衔，并无实职。

③雷州：明置雷州府，治海康，即今广东海康县。

④便县：西汉置便县，隶桂阳郡，治今永兴县。

⑤汉惠帝：即刘邦的儿子刘盈，在位七年，时为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惠帝五年为公元前190年。

⑥蘇：今简化为“苏”。

⑦文帝：西汉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时为公元前180—公元前157年。文帝三年为公元前177年。

⑧行台：即行御史台，分掌监察权。

⑨桂阳县：隶郴州，在今湖南汝城县，与明代同属湖广布政司的桂阳州有别。

⑩东江市：此处原倒误为“江东市”，应即十二日记的东江市。今仍称东江，在资兴县西境，东江东岸。

⑪岩外雨声潺潺：此句乾隆本作：“岩外雨声山色，不意梦中睹此奇境。”

【今译】

初十日　雨虽然停了但地上很泥泞。从万岁桥往北行十里，为新桥铺，有条路从东南边来交合，我猜想它是通往桂阳县的支道。又往北走十里，为郴州城的南关。郴水从东面的山峡中，曲折地流到城东南隅，折往北流经城的东关外，那里苏仙桥横贯在水流上。〔苏仙桥有九个桥孔，非常宏大齐整。〕到达城南关后雨又大下起来，我无暇进城，姑且在溪岸上的店中吃了饭，便撑着雨伞前往苏仙殿游览。沿着郴溪西岸行，一里后，跨过苏仙桥，然后沿郴溪东岸行，朝东北走二里，溪折向西北去，于是从水中经溪东面上了山。一进入山中，就有块高大的碑屹立着，碑上写着"天下第十八福地"几个字。从碑处走半里，就是乳仙宫。茂密的桂树遮蔽了门户，清清的流水流淌在路边。有个叫乘宗的僧人出来迎接客人。我因为腿脚鞋袜都打湿了在滴水，担心弄脏宫内，便想乘势先登山顶，与那僧相约明日会面。僧人端出了茶和笋子款待我们，并且说："白鹿洞就在宫后面，可以先去一探。"我急忙按他所说的起身前往。我由宫左到了宫后，那里有三间新屋子，都闭门未开。于是我便推开门进去，石洞正好在屋子后面，崖壁有几丈高，被屋子遮掩着，全都见不到，洞门高一丈六尺，仅从屋子上方透些光亮到洞中。洞朝向东面，里面到处是破裂开的青石，两丈以内，便形成一个峡朝里延伸，随后折向东边，洞渐渐向下凹陷而且黑暗狭窄，匍匐着身体都不可能进去了。形成峡处的西边，石崖倒垂，末端距地面一尺五，显出张口裂身透光泄物的形态，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无锡县人秦太保（金时）以巡抚身份剿龚福全，曾刻文在此石上。又往西有一条石缝，我侧身走进去，随后折往南面朝下走，穿过孔穴匍匐着身体爬出岩前，这是个透亮的小孔。我又从屋内进到洞中休息了一小会儿，仍旧回到前宫辞别了乘宗，从宫内右边攀登山岭，冒雨往北朝上走一里，就是中观。观门十分雅致，观中有书房，书房外鲜花翠竹悠然自在地生长着，这书房是个姓王的，我也因为脚上脏秽污浊而未进去。从中观右边攀登山岭，冒雨往东北朝上走一里半，便到达山顶。有一条从东面迎门进入苏仙殿的大路，那是殿前门的正路；有条小路往北上到沉香石、飞升亭，那是殿后面的路。我从小路上去，带着一身潮湿拜谒了苏仙像，僧侣和世俗间的人拜谒苏仙像的有几十个，喧喧嚷嚷会集在殿中，我烤火烘衣，自顾安适，无暇打听什么。〔郴州是九仙二佛的所



在地,如成武丁的骡冈在西城外,刘瞷的刘仙岭在东城外,佛家则有无量寿佛和廖智俨大师的遗迹,它们都比不上苏仙殿,所以顾不上去探寻。]

十一日　和众人一起吃了饭后,便独自一人游览殿外的虚堂。堂分三间,上有诗匾环列,中间有门额,名称不雅驯,无闲暇记录下来。那堂的基址高,前面排列着楼房环绕着它,正好与它同样高。楼也是宽敞明亮,但未粉刷油漆,已经渐渐倾斜破裂。堂外就是苏仙殿的前门,殿后面有寝宫玉皇阁,玉皇阁下边就是飞升亭了。这天清早就下起了细雨,到现在小雨还在零星飘落,因而仍旧撑着雨伞下山。经过中观,我进去拜谒了仙人的像,寻找僧人遍如,他不在。又进入王氏书房,折了一枝蔷薇,带着下到乳源宫,供在仙案间。乘宗仍然留我们喝茶吃点心,并且赠送我仙桃石,我没有什么酬谢的,只有劝他作一次吴地的旅游,希望日后能为其云游备斋一供。乳源宫中有块天启初年郴州城人袁子训〔雷州同知。〕立的碑,碑文对苏仙的事迹叙述得很详尽。碑文说苏仙的母亲是便县人,〔便县就是今天的永兴县。〕有一天在溪中洗濯东西,一团青苔在她的脚上缠绕了三四圈,于是有所感应而怀孕,在汉惠帝五年五月十五日生下苏仙。她母亲将他丢在如今乳源宫后面的石洞中,〔即白鹿洞。〕第二天前去看时,却见白鹤用翅膀遮盖着他,白鹿给他哺乳,觉得奇异,便把他抱回家。长大后去上学,老师想替他取个名但不知道他的姓,叫他到屋外去,看会碰到什么,结果遇到一个挑禾苗的人用草穿了鱼走过去,于是用蘇作为姓,而名叫耽。他曾和众儿童一起放牧牛羊,他的牛羊不会胡乱冲撞混杂,于是其他各儿童将他们的牛羊都交给他看管,而同样没有乱群的,所以众儿童又称他为牛师。他侍奉母亲极为孝敬,他母亲生病想吃生鱼片,他去找寻,不到一夜就找回来。母亲吃了很欢喜,问他从哪里找到的,他说:"便县城中。"便县城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很远,没有两天时间不可能返回来,因而他母亲以为是欺哄她的。他说道:"买这些鱼片时,我舅舅在旁边,并且他在问知母亲您身体不适后,说不久将会来看望您,到时候就可验证。"他舅舅来后证实了他所说的,他母亲这才觉得他不同寻常。后来白日中奉上帝的命令,在文帝三年七月十五日随仙官一道升了天。他母亲说:"儿去了,我用什么养活自己呢?"他便留下一个柜子,封闭得很牢固,在上面作了标记,对他母亲说:"凡是所需要东西,

扣一下柜子就可以得到。只是一定不可打开它。”并指着庭中的橘树和水井说:“这地方将会发生大瘟疫,到时用橘树叶和井水可以治愈。”后来果然大为灵验。郡中的人更加以为灵异,想打开柜子看一下,他母亲依从了,等打开柜子,有只鹤直往上飞去,这以后扣柜子就不灵了。他母亲年纪活过百岁,死后,乡里的人仿佛看见苏仙在岭上悲伤地哭个不停。郡守张邈去送葬,祈求见一面苏仙的容貌,苏仙显现了一半面容给他看,光彩照人。又悬空伸出一只手,绿毛巨掌,见到的人大为惊异。碑文中说自此以后灵异的事很多,我都无暇观览。只是所说的“沉香石”,是突立在山头上的一块石头,开初我怀疑它没什么特别的,然而它上面刻有很古的字,字外有鞋子踩踏过的印迹,是仙人升天时的遗迹。所谓的“仙桃石”,石头小如桃形,埋在浅土中,可以用锄头挖刨到,峰顶和乳仙洞中都有,磨细后服下,可以止住心胸的病痛,这也是那橘树叶和井水的仙灵气的遗留。碑上的传文很长,我仅是略记下一二,以便征询查考事实的本末而已。往回跨过苏仙桥,从溪上找到一只轻便的小船,那船要过了午后才出发,于是经过城南关,进城到了州署前,又往西经过行台前,仍然出城到了南关。南关外有个十字口,集市店铺很繁盛,而城中却非常寂静冷落。城不大,城墙也不很高。郴水自东南向北绕流,山则有折岭横在城南,但不高,高的都不是大山脉穿越过去的山脊。

午后,上到小船中,船由东北的苏仙桥下,顺流向西北航去,行六十里达郴口。这时暮色已经降临,而雨又下了起来,担心从此处往北去因为天晚没有便利的船只,而所搭乘的小船连夜去程口,于是随船前行。郴口那里,郴江自东南流来,耒水从正东流来,两水汇合后水势才变大。耒水源出桂阳县城南面五里的耒山下,向西北流到兴宁县,便能航行小船;又流三十里到东江市,已能航行大船;再流五十里便到此处。江口处的众山峰上,都是石崖盘绕耸立,寸土未沾附。志书上说有座曹王寨山,极其险峻,因为天将黑来不及去攀登,而且也无路可登。船夫连夜摇桨,行三十里,抵达黄泥铺,因为雨来临而停泊下来。我从船篷底下窥视,外边如桥门,心中觉得奇异,于是起来看,却原来是在一间大石室下边。它像几间屋子那样宽,下边汇成潭,外面遮掩而像环拱形的桥,有四只船停泊在里边。岩洞外面雨声潺潺,到四更时才停止。雨停后就出发,拂晓抵达程口。于是登上岸。

【原文】

十二日　晨炊于程口肆中。程口者，志所称程乡水也，其地属兴宁，其水发源茶陵、酃县界[1]。舟溯流入，皆兴宁西境。十五里为郴江，又进有中远山，又名钟源。为无量佛现生地，土人夸为名山。又进，则小舟尚可溯流三日程，逾高脚岭则茶陵道矣。若兴宁县治，则自东江市而上三十里乃至也。程乡水西入郴江[2]，其处煤炭大舟鳞次，以水浅尚不能发。上午，得小煤船，遂附之行。程口西北，重岩若剖，夹立江之两涯，俱纯石盘亘，倏左倏右，色间赭黑，环转一如武夷。所附舟敝甚而无炊具，余揽山水之胜，过午不觉其馁。又二十里，过永兴县[3]。县在江北，南临江岸，以岸为城，舟过速不及停。已而得一小舟，遂易之，就炊其间。饭毕，已十五里，为观音岩。岩在江北岸，西南下瞰江中，有石崖腾空，上覆下裂，直滨江流。初倚其足，叠阁两层，阁前有洞临流，中容数人。由阁右悬梯直上，枭空挂蛛，上接崖顶，透隙而上，覆顶之下，中嵌一龛，观世音像在焉。岩下江心，又有石狮横卧中流，昂首向岩，种种绝异。下舟又五里，有大溪自南来注，是为森口[4]。乃桂阳州龙渡以东诸水，东合白豹水，至此入耒江。又北五里，泊于柳州滩，借邻舟拖楼以宿。是晚素魄独莹[5]，为三月所无，而江流山色，树影墟灯，远近映合，苏东坡承天寺夜景不是过也。永兴以北，山始无回崖突石之观，第夹江逶迤耳。

十三日　平明过舟，行六十五里，过上堡市。有山在江之南，岭上多翻砂转石，是为出锡之所。山下有市，煎炼成块，以发客焉。其地已属耒阳，盖永兴、耒阳两邑之中道也。已过江之北，登直钓岩。岩前有真武殿、观音阁，东向迎江。而洞门瞰江南向，当门石柱中垂，界为二门，若连环然。其内空阔平整。其右隅裂一窍，历磴而上，别为邃室。其左隅由大洞深入，石窍忽盘空而起，东进一隙，斜透天光；其内又盘空而起，若万石之钟[6]，透顶直上，天光一围，圆若明镜，下堕其中，仰而望之，直是井底观天也。是日风水俱利，下午又九十里，抵耒阳县南关[7]。耒水经耒阳城东直北而去，群山至此尽开，绕江者惟残冈断陇而已。耒阳虽有城，而居市荒寂，衙廨颓陋。由南门入，经县前，至东门登城，落日荒城，无堪极目。下城，出小东门，循城外江流，南至南关入舟。是夜，月色尤皎，假火贾舡中舱宿焉。

十四日　五鼓起，乘月过小舟，顺流而北，晨餐时已至排前，行六

十里矣。小舟再前即止于新城市，新城去衡州陆路尚百里，水路尚二百余里，适有煤舟从后至，遂移入其中而炊焉。又六十里，午至新城市[8]，在江之北，阛堵甚盛，亦此中大市也，为耒阳、衡阳分界。时南风甚利，舟过新城不泊，余私喜冣日之力尚可兼程百五十里[9]。已而众舟俱止涯间，问之，则前湾风逆，恐有巨浪，欲候风止耳。时余蔬米俱尽，而囊无一文，每更一舟，辄欲速反迟，为之闷闷。以刘君所惠䌷一方，就村妇易米四筒。日下舂，舟始发。乘月随流六十里，泊于相公滩，已中夜矣，盖随流而不棹也[10]。按：耒阳县四十里有相公山，为诸葛武侯驻兵地，今已在县西北，入衡阳境矣，滩亦以相公名，其亦武侯之遗否耶？新城之西，江忽折而南流，十五六里而始西转，故水路迂曲再倍于陆云。

十五日　昧爽行，西风转逆，云亦油然。上午甫六十里，雷雨大至，舟泊不行。既午，带雨行六十里，为前吉渡[11]，舟人之家在焉，复止不行。时雨止，见日影尚高，问陆路抵府止三十里，而水倍之，遂度西岸登陆而行。陂陀高下，沙土不泞。十里至陡林铺，则泥淖不能行矣，遂止宿。

郴东门外江滨有石攒耸，宋张舜民铭为窊樽。至窊樽之迹不见于道，而得之于此，聊以代渴。城东山下有泉，方圆十余里，其旁石壁峭立，泉深莫测，是为钴鉧泉。永州之钴鉧潭不称大观[12]，遂并此废食，然钴鉧实在于此，而柳州[13]姑借名永州[14]；窊樽实在于道，而舜民姑拟象于此耳。全州亦有钴鉧潭，亦子厚所命。

永州三溪：浯溪为元次山所居，在祁阳。愚溪为柳子厚所谪[15]，在永。濂溪为周元公所生[16]，在道州。而浯溪最胜。鲁公之磨崖，千古不朽；石镜之悬照，一丝莫遁。有此二奇，谁能鼎足！

郴之兴宁有醽醁泉[17]、程乡水，皆以酒名，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晋武帝[18]荐醽酒于太庙[19]。《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醽醁。"程水甘美出美酒，刘香云："程乡有千日酒，饮之至家而醉，昔尝置官酝于山下[20]，名曰程酒，同醽酒献焉。"今酒品殊劣，而二泉之水，亦莫尚焉。

浯溪之"吾"有三，愚溪之"愚"有八，濂溪之"濂"有二。有三与八者，皆本地之山川亭岛也。"濂"则一其所生在道州，一其所寓在九江[21]，相去二千里矣。

元次山题朝阳岩诗:“朝阳岩下湘水深,朝阳洞口寒泉清。”其岩在永州南潇水上,其时尚未合于湘。次山身履其上,岂不知之,而一时趁笔,千古遂无正之者,不几令潇、湘易位耶?

注释

①酃(líng)县:隶衡州府,即今酃县。

②程乡水西入郴江:“彬江”,乾隆本、四库本作“耒江”。

③永兴县:隶郴州,即今永兴县。

④森口:约今塘市附近,在永兴县北隅。桂阳州龙渡以东诸水汇为桂水,今称西河,耒江今称东江,二水在此汇合。

⑤魄:原指月亮的光,又用魄指月。亦称素魄。

⑥钟:古代容器,用以装酒浆及粮食的圆形壶。

⑦耒(lěi 垒)阳县:隶衡州府,即今耒阳县。

⑧新城市:元末明初曾为新城县,后省,于此置江东巡检司,隶衡阳县。即今新市,在耒阳县北隅。

⑨冣(jù 据):同“聚”,积累。

⑩棹(zhào 召):本为摇船用的工具,此为动词,作划船解。

⑪前吉渡:陈本、乾隆本、四库本作“前溪渡”,清代称“泉溪市”,即今泉溪,在衡南县东境,耒水东岸。

⑫不称大观:原作“不称不大观”,衍“不”字,从乾隆本、四库本删。

⑬柳州:此系指柳宗元,柳宗元因被贬官至柳州,人又称“柳柳州”。

⑭此段关于钴鉧潭的记载,乾隆本、四库本系于四月初十日记,且位置为“郴州东百余里”。《嘉庆重修一统志》郴州山川载:“钴鉧泉,在兴宁县东,源出八面山李家洞,为资兴水之源。《舆地纪胜》:‘山下有一泉,方广十余里,四旁石壁峭立,其泉深邃清澄。’”钴鉧(gǔ mǔ 古母)原作钴锛,即熨斗。形如熨斗的水潭称钴鉧潭。郴州确有钴鉧泉,但不在“城东山下”,而在郴州所属兴宁县东面山下,距郴州城东八百余里,为资兴水源。季抄本脱“百余里”。

⑮谪(zhé 折):古代官吏因罪而被降职或流放。

⑯周元公:即周敦颐(公元 1017—1073 年),字茂叔,道州人,因生于濂溪畔,故人称周濂溪。嘉定十三年(公元 1220 年)赐谥为元公,宋代著名理学家。

⑰兴宁:明为县,隶郴州,在今资兴县。醽醁(líng lù 灵录):原为泉水名,用此水酿制的醽酒特好,后因以醽醁指美酒。

⑱晋武帝:西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时为公元 265—290 年。

⑲太庙:帝王的祖庙。

⑳酝(yùn 蕴):酿酒。

㉑九江句:周敦颐晚年求知南康军(治今江西星子县),家住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因取故乡道州所居濂溪以名。宋代江州和南康军以庐山分界,山南半属南康,不属九江。

【今译】

十二日　清晨在程口的一家店铺中做饭吃。程口就是志书上所称的程乡水所在地,地属于兴宁县,水发源于茶陵州和酃县交界处。船溯流航行,所经都属兴宁县西境。行十五里为郴江,又溯流进去有座中远山,〔又叫钟源山。〕是无量寿佛显现生身的地方,当地人把它夸耀为名山。再进去,小船还可溯流航行三日,然后翻过高脚岭就是通往茶陵州的路了。至于兴宁县城,从东江市往上游航行三十里就到。程乡水向西汇入郴江,汇流处运煤的大船像鱼鳞一样地排列着,这是因为水浅还不能开船。上午,我们找到一只小煤船,于是便搭乘前行。程口西北边,重叠的岩石若剖开似的,夹立在江的两边,尽都是清一色的石头盘绕亘贯在上面,一忽儿在江左,一忽儿在江右,颜色间杂有赤褐色,环绕回旋的形态完全如同武夷山的岩石。我们所搭乘的船破旧不堪而且没有炊具,我只顾观览山水美景,过了中午都不觉得肚饿。又行二十里,经过永兴县城。县城在江北,南临江岸,以岸作为城墙,船经过时速度快来不及停留。随后另外找到一只小船,于是换乘过去,到那只小船上烧火做饭吃。吃完饭,已行了十五里,到了观音岩。此岩位于江北岸,朝西南俯临江中,有座石崖腾空飞突,上面倾覆而下边裂开,直迫近江流。先是背靠岩脚叠架了一座两层高的阁,阁前面有个洞临近江流,洞中可容纳好几人。我由阁右边悬吊着的梯子直朝上爬,那情形犹如云烟缭绕的空中挂着的彩虹连接崖顶。穿过缝隙上去,看见崖顶下边,中央位置镶嵌着一个佛龛,观世音的像就供在其中。岩下江心中,又有石狮横卧在水流中间,昂首向着岩上,总之,每处每样都极其特异。上船又行五里,有条大溪从南面流来交汇,这里是森口。这条大溪是桂阳州龙渡以东的各条水流往东汇合白豹水而形成的,到此处汇入耒江。又往北行五里,停泊在柳州滩,我借了邻船拖楼住宿。这晚月色独明,是三个月来所没有的,江流山色,树影村灯,远近辉映交合,苏东坡笔下的承天寺夜景不比这更优美。永兴县



城以北，山就开始没有崖壁回绕、石头飞突的景象了，只是夹江曲折延伸而已。

十三日　天亮回到所乘船中，行六十五里，经过上堡市。有座山位于江的南边，山岭上有很多翻刨出来的矿砂和石头，这是一个出产锡的地方。山下有个市镇，在那里将矿砂煎炼成锡块，销售给购买的客户。这地方已经属于耒阳县，大略处在永兴、耒阳两县县城的中途。随后，过到江的北边，登上直钓岩。岩前面有真武殿和观音阁，它们朝向东面迎着江流。而岩洞洞门俯瞰江流，朝向南面，洞门当中垂着一根石柱，将洞门分隔成两个，若连环的一般。洞内空阔平整。洞的右角上裂开一个孔穴，经石磴攀上去，另外形成一个深邃的洞穴。洞的左角上，由大洞深入进去，有石孔忽然盘空而起，东边裂开一条缝隙，天空中的光亮从其中斜斜地透进来；它里边又有孔穴旋空而起，如可以装万石粮食的大钟，那孔穴穿过洞顶直通向上，天空中的一圈光亮，圆若明镜，往下泻落在其中，仰头望去，简直就是井底观天。这天风向水流都利于航行，下午又行了九十里，抵达耒阳县城南关。耒水经过耒阳城东边直向北流去，群山到此处都向周围远去，盘绕在江边的只有些残冈断陇而已。耒阳虽然有城池，但居屋集市荒凉冷落，官署倒塌简陋。我从南门进了城，经过县衙前，到东门边登上城墙，落日下荒城一座，不堪极目。下了城墙，走出小东门，沿城外江流，往南到南关，回到船中。这天夜里，月色尤其皎洁，借生着火的商船的中舱住宿。

十四日　五更时起来，乘月回到所乘的小船中，顺流向北航去，早餐时已经到达排前，行了六十里了。小船再往前就将停在新城市，新城市距衡州城陆路有一百里，水路还有二百多里，当时正好有只煤船从后面来到，于是我们移到那只煤船中做饭吃。又行六十里，中午时到达新城市，它位于江的北岸，店铺很多人口密集，也是这地方中的一个大市镇，为耒阳、衡阳两县的分界处。当时刮着南风很便利航行，船经过新城市时没有停泊，我私下欢喜，以为这天尽全力航行，还可以加倍的速度赶一百五十里的路。不久，众船只都停在了江边，一询问，原来前面江湾中风向倒逆，恐怕会起大浪，想等风停了再往前航行。当时我的菜蔬粮米都已经吃完，而衣袋中没有一文钱，每更换一只船，总是想加快速度而反倒延迟，为此心中闷闷不乐。我用刘君惠赐的一块绸布，到村中与一位妇女换了四筒米。太阳下山时，船才开。乘月顺

流航行六十里，停泊在相公滩，这时已经半夜了，这是因为顺流而船夫没有摇船，速度不很快。〔据文献记载，距耒阳县城四十里有个相公山，是诸葛武侯曾经驻过兵的地方，如今的这个相公山已经在县西北进入衡阳县境处了，这里的滩也以相公为名，它是否也是武侯的遗迹呢?〕到新城市的西面，江忽然折向南流，十五六里以后才折朝西去，所以水路比陆路绕两倍。

十五日　拂晓开船，这时西风逆转，云也翻涌。上午才行了六十里，隆隆的雷声中雨大下起来，于是船停泊下来不再向前航行。午后，冒雨航行六十里，为前吉渡，船夫的家在此地，因而又停下来不再航行。这时雨停了，我见日影还高，询问后得知从陆路抵达衡州府城只有三十里，而水路有两倍远，就跨上西岸登陆而行。山坡山冈高高低低，但沙土路不粘滑。走十里到陡林铺，却是泥泞的洼地不能行走了，于是停下来投宿在此地。



郴州城东门外江边石头丛集耸立，宋人张舜民的刻铭称之为窊樽石。至于窊樽石的遗迹我在道州没有见着，而在此地见到，姑且可以了却一下我渴求寻到窊樽石遗迹的心情。城东边的山下有一眼泉，方圆有十多里，泉旁边石壁峭立，泉水深不可测，这是钴鉧泉。永州府的钴鉧潭称不上壮观，于是连同此泉一起不被人们称道看重，然而钴鉧实际上在此处，而柳州是姑且借这个名称命名永州府的那个潭；窊樽石实际上在道州，而张舜民是姑且将与此处石头形态相似的道州窊樽石的名称仿用于此。〔全州也有钴鉧潭，也是柳子厚命名的。〕

永州府有三条名溪：浯溪是元次山的居住地，〔在祁阳县。〕愚溪是柳子厚被贬谪的地方，〔在永州府城。〕濂溪为周元公出生的处所，〔在道州。〕而其中浯溪的景致最优美。颜鲁公书写的刻在崖壁上的文篇，千古不朽。石镜高悬而映照远近景物，一丝不隐。有这两样奇观，谁还能与它鼎足并峙呢！

郴州的兴宁县有醽醁泉和程乡水，它们都以出产酒而闻名，一县中有这样两条水便千古独享美名。〔晋武帝曾将醽酒献到祖庙中祭供祖先。《吴都赋》中说："频频举起轻巧的酒杯，品酌那香醇的醽醁酒。"程水甘甜味美而生产美酒，刘香说："程乡有一种千日酒，饮后回到家才醉，过去曾在山下设有官方的酿酒坊，所酿

的酒叫程酒，与醽醁酒一样献供到朝廷官府。"］如今酒品特别低劣，两条泉中的水，也不再被推崇了。

浯溪的"吾"字有三个地方的名称使用，愚溪的"愚"字有八处景物用它命名，濂溪的"濂"字有两条溪水同用。分别有三处和八处使用的"吾"、"愚"两字，各个名称所指代的都是本地方的山脉、河川、亭子、岛屿。用"濂"字命名的溪水却一条是他的出生地，在道州；一条是他为官时居住的地方，在九江府，两处相距两千里远。

元次山题朝阳岩的诗中写道："朝阳岩下湘水深，朝阳洞口寒泉清。"那岩在永州府南面潇水岸上，那里潇水尚未汇合到湘水中。元次山亲自到岩上游历，怎会不知道这呢？但他一时间不假思索地随意写下这样的诗句，千百年来便没有纠正这错误的人，这不是几乎叫潇、湘两水移位了吗？

【原文】

十六日　见明而炊，既饭犹久候而后明，盖以月光为晓也。十里至路口铺，泥泞异常，过此路复平燥可行。十里，渡湘江，已在衡郡南关之外。入柴埠门，抵金寓，则主人已出，而静闻宿花药未归。乃濯足偃息，旁问静闻所候内府助金，并刘明宇物，俱一无可望，盖内府以病，而刘以静闻懈弛也。既暮，静闻乃归，欣欣以听经为得意，而竟忘留日之久。且知刘与俱在讲堂，暮且他往，与静闻期明午当至讲所，不遑归也[①]。乃怅怅卧。

十七日　托金祥甫再恳内司，为静闻请命而已。与静闻同出西安门，欲候刘也。入委巷中[②]，南转二里，至千佛庵。庵在花药之后，倚冈临池，小而颇幽，有云南法师自如，升高座讲《法华》。时雨花缤纷，余随众听讲。遂饭于庵，而刘明宇竟复不至。因从庵后晤西域僧，并衡山毗卢洞大师普观，亦以听讲至者。下午返金寓，时余已定广右舟[③]，期十八行。是晚，祥甫兄弟与史休明、陆端甫饯余于西关肆中。入更返寓，以静闻久留而不亟于从事，不免征色发声焉[④]。

十八日　舟人以同伴未至，改期二十早发。余亦以未晤刘明宇，姑为迟迟。及晤刘，其意犹欲余再待如前也。迨下午，适祥甫僮驰至寓，呼余曰："王内府已括诸助，数共十二金，已期一顿应付，不烦零支

也。"余直以故事视之[5]，姑令静闻明晨往促而已。

十九日　早过刘明宇，彼心虽急，而物仍莫措，惟以再待恳予，予不听也。急索所留借券，彼犹欲望下午焉。促静闻往候王，而静闻泄泄。王已出游海会、梅田等庵，因促静闻往就见之，而余与祥甫赴花药竺震上人之招。先是，竺震与静闻游，候余至，以香秫程资馈[6]，余受秫而返资。竺震徊徊再三，期一往顾。初余以十八发，固辞之。至是改期，乃往。先过千佛庵听讲毕，随竺震至花药，饭于小阁，以待静闻，憩啖甚久，薄暮入城。竺震以相送至寓，以昨所返资果固掷而去。既昏，则静闻同祥甫赍王所助游资来，共十四金[7]。王承奉为内司之首，向以赍奉入都，而其侄王桐以仪卫典仗，代任叔事。虽施者二十四人，皆其门下，而物皆王代应以给。先是，余过索刘借券，彼以措物出，竟不归焉。



注释

①不遑（huáng 皇）：没有闲暇。

②委巷：偏僻小巷。

③广右：即广西。

④征色发声：现出怒色，高叫起来。

⑤故理：旧事。

⑥秫（shú 熟）：粘高粱。

⑦金：白银作为货币的单位为两，亦称金。银一两称一金。

【今译】

十六日　见天空有光亮就起来做饭，但饭后还等了好久天才亮，这是因为误把月光当成了晓色。走十里到路口铺，路上异常泥泞。过了此地路又平坦干燥而好走。又走十里，渡过湘江，便已经到达衡州府城南关外。进入柴埠门，抵达金祥甫的寓所，却是主人已经外出，而静闻住宿在花药寺中没有回来。于是洗了脚躺下休息，从旁打听到静闻等候的内府救助银两，以及刘明宇答应代借的钱物，都无可指望，大概内府主管是因为生病而推托，而刘明宇处是因为静闻敦促不力。傍晚，静闻才回来，他一副欣喜快乐的神态，把听人讲解佛经视为称心如意的事情，而竟然忘记了停留的时日已经很长。并且得知刘明宇与他

都在讲堂听人讲经，刘明宇傍晚将要到别处去，和静闻约好明日中午到讲经处所相会，今晚无闲暇回家。于是我怅怅然躺卧下。

十七日　托金祥甫再次恳求内司给予救助，这不过是为静闻请命而已。与静闻一同走出西安门，〔因为想等候刘明宇。〕进到偏僻小巷中，折往南走两里，到达千佛庵。此庵在花药寺的后面，背靠山冈，前临水池，虽小但较幽静，有个叫自如的云南法师，登上高高的讲坛讲解《法华经》。当时落花如雨，缤纷多彩，我随众人一起听法师讲经。听完后便在庵中吃饭，而刘明宇竟然又未到。于是从庵后去会晤了西域的一个僧人以及衡山毗卢洞的大师普观，他们也是因为听讲解佛经而来的。下午返回金祥甫的寓所，当时我已经约定好到广西的船，定在十八日走。这天晚间，金祥甫兄弟两人和史休明、陆端甫在城西关一家店中为我饯行。入更时返回寓所，因静闻久留此处而不赶紧办理有关事务，我不免对他怒形于色，高声嚷叫起来。

十八日　船夫因为同伴未到，改期到二十日早晨出发。我也因为没有与刘明宇见着面，决定姑且缓走两天。等见到刘明宇，他的意思是仍想要我再像以前一样继续等待。到下午，正好金祥甫的仆人急匆匆奔到寓所，大声对我说："王内府已经汇总了众人的救助银两，数额共十二两，已经说好一次支付，不再烦劳零支。"我只是将这与以往的事情作同样的看待，姑且叫静闻明天清晨前去催促。

十九日　清早去探访刘明宇，他的心情虽然急，但钱物仍没有筹办到，只有恳求我再等待，我却不听。我急忙索回留下的借券，而他还想指望我等到下午。催促静闻到王内府处等候他的救助银两，但静闻懈怠而行动迟缓。王内府已经外出到海会、梅田等庵游耍去了，于是催静闻前去见他，而我和金祥甫去赴花药寺竺震上人的邀约。这之前，竺震与静闻交游，等我返回衡州府城时，他赠给了我一些香秫和旅途费用，我接受了香秫而把钱退还了他。竺震伏在地上再三恳求，希望我到他住地去一次。开初我定十八日出发，所以再三推辞了。现改了出发时期，于是便前往他那里。先经过千佛庵听完讲经，才随竺震到了花药寺，在一个小阁楼上吃饭，等待静闻，边休息边吃，过了许久，到傍晚时进入城中。竺震送我回寓所，将昨天我退回给他的钱连同一些果子坚决丢下而后离去。天黑后，静闻和金祥甫带着王内府资助的旅游费用到来，一共十四两。王承奉是内司首领，以前曾因为他带着

进献物品进都，他侄子王桐便以仪卫典仗的职位，代理叔叔的事。虽然施舍钱物的有二十四个人，都是他的门下，但钱物都是王承奉答应代为给予的。先我曾前去刘明宇处索回借券，他因为外出筹办物品，竟然没有回家。

【原文】

二十日　黎明，舟人促下舟甚急。时静闻、祥甫往谢王并各施者，而余再往刘明宇处，刘竟未还。竺震仍入城来送，且以冻米馈余[1]，见余昨所嗜也。余乃冒雨登舟。久之，静闻同祥甫追至南关外，遂与祥甫挥手别，舟即解维。三十里，泊于东阳渡，犹下午也。是日阴雨霏霏，江涨浑浊，湘流又作一观。而夹岸鱼厢鳞次，盖上至白坊，下过衡山，其厢以数千计，皆承流取子，以鱼苗货四方者。每厢榷银一两[2]，为桂藩供用焉[3]。



二十一日　三十里，过新塘站。又二十里，将抵松柏，忽有人亟呼岸上，而咽不成声，则明宇所使追余者也。言明宇初肩舆来追，以身重舆迟，乃跣而驰，而令舆夫之捷足者前驱要余，刘即后至矣。欲听其匍匐来晤于松柏，心觉不安，乃与静闻登涯逆之，冀一握手别，便可仍至松柏登舟也。既登涯，追者言来时刘与期从江东岸行，乃渡而滨江行，十里至香炉山，天色已暮，而刘不至。已遇一人，知其已暂憩新塘站，而香炉山下虎声咆哮，未暮而去来屏迹，居者一两家，俱以木支扉矣。乃登山顶，宿于茅庵，卧无具，栉无梳，乃和衣而卧。

二十二日　夜半雨声大作，达旦不休，乃谋饭于庵妪而行[4]。始五里，由山陇中行，虽枝雨之沾衣，无泥泞之妨足。后五里，行田塍间，时方插秧，加岸壅水，泞滑殊甚。共十里至新塘站，烟雨满江来，问刘明宇，已渡江溯流去矣。遂亦问津西渡。始溯江岸行四里，至昔时遇难处，焚舟已不见，从涯上人家问刘踪迹，皆云无之。又西一里，出大路口，得居人一家，再三询之，仍无前过者。时刘无盖，而雨甚大，意刘必未能前。余与静闻乃暂憩其家，且谋饭于妪，而令人从大道，仍还觅于渡头。既而其妪以饭出，冷甚。时衣湿体寒，见其家有酒，冀得热飞大白以敌之。及以酒至，仍不热，乃火酒也[5]。余为浮两瓯，俱留以待追者。久之，追者至，知刘既渡，即附舟上松柏，且拟更蹑予白坊驿，非速行不及。乃持盖匍匐，路俱滑塍，屡仆屡起，因令追者先趋松柏要留

刘，而余同静闻更相跌，更相诟也。十五里过新桥，桥下乃湘江之支流，从松柏之北分流内地，至香炉对峰仍入于江者。过桥五里，西逾一岭，又五里，出山坞，则追者同随刘之夫携茶迎余，知刘已相待松柏肆中矣。既见，悲喜交并，亟治餐命酒。刘意犹欲挽予，候所贷物，予固辞之。时予所附广右舟今晨从此地开去，计穷日之力，当止于常宁河口，明日当止于归阳。从松柏至归阳，陆路止水路之半，竟日可达，而路泞难行；欲从白坊觅骑，非清晨不可得；乃遍觅渔舟，为夜抵白坊计。明宇转从肆中借钱百文，厚酬舟人，且欲同至白坊，而舟小不能容，及分手已昏黑矣。二鼓，雨止月出，已抵白坊，有驿。余念再夜行三十里可及舟，更许厚酬，令其即行，而舟人欲返守鱼厢，强之不前，余乃坚卧其中。舟人言："适有二舟泊下流，颇似昨所过松柏官舫。"其舟乃广右送李道尊至湘潭者，一为送官兴收典史徐姓者所乘[⑥]，一即余所附者。第予舟人不敢呼问，余令其刺舟往视之，曰："中夜何敢近官舫！"予心以为妄，姑漫呼顾行，三呼而得应声，始知犹待余于此也。乃刺舟过舫，而喜可知矣。

注释

①冻米：糯米蒸熟后再晾干即称冻米，油炸即泡涨、香酥，为佐食上茶。

②摧：通"催"，又称催征、催科，即催收赋税。

③为桂藩供用焉："藩"，原误作"济"，不从。

④妪（yù 玉）：老年妇人。

⑤大白：一种浅而小的酒杯。火酒：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暹罗酒，以烧酒复两烧之，以檀香烧烟，薰之如漆，乃投檀香其中，蜡封埋土三年，绝去火气，乃出而饮。此烧酒之尤烈者，是曰火酒，饮一二杯，可愈积病杀虫。然广中烧酒，皆火酒也，亦曰气酒。"霞客在腾越过端午，亦得饮火酒。

⑥一为送官兴收典史徐姓者所乘："兴收"二字疑有误。

【今译】

二十日　黎明时，船夫便很急迫地催我们上船。当时静闻和金祥甫前去拜谢王内府以及各位施舍者去了，而我再次到刘明宇处，刘明宇竟然没有回来。竺震仍旧进城来送我，并且馈赠我一些冻米，因为他昨天见我喜欢吃这东西。我这才冒雨登上船。许久后，静闻和金祥甫追到南关外，于是与金祥甫挥手告别，然后船便解开缆绳出发了。

行三十里，停泊在东阳渡，这时才下午。这天阴雨霏霏，江水上涨而浑浊，湘江水流又呈现为另外一种景象。江两岸的鱼厢像鱼鳞一样地排列着，大约上游到白坊，下游过了衡山县城，排列在江岸的鱼厢以数千计，它们都是用来承接水流捞取鱼子，然后养成鱼苗卖给四方买主的。每个鱼厢征收一两银子，作为桂王藩府供用。

二十一日　行三十里，经过新塘站。又行二十里，快要抵达松柏时，忽然听到岸上有人急急地呼喊着，喉头哽咽而不成声，这是刘明宇派来追赶我的人。他说刘明宇开初乘着轿子来追我，因为体重大轿子走得迟，便光着脚步行追了来，而又叫轿夫中走得快的人赶往前来拦截住我，刘明宇随后就赶到。本想听任他竭力追赶到松柏来与我会面，但心中觉得不安，于是和静闻登岸去迎他，希望握手告别后，便回到松柏登船前行。登岸后，追来的人说来时刘明宇和他约好从江东岸走，于是渡过江到东岸顺江边走，走十里到达香炉山，天色已晚，但刘明宇没有来到。随后遇到一人，得知他已经暂时在新塘站停下休息了。香炉山下虎声咆哮，天未黑就不见往来行人的踪迹，居住在此处的一两户人家，都用木杠支顶着门。于是登到山顶，宿在一间茅屋中，要睡觉而没有床铺，想梳头而无梳子，于是和衣躺下。



二十二日　半夜雨声大作，到天亮未停止，于是向屋中妇人谋食后就走了。开头的五里，从山陇中走，虽然树枝上的雨水打湿了衣服，但路上无泥浆妨碍脚下。往后的五里，行走在田坎上，当时正在插秧，田都加高了埂子阻塞水流，所以路上非常粘滑。共走十里到达新塘站，这时烟雾般的濛濛细雨满江而来，打听刘明宇，他却已经渡过江溯流离去了。于是便也打听到渡口，向西渡过江。才溯江顺江岸行走四里，就到了以前遇难的地方，那只被焚毁的船已经不见，到水边人家中探问刘明宇的踪迹，都说没有见着，又往西走一里，到达大路口，见到一户人家，再三询问，仍说没有在我们前面过去的人。当时刘明宇没有带雨伞，而雨下得很大，我心想他肯定没有走到前面。于是我和静闻暂且停歇在那户人家中，并向家中妇人谋食，而另外叫人从大路仍旧回到渡头去找寻。旋即那妇人端出饭，但冰冷得很。当时我衣服潮湿身体寒冷，见她家有酒，希望得一小杯温热的酒抵御寒气。等把酒端来，仍然不热，是火酒。我满满斟了两瓯放着，都是留着等去追刘明宇的人回来喝的。许久后，去追寻的人回来了，得知刘明宇渡过江后，

就搭乘船只上松柏去了，并且打算再追踪我到白坊驿。不快速行走就来不及在松柏遇上刘明宇了，于是我打着雨伞，竭力往前赶，道路尽是粘滑的田埂，屡屡跌倒又屡屡爬起，因而让追赶的人先疾行到松柏截留住刘明宇，而我和静闻一路上更相跌倒，更相责骂。走十五里跨过新桥，桥下的水是湘江的支流，它从松柏的北面分流往内地，到香炉山对面的山峰下仍旧汇到湘江中。过桥后走五里，往西越过一座山岭，又走五里，出了山坞，便遇到去追赶刘明宇的人和跟随刘明宇一起走的人携带着茶来迎接我们，于是得知刘明宇已经在松柏的一家店中等候着我们了。我们相见后，悲喜交加，赶忙备了餐叫了酒一同饮用。刘明宇的意思还想挽留我，等候他为我借的物品，我再三辞谢。当时我搭乘的那只到广西的船今天早晨从此地开去，估计尽力全天航行，应当停泊在常宁县河口，明日则应当停在归阳。从松柏到归阳，陆路只有水路的一半，走一整天可以到达，但路途泥泞难行；想从白坊驿找一匹马骑着走，却又非清晨而不可觅到；于是到处寻找打渔的船只，作连夜赶到白坊驿的打算。刘明宇从店中转借一百文钱，厚酬了船夫，并且想一起到白坊驿，但船只小不能容纳，到分手时天已经昏黑了。两更时分，雨停了，月亮挂上天空，这时已经抵达白坊驿，那里有个驿站。我心想再连夜走三十里就可以赶上所乘的船，便又向船夫许诺给他优厚的报酬，叫他立即往前航行，而那船夫想返回去看守鱼厢，虽强求而不愿再行，我却坚决地躺在船中不下船。船夫说：“正巧有两条船停泊在下游处，很像昨天从松柏开过去的官船。”〔那官船是从广西送李道尊到湘潭来的，一条为姓徐的送官兴收典史所乘，另一条就是我所搭乘的。〕只是我所在渔船的船夫不敢呼叫询问，我叫他撑船过去看看，他说：“半夜中怎敢靠近官船！”我心中以为他说的这些是虚妄的，姑且随意呼叫了顾行几声，却不想叫三声便听到回声，这才知道船还停在此处等候我。于是叫船夫把渔船撑向前，我们过到所乘的船上，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了。

【原文】

二十三日　昧爽，浓雾迷江，舟曲北行。二十里，过大鱼塘，见两舟之被劫者，哭声甚哀，舟中杀一人，伤一人垂死。于是，余同行两舫人反谢予曰：“昨不候君而前，亦当至此。至此祸其能免耶！”始舟子以

候予故，为众所诟，至是亦德色焉。上午雾收日丽，下午蒸汗如雨。行共六十里，泊于河洲驿。

二十四日　昧爽行，已去衡入永矣。三十里过大铺，稍折而西行；又十里，折而北行；午热如炙，五里，复转西向焉。自大铺来，江左右复有山，如连冈接阜。江曲而左，直抵左山，而右为旋坡；江曲而右，直抵右山，而左为回陇，若更相交代者然。又二十五里，泊于归阳驿之下河口。是日共行六十里，竟日皓日如烁，亦不多见也。

二十五日　晓日莹然，放舟五里，雨忽至。又南三十五里，为河背塘[1]，又西十里，过两山隘口。又十里，是为白水，有巡司。复远峰四辟，一市中横，为一邑之大聚落云。是日共行六十里，晚而后霁，泊于小河口。小河南自山峒来，北入于湘江，小舟溯流入，可两日程，皆祁阳属也。山峒不一，所出靛、锡、杪木最广，白水市肆，俱倚此为命，不依湘江也。既泊，上觅戴明凡家[2]，谢其解衣救难之患，而明凡往永不值。



二十六日　舟人登市神福[3]，晨餐后行。连过山隘，共三十里，上观音滩[4]。风雨大至，舟人泊而享馂[5]，遂止不行。深夜雨止风息，潇潇江上，殊可怀也。

注释

①河背塘：今作河埠塘，在祁阳县东境，湘江南岸。

②戴明凡：三月初八日记作“戴宇完”。

③神福：祀神祝福。

④观音滩：今名同，已成聚落，在祁阳县南境，湘江南岸。

⑤享馂（xiǎng jùn 响俊）：吃祀神剩下的食物。

【今译】

二十三日　拂晓，浓雾弥漫江上，船折往北航行。行二十里，经过大鱼塘，见两只船被抢劫，被抢劫者的哭声非常哀伤，船中被杀一人，伤着的一人濒临死亡。于是，与我同行的两条船上的人反过来向我道谢，说：“昨天若不等候先生您而往前走，也应当是到达此地。而到此地灾祸岂能避免！”开初，船夫因为等我的缘故，被众人斥骂，到现在也显现出自以为有恩德于别人的神色来。上午雾气散尽日光灿烂，到下

午太阳烤得人汗如雨下。这天行程共六十里，停泊在河洲驿。

二十四日　拂晓开船，这时已经离开衡州府进入永州府境了。三十里后过了大铺，稍微折向西行；又行十里，折往北去；中午时热得如火烤，行五里，又折向西去。自大铺以来，江左右又都有山，如连冈接阜。江流折往左边，直抵左面的山，那么右边就是盘旋的山坡；江流湾向右边，直抵右面的山，那么左边就是曲绕的山陇，如更相交替着的一样。又行二十五里，停泊在归阳驿的下河口。这天共行了六十里。一整天烈日将大地烘烤得如同镕炼金属的炉子一般，这也是不多见的。

二十五日　晓日明丽，但行了五里，雨忽然下起来。又往南行三十五里，为河背塘，再往西行十里，经过两山间的隘口。又行十里，为白水，设有巡检司。此地又是远处山峰环绕四周，中间横着一个集市，为县中的一个大村落。这天共行了六十里，天晚后又晴开，我们的船停泊在小河口。小河从南面山峒中流来，往北汇入湘江，小船溯流而入，大约为两天的路程，所经都是祁阳县的辖境。山峒不只一个，出产的物品以靛、锡、杉木为最丰富，白水的集市店铺，都是依赖这些作为命脉，而不靠湘江中的出产。停泊后，我上岸找到戴明凡家，感谢他在我遇难时解衣相助的恩德，但明凡到永州府城去了，没有遇上。



二十六日　船夫登岸到集市上祀神祝福，早餐后开船。接连经过几个山隘，共行三十里，上了观音滩。这时风猛刮而雨大下起来，船夫停下船品尝祀神剩下的食物，于是不再往前走。到深夜雨停了风不再刮，那风雨交加的江上景象特别令人怀恋。

【原文】

二十七日　平明行，舟多北向。二十里，抵祁阳东市，舟人复泊而市米，过午始行。不半里，江涨流横，众舟不前，遂泊于杨家坝，东市南尽处也。下午舟既泊，余乃同静闻渡杨家桥，共一里，入祁阳西门。北经四牌坊，东出东门外，又东北一里，为甘泉寺。泉一方，当寺前坡下，池方丈余，水溢其中，深仅尺许，味极淡冽，极似惠泉水[①]。城东山陇缭绕，自北而南，两层成峡，泉出其中。寺东向，倚城外第一冈。殿前楹有吾郡宋邹忠公名浩[②]，贬此地与蒋沣游。《甘泉铭碑》，张南轩名栻。从郡中蒋氏得之，跋而镌此。邹大书，而张小楷，笔势遒劲，可称二绝。其前山第二层之中，盘成一窝，则九莲庵也。旧为多宝寺，邑人陈尚书

重建而复之，中有法雨堂、藏经阁、三教堂。而藏经阁中供高皇帝像，唐包巾，丹窄衣，眉如卧蚕而中不断，疏须开张而不志文，乃陈氏得之内府而供此者[3]。今尚书虽故，而子孙犹修饰未已，视为本家香火矣。寺前环堵左绕，其中已芜，而闭户之上，有砖镌“延陵道意”四字，岂亦邹忠公之遗迹耶？而土人已莫知之，那得此字之长为糖羊也。九莲庵之山，南垂即为学宫。学在城外而又倚山，倚山而又当其南尽处，前有大池，甘泉之流，南下东绕，而注于湘。其入湘处为潇湘桥。桥之北奇石灵幻，一峰突起，为城外第二层之山。一盘而为九莲，再峙而为学宫，又从学宫之东度脉突此，为学宫青龙之砂。其前湘江从南至此，东折而去；祁江从北至此，南向入湘；而甘泉活水，又绕学前，透出南胁，而东向入湘。乃三水交会之中，故桥曰潇湘桥，亭曰潇湘亭，今改建玄华阁，庙曰潇湘庙，谓似潇、湘之合流也。庙后荨裂瓣簇，石态多奇。庙祀大舜像，谓巡守由此，然隘陋不称。峰之东北，有石梁五拱跨祁水上，曰新桥，乃东向白水道，而衡州道则不由桥而北溯祁流矣。时余欲觅工往浯溪拓《中兴摩崖颂》，工以日暮不及往，故探历诸寺。大抵甘泉古朴，九莲新整，一以存旧，一以征今焉。日暮，由江市而南，经三吾驿，即次山吾水、吾山、吾亭境也，去“山”、去“水”而独以“吾”甚是。自新桥三里，南至杨家桥，下舟已昏黑矣。是两日共行五十里，先阻雨，后阻水也。是夜水声汹汹，其势愈急。

二十八日　水涨舟泊，竟不成行。亟枵腹趋甘泉，觅拓碑者，其人已出。又从大街趋东门，从门外朱紫衙觅范姓，八角坊觅陈姓裱工，皆言水大难渡，以浯溪、阳江也。为余遍觅拓本，俱不得。复趋甘泉，则王姓拓工已归，索余重价，终不敢行，止就甘泉摹铭二纸。余先返舟中，留静闻候拓焉。

祁阳东门外大街与濒江之市，阛阓连络，市肆充牣[4]，且多高门大第，可与衡郡比隆。第城中寥寂，若只就东城外观，可称岩邑。

注释

①惠泉：很早就名扬全国，唐时即被誉为“天下第二泉”，在今江苏无锡市西隅的锡惠公园内，为风景胜地。

②邹忠公：即邹浩（公元1060—1111年），字志完，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市）

人，进士及第，调扬州、颍昌府教授。因上疏忤旨，被削官，羁管新州（今广东新兴）。徽宗时，官至兵、吏二部侍郎。后蔡京擅权，素忌浩，贬浩为衡州别驾。高宗时，赐谥忠，故称邹忠公。

③内府：内即皇宫，又称大内。内府原为掌库藏的官，亦通称皇宫内为内府。

④牣（rèn 认）：满。

【今译】

二十七日　天亮出发，船多是向北行。二十里后，抵达祁阳县城东边的市镇，船夫又停泊下来去买米，过了中午才开船。行不到半里，江水上涨，纵横流淌，众船不再向前航，于是停泊在杨家坝，那里是城东市镇的南面尽头处。下午，船既然已经停泊，我便和静闻上岸跨过杨家桥，共走一里，进了祁阳县城西门。向北经过四牌坊，往东走出东门外，又朝东北走一里，为甘泉寺。有一眼泉，在寺前面的山坡下，池子方圆一丈多，泉水充满池中，深仅有一尺左右，水味极淡而冷凉，极似惠泉的水。城东面山陇缭绕，自北向南回旋，两层山陇间形成山峡，泉水就从山峡中涌出来。寺朝向东面，背靠城外的第一冈，殿前房中立有我家乡常州府中宋代人邹忠公〔名邹浩，被贬到此地后与蒋沛同游。〕书写的碑文《甘泉铭碑》。张南轩〔名张栻。〕从本府中姓蒋的人家得到这篇铭文，为它书写了跋语并且刻在此处。邹浩写的是大字体，而张南轩写的是小楷，笔势遒劲，可以称为二绝。寺前的第二层山中，盘结成一个山窝，那里是九莲庵的所在。它原先是多宝寺，县中人陈尚书重建而恢复了旧时的规模，里面有法雨堂、藏经阁和三教堂。而藏经阁中供着本朝高皇帝的像，头裹唐朝时的包巾，身穿朱红色的窄衣，眉如卧蚕而中间不断开，稀疏的胡须分扬而不加修饰，它是一个姓陈的从皇宫内得到而拿来供在这个阁中的。如今尚书虽然已经不在世，但他的子孙仍对寺庙常加修整，将其看作自家的香火。寺前的墙垣环绕向左边，墙内已经杂草丛生，而关闭着的墙门上，有块砖上刻着“延陵道意”四个字，这难道也是邹忠公的遗迹吗？但当地人已没有谁知道，确实，怎可能使这些字长久地被作为佳话流传下去呢？九莲庵所在那山的南陲就是县学堂。学堂在城外而又背靠着山，背靠着山而又位于山的南边尽头处，前面有个大池子，甘泉的常流水，往南流下而后绕过学堂的东边，注入湘江。它汇入湘江处为潇湘桥。桥的北边



奇奇怪怪的石头灵异变幻，一座山峰突起，这是城外的第二层山。此山起先盘绕而为九莲庵所在的地方，再度耸起就形成学堂所背靠的山，然后山脉又从学堂的东面越过来，突立在潇湘桥北面，成为学堂的青龙砂。山前，湘江从南流到此处，折向东去；祁江从北流到此处，向南汇入湘江；而甘泉常流，又绕过学堂前，穿出山南，向东注入湘江。它是三条水流交汇处的中间部分，所以桥叫潇湘桥，亭名潇湘亭，如今亭子改建为玄华阁，庙称潇湘庙，但从称谓上看似乎是潇、湘两水的合流处。潇湘庙后面的石头如分开的花萼、似紧簇的花瓣，形态各异。庙中祭祀着大舜的像，传说大舜巡狩时经由此处，然而庙狭窄简陋，与大舜的身份不相称。山峰的东北面，有座五孔的石桥横架在祁水上，叫新桥，它是向东到白水所经的道路，而到衡州府的路却不由桥而是往北溯祁江水流走。当时我想找一个拓工前往浯溪为我拓《中兴摩崖颂》，拓工因为天晚来不及去，所以我便去探历各寺庙。大抵说来，甘泉寺古朴，九莲庵新整，一个保存旧迹，一个可以征询今事。日落时，我从江市往南走，途经三吾驿，即元次山吾水、吾山、吾亭的所在处所，如今原来的字分别去掉“山”字旁和“水”字旁，只写作“吾”，这非常正确。从新桥走三里，往南到达杨家桥，上到船中天已经昏黑了。这两天一共行了五十里，因为先是被雨阻，后是被江水阻。这天夜里江中水声汹汹，流势更加迅急。

二十八日　江水上涨船只停泊，竟然走不成。我赶忙空腹奔到甘泉寺，寻找拓碑的人，但那人已经外出了。我又从大街上奔到城东门，从东门外朱紫衙找姓范的从八角坊找姓陈的裱工，他们都说水势大难以渡过，〔指浯溪、阳江两条水。〕替我到处去寻拓本，又都没找到。又奔回甘泉寺，则姓王的拓工已经回来，他虽然向我索要了重价，但终究不敢前去拓印，仅就甘泉寺中的铭文临摹了两页。后我先返回船中，留下静闻等候拓印。

祁阳城东门外的大街与临江的集市上，街道纵横相连，店铺房屋充满各处，并且有许多高门大屋，可以和衡州府城的隆盛相匹比。只是城中寥落冷寂，若只就东城外观览，可称得上是个险要的城池。

【原文】

二十九日　昧爽放舟。晓色蒸霞，层岚开藻，既而火轮涌起，腾焰飞芒，直从舟尾射予枕隙，泰岳日观[①]，不谓得之卧游也。五里过浯溪，摩崖在西。东溯流从西，又二十里，过媳妇塘，娉婷傍北，沿洄自南，俱从隔江矫首。所称“媳妇石”者，江边一崖，从山半削出，下插江底，其上一石特立而起，昂首西瞻，岂其良人[②]犹玉门未返耶[③]？又二十里，过二十四矶，矶数相次。又五里泊于黄杨铺。

黄杨铺已属零陵。其东即为祁阳界。其西遥望大山，名驷马山，此山已属东安[④]，则西去东安界约三十里。西北有大路通武冈州[⑤]，共二百四十里。黄杨有小水自西而来，石梁跨其上，名大桥。桥下通舟，入止三五里而已，不能上也。

闰四月初一日　昧爽，从黄杨铺放舟，至是始转南行。其先自祁阳来，多西向行。十五里大护滩，有涡成漩，诸流皆奔入漩中，其声如雷，盖漏卮也。又上为小护滩。又十五里为高栗市[⑥]，即方潋驿也。又二十里过青龙矶，矶石巉岏，横啮江流。又十里，昏黑而后抵冷水湾。下午，余病鱼腹，为减晚餐。泊西岸石涯下，水涨石没，不若前望中峥嵘也。

初二日　舟人登涯市薪菜，晨餐时乃行。雷雨大作，距午乃晴。共四十里，泊于湖口关，日尚高春也[⑦]。自冷水湾来，山开天旷，目界大豁，而江两岸，啖水之石时出时没，但有所遇，无不赏心悦目。盖入祁阳界，石质即奇，石色即润；过祁阳，突兀之势，以次渐露，至此而随地涌出矣；及入湘口，则耸突盘亘者，变为峭竖回翔矣。

初三日　平明，放舟入湘口，于是去潇而专向湘矣。潇即余前入永之道，与湘交会于此。二水一东南，潇。一西南，湘。会同北去，为洞庭众流之主，界其中者即芝山之脉[⑧]，直走而北尽。尽处两流夹之，尖若龙尾下垂，因其脊无石中砥，故两流挫也必锐而后已。潇之东岸即湘口驿。有古潇湘祠，祀舜帝之二妃。由祠前截潇水而西，盘龙尾而入湘。湘口之中，有砂碛中悬，丛木如山，湘流分两派潆之，若龙口之含珠，上下之舟，俱从其西逼山崖而上。时因流涨，即从珠东夹港沿龙尾以进。一里，绕出珠后，即分口处也。于是西北溯全湘，若入咽喉然，其南有小水北向入湘，即芝山西麓之水，余向登岭所望而见之者也。是时潇水已清，湘水尚浊。入湘口时，有舟泊而待附，共五人焉，

即前日鲤鱼塘被劫之人也。由湘口而上，多有西北之曲，滩声愈多，石崖愈奇。二十里，有斜突于右者，上层峭而下嵌空。又二十里，有平削于左者，黄斑白溜，相间成行；又有骈立于右者，与江左平剖之崖，夹江对峙，如五老比肩，愈见奇峭。转而西行五里，过军家埠。又转而南，又一山中剖卑平插江右，其下云根倒浸重波。询之，无知其名者。时落日正衔山外，舟过江东，忽峰间片穴通明，若钩月与日并悬，旋即隐蔽。由山下转而东，泊于军家埠、台盘子之间，去军家埠又五里矣。

初四日　昧爽发舟，东过挂榜崖。崖平削江左，下至水面，嵌入成潭，其上石若磨崖，色间黄白，远逾临武，外方整而中界三分，北之前所见江左成行者[⑨]，无其高广。由挂榜下舟转南，行二十里，上西流滩。又十里，石溪驿[⑩]，已属东安矣。驿在江南岸，今已革。有东江自南而北，注于湘，市廛夹东江之两岸[⑪]，有大石梁跨其口，名曰复成桥。其水发源于零陵南界，舡由桥下南入，十五里为零陵界。又二十五里为东江桥[⑫]，其上有小河三支，通筏而已。按志："永水出永山，在永州西南九十里，北入湘。"即此水无疑也。石溪驿为零陵、东安分界。石溪，考本地碑文曰石期；东江，土人又谓之洪江，皆音相溷也。石期之左，有山突兀，崖下插江中，有隙北向，如重门悬峡。山之后顶为狮子洞，洞门东南向，不甚高敞。穿石窟而下一里，可透出临江门峡，惜时方水溢，其临江处既没浸中，而洞须秉炬入。先，余乘舟人泊饭市肉，一里攀山椒而上，徘徊洞门，恐舟人不余待，余亦不能待炬入洞，急返舟中。适顾仆亦市鱼鸭入舟，遂带雨行。又五里，泊于白沙洲。其对崖有石壁临江，黄白灿然满壁，崖北山巅又起一崖，西北向有庵倚之，正与余泊舟对，雨中望之神飞，恨隔江不能往也。是日共行四十里，天雨滩高，停泊不时耳。



初五日　雨彻夜达旦，晨餐乃行。十里，江南岸石崖飞突，北岸有水自北来注，曰右江口。或曰幼江。又五里，上磨盘滩、白滩埠，两岸山始峻而削。峭崖之突于右者，有飞瀑挂其腋间，虽雨壮其观，然亦不断之流也。又五里，崖之突于左，为兵书峡。崖裂成峃[⑬]，有石嵌缀其端，形方而色黄白，故效夔三峡之称[⑭]。其西坳亦有瀑如练，而对岸江滨有圆石如盒，为果盒塘。果盒、兵书，一方一圆，一上一下，皆对而拟之者也。又西五里，为沉香崖。崖斜叠成纹，崖端高迴处叠纹忽裂，中吐两枝，一曲一直，望之木形黝色[⑮]，名曰沉香，不知是木是石也。其上

有大树一株，正当崖顶。更有上崖一重内峙，有庵嵌其间，望之层岚耸翠，下挈遥江，真异境也。土人言："有县令欲取沉香，以巨索悬崖端大树垂人下取，忽雷雨大作，迷不可见，令惧而止。"亦漫语也[16]。过崖，舟转而南，泊于罗埠头之东岸[17]。是日止行二十五里，滩高水涨，淋雨不止也。罗埠头在江西岸，倚山临流，聚落颇盛，其地西北走东安大道也。

初六日　夜雨虽止，而江涨有声，遂止不行。西望罗埠，一水盈盈，舟渡甚艰。舟中薪尽，东岸无市处，令顾仆拾坠枝以供朝夕焉。下午，流杀风顺，乃挂帆东南行。五里，东泊于石冲湾。是夕月明山旷，烟波渺然，有西湖、南浦之思[18]。前一夕，江涨六七尺；停一日，落痕亦如之。

初七日　昧爽行，西转四里为下厂。又西一里，江南山一支自南奔而北向，又西一里，江北山一支自北奔而南来，两山夹江凑而门立，遂分楚、粤之界。两山之东，属湖广永州府东安县；两山之西，属广西桂林府全州。全州旧属永，洪武二十八年改隶广西，其界始不从水而从山。又五里为上厂。于是转而南行，共十五里，迤逦而西，为柳浦驿[19]。又南十里，为金华滩。滩左有石崖当冲，轰流崭壁，高下两绝，险胜一时。西转八里，为夷襄河口，有水自北岸入湘。舟入二里，为夷襄[20]，大聚落也。又西二里，泊于庙头[21]。

注释

①泰岳：即东岳泰山，又称岱山、岱宗，在山东泰安县北。山峰峻拔，雄伟壮丽，登山总路程达九公里，要上石阶6293级，沿天梯攀登三个"十八盘"，经南天门，即可到玉皇顶。绝顶海拔1545米。山上名胜古迹甚多，泰山观日为一佳景。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峄山吊枯桐，皆在己酉。"霞客游泰山当在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时年24岁。

②良人：丈夫。

③玉门：古关名，汉武帝时置，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和西南的阳关同为当时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门户，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明时已废圮。

④东安：明为县，隶永州府，辖境即今东安县，但当时治所在今紫溪，今县治所在白牙市镇。

⑤武冈州：隶宝庆府，即今武冈县。

⑥高粟市：明清时皆作高溪市，今仍称高溪市，在零陵县北境，湘江北岸。

⑦高春：日过午后，农村正忙于舂碓，此时称高春。

⑧芝山：原作"楚山"，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⑨北之前所见江左成行者："北"疑为"比"，因形近而误。

⑩石溪驿：即今石期市，在东安县南隅，湘江南岸。

⑪市廛："廛"，季抄本作"缠"，因音同而误。市廛（chán 蝉），商肆集中的地方。

⑫东江：今称东湘江。东江桥：今作东湘桥，在零陵县西隅，东湘江东岸。

⑬峃（xué 学）：山多大石。

⑭三峡：即长江三峡，西起四川奉节县白帝城，东到湖北宜昌南津关，即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全长189公里，行船要一个白天。两岸崖壁陡峭，高出江面五百米以上，江面却宽二三百米，有的地方宽仅百米。整个三峡包括若干滩、峡和林立的峰群，雄伟壮丽。瞿塘峡有夔门雄峙，以险峻著称。巫峡长40公里，幽深曲折，峭壁屏列，群峰竞秀，连绵不断，以圣泉、集仙、松峦、神女、朝云、登龙、聚鹤、翠屏、飞凤、净坛、起云、上升等巫山十二峰最著名。西陵峡包括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灯影峡等四个峡区，以滩多水急为特点。兵书峡在西陵峡西段，位于香溪以东长江北岸，又称兵书宝剑峡。在陡峭的岩壁上，有一块像书本的岩石，搁在一条很高的小石缝里，即"兵书"。在兵书侧面，有一块凸起的石头，像一把宝剑插入江中。



⑮黝（yǒu 友）色：微青黑色。

⑯漫语：随便说的话。

⑰罗埠头：今作禄半头，在东安县西南隅，湘江西岸。

⑱南浦：在江西南昌，有亭，为停舟的地方，也是迎送客人、接待官员的馆驿。《明一统志》南昌府："南浦亭，在府城广润门外，下瞰南浦，今为南浦驿。"

⑲柳浦驿：今作柳铺，在广西全州东北隅，湘江西岸。

⑳夷襄：即夷襄河，今作宜湘河，在全州北境，从西向东流入湘江。聚落夷襄，今亦称宜湘河，在宜湘河北岸。

㉑庙头：今名同，在全州东北隅，湘江西岸。

【今译】

二十九日　拂晓开船。晓色中朝霞升上天空，山林间层层雾气变幻出多种色彩，随即火轮般的太阳涌起，腾焰飞芒，直从船尾缝隙射到我枕头间，泰山日出的景象，也不能和我在卧游中所见到的相比。行

五里，经过浯溪，刻着文篇的崖壁在江流的西边。从东面溯流向西，又行二十里，经过媳妇塘，媳妇石娉婷依傍在江北，人们无论顺水还是溯流从它南面经过，都隔江翘首观览。所称的"媳妇石"，是江边的一座山崖从半山中刀削般伸突出来，下插到江底，山崖上有块石头独立上耸，昂首西望，难道她丈夫还未从遥远的玉门关返回家吗？又行二十里，经过二十四矶，一个个矶次第排列在江岸边。再行五里，停泊在黄杨铺。

黄杨铺已经属于零陵县。它东面就是祁阳县界。它西面远远地望得见的大山，叫驷马山，此山已经属于东安县，铺西距东安县界约三十里。它西北边有条大路通往武冈州，路程共二百四十里。黄杨有条小水从西边流来，一座石桥横架在水流上，名叫大桥。桥下通行船只，逆流进去仅三五里而已，不能再往上航。

闰四月初一日　拂晓，从黄杨铺开船，到此处后才折往南行。〔这以前从祁阳县城过来，多是向西行。〕行十五里到大护滩，有处地方的水流形成漩涡，众流都奔入漩涡中，声如雷鸣，大略如一个渗漏的酒器。又往上为小护滩。又行十五里为高栗市，它就是方激驿。又行二十里经过青龙矶，矶石高峭，横啮江流。又行十里，天昏黑以后抵达冷水湾。下午，我身体不适，肚腹鼓胀，为此晚餐减了量。船停泊在江西岸石崖边，江水上涨石头被淹没了些，因而江边的石头不如前次在这里所望见的那样峥嵘。

初二日　船夫登上江边集市去买柴禾菜蔬，早餐时才出发。隆隆的雷声中雨大下起来，到中午才转晴。共行了四十里，停泊在湖口关，这时太阳还高挂在天空。从冷水湾过来，山开天旷，视野大为开阔，而江的两岸，吞衔水流的石头时出时没，只要遇见，无不赏心悦目。大体上进入祁阳县地界，石头的质地就变得奇特，色泽就变得温润；过了祁阳县城，石头高耸特出的态势，依次渐渐显露出来，到此地便随地向上冒出来了；到进入湘口处，却是那些出现在前面的高耸而曲折绵延的石崖，变成为尖峭直立如盘旋飞翔的了。

初三日　天亮时，驶船进入湘口，从此处起便离开潇水而专门向湘江中航行了。潇水就是我前些时候进入永州府所走的水路，它与湘水交汇在此处。两水一条从东南来，〔即潇水。〕一条从西南来，〔即湘水。〕会同而向北流去，为洞庭湖众多水流中的主流。位于中间分隔开

两条水流的，就是芝山山脉，它直往北延伸。山脉尽头处两条水流夹着它，尖得像龙尾下垂，因为山脊无中流砥柱般的石头，所以两条水流从两侧冲刷侵蚀，必然是使其变得尖细而后才停止。潇水的东岸〔即湘口驿。〕有个古潇湘祠，祭祀舜帝的两个妃子。我们的船由祠前向西横截潇水，盘绕过龙尾似的山尾部而进入湘水。湘口的中央，有堆砂石悬立着，上面树木丛生如同山峦，湘水分成两股回旋在周围，像龙口里含着的珠子，上下的船只，都从它西面迫近山崖航行。我们的船向上行时，因为水流上涨，就从那珠子东面的夹港沿龙尾似的山尾部而进。行一里，绕出珠子后面，这里就是分口处。从那里往西北溯湘水而行，像进入咽喉中似的，南边有条小水向北汇入湘江，它就是芝山西麓的水，是我以前登岭瞭望时见到的那条水。这时潇水已经变清，但湘水仍然浑浊。我们的船进入湘江时，有只船停泊着等待一帮人上船搭乘，他们一共五人，就是前些日子鲤鱼塘被抢劫的那些人。由湘口往上行，江流中有许多曲向西北的弯道，滩声更多，石崖更奇。行二十里，有座斜突在江右边的石崖，上边重叠陡峭而下边玲珑变幻。又行二十里，江左边有座仿佛是被平平地切削而成的山崖，上面黄色的石纹和白色的水流相间成行；又有一座并立在江右边的山崖，与江左边平平剖开的山崖夹江对峙，如同庐山五老峰并排耸立，更加显得奇异峻峭。折往西行五里，经过军家埠。再折往南行，又有一座山中间破开而低平，插立在江右，山脚倒浸在重重水波间。向旁人询问，没有知道它名称的人。这时落日正衔在山外，当船过到江面的东侧时，忽然见山峰间有一片孔穴通明透亮，那景象仿佛是弯弯的新月与日并悬，但随即就被遮蔽掉。我们的船由山下折往东，停泊在军家埠、台盘子之间，这里距离军家埠又有五里了。

初四日　拂晓开船，往东经过挂榜崖。这崖仿佛是被平平地切削而成的，立在江左边，下面接到水面，并嵌入清澈的潭中。它上面的岩石像摩崖，颜色黄白相间，远远超过临武县的那块，外形方整而中间分成三部分，比以前见到的江左岸成行的山崖，没有更高峻宽广的了。船从挂榜崖下转往南，行二十里，上西流滩。又行十里，到石溪驿，此驿已经属于东安县了。〔驿在江南岸，现今已经革除了。〕有条叫东江的溪流自南向北汇入湘江，许多商肆夹立在东江的两岸，有座大石桥横架在东江的江口处，名叫复成桥。这条水发源于零陵县南部边境，

船由桥下往南溯流进去,行十五里为零陵县界。又行二十五里为东江桥,桥以上有三条小河,仅能通行竹木筏子而已。按志书上记载:“永水源出永山,那地方在永州城西南九十里,它往北流入湘江。”永水就是此水无疑。石溪驿为零陵、东安两县分界处。石溪,考本地的碑刻和文献记载叫石期;东江,当地人又称之为洪江,这都是音相混淆而造成的。石期的左边,有座山高耸特出,石崖下插江中,崖间有条孔隙朝向北面,如同重门悬峡。山的后面顶上为狮子洞,洞门向着东南方,不很高敞。从石洞中向下穿行一里,可以穿出临江那重门悬峡似的孔隙,可惜当时正好水涨江满,山的临江处既被淹没在水流中,而洞又必须点着火把进去。起先,我趁船夫停泊下来吃饭买肉,向上攀一里到达山顶,徘徊在洞门口,因怕船夫不等我,而我也找不到火把进洞,便急忙回船中。这时正好顾仆也买了鱼和鸭回到船中,于是船冒雨往前行。又行五里,停泊在白沙洲。沙洲对面山崖上有块石壁临江,黄白两色灿然满壁,此崖北边的山顶上又耸起一座石崖,它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庵背靠石崖而立,那石崖正好和我乘坐的停泊着的船只对着,雨中望去令人神飞,遗憾的是隔着江不能前往。这天共行了四十里,这是因为天空下着雨而江涌滩高,船不时停泊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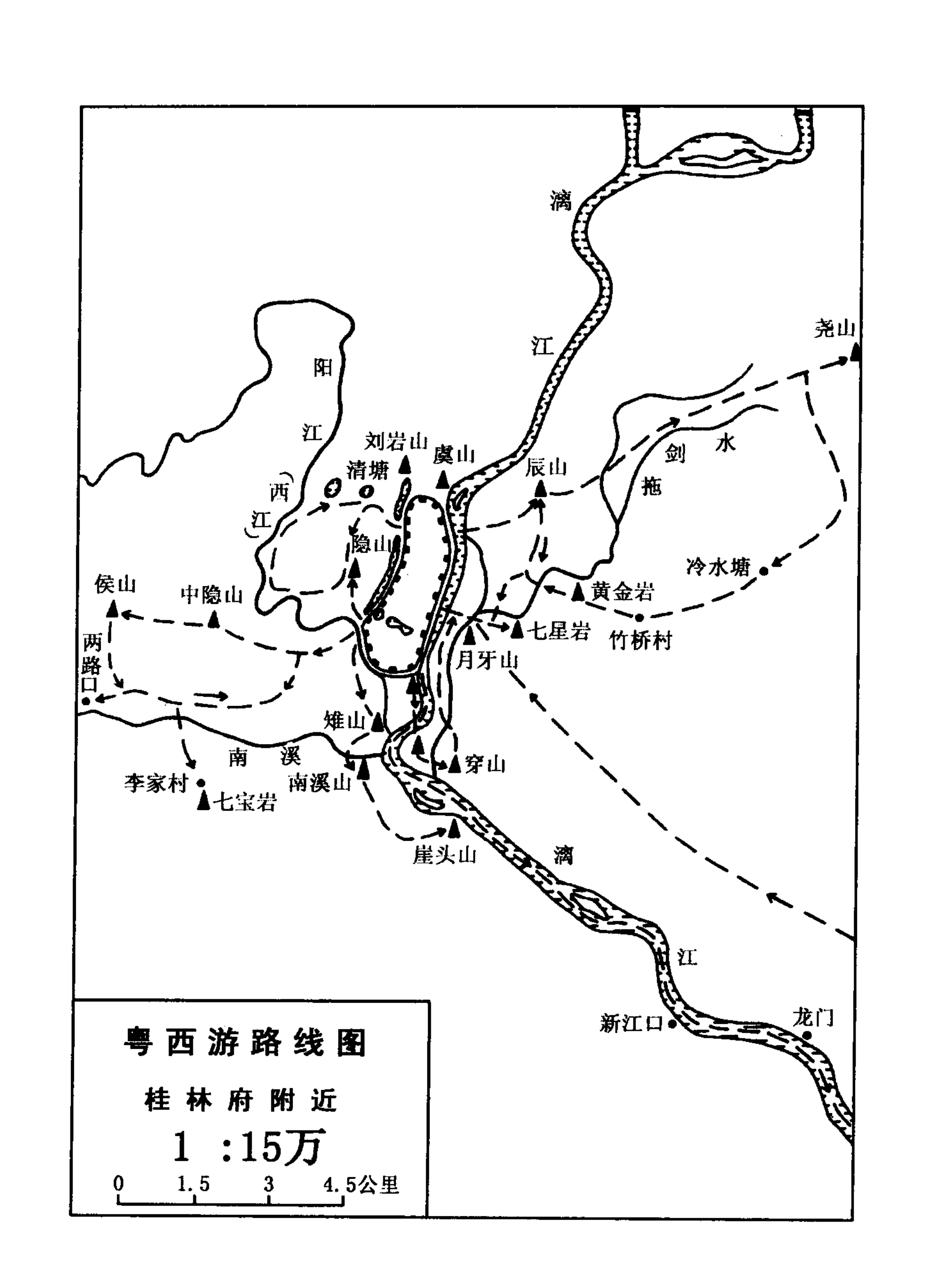
初五日　雨彻夜下着直到天亮,吃过早餐才出发。行十里,江南岸石崖飞突,北岸有水自北流来汇入江中,此处叫右江口。〔或叫幼江。〕又行五里,上了磨盘滩、白滩埠,江两岸的山才变得高峻如削。突立在江右岸的陡峭的山崖上,有条飞瀑悬挂在它的侧面崖壁间,虽然雨水使得它的景象更加雄伟壮观,然而它本身也是常流不断的瀑流。又行五里,山崖突立在江左岸的地方,为兵书峡。崖壁崩裂,形成许多大石堆叠的一座山崖,有一块石头镶嵌连缀在它的头端,形状方正而颜色黄中带白,因而便东施效颦似的仿用了长江三峡中兵书峡的名称。它西面山坳中也有一条瀑布,如同白练,而对岸江边有一块圆形石头如同盒子,那里为果盒塘。果盒石和兵书石,一方一圆,一上一下,都是对照、比拟着果盒和兵书而起的名称。又往西行五里,为沉香崖。崖石倾斜累叠形成一条条纹路,高远的崖端处,叠纹忽然裂开,中间冒出两根枝条似的东西,一曲一直,望去如树木的形态,呈微青黑色,名叫沉香,不知是木还是石。沉香的上面有一棵大树,正好位于崖顶。又有一重山崖耸立在崖顶内,有个庵仿佛是镶嵌在那崖间似的,

望上去山林中的层层雾气里耸翠叠青，往下如拽带着遥遥的江流，真是一片奇异的境地。〔当地人说："有个县令想要取沉香，用大绳索系在崖端大树上吊着人下去取，忽然雷声隆隆，大雨倾泻，天空昏暗而见不到沉香，于是县令惧怕而停止了取沉香的行动。"我想这也是随便说的话。〕过了沉香崖，船折向南行，停泊在罗埠头的东岸。这天只行了二十五里，因为滩高水涨，雨不停地往下浇注。罗埠头在江西岸，背靠山岭前临水流，村落较大，从此地向西北走是前往东安县城的大路。

初六日　夜雨虽然停了，但江水上涨，涛声澎湃，于是船停泊着不走。向西望去，罗埠头隔着盈盈一水，舟船摆渡很艰难。船中柴禾烧完了，东岸没有买的地方，我叫顾仆拾了些树上坠落的枝子以供早晚烧火用。下午，江流减退而风向顺，这才挂帆向东南航行。行五里，往东停泊在石冲湾。这晚月光明亮，山野空阔，仿佛有烟雾笼罩着的远处江面上水波渺茫，我心中不禁又思念起西湖、南浦。〔前一天晚上，江水上涨了六七尺；雨停了一日，落痕也有六七尺。〕



初七日　拂晓开船，向西折四里为下厂。又往西行一里，江南面一座山岭自南奔向北，再往西行一里，江北面一座山岭从北奔向南来。两山夹江聚拢，犹如立起一道门，从而便划分了湖广、广西两省的界线。〔两山的东面，属湖广永州府东安县；两山的西面，属广西桂林府全州。全州从前隶属永州府，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改隶广西布政司，于是两省的界线才不顺水而是变为顺山。〕又行五里为上厂。从此处起船折向南行，共十五里，曲折驶向西面，到柳浦驿。然后又往南行十里，为金华滩。滩左面有座石崖立在山冲口，轰轰作响的江流和高峻的崖壁，形成高低两绝，险峻奇美同时呈现。过了滩后折向西行八里，为夷襄河口，有一条水流从北岸汇入湘江中。船从那条水流中溯流进去二里，为夷襄，这是一个大村落。又往西行二里，停泊在庙头。


漓
江
阳
江
西
江
刘岩山
虞山
辰山
清塘
隐山
剑
水
拖
尧山
冷水塘
侯山
中隐山
黄金岩
七星岩
竹桥村
月牙山
两
路
口
雉山
南
溪
穿山
李家村
南溪山
七宝岩
崖头山
漓
江
新江口
龙门
粤西游路线图
桂林府附近
1 :15万
0
1.5
3
4.5公里